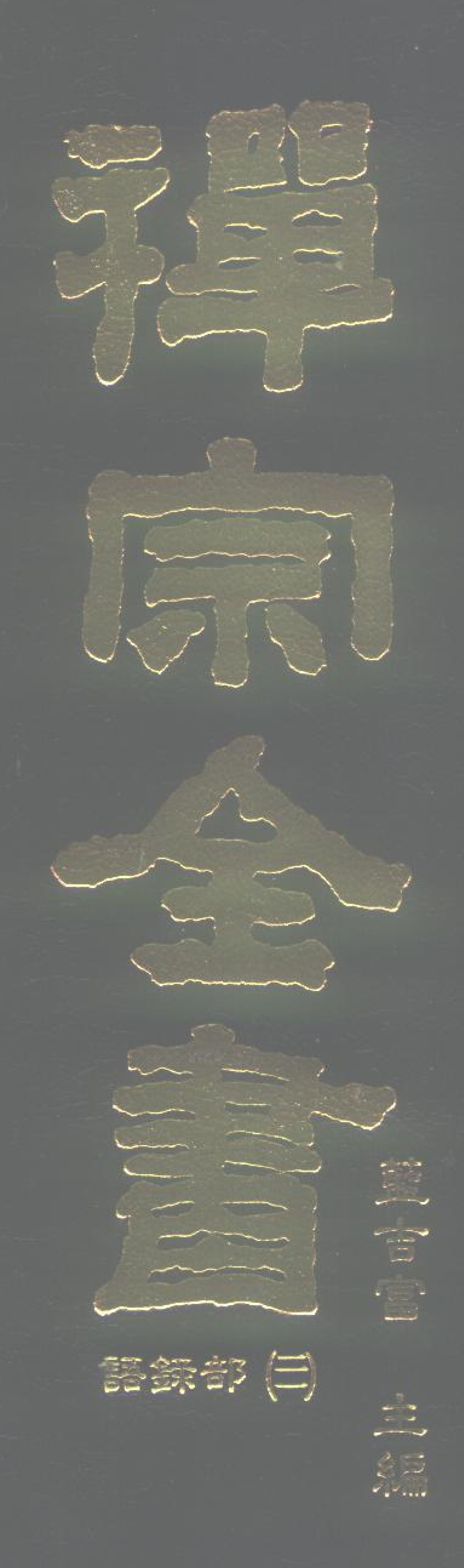


禪宗全書

語錄部（三）

藍吉富 主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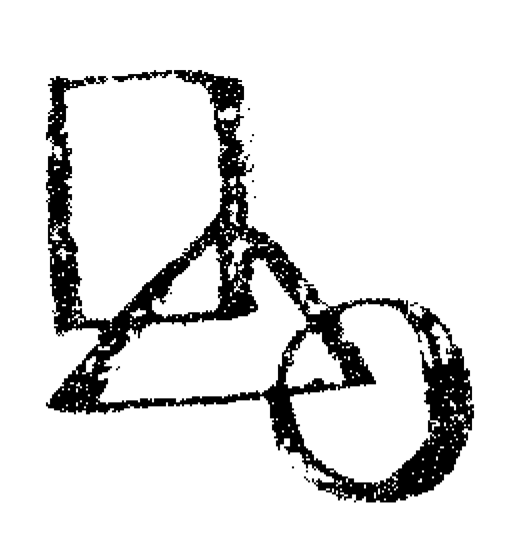
禪宗全書

語錄部廿一

藍吉富 主編

文殊文化有限公司 印行





禪宗全書（全套一〇〇冊）

語錄部（廿一）

主　編：藍吉富
發行人：洪啓嵩
出版者：文殊文化有限公司
總經銷：彌勒出版社
台北縣新店市自由街22號3F
(02)9154056
印製者：國美照相製版社
定　價：全套　八八〇〇〇元整

行政院新聞局版台業字第三六四三號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解題

編譯組

一、石雨禪師法檀：二十卷。明・石雨明方撰，遠門淨柱編。清順治六（一六四九）年刊行。爲湛然圓澄法嗣石雨的語錄。集錄師住天華、顯聖、普明等寺的語錄，以及普說、示衆、機緣、頌古、贊、法語、詩偈、序、記、銘、跋、疏、書問、佛事、祭文、雜著等。卷末附淨柱所撰之行狀。

二、瑞白禪師語錄：十八卷。明・瑞白明雪撰，寂蘊編。明永曆三（一六四九）年刊行。爲雲門圓澄法嗣瑞白的語錄。卷一、二收錄上堂，卷三收錄小參、夜參，卷四、五收茶話，卷六、七收問答機緣，卷八、九收頌古，卷十收法語，卷十一收歌、讚、銘、說、敍、疏、佛事，卷十二、十三收詩偈，卷十四、十五收書復，卷十六收書復、參請因緣、行脚、附來書，卷十七收塔銘、傳，卷十八收行狀、跋。

三、博山無異大師語錄集要：六卷。明・無異元來撰，永覺元賢編。崇禎十五（一六四二）年刊行。係元來的同門永覺元賢根據元來「廣錄」，採擷書中精要而編纂，以期易於流傳。前三卷收載博山、董巖、大仰、鼓山、天界諸刹的上堂、小參語，後三卷收錄答問、拈古、頌古、贊、禪警語、書、文、序、疏、偈等。

四、無異元來禪師廣錄：三十五卷。明・無異元來撰，弘幹、弘裕共編。清・康熙十（一六七一）年刋行。爲無異元來語錄的集大成本。卷首載有趙士禎等人所撰的五篇序文，卷一至卷三十四收錄五會的上堂及小參、晚參法語、茶話、普說、問答、拈古、頌古、佛事、佛祖讚、自讚等，卷三十五收錄劉日杲所撰博山傳、吳應賓的塔銘，及弘瀚的募序。





目次

貳、瑞白禪師語錄……………………一七七



石雨禪師法檀

明・石雨明方 撰
遠門淨柱 編





旁通灋眼曲暢雲门
印此面目曹洞後孫
佛日欽拂老人自
題

弟子戴天麟繪

石雨大師灋檀敘

自五燈分焰洞上一宗精詳綿密辨魔揀異眞如寶鏡高縣狐妖落膽救顢頇大病之后藥也一槪頭亂統禪望塵而遐矣乃反從而譏之曰是義解也是教理也猶越人安於斷髮文身見章甫玉帛而譏其爲緜文縟節耳夫一棓一喝出自德山臨濟覿面提持自是迅雷掣電利劍慧刃奈灋末人澆稍具一知半見者能倣而行之矣久之而狂狐埜干之屬竟冒而行之矣惟洞上宗旨慧刃利劍卽是玉線金鍼掣電迅雷具有正偏回互以儱侗承當之不得以意識湊泊之不得苟非徹灋源底脫盡窠窟烏能達五位之妙用出三漏之網羅哉從上諸大老潛機密用至今日而猶有升其堂入其室者寶鏡之光輝其佛灋之命脈乎中興洞宗而爲灋王之周宣漢光者江西則有壽昌兩浙則有雲門焉石雨大師雲門之灋子也知見超越機用敏捷爵大行於閩浙之間眞雲門克家之子憶癸亥歲雲門大開鑪鞴檃范爲萬指而蒙印可受付囑者乃爲兩少秊沙彌石雨三宜二大師是也當昔一衆皆驚而後皆服雲門擇灋之精益分豪不爽益信雲門深得曹洞不傳之秘而辨驗之下

自能棄汞取金邁播璵而退碔砆也大師初披緇於武林灋相卽有倣脉一世之槪一盋飄然寸絲不詣遂爲新安彬彬名士所重而納交焉非所謂劬生三日氣已呑牛者乎大師門人集師語成錄予讀而快心焉直截與精密益兩得之矣亟請梓之以救末灋顢頇之病而因弁數言於首予之師吏大師猶先大參之師吏雲門也不復以不文爲辭矣山陰祁彪佳拜譔

石雨禪師灋檀敘

雲門栖古廟中拾得洞山寶鏡圓明清淨鑒照十方佛來魔來面目全露末後以光明藏囑付石雨禪師余舟過鏡湖寶光露現鏡中相見瞥目宛然乃知雲門猶狂也鏡裏機緣無容久蘊特爲拈出以示諸方

海岸道人黃端伯題

石雨禪師灋檀總目

目終

石雨禪師灋檀卷第一

任紹興府天華禪寺語錄

嗣灋小師淨柱編

崇禎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入寺

三門者裏是甚麼所在旁僧曰是三門師曰已後向人切忌道着

大殿於一毫端現寶王刹用許多氣力作麼坐微塵裏轉大法輪占許多世界作麼總不如山僧將錯就錯去也遂展具

伽藍山僧一向喫飯穿衣屙屎放尿不着個所在今

日借重了也

祖師一向你拖累我今日我拖累你拈起香曰會麼不會看取下梢頭

方丈若道此是毘耶離又不是個維摩詰若道此是摩竭提又不是個黃面賊且道畢竟是個甚麼良久曰莫教疑殺天涯客

即日上堂拈疏曰自從若耶溪上得者個消息從來不曾舉示於人今日仰勞維那對衆宣出宣疏竟指法座曰此不是寶華嚴飾又非嫩草鋪舒喚且看方上座坐斷天下老和尚舌頭去也遂陞座拈香曰此

一瓣香竺乾付囑震旦流芳君臣得之而有義父子得之而有親夫婦得之而有別長幼得之而有序朋友得之而有信且道衲僧得之又堪作個甚麼良久曰今月爇向爐中端爲祝延　今上皇帝聖壽萬安皇后齊年太子千秋文武官僚咸增祿位更願本府各廳兩縣諸衙泊及本寺護法檀那不負靈山之付囑永爲我道之金湯此一瓣香下種於南高峯錫杖泉邊生芽於南嶽山毘佛洞裏發幹於天目圓通巷口開花結果於雲門石傘峯頭果熟香舒於黃安小天台鷄兒山下狼藉一個兩個於南天台香柏峯前

飄落三個四個於寶峯冢田及蘭芎山畔今日天華堂上和盤拈出供養顯聖堂中傳曹洞正宗第三十二代湛然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伏願處處園栽無影樹家家花發不萌枝遂歛衣就座白槌畢師曰若論此事如優曇華時一現耳衆中還有不惜身命向懸崖絕頂攀折得者麼良久曰如無山僧且牽枝引蔓去也山僧也不知佛也不知法只曉得遊山翫水嘯月眠雲與猿猴爲伍麋鹿爲羣誓不出山活埋爲計所以自志偈有翻轉杜園還杜田那管十年廿年三十年之句今日爲甚麼又作者個殼當噫要且不

爲別事昔日大慧禪師於行脚時因見宗風寥落混濫者多所以誓不作者般蟲豸已後出世有人問云和尚向道誓不作者般蟲豸今又爭得如是慧云盡大地是個呆上座又作麼生雖則事無一向未免相累解嘲今日山僧倘有人問及又當作個甚麼解嘲方法以拂指前曰你看天華落也大衆回顧師便下座

結制上堂拈疏曰釋迦拈的迦葉笑的達磨坐的神光立的一切護法國王宰官護不盡的悉在裏許有煩維那對衆宣出看宣畢指法座曰舉足下足動念即乖瞬目揚眉提心即錯且道畢竟如何喫不見道若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遂登座曰椎畢師曰者個第一義達磨西來已被梁武帝當頭一問直得口如扁擔眼似流星滿口舌頭道個廓然無聖不知已落二落三了也爭奈武帝有殺人見血的手段又撥一問云對朕者誰達磨答個不識不識雖好也只救得一半及乎淒淒渡江九年面壁要救那一半不得後得神光立雪斷臂不惜身命也要扶持那一半乃至六代五家沿流至今也要扶持那一半殊不知那一半人人本具個個不無爲甚麼不知不道你不知只

是你不會即今天華會上若聖若凡若男若女若貴若賤若長若幼遂舉拂曰還知麼既知爲甚麼問着那一半便忙然不會莫道你不會即三世諸佛也料理不下故古德也只好旁通一線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大衆且道如何是自彰的理衆中有個儱者出來商量看僧問如何是不識的意旨師曰恐汝不能皆薦我道進曰不識意旨蒙師指滿口道廓然無聖意如何師曰九月莫道春風多進曰恁麼則人天皆仰四衆咸尊去也師曰鈍漢問十方雲聚克志無爲無爲的句乞師垂示師曰霜葉紅於二月花進曰人人鼻孔撩天個個脚跟點地師曰知恩方解報恩進曰恁麼則萬方歸化日九土仰清光師曰且到堂中穩坐去進曰眉毛爍破四天下去也師曰閒言語

上堂噫莫妄想山僧者裏無恁麼餿茶臭飯穢汚大衆只解春耕夏耨秋收冬藏積幾擔米堆幾擔柴集幾個没伎倆禪和整備着銅琵琶鐵拍板相聚喫葦蘆放個太平曲只是莫唱無生歌者無生歌黄面老子語言如山堆海積四十九年不曾唱着一字即歷代祖師說個師師相授也祇是遞相熱瞞直得先師

於慈舟師公處竊得個拂子不值二三十文以爲奇貨出入隨身逢場作戲拖泥帶水造妖揑怪惹得四衆攢頭又道三根普利將者拂子用得柄斷毛枯付與山僧曰向後人天衆前舉揚個事去山僧彼時幾乎被他連累幸得眼清手快接來抛向糞掃堆頭十有餘載今日見他伎倆俱消光怪俱絶特地拈來忽得一夢夢見一個無面目的童子唱個歌兒着實有些奇怪歌曰日出堂堂照見皇皇皇皇騎馬上傖塘山僧聞得直得通身毛豎夾背汗流只得掩耳而歸幸不聞他末後一句若聞得如何有今日事衆中還有恐俊不禁者出來試道看僧問凡聖不通人天莫測深深窖窖的句請師道看師曰巧言不如直道進曰大小天華被某一問直得指東話西去也師曰闍黎伎倆只如此耶進曰任從扯來蓋覆秖得一半師曰者一半還讓闍黎得麽僧一喝師曰野狐精

小厮金粟打黃檗罵纔到雲門便放下若還以此作禪宗後代兒孫成話靶此博山大師偶也流布諸方盡作是非話會天華今日拈來雖不能起博山一笑也要諸方簡別他道金粟打大似自無手怪人打黃檗罵大似自無口怪人罵纔到雲門便放下大似自

無落處却怪人說放下若還以此作禪宗大似靈龜曳尾後代兒孫成話靶却被他道着且道道着個甚麽放下着大衆此是先師潑不了的惡水今日事不獲已不免又汚大衆期已過半了米已喫完了柴已燒盡了行人筋骨已磨穿了山僧在方丈裏引領而望巴不得個還飯錢柴錢酬勞行人的來直望到如今杳無消息所以今日只得教你放下良久又曰放下又良久曰更放下諸兄弟還放得下麽昔日大死翁參寶峰入室峰云直須斷起滅念向空刼已前掃除玄路不涉正偏盡却今時全身放下放盡還放方有自繇分翁即頓領厥旨峰乃擊鼓告衆曰深得闡提大死之道後學宜依之諸兄弟還似你纔做到無撈摸處便怕落空亡去麽還似你纔得一知半解便胡做去麽還放得下麽放不下且置畢竟如何是闡提大死之道衆無語久之師大怒罵不止一僧纔出師以杖打罵歸方丈

求嗣上堂第一義第一義打破虛空補不及第二義第三義以楔出楔終不濟第四義第五義如何說個西來意乃屈指曰第六第七第八第九乃至千義萬義無量無邊不思議義總不如個觀音菩薩買餬餅

放下却是個饅頭良久曰饅頭且置畢竟如何是觀音若識得便曉得任處曉得任處便曉得他去處來處曉得去來任處便曉得他不去不來不任處便曉得他三十二應十四無畏四不思議便好求男得男求女得女舉拂曰莫者便是麼若不是畢竟向甚麼處求大衆今日齋主求嗣請山僧陞座於中儒宗賢聖聞得山僧如此舉揚大有相違既是三教一家孔子道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何故釋門只是教人求旅不知孔子語句四方受敵八面璁瓏只因自古聖賢將孔子鼻頭一把捏住吐氣不得直得釋迦老子爲逼一線尚未相信今日山僧與他大通一下我也說道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你道今日齋主所好好個甚麼他好生男好生福德智慧之男他好生女好生端正有相之女大衆此是孔子自家說的與山僧無干

觀音誕日小參你道觀音今日生我道觀音今日死你道觀音今日不曾死我道觀音今日不曾生不是拗直爲曲實乃順理成章今日山僧落堂幸而不隨大衆脚跟若隨還教我慶卽是弔卽是良久曰昨日

有人來顯聖明朝更有下天台

上堂參頭白椎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亦高唱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乃召大衆曰恁麼還是山僧辜負參頭參頭辜負山僧若山僧孤負參頭却是銀椀盛雪若參頭辜負山僧却是明月藏鷺若山僧卽是參頭參頭卽是山僧却又類之不齊若道有甚麼山僧有甚麼參頭却又混則知處諸兄弟須知人人有如是奇特有如是神通有如是遊戲有如是三昧爲甚麼自巳埋沒了向人家脚根下求佛求法祇因你向人求所以自巳許多妙用都在山僧光明裏許汝能一念回光去山僧却在汝光明裏許二六時中一舉一動有甚麼過所以道拈來無不是用去莫生疑豈不見法華經云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不要聽得恁麼說便將殺盜婬妄貪瞋癡慢一味鹵莽承當將去必須試看境界現前不似落湯螃蟹一般麼一言半句自然合宗合教麼所以山僧尋常見此等人有個驗處只如上大人丘乙巳化三千七十士你道合那一家宗合那一句教若合不得切須仔細若不仔細祇是個鹵莽無慚愧漢舉夾山道老僧二十年住此山未曾舉着宗門中事有僧問

承和尚有言二十年住此山未曾舉着宗門中事是否山曰是僧便掀倒法座山休去至明日普請掘一坑教昨日問話僧來老僧二十年說無義語今日請上座打殺老僧埋向坑裏若不打殺老僧上座自着打殺埋在坑中始得其僧束裝潛去師曰你看此等便是鹵莽承當漢若是真個有氣息的待他要你須自着打殺便如前掀倒法座豈不俊哉雖然夾山有法座許你掀假饒無法座又掀個甚麽師忽作掀勢曰咦瞎大衆此在夾山處卽可若是天華者裏須別着個語話始得衆下語都不契師曰山僧與你代轉

去也待他問道無法座又作麽生師又作掀勢曰咦瞎

寶泉寺請上堂男子身中入正定女子身中從定起女子身中入正定男子身中從定起人人認作南山雲依稀變作北山雨分明月色在梅花看到梅花遲了矣又何須挂飛帆携短棹驚風破浪儕同調阿呵呵笑欲倒出門步步皆青草出門青草且置直饒不出門亦是草衆中有入理深談者出來道看僧問鶴出銀籠卽不問寒雀啄氷珠曾得飽也無師曰你道今日唱的是天華曲寶泉曲進曰入口無蹤因甚不如涷餒師曰曾到寶泉也未進曰分明踏在天華上看到天華早已遲師曰爭怪得進曰恁麽則故園侵臘色林外換春聲去也師曰有甚麽交涉乃舉拂子曰大衆還見麽盡大地人無明煩惱貪嗔癡等命根如斬一握絲一斬一切斷還信得及麽若信得及從此歸家士農工商挑花紡織堯之天舜之日同唱太平歌共樂無爲化若信不及便於拂子頭上分彼分此分親分疎此是着了拂子的漢若更離了却是徐六擔板各見一邊且道畢竟如何擲拂子曰增錢不如再看

佛誕小參召大衆曰各各于此日降王宮出母胎四天王捧足九龍吐水沐浴已竟還信麽若不信各與三十拄杖若信也與三十拄杖且道旣信爲甚麽也與三十拄杖良久曰無風荷葉動必定有魚行

上堂良久曰還見麽釋迦老子初降生時應持菩薩親手捧持諦審諦觀不見如來頂相你看他用了許多殷勤不消山僧一覰又有不啣嚼的無邊身菩薩要見佛頂將根竹杖子量了丈六又丈六直量到梵天畢竟不見乃擲下竹杖說偈讚曰虛空無有邊佛功德亦然若有能量者窮劫不可盡你看他用了許

多氣力不消山僧一拓大衆若依天華則辜負二位
菩薩若依二位菩薩則辜負天華到者裏須吐得戶
氣方有自繇分若不得自繇便於佛頂頭上椎度道
佛是有神通的所以人不能見殊不知不獨佛頂即
山河大地明暗色空草芥人畜等你還見麼若見即
今面前香爐你還作青見黃見赤見白見長見短見
方見圓見若作方圓等見即是個方圓等相要且未
見香爐在若畢竟不能見為甚麼有香爐佛頂及山
河大地一切等名到者裏更須轉身始得若轉不得
秖是個百尺竿頭坐的人亦名金剛圈栗棘蓬金剛

圈須要透過始得栗棘蓬須要赤身坐卧始得還透
得麼還坐卧得麼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路逢劍
客須呈劍進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端坐焚香拜鬼
神進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梅須遜雪三分白進曰
如何是主中主師曰不是詩人不獻詩進曰賓主已
蒙師指示向上玄關事若何師曰你還見大衆麼僧
禮拜師曰一場懡㦬

彌陀誕日上堂師召大衆曰即此便是西方還信得
及麼若信不及要過十萬億佛土若信得及也要過
十萬億佛土有世界名曰極樂其土有佛號阿彌陀
今現在說法大衆還聞麼若聞汝等尚以緣心聽法
此法亦緣非得法性若不聞尚以不緣心聽法此法
不緣亦非得法性總不如不離禪者年年此日燒幾
對燭點幾炷香為阿彌陀佛慶賀母難之辰欲得自
利利他特請山僧陞座為他闡揚他欲年年與佛同
生生生與佛同住更欲人人知有個西方個個西方
有個極樂國土個個極樂國土有個彌陀個個彌陀
有個佛母個個佛母於此日生阿彌陀佛個個彌陀
於今現在說法大衆還聞麼良久曰彌陀說法且置
山僧恁麼告報大衆還聞麼又良久曰莫因竹窖妨

流水盡謂山高礙白雲

過顯聖掃塔上堂召大衆曰石傘峰倒卓了也還見
麼若見切忌揚眉瞬目若耶水逆流了也還聞麼若
聞切忌伸頭側耳直饒不見不聞却是知恩者多報
恩者少山僧於天啓癸亥年間從此打失先師鼻孔
流落天涯奔南走北直至天華天華不現及至顯聖
聖又未顯不如少項向無縫塔前撮土焚香求過懺
悔去也便下座

端午小參衆兄弟汝等人人脚根下有一無名瘇毒
生則癰腫死則潰爛只因無量劫來被諸佛祖說真

方賣假藥所以至今不能平復今日是五月五日午時正當蟲毒潛藏百艸芬馥之際於中有依時及節者折取一莖目療取去好

結制上堂古道今開切忌塡泥塞土新逢舊識何須眼去眉來躡足進前未免顢頇佛性簇鞭退步猶是儱侗眞如直饒不進不退亦不出孟冬初令衆中有不待東風花信發先來通個小陽春僧問進不得退不得中不得請問和尚如何下脚師曰正好下脚進曰恁麼則一聲吼破澄潭月萬古從教徹底清師曰又成進退去也僧一喝師曰放過則不可乃曰古人

問答大似玉線金鍼一來一往總不徒然今時不出常流只解粘皮搭骨所以向他道山自高水自深個個攢頭奏額盡爲知有若向他道魚大于海鳥大于山未免半疑半信何况要他山上撈魚海中覓鳥則個個退身千里所以天華今日開個鋪子只有山田脫粟米野菜淡黃虀芙蓉楷道喫則從君喫不喫任東西天華則不然喫即休云飽不喫莫嫌饑

冬至上堂羣陰剝盡之後一陽未發之前普慧問若雲興普賢答如瓶瀉雖不露揚家醜也是好肉挖瘡惹得斷拂子惡發輕輕一摑打得雨散雲消那個不知那個不見爲甚麼又要陞座莫更有別事商量麽僧問羣陰剝盡一陽生大地乾坤笑滿襟未審何人受用師曰退步莫落後進曰還有不落時節的麽師曰進步莫向前僧一喝師曰者一喝却有落處僧擬進語師便打乃曰今日雖則一陽初動幸而萬象未新若肯直下承當山僧不妨與他飲玄酒把臂論文調太音逢場作戲若更要論佛性義又如何時節因緣又如何如何得時節自至如何得其理自彰總不如門外青山青又青屋邊流水深又深客到莫炊無米飯月林連夜裏餛飩四顧大衆喝一喝下座

付首座卽念法上堂雲興霧起皆顯別傳之旨龍吟虎嘯齊承密受之宗別傳何傳盡謂釋迦不說說密受何受俱云迦葉不聞聞頼有超師作略捉取木毬安舊處求人爲法剎竿倒却出常流蓋爲人心不古學處不玄宗師家舉揚者多大都以字不成學人輩承當不少依俙八字不就所以道入我門來一機一境不用當場拈出拖泥帶水直須異類中來近有說正說偏往往烏焉不辯論玄論要明明魚魯難分縱有師資道合賓王叶通只解袖子裏鬧傳春色誰能向樹洞處獨露金風今日天華登座不敢說扶揚宗

祖祇因他曹洞中衰偶爾借雪峰毬子輕輕拋出靴
能假慶喜刹竿緩緩扶將衆中若肯欣然終不囊藏
被蓋還肯麼首座出曰如是我聞師默然座便禮拜
曰明言猶未的寄竊豈應真師索筆曰衆兄弟莫因
他在香雪庵輔具足兄如師麼在東山寺事爾嵒兄
如長麼爲什麼到天華却不肯任且看山僧下個註
腳遂疾書付法偈書竟乃舉問大衆曰還會麼不見
道任卽印破雖然三十年後錯舉者少舉錯者多
解制說戒上堂舉如意曰盡大地人都來總是者個
只因你要修行出家參禪受戒復以如意打此○相
曰所以被者個碍却及至入禪堂受具戒說迷說悟
說犯說持又以如意打此⊖相曰所以又被者個碍
却及乎今日解制圓戒了又舉如意曰依舊原是者
個有什麼碍與不碍所以道原來只是舊時人不是
舊時行履處乃舉法眼問永明潛云隔壁聞釵釧聲
律中便名破戒今日朱紫駢闐又作麼生潛云好個
入處師曰今時錯會者多盡道觸目皆是所以擎拳
竪指胡言亂喝認作六根妙用於事無心無非入處
苦哉若作是解不唯不得名爲解制亦不得名爲圓
戒且道畢竟如何理會良久曰久晴無驟雨

上堂滴水不滴東鵑月春風動緣心聽法人切忌作
春夢大衆世尊道汝等尚以緣心聽法此法亦緣非
得法性衆中還有不以緣心聽法而得法性者麼一
勤宿出衆打一圓相問曰和尚者個是緣心不是緣
心師默然宿禮拜起師曰者個是緣心不是緣心進
曰先師靈骨何在師曰老兄也須具眼進曰人天交
接兩得相見師曰隔靴抓癢乃舉龐居士參石頭便
問不與萬法爲侶話師曰你看者兩個老漢一個誘
人犯法一個停囚長智天華則不然待他問不與萬
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卽向他道六祖道的大衆你若
要了生脫死須向石頭掩口處會取你若要續佛慧
命須向一口吸盡西江處會取雖然若不會天華六
祖道的猶是依門傍戶漢
退院小參庭際蕉軒後竹三年愛惜如珍蓄大雪打
不枯大風吹不曲一旦辭之過別峰細雨蕭蕭初夜
中不學白雲端去嚮只因無個圓通訥所以遲遲一
盞茶橫頭共語笑相別大衆相別且置如何是別後
一句良久曰不見道難得不相見

石雨禪師法檀卷第一　終

嘉興府平湖縣東皐釋行旦施貲刻

石雨禪師灋檀卷第二

嗣灋小師淨柱編

任紹興府雲門顯聖寺語錄

崇禎七年甲戌臘月十二日入寺

三門從門入者不是家珍爲什麼倚有路躡大衆且道喚甚麼作門良久曰莫待當來問彌勒

大殿洞山麻三觔名不須虛雲門乾屎橛跡不須實且隨我將錯就錯切忌道如何是佛

伽藍羣一寺之權衡須要密不通風作衆生之保障使你略通一線

祖師放去西天爲惜法堂深草拈來東土猶憐遍界葛藤明年更有新條在腦亂春風卒未休

方丈背先和尚像曰大衆祖父從來不出門爲甚麼□□□爺向裏頭因惜隆冬春意動漏洩寒梅香幾枝

拈號山僧一向鼻孔撩天因到天華被者個礙郤今到顯聖又被者個礙郤且道者個是甚麼試宣看維那宣號竟師曰還有向上事也無良久曰且向下會取遂陞座拈香祝聖竟師曰隨緣赴感靡不周何故寂然不動而常處此菩提座郤又道感而遂通切忌道依稀相似誰敢云彷彿不同不特儒扶釋教亦乃釋合儒宗喜得山僧開郤衆檀越又要向屋樓上重施棟樑水花上刻畫青紅有時向顯聖堂前屙屎撒尿於淨白地上有時向天華寺裏說妙談玄於鬧市場中更有閑工夫於若耶溪汲水浣石傘峰若欲撐天柱地須仗衆兄弟各顯神通有麼問答竟師曰如此問答還當得神通妙用麼明日天晴再主張

剃度上堂天華寺以九龍水沐浴已竟顯聖堂將金剛刀剃度爲僧倘得不待雪山六年苦行而覩星成道則不惟觀彼久遠猶若今日則心佛衆生三無差

別情與無情共一體真大衆此個語話才入門來阿那不知且問既共一真何故一人食時難令衆飽問答俱不契師曰恁麼則無量劫來頭髮把盡在山僧掌握中遂下座

法相寺上堂古定光今法相爲地相逢難度量短十尺長一丈橫看成嶺側成峰幾希惱殺丹青匠無底鉢盂一個斷鼻草鞋一緉海角天涯走一回兩耳依然在肩上錫杖卓開不是他忽作江湖大波浪誰能知有莫能知重將舊案新提唱作麼唱鴨吞螺螄兩眼脹

上堂舉拂曰未入雲門人人盡有者個及至到來為甚麽却在山僧手中莫為兩眼所瞞麽且道者個喚作什麽衆無語師曰盡道氷霜苦誰知節後寒

付石浪首座法上堂天華寺華落也果熟也雲門寺門開也未若開巳重重樓閣種種莊嚴更須知開巳復閉的道理便見彌勒善財同在山僧鼻孔裏許得大安樂得大自在得大受用得大解脫得大無礙師忽打噴涕曰正恁麽時且道在甚麽處蹲踞山僧今日初度陞座為浪首座向在天華會中識得曹家女活便擬唱還鄉曲調入嶺受徒任寺因山僧書去鄺根未穩領衆來雲門且喜稍通浙語故在人天衆前有個斷拂子與他只可趕着蠅子若是傳法利生更聽取一偈遂展卷曰分明識得曹家女便把閩言通浙語石傘峰高浪濺天誰信耶溪淨如洗一枝斷拂春風生沒道無頭亦無尾相續倩知也大難持書莫到他家裏大衆既是持書為甚麽莫到他家裏首座出提坐具曰若一枝花誰人拈得起師曰諒闍黎也不得進曰晴去明來又若何師曰昨日雷聲浩大進曰也是雨過雲門師曰雪雹分身又作麽生（時雪雹大作）座以坐具搭得上曰且喜今日唱個要孩兒去也師遂拈印打卷上曰要孩兒且置還識得者個麽切忌道寶印當空妙重重錦縫開

司理元公黃居士請上堂士禮拜曰請大師舉揚雲門未了公案師曰竹拖夙尾徧迎客士曰今日親見作家師曰松作龍吟懶送人乃曰說法不待人待人乃可說及至有人來依舊無言說無言說佛殿山門强饒舌大衆今日元公居士特特入山要山僧舉揚未了公案祇如大慧禪師道二僧入門一僧巳悟一僧未悟不待他開口便揀辨得出方可為人且問大衆還辨得元公居士巳悟未悟的端的麽鐵山推倒誰能信（此是居士當發因緣）深入雲門孰可憑士遂問還扶得鐵山起麽師曰山門頭與居士道了也進曰明頭來時如何師曰耶溪不許扁舟宿進曰暗頭來時如何師曰此去錢塘尚隔程進曰不明不暗來時如何師曰杭州理公事時向居士道

小參舉中丞盧航居士與圓通旻禪師擁爐次士問諸家因緣不勞拈出直截一句請師指示通舉箸指曰看火士急撥衣忽大悟謝曰灼然佛法無多子通喝曰放下着士應諾諾師曰圓通只知自巳殺活施為不顧他墮坑落塹山僧則不然待他道諸家因緣

不勞拈出直截一句請師指示向他道隨緣宿一宵
他若悟了道灼然佛法無多子向他道明朝相送一
盃茶

任杭州府寶壽山光孝寺語錄

崇禎九年丙子春入寺
唐祈遠孝廉請上堂拈香曰此一瓣香碩鈕底下掀
起堯風蕩蕩鋤斧頭邊披開舜日巍巍爇向爐中端
爲祝延
聖壽萬安此一瓣香荊棘所不能埋瓦礫所不能沒
用報唐將山宋石田薰禪師建立之德以及宰護之

誠此一瓣香既已貴買於江南終不賤賣於江北端
爲供養顯聖堂上傳洞上正宗三十二代散木大和
尚用酬法乳之恩上首白椎師舉拂子曰此是第二
義又舉曰此是第三義百義千義萬義咄有甚麼交
涉若是個漢子拈起斧子從教斧子謳歌放下鈕頭
直得鈕頭作舞那管江南江北瓦礫荊棘如或未然
也要披苔剔蘚讀殘碑續斷碣免使碌磚瓦子七片
八片泥金剛努目木羅漢攢眉僧問重揚古路拈提
今事門頭今事門頭且置重揚古路一句請師指示
師曰鈕頭柄短斧頭長進曰今事門頭又作麼生師

曰裁完芋子又裁瓜進曰恁麼則曹源一滴浪滔天
沒却三千及大千師曰開田去士問如何是參禪得
力處師曰拂子頭邊無限春進曰如何是參禪險難
處師曰溪山溪水莫留停進曰如何是參禪受用處
師曰明日到窺窑進曰逼塞虛空時如何師曰香煙
堆裏看進曰學人正當進前無路退後無門時和尚
如何相救師舉拂子曰者個是甚麼士擬議師曰又
道進前無路退後無門師舉龐居士參石頭馬祖因
緣乃曰諸方盡謂石頭處得名馬祖處得地石頭處
得體馬祖處得用若作如此批判入地獄如箭且問

不作如此批判又作麼生會得不妨重顯寶壽家風
若不會則定打窺窑上徑山
甘露寺請上堂蕭蕭一夜雨爲人何太切其奈負心
何杜鵑啼不歇春去了春去了明明大棒當頭耕觸
髏痛癢有誰知淋淋甘露啼成血忽然識得主人心
石女揚歌笑不徹師回顧大衆曰且道如何是主人
心有識得者不妨出來通個消息看良久曰門前有
古路一直透長安
上樑小參拈拄杖召大衆曰還見麼者個人人有分
爲什麼却在山僧手中不見道千年田八百主又拈

曰且道者個是什麽獨有青山人不取古殿無香煙
□壁多風雨泥諸天撒手跌脚木羅漢自言自語惹
得王山神忍俊不禁撑的撑拄的拄盡謂華故門新
我道是將敗壞補敗壞而已舉賢於長者揷標建刹
因緣師曰大衆者一標子上三世諸佛泥諸天木羅
漢向何處蹲踞衆無語師驀卓拄杖曰不信天開黃
道日都言平地湧樓臺

爲嗣南容公荼毘小參孤孤迥迥峻峻嶒嶒青松爲
友翠竹爲朋一生滴水滴凍今朝雨似盆傾大衆此
是龍門舊住容公本有家風也爭奈現前一切眷屬
拈提不出若拈提得出方見容公末後殷勤不惜眉
毛微底爲汝不然未作龍門客空教點額囘卓拄杖
下座

除夕小參入除二成一十九除一成一十除到今宵
無可除休從杓柄聽凶吉不見道愚人除境不除心
喚什麽作心智者除心不除境喚什麽作境不知心
境本如如成犬黃昏趂野猪觸目明明無障礙明朝
更有新條在晦堂老人無大人相說心說境說智說
愚說如如說無礙賀壽今夜一一歸除祇解依時及
節敲破鑼打破鼓若是本色住山人畢竟了無刀斧

痕要識刀斧痕麽說佛說法是刀斧痕說心說性是
刀斧痕說迷說悟是刀斧痕說賢說愚是刀斧痕且
聽爆竹聲中一歲除時如何珍重珍重

任福州府西禪長慶寺語錄

崇禎十一年戊寅十一月念二日入寺

三門古人道入門須辨主即今入門也還辨得主麽
良久曰只見潮生朝自暮誰知山色古猶今

佛殿丹霞燒的雲門打的山僧即今禮的還有差別
也無不是我來時候早只因庭外荔枝無

伽藍邪可驅正可輔忽遇沒面目漢你又作麽生意
大似當年忘付囑而今勞我更嘘嗟

祖師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兒孫不了殃及祖禰且道
爲甚如此不是不分先與後大都究愛要分明

方丈坐斷十方山僧自肯寄移一步分付諸人還會
麽補出蒲團秋月現列開五位照人難

山門號酬佛恩報佛怨世出世間都在裏許維那宣
竟師曰是則是更有不落言詮坐致太平一句作麽
生會良久曰恁麽則山僧拖累去也遂陞座拈香祝
聖竟乃曰兩浙僧入閩客爲君一一皆狼籍會得者
退席五千不會者萬無一失失不失閃電光中尋古

跡且道是什麽跡長慶破蒲團怡山發願文懶菴裂纏袱者一隊老古錐個個鼻孔遼天今日總被山僧拂子頭穿却了也還有救得者麽衆無語師曰今日光禄王京臺居士特地入山設供請山僧陞座未免便借教敷揚教中道應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現宰官身而為說法說法且置宰官身作麽生現顧左右曰鄉風處處別日月一般明

上堂第一義無可說無可說非第一義盡道狹路相逢個是法門兄弟今日陳居士自皈依先師以來深念闔中祖庭寥落特特入山要山僧舉揚第一義怎

奈黃河水向源頭濁了也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毘耶坑陷衆生個個不得轉身不得吐氣致使達摩西來對武帝道不廓然無聖大似披心挖膽轉見利害所以歷代祖師事不得已將第一義喚作長連蒲團雲門胡餅今日又突出洞山寶鏡無非要人枯木上生些子花寒灰裏發些子焰使汝一切動轉施為圓陀陀活潑潑盡大地都做個大解脫場世出世間永不被人瞞豈不快哉山僧毋見人信不及不惜口業更向人道者第一義即是吾人的本命元辰亦喚作主人翁亦喚作未生前面目亦名菩提亦名

涅槃亦名真如亦名佛性可謂盡情註破今日何須重宣殊不知錢塘江解纜時為大衆道了也策杖仙霞嶺為大衆道了也遊南浦泳綠波為大衆道了也過潭陽歷劍津為大衆道了也既而泊洪塘登岍應供入山作佛事乃至王光祿請上堂總為大衆道了也何得今日更要在山僧口中取氣不知此事全靠山僧不得請各各自道取看首座石淚問曰既是沿途賣弄因甚麽弟全歸兄師曰人天首座也須珍重進曰嚼盡楊枝誰人知味師曰問取堂中長老進曰大衆難瞞師曰大衆在甚麽處座曰一片青山無痕

不淨有儒者持書呈曰弟子有幾則問頭請和尚批判師立舉書曰大衆看看批判了也便下座

陳玉尺居士請上堂召大衆曰還識玉尺居士不是好心麽居士以儒業潛修佛道入我雲門法眷今日便將玉尺要量我斷拂子多少長短多少濶狹憶直饒你竪量量得竪窮三際橫量量得橫亘十方也量他不着殊不知者斷拂子向在雲門顯聖堂中因打蠅子忽然斷却至今不能相續有時在糞掃堆邊放光動地有時在十字街頭帶水拖泥有時在高高山頂有時在深深海底且問你向何處尋覓他乃竪拂

子曰莫者便是麽若是則天無二日不是則家無二主居士不如將玉尺自量一量好若要自量直須向未生更未生已前下手量得定定當當方方圓圓然後向已生後及未來更未來俱量定當已自堪安邦定國維持世難那時斷拂子不妨出來與你同報國恩同報佛恩兩個看毛撕結玉尺與斷拂子打作一團如何分別遂以手作竭蹶勢曰谷呱呱且道爲甚如此只因昨夜梅花放惹得行人報曉春

上堂天何言哉地何言哉人復何言哉所以古人道我語顯無語的大衆還識得無語的麽若識得便可添壽於山納福於海增祿位於無極若是遊山須見頂翫水要知源底便要問如何是無語的卓拄杖曰者是語如何是無語的若道離此是卽同魔說若卽此是亦非聖解不卽不離又作麽生話會會得不妨山頭白浪海底紅塵如或不會大家齊念薩婆訶

從天寧過南禪寺上堂過去天寧寺不可得汝作麽生觀未來西禪寺不可得汝作麽生觀現在南禪寺不可得汝作麽生觀莫是象骨分枝致使威光赫奕麽是則是奈被浪首座青月拈一莖草揮破面門帶累一切人拖泥帶水及至雪齋顯聖堂上和盤踢倒

直得海底翻身今日衆善信福有所歸住持者功有所滿且道承誰恩力還知麽聽取半偈終日承渠力相逢不是渠既是相逢爲甚麽不是渠昨宵春雨足枯木盡生機

結制日宗曉張方伯爲保釐請上堂天得一以清雲與霧起時如何地得一以寧崩巒偃岳時如何君王得一以安天下虜寇縱橫時如何莫是不曾得一麽莫是得而不行麽莫是行而不普麽莫是雲與霧起不干天事麽莫是崩巒偃岳不干地事麽莫是虜寇縱橫不干君王事麽不干且止且道者個一爲甚與麽難會還許會麽泥牛吼月去還不許會麽木馬嘶風來若是座主家便以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毘耶爲極則事謂是不二門殊不知已落二落三了也所以我曹洞宗有臣須輔君子須順父不順非孝不奉非輔要汝諸人於見於情於語言處絕滲絕漏直須如擊石火閃電光還有向石火光中垂手電光影裏翻身者麽有則便好與他商量道今日張方伯設齋結制要祈陰翊王度大家須時時奉重念念輸忠以圖報酬有地還委悉麽雖然此猶是因齋慶讚畢竟如何是結制一句乃拋出拄杖曰波濤靜處

蛟龍隱兵革銷時宇宙寧

上堂昨日法今日說明日聽時方解脫世人盡欲報親恩自家恩愛何時撤昨夜觀音文殊普賢等一隊漢被老僧各與二十拄杖趂出山門且道何故只因他自未度而度人為菩薩發心故果自未度而可度人為甚大目犍連是神通第一的度母不得勞他世尊教供養十方賢聖仗彼威神方可得度老僧與汝判去世尊權衡在手目連拾重從輕只知目連母生天殊不知眾聖賢着賊還知麼老僧從西堦上向東堦下若有個漢出來道老和尚袈裟着地也與我同

參有分

師誕日上堂未離兜率已降王宮降王宮後一場懡㦬未出母胎度人已畢出母胎後一場懡㦬致使歷代釘椿搖櫓把纜放船漢個個盡道不動步而周遍十方不開口而言滿天下蒼天蒼天總不如東村西舍胡張三黑李四朝隨流水去暮踏白雲歸前日有個衙廷道人道此是大解脫場大無碍處被山僧捏住鼻孔七日不得吐氣今日却來為山僧慶壽壽則從汝慶秖如僧問趙州和尚年多少州云蘇州有汝又作麼生良久曰莫謂江南霜雪少松枝不逐歲寒凋

上堂極苦無苦極樂無樂拄杖一條千巖萬壑只為證龜成鼈勞動竹籬木杓昔日廿贊行者入南泉設齋時黃檗為首座行者請施財檗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者曰恁麼道爭消得某甲䞋便將出去須臾復入曰請施財檗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者乃行䞋且道差別在甚麼處此是一段未了公案今日為大衆了去行者請施財拈來無不是檗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用去莫生疑者曰恁麼道爭消得某甲䞋但有天在上須臾復入請施財更無山與齊檗曰財法二

施等無差別者遂行䞋且道又如何判一片白雲青山內一片白雲青山外青山內外俱白雲白雲飛去青山師頌至此良久曰還有人續得後韻者麼僧曰在師打三棒復問曰還有麼乃卓拄杖曰三世諸佛只頌得到者裏歷代祖師只頌得到者裏山僧也只頌得到者裏復卓拄杖曰者裏是什麼於此會得不妨省力如或未然秖為農夫愛春雨從教鳩婦怨蒼天

石雨禪師灋檀卷第二　終

嘉興府平湖縣東
皐釋行且施貲刻

石雨禪師法檀卷第三

嗣灋小師淨柱編

住福州府雪峰寺語錄

崇禎十二年己卯四月二十二日入院

京臺王光祿請上堂拈香祝聖竟就座召大衆曰心外無我我外無物物外無人人外無心所以道盡大地是個解脫場一機一境盡從自己胸中流出直得蓋天蓋地大衆既是自己胸中流出自然孤迥迥卓巍巍活潑潑阿誰無分不見雪峰大師與巖頭同至鰲山舉向來見人得力處被巖喝曰不聞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若要播揚大敎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來與我蓋天蓋地去峰於言下大悟連聲叫曰師兄今日始是鰲山成道大衆還見鰲山麼只在雪峰裏許還見雪峰麼只在各人自心裏許還見自心麼良久曰快築堤塘水風來文自生

上堂雪峰大師來也還見麼若見則官不容針若不見則私通車馬雪峰從先德山處傳得石頭祖師秘密法門今日破不肯兒孫一時揭露然一顯一密一抑一揚環轉無窮也是諸人本有事衆生於此輪廻三賢於此安身十地於此立命諸佛於此設敎立數

立臺說大劫說小劫結筭到一十三萬四千四百萬年以謂始終之極且喜未夢見在縱饒於華嚴會上說到不可說不可說轉不可說的田地亦未夢見在禪門以爲格內事做盡伎倆用盡手段直得斬釘截鐵要將者輪環子撲破乃打一圓相曰總不如雪峰用得恰好一個兩個三個數到盡未來際其實也只是者個今日本眞請山僧上堂自己郎叨叨咀咀說了許多將謂攔我毬門路乃打拂一下曰還攔得麼不是自家無伎倆令人特地憶玄沙

結制上堂擊拂子三下曰會麼此是石頭路滑不死的命根德山棒打不回的消息一句是甚麼殺人不見血三毬覿面提節外生枝到者裏須是劒办上行氷淩上走若一味道是古人分上事大似千年田八百主者一藏文書正好合藥有病者出來問取良久曰脉斷去也

求嗣請上堂古今一道生佛皆然若論感應道交便有門庭施設得之者臘月蓮花失之者炎天瑞雪今日山僧陞座盡大地人一時陞座大衆立地聽盡大地人一時立地聽大衆聽時山僧與盡大地人俱在大衆耳邊放光動地山僧說時盡大地人俱在山僧

舌根上語四言三所以雪峰輥出木毬養子之緣猶
在玄沙捉歸舊處事父之道居然祇如魏善人求子
一句又如何舉不見道常念觀世音菩薩便生福德
智慧之男且問觀音菩薩作麽生念若解念不用默
念不用響念不用口念不用舌念不用心意識念應
如是念如是念者佛亦如是生亦如是今亦如是古
亦如是雪峰亦如是玄沙亦如是山僧亦如是大衆
亦如是盡大地一切如是衆中有如是念者麽僧問
門外風聲熾然念未審和尚作麽生念師曰巢知風
穴知雨進曰恁麽則無刹不念去也師曰耳朶嘗眼

睛僧禮拜曰不勞讚歎師曰將謂讚歎

月印師五十初度請上堂天不足爲長地不足爲久
閃電影裏翻身石火光中垂手難垂手撈得若耶溪
月大似腰懸金斗到處印泥印水印空若經若論若
律究竟如何下口吹布毛曾學安心覓生奮仍有辣
手吃着大顛拄杖便去諸方亂走逗到今始知非七
七消歸四十九乃卓拄杖曰若要慶我月印兄壽須
向者裏會取不見釋迦老子成佛已來甚大久遠壽
命無量復卓拄杖曰也出不得者裏盡未來際行菩
薩道所有壽命亦復無量又卓拄杖曰也出不得者
裏且道者裏是甚麽所在良久曰炎風吹不到且作
雪峰看（月僧作雲門侍者及庫頭首衆）

遊鼓山上堂敲空作響擊木無聲喚甚麽作聲喚甚
麽作響還有道理商量麽若有道理安得有今日事
若無道理安得有今日事且道如何是今日事莫是
拈槌竪拂要接續吳國師聖箭麽男剪峰高滄海近
片帆早已透錢塘莫是語言三昧要起博山遺香麽
遊人不坐忘歸石水盡山窮總是愁莫是爲張道人
因齋助薦麽昨夜面燃親口說鬼王早已自知羞恁
麽則總不干今日事也雖然要會今日事也不難大

家汲鼓山水烹鼓山茶吹鼓山笛唱鼓山歌興鼓山
叢林作鼓山佛事只不要打鼓山鼓何故只恐落在
今日故

元旦上堂陽春布德何必囊藏被蓋百物咸新不須
天外舉頭大衆今日是　聖天子體元居正之晨我
林下人合當酧恩報德若一向且覷霄漢身坐白雲
且道臣退位以朝君一句作麽生道良久曰條風開
獻節灰律動初陽

古泉菴請上堂日日日東出月月月西沒偶爾扶笻
下雪峰相逢盡問承誰力此處若有代山僧下得一

語不妨鉏斧頭邊剗去參天荊棘如或未然豈見白
夜見黑業識茫茫如何委悉好委悉拈起雲門六不
收誰知臨濟打黃檗一切聲是佛聲一切色是佛色
鳥自空啼花自狼藉又道耳不聞聲眼不見色乃擊
拂子曰者個是什麼良久曰青山雨過真堪惜澗水
無情日夜忙

解制小參大衆雲集師曰今日解制須要各人自家
解始得若要我解則不同銀花砌就玉樹粧成識得
春風面目管取破顏有分若識不得去即印住住即
印破夜明簾外轉身難門外也滑倒門內也滑倒荊
棘林中下脚易到者裏解結從人收放在我若是虛
空無背面解即是結即是各各親切道一句看衆無
語師曰恐汝不能皆隨我道

住汀州府靈山禪寺語錄

崇禎十四年辛巳三月入寺

上堂拈香曰此一瓣香陰扶王化陽翼宗風端爲祝
延
聖壽萬安伏願不忘佛囑擁護生靈秉般若鋒而消
兵甲揮金剛焰以照群昏此一瓣香九龍灘上洗出
根源鐵石磯邊淘翻瓦礫專爲供養開山者碩重勷

見者裏與作靈山如人地起還從地倒若會得四恩
與汝一時報竟如或未然梵網經中道汝是當成佛
我是已成佛常作如是信戒品已具足更要識相護
持聽取誦戒

五月初六日結夏上堂攪長河為酥酪有背拈花之
旨變大地作黃金全乖微笑之宗若道靈山未會賴
有谷神呼徹應休云鋑石非鋑縱使金刀剪不開昨
日採藥蜈蚣蚰蜒蚖蚌蝦蟇藏踪有地今日用藥菩
提涅槃真如佛性斂跡無門到者裏說個病瘥藥除
也是靈龜曳尾總不如埠埠衆信炊無米飯調不濕

羨一齊供養將來禰衆若無揑菖蒲鞭驅艾葉虎的
手脚擬欲吞噉也大難果是善知時節不妨騎龍頭
躡虎尾與大家厮闘一場略有些子氣息如或未然
要說個結制法教山僧向何處下口倘謂結即是解
解即是結結不是解解不是結於中便有一句子能
殺能活能縱能奪未免遭人簡點畢竟如何良久曰
人人盡謂西天有那個男兒不丈夫

解夏上堂若論結也不論凡聖賢愚冤親高下盡大
地人一時結若論解也亦不論凡聖賢愚冤親高下
盡大地人一時解到者裏止今當行殺活在我於中

有一個不解不結的山僧要他有個用處你若草深
一尺拄杖子也深一尺草深一丈拄杖子也深一丈
縱饒白雲萬里拄杖子也不得不隨他去乃卓拄杖
曰且道向什麽處去良久曰相隨去也便下座

橘山上堂鬫草開荒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幸有鋑爐
在近隨緣乞食大庾嶺頭拈提不動此去龙堂不遠
雖然泥土燒成的山僧要與他打碎金鋑煉就的山
僧要與他摧折饒有二虎把門天神送供也須退身
三步不見四祖見牛頭山紫雲如蓋親訪懶融見二
虎把門祖作怕勢融曰猶有者個在少選祖却於融

宴坐石上書一佛字融覩之竦然祖曰猶有者個在
便爾契合自此二虎絕跡天神不來者個公案拈提
問答自來已久山僧有一頌為大衆料理去無端要
顯祖師風惹得旁流亂正宗今日為君俱截斷雖留
一線話相逢話相逢鳥自啼香花自紅

延祥新林菴上堂山上田高處高平田下山低處低
平夏木陰陰幽鳥唱新林之曲凉風拂拂野老集延
祥之慶雖無本據致有來由人人放定光之光舉一
步如獅子遊行凡夫日用而不知凡夫若知即是聖
人個個具法相之相回一盼如象王旋轉聖人亦日

用而不知聖人若知卽是凡夫所以常不輕菩薩道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乃召大衆曰你看他道我不敢輕於汝等多少直捷及至說個汝等皆當作佛便被一切衆生各以杖木瓦礫而打擲之今日山僧則不然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不作佛衆中亦應以杖木瓦礫而打擲之管取報恩有地還有麽知無山僧自打去也卓拄杖下座

任建寧府普明寺語錄

崇禎十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入寺

上堂拈香祝聖竟乃曰文不加點蛇不添足爲甚麽諸方尊宿盡道繼宗續祖高登曲彔不見臨濟向三聖道吾正法眼藏被者瞎驢邊滅却不知卽今繼的是何宗續的是何祖若道千年文書好合藥你看盡大地那個是病的人貪者是貪嗔者是嗔癡者是癡喚甚麽作病須知貪嗔癡不是病能知貪嗔癡的却是病知得病的定應知有知有的定能打破玄關關要路山僧要與他相見臨濟祖師道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若識得一玄一句則五位三玄四賓主四料揀是甚麽乾口橛大衆今日普明寺接斷橋倫一脉山僧只好作個證明何故不見道他家自有兒孫在

薦母請上堂佛法雖下秋逢人莫蹉過拗折拄杖頭不爲人超度何以故泥佛不度水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乃召大衆曰得好休不肯休惹他說個真佛家裏坐且喚什麽作真佛致使趙州老不能無口過還會麽若不會曹山所以立三墮一者類墮潙山水牯牛是一個是兩個二者隨墮山色與溪聲不知有何過三者尊貴墮垂衣而治者古今能幾個若謂今日是李成濂薦母上堂乃呵呵曰設有個漢出來道也是龍頭蛇尾又爭怪得他何以故普明寺裏僧不見有鬼故

朱聯岳黃蘇門二孝廉請上堂報本酬恩一義二義還佛還官是同是異到者裏分疎得下不唯就路還家抑且心空及第如或未然縱饒是個昔日丹霞忽破禪者一問直得脚不點地大衆你道今日檀越入山爲是還官耶還佛耶爲父耶保母耶各各下取一轉語方可爲應供之張本還有麽衆無語師曰恁麽則山僧代轉去也若是保母須以智度爲母若是薦父須以慈悲爲父若是還佛百草頭上會取祖師若是還官鬧市叢中識取天子鬧市裏識得天子則念

念不違於北闕百草頭會得祖師則時時奉重於西天以大慈悲爲父則先天地而不爲精以智度爲菩薩母則後天地而不爲老於此徹去所求皆遂於此未徹且要祖道重興試問如何是重興一句普明一向門朝北頓得從人復向南

冬至上堂舉乾峰舉一不得舉二話師曰諸人還知乾峰意麼也是一面送客一面留人雲門也只得隨波逐浪今日山僧要與大衆判去舉一過水脚不濕不得舉二爛泥裏有刺放過一着鶻鷂趯不着落在第二即今在甚麼處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山門未開

時如何却徑山去良乂曰相續也大難大衆拈也與你拈了判也與你判了若要應個時節更須聽取一頌君子道長小人道消陰陽交接不隔纖毫若隔纖毫昨日明朝會麼無語師曰大家應取時節去

衆女信請上堂今日女信入山與他說禪他又不會與他說淨土又不是者拂子本懷大衆還有方便麼僧曰兩個五百却是一貫師曰不是今日當機又僧曰不男不女請師別道師曰別道個甚麼僧無語又僧曰一稱南無佛皆以成佛道師曰是你自已境界又僧曰請觀音菩薩出現師曰出現也未僧一喝師

曰不是乃曰還有麼若有大衆喫齋與山僧無分若無山僧喫齋與大衆無分畢竟如何完滿利益他去良乂曰山僧有個方便乃喚慧定尼尼出師曰應以女人身得度者即現女人身而爲說法遂下座

上堂道無可道孔子無知達磨不識一個陸地行舟一個水中走馬一個當道栽荆棘普明者裏則不然以一言三石馬驟千山會三歸一泥牛奔大澤到者裏得之即失失之即得得失分明天地懸隔不懸隔儒冠道履釋袈裟一擔擔來當面擲乃顧衆曰向甚麼處去也西堂曰好個消息師曰只是難委悉

上堂有物先天地將甚麼作眼無形本寂寥舉拂曰者個是什麼能爲萬象主天際日上月下作麼生不逐四時凋瞞歷代老古錐即得今日普明者裏也有一偈無物先天地有形本寂寥不爲萬象主當逐四時凋千傳大士邊會得百鳥銜花二虎把門天人送供於普明者裏會得履纏八斗肩挑十二化米齋僧雖然若得江南風氣煖梅花何必待春開

李居士爲母初度請上堂父母未生前是第一義麼良乂曰生也衆中還有不報四恩三有的麼不報四恩三有的人還堪應供麼若堪應則終日喫飯不曾

嚼着一粒米若不堪應則粒粒咬着粒粒咬着的如子憶母子得母而常靜不曾嚼着一粒的如母憶子母得子而常動常動則海底塵飛山頭浪滚常靜則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到者裏直得動靜雙消子母俱遣方與香嚴獨脚頌子相應頌中道同道唱和妙云獨脚且問既曰同道爲甚麽又曰獨脚於此徹去同報不報之恩共助無爲之化如或不然大家相聚喫莖虀不喫任從伊

上堂舉藥山供養主抄化因緣師曰藥山雖辦來鋒爭奈行者兵符在手不唯化主着賊藥山着賊猶深直得帶累盡天下叢林凡受供者至今着賊行者至今把住不放若是山僧待化主持歸舉話了便命知事收入庫房上常住簿云某日收某甲行者買藥銀二錠管取行者一場敗闕今日普明者裏化主回來收已收了帳已上了且道山僧舉他作麽只要一手扶起藥山一手放倒行者衆中還有救得行者的麽衆下語師皆默然良久曰解制已在近鼻孔漫撩天臘入解制上堂舉拂子曰見麽夜半明星何似者個瞌睡朦朧說悟不悟一喚即醒天曉不露逼塞虛空向何處去去不去任不任觸眼龍睛徒勞佇覷酒天

白浪紫雲峰爲君脫却娘生褌脫却也未喝一喝下座

石雨禪師法檀卷第三終

嘉興府平湖縣東皐禪行旦施貲刻

石雨禪師灋檀卷第四

嗣灋小師淨柱編

任建寧府考亭靈峯寺語錄

崇禎十四年臘月十五日入寺

元旦上堂不經一事不長一智衲子無家隨緣卽任任不任法堂深草雨滋培般若林凋孰撐拄好撐拄年新月新日新時新一切新只是不勞額佇額佇依然成舊去獨有拄杖無舊新只解朝遊山水暮宿烟霞依稀逗到靈峯寺只見西鄰進椒酒東舍飲桃湯到者裏作何抵待乃卓拄杖曰會麼此去武夷應不

遠何須重舉趙州茶

朱居士請上堂山爲壽海爲福一毀一譽齊彭殤一生死半醒半酣易短壽爲長年轉禍患爲福樂以楔出楔所以道人人本有個個不無只是取之不得捨之不得說個不取不捨恁麼得我道也不得也不得大衆於此會得自力異常若待黃面老人說聖說凡說心說性說罪說福說生死說涅槃亦是當道栽荊棘致使達磨特特西來對梁武帝只道得個不識乃至九年面壁得個神光也只道覓心了不可得今日居士以慶山僧之壽卽懺自已之愆你看三祖以居士身來參二祖曰某甲身纏風疾乞師懺罪祖曰將罪來與汝懺士曰覓罪了不可得祖曰與汝懺罪竟有僧問趙州和尚尊姓州曰常州有又問和尚年多少州曰蘇州有你看趙州燕州有爲壽三祖覓罪不得爲懺罪山僧雖不肯與趙老全年且要居士與三祖同懺還懺得麼雖則新年新令好挨過明朝始是春

朱步紫使君祝師五旬請上堂薰業文人雲遊野客覿面相逢妙云不識乃召大衆曰山僧恁麼舉揚還有向上事也無若道有則山僧辜負大衆若道無則

大衆辜負山僧到者裏山僧既已知非大衆無煩復覓何廻抝溪水以爲觴折松枝以爲拂會啓人天場開選佛且道那個溪無月何山不帶雲若論祝　聖壽以無疆保萬民而樂業此是拄杖頭本分家風烏紗下寺常活計獨有同稱靈峯缺陷何攙着山僧瘦處亦攙着大地人瘦處且問與甚麼作靈峯還會麼只在你穿衣喫飯處迎賓待客處倘暫時迷昧忌須補葺故山僧有重興偈曰盡地是個靈峯大家住在裏許見得首邊頹落便討者邊修起還修得起麼良久曰靈山一會果然在你是何人他是誰卓拄杖下

座

福州衆宰官居士同諸山禪宿慶壽請上堂僧問無量壽佛與那個同年師曰空山白日靜進曰山與那個同年師曰流水百花香進曰和尚與那個同年師曰脚跟下好與三十棒進曰世尊未出母胎度人已畢今日說法更度阿誰師曰不度者一個進曰者個不願成佛師曰願成個甚麼僧曰禮拜去也師曰好個不願成佛的乃曰芥城劫拂石劫一坐十小劫頭腦莫教錯接虛空壽壽山壽福城宰官居士各山禪友耆舊也要依時及候何時候只因愛向武夷遊被

人喚作歸雲鷲雲鷲南考亭北十里梨花香透骨會得者一葉不沾身不會者尋香還聽覆若遇有智王人一齊貶向無生國咄有人報道今日是清明真是古人墳也要放他三不摑何故聾不見道以德報德

上堂僧問戒經云光非青黃赤白畢竟光作何色師曰汝信得及向前來與汝道進曰師師相授祖祖相傳莫非是者個麼師劈頭一棒僧一喝師曰此是近日一概頭禪有人喫在若是靈峰則不然待他道師師相授祖祖相傳莫非是者個麼與他劈頭一棒衆中且作麼生商量一僧曰也是一概頭禪師曰情知

你恁麼乃曰明朝是浴佛周行目顧手指天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之日雲門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禪和家只知打佛要打雲門却難打雲門亦易要打山僧却難打山僧亦易要各各自打却難還自打得麼請出衆來的的道看待到明日以香水驀頭澆便見不堪若道不得你要扶律扶律已憐猿捉月你要談常談常猶愧鳥啼花喝一喝下座

上堂僧問積骨如毘富羅山那個是最初父母師曰看脚下進曰恁麼則未出母胎早已相見師曰非汝

境界進曰謝師答話師曰賞罰也不知乃卓拄杖曰從佛口生從法化生養子之緣老瞿曇婆心猶在如來禪祖師禪未生面目香嚴老未識玄微要知未生面目麼耕犁只解農夫意行路誰知客子心復卓拄杖下座

結制小參僧問法華經云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聲未絕師曰思量也思量也進曰恁麼則圓明了知不因心念師曰放汝三十棒乃曰外結其身內結其心龍王不怕海深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波斯那愁鄉濕若論參須實參悟須實悟簷前木點點豈落別

處昔日梵志以左右手擎合歡梧桐花供佛佛曰放
下着志放下左手一株花佛又曰放下着志又放右
手一株華佛又日放下着梵志曰我今兩手皆空更
教放下甚麽佛曰我非教你放捨其花教汝放下外
六塵內六根中六識一時捨却無可捨處是汝免生
死處梵志於言下悟無生忍大衆你看上古人心質
樸教他放下便爾悟去豈似今時人彫琢扯攏不上
不得已歷代祖師說玄說妙其實也無玄妙也不過
教你放下只是改文易字便被他換却眼睛全使參
詢不欵若問山僧兩手俱空更教放下個甚麽向他

道佳作仁可知禮也

再任紹興府天華寺語錄

崇禎十五年壬午十一月入寺

上堂拈香覩聖竟天之高地之厚啾啾亂鳴人物鳥
獸蟄奴白牯撩起便行三世諸佛多不唧嚁還有橫
身宇宙坐鎮乾坤者麽有則山僧要與他商量還見
寒山云十年歸不得忘却來時道麽此是千古垂慈
法則今時纔入門來便學手指天地天上天下唯我
獨尊為據豈我慢幢爭强爭勝以為能事殊不知覩
星悟後便說一切衆生與我平等無異尚且四十九
年不曾度得一個及至末後拈花傳得迦葉一笑今
日天華結制且道圖個甚麽良久曰自地登天易從
空放下難

上堂師揮拂子曰儒與釋合仁與慈合明與悟合參
性與求心合獨有者斷拂子則不然有時舉頭天外
有時入水求人有時孤峰獨宿若道鐘中無鼓響鼓
中無鐘聲鐘鼓不交參句句無前後斷拂子則又不
然有時與朋友結伴同參有時與大衆着毛斷結有
時帶水拖泥且道於此兩間還有處斷也無不見古
人云士庶公卿一道看貴賤賢愚明漸次若是久參

耆宿一點便行後學初心三回六顧一點便行的野
老謳歌三回六顧的家國興盛且問家國興盛堪作
什麽莫要與今日齋家祈福麽僧問斷拂子在甚麽
處師曰山遠疑無樹僧禮拜曰天空一任行師曰好
個公案又僧問離却有非兼四句請師盡力與提綱
師曰提不出進曰為甚麽提不出師曰耳朵在甚麽
處進曰日頭東出三分白入暮投林一點紅師曰且
緩緩

上堂智者一言快馬一鞭眼目動定頂待驢年大衆
今日衆居士請山僧陞座欲種無量壽因結無量壽

果被斷拂子驀將鼻孔一齊穿却了也還吐得氣麽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命六十耳順衆中設有一人呵呵大笑將謂是曹洞宗師原來是個老學究方許他具一隻眼可有恁麽人麽良久曰南山仍秀異雲鶴不停機卓拄杖下座

上堂舉舍利弗變天女因緣師曰舍利弗探竿在手將天女一探便招成個十二年無女人相變舍利弗爲天女舍利弗不知天女化身如舍利弗舍利弗亦不知可謂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雖然正當舍利弗與天女互換之際若喚作舍利弗又是天女喚作天女又是舍利弗畢竟如何定奪山僧有個頌子舉似大衆一條拄杖兩人携你向東行我向西四面八方行一遍日頭依舊落前溪

上堂拈一葉之扁舟是第一義泛鑑湖之曉月是第一義拈妙香而氤氲是第一義散天華以怡悅是第一義法筵龍象衆在甚麽處去也移形山向天華天華不大移天華向形山形山不小没絃琴彈得者頭頭合拍籬邊菊賞得的處處成歡雖然若是陶淵明何須賦歸去

顯聖衆耆宿請上堂昨日病今日不病賓主相逢天華顯聖且道木羅漢與泥天王覿面那個是賓那個是主若道泥天王是主木羅漢是賓鐘中無鼓響又作麽生若道木羅漢是主泥天王是賓鼓中無鐘聲又作麽生若道賓主歷然鐘鼓不交參句句無前後又作麽生到者裏麻纏不住刀劈不開忽有個漢喝散大衆掀倒禪床扶起曹洞正宗且教他緩緩洞水逆流了也還見麽良久曰東嶺關吏雖無阻公驗請訖未可行僧問馬大師來了還有賓主也無師曰水寒魚入窟進曰與波不作浪買石得雲饒師曰天凍鳥棲巢進曰寶鏡堂前群象立若耶溪畔百川朝師曰再犯不容進曰爭奈新豐一曲千古如新師曰猶費唇齒在

上堂東盡頭西極則相逢原不識唯有把柂人來往通消息消息通絕異同廬陵米價知多少擬意相酬便不中乾峰道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着落在第二到者裏才有賓主便有偏正便有君臣所以道諸佛皆垂方便門禪宗亦通一線道此在諸方即得天華者裏只要個不許夜行投明須到的人與他在妙高峰頂把手同行如或未然盡是別峰客誰當此日機

上堂一陽未動物體全彰描寫將來猶虧一半衆中

有善施五彩的為山僧出一手看僧問鳳不棲荊棘和尚又作麼生師曰不是僧繇手進曰龍仍歸大海師曰徒勞話正偏進曰格外彈絃處知音能幾人師曰且去別日來問方才和尚垂示祇得一半那一半向甚麼處去也師曰明朝向汝道進曰為甚麼聾師曰猶欠一日在進曰學人禮拜圓得麼師呵呵大笑師曰大衆與麼問山僧與麼答還有利益麼若無利益又道人人具有如來智慧德相若有利益又道皆因妄想執着而不證得釋迦老子既以龍頭蛇尾今日折合將來且道成得個甚麼良久曰織成古□含

春象猶較當年十萬程

上堂舉至道無難唯嫌揀擇趙州拈云才有語言是揀擇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裏師曰大小趙州大似抱贓叫屈山僧則不然至道無難父母未生前道取一句看唯嫌揀擇不可如羊相似亂拾物向口中但莫憎愛功德天黑暗女受則是不受則是洞然明白刀落後相見的具甚麼眼目到者裏揀點得出不妨扶起趙州捉敗老漢

上堂若要舉揚個事直須四方受敵八面當機鴈過長空天會得橫抽寶劍雲歸遠岫明他腦後鉗鎚若是以言遣言以理遣理忽然撞着無手人行拳無舌人解語便道是格外之談無義之語若要與他施王福壽雙圓水也消他不得何故聾不見道飛騎將軍入虜庭再得完全能幾個

解制上堂如鏡照鏡石人正令方行似空合空木女謳歌始歇于喚不回的看取出門是草一捻便轉的直須下腳無私且道既是夜半正明為甚麼天曉不露乃拍拄杖曰木上座為汝道去也何須殘臈盡方見曉春回卓拄杖下座

過寶泉代其足法兄付德師住法上堂荒田不墾百丈之風難搆半關不掩高峰之案誰圓終年鼻傲貴乎領下無喉鎮日無言妙在口中有舌今日舉揚具見靈骨香雪遺蹤且道以何為驗乃托起衣鉢源流曰看飲牛溪畔月初朧莫逐泉聲落剡江

過象田上堂師召大衆曰者片田地人人都有只是不會料理致使荒蕪所以勞他上古象為之耕鳥為之耘梵卿禪師為之開撫即今現關王不惜身命為之重興古靈致禪者繼之勞筋苦骨領諸善信請山僧陞座為汝證據衆中還有承當者麼若有也不在你閒不在你忙不在你靜不在你閙但得一鋤翻轉

便好自成自立管取秋風浩浩春水溶溶那時節一任他閒也得忙也得鬧也得靜也得山僧有個全紙丼書兩手分付還有恁麼人麼良久曰牛生三個子到老自拖犁下座

象田結制上堂小陽春十月節雁聲高嘹紅葉時人錯認桃花飛依稀惹動啼鵑舌大衆且道山僧恁麼舉揚還有爲人處也無有則三世諸佛忍氣吞聲無則白拈賊奴揚威耀武到者裏心之與性如月行空妙之與玄如雲布野若更說修說證說悟說迷橫擔拄杖遊山去一任開期復解期

再任杭州寶壽山光孝寺語錄

送爾器法兄圓寂上堂風雨發惡滔天浪作師兄靈骨何處摸索休摸索舉出東山水上行從教大地入牛角還有轉得身吐得氣者麼良久曰問取化山和尚去

上堂十載天涯放浪遊依稀忘却來時道軒窓仍向水中開至今彌勒哈哈笑且道笑個甚麼三世諸佛也在布袋裏許歷代祖師也在布袋裏許四生六道也在布袋裏許今日忽然有一個漢要出頭來出則任出且問你布袋外是個甚麼向者裏道得一句不妨十字縱橫重興祖道

到弁山龍華寺上堂闢土開荒創始之功何任栽松種竹守成之德靡存所以唇樓海市巧呈幻有蒼狗白羊獨顯真空若有個漢便爾踢翻獅子窟推倒象王峰一任天魔外道魍魎魑魅現多神變身上出水身下出火播弄到三十三天輕輕下來要覷者龍華覷則眼瞎要聞者龍華聞則耳聾方可報我瑞白兄不報之恩若以强爭强勝爭勝以是非出是非敢保未在何故聻不見道氷生於水寒於水青出於藍色愈藍喝一喝下座

師誕日上堂百不爲多一不爲少雖有彭殤實無壽夭拈拄杖曰大衆還見麼若見則三世諸佛依教奉行若不見則歷代祖師一時靠倒今月雲堦居士以積功累德之心爲山僧慶壽爲自己納壽爲子延壽衆中有堪應供者出來相見看僧問紅日麗天滿林增色四衆齊迎特爲吾師祝壽祝壽一句請師舉揚師曰未離正月節猶是孟春寒進曰七十二峰齊稽首光孝年齊萬劫春師曰爭奈水流花落何進曰猶是眼糊塗師一喝問答竟師曰大凡一問一答須有來蹤祇如問在答處答在問處還能用處不換機麼

不爾則信口道不獨不能爲應供張本水也消他不得何故聻生逢新甲子誰不愛春晴

結制監院請上堂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把住放行超群入隊石火光裏安得家綮有來繇閃電影中立得業不妨尊貴高掛瓢囊橫眠拄杖結制之意未必如斯朝隨雲出暮踏月歸監院之心庶幾可遂大衆昔日楊岐監院有三脚驢兒弄蹄行話還有會得者麽院出問高掛瓢囊則不問橫眠拄杖事如何師曰三脚驢兒弄蹄行進曰向上事又作麽生師曰三脚驢兒弄蹄行進曰恁麽則相隨去也師曰三脚驢兒弄

蹄行院喝師曰好一喝院禮拜師下座

悉檀法孫請上堂今日踏春風昨日踏春雨有問西來意何曾肯負汝異姓骨肉各自同居沿流不止何處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洞山老子一面頭上安頭一面斬頭覔活今日悉檀法孫入山謝孝既知祖父不出門又知推爺向裏頭且道曹山孝滿一句大衆作麽生委悉僧繞出禮拜師曰自家骨肉尚如此何况區區覔路人

解制上堂其住不相識千里那同風出門不落草何處不亨通衆中若有一個從來不入保社的也要還

山僧草鞋錢始得良久曰恁麽則途中善爲

上堂三世諸佛言詮不及歷代祖師形容不出所以說個直指早已迂曲了也不如向佛未出世祖未西來以前覷得破立得定不妨橫行宇內獨蹈大方若一入他釋迦門庭達磨群隊便見有賢愚良賤迷悟升沉還有向佛祖以前覷得破的麽僧繞出師便打僧曰看破了也師曰大衆還見者僧不惜身命爲他施主麽衆無語師曰秉三羯磨作法懺悔看

上堂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喚甚麽作根喚甚麽作體良久曰露也還見麽見不見且置既是同根爲什麽

寳壽山七十二賢峰有的舉頭天外有的入水救人有的在十字街頭七橫八竪有的在孤峰絕頂呵佛駡祖既然如是山僧今日要一個與胡居士爲子保延還有麽僧問未出母胎度人已畢且道黃面老漢今日出來做甚麽師曰梅子熟時梔子香進曰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墻來師曰種田去

上堂日日日是好日一番拈起一番新祇要鉢盂兩度濕喝一喝曰當時若下得者一喝不妨隨波逐浪免得世尊降王宮出母胎手指天地說個唯吾獨尊又喝一喝曰當時若下得者一喝不妨函蓋乾坤免

得入雪山成正覺降外道轉法輪度衆生又喝一喝曰當時若下得者一喝不妨截斷衆流免得今日九蓮剃度入僧倫登戒品又喝一喝曰且道是截斷衆流是函蓋乾坤是隨波逐浪有人簡點得出許他具一隻眼問答不拚師復曰還分得麼良久曰目前景物人皆見取用誰知各不同

新監院請上堂拈一塵大地起舉一綱衆目具所以曹山道莫行心處路不挂本來衣何須正恁麼切忌未生時大衆人人要搆父母未生前一着為什麼切忌未生時人人要得恁麼時節為什麼何須正恁麼

人人要見本來面目為什麼不挂本來衣人人要識得心為什麼莫行心處路若論失人則廢得人則興管取十個有五雙躲避不去雖然且道大家入者個保社畢竟圖個什麼良久曰莫將閒學解埋沒祖師心

唐祈遠請對靈陞座春榮秋落蓋是尋常日往月來無非妙用若為生死所牽恩怨所纏陰陽隔絕疑信相參山僧為你指個路頭也須諦聽乃擊拂曰還聞麼若聞非汝父母所生之耳又揮拂曰還見麼若見非汝父母所生之眼既非父母所生眼耳畢竟以何為見聞到者裏便好全身直入即證真常如或未然更有半偈香烟堆裏翻身去紅燭光中自在歸

汪子野居士請陞座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古人盡力道只道得八成祇如乾坤未判宇宙未分形體未造寶從何生乾坤既壞宇宙既毀形骸既銷寶從何滅於此會得視死如生視亡如存於此不會情生智隔局遂超生之路背覺合塵難成薦往之方今日子野居士為其先考仲玄汪公特請山僧對靈說法爭奈山僧口舌遲鈍不能廣演言教只據現前道理與公分析一上祇如公之生平能安

司馬長卿之貧抱愚公北山之拙又能重然諾廣交遊氷霜傲骨詩文絕代令子子野既能繼父之風又能陶情世外克究已躬可謂青出於藍青於藍者矣痛思罔極追念養子緣深夢想之中音容如在山僧謂若果音容如在即謂公不曾滅只是即之不得即謂公不曾生不滅不生薦亾已竟若以能貧能拙能重然諾廣交遊氷霜傲骨絕代詩文為公本色殊不知此是浮形幻影如摩尼寶珠常現五色彩光五色彩光實非摩尼本色不過隨方應現無有真實且道如何是摩尼本色良久曰人天交接處覺路此時開

喝一喝下座

上堂結夏安居鳶飛魚躍設齋辦供雷捲星馳若作佛法商量管取不曾具眼將謂世諦流布不妨共入玄微雖然忽遇一担兩頭脫的聖名凡號呼喚不回世出世間牢籠不住還有恁麼人麼若有恁麼人愁甚麼齋供不消叢林不辦僧問荒在草深頻料理上流人到事如何師曰青山處處堪留夏進曰凉風陣陣侵肌骨爭奈渠儂自不知師曰兩重公案問千丈深潭魚為甚麼不現師曰現也進曰潭鞏師便打僧曰龍行不帶三江水虎若無山定不行師曰猶少一

棒在乃舉廿贊行者入南泉設粥仍請南泉念誦泉白椎曰大衆為貍奴白牯念摩訶般若波羅蜜廿拂袖便出泉粥後問典座行者在何處座曰當時便去也泉遂打破鍋子師召大衆曰且道者鍋子是為典座打破為行者打破諸方盡道用劒刃上事且喜沒交涉山僧今日要與他扶起還肯麼不是煉石手徒勞說補天卓拄杖下座

顧浩寺上堂白雲濟湯逹磨不來東土綠水週遮彌陀不住西方且道不住西方在什麼處乃舉拂曰看看大衆被者個上座換却眼睛了也若有轉得身吐

得須不用三祇煉性百劫調心管取曠劫無明一時頓斷如或未然待山僧綴綴結個草菩提座再與大衆一一據款結案祇因者裏從來不敢放屎撒尿穢汝心田所以昔日世尊才陞此座文殊便乃白搥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雖則世尊隨機應變文殊善把要津若遇個伶俐漢子向世尊未陞前掀翻寶座喝散大衆不惟使世尊一場懡㦬亦使文殊無下手處須知古人用盡苦心醞釀將來要人向父母未生前道取一句爭奈時流若不靜沉死水便乃動落今時只有香嚴祖師是問一答十問十

答百的人到此不敢容易直至久久擊竹方悟如今還有道得的麼良久曰洙涇船子垂絲後幾個從今再下鈎卓拄杖一下僧問法王法幢隨處建立今日和尚陞座畢竟憑何建立師曰莫將五老峯頭月特地隨波照九峯僧曰大衆瞻仰有分師開示不錄

所嗣請上堂亘古亘今綿綿不絕遞代相承復是何物信得者水邊林下長養聖胎不信者七尺单前喚龜作鱉山僧恁麼舉揚衆中有不甘者麼僧問亘古亘今且道是何物師曰落葉無人掃難成賓主歡進曰霜風月皎師曰是什麼時節進曰正當恁麼時節

師曰恰值老僧不恁麽又作麽生進曰山高雲靜師曰閒言語師復曰信如潮汐至海無疑信如日月光天無疑信如榮枯相地無疑信如迷悟性人無疑昔日崔趙公問國一欽出家事欽曰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所能爲公有省後李遵勗公問谷隱出家事隱亦以此答之公亦有省遂作偈曰學道須是鐵漢把手心頭便判直取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此真可謂人無疑者雖然今日居士特來求嗣且道如何舉揚良久曰曉洞雲腥龍孕子夜天月冷兎懷胎卓拄杖下座

上堂古今天地古今日月古今山川古今人物會得者能殺能活能縱能奪不會者陽長陰消依時及節若論群陰剝盡而不知知者猶寒一陽初生而不覺覺者未暖但肯孕結將來則時節一至其理自彰如藥山參石頭頭曰恁麽也不得不恁麽也不得恁麽不恁麽總不得你又作麽生藥罔措頭曰子因緣不在此可往馬大師處去參馬祖理前問祖曰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不是你作麽生藥乃契肯禮拜祖曰你見個什麽便禮拜藥曰某在

石頭和尚處如蚊子上鐵牛相似祖肯之大衆你看古宿爲人還有實法與人麽還教人如何參如何究麽還教人坐禪麽還教人做功夫晝三夜三磨礲擦鍊麽學者悟處曾見光見怪麽曾說有得有證麽但說個我在石頭處如蚊子上鐵牛相似你看石頭與馬祖是六祖兩派下來還分彼此麽還分旁正麽還曾撈籠學者麽今時不知從上諸聖是一鼻孔出氣接引學人同出一手豈似如今分門列戶說南嶽爲正說青原爲旁若要說難道他們當時不會說直待如今方說羞也不識也不把從上命脉摸摸看也不把從上機緣審審看信口亂說旁若無人今日一陽初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故山僧略將法門舉示大衆須知石頭爲人榜樣藥山參詢榜樣雖然藥山恁麽悟去也是急水上打毬子何故響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

爲正修入塔上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天堂地獄任意逍遥天堂不爲樂地獄未爲苦要喫金牛飯須打禾山鼓無縫塔休莽鹵大家相送意如何師恩友義成千古千古目前目前千古朝來大雪空中舞若道亾僧面前萬里神光頂後相五五依然二十五大衆

古人道枯木龍吟方見道髑髏無識眼初明祇如正修禪者髑髏已淨識陰既銷如何是他初明的眼僧問初明眼即不問萬里神光事若何師曰爲甚不問初明眼進曰有意氣時添意氣師曰仲冬無嚴寒點水不滴凍進曰恁麼則一陽來復萬木惺惺去也師曰還知賞罰麼進曰謝和尚證明師曰大衆證明始得又僧出衆喝問曰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師亦一喝曰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僧禮拜起曰眞實消息蒙師指上品蓮臺已降胎師呵呵咲曰將謂活人送死人便下座

石淚首座請上堂師陞座淚禮拜師背立不顧座遶一匝依位而立師曰大衆會麼若作子歸就父父全不顧見此是世諦流布想且道何故如是曹山未曾孝滿在遂下座

普香寺請上堂道不在遠唯人自遠亦不在近唯人自近山僧口舌拙訥機思遲鈍兩個只好喚做一雙總不如古人醞釀將來說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大衆到箇裏手足攀攬得着耳目追蹤得及底若有容核一步看取飛龍的人方可報答檀越護持之誠施主供養之德國王水土一時酬畢若在長連床上打得兩箇瞌睡以爲禪定學得兩句轉語以爲機鋒敢保土也消他不得昔年高太傅是在家居士自參芙蓉省發之後便開口說大話曰懸崖撒手任縱横大地虛空自坦平照壑輝岩不借月簾前别有一輪明此是宰官居士修行榜樣如今盡是倚門傍戶如何得大地虛空一坦平去如何得撒手任縱横去雖然更須撒開簾子打破光明方可與他普香寺裏相見如或未然獅子峯高對象王

上堂卓拄杖曰今日是木上座囫地一聲時是咳咳咈咈時是有句耶是無句耶從佛口生的從法化生的爲什麼有得皮得肉得骨得髓之意大衆論量論量看道副曰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祖曰汝得我皮尼總持曰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祖曰汝得我肉道育云四大本空五蘊非有無一法可得祖曰汝得我骨慧可出禮拜依位而立祖曰汝得我髓咄達磨大師被人換却眼睛也若是耳朶當眼睛的定不作此分别何故聾不見道獅子窟中無異獸若以不執不離爲見不消錯了也若以一見不再見爲不離窠臼錯了也若以無一法可得爲十

麼話錯了也若以禮拜歸位為個儱之機錯了也你
看目前躋齊的阿誰不可付囑揀擇個什麼且阿誰
不具足還有欠少些的麼何故老大達磨分出個皮
肉骨髓來還知他曲為今時麼苦哉山僧也曾付囑
幾個來還有者領破袈裟在若有人向四錯外說說
所得看問答不孝師曰牛生三個子到老自拖犁
上堂船來陸來什麼物恁麼來朝去暮去什麼物恁
麼去若欲掘開石壙踢翻塘嶺且未是到家消息何
故祇如諸人未跨船舷一個實壽早已汪汝心源了
也乃至一路路來穿衣喫飯語言談咲各各一個實
壽不高不低不大不小及乎到來乃被水鳥樹林鐘
鈴鑼鼓換却眼睛雖則水鳥樹林等不離實壽汝還
聽得水鳥樹林悉皆念佛念法念僧麼古人到者裏
說個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裏聞時方始知且道眼作
麼聞耳作麼見現前考鐘伐鼓試問無耳的人眼還
聞麼現前天光雲影試問無眼的人耳還見麼參學
的人到此須解得會得始得不然實壽山為汝解去
也艮久曰車不橫推理無曲斷
上堂如是之法佛祖密付汝今得之宜善保護乃召
大衆曰得也未若也未得密在汝邊殊不知說個密

字早已顯了也頭須密且置祇如雲岩老人開口說個
如是之法還有指處麼還無指處麼若無指處爭奈
有言語在若有指處指個什麼莫指個拄杖麼此是
山嵯裏砍得的莫指拂子麼此是建寧五分銀子買
得的如何合得密付的道理若合得則銀碗盛雪明
月藏鷺中間建法幢立宗旨說個臣奉君子順父不
順非孝不奉非輔你看此宗法門何等巍堂何等氣
宇豈是小知小見苟竊得的你看古人說法結果將
來自然頭正尾正要知雲岩老人頭正處麼如是之
法佛祖密付要知雲岩老人尾正處麼潛行密用如
愚若魯但能相續名主中主所以但識得主吾宗未
許還識得主中主麼春風不出塢滿谷蕙蘭香
過顯聖上堂古道無人行行之亦坦平樵歌并牧唱
聽者絕知音知音絕主賓賡和成歡悅入理深談門
庭施設讚嘆不及處實壽峯祇可旁通稱揚不及處
化鹿山唯堪擊節艮久以拂子打圓相曰大衆看看
到者裏祖宗田地方纔穩密又打圓相曰大衆看看
屆屆化山和尚問曰正恁麼時如何師曰請老兄珍
重山顧左右曰大衆畢竟還是者老漢師曰也是老
兄饒舌

請化山和尚引座上堂梅花熳熳春信紛紛澗水高
山氷消雪觧倘有枯木寒崖殘雪未消堅氷未解的
請化山和尚爲汝消却解却請師之語汝合自陳恐
汝未能皆隨我道下座

石雨禪師灋檀卷第四　終

嘉興府興善寺比丘明聲施貲貳兩
淨見淨照智覺智樂智達共壹兩
淨慧五錢智虔智崇智源共壹兩
淨越智常共肆錢智鑑叁錢
簷蔔林淨月壹兩智孚貳錢五分

石雨禪師灋檀卷第五

嗣灋小師淨𤣥編

任杭州龍門悟空禪寺語錄

崇禎十五年冬受請至甲申二月入新方丈
𪡏聽葛太常請上堂拈香祝　聖竟師以拂子打一
圓相曰者片田地本是平常本無高下不煩造作不
用階梯若便爾休去即是大言不慚的漢未透龍門
關在燒尾驟聰有何利益還要透龍門關麽纔見鷃
鵡峯上到九曲嶺便喚作透關得麽入大殿進方丈
識得檀越是誰任持是誰便喚作透關得麽縱饒你
識得任持是別傳一脈洞上一宗權開五位善接三
根便喚作透關得麽若有個漢向下方來從最初一
步不妨手清眼快透得些子然後途路中也是透關
處見鷃鵡峯也是透關處登九曲嶺也是透關處至
大殿入方丈也是透關處豈不直絕豈不痛快何煩
更去說修說證何煩更去長連床上攢眉皺目向鬼
窟裏作活計所以雪峯祖師道烏石嶺與汝相見了
山門頭與汝相見了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且道如何
是相見的意莫是兩眼對兩眼麽是則是畢竟喚甚
麽作主中主良久曰相續有甚麽難

為薦親上堂教中道大慈悲為父知度菩薩母若能會得則多生父母一切幽魂盡在龍門拄杖頭上放光動地信得者真是知恩即是報恩方可謂之不生方可謂之不滅方可謂之無恩可報何故蹔以拄杖橫按曰者個得與麽長復以拄杖豎起曰者個得與麽短會麽喝一喝下座

過棲真寺上堂遊山好遊山好青山面面無煩惱逢村過市設齋筵百味珍饈只一飽一條拄杖活如龍個是衲僧無價寶逢場作戲任縱橫有人問道當頭考無端逗到桃源鄉棲真寺裏僧多少那箇前三與後三阿誰共我遊山好遊山好遊山好試問遊山有何好名韁利鎖不能牽秋林落葉隨風掃大衆今日齋主特為求福故請山僧登座為甚麽只管長歌短唱乃驀拈拄杖曰看看此是莊嚴百福身時人盡向外頭討不向外頭討還向裏頭討得麽復擊拄杖曰日哀助歌聲有鳥勸君一念早回頭家家有個來時道來時道無玄奧須信出門便是草為甚麽道不出門亦是草蹔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又作麽生卓拄杖曰阿誰共我遊山好

壽紹南老居士請師顯教寺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

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古人可謂藏頭露尾今日特為大衆全身顯露祖師道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此是寶在六門顯現處為甚麽又道知者即是佛性不知者喚作精魂遂拈拄杖曰見麽復卓一卓曰聞麽若於此轉得即名知者知者即見佛性如或未然山僧與老居士酬唱去也居士請山僧說法是賓中主山僧與居士說法是主中賓山僧說時居士聽時大衆共知即是賓中賓居士聽時山僧說時大衆不知即是主中主既是主中主為甚麽大衆不知不見道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

上堂師抖擻袈裟角曰第一義蹔復抖拂子曰第一義蹔乃召大衆曰若道是有為甚麽抖擻不出若道是無為甚麽天神地祇以此為宮殿魚龍鳥獸以此為窟宅即諸佛菩薩百千法門無量妙義以此建立西天四七東土二三以此相傳乃至五家以此分列所以有無不得謂之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為甚麽又道意在目前莫是更有玄妙處麽到者裏大須仔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總出不得者個繼續雖然臣能退位始可朝君子若轉身方堪就父還有疇

身退位者麼衆下語不契乃下座曰牛生三個子到老自拖犁

爲息波入塔上堂聲前薦得猶如鷂過新羅句後承當巳是不快漆桶恁麼道也是事從叮囑起然古人真爲生死不明克苦參究一日忽聽送喪者唱曰紅輪决定沉西去未委魂靈往那方孝子哭曰哀哀遂大悟看他如此悟去說得他是聲前麼說得他是句後麼秖如今日息波禪者畢竟在甚麼處大家道道看衆下語雜亂師曰總是野雞啼老僧只得自唱個囉露歌去也生生生死死死不生不生不死不死生而不生死而不死不生而生不死而死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音夜來猛虎咬大蟲曉起泥牛驚入海圝圝一個無縫塔暫可安身在裏許莫動着休擬議仍要大家相送你且道如何是相送一句良久曰雪點紅爐何足異踏翻波是水方奇喝一喝下座

結制上堂登山把釣石浪翻空雲餌月鈎誰能吞噉若是錦鱗吞得吐得擺尾搖頭自遭點額如何透得龍門關去且道喚甚麼作龍門關以拂子畫一畫曰還透得麼透不得山僧又扯葛藤去也昔日馮濟川

居士參龍門遠聞童子吟萬象之中獨露身遂拊公背曰好聻公卽契入後參大慧亦蒙印可嘗自詠曰公事之餘喜坐禪少曾將脇到床眠雖然現出宰官相長老之名四海傳如今士大夫也有學得的也有作偶的只是不曾諦當未免操履不密如馮公預知時至公堂設座僧衣道履拜辭北闕叮嚀官吏道俗扶持佛教握杖蛻去漕使曰安撫去住自繇何不留取一頌以表罕聞公張目索筆書曰初三十一中九下七老人言盡龜哥眼赤到者裏豈是你學得來的須在萬象之中獨露身上悟得諦當方能如此秖如花瓶蠟臺香爐是萬象畢竟喚甚麼作獨露身有僧拂袖而出師曰若識結制識取解制遂下座

元旦上堂一新條令萬古洪規今既非增昨亦何減心之與性雖是假名悟之與迷確乎有據于丈巖前進得一步看取飛龍在天九曲嶺頭倚肩踏蹋致使潛龍勿用只爲諸人自暴自棄博得山僧自起自倒乃以拂子畫一畫曰若向者裏扯得平交那管若魚若龍若蝦若蟹一任天來龍來神來鬼來總要他知時識節自然慶無不宜還有麼山頭打輥龍天喜鬪裏參禪佛皺眉喝一喝

師誕日上堂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春霜不露白露白兩盆傾秖如露在懷胎特牛生子不知以何因緣而有此瑞若一向手指天地說個唯我獨尊嘗取世界不能安立所以他不得已只得醞釀將來要使一味中百味具足又說個一切衆生與我悉皆平等若從平等處薦得不妨雲興問難若只在唯我獨尊上着倒說出話來知甚賞罰所以曹山道莫行心處路不挂本來衣何須正恁麽切忌未生時龍門者裏蓄得個石鷓鴣終日啼風喚雨說五位說三玄說四料揀若依洞山老人道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時方始知也是憐兒不覺醜龍門則不然直須父母所生耳聽取始得且道即今說甚麽後堂曰大雪滿山寒師曰須是者個老頭子始得

圓修菴主請上堂春無三日晴春無三日雨若作佛法會半許半不許人人盡道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且道達磨指的是那個心神光見的是那個性盡謂心無形狀心無踪跡是故覓心不得便是安心切莫夢話好所以歷代祖師陞堂入室竪拂拈槌總要從頭按起只爲黃河水自源頭濁了也不見仰山問新到云向甚麽處來僧云幽州來山云汝還思彼中否僧

云常思山云所思是境能思是心彼中樓臺殿閣鳥獸人畜返思思的心還有許多般否僧云總不見有山云信位即是人位未是且道如何是人位問取圓修菴主

上堂智者一言快馬一鞭一言不會千言萬言若有人向千言萬言處會得即是一言的道理方可道爲人則不出出則不爲人古人云開門打睡接上上機竪拂拈槌曲爲中下何故定要山僧搖唇鼓舌莫是諸兄弟自甘中下麽所以斷拂子只得隨汝顛倒以緇爲素仍要諸兄弟隨流得妙秖如搬柴運水是流擔土負木是流以西嶺之有餘補東岡之不足是流棟梁椽柱湊合得來金碧交輝是流至使一切遊者翫者近者遠者知龍潭之有源山巒之有靈總喚作流且道畢竟如何是妙忽有一人出來道恁麽則達磨一宗掃地盡也且道許他即是不許他即是若許他則辜負己靈若不許他則埋沒諸聖到者裏直得鷓鴣峰飛鳴始得令飛鳴也還會麽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喝一喝下座

衆女信請上堂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此是佛在金剛會上說的彼時若有個漢

出來道者個是甚麽骨取黃面老子忘前失後一場敗闕只因未得其人所以逗到如今山僧不惜唇皮與他証脚一上過去心不可得昨日分明十二日未來心不可得明日分明十四日現在心不可得春風處處花狠藉遂舉拂子曰金陵俞道婆來也他在瑯琊會下聞得無位眞人話後因丐者唱蓮花落云不因柳毅傳書信何緣得到洞庭湖遂大悟凡見僧至則云兒兒一日問安首座曰甚處來安云德山婆云德山忝乃老婆兒子安曰婆是甚人兒子婆云設上座一問直得立地放屎你看者婆竊得些子便會與

風作浪有時在高高山頂有時在深深海底有時躍諸佛頂顖有時卧衆生脚下可謂縱奪自繇所以一切人奈何他不得令人一味爭强爭勝動着便奪所以常被人奈何又舉拂子曰斷拂子化爲龍也吞却乾坤也且道縱卽是奪卽是喝一喝

吳山諸居士請上堂舉獅子端禪師因見弄獅子發明心要遂合彩爲獅子皮被之終日撒瘋撒癲或歌或笑一日有人譏之曰村裏獅子耳卽應聲曰村裏獅子村裏弄眉毛與眼一齊動開却口肚皮直儱侗不愛人取奉直饒弄到帝王宮也是一場乾打閧師曰恁麽則三世諸佛也是乾打閧歷代祖師也是乾打閧今日齋主特特入山設齋也是乾打閧山僧特爲陞座也是乾打閧設有人出來道者漢祇解說一邊話且道許他不許他良久曰癡人面前不得說夢

僧問昨日卽不問如何是今日事師曰知恩者少負恩者多進曰和尚還有爲人處也無師曰有進曰如何是爲人處師曰也是一場乾打閧進曰恁麽則雲在嶺頭閒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師曰又恁麽去也

進香普陀請上堂還要知第一義麽拂子是欆櫚做的拄杖是藤條做的要收大家好收要用大家好用

爲甚麽說個法身充滿於沙界普現一切羣生前便眼青眼黃且道畢竟喚甚麽作法身若見得徹眞觀清淨觀廣大智慧觀常願常瞻仰若聞得透妙音觀世音梵音海潮音勝彼世間音請問何故善財參德雲比丘於妙高峰頂却在別峰相見聻如是則觀音不在南海旣不在南海在甚麽處莫在動步處麽莫在下船處麽莫在風波險惡處麽若在諸處見得猶是座主見解到龍門者裏一些也用不着何故不見道明年更有新條在

剃度上堂金刀纔剪僧俗繇分袈裟未披智愚莫辨

若論最初一步說個未離兜率未出母胎只可依稀相似更要末後一句直饒目顧周行指天指地其如彷彿不同真是超佛越祖的漢揭開本地風光踢倒當陽獨露自然過達大方如或未然拈袈裟角曰也少者個不得且道者是甚麼不見道難足峯頭風悄然還會麼四長一短割截衣持喝一喝

送雲門湛老和尚木主入徑山祖堂上堂覺浪和尚白槌竟師曰拈鏡花捉水月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吹龜毛擲兎角兒孫不了還及祖禰到者裏撮土爲香恩仇莫辨揚歌當哭慶弔難明須是披雙徑圓雙目

列五峯開五位的方能斟酌設或大人峯無大人相寔坐峯只圖晏坐那肯管鵬摶峯展翅不展翅此事且置秖如有僧問國一祖師如何是道答云山上有鯉魚海底起逢塵且道是答他話還是別行一路還是格外提撕還是直指人心還是無義味語此等見解盡屬知解宗徒畢竟如何理會若理會得方不負我徑山法兄救時救弊一番苦心如或未然裂開片石成二位賓主何妨分不分喝一喝覺浪和尚結槌師下座

破闇法侄請上堂連日雨滂沱殷勤爲甚麼不因梅子熟爭奈爛泥何爛泥路殊難渡到者情知不動步鐘鼓交參海衆多主賓明暗無回互新豐一曲老龍吟法門骨肉方能和能和且置如何是我弁山法侄不動而至道理還會麼雨過雷驚千尺浪龍門更有一重關

上堂舉那吒太子析肉還母析骨還父然後現本身運大神通爲父母說法師曰既是骨已析了肉已析了身又如何現法又如何說良久曰見麼九曲嶺頭雲去作人間雨

彌陀寺請小參度嶺登山拖泥帶水爲道爲名必有所以若爲道道無可道若爲名名無可名無道之道道徧天下無名之名名滿十方名滿十方不動而變道徧天下無爲而成無爲而成雨落定是堦下濕不動而變天晴定是日頭出若作道理商量不妨弘教與諸人說說如彌陀經云雨天曼陀羅華其土衆生常以清旦各以衣裓盛衆妙華供養他方十萬億佛即以食時還到本國者個本國你還道理詮註得麼直饒文殊無說維摩默然總未夢見莫是一念不生是本國麼若作恁麼見解打折你驢腰且道過在甚麼處參

任嘉興府東塔廣福寺語錄

崇禎十七年甲申十月十三日入寺

司空譚埽菴居士請上堂師至法堂曰雲水家鄉意在雲水別行一路事在櫃那去此二途速道看衆無語師曰牛生三個子到老自拖犁遂陞座拈香祝聖竟師曰還鄉一曲開尸成乖故舊相逢轉眼即錯到者裏會得不妨省力若更說玄說妙道個無古人解語無眼人能觀却是抱柱洗脚把纜放船的漢有什麼用處昔日善才童子於福城塔廟見文殊象王迴顧獅子嚬呻便得根本智山僧道未夢見在既是根本智爲什麼向廻顧嚬呻邊得且道畢竟向什麼處得師乃左右廻顧曰山僧罪過不少還要識得差別智麼若識得便好與埽菴居士爲大人薦往如或未然德雲常在妙峰頂盡向別峰深處求喝一喝下座

上堂如是之法佛祖咨付山僧今日爲衆顯說了也還會麼良久曰若不會則莫怪山僧塗污你好人人盡要成佛作祖說悟說見不知汝作麼生悟作麼生見佛祖畢竟在什麼處舉廓侍者問德山曰從上佛祖向什麼處去也山曰作麼作麼廓曰勑點飛龍馬跛鱉出頭來山休去來日山浴出廓過茶與山山撫廓背一下廓曰者老漢今始瞥地山又休去師曰者個公案古今商量者不少不知却被德山作麼兩字惧却所以逢人見鬼胡喝亂道拖了個棒到處將父母鼻孔扭揑不知廓侍者一問諸佛諸祖全身顯現須是眼淸手便的人於此覷破說成佛也是說作祖也是說悟說見總是須知德山別有長處只是被侍者把得定道個勑點飛龍馬跛鱉出頭來德山休去到來日撫廓背一下廓曰者老漢今始瞥地可謂頭正尾正依舊把得住山又休去會麼會得則汝今得之宜善保護

上堂山僧到東塔已來上堂數次不曾見有無求而請者山僧亦不曾有無說而應者今日衆信却以無求故請山僧以無說故應可謂財施法施等無差別若向者裏領略得去拍拍合令句句超宗便好向百花林裏一葉不沾十字街頭橫來直往便好聽塵說刹說熾然說無間歇若是向意根下卜度道施主無求而求求而無求老漢說而無說無說而說此等見解做他法師使下也不得何故不見道隔壁炒荳香我在隔壁齅你也不與我我也不思量有個傍不肯的出來道既不思量齅他作麼衆中還有恁麼人麼

喝一喝下座

天寧寺修毘盧閣請上堂於一毫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驀舉拂子曰大衆看看寶王剎聲大法輪聲到者裏直得釋迦老子無暇旁通歷代祖師不遑曲暢須是個格外漢子於此識得盡虛空是個寶王剎盡三世是個大法輪無大無小無偏無圓無成無住無壞無空亦能有成有住有壞有空有偏有圓有大有小皆隨衆生根之淺深圓融行布行布圓融所以逗到天寧寺裏爲諸剎之獨尊闢一郡之隆替今日會首訖事特請山野於此閣中指出滲漏破缺處固是好事爭奈古人有語道昨夜雨滂亨打倒蒲萄棚知事普請拄的拄撐的撐撐撐拄拄到天明依舊可憐生試問既是可憐生又要撐他作麼若道莫不從此法界流究竟還歸此法界此是座主見解畢竟如何良久曰不是苦心人不知喝一喝下座

上堂有一句子虛中有實有一句子實中有虛有一句子虛中有虛有一句子實中有實者四句人人本有個個不無舉拂曰斷拂子有時四句作一句說有時一句作四句說若分疏得下不妨向四後句足成五句還有麼良久曰山僧自足去也遂下座

薦侍御曹石倉上堂四大本空五蘊非有久早甘霖俱開笑口只是不見了石倉曹護法各處叢林似乎掣肘且道他向甚麼處去也良久曰分明月在梅花上看到梅花早已遲

薦朱廣原司寇上堂持戒但束身非身何所束古人恁麼道處聲聽杓卜甚麼作持戒甚麼作非身山僧恁麼舉拚命嚼河鈍大衆今日葵石居士爲顯考三週忌歸入山在今先司寇一生護法定能世世作佛金湯奈何居士未能自信又入戒壇齋戒衆既聞戒已須信孝名爲戒何必又要山僧說禪說道以爲助

薦昔有一僧問曹山靈衣不挂時如何山曰曹山孝滿僧云孝滿後如何山曰曹山好顛酒天童頌云新孝滿便逢春醉步狂歌任墮市散髮猶夷誰管係太平無事酒顛人天童恁麼頌也是因齋慶讚山僧亦有半頌新孝滿好齋僧人人鼓腹去騰騰近日醉鄉風俗惡淨土何妨且共登大衆爲甚麼去則實不去生則決定生良久曰問取曹山

香莘庵請上堂現成公案不用如何撩起便行何煩側耳目前無法意在目前文殊與我携水去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普賢猶未折花來香莘庵啓華

嚴期深知經有無量品品有無量偈偈有無量言言有無量義將此法界收入香莖法界不大香莖不小奈何知音者稀又要別行一路佚會滿之日啓創大悲道場特請山僧為作證明然大悲有八萬四千爍迦羅眼復有八萬四千母陀羅臂於中或慈或威或顯或密能縱能奪能殺能活三根普利萬德全彰設有一個傍不肯的出來道大悲千手眼那個是正眼管教三賢膽喪十地魂驚何故聾不見道寒蟬抱枯木泣盡不回頭喝一喝下座

敬畏菴上堂盡言城市有山林古佛家風一徑深無

縫塔存靈骨在相携緇素共追尋尋不得兒孫脚下知端的斷橋橋斷斷還連臨濟名為白拈賊大衆無趣老人上傳臨濟正宗下接斷橋一脈可謂徹上徹下所以臨終偈曰皮袋付與丙丁公白骨斷橋隨衆末後道得好呵呵明月清風吟弄大衆皮袋既付丙丁白骨交歸斷橋畢竟將什麼吟風將什麼弄月良久曰為見烟霞生背面因知星月繞簷楹

攝心菴上堂桑麻曲徑舊日門闌寂寞家風無人能到所以啓明法侄別開一徑若依舊向外打團圞爭覓得個中心柱子不道你覓不得只是你用不得不道你用不得只是你見不親倘見得親雪盛銀盌鷺宿蘆花有什麼難辨若是一担芝麻十斗粟落在八斗糟中要尋個出頭路也大難在不如按下雲頭二六時中仔細看畢竟是何道理說得要行得且作麼生行不見道足跡不聞尋路者櫓聲嘗聽釣漁舟塌一喝下座

小參以有塞有將空道空和尚齋僧理亦通熨斗煎茶銚不同乃召大衆曰洞法師一生說心說性談有談空可謂說得一尺今日他眷屬以耕種之餘入山齋僧特請登座可謂行得一寸此真青出於藍者矣

在東塔門下卽不然要你說卽說取行的行卽行取說的乃卓拄杖曰者是行的如何是說的又卓一下曰者是說的如何是行的於此分踈得下許他貫玉相見設或未然無功來受祿寢食豈能安

石雨禪師法檀卷第五　終

松江府華亭縣信士朱爾干捐貲貳兩
嘉興府嘉興縣信士周必成壹兩
馮遂昌周在衆各壹兩馮球五錢梓

石雨禪師灋檀卷第六

嗣灋小師淨柱編

任杭州皐亭山佛日淨慧禪寺語上

順治丙戌九月十五日入院

山門維摩不二門密密難通彌勒樓閣門重重雜沓總不如寄移一步普門開法雨共霑甘露潤伽藍你是外護我為內護內外無私遇新華故祖師西天四七東土二三若人不會前三後三大殿巍巍堂堂只是者個者個不識許多回互要不回互別行一路且道別行那一路展開坐具大家看

切忌前瞻并後顧

入室據此室行此令若論曹洞雲門不用棒頭取證拈拄杖日且道者個木上座要他何用須知佛日開山老坐斷乾坤不放行咄

上堂拈香祝　聖畢師乃就座曰日日是好日登高也待重陽時時是好時收稻必須霜降若不登高焉知眼界之寬廣若非收稻安得香積之充盈所以道時節若至其理自彰秖如大眾要請山僧來應豈不是自彰的理出寶壽送者送迎者迎豈不是自彰的理過北新關此時賓主未分中途棲泊宿紫雲菴豈不是自彰的理過拱辰橋至畢屯裏到松筠亭雨露霑濡心田得潤豈不是自彰的理只為你大眾顧盼不及攀攬不着必待山僧登座指揮以為入院佛事殊不知換却諸人多少眼睛了也設若更要黃鶴峰兩翅蹁躚佛日峰輝光燦爛則山僧罪過不少不得已引古證今說過去說未來說現在要你按圖索駿因言會意各各遡流窮源觸着磕着那裏欠少一些那個智眼不具若是辜負己靈全仗山僧鼓兩片皮說開山本空禪師用木上座十三歲行腳震起佛日家聲至今不墜總不如松筠亭外承清韻流水橋邊

聽好音

監院化主請上堂衲僧本無事無事非衲僧會得個中意符來好奉行所以古今叢席得人則興失人則廢若是其人則富之與貧橫擔而走好之與惡直負而趨乃至任恩承怨超是越非盡是當家本色更要橫拖布袋為衆打街坊在山僧讚助不及中峰國師有個托鉢句子畧為舉似或與多出門拍手笑呵呵或與少但得慳囊開便了或言無隨緣善巧着工夫待得傾倉都捨與翻轉鉢盂渾不取且道渾不取教大衆喫個甚麼到者裏百千三昧無量義門一時現

前若真是個漢如經蠱毒之鄉水也不肯沾他一滴何故聻十萬八千圓滿日歸來一一報君知

上堂舉拂子畫圓相曰大衆看看三世諸佛跳不出歷代祖師跳不出一切若聖若凡總跳不出于中有個東西不辨南北不分的漢銜取一莖草來個個供養得着又畫一圓相中書十字曰三世諸佛向甚麼處去也歷代祖師向甚麼處去也一切若聖若凡總向甚麼處去也于中有個七通八達眼目分明的漢儘辨得餑饠饐子乃至珍饈百味從教沒處般動所以道把任則黃金失色放行則瓦礫生光黃金失色則野老謳歌瓦礫生光則野老顰蹙大衆此雖從上法式萬古規模且道黃金失色處野老何故謳歌瓦礫生光處野老何故顰蹙若分析得出不妨橫行直撞自在自由如或未然總不如橫肩布袋米個個不肚饑

為鷲林入塔上堂僧問百骸潰散皆歸土一物長靈何處安師曰你問那個長靈進曰暗地好驚人師曰度亾已竟進曰秖如死人路上有活人出身處活人路上死人無數又作麼生師豎拂曰且道者個是死是活進曰死去生來更不疑師曰拈一放一不是好手乃舉僧問曹山靈衣不挂時如何山云曹山孝滿僧云孝滿後如何山云曹山好顛酒師曰若向好顛酒處會得鷲林覺靈往生已竟若向曹山孝滿處會得無竭孝道已成若向靈衣不挂時會得大衆助往已畢雖然若要入他無縫塔日輪午後再商量

結制上堂祖師心印古佛過去久矣山僧只有斷拂一枝三十大光錢買的也解穿人鼻孔直饒你踢倒須彌踏翻海水繞四天下走一遍且問他草鞋繩斷也未所以道凡夫日用而不知凡夫若知即是聖人聖人亦日用而不知聖人若知即是凡夫佛日者裏總要往來絕跡凡聖情忘行也赤條條坐也赤條條逗到他浴鍋裏去見得既不洗塵亦不洗體忽悟水因尚是依教修行只可博他饅頭粉湯風麥樀子若要金襴袈裟直待彌勒下生何故不見道雞足峰頭風悄然喝一喝

上堂因襪瑞白和尚像僧指問曰和尚終日上堂為甚麼弁山和尚口挂壁上師曰恰好進曰秖如弟全歸兄一句作麼生道師曰更須歸父進曰歸後又如何師曰同時不識祖進曰謝師答話師曰還識祖麼僧禮拜歸位師曰一塲懡㦬乃舉拂子曰看看于此

鑒得定踏得穩那裏有干戈擾攘劍戟紛紜所以道道人行處如風行草偃開口則天魔拱手動舌則外道潛蹤還鑒得定麼踏得穩麼不得已說個銀碗盛雪明月藏鷺義解者喚作一色爭奈類之弗齊混則知處又道意不在言來機亦赴祇如此是言還動得些子麼動成窠臼還差得些子麼差落顧佇老僧如此判斷且道與義解者有甚麼差別若識得破卽喚做一人發眞歸元十方虛空悉皆消殞還知麼臘梅花放處何待曉春回

上堂僧齋僧金博金如鏡照鏡似心合心大衆今日具之履潛請山僧上堂欲令戒基堅固殊不知離金澤跨船舷早已破戒了也過嘉興由崇德早已破戒了也到塘棲入佛日登戒錄要羯磨早已破戒了也何故聻你向佛求是出佛身血向法求是破轉法輪向僧求是破和合衆俱不得戒若不向佛求不向法求不向僧求自然如珠走盤宛轉橫斜有甚麼留礙離金澤跨船舷也是就路還家過嘉興由崇德也是就路還家到塘棲入佛日登戒錄要羯磨也是就路還家雖然若是家親作祟也須識破始得須知者着子直是觸他不得背他不得所以寶鏡三昧道背觸

俱非如大火聚但形文彩卽屬染汚到者裏十個五雙未免坐在潔白地上不得已又說個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大衆既是夜半正明爲甚麼天曉不露良久曰爲物作則用拔諸苦

道懷禪人薦親上堂如是之法佛祖密付教家以經首二字爲指法之辭不知所指何法到者裏一場懡㦬不意雲巖老人寶鏡三昧付囑洞山也說如是之法佛祖密付不知早已顯說了也及乎道個汝今得之宜善保護大似將常任物私做人情只知智動君子不顧利動小人至今有得法保護之說不見秋來葉落春至花香時節若至其理自彰祇如今日羣陰剝盡一陽上升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焉有亾靈不能超脫則知今日道懷設齋薦親也是將常任物私做人情山僧應請也是將常任物私做人情大衆濟濟共臨法會也是將常任物私做人情如何得至公無私去不見道銀碗盛雪明月藏鷺

上堂舉拂召衆曰會麼此是波羅提木叉盧舍那佛已如是結千花上佛亦如是結千百億釋迦亦如是結此方教主亦如是結今日山僧亦如是結山僧且不是老胡孽隊他只會好肉挖瘡山僧要瘡挖好肉

如何是好肉只在膿滴滴處如何是膿滴滴處過去
佛已說未來佛當說現在佛今說且道說個甚麼過
去菩薩已學未來菩薩當學現在菩薩今學且道學
個甚麼噢有條攀條無條攀例
上堂召大眾曰還知萬方多難麼為甚麼法地不動
且問諸人喚甚麼作法地莫是清淨伽藍草木叢林
是法地麼此是凡夫膚見不勞拈出莫是沉空滯寂
凝神斂念是法地麼此是小乘邪見不勞拈出莫是
攪長河為酥酪變大地作黃金是法地麼此是如來
禪不勞拈出莫是泥牛吼月木馬嘶風是法地麼此

是祖師禪不勞拈出啊恁麼則居士設齋禪和應供
是法地了也似則似是則不是何故你若求福福在
東海你若求壽壽在南山縱饒中間踏得着立得穩
更須知有佛日一關在所以道句中別有意意中別
有句意句不相知方有汗臭氣不見初祖西來武帝
問朕布施度僧有何功德祖曰實無功德可謂醬中
明珠兩手分付爭奈武帝承當不下更問何以無功
德祖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
實可謂龍頭蛇尾武帝也解用軟尖刀法緩緩問曰
如何是真功德祖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

不以世求可謂轉見不堪武帝當將若有鼓猎狗的
手腳道個原來只是者般見解將初祖貶向法海邊
外焉得有今日事居士前到寶壽聞個無住相布施
話又向佛日設齋且道如何是無住的意還會麼良
久曰山僧借花供佛去也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
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元旦上堂山僧新拄杖是本空老人故物本空木上
座是山僧新用到者裏金刀剪不開金針縫不合日
往月來初無實跡新之與舊悉是假名若有一個干
戈不動自然坐致太平還有麼有則和神養素無則

慶無不宜珍重
葛去浣居士為顯考屺瞻先生請對靈陞座江山有
隆替日月示往來不有斯文王誰將慧眼開屺瞻翁
屺瞻翁性既不生不滅身能全始全終為佛法之金
湯也感緇流之巳識面未識面共山僧而助悼續孔
門之慧命也使後學之巳及門未及門同孝子而追
蹤至于處淅而不居入闠而不出此翁之末後風光
也且問即今安身立命畢竟在甚麼處良久曰大眾
還聞麼若不聞山僧代為下個註腳南浦綠波靜西
湖煙雨寒珍重

攝心菴上堂領衆托鉢鉢盂口濶一任將來有戶無
舌無舌人語最真木人撫掌石女嚬呻十字街頭鬬
門閉戶三家村裏絕跡無人逗到攝心菴裏來鳴鐘
擂鼓設席肆筵要山僧陞座且道是何心行他要問
我父母兄弟一門出家今日同衆居士圍繞法座豈
不是人是則是不見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咄向
甚麼處去也雪消溪水活又見一年春

解制上堂夜半金烏突出難辨日中玉兔覿面猶迷
齊彭殤一生死儒家之妙唱卽生滅非生滅釋氏之
玄提露柱懷胎特牛生子且道作何詮註不得已說

個格外提撕便有結制解制開堂陞座說參說悟諸
事還有知非的麼若肯知非一期所修所證所得所
悟纖毫吐不盡俱成禍患所以僧問趙州初生孩子
還具六識也無州曰急水上打毬子又問投子急水
上打毬子意旨如何子曰念念不停留可謂漏泄家
風矣諸仁者各各既有如是威光爲甚麼被山僧拂
子穿却左不能左右不能右還有脫得的麼莫將送
客風翻爲留客雨珍重

上堂南天台北五臺朝隨雲出岫暮踏月明回所以
佛日山門八字打開也不管你法爾如然也不管你

神通妙用一任往往來來只是一宿一供雖是淡飯
黃虀也要和風相送秖如昔日文喜問文殊此間如
何住持文殊曰前三三與後三三且道畢竟是多少
若道得携五臺山向佛日寺裏來若道不得携佛日
寺向五臺山裏去還有麼良久曰山僧代道去也昔
日文殊曾看毋倒跨金毛獅子來喝一喝

上堂卓拄杖曰天高地厚又卓曰日左月右無不照
臨無不載覆今之古之法法何咎爲甚麼黃鶴峰與
仙姑洞商量將一切狐猨野干驅逐在法海邊外使
水鳥樹林同聲念無量壽雖則因齋慶讚爭奈三日

口臭何故南泉祖師云三世諸佛不知有貍奴白牯
却知有且道知有個甚麼明年五十一去年四十九
爲甚麼今年不道師忽展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復卓
拄杖曰還會麼不見道父母所生口

上堂召大衆曰現成公案放汝三十棒汝還甘麼若
甘則如蟲禦木偶爾成文若不甘則明珠在淵如何
撈摝黃帝遊于赤水因罔象而得之一人傳虛萬人
傳實開山本空禪師爲問一龍爭珠而失之一人傳
實萬人傳虛到者裏虛之與實隱之與現如何分析
今日山僧以禪說戒因戒說禪且道是虛耶實耶隱

耶現耶若謂是虛爲甚麼道白月則現若謂是實爲甚麼道黑月卽隱若謂是隱爲甚麼道胡來胡現漢來漢現若謂是現爲甚麼道胡漢不來全無伎倆干此分疎得下不唯扶起本空抑且捺倒老漢如或未然說個戒如明月珠亦如淨滿月屈

上堂道道嶺外猿啼簷前雀噪不道不道到卽不點點卽不到以拂一拂曰釋迦老子來也汝諸人爲甚麼眉間白毫大光普照汝還見菩薩處林放光濟地獄苦令入佛道麼汝還見佛子未嘗睡眠經行林中勤求佛道麼汝還見受具足戒威儀無缺淨如寶珠

以求佛道麼若見則白日青天飛星閃電若不見則夜光投人鮮不按劍今日日新居士爲父母求薦爲生母求福又爲自己求進道無魔要山僧作個證明山僧念過一遍法華經了也還當得證明麼若當不得再勞大衆爲渠向父母未生前道一句看秖如香嚴不會父母未生前一句直至擊竹纔悟說個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且道他還會也未莫被他瞞好還有不受瞞者麼良久曰春夢未醒先入夏普郴相送採茶歌

硤石惠力寺上堂舉世尊一日勅阿難食時將至汝當入城持鉢阿難應諾世尊曰汝旣持鉢須依過去七佛儀式阿難便問如何是七佛儀式世尊召阿難難應諾世尊曰托鉢去山僧則不然有問如何是七佛儀式向他道待鉢滿歸來向汝道不知與世尊是同是別良久曰兩山相硤千年寺流水中分萬姓家珍重

上堂師舉拂子曰觀音菩薩來也應以比丘身得度者卽現比丘身而爲說法昨日事已過去了應以居士得度者卽現居士身而爲說法今日重新又起頭到者裏觀音禮大士大士禮觀音求人不如求已求

已不如求人直得刀割不斷剪剪不開山僧但可旁通大衆只堪曲暢昔日曹山問德上座曰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作麼生說個應的道理德曰如驢覰井山曰道則太煞道只道得八成德曰和尚又如何山曰如井覰驢曹山只知入海救人不顧通身泥水秖如山僧今日應齋一句又如何道良久曰能知六月炎天雪定識三冬枯木花

錢聖月居士請陞座隱顯殊途存亡各異常人之情見彭殤一致生死齊觀智者之心期若經道眼猶是隔靴搔癢隔羅見月得入維摩不二法門直得覓他

病處不得生處不得死處不得到者裏說個郡侯安人全體獨露巳是不堪何況更修追悼雖然公于唯識宗旨生死以之夢衆以之巳知山河大地明暗色空都是識體山僧有一問既知都是識體爲甚麼道生滅與不生滅和合非一非異名阿賴耶識能于百尺竿頭更進此步則虛空粉碎何須顧大地平沉不用疑珍重

德藏寺爲修殿請上堂大功無功因眞果的大德不德形端影直慣聽沒絃琴閒吹無孔笛三十餘年思故鄉及至故鄉人不識人不識打動鄉談俱縣額還

知鄉談麼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此個鄉談從威音王佛傳至如今不論男女僧俗富貴貧賤俱能傳誦于中智不能知識不能識所以達磨特特西來要傳此法門梁武帝問曰朕造殿修佛有何功德磨曰並無功德又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磨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磨曰不識卽此不識直接上根其奈小根下劣聞此無功德無聖不識便擬無因果才有施爲叱爲有漏善因盡是人天小果一文不捨專事空言殊不知此無漏善因全在施爲動作處能以無漏心修無漏殿無漏心裝無漏佛無漏心植無漏因無漏心得無漏果便見人人各有一所殿堂只因中間佛不靈聖勞他善衆領首敲梆打鈴祇要喚得你靈便見人人各有一段因果只是中間稍有差悞故勞他諸佛說個因該果海果徹因源還知麼大家出隻手扶起不須疑珍重

西林寺上堂昨日不着便今朝更莫疑鉢盂安個柄也要大家知說佛說祖是鉢盂安柄說菩提說涅槃是鉢盂安柄說向上說向下說佛未出世說威音巳前總是鉢盂安柄所以三藏十二部一切修多羅盡謂之附贅懸瘤雖然一人所在也要到半人所在也

要到要識一人所在麼直得三世諸佛口挂壁上要識半人所在麼諸佛諸祖傳法利生所以此事不當容易歷代祖師上堂說法只要你會取一人所在亦因你人人有分所以云百姓日用而不知百姓若知卽是聖人聖人亦日用而不知聖人若知卽是凡夫又云知之一字衆妙之門知之一字衆禍之門更能于此開看合看左看右看忽然一日會去有甚麼難昔有婆子送錢與趙州轉藏州遶禪床一匝婆云我要轉全藏爲甚麼只轉得半藏此可作一人半人所在一大詿脚又舉拂曰會麼西林更有西林寺且把

西林作樣看

上堂春無三日晴春無三日雨雨既不足憂晴復何須喜憂喜既無永絕生死生死既超壽之與夭老之與少何彼何此爲甚麼僧問趙州年多少州曰蘇州有又僧問壽山年多少山曰與虛空齊年若有問佛日年多少答他道五十五中有一句與佛祖爲師有一句與人天爲師有一句自救不了簡點簡點看

薦亡上堂昨日齋祖師既已書符呪水今日薦亾僧一任煉紙燒錢若問祖師來不來亾僧度不度山僧終不爲伊指東話西轉生作熟何故聻東塔有個澄

泉老衲自少親近我慈舟師翁稍見一班便隱迎陽至雲門先師繼王東塔又以師禮事之及山僧復繼王席亦以師禮相待不異法門骨肉觀其訓徒有禮治家有法有事不避無事不求至于垂老示病吾終可謂深得應門大體者矣奈何有時隱隱可欬作聲爲孝孫者欲爲薦往唯恐不順孝道不爲薦往又恐不順孝道要山僧爲伊下一轉語山僧戶門窄特請大衆下一語看還有麼海爲龍世界天是鶴家鄉

清明上堂石頭祖師道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且道即今是什麼時光莫只聽東隣子哭父西舍母哭兒家家踏青草處處紙錢標還算得不虛度麼山僧幼時記得一頌曰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咦好個消息三千里外切忌錯舉

紫雲菴小參燕語鶯啼非耳之所能聽花紅柳綠非眼之所能觀於此會得步步有出身之路不妨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用拈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用昔然燈佛與衆同遊忽指地云此處宜建一梵刹中有賢於長者拈一莖草插向指處曰建梵刹竟諸天散花讚善今有一等癡人見得如此省力便云何必用許

多棟梁椽柱金碧交輝方成梵刹殊不知許多莊嚴能向一莖艸上脫出模子來便成佛事若不向此一莖草上脫出盡屬世諦流布如長修居士以來紫堂供佛深體給孤長者之心立願永爲一方福地又於今月結餘生社山僧因名之曰紫雲菴取牛頭紫雲如蓋有異人故事且問衆中誰是異人若道總不是爭奈大家在此蓋覆下若道總是山僧有個驗處遂高聲曰速道看雖然舊隔開田地一度籭來方始休

梅溪菴上堂古今天地古今日月古今人事有條攀條無條攀例祇如蟠桃花三千年一開三千年一結

猶可攀攬若是優曇鉢花時乃一現且道向何處湊泊有一等義解者流便道時之義大矣哉時不可失時然後言時節若至其理自彰今日睦府張氏恭人八十壽且請山僧慶讚以世法論之可謂多壽更能于無量壽佛念取一句細看此一句佛前念非古後念非今忽然前後際斷彌陀古佛面目全露昔有僧問趙州年多少州曰蘇州有還攀攬得麼還湊泊得麼還義解得麼不獨山僧難爲轉款卽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直得口挂壁上何故聻明朝持鉢去又過一村庄喝一喝下座

王伺鑾居士請陞座生如寄寄跡猶存死如歸歸蹤何處到者裏一人發真歸元一人虛空悉皆消殞十人發真歸元十人虛空悉皆消殞千萬人發真歸元千萬人虛空悉皆消殞若不消殞便有陰陽相隔存殁相違若孝子能于違隔交感之際覺得音容如在便知今日怡庭公的落處怡庭公有靈亦知今日孝子落處豈不子從父生父因子存所謂金刀剪不開卽此義也昔有送喪者歌郎振鈴云紅輪決定沉西去未審魂靈往那方孝子哭云哀哀旁有禪者聞之大悟且道悟個甚麼□□無住跡西土莫留神珍重

清河菴上堂以拂子打圓相曰會麼領衆托鉢鉢盂口濶若欲說法有口無舌無舌人語最親只要時人聽得真聽得真清河菴是女叢林大衆從來說大道不分男女相爲甚麼分男分女會得者倜儻分明不會者未免世諦流布昔日舍利弗問月上女曰汝何不轉此女人相女曰我曠劫來覓女人相了不可得不知當何所轉若真到覓女人相不得不妨穿衣不見有穿衣相喫飯不見有喫飯相迎賓不見有迎賓相待客不見有待客相如此可稱獨脫丈夫遊行無礙今日寶臺菴主爲自己誕辰要山僧與他證據知非之日還知非麼若知得則無少無壯無老無病無生無死方不負此一場熱鬧山僧恁麼告報可謂棒打石人頭嚗嚗論實事又舉拂曰會麼徧界稻禾香芰荷香更甚擲拂下座

龍門上堂師拈疏曰卽此物非他物會得者言滿天下全無口過不會者佛祖家風一時漏泄不漏泄有煩維那善爲宣說遂登座宣疏白椎竟乃舉乾峰曰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着落在第二龍門則不然舉二不得舉一放過一着落在第一且道與乾峰相去多少良久曰多少且置祇如山僧未到者裏與人說

青道黃說玄說妙說修說證說消災說獲福說鳶昇說超度乃至說戒說定說慧既到者裏爲什麽口掛壁上且道者裏是甚麽所在鸚䳇峰爲汝道了也向汝道甚麽莫爲汝轉根本法輪麽根本法輪是有耶有惟汝自有根本法輪是無耶無惟汝自無與鸚䳇峰有甚交涉所以東坡居士說個溪聲是廣長舌山色是清淨身後有箇點道溪若是聲山是色無聲無色好愁人且甚麽處是無聲無色處莫是鬼窟裏作活計是麽莫是靜悄悄處是麽大遠在莫郎于色上見取個無色的聲上聞取個無聲的麽且無色的又作麽生見無聲的又作麽生聞乃舉拂子曰喚什麽作見又敲拂子曰喚什麽作聞到者裏信得及豈不灑落豈不解脫所以道一入信門便登祖位既登祖位說青說黃也得說修說證也得說玄說妙也得說消災獲福也得說鳶昇超度也得說戒說定說慧也得乃張口曰你看老僧舌頭在麽喝一喝下座

浴佛日徐長修居士請上堂戒生定定生慧顆顆明珠海神不貴慧生定定生戒處處玲瓏實無縫罅到者裏詮註不得比量不得只得舉起個泥牛吼月木馬嘶風慚愧時流那向者裏說是格外之談說是向

上一着說玄說奧殊不知本來面目塗汚了也更追思黃面老子降王宮出母胎周行目顧手指天地學他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之旨盡是依草附木的精靈有什麽自繇分若是自繇的終日孤迥迥活潑潑徧着便消磕着便碎直是停機佇想不得所以潙山向仰山道寂子速道莫入陰界比如現前有人語話一般如何分別得他在陰界不在陰界所以自爲則易爲人則難難易且置今日徐長修居士因設戒壇中要山僧舉揚個事諸戒子又要山僧卽在曲彔木上布施戒到者裏類之弗齊混則知處試問如何布擺還有布擺得的麽波羅提木叉相親應當學敬謹奉持

石雨禪師法檀卷第六終

嘉興府東塔雨花蘭若
弟子淨介施貲五兩鐫

石雨禪師灋檀卷第七

嗣灋小師淨柱編

任杭州佛日淨慧禪寺語下

結制上堂僧問開選佛場續諸佛之慧命登寶華座振洞上之玄風還有不涉化門一句也無師曰有進曰如何是有的道理師曰皐亭石鼓鼕鼕响僧打一圓相以坐具作呈勢師曰放汝三十棒乃曰選佛場開只要個心空及第的人既是其人便能善通個消息若一機一境問答語言轉身拂袖以爲能事教山僧何處與汝分個優劣係又何處會得舌根談而不

談的道理若會得終日穿衣不曾挂着一縷終日喫飯不曾嚼着粒米稍不如是一入門來便死在佛日語下要見佛日重輝也大難在還要見佛日重輝麼倒騎黃鶴峰何須問彌勒珍重

上堂師舉拂子曰看看有心所作難成無作隨緣易就到者裏迷之與悟聖之與凡直是刀剪不開所以二僧一齊捲簾便道一得一失二僧同時下喝便道賓主歷然二僧共入法堂便道一迷一悟近日宗師家要具如是眼目豈能容易山僧忝王此席只解喫飯時知得茶味甞苦時識得甜味甞辛時却知酸味

便要與古人抗衡自知慚愧今日菴主以設浴入山請揚般若貴期徹悟發丈夫心立丈夫志要與天下比丘尼出戶氣美則美矣若要種族須看上帶如昔空室道人因看法界觀有省後在保寧設浴揭榜曰一物也無洗個甚麼纖塵若有起自何來道取一句子玄方可大家入浴又曰盡謂水能洗垢焉知水亦是塵直饒水垢頓除到此亦須洗却大衆且道水垢既除洗個甚麼於此會得悟迷有甚麼難辯凡聖有甚麼難分雖然佛日者裏更有事在且道是甚麼事若到諸方切忌錯舉

上堂僧問人人氣宇如王爲甚麼觸着便生窒礙師曰還見方纔孩子麼進曰也是某甲爲衆竭力師曰哆哆啝啝說個甚麼進曰從教大家自在去也師曰一任踍跳問坐斷十方猶點額密移一步看飛龍如何是密移的事師黙然僧禮拜曰謝師指示師曰飛龍聾僧便喝師曰灼然不見乃曰寒風落葉格外錐鎚夜雨空堦個中爐鞴於此會得纔發心來所求皆遂如或未然不免引古證今蘇子由參佛印曰麤沙供佛佛喜受怪石供僧僧不嫌空手遠來還要麼更無一物可增添佛印曰空手呈來放下難三賢十聖

衆頭有此般供養能歆享木馬泥牛亦喜歡子由可謂抱贓叫屈佛印也是將錯就錯總不如今日施主設齋供衆一飽能忘百饑老實求福要福求壽要壽求般若要般若且道般若還求得麽者裏也須子細不見龐公道難難十石油麻樹上攤龐婆道易易百草頭上祖師意靈照道也不難也不易饑來喫飯困來睡且問還依那個即是若是總依般若豈有三路若只依一路爭奈公案不圓若總不依則莽莽蕩蕩畢竟如何還聽見方纔孩子聲麽不見道如世嬰兒五相完具

上堂師召大衆曰今日水月菴主爲求干戈寢息天下太平要山僧陞座與他道取一句山僧任持事繁仰勞大衆代答一句看衆下語不契遂下座曰牛生三個子到老自拖犁

雲泮師請上堂僧問雲師入山爲是因尋故舊爲復就裏呈機師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進曰賓主相見所談何事師曰忪者不會會者不忪進曰不落宮商曲陽春和者稀師曰我只會唱個打草竿進曰相逢謾道空歸去洞戶桃花也笑然師曰看取露柱辭拂坐具歸衆師曰錯問師子遊行不求伴侶忽遇道伴交肩一句請師道師曰我若裏不道進曰爲甚麽不道師曰不見有道伴進曰一種沒絃琴惟師彈得妙師曰放汝三十棒乃曰天無私不蓋地無私不載人無私不和且道主山案山今日商量個甚麽于此會得客聽主裁不會則主隨客便我雲泮兄自先師遷化任個菩提山子不涉世緣一任松參雲漢竹迸柴扉可謂得計何故又損戶暇之餘齋我數百衲漢且道是何心行若要舉揚先師宗旨爭奈先師無宗旨遂舉拂曰旣無宗旨且道者個又從何處得來若分疎得下大家相聚喫茎虀爲甚麽喚作一茎虀入地

獄如箭射參

紫雲菴開光上堂師舉拂指曰看看六鑿未分全體虛玄一爻纔動妙用無際到者裏合不爲一分不爲二乃可觀天文察地理知休咎識生死雖然若要施五彩列五眼全仗此一毫頭上放光動地始知肉眼則礙天眼則遍法眼觀俗慧眼觀空且道佛眼要他作甚麽雖然無用也要伊燈燈相續代代相承祇如西天四七東土二三直至於今光徧大千爲甚麽又借兒孫得力方見雙眼圓明瞥莫不是從此法界流還歸此法界麽此猶是敬意若能易短爲長轉麤作

細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爲酥酪猶是以幻修幻且道更有向上事麼鴨欄挖裏木仍舊是栴檀

相續生求嗣請上堂夜天月冷白兔懷胎曉洞雲腥神龍孕子世出世間何彼何此一入信門沿流不止所以道信爲道元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根秖如相居士爲世間法求子爲出世法求道是他信心切處麼逢干戈而不俊遇禍患而不侵是他信心切處麼發心至此途路迢遥盜賊無干虎狼不懼是他信心切處麼似則似是則未是何故弊將雲間移向阜亭山阜亭不知你還知麼若知得真是信心切處將阜亭山移向雲間雲間不覺你還覺麼若覺得真是信心切處且道搦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又是甚麼道理良久曰參取去

啓建保安道場小參師召曰大眾眾俱廻顧師曰者裏非哀樂所及非禍福所到亦不名凡聖同居處亦名方便有餘處若覷不破立不穩踏不着便有山河大地明暗色空遮汝眼睛聲色貨利役汝心處以至生死輪廻無有了期若覷得破立得穩踏得着那裏有山河大地明暗色空遮得你那裏有生死輪廻得你那裏有聲色貨利役得你卽今萬方多難也有趨吉避凶者也有趨凶避吉者若是有智王八二俱不受今日一方善信建此道場畢竟有何功德昔日達磨老胡說個功德實無爭奈蕭帝不肯全身擔荷致使凄凄渡江九年面壁若肯向無功德處擔荷將來曾取一色一花一香一味一頂禮一合掌一低頭語言談笑咳嗽掉臂盡入此無遮法會無非解脫道場且道無功德處畢竟如何擔荷良久曰目前景物人皆見取用誰知各不同喝一喝遂下座

薦亡上堂昨夜西風蕭瑟曉起日光失色不作佛法商量管取度亡事畢大眾爲甚麼不許作佛法商量

秖如道佛身充滿於法界爲甚麼天地懸殊普現一切羣生前爲甚麼陰陽相隔隨緣赴感靡不周爲甚麼生死離別而恒處此菩提座爲甚麼日上月下會得者四個爲甚麼死人頭邊有活鬼若不會活人頭邊有死漢珍重

誦藥師經小參僧心月現容意泉清賓主相逢合談何事到者裏轉得身吐得氣不須更造續命旛燈修諸福德自然人有無量壽壽有無量福福有無量樂如或未然然燈造旛放生修福一些也少欠不得倘能依教奉行易短壽爲長年轉愚癡爲智慧有甚麼

難處且道因齋慶讚一句又如何委悉良久曰藥音
樹下傳消息看取琉璃遍界光
遠思曹司理為太夫人慶壽請上堂心心心念念念
無壽相有定限大衆既無住相為甚却有定限若能
呑起金剛威逢山把柁遇水乘車踏斷溪橋踢倒山
門掀翻法座喝散大衆始見蓮華峯現瑞黃鶴峯呈
祥看取蟠桃一會儼然猶在若論佛日宗風在須扶
起法座喚回大衆整理山門接起溪橋依舊陸行車
馬水渡舟航穩到家庭抱子弄孫呼奴使婢看取靈
山一會儼然未散如或不然下壽六十歲中壽八十

歲上壽一百歲忽有個長老出來道今日遠思曹司
理護法為太夫人壽誕請師上堂為甚麼說佛說仙
說人到者裏山僧妙語只可旁通大衆玄言秖堪幽
暢且道如何是通暢一句良久曰散心雜話信施難
消
昚虛堂主請上堂僧問個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
分不分如何是體師曰佛殿東南缺一角進曰如何
是用師曰脚跟下進曰如何是體中用師曰香爐缺
兩耳進曰如何是用中體師曰拂子頭邊無限春師
舉拂召衆曰今日拂子拖累諸人去也還有轉得身

吐得氣的麼你若向拂子頭弄機鋒呈轉語如日中
逃影相似走愈速而影愈隨矣不是拂子有如是威
光有如是能只是大衆尋常日用為物所轉無能
自由所以拈出拂子見着便粘住若於此脫得自然
於物物頭頭上不作冤親見不作逆順見不作爾我
見便是獨脫丈夫山僧如此說話也是入水拖人自
救不了何故今日堂主又要山僧為他薦亾秖如薦
亡一事或看經可以使經力或持咒可以使咒力或
齋僧可以使僧力乃至修橋砌路等福可以使福力
以拂子擊座曰到者個曲彔床上又無情諸又無道

理又無言句又無可為人處畢竟作何薦拔若於此
信得五僧度一鬼了此不信一鬼度五僧擲拂子曰
險
玄珠關主請上堂僧問透關的人來如何接待師曰
不接待進曰為甚麼不接待師曰只為他透關的人
進曰若然則禮拜和尚去也師曰錯錯問玄珠護千
赤水為甚麼又要求出師曰你者問何處得來進曰
舉起撈摝無蹤放下普天匝地師曰忽然泥沙混時
如何進曰有水皆應師曰不是不是乃曰十方同聚
會個個學無為既是無為又如何學此是選佛場心

空及第歸且道歸向甚麽處去大衆相集未久只因題目未見所以只將個窓下擬的燈下讀的到者裏十個有五雙不濟你看或菴參此菴與到此是選佛場此菴便震威一喝或菴大悟作偈曰商量極處見題目途路窮邊入試場拈起毫端風雨快者回不作探花郎你道他見的是甚麽題目入的是甚麽試場拈起毫端做的是甚麽文字為甚只說不作探花郎今時流輩便作狀元郎去也所以是者等人下者等鉗鎚便承當得去你看他不等到心空及第歸便一喝喝住若是初修後學話也被人喝住了還要念盡

方歇是此等人如何下得驅耕奪食的手脚適纔僧問玄珠赤水雖也恰好待山僧道忽然泥沙混將如何便見不堪又焉能消得出關齋供忽被索取依簽串竟將何抵對擲拂子曰參

彌陀誕日為剃度上堂山頭昨夜剪新芽體露金風正寂寥更問出家求解脫我王庫內無此刀大衆既無此刀將何作個剃度佛事到者裏說個無量壽佛是今日生且道既稱無量壽為甚麽說今日生既是今日生為甚麽說無量壽於此分疎得去佛事已竟如或未然更要說個身口意清淨是名佛出世身口

意不清淨是名佛滅度此等盡是不了義語所以今人更要覓個身口意清淨的境界秖如三羯磨三皈依是清淨境界麽錯求懺悔發弘願是清淨境界麽錯搭衣剃度受持戒法是清淨境界麽錯會得者三錯不妨將錯就錯忽有人問豈非大錯你又如何答他良久曰有漏依舊無漏木杓

冬至上堂銅墻鐵壁撞頭磕額窩移一步逼個消息若待舉頭天外看飛龍直饒駿馬良駒追踪不及恁好消息汝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只知嚴淨毘尼高登戒律那裏曉得昨夜子時初刻灰飛六律

山僧只得整備個無底壺沒孔笛要你大家和取太音一曲背取玄酒一滴呵呵且道太音是甚麽曲玄酒是甚麽味若道玄酒淡味太音稀聲都似揚聲止響何處有衲僧氣息如何是衲僧氣息不見道冬陰莫虛擲僧問一陽已動五位纔分如何是不遷義師以拄杖東觸西觸進曰不遷意旨蒙師指出格一句如何道師曰拄杖無頭進曰推出五位逼前徑裂破三關世界穿師曰為甚麽斷進曰石虎嘯峰前去也師下座

上堂昨夜纔添一線長今朝便擬繡鴛鴦金針欲度

誰能度屋後臘梅空自香大衆你道金針是有耶爲甚麼不度與人道是無耶爲甚麼繡於此諦當得即是菩提涅槃即是諸佛真體即是親得戒法即是大解脫場便好說道三羯磨時早已破戒了也便好說淫怒癡即是戒定慧雖然於如來禪始得若是曹洞門下直須橫抽寶劍斬諸見之稠林妙叶弘通絕蕩端之穿鑿不知誰是其人良久曰還會冬至起頭九麼一九二九相喚不出手喝一喝

薦亾上堂鐘中無皷響皷中無鐘聲鐘皷不交參句句無前後此等說話古人做到細膩處方能如是論量若是初修晚學聽得鐘皷一齊震動便覺分疎不下雖然便恁麼去即是在天而天在人而人在六道而六道在輪廻而輪廻更須知在天非天在人非人在六道非六道在輪廻非輪廻方稱了事人今日石微禪者爲薦母設齋請山僧上堂要許多清淨僧衆爲汝超度汝還知母落處麼若知得度母已竟如目連尊者爲尋母落處卻在地獄裏相見放聲大哭求脫無由乃於七月十五日設盂蘭盆會求仗清衆僅得生天殊不知母親不在地獄不在天上亦不在人間且道在甚麼處若知得落處則應時超脫矣又豈止生天而已哉大衆各各所生父母今在何處乃至過去父母復在何處試說看一僧出衆頂坐具曰某甲供養父母去也師曰不孝之子一僧問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將甚麼說法師曰冬不寒臘後看

上堂應以比丘身得度者即現比丘身而爲說法應以比丘尼身得度者即現比丘尼身而爲說法正當比丘說法時衆中無有一比丘尼者正當比丘尼說法時衆中無有一比丘者還會麼若道默時說說時默無法可說是真說法此等見解只可做得座主使下我者木上座自從開山本空祖師傳到如今他不甚肯放人過今日要與大衆論量諸大德既是默時說者木上座即今現在說法但不知所說何法華嚴耶阿含耶方等耶般若耶法華涅槃耶試說看衆下語師俱曰不是不是維那結椎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遂下座

爲剃度上堂胡三黑四張七李八治世語言皆順正法佛日者裏也無心傳也無妙法只要機敎相投有問有答答若不在問處莫怪我松篁橋滑舉丹霞劃草因緣師曰你看他有甚禪道佛法麼有甚奇言妙

何麽也只是一個覩機逗教一個依教奉行若差些子則不順正法若不順正法則一戒應當學敬心奉持

化王爲親請上堂智者一言快馬一鞭便恁麽去猶涉聠纖卓拄杖曰松篁橋水逆流了也既不見地復不見天又何處見有人物龍仙又卓拄杖曰松篁橋水順流了也一任你蓬頭赤脚顛蹶倒十萬八千要將惡因緣勸作好因緣又要山僧將他三參八毋從九地之下超歸九天喝一喝曰消得龍王多少風

平湖衆居士請上堂塵說刹說熾然說無間說釋迦老子恁麽告報大似卿自用卿法塵聽刹聽熾然聽無間聽山僧恁麽舉揚也是吾自愛吾廬若要主賓互換父子叶和且看今日化王與施主同參若施者受者一齊說且道聽者是誰若受者施者一齊聽且道說者是誰呵呵還見月下孤舟漁子箇麽自家吹與自家聽

臘八道俠禪人爲親友請上堂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着落在第二古人恁麽舉揚大似開眼說夢今日說個孝名爲戒亦名制止孝順至道之法山僧亦是開眼說夢道俠禪人爲薦親友要山僧普入遊夢三

昧還見昨夜明星獨露麽致使好夢難成有個公案爲汝拈出昔日十地菩薩夢見衆生身墮大河欲救渡過忽然猛省且道省後如何若道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你看者千二百五十人俱是個甚麽良久曰一百應當學敬謹受持

衆戒子請上堂恁麽也不得不恁麽也不得恁麽不恁麽總不得過去事已過去了恁麽也得不恁麽也得恁麽不恁麽總得未來何必預思量無可得時與麽得與麽得時無可得即今即道即今句臘梅花裏水仙香大衆且道臘梅花裏爲甚麽却是水仙香古人道持戒但束身非身何所束大似不曾覩菩薩戒在何故比丘束身不犯菩薩束心不犯設有個人出來道持戒但束心非心何所束又作麽生祗待他良久曰途中善爲

除夕火頭請小參小盡大盡同歸於盡小年大年等是一年若是知時識節的漢自然古今慮絕新舊情消更須跟脚堅牢田地穩密不妨覩雪峰木毬打普化觔斗吹無孔笛善解改腔彈沒絃琴偏能易調倘不如是便去念貧米無春笑富粉磚磨畫虎衛凶桃符捉鬼直饒唱到普天樂步步高總屬世諦流布是

非留於心憎愛存於念胸中如沸湯相似何時有休歇處更有一等界肯回頭只解揚湯止沸又誰知有竈裏抽薪的方便還要竈裏抽薪麼問取火頭看

元旦上堂一輪始耀萬物維新信手拈香普天共慶低頭作禮匝地同歡榮耳目之親情知雲月是同崇玩弄之好須信溪山各異且道今日吉祥方在甚麼處良久曰眼底休尋兩道眉

初三日解制上堂僧以坐具打圓相曰佛祖聖賢為甚到者裏不肯住師曰途中善為進曰嶺上數枝梅長空一輪玉師曰此去長安不遠進曰赤體無依表分身萬象中師曰甚麼人境界進曰別行一路人難識借婆衫子拜婆年師曰草鞋纔斷也未進曰伏惟和尚萬福師乃曰人人藤斗笠個個水雲包出門踏著草途路轉迢遞到者裏不倒斷得一回直饒說個回途得妙就路還家便是千里萬里昔洞山辭雲巖巖問向甚麼處去山曰無巖曰莫還鄉去麼山曰無巖曰幾時回山曰待和尚有住處即回巖曰此去難得相見山曰難得不相見今日若道難得相見便生幾多情見了也只因洞山是個得的便道個難得不相見有他何等穩密何等把細佛日期中豈少一知

半解只是到者些原委處未免走作即今你要東去西去不見古人道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又云出門便是草又云不出門亦是草便見舉措不得只因你不能向異類中行且道異類又如何行乃屈指曰一雞二犬三豬四羊五牛六馬為甚麼七人不道參

即晚陞座辭眾曰一期圓滿可謂有始有終若論本分家風一落始終必不免於始終之患須知本自無始又何有終今人不解自推只管向外推求推到伏羲神農黃帝以上說盤古便為分混沌之始不知盤古是個甚麼混沌是個甚麼若看一念未萌以前父母初生之際豈不真是盤古真是混沌只因不覺總在始終裏面安身一有始終便有生滅便有輪迴所以一切聖賢苦口教你參禪參到一舉一動亦無始終處便是就路還家便是出輪迴處且道始終畢竟如何免得你且將年月日時推看推到一剎那際如擊石火閃電光相似以拂子擊案曰如者一響說他始也得說他終也得說他生也得說他滅也得若再推到初生即有滅再推到當處發生隨處滅盡再推推即是不生不滅便好孤迥迥峭巍巍一任逆來順往七縱八橫蹋倒便行撩起便走有甚麼拘戀處便

是鮮睨丈夫便是出塵羅漢還有此等人到此等地
步麽不則惜取眉毛好

石雨禪師法檀卷第七 終

嘉興府東塔雨花菴住
弟子淨介施貲五兩[illegible]

石雨禪師灋檀卷第八

嗣灋小師淨柱編

紹興府象田語錄

崇禎三年庚午冬結制小参春巳暮落花紛紛下紅雨南北行人歸不歸千林萬林鳴杜宇我無家今何處歸十方刹土奚相依老夫有個真消息昨夜三更月在池此先象田梵卿禪師上堂語也山僧今日拈來大似冬行春令雖然爭奈先象田與山僧同個鼻孔共個舟航他既擱頭我須把柁然此柁子把來久矣奈何不遇其人未免東飄西泊今値大衆問渡於

我欲入濵海採寶求珍如是則大衆性命全在我渡子手中矣倘遇洪波浩渺白浪滔天切忌動着動着即喪身失命莫道我不先道破好更有一個把柁歌昔在雲門若耶溪上學得來的今日拈來供養大衆歌曰逆風去順風回濵海重重寶所開波斯不必頻頻獻探取驪龍頷下來拈拄杖曰此是驪龍頷下還有不惜身命者出來探取看若探得不唯堪為破闇之明燈亦可作人天之眼目若探不得只得轉過別灣更與大衆說個甚深方便去也遂放下拄杖開示

小參初七排遣將畢未畢大好光景莫待來日枯木

堂中枯木僧枯木花開在今夕舉拂子曰枯木花開也還見麼若不見是無明窟黑闇獄合喫山僧二十拄杖若見是眼裏花空花狂花妄想花亦合喫山僧二十拄杖如此看將起來山僧大似關吏把關相似然諸方關吏只要散金碎銀秤平斗滿便放過關去獨象田者裏不須他物只要公驗分明所以於中個個張帆駕馬求出無繇屢將憑票試驗只為來處未真盡成滯貨此等說話似乎官不容針太少方便又未免為大衆私通車馬去也復舉拂曰大衆枯木花又落了也

小參無為堂須說無為法無為法須是無心人若無心二字實無階級但近時人多淺識不能造入真正無心境界錯認者多所以勞他世尊道供養凡夫聲聞緣覺菩薩諸佛不如供養一無心道人者樣看來今時閉眥合目外寂中搖者盡是外道凡夫及乎厭有而空諸所有著無而實諸所無是聲聞無心至於無無明亦無無明盡是菩薩無心度生無生可度說法無法可說是佛的無心直饒到我說無心處不與有心殊猶是祖師無心與道人無心了不交涉且道畢竟如何是道人無心若識得日貰斗金非分外若識不得寸絲粒米也難消

普茶示衆將斟茶師舉拂曰任任諸方先吃茶後開口象田先開口後喫茶且道為什麼如是也只要象田令行畢竟如何是象田令良久曰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

解制示衆舉拂召大衆曰者斷拂子雲門先師不識好惡付了個杜撰禪和從來不曾舉出今因象田寺裏拈來結制坐禪直至解制都用者拂子于中領衆排遣坐香經行也是拂子受十方檀信供養也是拂子謝諸菩薩殷勤也是者個拂子者拂子人人本有

箇箇不無奈何不覺更勞先象田在拂子頭上放光現瑞高喚道拂子惺惺着莫顢頇好須知恩好莫道自悟自解忘却立期運力好莫忘却山僧不惜眉毛好還聞得如是告報麼若聞明星見道當年事若不聞頂笠腰包明日人

紹興府蘭芎山語錄

崇禎四年辛未小參藥苗巳枯丹竈巳滅丹井巳竭魑魖上下何忙忪汲得龍王頭腦裂仙家伎倆止如斯衲僧三七功夫切切則切矣還識得蘭芎真面目麼花開不待春秋節有眼者覰不及有鼻者嗅不着

獨有白牯與犁奴觸翻哭笑一齊發哭者哭未曾有笑者笑無奇特馨香馥郁不能藏切忌粘皮并搭骨拽出山僧掀倒寶席要且未是蘭芎真氣息且道如何是蘭芎真氣息直須向未入大殿未出禪堂已前輕輕將山僧攔胸把住問道向甚麼處去待開口便劈面掌方有少分相應今已事不獲已未免向肚底下翻個交兄看還有翻得者麼良久曰梁湖屑斷娥江水萬古人悲行路難

小參喝一喝曰者一喝窨不通風管取黃金失色又喝一喝曰者一喝七通八達從教瓦礫生光遂舉拂

曰大眾我者斷拂子也有一喝供養大眾以拂子拋出曰且道者一喝是把住句是放開句還有定當得者麼若定當得不妨在拂子頭上現寶王剎若定當不得拂子在大眾頭上轉大法輪去也復收拂子曰者拂子從雲巖老人因先洞山問無情說法話一番拈出爭奈洞山不會勞他老人鼓粥飯氣云不見道水鳥樹林悉皆念佛念法念僧洞山便隨語生解道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裏聞時始得知山僧今日亦因一僧問及只得也把者拂子竪起問他曰見麼他云見我對他道既見郄又不會茲復重新拈出供養大眾他日大眾若在十字街頭開粥飯舖接待往來也少他不得若信得者拂子及則草芥人畜瓦礫墻壁都來是你自己還信麼昔日東坡居士自無正眼便道從上佛祖言句如醫者醫眼相似只有去翳藥實無與明藥殊不知山僧者裏則不然若有害眼人來也不用金錍刮金鍼剔藥來塗也不用去他翳啓他明只辦得一個石灰把子凡有來問便驀面撒使他立地識取無自己去要他識取自己即是者拂子去要他立地識取拂子説法去眾中還有聞此不生驚疑者麼若有則不

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僧問趙州門墻承引入願聞堂奧事如何師曰如何是趙州的門墻僧擬進語師遂起身以拂子作搖鈴勢曰玲琅玲琅穿長街過短巷去也

示眾白浪滔天曹娥江北蘭芎絕頂垂絲千尺當年把釣王弘之今宵平地撈魚客撈不得辜負西江那一吸且道爲甚麼郄成辜負去留待來朝煮茶啜大眾結制茶已啜了不語茶已啜了普眾茶已喫了還有知茶味者麼者盞茶亦能殺人亦能活人在天而天在人而人即在蘭芎分中可以聚幽人可以集韻

士可以資談柄可以清客襟可以興叢林可以訓董行可以導一方可以作佛事在行人分中可以拌性命可以忘疲勞可以利自他可以成無漏在禪師分中可以作話頭可以起疑情可以與問難可以破死生大衆且道者杯茶在山僧分中又成得個什麼有出來道得者麼良久有僧將致問師曰憶昔曾經貧時交何事令人棄如土

示衆師召大衆畫圓相曰還識得那個麼那個與天地同根與虛空同壽在凡不滅在聖不增人人本有箇箇不無山僧於二十二歲出家南高峰西竺菴結

伴念佛一日念佛真切忽於日中踏着一塊石頭只覺軟如綿絮拾得將來郤是那個以手作拋向後勢曰那個且置又以手作圓相曰還識得者個麼者個不與虛空同壽亦不與天地同根在凡不識在聖不知人人非有個個本無山僧自得那個之後參禮雲門先師先師纔見便說放下着郤又拾得者個自得者個之後到南京看朋友侍病僧同二宜兄入楚中見黃蘗任茆屋嘗盡淡飯黃虀因聞先師入滅歸來掃塔入天台任香柏同瑞白兄結冬顯聖去年象田今歲蘭芎總不出者個今夜拈來供養大衆復召曰衆檀信從此還家便好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師以拂子畫一畫曰任任且道後句爲什麼不與諸人道良久曰凡事留人情後來好相見

示衆舉拂子曰者拂子今夜不答話有問得希奇者一任問將來又舉曰者拂子亦不問話有答得巧妙者一任答將來大衆且道既不問不答爲什麼郤教人問教人答寒鵲簷前噪不休嶺上梅花笑不徹解行拳者不須手解談論者不須舌所以蘭芎者裏佛殿山門燈籠露柱他也會行棒也會行喝雖不立賓

立主亦且有縱有奪百丈聞之三日耳聾臨濟道如蒿枝拂妙矣哉樂樂樂白銀世界平如漠怪矣乎苦苦苦孤舟獨釣空歸浦也不樂也不苦伸脚眠縮脚坐也會歌也會舞打開布袋笑呵呵一任吹簫并打鼓忽憶巖頭與雪峰鼇山此日成莽鹵且問大衆雪峰與巖頭說行腳鼇山成道爲什麼郤成莽鹵去帽乎雪峰當時猶欠惡風暴雨的手脚若有待他說直須從自己胸中流出便好驀胸扭住問他道不從自己流出難道向別人流出的麼他若開口便劈頭槌方有獅子返擲之勢不至遺臭至今今夜大家打開布

俟將一期行脚傾將出來箇驗箇驗看

普說

普明普說朝來一雨灑徧塵埃更欲普說天何言哉大衆若便爾休去只具一隻眼還要雙眼圓明麼不見黃面老子受無傳之傳迦葉頭陀受無付之付乃至安無心之心懺無罪之罪皆從一模子上脫將出來初無彼此初無旁正六祖大師恐分旁正衣止不傳如石頭馬祖青原南嶽父子承繩兄弟和叶馬祖見丹霞來呈起幞頭便道據子因緣合在石頭以後洞山見雪峰覆却米盆便道據子因緣合在德山你

看他是甚麼眼目後分五家亦不過如一人乘馬一人乘舟一人乘車一人策杖一人懸崖絕壁懸崖絕壁的駐足不得相逢不相遇策杖逍遙的撥草驚蛇相遇不相識龍車鳳輦的左右歡呼相識不相知乘舟入海的見風使帆相知不相值乘馬登山的瞬目千里相值不相交到者裏還分得麼若要分分在汝邊汝邊覓得定多分別定多是非不達源頭不知根本大衆要知根本麼教中謂本覺者本來明覺本自圓成人人本具個個不無不勞修證本無言說但有言說俱是始覺中收今有一等稱善知識登曲彔床

的將世尊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以爲本覺以爲極則便欲擬傍他一味氣吞殺人謂四海之內唯我獨尊還慚愧麼何不將人人本有的來合看還合得麼旣已大本語錄刻將去還有人簡點麼佛法平沉此其兆矣此是極易明極易辯的事如世尊辭家入山覩星悟道便云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始覺得人人本有故名始覺若以唯我獨尊爲本覺且問者始覺還合得來麼旣合不來不得名爲始覺合本覺矣卩稱知識輕訶座主你且去問問座主看此不特座主卽纔入講席的也知你

者等判斷決定是邪是外又何敢分洞分濟分青原爲旁分南嶽爲正耶你不知臨濟照用同時洞山偏正兼舉還分得麼如南嶽見六祖是主看賓纔見來便問甚麼物恁麼來嶽云說似一物卽不中祖曰還假修證也無嶽云修證則不無染汚卽不得祖曰卽此不染汚是諸佛之所印青原見六祖是賓看主故問曰當何所務卽不落階級祖直得無轉身處不得巳說個汝曾作甚麼來原曰聖諦亦不爲祖曰落何階級原曰聖諦尚不爲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卽舉爲首座你看此不落階級與不染汚還有旁正也無

論旁論正俱是向汝邊覓的人不知根本妄自批判
生人我心造地獄業故山僧常勸人務本不可向半
腰裏參起參到老來根本不立終無穩處今日普明
者裏有兩個堂頭挨拶你們憑你從臨濟入也得從
曹洞入也得謐然居士不惜身命護持期場特請普
說略舉法門弊端更有一偈贈之人生入堪恐譬如
行險徑隱性信多端所貴在眼正謐然洞其需擇師
如擇鏡真寂光寂然普明復輝映髑髏俱可捐鬚髮
何足剩留以護叢林以振臨濟今我今爲證明范居
士尊姓此偈如牛過窓櫺相似頭角四蹄俱過了只

有尾巴過不得大衆過過看僧曰不辭向和尚道相
續也大難師曰只道得八成又數僧俱下語竟師曰
恁麼則畢竟難過也良久曰山僧也過不得下座
普說僧問懶居明國不任夷邦且道是什麼人師曰
不是鈴鳴不是風進曰未審此人還許親近也無師
曰癡人認作主人公進曰與麼則和尚也須下座師
曰老僧罪過僧禮拜曰謝師答話師曰大衆看取乃
曰昨日十一明日十三西來祖意不用顢頇於此會
得省力多少若更如何只得爲汝扯葛藤一上秖如
山僧只舉昨日明日何故不舉卽今只爲卽今一句

不唯一切人擧他不着卽諸佛諸祖亦難下口所以
石屋禪師要道卽今句子只可說個梅子熟時梔子
香任你說個卽今說個十二不知一晝夜有三十須
臾一須臾有三十息一息有六十瞬一瞬有一百二
十剎那一剎那中有九百生滅到者裏你還道得麼
若是眞實道流左看右看看到牛角尖裏一毫頭上
直是動轉不得施爲不得開口不得到者裏方喚作
擬心卽錯動念卽乖說個卽今不知過去多少時了
也今人不知事無一向有等從無量刧來般若根深
才出頭來一聞千悟言下知歸棒下了辦有等初心

精進必假工夫窮參極究做到動轉不得處觸着磕
着不覺悟去得遇眞正知識不許他坐在百尺竿頭
要他轉一機着一語使他更進一步今人還曾眞到
轉動不得處麼古人眞到的逢人便問剎那便去將
如何你看答者是個作家對他道逼塞虛空作麼生
去若是如今弄虛頭漢敢保摸也摸未着在只好說
個無事禪說時相似背地看來若逆若順于苦于樂
還眞得無事麼若是不得卽是騙茶騙飯圖人恭敬
哄人供養的無賴惡人因他自家不曾經過每遇入
理深談便一向推開以不知不識謂之最上不知者

個知字在凡夫分中知之一字衆禍之門在得的人知之一字衆妙之門所以道百姓日用而不知百姓若知即是聖人聖人亦日用而不知聖人若知即是凡夫可笑一味執死蛇頭的以謂圓通不開生藥舖单单只賣死貓頭殊不知死貓頭兒今日賣不得了也何故不見道東風急被簑立

示衆一

天華示衆有貴見識而不貴操履者有貴操履而不貴見識者貴見識者一味學轉語學機鋒弄得口頭活脫操履全無則心行不佳心行既不佳縱有見識

亦是魔王眷屬貴操履者一味灰頭土臉以苦行爲極則若無見識與外道何異殊不知古人論見識即是操履邊的見識論操履即是見識邊的操履故天華者裏也不管你有功夫可做無功夫可做有道可悟無道可悟你若道無功夫可做還是未入天華便有此見還是已入天華纔有此見若未入天華便有此見且問你又來作麽若已入天華纔有此見你試爲我說看乃舉黃龍南禪師任歸宗因火盡入獄六十日不食得釋後任石門謂門弟子曰我當時在獄中得法華遊戲三昧故經云菩薩遊戲神通於淨佛

土中心不喜樂亦因小乘不能度生耳弟子請問其說南曰大凡獄吏之治有罪者痛加槌楚欺詐情盡雖有嚴刑不能加也就死無恨今學者有狂妄心欺詐心不以知見慧力治之何繇得安心哉故天華苦苦教你不要求安樂病來痛來一切苦來警策來一一不如意事來都是你親切善知識若將情見待你恣縱你放逸你使你一一如意便要曉得是你生寃家此等說話那個不知只是境界臨頭依舊只要如意去了我若見你放捨得做到緊要處我或扯你一把不惟我扯你即鐘聲鼓響鵲噪鴉鳴一切都與你

發機去在久立珍重

示衆藥無貴賤貴在對病法無邪正正在投機故我先師曾道汝等一人所在也要到半人所在也要到即當時南堂亦曾示衆云參學至要只在最初可與末後句若透得參學事畢如或未然更與汝等分作十門今天華一一要與大衆簡辯第一須要信得有教外別傳教外別傳且道怎麽樣信即如香嚴敎乘該博問一答十問十答百忽要他向父母未生前道取一句便不能得退去將平生所參所習的一一翻過却將不得來答向後直待擊竹始信有教外別傳

大衆既入天華定相信者須更明第二知有教外別傳故香嚴悟了便道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又道我有一機瞬目視伊若人不會別喚沙彌所以他憑人勘驗驗他不倒雖然你若向他言語上辨的便是過在尋他舌頭路不知有言外知歸的意見說尋道有不說便無所以第三要知無情與有情說法無異若知須要諦實若不諦實只如我前日問衆兄弟香爐說法意旨大家東湊西泊不能了決故第四要見性如觀掌上了了分明一一田地穩密既穩密已亦只是我自了漢若是爲人更要第五具擇法眼假如

兩人入門一人已悟一人未悟不待開口就能簡別得出方可爲人雖然若不行鳥道被獵犬一味尋蹤嗅蹟若是羚羊掛角不但蹤蹟氣息也無你尋處是故第六須行鳥道第七又要文武兼濟要教便教要宗便宗雖然若不具大骨力不能驅邪顯正當時有端師子推倒迴頭趯翻不托此是樣子又古人道三家村土地廟裏若有個漢我也托鉢供養始得與第八驅邪顯正相應若一味門庭施設一機一境分別宗途利人不普故第九要大機大用雖然若第十不向異類中行不能超玄截妙如此十門南堂所設辨驗人的他是臨濟的骨兒孫何嘗不細故我前日舉無情說法話人以爲道理支離曹洞則可臨濟不然殊不知古人雖立門庭不同於中爲人無別故南堂又道若是只圖自了閉門作活不在此限若要爲人須將此十門一一透過始得還透得也未若透得方可踞曲彔床若一味弄虛頭被閻老子打箇臀有日在

示衆諸方禪易學而難參此間則易參而難學所以尋常接待弟兄不用門庭施設一味寒暄若是本色人自然賓主叶通言語合他古轍只爲不本色不得

已設個門教你入我門來殊不知入門即入本色門無有希奇玄妙今人不知將謂入門是有奇有妙又有將一棒一喝爲入門者有將輕安寂靜爲入門者有將一知半解爲入門者也憑你當個門只是入門了更須知有堂奧中事我說個堂奧也即是本色堂奧亦無奇妙奈何今人又將三玄三要四料揀五位君臣等爲堂奧不知此亦是尋常本色語今日天華結制須將平日求玄覓妙處盡情吐却吐不盡未入我門在若得言下知歸入門辨主何用一期百日即今開堂已竟且開堂一事大明國裏屈指不多江南

那有三處可爲末法中極盛時節然而盛必有衰切不可作久長想不可作一期想不可作如意想做得一日功夫是一日了得一日是一日事大家緊把繩頭打得徹去待他盛也好衰也好一日也好一期也好此等即是本色道流雖然也須驗過始得

示衆舉拂召大衆曰十方諸佛六道衆生那被斷拂子把住脚根要行行不得要住住不得要坐坐不得要卧卧不得大衆山僧恁麽告報不是落水拖人只爲同船合命你若要行山僧與你同行你若要住要坐要卧山僧與你同住同坐同卧只是者斷拂子性子惡切不得觸着他若觸着他則孤鬼杳杳不知歸亦不得背着他若背着他則業識忙忙無本據于中還有不背不觸底忽作咳嗽聲曰斷拂子敗闕了也且道爲什麽如是不見道不斷蕭何律不行

石雨禪師法檀卷第八 終

嘉興府嘉興縣弟子 [illegible]淨素 朱行應
陳德成 各壹兩
天寧寺淨錫 智圓 各壹兩 仝梓

石雨禪師灋檀卷第九

嗣灋小師淨柱編

示衆二

中元示衆大衆今日是目連救母地官赦罪之辰雲集懺悔亡者可以超生存者可以獲福此是世間父母也然出世間亦各各有個父母他能長你法身養你慧命大衆還知麽者個父母非形像可求非遠近可見非呼喚可應然衆中亦有父母俱喪者亦有父母俱存者且道又如何懺悔使他超生又如何保佑使他獲福還有停當得者麽

冬至普茶示衆因咬核桃聲遍響師曰圓眼殼薄核桃殼厚爆地一聲如獅子吼乃佛乃祖拋向腦後人喜神歡應個時候大衆圓眼巳嚼了核桃巳破了還有一個果子自古至今不曾有人咬着你道是什麽果子昔日洞山與泰首座喫果子次乃問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如漆常在動用中動用收不得且道過在甚麽處泰首座云過在動用中洞山喚侍者掇退果卓今夜還有與首座雪得屈者麽良久曰洞山果子且置天華者裏也有一物上不拄天下不拄地明如杲日不在動用中動用即收得有什麽過處且

道資洞山是同是別若道是別嘐了洞山的還須更嘐天華的始得若道是同如何是同的意請將平生所參所悟的盡力擕來細細商量看

祁季超居士昆仲請示衆簷前滴瀝非關雨堦下腐雪作春水一輪明月黑雲遮不照其餘照盆底于中有句全扶有句全捺有句半扶半捺有句不扶不捺還有簡別得者麽問答竟復舉拂子曰喚作拂子則觸不喚作拂子則背畢竟喚作什麽良久曰應以居士身得度者卽現居士身而為說法遂擲拂子歸方丈

為來雲進關示衆教網彌天禪關匝地須具透網功能方可遊身網內不有過關作略那堪滯跡關中出入自由者將大地作一關房不用大家着力隱顯無礙者將關房作一大地豈容獨自承當着力承當也須驗過始得今夜且與大衆略序閉關大意有世間關有出世間關世間關又有多種出世關亦有多種然在來雲分中實非此例喚作總不與麽關得麽良久曰池邊柳欲拖金帶屋後梅將趁蝶飛

法相寺示衆別復聚聚復別五年絕足不曾來生者自生滅者滅若知生滅本來無大小看毛喜生覷若不知更饒舌須信說時無可說深夜諸山萬籟空孤雁一聲天外切更不會爭奈何不如念句阿彌陀阿彌陀最親切莫動口莫動舌莫將心意黙黙然數珠不用頻頻撥大衆既不動口不動舌不黙然且道畢竟作麽生念良久曰錫杖卓開流不住秋盡西湖徹底清

實壽示衆若論向上事本無迷悟本自現成只為你信不及不肯承當所以又入者個行隊既入行隊切不得又說無修無證的話須實實從脚根下苦參力究必須識取自己病根在甚麼處從病重處着此子

力氣不得斷他須一一透過始得比如貪嗔癡等雖重似難治若能勇猛却易治無貪無嗔無癡病雖輕似易却難治凡做工夫先須識病次須識藥次識取藥中所忌又須知在向上事則無與麽事不見瑯琊覺禪師問講僧如何是居一切時不起妄念答曰起卽是病如何是於諸妄心亦不息滅曰息卽是病如何是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曰知卽是病如何是於無了知不辨真實曰辨卽是病琊曰汝識藥矣然未識藥之所忌也爲之偈曰黃花熳熳翠竹珊珊江南地煖塞北春寒遊人一去無消息留得雲山到老看此

是諸人做功夫次第榜樣請看他頌與圓覺四句如何會通只因他是真悟的人所以將病與藥與忌簡點將來何等親切頌將來何等脉絡所以悟與解天地懸殊你看二祖見初祖初祖不曾道一個字只因他信得及聽說輕心慢心便把臂斷將下來要求安心及覓心不得只與他一點道與汝安心竟便知他是悟的若是信根微薄雖也解去覓心也到覓心了不可得只因下手輕信根薄所以道是解解只解得個古人公案商量時便相似遇境逢緣便不相似矣

示衆大顛撰首座只爲佛法一樣西禪打首座只爲世法兩般若要名布寰宇父子仍舊團圞團圞且止秖如韓文公問大顛春秋多少顛舉數珠云晝夜一百八公不會乃問首座座扣齒三下復見顛問前話顛亦扣齒三下公曰元來佛法無兩般顛乃打趂首座出院且問一樣扣齒正是師資道同爲何打趂出院大衆會麽若會得即知西禪打首座意其或不會則被我父子翻轉面皮換却諸人眼睛便各生驚異各起是非有甚交涉須知者一塲熱鬧直待三賢膽喪十地魂驚衆中還信得及麽如信不及一任是非去

開火路示衆有路有人行通途通車馬爲甚麽今日開火路火却不能通只恐大衆不知昨夜特舉雪峰在僧堂內燒火却閉門叫曰救火救火玄沙以片柴從窻櫺投入峰便開門汝等下語雖略有相應恐是見窠裏活計即今當面另下一語看衆下語不契師乃曰雪峰拾得自己贏得他財玄沙明知故犯我已爲汝下語汝爲我開火路去

示衆做功夫元要死中得活且問兄弟曾死得也未只管怕到死椿椿地要人激發不知古人亦有言下知歸者俱在去死十分的人纔聞點着便即擠去不是你一毫放捨不下專等人來激發也山僧舉則話與兄弟試試看昔日瑞岩常自喚道主人公惺惺着莫被人瞞好從古頌者不少近日有個沒頭腦漢頌得頗奇頌道白日青天做夢夢中頻喚主人直饒惺惺諾諾也是無主孤魂此頌有一險二難如何是二難他若知有爭肯與麽道若不知有爭解與麽道如何是一險若被大衆看破討甚麽飯喫險難且置秖如瑞岩是了手的人他頌道是無主孤魂不知瑞岩過在甚麽處衆俱下語不契師曰莫道沒有人激發好

靈峯示衆昨夜雨今日晴若作晴雨會諸佛服難明金剛經道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你看男是男相女是女相房廊屋舍是房廊屋舍的相畢竟如何是非相若即相求非相者是菩薩也離相求非相者是外道聲聞也相上求非相者有二一者析色明空二者即色明空析色明空者如法堂相似棟樑椽柱一一分析開來棟是棟樑是樑椽是椽柱是柱法堂相在甚麼處若道法堂相雖不可得棟樑椽柱仍有相在乃更分棟樑椽柱總是微塵合成微塵又是鄰虛塵合成更析鄰虛便是非相即色明空者如鏡焰物

一往觀覽不起分別實無有相以第二念分別故有相若離分別終日喫飯不曾嚼著粒米百花林過一葉不沾此二種非相若眞實見到行到亦各自了漢若只見到便爲了當以謂大道不分男女相說在空中行在有中此眞無爲寥寥等外道無異從上祖師也只爲此等無慚愧的別立宗門殊不知一等下流到處瞞人圖人利養硬硬說道我自悟的一切無着逆行順行天也莫測尋常奏實難辨所以宗師家不得已說個探竿子奈者探竿子一些也瞞他不得故見人來便問喚作拄杖子則觸不喚作拄杖子則背畢竟喚作什麼道得相應便休不然終不肯他終是外道乃拈拄杖曰且問大衆畢竟喚作什麼衆各下語不錄

誕日示衆把酒稱觴舉茶爲壽僧俗雖殊二俱有咎拄杖子生則山河大地明暗色空草芥人畜一切皆生拄杖子老則山河大地明暗色空艸芥人畜一切皆老生不慶生老不壽老不得已說個如鏡焰鏡似空合空還照得麼還合得麼到者裏直得無舌人解語無手人行拳木人撫掌石女呵呵且道石女作麼生呵呵木人作麼生撫掌無手人作麼生行拳無舌

人作麼生解語會得者方可與山僧慶壽不唯與山僧慶壽即與汝自已慶壽亦即與三世諸佛慶壽亦即與大地人慶壽還會得麼若不會記得盧仝七椀歌曰一椀潤喉吻二椀散孤悶三椀搜枯腸惟有文字五千卷四椀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五椀肌骨清六椀通仙靈七椀喫不得也但覺兩腋習習清風生衆中有不隨世諦流布者不妨亦有一番快暢如或未然山僧亦有個七椀歌一椀要知有二椀不須守三椀王賓分四椀絕滲漏五椀振先宗六椀隆末後獨有七椀難下口直使飲到半夜子鷄鳴

丑若人不解自知時七七元來四十九且道畢竟何時是五十再斟茶看

示衆古人道諸方說禪浩浩我者裏種田博飯喫雖然此是因病施藥如初祖見我此方落於文字特來掃除今人執藥反成大病此爲不可若一向坐在潔白地上謂之坐斷白雲終不妙謂之萬里無雲天有過故不妨青天上着些子塵明鏡上着些子垢不見凡夫發心至於妙覺順流而至佛乃逆流而出直是蹲坐不得既生西方速忙便要回入娑婆分身無量度脫衆生方成了辦才一坐着便名得少爲足亦名悟習未除今人還曾到此地位麽還得如大夢覺麽還得曠劫無明一時頓斷麽既不能到此地位那有閒工夫覓他諸子百家的糟粕況三乘十二分教及祖師公案尚未叨陪但做得幾句詩學得兩句話便擬輕人傲物如牛舐糟木相似被人捏着便嘈嘈響若真滿的有甚麽響處

順浩寺示衆相遇故鄉人須唱故鄉曲欲聽故鄉曲麽須知各各自有一段本地風光向因不覺賴他世尊四十九年橫說竪說其實不出故鄉說話如華嚴最初三七其中所談不過直顯當人日用尋常現成

境界其奈迷來既久致使二乘聲聞如聾若啞何況傳地凡夫故不得已諸佛菩薩放下一頭教人發心興立叢林化利一方然發心有二有自未度而度人者有自已度而度人者自未度而度人者即是諸方粥飯叢林接待往來賢聖供養知識使若僧若俗各各知有故鄉田地其於自已甘心勞苦不求自度故名菩薩全身放下不顧得失不慮安危使十方施主一文一粒投入真福田中生生發生真種功德難量若徒有粥飯佛法不弘賢聖不集縱有施主布施投入邪途不惟無益抑且有損今日順浩寺禪堂房室粗完賢聖已集當家之德不當小可衆中還有知德者麽知德即知心知心即知故鄉田地知得故鄉田地即知故鄉語話雖然古人道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又作麽生參

昭慶菴示衆我說你不信你信我不說相遇不相逢天機俱漏洩從上古人發一言垂一語盡是垂絲千尺意在深潭不論居家出家須知古人爲人苦心方肯立志若得自已明了必須利人以自已明了不過復還做人本等然後隨我願力垂手接人化利有緣今人不信成佛成祖皆因眼前不見佛祖現身靈顯

不定應以顯現得度者卽以顯現度之或現神變或於臨終才有遺付應以秘密得度者卽以秘密度之或爲人父母妻子或爲人朋友隣里但得一人一家於一言一念種真種子一了夙願又遷他化使人不知不覺故我現在大衆凡遇有吞厲發善心勸善行當如佛菩薩想莫當容易故說必須知佛菩薩苦心捨命爲人如船子和尚從藥山處悟道已後獨向洙涇把釣輪竿不避風雨扁舟撑渡得一夾山便踏翻船子而化故稱船子祖師此卽菩薩度人榜樣凡爲佛子者須辦苦心勿令放逸

示衆大道本無男女相不知出何教典此語有一利一害如世尊說法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四衆人等同緣共會和光相集僧盡僧學尼盡尼戒助轉法輪了無異說此一利也若僧尼混雜壞教敗倫此一害也有一等俗人聞得是法平等無有高下之說便君不成君臣不成臣父不成父子不成子王不成王僕不成僕乃至男不像男女不像女攪亂世間皆因錯會佛語不通理路以至如是殊不知世尊大意要汝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王是王僕是僕男是男女是女不得動着不得違越自然平等平等如世尊

爲母上忉利天說法竟衆欲還迎有蓮花色比丘尼自念女身見佛必居僧後乃現神力變爲轉輪聖王千子圍繞最初見佛佛見訶曰汝何得越大僧見我汝雖見我色身且不見我法身此教體如是若論宗門會下別有出格一路如妙總尼因參訪得悟後爲郡守張公請住資壽禪寺開堂曰始從鹿野苑轉四諦法輪度百千萬衆山僧今日與此界他方乃佛乃祖山河大地草木叢林共轉大法輪若一草一木不轉法輪則不得名爲轉大法輪大衆且道者老尼得個甚麽道理便解開此大口雖然有個疑處山僧蘊

於胸中三十餘年不曾舉着今日要問大衆旣是乃佛乃祖至於一草一木共轉法輪不知聽者是誰參

示衆若論此事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只爲你不肯承當一向入門入戶不能通達無礙所以佛日者裏隨汝顛倒更說個門與你刻期立限若是個漢一入門來便出得去解制已竟不是死定要你坐滿一期名爲結制卽在堂外執事於苦心志勞筋骨處透得一關不妨痛快若無個出路便是倚門傍戶的人若要硬硬裏大言不慚以爲了手以爲解脫殊不知者裏有個辨金石子不被你瞞過若是真解脫漢尅

時現前點着便到觸着便知若是假的忽地問着便面如墻壁正是暫時不在如同死人待你停機佇思便有禪道佛法機鋒轉語搬出一栲栳來總名鬼家活計亦名心識運爲有甚麽用處如今日貼單大家只管貼單正碌碌中被山僧一問日名是處的爲什麽貼將起來個個認得到那裏去大家一時無語雖元木維那請歸方丈也只救得一半此皆謂之念頭不在的人以後須知慚愧努力參究堂內堂外倘能遍相護助遍相警策庶不負此艱難世界相聚喫杯茶說幾句家常話莫當容易施主一粒一絲拾來都

是要償還的不是等閒努力努力

示衆古人云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又有道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又有道藏身處沒蹤迹沒蹤迹處莫藏身此等垂語圓活約有兩義若作道理依通唯是不許人住着若別有說唯在學人善會今夜且問若無住着大似脚不點地的人若有住着便不相合如何古人有許住阿蘭若如何又許佛子住持須知不許住者恐你住於身住於心住於家事住於眷屬住於究住於親等你若不住於色不住於聲香味觸法終日釘釘着也是無住繩縛着也是無住所以得無住者方許住持方許住阿蘭若方可受施主供養所說施主供養一法施者受者各約有三種也有人情施者有輕慢施者如壓爾喫爾之類此是下等有望報而施者捨一文要一文福不與你兒戲此是中等若是上等即是施恩不望報即是無住相布施受者亦然有受而不知恩者騙得些喫得些因果不顧自私自利一味放逸無慚無愧此最下流也有受一文必要報一文者此中等受施者也若是上流不見有所施者不見有能施者此等方可報不報之恩如今日養虛堂主不肯自

受利養特爲施主轉爲供養佛日禪衆亦見無住之一班矣所以經云供養多凡夫僧不如供養一四果供養多四果不如供養一菩薩供養多菩薩不如供養一佛供養多佛不如供養一無心道人但不知如何是無心道人所以常對大衆道古人云佛法在屙屎放尿處在穿衣喫飯處在迎賓待客處你若舉心動念即不是了也畢竟如何是舉心動念的穿衣喫飯如何是不舉心動念的穿衣吃飯若分不出饒汝說妙談玄都是從半中腰參學起的都是不知先後的所以只管學機鋒學轉語做頌做偈大似未學跑

先學走一般饒你走得不知跑的光景亦不能拔引後來不可為人向來山僧住幾處道場都貴單提向上將謂者些粗淺門頭戶底定是明白的不知悶着個個面牆山僧自出家一兩年者些便解無有遺餘只是用不着常念先師見學人到做不來處便學機鋒轉語歪知歪見棄着一肚說道今生縱不能徹悟得個正知正見也永無退失故山僧近日拈出極尋常的話問人要人從脚跟下穩實去所以拈出雲棲大師見道偈來問人云祇如道二十年前事可疑三千里外遇何奇焚香擲戟渾如夢魔佛空爭是與非

那裏見得他見道處若道二十年前話頭不明直到三千里外遇着某知識纔悟為奇何故不見他行實裏參某話遇某人逢某境某處是三千里外縱許有參某話遇某人逢某境便述此說話如何見得他悟道若不知他落處不見他有宗門眼處便好一日做他幾首人人做些難道都好算得悟道麼若於此看得他個落處看得他眼出來不妨喚他個知有的人今年大眾可稱老成可謂精進眾中也有棄功名來的也有丟書本來的也有捨安樂來的大家同堂共任無是無非無爭無鬧不要說諸方要此期場絕少

即我坐道場以來總不能及此故道糧雖有欠缺叢林事雖繁雜山僧不敢辭勞雖甚辛苦因心甘受不至疲病恐你們坐在此中不知難得若知得自當慶幸死心守住孜孜參究久久不放山僧情願化米供養此亦可報不報之恩處也珍重

秋輪禪人備茶筵請示眾佛說天下有二十難貧窮布施難富貴學道難棄命必死難乃至善解方便難隨化度人難心行平等難如山僧住佛日難又豈止二十而已大剎復興難今已興新舊和合難今已和合末法開堂難到處狂禪熾盛呵斥參究今堂中二

百餘眾俱是苦參離亂集眾難今禪戒共有千二百餘如水乳合歲儉募化難今各會首領募四十八願成就者多化了一直到家難今已得路途無阻到炘運入常住難今已運入運入了炊煮的人難消受的人難今喜各各歡喜各各知慚愧道場圓滿難今已圓滿圓滿已從新起頭難大家領領緣薄願者領去不得勉強謝茶

石雨禪師灋檀卷第九 終

石雨禪師法檀卷第十

嗣法小師淨柱編

問答機緣

師在蘭谿因僧舉托盋因緣呈解師曰若論此等公案要說有什麼難只是辜負德山師忽作托盋勢遶禪床大叫曰你道是什麼境界時久默忽悟曰蒙師作托盋勢不唯捉敗德山即向日所疑勘破婆子因緣亦捉敗了也呈偈曰臺山語直絕商量何必逢人話短長無恠將軍重出令只緣戰馬未收韁師曰何不道已收韁默禮拜師曰你道改者已字意在什麼

處進曰將留此與兒孫受用那師曰趙州公案似入門墻別路葛藤未免絆倒在默趨出

師至天華即念首座入室呈德山托盋頌師曰頌且置如何是密啓其意若道是無語則應錄默然良久若作形勢則應錄其形勢若有言句自然應錄言句但曰密啓其意畢竟是怎麼樣光景座曰兩眼對兩眼師曰此是你意未是巖頭意座曰占波與新羅鬪額雖不可憑亦似有據師曰有甚麼據座曰灼然瞞不得和尚師遂索座當下作頌座信口曰小客一頭牛死活在裏頭任遂天索價着地且相酬又曰知我春秋罪我春秋明賞賠罰以懼諸侯師一日又問座曰觀音菩薩買胡餅放下却是個饅頭此意如何座曰草鷄報曉師曰更落草道看座曰格外之談豈容無語師便休去

師在報國院與石車和尚同座司理黃元公居士問車曰往天童還到雲門否車曰且看士曰兩大師不放過時如何車曰與他一頓棒師曰居士還甘麼士曰天童和尚在背後師曰原來不甘士又問車曰兩石相磕時如何車曰一輾便死士顧師曰和尚如何師曰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

元公黃居士問如何是王中王師曰江南不曾帶得來自若問和尚爲甚麼不曾帶得來師曰也虧你進曰露柱子又申一問請和尚答師曰昨日南高峰爲汝道了也若禮拜曰謝和尚答話

師與元公居士喫茶次士拈圓眼問曰者個是什麼師拈棗子曰棗子也不識士曰錯了也師曰錯錯師問士曰昨曾見居士法相告示已見居士護法之誠聞子將居士在座曰舊歲弁山化鐘有些魔事亦蒙示種種法語師曰只是太狠藉生公曰和尚還聞鐘聲麼師曰鐘也未鑄說什麼聲士曰和尚莫耳聾師

曰不勞過贊士曰還受贊嘆也無師曰爭奈居士何
士曰作家作家師休去
師問深谷古人有無情說法話汝曾見麼曰見師乃
指香鑪曰香鑪說什麼法進曰仰卩笑虛空師曰那
個得聞進曰那個不聞師曰我何不聞進曰和尚自
顢頇師曰你還聞麼進曰終不向鬼窟裏作活計師
舉洞山偈曰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汝如何會進
曰兩眼對兩眼師曰逢渠後如何進曰寸步不離
問此事本無師之智知是般事便了如何必要師承
請問承個甚麼師曰如是如是

黃元公居士將北上入山別師徹夜道話公自謂於
物不遷頗臻其奧所謂當處發生隨處滅盡等師曰
今時法師豈不諳此理但論時似是及乎當面一一
辨驗便見相違師乃遽拈核桃從桌東過西曰東已
無此西已有此何名不遷公曰大師見有核桃那師
曰不見核桃將何立論公曰師意如何師曰我見有
核桃但不見全核桃耳公踴躍公又舉百丈耳聾因
緣及雪竇頌古并祇要重論蓋代功等曰俱不知拈
又拈雪竇也師領之又以高峰枕子因緣類同百丈
師乃不肯明晨公呈頌曰推倒蒲萄棚撐起蒲萄棚

天明知事散依舊可憐生師因以木如意一枝為之
餞別復以偈書扇曰相逢幾度語無差今日重拈鏡
裏花餞別木蛇公舊物似將曹女嫁曹家士拜領而
別
師王西禪為監院六十三初度上堂偉侍者問七九
六十三且止父母未生前還許學人會也無師曰問
即不得進曰恁麼則不弄啼鶯舌解吟無字碑師曰
易拾爐中雪難分海底燈進曰肯諾不全蒙師指不
犯師顏請借賓師曰好炊無米飯供養莫將來進曰
祇如將來又作麼生師曰恐喪我兒孫者作女人拜

曰恁麼則借他香燭稱他壽去也師曰新荔枝新荔
枝師至方丈復問曰適纔道新荔枝是賞你是罰你
者曰恰好拈出供養大衆
師供雲門老和尚像次師曰今日供養先師先師還
來麼士曰有飯即來師曰畢竟在甚麼處曰問取大
衆師曰柴長三四尺盡作畫圖看
大卑問昨日雨今日晴則不問世尊覩明星意旨如
何師曰途中善為進曰恁麼則枯木花開也師曰開
後又如何進曰一枝直入千峰去師曰折向誰家仔
細看進曰黑白分明賀太平

師問來雲雲門胡餅話汝作麼生會曰君尊臣卑父慈子孝若還不是不妨別道師曰未在更道曰嘉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師休去

集生余居士問雪峰大師所遺三個毬子還是一時用爲是次第用爲復總不用師答以偈曰雪峰毬子總不用死爛蛇頭能活弄次第拈來舉向人眷毛與眼一齊動一時拋出大家看波斯乞命無門縫三轉語酬余石頭莫教磕破人間夢

僧入室問古人云師厲聲曰你自己的問將來進曰適問午星禪友迷中有悟悟中有迷師又厲聲舉筆

曰你不曉得此筆會喫飯僧出師遂頌曰迷中有悟悟中迷筆能喫飯幾人知直須打破燈籠看露柱分明說向伊以筆畫一畫曰噫

師與鶴凌侍者等圍爐次舉須菩提巖中宴坐諸天散花讚歎因緣曰空生宴坐巖中與枯木還有差別也無若有差別在甚麼處若無諸天何不散花與枯木各各入理深談道一句看一僧曰養子方知父慈一僧曰苦匏連蔓苦甜瓜徹蔕甜鶴凌曰不是苦心人不知師曰各只道得一半凌問曰和尚作麼生師曰爲空生能如枯木故進曰若然則墮於偏空二乘師曰二乘不能如枯木進曰爲甚麼枯木庵前不見天華師曰爲他不如空生凌乃禮拜

位中參師曰那裏來進曰江西贛州師曰崆峒和尚卽今在什麼處中進前問訊曰恭惟和尚萬福師曰錯了也進曰莫壓良爲賤好師曰錯錯

師問午星鎭州出大蘿蔔頭意作麼生午曰某甲二十年前向者裏打失眼睛又問暫時不在如同死人老僧不在汝作麼生午曰正快活師休去

師問樵之旣到靈峰爲甚麼不見靈峰進曰王山太高一日喫糕餅次有麪獅子被老鼠咬師曰旣是獅

子爲什麼被老鼠咬樵之曰當仁不讓午星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師笑之

碎愚參學人在門外來乞師向門裏接師曰老僧不在門裏曰爲甚麼不在門裏師曰不接客曰也是和尚慈悲師休去

師問九達如是之法佛祖密付汝今得之宜善保護作麼生保護進曰大衆珍重師曰銀盌盛雪明月藏鷺意作麼生曰木稱花裏引遊人師曰如何是曹洞宗曰日落空山聚遠林

僧問南泉未出方丈爲什麼土地上喫油糍師曰你

幾時離禪堂到者裏曰還是神通妙用法爾如然師曰會即法爾如然不會即神通妙用又問畢竟作麽生參師曰麻三斤乾屎橛

僧問產難因緣求師指示師示頌曰燥熱不可說一雨忽清凉獨礼傳言者東村王大娘時當驟雨僧欲解說頌意師曰我頌也不過依時及節僧又不會師復頌曰世尊有語俱不會初生孩子却知音及至長成人問及依然鹵莽復忘恩

師落堂僧出問取不得捨不得時如何師曰你果到者田地也無進曰請問和尚師叱曰若果有者等功

夫如老鼠入牛角可立等你悟去如不曾到見解得說他作麽徹巖出曰若論取捨不得春溫夏熱各自依時及候去好師曰即今作麽生進曰滴滴泉聲穿衆穴沉沉夜色沒疎親師舉香板曰且道者個是親是疎進曰和尚自分明師曰我不識進曰莫道和尚不識三世諸佛不敢正眼覷着師曰上座還覷得麽進曰若覷着則瞎却眼師曰古人道盞子落地碟子成七片你作麽生會進曰盞子落地碟子七片擬議思量腦後中箭太虛閃電不停機千丈深潭和底見師曰忽然有人問你水牯牛多少價又作麽生進曰識破不直半文錢師曰且去

乳峰問福城高挂劍斬盡五峰寒當機一句作麽生道師曰將有餘補不足進曰共合千古意雨過一山青師曰路遙知馬力歲久見人心峰舉坐具曰總不出者坐具頭上師曰祇者坐具甚麽處得來峰喝師曰更道看峰遂禮拜師曰也不出者圈圚

僧問數日把任關津只爲齊家治國於今家齊國治時如何師曰佛殿山門齊拱手進曰大開關鑰又作麽生師曰香爐無耳莫顱頂進曰端坐皇極殿遊步道遙宮且道是甚麽人的行履師曰不是上座境界

進曰與麽則辜負人心師曰灼然孤負

僧呈題扇偈曰鹽官錯喚作犀牛師曰不喚作犀牛喚作甚麽若道不得當罰錢三百供衆僧禮拜師曰禮拜且置畢竟喚作什麽僧展扇曰請和尚看師曰恁麽與犀牛何異僧罔措師與一摑曰三百錢一文也少不得

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驢前馬後不須言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馬後驢前無正徑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驢前不是馬後曰如何是偏中至師曰馬後不是驢前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下座時不向汝道

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什麽師舉圓眼曰者個
喚作什麽進曰圓眼師曰又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
物進曰和尚莫將境示人師曰瞎
僧問今日居士請囘向金剛經提坐具曰未審者個
經還假囘向也無師曰㤪者不會會者不㤪進曰縱
饒囘向得又明個甚麽邊事師曰你道我怎麽囘向
進曰千峰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師曰還當
得囘向麽進曰也須和尚證明師曰我無恁麽閒功
夫
錢聖月居士問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四大未成
時且道真人在甚麽處師曰莫被臨濟瞞却好進曰
只今聾師舉拂士禮拜曰頻呼小玉原無事只要檀
郎認得聲師曰如何是聲士無語歸位師曰莫顢頇
去
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今日不打你進曰如何
是圓滿報身師曰還要第二杓那進曰如何是千百
億化身師便打
梵則侍者問古人道出門便是草不出門亦是草請
問和尚爲甚麽不出門亦是草師曰喚什麽作門曰
恁麽則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盡是草裏漢也師曰說

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的請出來與老僧相見看曰相
逢不拈出且道具眼不具眼師曰直饒舉意便知有
的亦未許他具眼在曰畢竟是什麽人纔許他具眼
師曰腦後見腮莫與往來曰謝師答話
師問僧如何是在的人與不在的人僧下語不契遂
問梵則如何是在的人曰不敢相違和尚師曰如何
是不在的人曰金砂易辨師曰語雖去得不甚諦當
你問我看則問如何是在的人師舉起扇子曰者個
是甚麽曰如何是不在的人師曰者個是扇子則禮
退
師問紫仙我有一物無頭無尾汝畢竟喚作什麽進
曰淨陽爭敢瞞和尚師拈拂子曰者個又喚作甚麽
仙奪拂子曰要用便用師曰恁麽則不成賓主仙送
還拂子曰始成賓主師乃擲拂曰與汝打蠅子罷
師問絅關嘉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汝作麽生會關
曰兒孫得力室內不知師領之
問識得拄杖子猶是途中事作麽生是到家的事師
曰走過長亭又短亭
問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如何是吞萬象的光師曰識
得心也未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畢竟是個甚麽

師曰老鼠吞大象
僧問古人道恁麼道則易相續也大難指香爐曰者
個作麼生續師曰聽得他答你麼進曰恁麼則相隨
來也師曰且去
問吹法螺擊法鼓號令人天展令旗架令箭群邪失
色赤劍當機一句作麼生道師曰一不隻二不雙進
曰用後如何師曰眉毛在眼上進曰還許藏鋒納銷
也無師良久曰會麼僧擬議師曰去去
僧入方丈問某甲做功夫覺心口痛師曰心口痛不
如不做曰某甲參本來面目定要見他個落處是否
師曰本來面目眼不能見若要見還仗耳朵鼻頭僧
禮拜去傍僧失笑師罵曰笑個甚麼僧曰說個眼不
能見便好說甚麼耳朵鼻頭師曰他若問不將眼見
將甚麼見你如何答侍者應聲曰卻是眼能見師曰
眼見青的黃的者曰若有色相則不能見師即扭住
掌曰無色相又見個甚麼者一喝師又打曰除了喝
說一句看者提衲頭襟曰某甲衹知是件衲頭師休
去
黃元公問雲門大師云法身有二種病兩種光且道
是甚麼病甚麼光師曰再求再聖再復再靈問雪霞

千山為甚麼孤峰不白師曰家家有路透長安問如
何是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師曰露也露也問東山水
上行畢竟明什麼邊事師曰也是蟻子負須彌問坐
斷十方猶點額密移一步看飛龍如何是密移一步
師曰一寸光陰一寸金問從天降下則貧窮從地湧
出則富貴如何是從地湧出則富貴師曰白蒲棗弊
了又來討問古云清光照眼尚迷家明白轉身猶墮
位且道意作麼生師曰醜婦抹胭脂問楊大年云八
角磨盤空裏走意旨如何師曰墮也問上座以露柱
明不遷義水流風動又作麼生師曰到即不點問玄
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請師道一句來
師曰腦後見腮莫與往來問壽昌大師云奮然擺出
虛空骨驚起須彌折斷腰且道如何是虛空骨師曰
出問杜順和尚云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
醫人灸豬左膊上意旨如何師曰臘月火燒山
僧問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付
囑與汝設使斯時百萬人天俱咲正法眼藏付與阿
誰師曰貪觀天上月失卻手中橈問有一人不從雲
水至不從人天來和尚與他何處相見師曰喫茶莫
動口問有一棒打不回頭還是師子兒鳳凰兒師曰

同抗無異士問頭頭顯露物物明真不用躊躇直截便道請問和尚道個甚麽師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問楞嚴經曰剎說衆生說三世國土說請問和尚說個甚麽師曰三年無改可謂孝矣問日月照臨不到天地覆載不及劫火燒他不着畢竟何處是他安身立命所在師曰隣家乞新火分與讀書燈

問如何是向師曰我問非有餘如何是奉師曰汝答非不足如何是功師曰唱者啞如何是共功師曰聽者聾如何是功功師曰龜毛兎角磕頭絆脚

問楞嚴經如何和合妄生和合妄死師曰趕得着謝雙脚問如何是八角磨盤空中旋的意旨師曰賊是小人智過君子問長安大道長遊戲處處無私空合空請問和尚如何是處處無私空合空的意師曰脚上帶黃泥定是遠來的

靈鏡問馬祖一喝百丈耳聾黃蘗吐舌即今聞之又當如何師曰更須驗過始得問破沙盆何故水屑不漏師曰低聲低聲問牛兒以草爲命因甚不許他食師曰言淸可恕問天地古今有幾件用不得的事師曰短撐門長種火問春花一樣開爲何有結果不結果師曰貪程猶是可錯路實難容問會句上事的人

爲何現前拈不出師曰再求再聖再復再靈問因甚成了佛祖公案師曰老僧任持事繁問向上向下是同是別師曰熱時向火冷處添冰問黃龍三關趙州三度意旨如何師曰將謂救不得問一樣衲子爲甚有精肥之異師曰閒人不是等閒人問彼時夾山囘首船子作何方便免得自身不濕師曰更使潙山笑轉新問苦甘齊結實爲何時節不同師曰知恩者少報恩者多

問古人云渠即是我我不是渠渠我兩不立何處得相逢師曰堯眉八彩舜目重瞳問禪關不放開生佛那裏來師曰禪關已放開生佛那裏來問神有五通佛有六通未審那一通如何是師曰曲徑遶青松問有一人目矇口啞耳又聾手足全無麁攏倒有人問佛法一句將何祇對師曰只見錐頭利那見鑿頭方

問二六時中還有不穿衣吃飯的人也無師曰覓則葛藤滿路不覓則當處生苗

雪礀問余集生居士更欲師代答問既是光明臺因甚麽夜來復暗師曰將謂親見光明問古人拈一莖草建剎已竟光明臺爲何費了許多心力師曰話作兩橛問九旬禁足三月安居內無半畝之田外無寸

方之供往來龍象憧憧畢竟喫個什麽師曰上座向
甚麽處來問謂是宰官長老之名四海傳謂是長老
文多了幾莖鬚髮畢竟是同是別師曰菩薩子喫飯
來問昔日維摩臥疾毘耶見文殊談不二法門今日
石頭榷室光明見某甲談個甚麽師曰我不談不二
法門問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枯來用得却好且
道是什麽人境界師曰尺璧非寶寸陰是競問佛真
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即今西禪有請
博山又請不得彼先此後作麽生是應的道理師曰
三月二九月九行人莫向江邊走問博山已去瀛山

又歸壽昌徵言幾乎絕響幸有石頭老人在豫何限
山傍水虛度光陰莫是有待時節麽師曰閒人終是
等閒人問聖人不出世萬古如長夜如何得一道光
明普照去師曰黑問邪風時時熾盛正法日日陵遲
將何以爲中流砥柱師曰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法林問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誰與他安名師曰
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問達摩不來東土二祖不
往西天誰人傳授師曰雪後一朝霜問馬祖曰藏頭
白海頭黑是何道理師曰猩猩自古惜猩猩問趙州
生而知之因甚麽八十猶行脚師曰只爲生而知之

問香嚴上樹有人問西來意答他好不答他好師曰
墮也問興化打中間的遇着卒風暴雨因甚麽向古
廟裏躲過師曰恩大難酬問古人未出門爲甚麽却
去莊上喫油糍師曰不會裁袂看上帶問徹底無依
畢竟向甚麽處安身立命師曰鷄寒上樹鴨寒下水
問一悟永悟因甚麽却有大法未明師曰無米熟熬
油

僧問某曾問博山命根斷後如何山曰正好吃茶於
此有疑今更請問和尚師曰未許喫茶日畢竟意旨
如何師曰看取博山上文

藍覺非居士問昔日大顛打首座今日西禪打首座
是同是別師曰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問一了百了一
悟永悟因甚麽有先得後失師曰禍因惡積福緣善
慶問一言合理天下同歸因甚麽有先與後奪師曰
俗眼難瞞問大徹底人作麽生根本無明不了師曰
休把枯楊樹名爲繫馬椿問不藉緣生不因境起者
等人曾堪入道麽師曰自糞不臭

僧問暗室張燈成何事業師曰師子身中虫自食師
子肉問笑展眉毛那頭不現師曰現也問兩鏡互照
阿誰隱顯師曰有眼無筋不是好人問別出乾坤還

有甚麽師曰若鞔連葉苦問彼此同門出入因甚麽
覿面忘知師曰自起自倒問大悲千手眼云何不居
尊貴師曰養子方知父慈問此土無佛向那裏搖晝
去師曰眉毛儼然又曰賊身已露問拈不起一句子
畢竟重幾觔師曰不是半觔定是八兩問併却咽喉
唇吻請和尚答話師曰此問不答

劉若樸居士問現前者點靈明最初從何而生師曰
生也問凡有言句盡是點污如何得不點污師曰巡
人犯夜問入門須辯王不露鋒芒時如何辯王賓師
曰足上帶黃泥定是遠來的問君子龍與大人虎變

本色道人喚甚麽作通變師曰一色非關雲問山門
頭有兩個無面目漢來時如何相見師曰點節不到
問古人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和尚爲甚終日口喃喃
師曰不道不道

師與相鯁生居士同遊龍潭師指石曰可取得雲間
去麽居士撫掌一笑至晚設茶師曰古人說學道須
是鐵漢把手心頭便判直取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
管且道菩提作麽生取居士出衆曰日間所指石頭
實取得去師曰你試取取看士便轉身作負石勢師
曰你可放得下麽士作放石勢曰有甚麽放不下師

信口偈曰深山佛法石頭小大負之而趨不煩挾帶
士欣然禮謝

石雨禪師法檀卷第十 終

松江府金澤信官趙 捐貲壹兩
顧浩寺弟子淨穆叁兩
嘉興府太平菴廣言壹兩 仝梓

石雨禪師灋檀卷第十一

嗣灋小師淨柱編

頌古

世尊初生（二首）

風淒淒出林虎烟迷迷霧鎖鎖大地衆生眼欲開忽然撞着雲門普楚歌聲一何苦八千兵散何所梟梟餘香滿世間伊誰聽者忘淒楚

觴臭娘生袴一腰痴人道是赤條條縱然夜半明星皎汲盡天河洗不消

世尊覩星悟道

今也見古也見何曾能得全身現橦頭失卻眼睛光大似優曇時一獻奇哉三界苦衆生一時招破娘生面

世尊拈花

世尊適猶迦葉打狗李四知香張三識臭我欲驢前爲證明依稀又落馬蹄後若是雲門偃祖來滿口不消道個㱔

菴提遮女問文殊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爲何却被生死之所流轉殊曰其力未充後進山主舉問脩山主脩曰笋畢竟成竹即今作篾得麼進曰汝向後自悟去脩復問進進曰者箇是監院房那箇是典座房脩禮謝

說真方賣假藥絕處逢生還須扁鵲甚麼處去也千里追風趕不着

金剛王寶劒

出匣寒光四海空收來滿地血猶腥太平原是將軍定不許將軍定太平

踞地獅子

斂爪藏牙合兩睛全身不動轉威獰狐疑不決忘前後香象倉惶醉未醒

探竿影草

家家深夜穩眠牀風送花陰過短墻欲識裏頭真富足定多籬竇吠寒尨

不作一喝用

鳶飛戾天魚躍淵哥哥騎馬嫂乘船若還說與嫂知道朝打三千暮八千

德山托鉢

破爛袈裟搭半肩出遊無度取人嫌歸來獨掩三更月又被狂風揭草簾容啓意大聯纖活得三年豈偶然

洛浦祭夾山
前脚不着實後脚忽移步跌倒爛泥中傍人稱怨苦
莫怨苦喚得起來連累汝

典化擯維那
其父攘羊子證之三通法鼓擯循遲維那昔若能幾
諫不枉稱爲唱道師

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即爲消滅
闘闘幽鳥啼紅翠一榻熏風驚午睡舞袖單衫入市
廛張公喫酒李公醉

日日是好日
日日是好日歲朝不是年初一端陽粽當重陽糕中
秋月餅元宵喫風日陰晴屈指推臘盡都言是歲畢
咄

趙州狗子
家家有幅遮羞布放下便能當雨露獨怪當年老趙
州擲却頭巾頂却袴

藏身處沒踪跡沒踪跡處莫藏身
花落花開花復殘鶻喉宛轉旅魂單傷心最處啼成
血萬古人悲行路難

趙州勘破婆子

以楔出楔弄巧成拙鋏打心腸綿團口舌活人即用
殺人刀至今遍地流腥血

疎山造塔
愚者見之名正言順智者見之一味慳吝驀地相逢
老算師掀翻幾個齙齇

趙州與侍者睹餅
同調相憐事隱淪深山鋤土不鋤金拈開覺得金如
土高下千秋定管款
上馬金送去下馬銀接還存亡漢室在其間思歸不
解亭侯印一劍如何破五關不見道行路難路難不
在登高山

雲門一棒打殺與狗子喫
紛紛落井去拖人愧我無繩千尺深萬里無雲天有
過碧潭似鏡月難尋

乾屎橛
門外小人至門內有小人一拿一握血一棒一條痕
噫桃花浪破漁舟穩萬里征人泣斷魂

南泉斬貓
蓼花汀裏小機關物外獨超也着瞞入水救人春浪
起至今點額未曾乾

釣得乾魚架火烝逢人失手可憐宵朝來無限風波活赤鯉從今帶尾焦
心不負人雙首座滿面羞慚王老師舉直更兼能措枉草鞋頭帶較些兒
收拾乾坤把住貓飛刀血濺梵天高無端變作金獅子萬里迢迢然路正遙

女子出定

酒逢知己千鍾少話不投機半句多我醉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過

舉一不得舉二因緣

短亭不覺又長亭秖爲留君與別君忽憶虎溪橋外事笑聲今古許誰聞

僧問審下如何是佛法大意下云貧兒抱子渡

恩愛競隨波

盡謂易分雪裏粉誰知難辨墨中煤音書有恨曾相寄未審遊人歸不歸

婆子燒菴

冬冬令冬行也大奇何緣劫外起春鷳鷥殘旅夢天明後幾個惺惺幾個迯

高峯無夢無想主人公

半生活計一漁舟幾度風波爲下鈎行向桃花源盡處歸言獨自訪仙游武陵守親垂叩興敗無寥方自咎休自咎一溪水綠仍如舊

雪峯義存禪師參德山問從上宗乘學人還有分也無山打一棒曰道甚麼峯曰不會至明日請益山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

不是騎牛覓牛便是以水探水一劈華山兩開自首從來免罪未免罪黃金無假不須真纔到鰲山俱撲碎

鼇山成道因緣

隨風逐景探烟霞浪子回頭便做家若道今朝方悟道鼇山依舊在天涯

鹽官洞上德山來桶底三番大脫開不是巖頭周匝好至今儱侗不堪擡

雪峯見僧來以手托門放身出曰是甚麼僧亦曰是甚麼峯低頭歸菴僧到巖頭舉前話頭曰我當初若向他道末後句天下人不奈雪老何僧後再請益頭曰雪峯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要識末後句秖者是

一箇爲人須爲徹一箇殺人須見血欲得燒成九轉

丹同條生不同條滅

雪峯見僧來叅便曰是甚麽

是甚麽月滿長安路正堪眠不免曹山墮

是甚麽紅爐不是火煉成金令人棄如土

雪峯上堂輥出木毬玄沙捉安舊處

半夜三更神出鬼没誦咒書符還見也不

雪峯因玄沙來三毬一時輥出沙作臥勢峯曰你尋常用幾個曰三即一一即三

人人盡道雪峯有當陽難掩玄沙口一三三一是幾多分明露出家常醜

南山鱉鼻蛇因緣

父子相將學弄蛇一千五百眼俱華南山喝去全身露毒氣彌漫莫觸他

拖人下水不濕脚下水拖人脚不濕玄沙不顧犯當頭一手扶人一手搦

雪峯示衆曰飯籮邊坐餓死人臨河渴死漢玄沙曰飯籮裏坐餓死漢水裏没頭浸渴死漢雲門曰通身是飯通身是水

説邊説裏説通身總是画蛇添足人曠劫無名名飯水一番拈出一番新

雪峯上堂曰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長慶問雲門曰雪峯與麽道還有出頭不得處麽門曰有慶曰作麽生門曰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

電卷星馳會者稀滿山依舊雪霏霏雲門長慶導師旨普請搬柴尚未歸

雪峯遊山次指面前地曰者一片地好造個無縫塔沙曰高多少峯乃顧視上下沙曰人天福報即不無和尚若是靈山授記未夢見在峯曰子作麽生沙曰七尺八尺

顧視上下七尺八尺佛界人天分等級無等級通途特地栽荆棘一尊塔樣兩人爭塔卵爆盡我還出

雪峯指火曰三世諸佛向火焰裏轉大法輪沙曰近日王令稍嚴峯曰作麽生沙曰不許攙行奪市雲門曰火焰為三世諸佛説法三世諸佛立地聽

殺人火活人火火性無情莫莽鹵鑿壁偷光已有人兄弟相將學步武久假不歸歸便休眉毛惜取留還我

雪峯普請次路逢一獮猴乃曰人人有一面古

鏡者獼猴亦有一面古鏡三聖曰曠劫無名何
以彰爲古鏡峯曰瑕生也聖曰者老漢著甚死
急話頭也不識峯曰老僧住持事繁

話端使不是瑕生古鏡無明辨不清驀地持歸相炤
耀獼猴從此露全形

雪峯在洞山作飯頭覆却米盆因緣

一枝佛法到龍潭吹滅殘燈徹髓寒九上三登明此
意砂盆覆却總無端

雪峯因僧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峯曰瞪目不見
底曰飲者如何峯曰不從口入僧舉似趙州州

曰不從口入不可從鼻孔裏入僧却問古澗寒
泉時如何州曰苦曰飲者如何州曰死峯聞得
乃曰趙州古佛遙望作禮自此不答話

藥因救病出金瓶錫爲不平離寶匣相如何事愛廉
頗趙國方今在兵甲

雪峯曰世界濶一尺古鏡濶一尺世界濶一丈
古鏡濶一丈玄沙指火爐曰濶多少峯曰如古
鏡濶沙曰老和尚脚跟未點地在

從來好手讓僧繇画影圖形未肯休自古誌公無面
目于今點出一雙眸化爲龍飛去了堪笑三郎坐釣
舟

雪峯因閩王施銀交牀僧問和尚受大王如此
供養將何報答峯以手拓地曰輕打我輕打我

欲見雪峯無處眞閩王銀椅驗來親誰知一代傳持
者却作靈山護法人

雪峯因閩王封柑橘因緣

咒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還著于本人

雪峯僧堂內救火因緣

柴頭發火救須柴此事誰人肯得來要見丈慈因子
孝自將門閉自還開

病入膏肓可奈何艮醫拱手藥誰和如非別有超師
作海上奇方有幾多

三聖金鱗

賣油娘子水搽頭不覺衣衫盡是油更欲當風兼賣
俏被人掀倒罵無休

雪峯因閩王問擬欲蓋一所佛殿

誘人犯法得人憎反逼將來愧不勝兩手攤開遮不
住至今枯木倚寒藤

雪峯望州亭相見話

烏石嶺頭石色烏望州亭望趙州過二番相見無差

舛及到僧堂便懡㦬
一大藏教是個之字
只知以楔出楔不解將空塞空葛藤窠裏翻身易當
道難栽無影松
玄沙三種病人
將謂抱𧿹叫屈原來賣弄家私硬證烏龜作鱉釣魚
習氣還癡
甘贄入南泉請黃蘗散䞋
癡憨頑鈍瀟灑風流學人不會休休休休
玄沙因我得禮汝
因我得禮汝誰云話彼此隔岸咬蛇聲帶累蝦蟇死
夾山無舌人解語
無舌人無舌人千年枯木一回新杜鵑元不喚春去
客路傷殘夢自嗔不用嗔就路還家盡是親
法眼問永明智云隔壁聞釵釧聲便名破戒今
男女駢闐又作麼生智云好個入處眼云此子
他日有五百毳徒
幾多娥蠢幾多妍覽徧名山又市廛無奈家貧遭劫
久借婆衫子拜婆年 其
春光別貯一金壺擬學江南唱鷓鴣謾把花枝招石

女橫推不倒直須扶 其二
和普明禪師牧牛頌
無端露地忽咆哮踪跡分明路已遙無計喚回奔競
苦權將野草嘗靈苗 未牧
崎嶇石徑四蹄穿水盡山窮下一鞭且得鼻頭繩在
手東西從此任吾牽 初調
顛狂每欲息驅馳你若思歸我亦隨運足不知途路
遠綠楊鞭影送頑疲 受制
也只尋常這一頭何須今古較剛柔前村更有閒田
地水草依依且暫留 廻首
每憶溪山山那邊飢餐渴飲更天然一聲黃鳥春歸
去鼻有芒繩不用牽 馴伏
踞虎盤龍總不如隨緣坐臥已無拘橫拈短笛松陰
下一曲斜陽尚有餘 無礙
倦來聊睡柳陰中牛入花茸又草茸隨分納些終不
犯睡惺重睡睡猶濃 任運
人牛俱在此山中何必相煩問異同隨處風光隨處
好不妨明月下天東 相忘
覺來拍手一身閑記得當年此日閒獨立曾無牛可
牧無牛猶有一重關 獨照

阿誰不欲共追踪到此方知萬象空空處不留如不
信前村芳草又茸茸 雙泯
日出東方月落西郝堂端坐掩柴扉春來夜雨雷初
動松老成龍喚不歸
寄䅘一步看飛龍
轉身就父
那個臺無月誰家樹不春反手摸着枕定是夜眠人
嘉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 拈日
壯順和尚只知拈頭撥尾不解泥裏洗土塊 頌日
長亭又短亭趙氏送天行雁杳魚沉役孤征萬里情

石雨禪師法檀卷第十一終

松江府弟子佃淨權三兩
丁智感趙淨塵各壹兩

石雨禪師灋檀卷第十二

嗣灋小師淨柱編

贊

騎牛出山像贊

食雪山雪白而且肥一色邊事人所見希隨類而墮
如虎之赴驀爾騎歸忘却舊路噫隨緣水草納些些
花落珠藤鳥亂啼

蓮花座觀佛贊

法身本無相無相非法身六載雪山忽爾春風新
春風新鷓鴣頻寶花王綻絕纖塵剎那邈得伊神否
擬議幾何失却真

佛牙贊

如何佛說法亦不惜齒牙牙法兩無壞永永鎮群邪

細字金剛塔贊

金剛爲體無縫可通慧命所寄能仁所宗天光明淨
雲色朦朧如沙聚海如蟻行空卽之也寒潭月影捞
摝無踪望之也撐天柱地八面玲瓏斯之謂寶王塔
而現於一毫之中

接引像贊

不立一塵捨師不得不捨一法取師不得不取不捨

恁麽得依舊勞他一臂力
吾師脚跟不點地纔聞喚着忙回視一縷纖雲引臂長逢人便道西方事霜林夜半鳥驚棲無令好夢風吹去
畫作唯心淨土觀遲遲五濁放身安迢迢毎欲空回首臂巳長伸屈復難

普賢大士賛二則

熱惱塲中衆苦交逼左之右之無法可釋騰騰象王以雪爲食從眉山來業示其白異類中行普眼莫測但存想間儀容儼集咄咄獲得眞賊走却賊

萬行莊嚴如意之故走徧大千不曾動步盡道恩承白象力誰信曹山立三墮

獻象圖

散星成象覩星成佛牧象以奴獻象以法法邪乃狂法正乃降佛從海湧波浪汪洋汪洋奈何截流而過得善現者庶不負圖

觀音大士賛

聞得老兄當年買胡餅放下却是個饅頭只今在此死丁丁立個甚麽噫踏着了也負他一滴枝頭水不得縱横自在遊 鰲頭手執楊枝瓶

不提魚去沽村酒不踏鰲頭海上來鷓鴣堤邊銜柳去南詢童子未曾回咄且問你將什麽利生休休騰雲駕霧不如你說法還須老比丘 雲端

應現重重三十二光彩無非一月眞除却寒潭千尺影誰得當天指示人 水月

神悲行苦言眞露甘熱跣其足寒幪其髮無刹那頃思靜離喧婆心最在無人處細把楊枝着意參 楊枝淨水

應無子之求憐有子之累雙手迎送問施彼了無畏 送子

幪頭唯衲被觀者自知音逐臭隨香者多從紙上尋

纔放魚籃便把經卷掣電之機換善財眼噫淨瓶打破方知歇今且從人亂指點 水月

因看月在水萬境悉平沉再四親撈摝良哉觀世音世界大海中衆生没于苦自古運悲人慈航把柔櫓西行浪復東無計回長風業有所不免變現終無窮獨有普門士應身三十二如解轉拳人手無縛雞勢聊爾借婆衫拜婆了年事隱隱袈裟吹隱隱雙趺危寶髻青山聳纓絡秋雲垂忽爾全身坐忽爾衆生度不見有衆生祇把楊枝顧癡情盡說飛甘露分明以

水濟于水丈夫終不從他誤誌公十二面難揣從茲筆底無回互大海中柳枝

卽此物非他物得到手鮮潑潑任君殺任君活價不相應賣不成短巷長街喚一聲人人打動化龍情猶待春雷撼地喝魚籃

原非男女忽示女相女人得度何男女相

垂手不入壓動足不點地身居潔白中好顧酬還未稽首拈香風萎花願吹去更雨新好者接人方有據

噫憶昔孤峯絕頂時一捏直教成粉碎蓮花

隨衆生機性惡性善靚面提撕實花利劒

目橫秋水[illegible]童子渺然玄叙一字一句從胸流出通身是口示普門德誰是知音還從胸沒

女人應受因類女則普門細字像從胸書起末復至胸可稱神妙

大士旣證此圓通又不肯住在裏許要我題破其中意言外知歸還讓你圓光下像

一波纔動萬波隨之雲行風捲柳露垂絲一釣便上當機者誰不擇異類良哉大師

布袋和尚贊

遇物便採入遇人便傾出問他作什麼倚杖笑而立設更擬議間提起走不及無奈袋口何所以成狠[illegible]

包乾裹坤容妍納醜四十九年何所不有忽爾知非拄杖在手便好乘閒打開袋口呵呵寶壽山高月半銜漸出雲衢人見否携歸更問長耳叟爲法相可公五十壽

松根爲枕布袋爲蓆白雲青天懶去求食一覺醒來腹猶呆哉千古一笑兩眉豁開

伏虎羅漢贊

猛於虎者唯慈忍力大空小空就手而食大空旣空小空不從頻頻回顧示以怒容

朝陽補衲贊

荷葉收香秋麻正長鶉衣結就糞掃堆旁衲頭下事

針針相似咬斷線頭方可接續

寒山拾得贊

寒岩寺裏討飯來國淸寺裏燒火去盡道文殊與普賢相逢狹路難回避噫石塊木椿有何憑據

十八大阿羅漢贊

長眉曬日而童子進香者

離離披披水田其衣霏霏拂拂霜雪其眉心擬向日乃負其坐背癢不禁侍者之故

對巖花而翻貝者

依文解義三世佛寃離經一字卽屬魔言頹然一翁

二俱不美巖花似火雙眸若電
傾瓶放光而出神遊戲者
倚光而出非意所生不知何日打破淨瓶放過一着
落在第二二若不存二復何寄
山居靜坐而猿猱獻果者
蟠桃既熟知是幾年偷心所得誰爲汝憐爾不異我
不許藏躲但辦肯心妙哉厥果
坐參經義而執卷忘倦者
老老大大手不釋卷懶逐文言只圖遮眼眼既自全
月亦自圓世人若看牛皮也穿

攜卷坐柳陰而次第簡閱者
出息不涉入息不居衆緣陰界不能礙渠楊柳春回
每苦轉綠一大藏經從頭再讀
定中有鬼賊錫而不動者
把住要津官不容針畧通一線山鬼入林不采無竊
伎倆有盡過于小劫金錫乃振
倚樹高臥而獼猴爲伴者
津梁既疲未忍言歸尚有侍者聊以應機侍者爲誰
二獼猴子一動一靜自成賓主
拈丹桂枝以示鹿麋者

無法可說花拈一枝香生滿谷悟者爲誰鹿性既馴
馴復何守庶幾無聊可以爲友
騎三脚蟾以出海者
無物不有無時不然龍宮雖好不可久延撒却驪珠
衣中自有爲有力者負之而走
騎蝦精破浪而出者
江既無底海亦無邊路頭在手白浪滔天如人履地
人乃不會何獨疑于一蝦之背
握玻璃盞以調藥餌者
玻璃盞子內外明徹人兮無此何以利物藥餌漸調

慰彼疲勞匪酥匪酪飢渴乃消
擎鉢多而降龍者
我無神通神通在龍雲周雨徧不離鉢中縱以爲體
奪以爲用誰爲阿師只堪應供
努臂目而伏虎者
爪牙既歛風習未除努目而視安敢縱渠大空小空
始絕回互若欲把門還少一箇
亦有布袋而非彌勒者
同不在心異不在腹以有布袋令人捫摸是耶非耶
擬之卽差可知兜率不是爾家

坐觀塔光而擁衲者

孤峯一衲似有來繇誰知只在光影門頭光不透脫雖云是病不妨借此為炤妖鏡

坦腹而布袋者

天上無娃地下無名當年一問粉碎乾坤廓落一囊嗒然忘我大千有物無不包裹

擊磬而出定者

欲觀自在未絕偏圓離出入際默爾忘緣既非無語亦非有證誰似其人一鳴其磬

寶公贊 鶴凌侍者請

十二時歌步步嬌曾從異類出鷹巢還須化鶴凌霄漢尺拂休忘鏡剪刀

初祖贊 崑石請

崑山有艮璧如何喚作石武帝問西來西來道不識不立文字誰是知音楞伽四卷可以印心但能推倒嵩山壁便好為他的子孫

立雪齊腰贊

齊腰不沒膝此意許誰知只可面當壁翻身早已遲冷眼難瞞熱心一段死不干休雪花片片可憐坐斷十方看到底被他將眼換

好雪片片落不着面壁多年不禁寒心未安時臂未斷展開還好與人看

真歇了禪師塔在臯亭山方被劫火其僧以繪像索題募建

題落驢前贊落馬後秖這些子火燒不透殃及兒孫是誰之咎使有人云歇了休拽取鼻頭來寶壽不應觸諱犯當頭紅爐雪又重芳茂

雲棲宏大師贊

生平不識彌陀面今日毫端全體現人人盡道見雲棲誰向雲棲那邊看

雲門湛然和尚贊

洞山於艮久覓得雲巖禪誰知因過水兩眼方始圓年深代亦遠幾希失所傳江南雲門裏放下無聯織復為分明極令人話正偏寶壽山何秀西溪水亦鮮以此示後賢後賢曰儼然

古越雲門法幢獨露價賤如金貴如土故有空王倖了不知顧邪風振搖卽隨類墮令人對此憶曹山毀之譽之誰之過

鬧說雲門夜半日出一人傳虛萬人傳實棒拂拈篦對面不識祖彌不了所以殃及

兩手握何物持歸問汝師汝師曾問我我今復何辭譬如迴流者溪石多參差攀攬所不及情知源在斯因師乃聞我因我聞祖翁祖翁曰耳聾知此乃可起曹洞之正宗 為崔陵智超請

宗傳曹洞戒受雲棲教尊賢首總作全提或拖布袋郎郎當當或登寶座巍巍堂堂雲門惺惺天華寂寂養子之緣子肉不食擬報師恩幾鈌師耳描師邈師隨類墮只

眞不可邈一邈便像眉目儼然却成兩樣不兩樣能隨類墮者是之謂雲門湛老和尚

石傘在上若耶在東門齒不鈌耳朶不聾是耶非耶豈力未克噫持書千里迢迢客畢竟何繇到此中

博山無異和尚贊

脚下無私隨往自適今之古之路逕開闢舉壽昌宗起博山宅把住要津爲眉毛惜噫拂子橫拖不顧人至今幾個知恩澤

密雲和尚像贊

一條白棒顯家風今日相看影現中道師不足隆臨濟怒髮莖莖直指空

麥浪法兄如六賊戲彌勒像贊

舉動如天衣再來遊戲如彌勒應世秉拂於顯聖雲門住持於彌陀梅市悄地裏結却袋口忽然閒拽杖而去那昏伊六賊六通一任他扯來扯去斯之謂麥浪懷兄永不負先師之記

聞谷大師贊

雲棲的嗣淨土正宗龍池有鴨掉頭弗從西來祖意曲暢旁通川趣流赴茗溪道中隨方應化雁過長空影非留水此似誰容我生武水鄉與師同擬議師德海月可籠吾師之德摸摸無踪瓶窒火發庶幾可攻說淨土法開慈悲方師去我來喜拈遺香淨慈隔岸

游芝山堂開卷拜贊是我同鄉

東山爾密和尚贊

東山阿兄宗通說通誰是其人水上尋踪

具足禪師贊

白石之上青松之下是誰似伊得能瀟灑何以孝聞左無股者解脫自居世間頓捨同師黜沸共抽薪也派出源分易幾冬夏泡漚復親活埋話新電影忽墮空花未淪且結空藥聊以獻蘋秋風落落難擬其神春流浩浩彷彿其身身與神會午夜紅輪手執何物欲誰付與我爲證明須一轉語不是木蛇豈曹家女

喚作如意非我儔侶兄雖點頭我亦不許薦取薦取不負同處

題瑞白和尚住陽明洞鋏壁居秋景畫像時開法雲門

坐破鋏壁伊誰可測常扃柴扉見亦不識別峯拜之一龜毛拂舉兎角杖摟陽明窟飛一葉秋揭藤斗笠不離把茅啓雲門扉豈忍不禁先師累及噫盡道世間行樂好逍遥那及在山日

巍巍堂堂辨邪別正六出瑞花其白無並寒殺闍黎韜幾聯徽曹洞一脈大地春歸

南明大師賛

達臨臨濟中接斷橋車車溪水鴛湖滔滔噫者個綠何無一滴沿流不止問吹毛

自題

若耶溪上雲門月流落清流話圓鈌平日拈來作鏡看却教胡餅知時節何時節試問黃橙與綠橘寫清流橋

曹洞正宗何背何向試問觀者果像不像不是暫時落魄便是白衣拜相山爲日平請

實壽龍門枯藤槁木顧虎頭輩十描九錯寶鏡無塵黃金無眞因緣時節藤木生春噫省然眉目霧將散看取麟湖月上新省眉請

雁過長天秋霞作箋一筆兩筆影落寒泉泉不留蹤雁不遺影你是何人示人以景不是景手執木蛇知爲誰昨夜夢溪清夢醒咄印如請

西溪深處古杭之餘峯七十二何處逢渠昔有政公好騎黃犢人或擬之柳鞭一促騎斗象

奇哉實壽追踪熊耳九年面壁沿流不止魚魯鬚眉烏焉衣履畢竟如何逆流洞水九壁請

寶鏡堂前一輪明月背觸俱非如入虎穴擬犯其威

遭其耳鈌吾道欲隆記取時節正月小盡梅花似雪寒影入溪任人拈掇道隆請

三喚三應意豈有他只此斷拂覿面非賒梧桐瀉影秋月欲斜西山雖好不是你家爲日生侍者請時生將歸寧化之西山菴

因汝識我我不是汝高踞要津把斷拂子淨玉瑕生曹溪洞水何物沿流云祇者是淨玉請

衲僧氣宇山清水碧塵累既清無往不適柱地撐天此外無禪可寄傳者寄在汝邊傳侍者請

如是之法佛祖寄付逗到靈峯一撥便露任伊描得十分眞寧識曹山尊貴墮咄

玄豹齋中偶然佇立一人傳虛萬人傳實若道是曹
洞正傳爲甚麽到者裏拈椎豎拂咄（汀州本然請）
是渠非渠鏡裏尋渠撲破鏡來觸處逢渠
天華顯聖雪峯長慶只因寶壽扯拽不定扯得定綿
江撈得獅峯影衣裏戒珠須自證
寶壽之寶雪峯雪分付諸人莫辨別若搭生薑賣與
人管教辣斷娘生舌（寶壽頭請）
說像不像野燒不休燎天灼地此箇獨留愚者怖走
此復誰收問取淨節是眞火頭（節火頭請）
旁通法眼曲暢雲門即此面目曹洞後孫

題久黙像
弁嶽峯頭浪潑天誰云妙唱不干舌太湖澄碧峯影
斜不務速說今已說
唐存憶居士行樂圖（子孫供立童子送芝）
人生行樂耳孰云樂有極寶樹行有林盤陀坐有石
花輪胎始成蒲輪擬相迫此際紫芝香即之不可得
色果即空耶壽茲艮可釋遂佛亦還官語諸賢子息
題章天對居士小像
角巾原不染風塵博得淸閒倍爽神樹下有形能息
影石邊童子慣隨人破瓢擲去成奇響斗笠掀開不

厭貧古鏡自來如面潤一回深炤一回新
題穆溪野老小影（即曹愚公居士）
優哉游哉出朝入埜豐草長林是所思也道可樂乎
道可行乎溪影自炤渠正是吾
題江陰芙蓉菴渭鈞眞
日中逃影既已知非屏身松下似與世違身亦是影
孰究其微芙蓉湖上秋月輝輝再三撈漉始得忘機
遠思曹司理乞題行樂圖（三首）
一經既明志忽靑紫春至花發於我何喜（勵志一經）
歸受一錢恐傷我廉傳經之外此復何嫌（廉風兩袖）

身心家國擬負而出月明星稀照我逈立（靜夜憂時）
澄泉行樂圖
華巖五山一山之首有老比丘年七十九見慈舟翁
親雲門叟靜養自怡不遑他走香水海月豁開戶牖
如寶鏡光畢彰姸醜隱現之機永垂不朽明年好學
趙州禪若到龍門即寶壽
孫冶堂居士像
五百頭陀結一緣扁舟別業到梅川紅衫竹杖追蓮
社世外風流不問仙
劉元城居士像

遊雲遊宦前身後身水月既㢤鏡花復新撥轉鏡看何喜何嗔是迷朽業是千古真

石雨禪師瀉檀卷第十二　終

嘉興府天寧菴比丘明淨施貲一兩
信士徐煥淨璞智萌各五錢
廣遠霞谷智闊各二錢
金門智全湯門智信各二錢全梓

石雨禪師瀉檀卷第十三

嗣瀉小師淨柱編

瀉語

付瀉偈

無付卽有法有付卽無法有無付有無付有無無法

示唐祈遠居士

參禪到無參處始是參有得力有省但屬想瀉收是明白路亦是門須打無門路處入且道無門路處又如何入若道入了也還見石女生兒麼參

參禪到昏沉妄想衆苦交逼處纔好下手不得躲避不得等待待得清閒安樂十個五雙要打在無事甲裏故於清安處似得力多於苦難處似退失易然寧向苦難處退到大洋海裏莫向清安處得力到佛祖頭邊還有從大洋海裏下手的麼劍去久矣徒勞刻舟

參禪到公案明了處且莫草草念簡點山河大地明暗色空身心世界衆生諸佛有毫髮許差別也無逆順境緣有毫髮許留礙也無參到自己明了處亦莫草草念舉個古人公案看一則兩則至於千七百則有毫髮許差別也無二乘十二分教有毫髮許留礙

也無於此二邊合看分看橫看竪看看得脚跟穩貼貼地不妨著草鞋行脚若遇着沒個面目漢把住要津透不去撥轉頭來上大人丘乙己從新念起方有些子丈夫汗臭氣莫局定自己有風根無風根必遠得必近得但限一刻立一時萬不得已流至第二第三直須念念如例及至到家說個太近尚爾隔津況遠乎哉居士字靳遠則遠在目前且問目前無法又作麼生擬開寶壽山頭浪揚取苕溪水底塵

示金學庸居士

凡學道人打頭切忌分儒分釋要從自己不明處發

心便無許多是非咋听即發心不在廣學見聞不在避喧求靜所以道此事在穿衣喫飯處迎賓待客處舉心動念即不是也請看不舉心動念賓客如何迎待衣食又如何穿喫於此徹去儒不能拘佛不能束可稱過量丈夫士曰我於此似略沾味道余笑謂只恐不是蜜是蜜也大甜毋自欺焉

示晉朗

旭天欲朗野水先明俯仰優分融然忘謂此功奏之極玄尊達之道邁也在晉之上九當伐其私如禪者之治心勿以纖過而存之雖然獅子搏兎頗費全力亦可吝也

示竹虛

三冬養就一日干雲亭亭直上終不倚墻傍壁者竹之性也枝葉婆娑隨風搖曳根本不動者竹之韻也外實中虛首尾有節獨見知於君子者竹之品也今子字竹虛應具此性神超物表受世外之風韻立衲僧之品節庶不虛此字矣

示秋萍

秋風萍浪澹泊江湖辦道高流殊堪受用一任春回草木鳥囀花梢而寒暄無變矣無變隨緣剖微塵以

出大千經卷納須彌於芥子此秋萍開士之轉雜花也

木蛇爲鄒季超居士所得以偈贈之有敘

木蛇子打風打雨不曾打着此子即有一二見而死者久矣委諸岩壑戊寅秋杪適居士四九初度入山深語數日夕偶爾失手侍者相救勢已入穴不可倒拔因笑曰若欲取之必固與之木蛇子著天蒼天而已

唯偕我處者十有餘年矣羞囊頗賴渠逢人接言語可隨優劣機優劣可隨此秋夜挑殘燈寥寥和知己

一滴西風爽藹蕭狂天地和取寒山詩拾得祇者是
附祁季超居士復語昨見寶壽山澄淚千尺偶爾
涵泳誤觸香餌被大師放出無影木蛇爾天開戶
擬欲渾身吞噉雖則不惜性命一手擒下然巳遭
他毒氣不少矣者個保社爲須大家打鬨一場昔
日頑皮懶骨未免帶鎖披枷冷面疎情也應搽脂
抹粉本是木石野人強作聱揚傀儡冷地思量冲
天怨氣一點深恨萬劫難忘吳山越水同作證明
大地虛空無從迴避恭伸悃愫伏惟鑒涵

示藻雪

潔如藻白如雪究竟不知是何物江南聞說有雪門
但有纖疑必可決我無玄亦無與相逢只唱漁家傲
更問如何性與心斷拂一枝當面挫也作詩也作偈
叶韻何曾有文字與到隨腔信口歌記取是名雪書
記

四十一初度

香泄梅梢好禽唧唧初度因緣忽然記憶說是來朝
却是昨日人人有氣出孃生鼻若能摸着一時賀畢

書扇示熠渠侍者

扇面雖醜不可棄渠秋月在熠暑尚有餘縱經臘後
亦可應機何必破也覓犀牛兒

題松菴圖爲青林兄六十

青青者松神靜而工無矯於夏無欹於冬擬其松老
結菴於中聽入耳順忍俊不禁風聲松聲雜然不混
忽遇趙州豎指勿吝

付大晦新

撒翻教網重重拾得金針玉線綉出枯木生花雪峯
毬子如箭驀爾拈歸本處也是玄沙舊面

示枉書記

負律入禪萬無一失以古較今語不同日古推見地

今論棋履諸方不言言自余始況當汝另機與言同
迴波逆浪無逐流風願志不深我宗莫尋不許離我
我不許親明月藏鷺有過無過速道速道錯不錯錯

示悉檀法孫

惜哉大荒宗風碌亂洞上一派不容妄薦遍代相傳
徵文驗劵賴有葬書柴林一段憔牧放歌狐狼恣踐
邇流得源任恩任怨（柴林盖尤默別號也）

付寶維那

曹溪一滴耶溪之源耶溪一滴流入龍門當軒布鼓
若個知恩愚者一擊打碎乾坤速須縫起付與兒孫

五位全彰開寶鏡半輪新月在絲綸

付律侍者

洞上一宗機貴回互人天衆前密受密付金砂易辨有語不露見不拈出竿頭進步師資道合偶成唱和不肖兒孫永永流布

示一葦

榔標一條道人活計片語不合掉頭而去可憐世人反躭世味縱有學人自稱標致觸着便喝冒承臨濟忽遇利名如蠅死涕汝其慎之聽我半偈佛法世法一葦暫地

示自勉

銅墻鐵壁趨向不得百尺竿頭動步即失諸佛現前無可爲力唯自勉之識渠是賊渠正是汝墮身荆棘横行直撞以怨報德何以故轉側轉側

示肅容

真實踐履無剪爪工捍速朽質山窮水窮銀山鐵壁虎豹後攻動着即喪不動即凶轉得一語巍巍大雄不轉不得攝身其中意不在語爲超生死生死既超虎豹自耻壁裂山崩歸家莫止佛佛道同無任真空打天打地罵雨罵風將五道五拿空道空從空放下

仍入此中此中樓閣百萬億重重重涉入善肅其容盤珠宛轉何去何從始堪道入長慶堂曾參洞上之宗

乙酉冬從寶壽至興善補祝馥生兄五十壽値馥兄又過東搶歸晤

舉棹何捷波瀾匪別萬方多難路引風雪空堂客襟信宿觸吟相彼何適雲水爲林天命不虞知之者娛雙溪泰溪乃避乃趨

示景林智志

諱爾智志豈在温暖至今莫中精進無轉字爾景林

取舍從心心若了了景亦無侵了了心有法戒品善達先參其身身從心發心在何處參參不住一盋天涯衣鉢錫具坐臥之中行住相從暫時失照其過無窮

示相鍾生居士

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自問自答應無所住無住無功無功無空泥牛吼月木馬嘶風

示無外

汝發大心我說大戒從此永無退其大乃無外

仅劉養純居士

我道東籬菊綻爾言黃葉飄空既已善知時節寄我

步看飛龍

四威儀

山中行竹杖只宜輕撥撥草不過使蛇驚
山中住客來都不懼說鬼亦自饒幽趣
山中坐石爛苔若破白雲歸忘却來時路
山中臥那得論朝暮有夢時好及俱應做

遠門以續燈元辭遊嵩岳搜求諸祖遺言偈以仅之

繼祖續宗貴子眼通純金璞玉野鶴孤鳴千里萬里
踏倒熊峯還鄉一曲善爲道中

示端白侍者

僧心本淨當毫明鏡端謹儀形清白梵行寂照虛容
垢盡斯證禪無妙玄亦無動靜貴出生死一喚一應
應者是誰氷澄月映

道懷告假歸省其觥着窠臼以此警之

菩薩未離覺不能證極果而况凡夫僧乃敢倚門戶
直須方外遊隻影自擔荷有無面目人真是汝親故
相逢出是非佛日始獨露

鯁生居士從雲門遠來時余兼理龍門喜留信宿

雲間過武林誤入西溪裏相逢匪無人何以爲鷄黍
迹咲情頗歡指看溪源水此去龍門高登啖春雲起
雲中隱逸流語子必有以

鸚鵡爲朱爾干居士作

金籠鎖鸚䳇鸚鵡若思歸既失烟霞扶徒傷錦繡闈
臨風吐音響對月理毛衣但得君恩放還尋隴樹飛

念佛偈示鯁生令慈戒用

念佛須念心心淨佛土淨六字大真言生方親把柄
眷屬團圝頭修行堪共命世事只隨緣同遵法王令

參禪偈示鯁生內齒智達

參禪參自心自心在何處早晚細追求莫隨煩惱任
眷屬同勤修超出人間世請看愚痴人忪忪作何事

詩偈一

四言

爲來雲題畫

山藏雲出雲入山開試問雲山從何處來

示深谷還鄉

古佛道場秋風肅肅擬傳其聲好深其谷

爆竹

者儱侗漢通身轟藥劫火洞然七零八落

煨黃獨

種似西來單傳有據毎顆一飡地爐生計

晒鹿皮

南軒奏晴午睡乍醒復展臥具趕光奪晴

牧牛圖

雲門山前草足水足若欲牧牛返被牛牧

寄曹白僧居士 五首

山胡爲高水胡爲長石雨道業白僧文章

其二

常行粥飯一飽便歇鬼臉神頭弄巧成拙

其三

弄拙成巧是名顛倒夜光投人按劍不少

其四

一月在溪一月在谷請出指觀匪僧匪俗

其五

聞我欲去聞君欲來狹路相逢咄哉咄哉

任天目山西方巷 以下五言

偶以天爲膽攀空躡其奥回首笑猿猱猿猱可能到

其二

杖頭紅日挂眼底白雲行何獨無人迹寥寥絶鳥鳴

紅梅

人間脂粉氣染不到梅花分得海棠色春晴散曉霞

訂訪嵌石兄因病不果寄懷 六首

生平托知巳懶集一身貧兼病二月餘遣人安得人

其二

夢我復夢君與君同笑語戶臥仍隔津夢醒俱逆旅

其三

買舟一葉輕欲棹毎無力何處輕薄兒飛帆去能疾

其四

深夏金石流溪水却膠舟負病乞時雨一雨安能周

其五

雲出山則雨入山農復苦安得呼長風吹雲到青浦

其六

立秋秋巳立喜雨雨巳集鴈來還未來何處飲高鬪

題畫

一葉橫烟波綠綸巳在手試問浩蕩情亦知秋暮否

和橫山草堂詩 有序

橫山草堂武林江邦玉居士偕隱處也訪之欲有

言以入集索其題指歷幽勝復出文起文公所詠

硯余余歸舫耕問就題携鑁依韻運鉏其奈山荒

草深興敗中止何

潄雪橋

石梁千尺雪且作潄流觀十載忘歸道於茲一倚欄

菖翠泉

苔影寒不留亭試此常想蘇子於虎跑麴樽咏清賞

鹿藩

初防鹿女心卿花亂幽景不覺老維摩默然深以靜

屆岫

山有燮雲岫溪無留水花漁郎從此去着意歛餘霞

竹浪居

隱小若知足深山在夏涼數椽浮竹杪搖撼拔江光

空蘊菴

蘊豈蘊諸空空豈空諸蘊微風拽梵音每與書聲近

香夢窩

遊夢入衆香若爲香所轉覺起坐巖窩爐烟裊餘篆

桂寂寮

桂乳潔其名桂寂淨其聲相逢啜茗事多半聖之清

巢松

倚萬量蒼松危樓更架重擬將身類鶴一唳響千峰

雲肆

酒徒初散霧茶侶乍生烟物物層樓耳長生不是仙

悠然見南山齋

採菊意何深無絃空抱琴南山亦在望真得古人心

挹月廊

每當明極處不忍坐其下挈影就迴廊深於愛月者

浴硯池

一洗黑雲亂魚龍競其光唯故所難華我亦惜遺香

醉山樓

酒其可解醒何物不堪醉所以江家樓對山有酣致

雜咏八首

雲氣秋未清道心貪未切未清秋未深未切貪未徹

其二

節山高結屋種竹補天缺日月遶人間捫天何所欲

其三

碧沼不盈尺竹影深不極兼彼高雲天沉沉安可測

其四

秋花不易開秋花不易落所以老成人出處愼輕薄

其五

有言入荒艸無言空渺渺萬竅因風號聽者俱了了

其六

幽徑苔無痕至人言無門望之若可即鳥跡空中存

其七

上山不能遲下山不能疾鄙哉猛虎行誰爲山水惜

其八

悠悠日復日丈夫挽弓躲衲僧拄杖頭撑撑願努力

百丈巖

巖有凌空志人無物外愁相將尊百丈六尺自甘休

一線天

誰將巨靈斧劈破青山痕人遊向幽谷一嘯開天行

鐘

有聲復無聲放下復懸起勘破老闍黎從今不打你

鼓

牛皮在者裏牛在甚麽處來朝陞座時分明指不去

古鏡

揭開方寸光大地現神力誰醜復誰姸塵堆二三尺

初任實書得石田禪師揄

故身俱地土地土中爲誰千尺松根遠其如事可追

其二

五百年前後曾聞長者言揄門非自啓吾輩未知源

其三

廣廣六尺餘深深一尋許唯不逐滄桑焚香爲黎精

隱真火頭

忽爾飯香譪忽爾茶氣伸何時茶竈墮免爾勞其薪

丁怙思居士以乩仙語指來佛日一見如故志

感

相看明鏡裏佛日自無塵彼此如相信何煩復問津

贈道懷禪士五十初度

出家復出家佛日照袈裟學到知非處心空自雨花

夾紗扇 竹影

空中拾鳥跡寫出竹心虛似隔紗窗月橫空雪一枝

示趙淨塵居士

一日入名山三日無俗慮雖然非急務此中有深趣

贈伯瑞仁丈勸省夙因超此濁世

人生定有因性善習相累知此返夙根果熟爲人瑞

石雨禪師灋檀卷第十三　終

松江府華亭縣弟子丁智威叅兩
嘉興府平湖縣弟子秦智崗晉智韶
徐如水劉智京喩天根袁鍼文
釋淨津各貳錢智雷四錢五分
仝捐資壽梓

石雨禪師法檀卷第十四

嗣法小師淨柱編

詩偈二

五言律

對月懷白僧

念屬懷君細宵嚴景亦工一方雲影淨萬里月光通好護北堂草須珍林下風團圝如有語應寄老山翁

移菊

何處殘秋色當窓復儼然以爭松柏秀因對雪霜妍冷淡宜孤衲疎狂見隱賢許多深遠意如不耐人憐

石城送藺友居士復遊江陵

幾度天涯聚雲遊與客遊論心蕭帝寺讀賦仲宣樓世外成千古人間定白頭何難于此別吳楚一江秋

同樹倩閉戶真州

不期為市隱畏暑息肩輕画壁秋烟動茶爐夜瀑清登尋閒學解因對古先生未諳深山理寧知閉戶情

立秋夕共嵌石韻懷諸法侶

爽氣排空度涼暉迫暮低信懷邀滿月却意歛長霓世路平難涉名巒險易梯引身招隱谷秋近海門西

住天台香柏峰

香柏峰無柏頻頻設問端秖因溪蘚滑錯認石頭頑砌冷蛩方鬧林幽草未殘不禁餘習遺常作舉頭看

遊新安訪曹白僧一葱同入黃山徐渭友同曹

石葉浙下因贈渭友

性情分地王隨往愜幽尋浩渺歸狂譜高寒得隱心飛梲輕輿翼理杖迅於駿山水非吾輩悠悠空古今

贈月涵二首

廢燈空籟後啓幕信生平止水光能發頑虛性可成虧盈存至理黑白寄浮情霜重寒梢折一聲棲鳥驚精霜復嚴雪寂照亂雲平已許愁心寄還期淨業成

晝光謙爾德秋氣浩吾情深岫梅胎結無令蝶夢驚

立秋警衆

草木接秋氣雨餘開竹扉扶花憐我道聽水覺前非白日靜於夜纖雲涼似衣無為山好住向便逐時機

和答博山雪關禪兄原韻

把茅既已葢隨地復精藍插草一何易拙鳩殊未諳憐予初放菊清露正流甘深愧凝憨夢緣蘿空自菴

入閩紀遊

此去如招隱迢迢一老僧仙霞知嶺峻南浦挹波澄買渡懷船子登臺弔子陵一絲千古意離釣道誰能

初春即事寄懷京臺王居士

祖道春寒色遮遮猶在衣雪峯雲影亂長慶梵音微
却喜殘梅吐偏憐野鶴飛懷君還惜別未忍便言歸

答黃井門居士謝茶韻

偶攜身作客無語制三關茗碗方招隱詩筒已貯閒
女蘿墻角外玉磬響餘間一點衣光白松燈獨照還

雪峯元旦

試作初生看山雞忽地鳴有峯先沐日無地更沾情
保子能如赤求心不待誠夜來聞杓卜必定是虛聲

答林有道居士原韻

極目望何賒行行更結跏息心孤夜月耐眼澹秋花
慧業蟬聲噪餘生峯影斜家風偏寂莫招隱愧袈裟

喜陳孔端同鄭天御夜過靈隱寺

相攜踏黑月遊覽得其神寺古傳燈遠僧貧款話真
杯茶三刻飽疎雨一番新問到無心處超超物外人

方賓侯居士先夢入雪峯及至一與夢中無異因贈

交遊迥不雜邂屐訪山僧目引秋空路心持臘月氷
山門相見了堂奧夢初徵一一生前境雖虛却有憑

同陳五臺希節二居士中秋夜話

爽雨三日後對客當中秋不語期天性或言消茗甌
澹烟摹月去清露逼人流徙倚更珍重千峯峯上頭

答林羽仲居士見訪韻

且煮雪峯雪無論前後身烟霞開夢幻星月近天真
片語投深夜杯茶試小春不辭酬酢禮為結再來因

再和答翁公若居士

客來無可待絕頂一閒身試問人間好何如我意真
荷鋤三作禮倒屣一回春有典同懷古先應結淨因

和韻送翁公千居士歸三山

交理薄雲氣情真敬老松福田耕夢筆慧業掃邪宗
語別燈花焰心期春草茸再來能不遠殘雪有餘峯

九日

絕頂當重九何由復問高捫天能不遠念友覺無聊
下視吾安敢凌霜菊自驕折來許可寄插鬢任山樵

藍長者名與雪峯大師並美其德可配給孤

施德尊西竺神州一給孤王封唐代爵家慶富村圖
遺囑言猶在法堂草已多後賢方繼美仍念雪峯無

升山度元宵

山巳隨仙化誰開選佛場從唐推小劫禮塔辦遺香
燈續人間火雲生月上光生平幾登眺此度較清狂

對燈

那須頻顧影入炤不勝情髮白明非鏡懷伸愧獨丁
破窓星已散聯榻夢誰驚曉發天涯去修香助短檠

遊桃源洞

此行非誤入不復記歸踪葉艇初辭釣花源已褪紅
僧無逃路恨樵有避秦風鳥道誰爲鑿神仙亦易逢

秋夜同永中居士及來雲幻來諸子待月

花不拈吾懶如何可破顏拾題人事外得句道情間
雲淨依秋立山奇入夜閒鐘敲殘月上餘半在溪灣

辭雪峯日寄懷王東里總憲

擬寄雪峯雪毬門路不通兩沓雖覿面千里但同風
夢卷烟雲外懷伸杖履中昔年王太傅指鉢定降龍

從九龍入靈山寺

欲療烟霞癖先憑佛祖嗔臨奇應冒難涉險在無因
三峽夢曾幻九龍舟未渝挂瓢山寺小問法喜無人

栢浦值筆山費明府貽詩和韻奉答

度嶺衝雲脚晴風拂路塵崎嶇非世理蕭散任吾人
交淺神先合機投話轉親相攜推出處家國與心身

示休山

龍門無宿客爾獨愛休山忍俊看雲幻安心傍石頑

葳肥克一鉢茆短縛三間不逐春風暖寒爐古廟間

立秋聽月

寂寂先秋聲雜以微蟲鳴遶砌聽何極轉轉成淒清
仰天發孤嘯怨者其誰生抑所以聽者月擊空潭明

龍門山十二景

半山亭

信是來時道忘來知幾年澗分蠻暑外橋度早秋邊
瘦策支還歇枯藤斷復牽躊躇當進止崖背一亭懸

九曲嶺

一歌登一曲汗漫不爲遥逼面雲連石過頭杖没腰

竹疎生就懶松老養成驕鎖得溪聲住流泉不可招

石壁土地

伊誰懷巨靈一劃開青壁老樹已棲神岑樓方篆額
蛟龍信有門狼虎豈無宅樵牧所避趨廟言仗威德

鸚䳇峯

各自何年命凌風勢欲飛無情能說法有恨復誰歸
立雪懷西隴披雲學舞衣老僧禪定久爾亦竟忘機

積雪泉

洗出泉如雪玲瓏石罅中神功歸造化古跡見宗風
照影誰無愧論心我未空難將妖怪膽似鏡得含容

釣磯

霽色添飛瀑山僧徙倚時宜亭弟未剪擬釣竹先垂負命魚難得直鈎人正疑何如捲絲去名利不吾欺

千丈崖

孤危成久立一嘯振崔嵬鳥已銜花去猿難摘果來風雲磨歲月草木避塵埃小劫論初闢龍門自此開

伏虎洞

曠劫虛巖腹乘閒幾度登石頑疑伏虎洞暖合居僧不羨桃源好誰矜避世能更無煩結構隨意捲蘿藤

瀑布

山無五嶽勢瀑掛一天虹雨過拖銀練風回挽玉驄滄洲歸浩渺帝座復靈通臨下登高者翩翩氣自雄

石關

石關僧似吏難禁採樵人恐趂銜花鹿還嗔玉樹神淒清扃碧岫離亂在紅塵宰相無何宰烟雲經濟新

雜花居

偶構藏經室山推此最幽雜花因聚散野客爲焚脩變豹屯香霧飲牛歸上流當年李大士爽栢味堪求

龍潭菴

奇哉絕巘下每聽老龍吟鱗隱終難測潭空不可侵

傾珠飛夏雪激玉寫秋琴上有尋源者禪安活水心

甲申除夕

逼近干戈歲人間夢不除雪殘遮恐草春信報燈花談理何妨劇推心未有涯團圞聯友義不盡在杯茶

乙酉人日

硯拭隔年塵尋歡一試新羊朝剛積雪穀日始逢春屈指推前事伸懷想故人天涯多半在記此是靈晨

春杪得曹白僧居士詩札依韻答之

世路窮魚濯難禁海亦枯山空一病叟藍載幾門徒春月雲非淨晨燈影欲孤寥寥長夢裡予得獨醒無

中秋苦雨 乙酉

一雨逼中秋況當多難日濕烟揮涕眺薄粥委飢貧鼓戰轟溪聲兵交迸岩石月淹胥漢間僧亦悵良夕

除夕贈適園主人

是處靡寧日憑舟去若雲村深諸嶺遠別業一香焚雞犬能無恙干戈付不聞未疑僧乍到却喜歲將分

丙戌試筆

試筆先書吉無文莫問奇未堪銘座右聊且命詩題觀化臨池得占眉拂鏡疑志言俱有待趨避總相宜

元旦用除夕韻 二首

春風初醞釀曉色護新雲園乃濟於古梅唯爛若焚履端端不俗卜嚮嚮何斷所願還明霽乾坤豈易分春與精華惜寒香復凍雲鶉衣僧尚結木佛許誰焚乍可離聲臭殊難達見聞何期氷雪外一徑小橋分

過陸菴弔楚石琦禪師遺踪

靈骨覓還無畫淸啼夜狐殘碑摹碧蘚敗塔禮於菟大塊皆遺跡荒村一徑蕪徘徊青篠下翻惜老松孤

夜雪示定巖

百物歸身具心從何處生風吹梆腿大雪打竹頭輕啜茗推枯定脩香集夜晴雲中還見月月窟更誰明

螺髻齋 丙戌春居適園所搆

屋如螺髻聳斜倚高花枝拜舞竹風細飛騰魚浪吹異香姸蘚徑苦茗啜微思儘力排春夢仍歸夢醒時

菩提山雲萍兄壽日

安作彭殤語如何舉壽觴花枝春過半山路晝初長寂養沿流地閒超離亂鄉菩提果無樹時至亦芬芳

機山錢太師過訪華藏菴原韻答之

杯茗推名理無能話別傳懷滦聊借問機契豈期然短棹垂楊外安車落照邊道人離合意多半信前緣

初住佛日柬三宜兄

翻思茆屋下日用不多忺地掃三叉箒爐供一炷香放參雲間寂請益鳥蒼茫此意誰同得詩成即寄將

佛日十二景

向上菴

每從公事暇便入皇亭間結屋貯遐想安心向上關苔花寒古砌天籟杳空山更有通霄路人何去不還

壽本空禪師塔

持箒覓靈骨雲波烟浪中風生猛虎氣草没象王踪掃石無語問樵樵徑空我師名自達佛日豈朦朧

黃鶴峯

仙人事飛舉黃鶴化爲峯禪室開初地明珠鬬二龍雲滦丹竈冷霜重藥苗空會取西來意無情話始通

渥洼池

渥洼所以名怪石臥滦淸學士言猶重龍駒勢若犇藻荇生古鼠日月轉雙睛聽法魚曾化聞雷此弗驚

悟道松

趙州指庭栢明教種蹊松掩映亭橋外婆娑古寺東驚心鳴竹翠照眼露桃紅觸處能緣會言松悟亦通

仙姑洞

曾聞有女英采藥事仙行髻挽山花秀裙拖雲練輕

深達闇閣夢秘養太玄羡歲月藏求久唯存古洞名

石鼓亭

西蜀有靈桐皐亭虛石鼓張華試一鳴佛日傳千古香杳征途間凄凄問渡苦只知山塢名何不尋山譜

蓮花峯

西眄入林杪天中湧石臺名虛偏有韻形似復何猜拔地一莖起凌雲幾瓣開法空云是座不必坐如來

別泉

在水必同源分流是誰始幾年穿石根一旦合溪沚味別胡為奇香芬未足美汲之不可盛性所使然耳

龍藏

山將添物色不耐隱龍鱗頭角崢嶸日泉源活潑春靈通溪窈窕遺蛻石嶙峋追彼藏脩意為吾擁護神

龍洞

頑然大塊下何物許玲瓏洞口搏亂樹溪喉舞釋能雨餘雲吐白風靜霧埋空秉燭遊人意冥冥不測中

松篁橋

橋上山重重橋下水淙淙已無車馬至未許烟雲封春老斜風竹秋深細雨松不因閒送客誰續虎溪宗

聞雪嶠大師訃

道大不容偶如顛事獨征憐時垂老健易調譜新聲菊綻秋光重月沉霄氣清一林霜似洗山水謝閒名

壁觀石影像 有引

大師面壁九年影射入石儼如墨蹟遠門首座以續燈元走少室用紙描歸眼鼻宛然此非測度所能知也格外提撕誰是其人

持來呈舊面千里一何欽不是三光影分明九載心瀨腮瀨石入碧眼碧苔深莫作尋常看尋常何處尋

五言古

雪後獨遊耿天台先生天台山絕頂

洗新青竹杖直取台之顛一步一遺世兩腋雲翩翩諸頂雪方霽於彼何凝然澗杳裂山色途窮每顧還忽然聾猿嘯引藤躋其玄一塢若天設寒犬遥迎宣人也居士禿不佛復不仙一宿理微徑回首遶曉烟俄耳躍而出宛然空處天周日渺不礙晨星納袖圓古跡鮮難覓餓以枯蘚錢近代有先哲以山得氏焉脫冠隱其意題崖撐數椽況多浣其石粒土俱為田有岩可留月有池堪龍潛一葉觸其水晴空噴怒涎須臾雨漫漫須臾雲綿綿雷洞雷吼擊風洞風盤旋榜石曰試心心散者不前日關日了心未了者何緣

吾欲挈同調力耕民其衣可以忘歲年

投老七十二賢峰下

我鄉無雲獨峯石乃如寶所以五嶽遊孤筇費鞋草
歸老西谿梅溪與山相抱七十二賢峯朝暮可尋討
俗人不願來願來幽士少何處是他鄉對此永爲好

題醉茶菴贈念庸菴主

意思道忽絕醒極郤如狂所以趙州老一言千古恡
主亦何攸往明珠嘗自藏長夜棲遲者寧辭驚異光
解醒既須酒茶醉非荒唐不息烝尋客長安在路傍

再過横山

越嶺問達嶂乃作平林行松竹塞古路幽尋邃隱情
苔蘚足堦砌溪澗何淒清展痕不忍躡忍縱車馬聲
引策歷重賞傑閣藏契經鏗爾發鐘籟深理超淵明
塵氛久横絕横山所以名

先是雪關禪師訂遊西禪不果華雨監院復同

衆護法招余余至賦贈華公

生愛遊名山心期遍區宇無奈杖頭何處處風霜苦
山隨溪水深嶺入梵宮古所以入嶺人每憶玄沙虎
肯訥長慶稜蒲團破其補百鳥啼殘冬單衫笑欲舞
地暖海風和吹雪化爲雨雨石亦雨花一喝定賓主

庚辰夏杪天御鄭居士飄然來數宿而去書扇

送之

雪峯亦人間人乃不可到有客騎天風素影造玄奧
暑氣辭衣裾寒雲信風掃重岩騎虎狠法窟恣荒草
我聞楚然音一嘯輒傾倒采芝作香糜汲溪浣懷抱
懷乎不可留指向來時道

懷篔湖禪兄　雪峯作

本是故鄉人同爲異鄉客客路何參差一得復一失
得者全節名失者信狠藉蒲團補愈穿毯門路愈塞
賴有望州亭引領慰朝夕每見非其人中心轉抑抑

三界無歸期唯期共加食

沈槐庭居士生西實錄

人生浮雲中昏昏長自蒙智者覺其幻一月光乃通
愚者逐于水而尋來去踪非愚亦非智問彼槐庭公
槐公豈無來來兮水所宗槐公豈無去去兮水所窟
水性辨消長月明隨異同既巳知時至生方即有據
覺號口應心貫珠手應句嗒然喪其緣倏然犯其忌
艮哉去住情示彼兒孫意相將眼共瞞一喜復一懼
親友亦見聞何不玅于契胡然爾爲爾胡然譽爲譽
我贊贊槐公槐公知也未

武夷紀游二首

披緇厠水雲願言羡肥遯名巒信衲衣奇嶮徧幽振入閩胡爲哉三年僅一問欵欵潭之陽好友事玄論買櫂聯游心復爲春雨禁從者亦累人孤錫不容震日夕連霞光百里自四頓病逐霞氣生一策夜中奮明滅星影低武夷乃在近

巇嶮縱玄賞游次不欲工按圖非所願靈絕情已鍾手摹碑蘚碧九曲歌嗨翁佳此善棲託妙與仙佛通層層捫仙掌天游豈無踪雨氣客遐矚凝意開晴空忽復雨如汪歸臥舟自從雨復不爲苦被笠搜掌茸垂垂二三子扶蓑頗未慵指顧了不俗歸記相奏功

壬午仲春作

示范濟美居士

人生天地間不知來所自茫茫幾十年去復何止至試于二六時反覆靜以思思不出其位下學以達之不達世間理安知出世書回觀頂至踵一笑當何如不爾第二義令勿信爾意致身清寂間看心當動處勿過其不萌勿慮其不寧常念夢裡身與醒唯一靈夢時非無有醒已不能守應知醒所持至夢亦徒手夢醒同大夢吉凶人所共誰能一體觀趨避乃自重擬心于一經此乃避之精擬經于一義此乃趨之明譬之登絕頂一覽小衆景萬山拜其下烟雲任馳騁譬之臨濟水濟澄月斯美千江千月輪得一無此彼來知其所來去復何徘徊長空雲影靜廓然心鏡關

游五洩初渡

廿年游五洩漁浦得初渡臨浦江更幽食乞秋田富潮下魚蝦多稚子泥沙臥棲眞寺裡僧袖香踏江路日暮肩輿歸說法因茶故茶醉人心醒達者妙於悟世界總不寧此何獨安坐奮此遊山身竟若桃源誤

入洞巖紀遊

落葉驚杖履發我十日遊沿村正登穀瓢笠資晴秋積此廿年想擬一舒雙眸雙眸不足仗張炬開宾幽吁嗟天地裝天外誰舉頭復何幻空洞索隱垂玄鈎捫壁洗題字闢荒追蔣侯宅捨架裟地不下祇給流挈妻畢糧去千古何悠悠往往踵其跡深慘安能求或遇興敗返或畢窮日搜水隔深不測小隙烟氣浮忽忽附蛇驚忽忽委馬牛百怪疑海市黃昏開蜃樓獨見天池徐志怪詩尚留不得袁石公文章覆甕休二子不可極欵乃聞江流我亦覓歸路魂夢殊難收五洩撥朝露遊侶與僉適

端午後三日栢子持象田書至因寄諸禪士

孤燈忽自語晨鵲噪重簷復省夜來夢有因豈無緣
苔扉向空寂此際誰垂涎或者迫於憤或者發於顛
顛此乃爲正憤此乃爲賢盥沐禮黃面幽事非空傳
剡上舊遊集染思多象田寶泉及蒿芝淸夢猶拘牽
草木澹生計鳥獸深雲烟一自飲茗永忘來不記年
邂閒異人樹結影枝葉連枝葉所未貴心腹奚相憐
心腹是何物哲人玩其先其所以玩者勿謂玄復玄
言路不可繼意思徒蔓延明明一切境逆順何淪漣
苦實不可逭觸目滇渺焉此時捫鐵壁銅牆覷應穿

所以從門入鼠上長棄捐況當劫小濁一覽眉鬚攢
丈夫別有淚途窮呼蒼天呼不再三應響寄空谷全
神氣爲虛化斯理胡無嫌試觀化化時殊難洞源淵
如有所立卓亘暮遇始圓

壽崑石馮居士六十偈

我從寶壽山來住佛日寺不慣提綱宗何曾唱玄義
攜筇黃鶴峯翩翩挹仙意忽逢檀施家眉壽方開際
庭前多桂蘭偕老有伉儷百齡考會歡五福箕疇備
貞下而起元歸根而復始所以耳順年恰與圓通遇
如鏡與鏡涵光輝自相契處世世不羈出世世無繫

周全乎兩間團圞乎一諦華封三祝優岡陵半偈訖
記復何所云寶壽開家具拈出大家看賢峯七十二

喜歐石滄然二兒至　癸未春作

友道茲已忽所珍良在儕儕無情雲浮耐久來遠朋
千里神自接命杖何騰騰開林春正好蘭氣不覺蒸

其二

片言不易盡杯茗不易乾可以徵我道不羨空盤桓
事存毫髮細理進百尺竿從此愼輕別大海何足寬

其三

舉論別無客雨久愁亦安採芝候新霽貧計聊爲歡

楚歌正楚楚春夢方酣酣但得毋聯席安能愧素飧

其四

世界入小劫骨肉亦星列吾輩喘息餘何以慰時節
平生空花交還顧空果結所以憐我痴我痴咲不歇

石雨禪師法檀卷第十四　終

嘉興府嘉善縣弟子淨覺捐貲貳兩
平湖縣弟子陳智谷王智四
陸智元陳智遠趙智甘各五錢
梅智果陸顯奉各叁錢全梓

石雨禪師灋檀卷第十五

嗣灋小師淨柏編

詩偈三

七言絶

白蓮

輕雲新夏葉初擎嫩蕊俱含無染情雨過明珠千萬斛臨風着意向人傾

自笑

持梳不耐聊成禿作佛無心偶出家究竟不知因底事也來隨衆挂袈裟

重登黃雀樓有序

戊午秋同葉西一蕊入南嶽從此過洞庭登岳陽險涉君山今葉西已作故人一蕊又棲遲舊里余因參黃蘗將遊眉山阻風復登一望愁睞不勝腸結

轉蓬飄泊又經秋情在那堪此再遊明日洞庭風縱便拚教不上岳陽樓

翻空惡浪想君山涉險乘桄共往還何事殊途今日淚當時談笑死生間

死者難追生者疎名山五岳更愁余癡心終擬同會向笇使山濤請代書

九峯送士遜居士還蘄水

暫離不必重爲約相聚何曾夙有期歸去致聲貞好友九峯新得一相知

送九峯三如行脚

多年浪子不還家對此因憐客路賖會得隔江招手意送行茶是罷參茶

拾枯

學個樵夫打個歌無腔無奈興來何牧童笑倒黃牛背約我明朝早上坡

同三宜法兄踏月過秦止于豹囊齋

鵾兒山下兩狂僧卜夜登臨引瘦藤犬吠豹囊齋上月敲門喚醒讀書燈

住香栢峯六首

石梁三度半生餘山鳥溪花也笑余擲却破瓢拘折杖吾心休矣卜吾廬

斷橋殘雪猶迷路幾片落花何處渡遡流披雪得其源茆菴一箇無人住

初居積雨恕勞肩山境商量勘老禪一喝籜龍齊豎指滿山雞蕨也攀拳

打箏錯過羅漢菜採茶開徧丁松花歸來撥火忙敲
石煮得羨成日巳斜
無端妄想不能降種芋便聞煨芋香想到鼻邊流涕
處更添三召也尋常
休糧一味打黃精無意飛昇脚巳輕五百頭陀邀趕
供不分遠近好同行

答汪天如居士

殷勤積取寸分間買得天台牛角山君欲住時須借
看淸貧幾許在腰間

贈南湖萬如禪師新築桐月菴

殘雨殘烟湖水隈新桐爲月遶籬栽得閒舞棹乘桄
去等個人來問渡來

宿雲賣閼默先稿

微雲拂月不知春露滴幽香冷徹神夜半細敲天外
響是鈴是塔是風鈎

負瞎

抱衲重岩捫虱兒不禁背癢喚沙彌無端搔着虛空
脊說與傍人但朶頤

答石梁陶居士索竹栽

欲空諸有維摩室一日不宜無此君數縷秋雲掃花

去閒庭月影任紛紛

送正南監院乞糧

一鉢千家自在身神通未及飽諸人應知牛首辭天
供背負腰肩肯厭頻

看嵌石此間二一闗主於小東山

山亦愛謙名自小人俱尚隱共爲闗隔江洗展遊如
倦石指長伸羨此間

三十初度

偶來掘地覓青天囫地無聲三十年直却鼻梁橫却
眼幾回堪笑又堪憐

施茶菴

客到便請吃茶去趙州昔日嘴頭禪兒孫近代成狠
籍處處爲人種福田

大佛頂

䞤䞤佛頂覩何難解者須從脚下看更請撲翻千古
鏡紅光靚露影團圝

雲鏡行脚頌三轉語贈之

饑不出門亦是草遊情當下宜了了橐中惜取草鞋
錢路債須防人索討
出門便覺草萋萋良驥徧爲鞭影欺何似牧童揚曲

去飽餐黃犢任東西
萬里無寸草處去死蛇滿路須廻避逢人急着早歸
鞭共我開田說大義
挂瓢堂
林深忽見許由情身外能將長物輕道似未同躭寂
寞尚餘風打挂瓢聲
和陳居士韻
富陽一曲落梅花冬暖三山草亦芽千古流傳無孔
笛不逢知巳自須誇
示禪人

天地如舟一水浮從來船子善遨遊仝人也解垂絲
意誰是金鱗得上鈎 一水
古寺雲橫徑不通鳥啼花落自從容僧心不是羚羊
角只為時流逐去踪 雲徑
石巖如鳳自棲遲豈不飛鳴為待時翼未凌雲空掠
掠衘魚白鷺上楊枝 鳳岩
人人眉底眼橫空三際如何豎可窮獨許摩醯羅面
上如伊三點異還同 竪目
敲空作響不須疑擊木無聲亦可思曾信祖師親口
說聞時用眼始方知 聞空

悟得浮雲無去來道人於此眼初開幾時化作如膏
雨看取龍驚動地雷 悟雲
數墨尋行讀梵文烟迷霧鎖正紛紜忽然月出開殘
卷彈舌橫肸舉向君 古梵
日既歷天而不遇葵心傾倒欲何求形端影向中庭
直你若無心我亦休 葵心
山隈髮塔雨烟堆昔日從空震法雷我到湖光開曉
鏡宛如螺髻見如來 法雷
有燈破室千年暗無法傳人半夜心若問度生誰易
度木毬輥出任他尋 傳度

枯木逢春花未開花開要等箇人來望州亭外重為
望明月如珠出蚌胎 珠胎
學道從來要素心軒窓無恙掩關深何時打破關來
看欲上峯頭尚隔津 素軒
玄路須知到者稀碧雲如水露華微千秋錫杖泉邊
月肯與人間照是非 玄微
非臺明鏡即無塵自古皆知面目新近代殊多林朋
粉幾何昧却祖師真 非臺
僧心淨即現曇花不負安身佛祖家但有木毬皆會
輥悟迷何必隔天涯 悟曇

寶筏何愁浪潑天為憐無主趁風船指開古岸無多
隔只在當人回首邊 是岸

生即無生悟未曾謾誇博飯種田能詢參百丈當年
意大義分明上祖燈 無生

孤情卓爾出雞群幽谷陰崖叩蘚紋風翮有時超物
表此行寧免累浮雲 鶴凌

硯田何似慧田寬與出溈山水牯看耕破石田知實
壽祖師靈骨露巉岏 慧田

摩尼至寶伴衣襟盡地人俱向外尋淨極瑞光遮不
住真堪耀古與輝今 瑞真

雪峯泉水應潮生一滴能諳巨海情是法本無高下
路誰能自肯放心平 應生

不鳴則已鳴則驚不修則已修則成會須啄破無明
殼瑞羽靈毛賀太平 鳴岐

唯有塵中作主人能知化外自來賓儒冠釋履千江
月喝去浮雲只一輪 爾賓

紅塵浩浩不勝情一念回光宇宙寧但得怨親平等
看團圝便好說無生 寧宇

欲遡西溪覓本源群居七十二峯賢洛開萬古瞿曇
面石澗淙雲出細泉 石淙

喜陳克一居士入山

躡屐呼笻挈伴遊雪峯堂上整三毬因而識得衣珠
在用處應如急水流

祁德公季超止祥世培冒雨入山

剔起燈花仔細看㫁談名理總無干交馳棒喝空山
裏竹影敲窗月又殘

送敬思法姪携母歸江南

骨破皮穿事弁山天攀叢裏毋倫閒曾携寶鏡堂前
月照過東關送爾還

話月軒

月當圓處難為話指向人添指上痕意在聖經賢傳
外一回親見始忘言

同浪首座應建州葛含初家信宿言及十年前
先師亦曾宿此屈指三代矣

遞代沿流過建川相逢懶話祖師禪爭看梅蕊含初
碧我愛千秋火裏蓮

飛來廨

誰為片石本無情飛去飛來主廢興憶昔梵卿隆宋
世此番不逐野雲輕

雪峯寄曹能始居士

疊幾重雲天幾重長年無夏那知冬衲衣一種高寒色山外憑人想雪峰

克壯方居士負高才秋試未遂欲棄去詩以慰之

選官選佛較疎親肯賺丹霞見未真及至見眞燒却佛不如留取舊頭巾

喝水巖

震威一喝響千秋何止泉從別處流多少游人猶不信翻山爭禮石龍頭

獅子峰

石如獅子踞孤峯霧鎖烟籠幾萬重一日吼教群獸恐爪牙摹捋弄晴空

如意贈考亭朱步紫使君

如意家傳上祖圖贈君老景扶高歌高歌切莫捶吐壺吐壺捶缺將奈何

考亭青院看梨花

玉雨香飛趁霽遊高人自起理茶甌靈峰溪古連青院千樹梨花千樹侯

遊武夷

虹橋斷板閣高巖非鬼非神可得參欸乃一聲清夜分牛空明月挂仙帆 仙船岩

巖巉虎踞水龍盤吟嘯風生百谷寒降伏不煩仙佛力直教霞搏與雲搏 虎嘯岩

十二樓頭第一宵城高不讓五城高相逢不復疑仙跡節節梯雲犯九霄 城高岩

盡詑神仙也愛錢我來探討豈徒然披雲一解山靈愧散作苔文片片鮮 鑄錢岩

石龍千古鎮長吟噴沫成溪入曲深中有老僧閒結構萬山春雨和鯨音 龍吟菴

武夷歸道

九灣三十六峯頭應笑披圖學臥遊老病不煩登陟力雨輕雲細一帆收

山居七首

採薇不足又採蕨山居那得貪嗔歇草鞋繩斷行復行大嘯一聲探虎穴

飄花過眼白兼紅片片香隨何處風幸自夜來春夢穩不從醒後更談空

當牖森森起籜龍未驚雷雨未成功一枝石裏夜斜出便擬臨崖學釣翁

幽居初見樹驚秋山上登山當遠游一覽不知天下

小鏡湖隔岸曉雲流
夜咏秋空夢欲清西風故作短長聲寒塘曉起看搖
落自愛嚴松老不驚
白雲片片欲飛秋橋斷天台不斷流好友有懷誰到
夢遠山何事獨登樓
身問橡栗滿秋林眼向人翻白轉深兩袖持歸珠欲
瀉瀉山千古一知音

錢武山太守過臯亭相訪不値寄懷

臯亭山似武陵山種徧桃花戶不關爲寄問津賢太
守再來應不怨空還

錢維明居士以護法入臯亭因贈法號掌亭

談空亭裏莫談空八面春風入座中宿食事完何處
去不妨別別主人公
主人無客亦寥寥聽鳥觀花暮復朝聞道主中還有
主踏翻流水斷溪橋

贈楞嚴壇懺主 十首

觀入微塵法界寬不勞心力得心安花香散滿全無
物少室天台總一般
不將心去復觀心諸佛全身何處尋一色一香一作
禮幾乎漏洩垢衣珍
解未圓通證未圓香臺遶徧話猶偏袈裟角上風輪
輾撲滅燈花月一天
大時梵響奏晴空諸佛何妨影現中一散烟雲徧花
雨擡頭子夜日輪紅
細和香土結壇儀不是其人不可依二十五尊同學
侶善觀音響即當機
結侶登壇不等閑況當劫濁亂離間誰云法地曾無
動呵護神工讓主山
春光周匝主山神繚繞風幡話不眞一句伽陀無義
語若云心動賺當人

經行坐臥在其中海印光生觸處通舉意塵勞先起
客施爲動轉未忘功
咒心熟處憑三昧三昧圓時賴咒心掘土作香香作
土會須彈動沒絃琴
咒力功深願力深共將大地變黃金更轉黃金作大
地了然無事昔時人

寄次升陳孝廉

桃綻天台劉阮心臯亭石鼓待知音神交不復論深
淺論到神交言也深

香上葉孝廉擬裂逢掖樂搭袈裟謀予以書詩

亦真切真慧業文人何遽輕天禍耶因先以法號大夢喻而止之孝廉尊慈霞舉然後抽身入山飯牛上流風瓢挂樹非分外事也其他參究上乘衲不能更添饒舌即請質之大夢禪士

蝴蝶莊周兩未真回看總屬故園春至人無夢堪游夢哀樂難尋夢裏身

陳次升居士以桃花風雪孰寒孰暖爲問因答四偈

桃花日暖雪風寒道在平常日用看看到不分寒暖處人生甘爲眼睛瞞

桃花非暖雪非寒不涉春秋心已安燕去雁來緣底事當陽一問海天寬

雪風撲面一何熱日曬桃花片片寒豈是陰陽故顛倒不妨作句話頭看

沒風雪亦沒桃花寒暖敎人何處誇撤斷溪橋復招手隔江相見話偏賒

寄横山江雲叟壽

蒼松氣結紫芝香石老雲凝碧蘚涼久覩住山知此意何妨更送引年方

示晴雲

青天喚梧亦奇哉多少禪人着意猜拂拂淸風磨日月晴光不礙白雲來

募三衣

何故僧衣似水田檀那種福要豐年耕鋤不費纖毫力我搭袈裟汝出錢

募荳腐

供佛西天用乳糜此方唯腐更相宜秋收顆顆磨尼重磨水成冊點得奇

下雪峯坐古泉精舍適何道人索書偶拈一偈示之

閒居何事可思量思入无思道味長梅向寒岩莉脫凍春回難挽世情涼

示趙淨塵居士

下地修行早已遲團圞眷屬好尋思從今識取爲人本父母生前爾是誰

偶成

峯高佛日洞山宗成始因緣見本空明教重輿支派正難將斷拂又成終

秋雪灘

昨日山中始立秋如何積雪滿汀洲風翻日曬蘆花

白浪拍波飛趂小舟

七言律

答天目友人問行脚

別來君獨隱松關愧我瓢囊曾未閒先貢瀑花澆渴想漫移殘月照頹顏棒頭幾度辭黃檗屐底三翻破博山語及雲門不欲語一溪風雨過潺湲

乞糧

靜侶星分已有年偶然雲聚柏峯前三間細雨斜風屋數畝寒苔瘦石田拄杖埋頭應自遣鉢盂開口畏人嫌麗公倘未浮家去且結今生未了緣

訪盤銘弟掩關古廟適聞昨夜破關入小天荒嗽笋去矣

廟古爐寒澗草香有扉慵掩護雲光扣門殊愧言辭拙飲水寧甘杓柄長髮不剪除眞抖擻詩非摸擬舊文章狂歌昨夜破關去笋欲參天上小荒

爲得山林農部五十壽

檀那殊不少知音把臂於君語更深忠膽暫從林下寄香臺曾向夢中尋籌剛半貯滄桑室杖每雙懸緇素心驗取若耶溪上記疎通洞水正如今

答呂基陳居士來韻

一曲春先已落梅爲誰搽抹強登臺旗峯未展機如電鼓石方翻吼似雷香啜數甌茶盡醉光吞萬井月初開夢回卜夜成多事鋏笛敲殘惹鳳來

游勺菴答雪關禪士勺園居士原韻

三千里外是何人擬易疎渠擬易親姸醜許誰窺寶鏡淺深容我探波臣凋猶凍鎖雪峯逵園已春迴勺土新看到落花思結子不須梅熟齒津津

靈峯見雪

洒竿茶卮較異同老梅吹瓣又春風犬聲似豹驚山展溪勢如雷驟玉驄蕭寺歲歸閒倚磬賢關讀罷冷

欲桐千秋自許尊凝靜對雪長懷到剡中

雪中補壽朱步紫使君七十

薄雪沾松鬢欲垂考亭文業信繇誰才推玉枕談名理又索靈峯補壽詩上國懶呼鳩似杖沾村嬴得醉如泥歲寒不倦尋遊屐共攬烟霞接武夷

壽京臺王光祿六十

共乞新秋巧月涼朝餘瑞靄爲稱觴呈將延引芝苓術品入氤氳鶚鶯香言不虛深於耳順交非云淺則情忘雪峯若是前身我檀越當年亦姓王

游溪山寺

橫拖拄杖入溪山博得同遊半日閒話到中興黃菊綻羣開斷碣碧苔斑機鋒欲解東坡帶公案須參佛印關茶罷索書留偈別塵勞有路又思還

同公履次倫二居士遊龍潭

蛟戶風迴度石關此番恰值遠遊還摶珠反擲當兒戲眉玉飛空似等閒不爲詩人消渴想亦應於我破頹顏情知世界紛無緒何事歸山又出山

守歲得歲

爐灰消盡不勝寒又向循環覓起端鄉國夢魂星散散水雲骨肉日團圞香憑梅蕊開詩眼法禁椒花入頌盤彈指剔翻燈是火無邊憂喜不相干

祝香幢兄六十壽

一灣蘆荻一溪烟一箇菴頭一指禪春信鷓鴣傳語外生涯黃葉止啼邊風高檇李心先醉聲徧姸媸耳不守試問阿兄多少壽趙州還有半生緣

登拱宸橋有感

爲問甘泉學避兵鄉名調露正秋清入烟巳逐浮雲散烽火猶連野燒明身在茱萸囊且佩籬無黃菊把難盈登臨雖有津梁在欲遠塵氛傍禁城

居山

雖則深山亦不寧草衣木食尚堪撐古人爲道尊清寂我獨偷安避戰征呼吸光陰真可惜死生大事豈無驚曾聞有片閒田地得者方知不染情

七言古

寒食懷葉西眉子

寒食食寒食不得陰窓淒淒晴雲遏四野風號薤露悲白楊洒空鬼雨泣千古如麻一握愁慧刀欲裁提復休桃花峯頂（在匡山葉西峯子北）琴溪裏（在古歙爲眉子歸安處）臥碣沉碑未易求

答曹白僧居士索黃獨

住山人堪辟穀山尾山頭種黃獨日日時中喫一枚額定一年三百六西風起一朝霜家家門口稻頭黃山居我亦秋收足松鼠牽藤落子香北隣老病初好栽詩寄東頻相討杖頭掘起雪絲根大者如瓜小如棗呼童子聽吾訣莫着油鹽火須裂送與主人親口嘗氣味相投再來說

再過江陵訪蘭友居士哭眉子葉西二法友將辭遊袁眉二友是丙寅秋同作于此

君家黃山下別業楚江頭一帆縹緲三千里來往常爲雲水遊我亦生平耽此癖十載飄流再經歷徘徊

指屈社中賢此日惟君欵瓢笠荒園流水便河橋要
離崎岸紙錢標淒淒風雨當寒食懶上幽魂似可招
多情有約追圓澤相逢那必三生石木供綿綿如有
神欲埋愁腸向誰泣景物依依情總關無寥辭擬上
峩山峩山峩峩不忍攀三峽猿啼路幾盤

活埋社言志 并序

往閱高峯錄至掩死關處畏其骨幾欲退還及遊
天目登千丈崖履酸不敢上謁中峯活埋菴讀紫
栢大師題像云自古名高累不輕飲牛終是上流
清吾師未死先埋郄更向巢由頂上行因愛二老

之風并愛其山得一絕巘居之二易寒暑以侍師
歸江南初沾法乳郎叱余遠遊復適楚久之忽聞
師訃奔喪歸與田園二兄言舊聚行脚事深慨道
法零落有意續活埋之燈見余同志郎欲結影恐
香雪未深遂意得更入層巒共我一坑埋郄比余
有天台之興偶得香栢峯頗寂故駐錫遲之今處
已定志已決侶已集田兄囑余敘活埋之約余謂
活埋何約第苦久長難得人耳畧請各言其志以
見終老之懷不同志者不得入社他時或有岐路
借意龍天忍俊不禁者不惟永絕交遊北山當更

有移文在也

半生山水固躭神博得身貧道亦貧潦倒自甘成廢
棄骨頭那許埋紅塵中峯昔亦患此癖幾度欲埋埋
不得其父高峯抱枕眠樸然一笑成狠籍慚哉而我
何人斯敢以其名契所思所思未遂在佳侶願鋤拙
斧今相知相知不必忘我你你去搬柴我擔水好在
無心唱一歌舉起钁頭齊和取翻出春雲鳥亂鳴飛
花不向水流輕本色自超諸隱逸肯使華歆笑管寧
靈雲悟桃香嚴竹遺臭累人空碌碌何似衡山芋子
香千秋糞火今猶熱但得團圞志不遷蒲團破爛補

敎堅開轉杜園還杜田那管十年廿年三十年

同嵌石遊石梁下寺和壁間楊脩齡先生韻

瀑聲雜雨聲愈惡新霽攜笻攪雲脚雲飄微風吹瀑
花散人脩篁翠盈壑玄龍化石眠横空欲跨擬心那
能着應供人歸寫影輕巇巇錫響從空落三度何緣
我得遊結隣更許甘貧薄有時躭懶依重岩不禁爽
朗凭寥廓寒拾風流不可忘挈侶登臨願如昨偶一
行吟句可書空山毫楮何從索濤聲一聲分下方寒
濤面面迎松閑泉石何曾非舊時何似翻翻成旅泊
杯茗悠然客氣消主亦忘懷心自諾

再和前韻有序

辛酉春偕吳翰生曹一蕊遊有歸邀曰僧同投閒散之願余時已肯之今余與嵌石結居二載音問絕聞亦可念也適有僧歸新安書此寄懷

意趣不佳神亦惡三日亞鞋懶禁腳士夫胸貫五車書山僧祇愧無丘壑隔院苔荒仙逕幽石杵花影空相着徘徊可憶爛柯人悠悠何處星零落洞口殘紅如餞春涼飈忽贈秋雲薄信是高嚴君不歸披襟一嘯何清廓課程且喜定登臨明日斷橋華頂昨枕瀑石梁今夕眠靈蹤五百堪須躡都來不出魂夢中認是曇花羅漢閣萬里郎當到水雲駭目那能暫棲泊煩歸傳與有心人回首看看全舊諾

送郎念西堂歸小天荒

送君歸住茆屋有好茶有好竹溪聲久不共人語拽杖吳驚山宿鹿梅花開須早來天華隨意點蒼苔人生韻事春風足放個小舟山陰溪上回樂已哉燒却茆菴請不猜

贈懶散蓮花菴掩關

大地一關房知音不少關房一大地識者偏多若論懶散分中兩俱不涉雖然直得蓮開臘月滿湖香須

記天華舊風月

警侍者淨地

住山好住山好犁鋤放下三餐飽枕石高歌帶月眠犢兒不喚歸來了我無端你何緣打起腰包出草菴又道不明生死事挈錫持瓶頗頗堅牆却母辭却父父送子行三五步忍淚千行無可言子若修行來度我破險浪驚長江眼眠紅塵非故鄉飛基不築隨流去他日如何架棟梁起五更睡半夜吃飯穿衣是什麽冷灰煨荳熱將來爆地一聲真痛快急收裝歸故里雙親一見愁生喜不羨人間衣錦衣逍遙舊日間田地

示空諸

既空諸有復空諸無空諸又空雪點紅爐紅爐雪花偏潔不逐春風輕漏洩掀起眉毛問是誰屆屆掉棒打月

贈道與關主再住錢塘

錢塘江上結茆處先師親手栽楊樹一點千秋利濟心幾度海風吹不去豈少天涯弟與兄惟君已去還來住不負先師囑托因茶湯冷煖隨人意越水吳山來問渡天華龍華兩條路雲門道法似中興憑君指

去無差誤

示謙光重住小天荒

天荒未破雲蒼蒼天荒已破水茫茫水冷雲寒人去去蕭蕭瑟瑟仍荒荒汝其復住無多事離披草屋因風狂東斜西傾沒可何添新換新隨他去不離不豚山之靈一丘一壑僧之精倚松倒影碧潭靜清霄耍使龍吟聲莫遺春雷知所止龍不隱鱗真可恥我亦當年學住山住不慣將看樣子單丁結伴依穴巢草衣木食耕火刀罵風搥雨暮與朝而今博得徒勞勞汝其汝其無以我謙乎謙乎光乃超

題悟衡手書華嚴

佛豈不知不可說最初三七何饒舌小聖當場啞復聾徵塵偈秘蒼龍穴菩薩名龍亦可疑入宮探討知時節從茲傳演紛紛然畢竟何者為華嚴走殺芒鞋瞌睡醒開看葫蘆口向天何如深掩破蕉菴脇不沾林信筆黍十年鐵坐只尺龕如無所獲寧自甘領我眉毛何足惜忖彼之心之所宅須彌可握海為墨贊彼東南指西北以彼之心擬佛心佛心擬經亦如惑我贊嗎立于其中任人千古空思測

祝吳真人 靈峯伽藍

三月十五真君生九十六歲真君死若將生死見真君靈峯未識伽藍王靈峯伽藍今若雲不護不法凡愚群論其有禱必有應不擇貴賤唯真君曾聞真君寓此像潭陽傚之負之降雨地相爭莫可何聽之溪流遡流上始知真君護靈峯隨緣赴感施神通我來寄錫非無謂掃其塵坌修其宮為其辨出茶酒味悟此純陽了無異世人只聞醉洞賓不聞曾受黃龍記從今了此生無生覺得趙州茶有味緇素相將獻一杯神通便與靈峯契

示省一

省得一萬事畢稍不然勤旦夕東若安西可必祖師意見省力柏樹子莫忘憶信手拈當面擲

為靈韻禪士題不借居

說即不說借即不借打開袋盆傾瓶瀉結却口木枯花謝開言散語盡期無至道于中討甚價有人來討草鞋錢豎起拳曰借不借

訪雲屏兄於菩提山

絕頂結屋矮亦高海風吹老松枝驕養性不令雙眼縱紫竹遮聰不剪梢每當靜夜枯定起愛聽松濤連海濤客來躬自為桔槔汲泉煑茗翻山腰七間僧堂

不肯住孤峯獨宿何其勞我來話舊夜扣關開門一
笑掀眉毛

石雨禪師灋檀卷第十五終

嘉興府萬壽菴智耕施貲一兩
淨行淨戒各五錢智古三錢
薛鳳岑成筏吳佳道懸道闓
淨雯潤凡心賢等上
比丘尼焰貞慧光寂空內音
各二錢五分仝梓

石雨禪師灋檀卷第十六

嗣灋小師淨柱編

序

香雪遺稿序

昔大陽玄將入滅思無可踵其迹者作偈并頂相革履及衣寄托浮山遠偈曰楊廣山頭草憑君待價焞異苗翻茂處深密固靈根遠受之一夕夢青色鷹曉起得投子青符其夢大陽一綫復繼皆遠之力也嗟乎具足兄與余同出先師之門各天一涯聚首未幾忽言長別亦以如意法衣法卷寄余曰香栢支峰秀

隨緣折一枝花開香雪遠何必異苗爲蓋香栢是余棲懶處也比讀偈時屈指其門所遊處者爲予默靜即念現子數子三年來俱周旋其間余非敢暫踈其意也今結制天華仲冬無嚴寒盤銘弟輒余剩語得香雪錄共謀入棗將落成索敘於余余曰此吾未了事也遂欣然點筆即擬聲鐘告衆曰道得即今句子即入天華一數道得過去一句即是香雪一流余肯以香雪作異苗觀耶抑非異苗耶請看看若耶水逆流了也

雪峰語錄序

古宿剩語如雪峰者殊難多得但其間趙州不肯處至今疑賺殺人若不是個裏轉身其一隻眼未易望饞蠹而津津也得山林居士以入道因緣紀號於雪峰夢東雲門先師奇之將謂拾得寒山同時說夢居士亦以夢身奇緣不忍忘邪雪峰法脉輙尋諸簡編獲玄沙稿請序於先師然猶以未行雪峰語爲悵耳偶從雲水拾全帙欣欣未曾有書付剞劂政山野抵西禪日也適問及雪峰語錄居士躍然曰何緣奇若此因備述前話併夢中景索予弁言竊謂居士夢入雪峰見的是紫衣羅漢胡親到時面目儼然而衣煥

金色脫無王倚說破未免覿面疑生則是錄也雖現成古版在乎眼底一新亦須另着一番話會庶幾與雪峰親相見乎頤所喜當年原夢於先師者今日夢破於山野矣

汪子野山中樂序

樂有世間出世間世間卽身戶家事眷屬入山林爲清出城市爲濁以未參樂地樂實苦也出世亦然以旣參樂地苦實樂也樂地者淨土也境緣殊勝也境勝則觸處皆樂無退轉辭也此以舍受言也現在何如一心不亂也不亂則境不能動謂之有王王爲何六字眞言也卽此六字遍塞虛空雖身戶等滿前如子龍挾眞命天子且破重圍而致坐平也然則禪與淨一乎曰禪無着力淨可着力也抑有異乎曰禪從無王而得王王卽有仗忽問正睡着無夢王人何處則眞王現前而不識必欲死關遇緣方識識則安邦定國矣淨從有王而無王無王卽空寂故目前法法寶花行樹而不覺必欲親見彌陀而後回入娑婆回入則安邦定國矣一異之義如是然此一絡索何因因吾友澹然與子野汪居士交喜居士之爲人嚴身戶以持戒儉家事以供僧對妻子向梅鶴以閉戶爲深

山乃深信淨土而不毀禪并其著述視予予則不啻擭着癢處矣余愧生不諳音律見人歌輙喜喜至忘倦故咏居士之作不覺雲與霞舉雖不合韻而七十二賢峰皆響轉憶寒山詩謂入夜歌明月侵晨舞白雲居士足以當之謂焉能任手戶端至髫梦梦予足以當之卽此歌舞生則定生去實不去又詎可與愚者道

南明禪師語錄序

昔棗雲門先師稿有無趣無幻二大師語錄序其中稱趣爲仰山再來稱幻爲臨濟市下見孫無趣克家

之子乃知南明大師爲幻之嫡傳也余初參雲門即入龍居禪席值南師首衆董蒙提挈一日遽問曰一念緣起無生超彼三乘權學等見阿誰緣起有生耶師與一喝余時茫然夜坐單後過數炷香如彈指頃始知有做功夫事南師之力也時同席有玄微兄者又爲南師嫡嗣及師遷化余在山水中每遇玄兄聚舊即以大事爲問玄兄以病自謙遜名匿影余住雪峰嘗一接書問再接偈言知已任持普明矣迨余遊汀州遺禮招至欲行古道邀余下堂余復邀衆禮護迎請陞座堅執不允故勉爲結制竟成賓主焉話次復及大事即頹然示疾余曰斷橋倫一脉至兄止耶曰不然脫有可兒意者能指出以相示乎余唯唯即索南師源流并斷橋倫歷代付法偈及語錄一卷莊讀行狀益知居常孤潔不肯輕展鎗旗竟以退託終其身故余不得不憑臟揭出使人知斷橋兒孫猶在也

和栯堂詩序

凡和詩者不超原唱不若無和此余於栯堂山居幾構而幾閣筆也茲讀鴛湖兄所和如啜羅岕於酩酊今人眼目一新實稱老手近代禪講集必有詩詩必有山居多展不食丘壑杖不飽烟雲縱描寫十分何異矮子觀場而因人啼笑哉鴛兄一生肥遯全節避名故自比於龍山之葉棄黃牛之橋皮其高臥何慚哉急付剞劂以代招隱

度親菴序

孝有世間出世間世間資身出世資神世間資存出世資亡世間資近出世資遠爲人子者若不會遠近存亡身神爲一致而超然於世出世外者何足以語孝哉凡有身者必有心有心者必知身之所從出有身而無心異類也有心而不念身之所自者夷狄也能知身之所自即知有親有親始有本有本始有末如樹本生枝葉仍受雨陽以資本末有暫不資本而能枝葉婆娑以蔭覆於人也外道有忘身離念躭空滯寂者佛必深呵痛叱此不以無身爲貴也貴有身而知本知末本末不離此人子所以不可不孝亦必不能不孝也雖然永言孝思世有幾人嗟乎此儒之追遠釋之薦昇道之祭祀不撤可不嚴整痛志不忘耶古航師倣武林度親菴事菴爲葛岬瞻公舍宅供佛中設接引彌陀旁設上中下位不論富貴貧賤僧俗男女各以宗親牌位羅列香花六時佛號鐘鼓晨

之王其事者俱精律衲僧至今遠近縉紳士庶咸欣然從事謂度親第一義諦此余發心欲隨處舉揚於古師之先而行遲於古師之後故一展師疏愧喜兼抱敢不合掌敬附承言遐哉古師也旣已超然物表何患親不可度而猶深體佛言佛言二親最神也最神之言智者參之則度親之舉將見爭趨競赴而梵宇輝煌殆不煩神運矣

鶯湖禪師語錄序

近代禪宗多旋蒸熟贇且向人曰直待龍天推出語此太平話耳斯何時也敢栖隱耶初聞亦覺心爽更

二十年彼此悟者皆是也三家村土地廟點心舖子唯恐不售甚至挑糖擔子敲鑼上門換亂頭髮鐵釘者又不可勝數欲求如鶯湖兄東躲西逃避名全節曾不一二見其又患斷橋脉微實嘗已努林下水邊熠影珍重故其器之晚成不期自貴余下雪峰以富沙之普明招余開法余亦爲撾毒鼓推出瞎驢括五位入三玄絕無剩少及輯甯明大師語錄敘之知爲臨濟二十九世孫鶯兄卽踏翻船子法嗣如夾山者三人錄師遺語過寶壽請敘并塔銘憶昔雲門先師敘無趣無幻二老錄則今日之敘又敢以不文辭耶

隨事寫神庻使生摘之流與分洞分濟者一醒春夢其中奪食驅牛雷奔電掣當有如長無盡者點出金剛眼在

嚴無赦居士山居詩序

詩中有禪者唯奇幻絕人非有關於性命也道人之詩不真妙悟必多雜蔬筍氣易令人作嘔無赦老居士因病得閒日叩大事因緣融文心爲禪思和噌嚧山居詩語語逍遙復多警人心意如流水細聽看念斷非老於林下聽水二三十年者烏能至是哉此真詩禪也

陳默公居士詩序

泊舟苕上寄宿溪庵曉窓熠雪人盡稱快快應候耳默公在座歌落花三十韻一助飄瞥憶曾補落花廿八言不因學士遣黃州彭澤先生醉未休懶向春離數狠藉誰知依舊可憐秋殆補菊花也擬更補雪花飯香催供而止

香幢兄山居詩序

香幢兄代先師座余亦得次僧倫頗稱交莽及兄分化樵李真得兼宗說於先師者每托病韜晦結一指菴吟咏水邊遠絕四鄰若深山谷余亦爲名山累了

無定踪時法門既碌碌矣兄自若也余適楚歸同鶯湖兄訪之鶯居桐月衕宇相望氣味相類余自顧覺形穢焉及偕王天華顯聖任寶壽入閩歸法門更碌碌矣兄猶自若也毎一與懷得不移我北山亦既幸矣寒松顏色敢異復青耶客冬作三泖遊取道一看話舊而已茲于東塔復得披襟領邦巳出意外更出平生法語詩偈一字一珠讀不忍置因以山居小冊序梓以鶯兄稿成余亦得董其事耳聊志歡喜敢讓不文

記

上虞寶泉寺記

上虞寶泉寺去縣南五十里建於唐大中七年咸通六年賜額寺南爲南寶村隔飲牛溪數十武渡溪北折里許卽寺溪西三里卽剡溪可通竹筏雨過溪深則大帆乘潮直泊山趾緣溪東南二里曰牛歩以昔爲白道猷騎牛入山處牛隱其地有牛倒形跡江公亮詩曰亂山深處隱招提古木層陰白晝迷好是道人岩畔月夜深淸照飲牛溪此指其膚近者言其前後在望則覆卮東山兩俱爲靈運遊樂處若夫雲迎台嶽波接滄濤梯實泉頂巔一覽而盡寺之興廢自

唐及今不知幾幾乎庚午年入寺時聞諸鄉老曰數十年前寺經大廢國產四百餘畝古冊尚存至今俗呼爲和尚田竟爲居民所有指舊任僧仁賢曰彼重興時僅復山田百餘畝又以鄉宦有圖風水成訟後廢去復指寺前梵宫池白蓮曰此種毎年間發居民無知侵爲稻畦今師來復覩此花之盛且欲卒仁賢之業則仁賢之功不虛矣詢昔賢名氏則曰有白禪師任此不知何許人因憶公亮詩亂山招提之句知其爲騎牛翁無疑也寺有古觀音伽藍二尊是守道場王見侵害者輙多靈護古礫石板山門石柱舊跡此不繁述考諸新誌欸只有三誌叢林則有建寺賜額及廢併事誌軼事則有大和中鄭註往寺出身事誌山川則有白道猷從此入山事新誌爲神宗時邑侯大聘徐公所修故凡誌廢寺槩以國初目之其過於略可知矣抄冊又以寺產易爲舊田其故又可知矣有心此道者深念國家多事未暇及此則新刱庵院不能無故宜以此不朽之跡王之庶使諸方衲子有所歸佛道有所賴卽國亦有所補也因記之

復寶壽泉記

戊寅初夏爾月不雨泉井俱涸飯頭西士者引鋤覓

源直入王山後澗掊棘裂石迸沙而出者三其次者
已似兕兒梅花虎跑上者筧痕尚存知其爲五百年
前所銘寶壽泉也味特香潤土人相傳飲者多壽葢
指此耳諸禪侶爭以偈呈以美西土之勇焉余乃向
疑井在懷遠樓下其陰重易使人病即室後小泉雨
過濁不可煮茲得此知井上之銘皆後人袤相不求
源而源愈沒矣今當填井廢小泉移銘以復其源俟
夫有福者來他日千鉢盈盈即真石田再世也諸禪
侶其深識之識畢大雨三日予復爲之歌曰入虎窟
探蛟宅棓棘烈荊身不惜虎跑錫卓何足奇頓令鋤

齒生津液閤下井室後泉細品情知味不鮮不似厭
常新可喜壽源意在石田遏竹苗枯秧苗死山下人
家望雲駛一雨三日誰之功能令枯者榮死者生夭
者壽病者起吾聊以徙其碑復其古記其事而已

銘

調象菴越山兄塔銘

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却之不後引之不前所好者道
進乎學也才旣吾竭恩愛自捨越山崢嶸實稱其名
朋來以樂未免於情縫掖思裂髭髮思截會稽雲門
中有古佛挈侶辭家嶺出仙霞不惜脚指却笑玄沙
登雲門堂遐契於夙攏壞金鎖香象蹴蹋葉落思根
酬及至恩還鄉一曲友誼復敦鼓山靈骨蔓不可覓
禱於北林舍利湧出建窣堵波結茅於窩通霄古路
剪藤伐蘿虎窟狠窟百廢始葺遥迎博山躬爲輔窮
遡流建川盟結死關老矣癃窒指畫其間復歸岁崩
調象爲適象王回旋度生事畢有塞優婆仙陀純陀
永佩遺則塔樣峩峩我銘其上不幾點污

林孔昇居士旅菴銘

三界旅泊賢愚共處吉凶係焉趨避取與爰有居士
結菴以志占旅之易在九之四艮哉至道惟嫌揀擇

素位之思安往不適

方竹拄杖銘

內法於天外法於地以禮節之逢場作戲

拄杖銘

迷爲彼用悟則用彼兩端忽超此公之旨

其二

山無高下水無淺深窮玄極奧賚爾行吟

碗銘

虛而能受應量無咎飯食已訖勿存窠臼

龕銘

天地一龕一龕天地因堅固物置不休器死埋則同生埋則異生死一如離出入際

跋

寄浮法師手書華嚴跋

寄師以親老不事遠遊廿隱法華山塢於織履之暇書此大經點畫從虛精孝思中流出故嚴謹之氣開卷挹人觀其軸終愈整使龍樹當時以上本品偈傳誦人間寄師見之或未以爲繁耶昔子瞻謂顏魯公書雄秀獨出以其精神益有感於以死赴國之時也而寄師其嚴謹獨出者歟

心海師數珠七翼跋

一集春雨古澗流香究其所自費我商量提起數珠舉似亦易欲理其由與水何異座有耆宿胸自淵博尋流得源其書可讀嗟彼世人日用不知今也百八顆顆可思或顯或審深入理窟如雜寶叢無所不攝讀罷聯示雨歇花芳夢亦就醒枯木欲枉

嚴印持居士日記卷跋

記功論過凡有心者俱可能之至於無功之功無過之過俱不可能也今居士日記大半從本地證得所書師友法言如人飲水冷煖自信自信信人何過之有哉無過無功則孰日中庸不可能也我故曰居士能之

唐祈遠居士所蓄關虛白山水圖跋

以見山忘道之說遂廢幽尋者此俗子也何足與語道嘗見袁石公有聽水無湯思愛山無靴顏之詩何止深於山水亦能深於道矣余行鄉時於山水不啻如頭目髓腦南嶽匡廬天目黃白台宕出入飄囊者二十餘年然亦不費苦參而轉煩惱作清淨如明師如良友然邇來嘗以湖光溪色遠嶂平林指點向人以振西來祖意人往往曰吾因是而見道矣忘山矣

我亦曰此俗子也何足與語山水今從江南雲門遷居嘉林寶壽山坐七十二峰樓上戲作趙州水法間以子瞻枯木竹石綴之至若無知已忽祈遠居士以關子圖索題開卷三丈煙雲吐納不知其幾千萬里長江太湖石山曲折種種畢具兼讀後跋韻極可稱二絕遂書此於卷端請覗諸知已我衲輩尠知此者知此唯徑山雪嶠師耳雪師見此定當點頭曰此三絕也

真歇了禪師碑尾跋

物不速朽曰金與石金石匪堅以示霊宅霊之起伏

人之賢愚得人則引失人則漓爰有禪士字曰虛量諱曰慧明能起墻樣墻既𥘵融銘亦丙丁徧告同志數年克成一字一句無損無益我爲合掌以記時日

省着禪士書華嚴經請跋

拈來皆是用去無疑無內無外孰能辯伊一微空處衆微若爲譬如春至花敷枝枝一枝受暖萬木依依秋風葉落歸根何知人之履踐七通八達是大丈夫兩眼斯豁具大總持無所不攝譬海一滴識全海味會全海波歸一滴義只在毫端變幻無際作如是想書經有地雜花榮榮菩薩寶髻髻中明珠肯得也未

石雨禪師法檀卷第十六終

嘉興府香華菴等罐捐貲壹兩
東塔淨疲　祥符普圓　選勝淨儀
法華寂涵　楞嚴海坤　各五錢
照内性鑑各叁錢　普忍淨照
各貳錢五分
紹興府天華寺智孝五錢

石雨禪師法檀卷第十七

嗣法小師淨柱編

疏

裝大悲像疏

示菩薩身影現婆娑衆生心量種種自謂如千江水千月隨波大施小施福女福夫所以莊嚴手眼不可無如是之多

裝地藏像疏

勝奇賢任爲度母故誦地藏經見聖女救親因緣即發心裝願王聖像復思人人有母吾安得而盡度之

欲即此一尊結普利緣乞疏於予予諾之久之無隻字又久之復無隻字别日行矣又復無隻字余自哄曰予豈無母耶予豈不孝母耶予豈不信有冥苦耶予豈信而不願人耶何鈍置若此適三宜兄在座笑曰作疏已竟予亦大笑索筆疾書曰

明珠晃晃金錫琅琅是幾許智是幾許長人人有個地藏王何論貧富兼存仏色身金身一任裝三宜兄曰嚏

重修大船砌路疏

持地菩薩因平地而得平心云門先師因平心而得

平地蓋先悟後修先修後悟之謂也余忝繼踵天華欲重移大船廣運沙石補其坎坷固其隄防使代代平先師之心年年平持地之地願施者勞者與天華共成不朽之業雖曰末法三災難逃定論獨不聞有妙莊嚴路一門超出者乎

修寶泉寺疏

古虞寶泉色味俱佳源流不絕故古人以此名寺奈久經廢荒僧多散去今衲輩偶爾雲留擬疏其源通其流欲使盡地人尋心地流者易得其源耳今在着力之始能有一助鋤鑿於其間者他日寶泉遍地流香煩客一盃清凉熱惱其福利有不可思量者莫道山僧以境示人好

活埋菴募藏經疏

藥山看經祇圖遮眼離經一字魔言說趙州轉藏只解遶床依文解義佛冤家耐結活埋經師經論師論何關數墨尋行田開大義參實參悟實悟豈類死灰寒木宗通處管取山神難着眼說通時從教頑石易顛頭

募三教方冊疏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此齊運之語也各見一邊者遂

成偏僻殊不知日損卽損為學之益日益卽益為道之損也果以廢學為道者豈孔子十五志學於中晝廢其學而平至從心所欲乎以余論卽為之廢學亦可也業廢學之學不易為愚者道耳古靈欲釋三教中所堪助道之損者而學之當以我語俟諸中行君子或不無少助山居之高志云

蘭芎山募藏疏

蘭芎秀發聳立江干善稜一方總歸三寶然三寶雖一體使人知有佛而敬僧乃法寶流通之力也能流通者似又僧專奈何近代僧多口受口受則疑誤後人此蘭芎王者所憂而發心募藏之所繇起也募畢當大開閱藏道場使一方生正信舉邪外備倫理入通途知三教之大全知自性之本有此本有之法佛不能宣僧不能演吾故曰法尊

攝心菴請華嚴經疏

攝心菴古名清溪雪師叅訣稱也因初者舊以清溪雖幽隱未稱實參本色故以攝心易之欲以諸所有物攝歸於心入一微塵裏寶被禪定已二百餘年矣神宗末年有洒如承雲諸公者從雲門飽參歸結社其中剖破微塵出大千經卷為語溪一帶有緣檀信

作無邊佛事二載一週週而復始復請二宜和尚掩
關三年茲當來雲上座新葺其事以此新新無盡之
義正之於余余因喜而助言并疏其所從來云

龍泉寺改應爲禪剎疏

剏業易守成難此世俗家之說也佛家亦然一人爲
道處亦隨之而興興必有衰衰而不至淹沒無跡者
賴應教存羊之守居多也以羊存故有賢子孫者出
知禮之可復則合衆歸仁焉內仁而外必有仁者至
此龍泉劍合之舉感來平石禪友之謂也人有一矣
翕然來歸十方響應轉瓦礫作金碧特易易耳將使

天下應門徒守而不能克一己之私者聞此發心躍
然樂改爲禪嘗自龍泉始善信其樂助之

法相寺募建白衣大士閣疏

定光現相元是王張宗乘大事留下肉身原是拖泥
帶水心腸所以感得一切求男女人終日耳朶邊嘖
嘖聒聒不得已攪行奪市隨所樂求莫不響應茲者
白衣大士忍俊不禁擬向山門頭把任要津要桂專
門牌額雖然實籌於此不無緣簹恐坐視乃因睛
雪融禪而說偈言長耳乃可圓通圓通豈離長耳聞
說三中有賓便要賓中有三王閣高高聳千尋衣白白

雲萬里融禪畢竟能融一任人人參取

大悲菴化米疏

得任山三昧者必以大悲心爲體不與厭喧求寂者
同日語也故我友平石見菴以大悲名卽喜而隱之
不專以木食草衣爲得也予願所見聞者俱發大悲
心行正施度所有四事供養盡入大悲體中平必從
正定心受之正定中所受卽萬兩黃金也合消請諸
善信勿以隱居無爲謂施無所著而失善利也

葺小荒天疏

會稽山有天峰今名天荒俗所訛耳曾是雲門先師

圓頂相處故天荒以避名稱小真天峰之隱山也宜
乎隱山之流居之故卽念與謙光親手誅茅廣僅盈
丈既蔽風雨稿守三年苦田漸闢可絕外緣以予任
天華強念出山及歸道侶雲從遂成雅集次年又强
之首衆歸爲小東山菴主邀入關似亦愛其字小借
歇石弟而從之天荒則有古靈書記受托焉般若弟
徃來養病兩山相望朝雲夕霞正得意時也忽敗茅
風妬古靈欲葺之余曰近地任山者盡天荒耳今賴
卽念僅得一破何複補之古曰天荒可破茆屋不可
破也余嘉其志之堅喜而助之并囑其輯集凡所題

咏法語詩賦使千古之下知我道亦有破天荒之故絕勝天台一招隱峰也

報國院募疏

證道歌云住相布施生天福猶如仰面射虛空住慧者往往呵布施爲有爲余謂住相布施爲有爲固是矣請不住相布施可乎則知乃福乃慧只知住與無住一布施間非離布施而別說無住也今報國院往來浩繁監院事者深憂粥薄發願以百福莊嚴接待高衲募三石三年爲一願一任水雲朝暮挂笠携囊請問昨日有人天台來却往徑山去不知是住非住

道得者也要一願道不得者也要一願何故一盂香飯子何處有饑虛

如離掩關募疏

參究到黑漆桶牛角尖當銀山鐵壁轉側不得處此關意也其次禁遊覽客哼屏嗜好焚筆硯吟咏稿其身心一番寒徹大地回春則梅花撲鼻矣今法相皎然躭心翰墨余以向上事發之遂猛欲避去易字爲如離偶笻笠爲遠遁余復緩之且曰今以大地爲關房者皆是說空行有不敢效之且從跡上徹去耳爲鈍根不到千穩百當不休復擬掩關又不假計日給

之需余不得不告諸檀護共成其美也

西禪結制募米疏

世有論儒釋者以是說非而已是非心生未免乎就蔽則於道懸遠此過在言遣言也復不能廢言以近道故大覺璉以三皇治世及五帝三王弊而爲秦漢得我教迭相扶持配以四時循環可謂千古確論矣戊寅冬余應雪峰西禪之招先集西禪與諸護灋談三教同家意出大覺答孫莘老書讀之咸謂陰翳立之論爲不虛卽以護國保民報親之道與林下人計書疏徧告結制一期以西禪是唐懶安禪道入閩初地

至雪峰則大盛當時國界之盛亦隨之矣奈威儀久既不堪得余中丞集生八公同衆鄉紳並力併舉華花雨監院總之功虧一簣耳愧余躭山水人無補助才每揮麈弄無義語爲活中有不甘炊無米飯者領疏分衛爲灋忘軀倘或同道相親直出是非之表當以予言作無言觀

堯峰山募建藏經閣疏

姑蘇名藍堯峰其一也觀夫聳出奇巒白雲朝暮直不下虎丘諸峰而主席代不乏人規繩整整夜半鐘聲千古破客船之夢矣邇林皋禪師以磬山法道補

大其間一枝笑櫥覷面相呈三藏十二部置之空閒無用地不爲分外然雖如是離經一句即同異說因嘗以金針玉線莊嚴正法眼藏令向往者至重重樓閣彈指門開諸佛全身於中獨露庶幾光峯道場更添光彩云

東塔募建山門疏

把任放行全賴者個大家扶起出入有度

無任勤舊接待募疏

生緣在錢清而不居出家在方外而不寓此無任耆宿之行脚也見行脚僧往來錢清者乞茶乞飯煩煩施王心力欲體施王之意結廣爲王以接納之朝朝暮暮迎雲送水願成就日抖抖空囊一文不帶比諸昔守郡侯投一錢而水清不又超勝有功不宰無任之真也檀信其成就之

化千僧鍋疏

無底鍋炊無米飯木偶人調不濕羹乃祖師之玄唱鍋須底飯須米唯有智人能和妙饌是如來之實語若各見一邊者名擔板漢不勞拈出今皇亭山佛日寺有數百僧俱弄虛頭漢被老僧把任要津使他步步踏着實地粒粒咬着米糁此全非禪者募大鍋所

由起也人以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楊州爲得意不知遊戲無端不如全非不帶一文赤脚下楊州使楊州罹變之地轉禍爲福知有此無漏功德庶不虛往全非其努力焉

靜閣堂主結社與萬壽禪院爲接待疏

昔寶峯真淨禪師舉淵首座主泐新豐慧安禪院時湛堂爲座元問淵曰公去如何住持淵曰某無福當與一切人結緣日負榜花打街供衆湛堂以偈餞行淵去逐日打化遇暫到即請歸院歇泊客來歸修供如此二十年風雨不易百廢具舉一日見黃龍死心禪師訪之淵曰新長老沒常使沒意致一著子該抹人今夜且留此待與公理會些細大法門新豐之不宿而行今靜閣堂主瞻佛日摩司結社共與萬壽禪院雖不及淵北人之孤硬而慈意過之他日有如黃龍者來不知如何接待若肯一味承迎禮拜茶飯殷勤宿歇方便亦不管他有意致沒意致亦不管他是聖是凡一任他去諸方擺尾搖頭定不惟靜閣獨泥裏有刺也呵呵

古泉菴募藏經緣疏

泉從地湧菴得泉名僧依菴住瀑精增弘然僧欲弘

而法有未廣者此古泉爲藏所出典也時當末運僧行荒疎才入禪流便學逸禪床爲轉藏出入息爲轉經勤欲叅置文言殊不知不屬文言何從得此省事灋乎且一大藏教不過說此省事灋耳從上古德莫不精心妙思悉了佛之方便乃得門庭潤大宗說兼通然後隨機設化非如不識一丁者専以一機一境爲得也今古泉禪衆力事耕鋤減口接待一時名士高僧嚮集浮風漸成法窟種田博飯與商量浩浩並行食輪與灋輪共轉報四恩資三有俱承此一滴泉開甘露門他時源遠流長有莫可涯量也其成就者福亦如之

大佛殿募供佛地疏

淨光禪寺古德灋師之嗣祖雲棲之淨業結侶發願募造西方三聖身皆丈六不惜頂踵歷數寒暑今始得成金光煥赫見者欽仰以未得善處供養正與余謀客曰佛寶自解尋覓任處何勞人力爲余曰人力即佛寶也一念精進動破慳囊令人捨所難捨辦所難辦無非接引大意悉是彌陀化身以我化身嚴我灋報心佛衆生三無差別良有旨哉外道欲毀外像別說報身小乘欲離報化別說法身凡夫欲捨自性別說佛性所以不信立地成佛有如此者則莊嚴爲自莊嚴捨爲自捨辦爲自辦自性自度自性自成一香一花一茗一笠是眞布施施能即到彼岸即到彼岸非立地成佛之別名乎客又曰燃燈佛指釋迦佛布髮掩泥處曰此一方地宜建一梵剎衆中有賢於長者持標於指處稱曰建梵剎竟時諸天散花相讃此是宗門提唱願事斯語矣余曰識得此一方地則大地具足識得此一標子則萬木森然如或未然再請淨光禪侶從頭指出

書問一

答太平山一我徐居士

買山而隱可屈本懷但貧無所措則不可也倘得居士爲外護王衲爲內護聚幾個可雕琢漢一整開田說義之風山居庶幾可守矣何如何如別後無他念獨以居士英氣未消知見太濶做不得鈍工夫爲懷耳大凡不肯鈍做者幾到無趣向處十個有五雙退還鄉底一絲絲不能斷此皆近代士大夫參禪通病也見居士不以衲爲自畢屢施惠致衲雖不敏又敢以居士作士大夫觀耶縱目雖住茅居士此時尚是出爐熱鐵極宜一氣打成若於道理稜遲便道冷落

他時欲重整鉗鎚只恐頭醋不酸一醋可知矣

答子將聞居士

昔曾識面於西築雖不及接語然以親近家師得聯交於居士久矣昨家師過天華嘗寄問參話因緣正抓着貧僧痒處適值季超祁居士設茶茶話已悉其槩茲以居士深心此道故不得不重饒舌耳所謂參了竹篦話了又參三玄三要者益因彼不知凡是話頭殺活俱具將謂竹篦但能殺爲小瀼爲一橛頭禪故須更參三玄三要以活之爲之堂奧爲之大瀼使一切瞎驢見人便道我已會竹篦話了今正參三玄

三要在或云三玄三要等俱會了一切請譌公案尚未透脫在此皆以古人有某處得名某處得地之說貯於胸田殊不知得名非小瀼也非一橛也亦與話頭無涉也悟之淺深也悟竹篦小瀼爲一橛即一橛小瀼也悟竹篦爲堂奧爲大瀼即堂奥大法也故古人有一兎當陽橫古路蒼鷹才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靈性空向枯椿舊處尋之偈又有悟三玄三要者曰得意忘言道易親苦拘拘以話頭爲淺深耶以話頭爲淺深者即認語中有語名爲死句死句其可示人乎居士履踐既久或以此探貧僧則可耳若果未

能確然不囘狂瀾於既倒則未之信也近來宗門雜沓非內外護者不能揀別或有人問喚作竹篦子話即向他道石人慣弄無鍼線請問同耶別耶深耶淺耶大瀼耶小瀼耶居士能一眼覷定定不以野狐涎爲是師子乳耶非師子乳耶以家師還渡吳山匆匆喋喋不覺滿紙聞公車北上戰勝歸時當與居士共出隻手一斬支離何如何如

答靳遠唐孝廉

自先師圓寂愚兄弟俱抱拙巖阿唯家瑞兄努力一

出別業并山非居士不忘佛囑爲功德主惡道風未能遐布之若是也謝謝不盡敝寺天華雖係先師殘局奈貧衲薄德匏瓢繫有雲水相依不過種田博飯而已獲蒙來問愧無以酧忽記古人有若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之句則知所云平年參究毫無進步是居士真實得力處也果能以此無進步穿衣無進步喫飯迎賓待客有什麼過處近時宗門雜沓知解紛然賴我并山古樸孤硬稍可一挽軟暖邪風然非國王大臣并力於其間必難扶持此末運者昨冬艸艸登座門人隨錄剩語梓行聊寄一冊并先師塔銘及

拈題大士壽像以赴尊意晤面之緣不識在何日也臨楮依依

答卽念首座

吾弟出先師之門頻諸方知識及衆兄弟鉗鎚雖在天華人天衆前偶爾成文亦是吾弟本有之物於我何關况欲易此處幻之名分乎若欲與近代濟門有益則吾弟自有兼人之度當於授徒之際虛淨一派以智字傳則不負先師不辜兄弟無損於古有益於今可以循昭穆可以便稽致而一舉盡得之矣故諱與字俱仍舊貫唯號贈此間蓋取前題小東山之詩日山亦愛謙名自小人俱尚隱共爲關隔江洗展遊如倦石指長伸美此間之意亦不俗也

答蔡雷讓居士

向聞居士造履縮容將謂專修淨土中人及一促膝居然禪宿也古謂見面不如聞名唯居士能反是耳本色修行人何又欲煩行脚爲雲門雖淺頼有竹可看泉可飲如肯留意衲當分半榻以俟日來與諸衲力用磨磚瀍項刻無暇忽覩尊翰及諸法言固自一種意味然未免心識運爲耳衲又不喜人脫空漫語於其間不識何以教我來語偶以朱筆點汚想在個

中必能情諒也又見索頌古公案若不諳訛處果得淨盡無礙更說諸訛無有是處

答寶壽衆檀越

僧自懶僧也喜聞寶壽可容我懶有檀越可成我懶又何煩尊翰爲卽欲月栤椳杖以雲門兄弟尚爾聯織故先遣徒數輩料理之隻影渡江當不出春半間也俟入山後方敢遣訊通意蓋不欲以住持俗套相及耳倘檀越亦能以野人宥之使他日懶瓚家風復布寰宇或可一遣熱鬧時流是檀越之正信護持也呵呵

與黃元公司理

淸淺若斯不能久欵玄論爲悵茲入西溪深處寶壽家風不減楊岐唯春暖花香僅免縮項吮吁耳浪首座尚未能以公署作蓬戶覩又不欲效顰妆刺倘居士不惜乘橈衲當以快鑊拋進十龔龍供居士大嚼一回也何如

答祁季超居士

正坐寂閒忽得知己書如獲至寶又與世寶兼及感當何如更感餘杭邑宰之囑此又居士與令弟之分身護濾也便當達之昨小徒三登回知居士同令弟

結制寓山不勝欣羨衲常謂今弟既精於遊宦其游禪窟亦必有精而後已者今果孜孜無倦耶二令兄八令弟曾入七期否煩俱爲致聲天童歴然之爭居士欲衲有以𢘎之此亦有關大事意欲居士先我着眼倘於此辨得不惟可驗兩家之妍醜郎天下衲僧正邪俱可驗矣惟試爲辨以寄我衲當相隨來也

與嚴印持居士

別後訪甁窑老師談及瀍門何曾抓着癢處楷居士輩不在座未便趂水推船耳其間更多恐俊不禁處俟晤語時述之倘有及於子將居士幸以此意通之便此老不致埋沒一生播蕩近日野狐狂妄殊得處所就成庸容萬指不可不商諸海昕公也心海師卜居淨林寺側獲一訪之恨識之晚彼閒居士許我度歳山中亦爲生喜即字爐頭當有一段佳話在也

石雨禪師法檀卷第十七 終

嘉興府梅溪菴通勝助刻資貳兩
東塔盧時壹兩　淨朝五錢
通議三錢
宅在菴行普壹兩　仝壽梓

石雨禪師法檀卷第十八

嗣法小師淨柱編

書問二

與石溟首座

自首座去後每以入山不大深爲憂故今年春亦欲掩關以深之忽無所至知首座早已出關住超山矣豈枝疾之若是耶朽尚掩關者有四故一以法門愈亂愈不可辨亦且不必辨以正不勝邪故二者觀時觀機知分知力恐不知不觀非唯無益且有損故三者屢有不可卻之招恐費周折故四以行人數十輩恐苦恐貧死守不去唯恐住持不耐久爲不安以約三年之限爲慰諸行人故但不識首座何所見而入何所見而出也前光明寺有二僧來一稱首座爲姪一稱首座爲弟者俱以老成俱以吾首座不甘寂寞爲言今聞遷住可謂之知任與弟者矣雖然倘住超山自有別意非人所能料則慰我甚矣前得首座書讀未竟而象田郎念書亦至彼亦徃徃以我不復出爲願故聞其守益堅語益切此與吾首座臨行與藻雪言無異也倘首座之守亦無異則雲門二甘露門他日普天匝地有不可量者在也觀象田嘗以得苣

首座爲有同氣爲幸爲慶此深有挽回澆俗之慶者首座又不可不時通氣脉爲他日計也又聞首座每與人抗此金與石觸之謂也知不可勝而爲不可也況禪門雖屬不堪不久自有定論何用是汲汲爲故我於二月十五入關大書聯曰定論不須下千古偷安聊爾約三秋此立而待之之道也願吾首座亦宜安心而待之今洞下雖不乏人但少遍相護惜者聞秉覺師爲人頗端此可幸事但可讚之而已以其扶律行事不致損故耳無諍無辨之道正宜今日力行山居殷有半功矣心已退執事月印嵌石二八公并知衆敬愚及數十輩少枝葉可稱精進卽鶴㥄孫亦頗能逐隊執勞能久久不退或有過師之作未可定也首座所應承緣事得能修德以化之則無不濟者若以末爲本我不願也目下近遠意頗悅從但以歲儉爲難禪堂從房一齊歇下聽緣而已方今各各努力鋤钁山田較首座去時俱已轉生作熟蓋飯可供四十人萊園春收可續經檀卽堂中主有山鳴悅衆有維弦書記有深雪晉稱一響草鞋如虎此山居之近況也寄聞吾首座喜之

復黃元公司理

宗風稱沓主事勤劬此窮和尚之對極門徒也承訂梅花問役主人對客今梅花開已主對客已有人問客如何是主不識居士何以答之山中萬境雖閒無奈諸禪者往來煎逼特甚此入山不大深之故也故限約三年擬關以深之昨已偷安矣

與余集生中丞

昨承光顧使十四年來積想一傾頗稱慶快及捧讀復黃海岸居士書至爲道不爲名爲禪不爲身處令人愧愧不休幾欲薄懶瓚而不爲矣復自顧疎拙恐螳努之取笑於人也然禪門危亂得居士兼內外而護之衲輩敢終默而置於不聞耶弟觀時觀機思懶瓚之尚不可薄也客山居殘局苟完三年鄙願得遂當拚此殘質唯命是從是至願也

復章大對居士

每當岑寂時與道侶相集一咏藝花令人遊夢無盡忽接惠翰暢讀花因欣慰欣慰爰發老褒已先居士着鞭耶天華護彩含此其誰山荒失賀居士能爲我致意否禪道之衰今時已劇所期入此門者以眞實履踐爲先然後應機接物妍媸自辨所以佛祖言句大似試金石子具正眼者用之任他頌古拈古轉機

著語是佛是魔無不悉辨履踐不真者未免金鍮易換矣居士天性生知讀書之暇又能構此格外語言逢場作戲無不可者再得提撕時一番商確然後流通為美譬花之洗谿人目見者無不以為不朽之業也恨不能多得耳昨有相知欲為小序至手當即寄覽也

復曹一葊居士

前接尊翰及簍頭深知不忘我故人甚但天各一方流光漸遠每一興懷不能罷衆命千里杖為愧仲春得脫雲門入西溪實壽非隆慶也較隆慶深數里竹

木蕭踈修徑不減雲棲是嚴印持聞子將諸公所菑以遲某者憶往與兄輩願頗不淺此特為之先導耳天如居士兩番入山場役役訪之想已還新安矣其冷骨如故眞隱君子也聞白僧兄獨居故里欲附一信與天如往奈又不果山居初得安頓幾與世隔絕見聞故不及為覓便郵兄有書往幸達此意不識何時來湖上也聞兄近不之道支為慰又得趙居士偈意更慰弟不即覿面為惜想眞辦道人應不便爾休去其間出入於境緣逆順處定能以不欺自鑑耳聊許其意以復長至邊果能一遊乎先附力王做功夫

語一紙一煩致之蔗石兄近況每同弟打橡栗為安心湯因續元去促托筆伸意翰生棧西蘭友兄弟踪跡何似有便通我以慰念舊之懷世情擾擾禪門猶惡有心者能一揀邪正庶報佛恩於萬一弟亦當於岑寂自砥以觀其時也

又

承書與續元禪友來如親覿一度即以書復續元去亦應如見我然猶未免於一水盈盈之思也不如天如兄偷空入山數日與七十二賢峯分賓列主談以為暢力窮向上不涉世務令人益珍其為老成聞兄

近況頗細稍慰懸懸趙公之約何以杳然不可以兄之惑法帶累人也笑笑

答那德公居士

秋空爽寂忽承令弟至得接尊翰惠施又知道念日堅雖覺喜躍然猶未能深慰鄙懷者以居士是大猛烈人定能一刀兩段討個分曉而肯悠悠說堅不堅乎堅去不堅則疑信相參隨人上下而已宜居士所不為也近欲入闖將有一年之別古人云三日不相見莫作等閒看想居士自能努力而不俟衲歸當先有便羽報平安也

答邢吉先居士

前翰中有一切無心卽離俱病之間此特遣着語耳苟執而不化則又有無心猶隔一重之語其舜又何有已時乎真辨道人觀時觀機竿木隨身逢場作戲出處聽緣而已至於功名宜冷則冷之離亦一道也宜熱則熱之卽亦一道也但得左右逢原何病之有哉

與蔡子穀居士

世情戀戀法愛猶覺依依但不可為愚者道耳分袂歸舟與相知言及護持金粟之神餘光豈止被及一法相而已哉不知近日戒酒光景何似石車兄以兩阻不及入山特遣侍者渡江踐約可謂不負先師者見時煩為致意元公居士幾日曾相見否

與集生余中丞

承護念入閩冬復春矣不識道體健飯否叢林得人否某抵長慶來縉紳居士俱欣然誠不虛老居士願華雨監院雖根性遲緩亦稱穩當臘八日付戒一壇春新積香儀續置禪堂一所張方伯捐俸結制內外三百餘俱精進擬浴佛解制後同京臺諸居士上雪峯或可存老居士意弟欲併舉恐不易也大約閩中

瀰道邪禪未熏似有起色在宿願未酬者今正是時且僧俗望如渴未審肯卽扶策否否則冤有頭債有主與山僧有何交涉衡廷田事勢不可復茲另捨百金造廊起手其東邊精室向為人得今已力為復之以滿尊願為杜口處耳此間與麼任在居士故不得不喋喋也餘不悉

與季超祁居士

閩中緣未竟而歸思動者再矣雖知僧無家其如知已何近聞邊報甚恐而憂國憂民之人未審此時作何話說陰翌之論斯林下人所深愧也觀令弟才力衷赤片片終不甘弄寓山片石已者居士能佐之乎今居士既承當個事則知向之稱隱稱逸可謂前言戲之耳古云見道易守道難而行道復難况戴兩莖髮而居於行守之間抑又難中之最難不可不深慎也居士勗之

與陳華甫居士

福建佛事喜無男女雜踏之擾諸鄉縉紳俱認真護念第衲所深意役老者唯寶壽拳石耳况與諸善信大有夙緣令人屢萃以之非勉強也惟居士力護以俟衲歸歸期舊約或半年一年决不至爽信者今秋

入闇定當努力念我山林人自不能安邦定國又無德堪爲陰覇惟居士㬫伸一肩任之而已使人人各發此念而國界未有不安者居士勿以一人力微爲自怯也我教謂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悉皆消殞此雖理路亦可事推況居士已知會萬法爲自己者則一人自幹一人事皆居士之本願衲特爲饒舌耳忝知愛之私故私望之

答陳克一居士

石頭南嶽上諸祖以人多質樸故酬對處顯多密少其真證者即顯亦密也其未證者俱以意通意通則落知解即密亦顯也非師家咎也至於石頭南嶽猶顯密兼唱下及五家分門列戶純貴乎密者以人心雕琢殆盡有錯會者有附會者真假莫辨非的悟的傳箭機圓合賓王叶通者孰能把任探竿知水之深淺哉所以推此秘密一路最妙最玄極尊極貴使放僻邪侈惡魔外道不能假借以亂真此不得不密也古謂威音王以前無師自證即得威音王後無師證者盡屬魔邪良有以矣今居士雖做處實樸省處亦真故見諸祖平實顯言一印印去略無密便料理不下此過在以顯爲顯未能顯密圓通耳如居士所印

正脉中南泉之寬廓非外寂寥非內及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等謂無疑至於斬猫趙州頂鞋等謂不了則疑信相半非過量人所自安者唯居士更過此關則一任懷中抱子腳後登妻盡是秘密灋門否則平地上跌有日在珍重珍重

復贛州嵯峨諸檀護

靈際斯與道音遠播於桑門佳聲此振德化澤施於詞苑贍盼言而色起聞高韵以神飛恭惟諸大居士閣下心空及弟氣吞秋月之長江意極無爲法運春風之百丈嵯峨古剎賴檀信而重整聖現寂照實方得瀍任而一新儀範叢林幹蠱祇樹金湯內外得人而有慶遐邇覆善以無厭想佛法之隆盛俱讓章思祖道之恢弘咸輸麼卑衲入於仙霞經二百而遊七閩目窮水山之勢離乎浙地幾十度而接八行招歸故里之殷且解富沙之新今還酬實壽之舊緣或趁春風而笠蕪江西事難預定或取白門而棹游章境法不先期茲承寵召未便專辰聊申表復以代覽言

復王東里殿憲

下雪峯瀟㬌走候道儀奈隨衆轉流覓古行諸禪山

水曾以數行遣徒代訊復為永安路阻至今竟便無郵每念華林把臂若非老居士打開格則的又焉能令貪道肆口恣心橫拈到弄為作家相見也呵呵冬制正結建寧之普明而洽禪友適至捧讀翰招任持三平不勝踴躍奈先一日為建陽靈峯邀住未及應命而至夾積想未消終當向百丈深邊與老韓覿面相見不煩向侍者處尋消問息也偈扇併啓草復不宣

答考亭朱步紫使君 附來問

佛曰覺儒曰睿作聖皆屬思也六祖乃謂不思善不思惡則孔子九思中間思明思聰思問難等獨非善歟周公夜以繼日思兼三王而施四事豈非欲多多益善歟善何不可思也關雎寤寐反側鍾情窈窕思果善歟惡歟豈聖人獨難之歟且善惡雙遣思置何處釋亦戒偏空也抑聞之老莊其言上善若水水和萬物而不爭又曰賊莫大於德有心而心有眼六祖無亦欲人忘其爭去其眼歟易稱無思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語頗有會歟三教一理愚蒙未能融合大和尚何以教之

人生日用雜念雖多不出善惡無記三性出則為空入則為有空為小聖有為凡夫唯大根器大力量人以中道第一義諦不偏不倚極學窮參一日豁然空有雙銷二六時中隨緣任運不着於凡不住於聖兩邊不立中亦不居克盡已私復還天理如鏡垢盡因人妍醜非鏡有妍醜也佛為覺睿作聖亦若是而已非屬思非屬無思也非思故寂然不動非無思故感而遂通道之上善儒之至善釋之性善非善惡相待之善也此語三教真可會通一言以蔽又何足疑若疑六祖不思善不思惡似屬無思不妨深體六祖問意即知宗門謂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直接引人之言外風規也彼以三教學人着於言教不重已靈去道似遠間有體認惧以思惟測度聖人境界說時似順行時却違不肯將此思惟測度的心體究一番故祖師西來見人說心說性要人覿體舉出個心來性來見人思善思惡要人覿體舉出個思善思惡的道理來故六祖問惠明曰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如何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惠明言下大悟則知宗門為人別有長處其意非專教人不思善惡也今老居士既已會通宜於不思善惡處更加參究體認一

番定知飯是米做從上疑情一笑而釋矣然參究體認是又思思者與思不同教中先以無思爲體復以有思爲用尚屬漸途以其不如頓教以思無思之妙反思靈燄之無窮也故終日思而無思無思而思高登聖域豈小聖只知無思而凡夫只知有思耶此六祖去古未遠尚可如是提撕處今之世穿鑿殆盡才有言語知解橫生不能復爾激發後昆至使壓座指揮難爲下口不得已曲暢旁通若一味以言遣言以理遣理使人權入葛藤無有解脫此無貴於宗門也衲不敢以宗自居特信宗之妙或可與老居士同參何如

答唐祈遠孝廉

昨走數行草草附訊正恐道駕冒暑令人不安忽接惠翰殊慰鄙懷所云弁山法道居士全始實賴全終然全終惟艱貴使先瑞兄安於常寂耳雖雲門一脉靡靡不振而弟兄之分恒安衲鑿者皆貧道自甘所致今一旦僭竊不唯取笑諸方亦獲罪於常寂矣況實壽雖小未可遽有庖人之越爾不得已尚容秋涼一奠弁山擇一法侄主之一整無諍之風庶不負全始盛懷而且爲全終穩策餘則不敢與聞向承布施百不却一此謹奉璧者恐蹈傷廉故轍耳笑復不盡

復弁山諸法侄

叢林者道德之所從出也欲行道德先正名言名言不正道德廢矣今弁山法道已偏天涯而獅蟲咀嚙賴以鎮安使愚得以傍觀泉石猶冀略伸管見於他日耳恐一番當局未免迷生此在諸法侄所宜深護於我也況百丈役龕未曾親送二世新遷未曾遣吊萬勿復舉杜我將來常住公物稍護公書統此璧謝

與離言法侄

竟有頭債有主此大衆告諸龍天而吾法侄有不容避者昨數行中無許多便宜與法侄討得若爲先識焉兼之護法傾城即請高踞龍華頂領則實壽峰在西溪深處當贊嘆無盡也

復考亭朱步紫使君

一出仙霞略無犖碧此佛法之累人耳至於千里神馳夢無迷路知老居士正入慈恩岸裏游也自念形骸雖遠而玉枕峰松終無變色此亦貧道於居士另一思路矣氷輪至得接惠翰不異把臂一度何啻閩越作同室觀耶靈巖峰殘局全賴護法爲之合尖其叢林規矩决意付托來雲入室三主之以幻來年老乍星

善病樵之時想住山恐不與一人肎之則逅相推托殊非長策餘樂助者助之貧道則年已知非不復料理常住明年倏寶壽稍安準頂笠一行一瓢一侍別構一茅於寺之北隅或資化寺側得與老居士晨茗對奕拭眼看來雲與大衆之有為此又不啻樂死也

復會稽諸護法

向年濫席天華過蒙內外之護至今銘佩猶懷戀慕之私緣貧道分慚迂拙道力浸微祇合屏跡空巖住情丘壑故拂然渡江似不再問人間事矣豈期入閩輒爾數年叢素愛閩山故有是舉雖彼刹紛及略不

加顧卒一日竟歸者原為寶壽破壞意欲粗加修葺得把茅蓋頭足了一生誓不欲再現前粧重新舊樣區區此心大都如是前渡江登拜欲為濶悰復以緣隔不偶茲蒙瑶翰忽頒琅琅珠玉且復有天華之命是更欲鐘鼓爰居耶雖達師弟暫避莫床奈其衰朽難承鼎餗况師住華俱翩翩超逸自能料理何藉手一躑躅朽僧渡江濡首耶萬不獲已一到即行并候興居聆霏霏玄屑也

復曹石倉侍御

西溪道上等個人來十里梅已脫雪飛花而個人猶

屬杳然忽接翰惠雖免梅花笑人終未似把袂問林生我山光也承命作讀聊構小偈塞責謹書請政靜聞假歸便謝不宣

別夏䕶公居士

貧和尚清宰官正爾相當雅損清惠為受不安耳貴境多善信欵話甚殷此皆賴呵護使然所喜郡伯政亦甚善似不復用頭陀法行常不輕行也至廿五日始解纜滿擬一造高齋作數刻別語聞交游接踵雅望風依依覺新我瓢笠瑭謝有期為道自愛華藏菴樸僧數輩人頗憐之第憐之以道者又不得不仰仗

興言於郡伯處矣

答王祇叔居士

正臥疾間高人韻士一時良集復得居士至使荒山生色不淺賤恙亦繇是起第愧黄牛橘皮助話太清耳前已承惠茲復損米正當結制敢不拜領為居士結一度禪悅也謝謝佳扇如命塗抹容補不盡

復福城衆護法

靈山親囑原為末法之金湯梓里光招適愜同仁之志願豈是祖禰不了一端因道種將圓固漸添錦聊用續貂恭惟諸大護法臺下朝廷柱石鄉國觀瞻攄序

上之經綸不難旋轉乾坤撥林皐之餘暇亦且推敲堂奧以治國者治心無異孔顏面目展報君者報佛居然楊李芳踪所惜祖庭秋晚兼之孤跡縱橫愧無寶劍之橫抽猶藉杵光之鎮肅寵翰來當重九後嚮鬱菊花新開期諒在小春初融融冬日暖敬酬台諭無任溯瞻謹復

復天寧大衆書

干木隨身意在驚蛇撥草逢場作戲妙於唱王酬賓奈何近日宗風似隆而實替法席似安而實危矣佛恩難報信施何當福城東塔既爲先師來應萬壽天寧復因寶闍相招雖指揮不能推重於人天登臨未必增輝於梵宇喜法舟之靈塔猶存漢官之威儀復整移藤不遠覿面非遥此復

與存愷唐總憲

昨者璧翰賁臨兼承喻及管城之錫奈艸野不文無以克當雅惠可勝赧然冢君以蚤年掇魏科業已追蹤繼美復以慧眼勘破世離飄然長逝此豈高閭門陳車馬之亢宗也哉行將起九世之白骨登之寶池珍域矧陟岵在瞻宛然康壽倘轉哀爲樂夬疑成信只淨名龐老不得擅媺於先宗矣擬欲躬弔靈龕奈方結制不便行適謹遣監院俚語代伸併祈老居士熙熙怡怡完此一段家風則光前耀後雖今日之慈孝乃他日之道愛也耑此布悰統希鑒茹無任顒溯

與扶槎唐居士

猶憶曩歲嘗惹遐逝山僧曾以葛藤一絡索向總帷饒舌爾時尊公深道德器可徵世德之報不爽不料尊公便爾撒手政以繼美有人掉臂不顧眞解脫丈夫也擬躬弔靈位奈時方結制不便携錫謹以俚語半紙代伸統惟亮鑒可勝瞻跂

寄文升陳孝廉

久嚮高致不異大蘇乃從小蘇邊得精神交接何幸如之因憶皐亭桐扣雖絕響來久以衲觀之徧山皆石鼓也第復俟知音耳他日既聞聲逸遐邇當不使張華擅美千古矣況渥注池讀書處踪跡無恙豈慧業文人多忘前事耶笑笑

寄稚升陳居士

紫雲佛日兩度快談草草送別雖不作世情想而道念猶覺依依不識日來精進何似深羨師資相契尋常已是難得況契以道乎且當仁不讓頓入頓深吾宗謂智過於師方堪傳授豈虛語哉

卷第十八　終

石雨禪師瀍檀卷第十九

嗣瀍小師淨柱編

佛事

雪峰掛鐘板擊板一下曰八百年中祇是者個千五百人向甚麼處去也若論兵隨將印馬聽鑼聲也須各各有出身之路始得出不得山僧爲你出去也乃擊鐘一下

寶壽挂鐘板舊日規模一任梅花連夜發斬新條令豈容客子帶春回銅頭鐵額的到此也須重鍛龍馳虎驟的不妨依教奉行今有密言有誰唱和良久曰無則仰勞二上座去也遂擊鐘板

爲沖天開關三載黃金應失色一朝瓦礫自生光禪和特地來相接一句明明爲舉揚乃舉鑰曰個個頂天立地爲什麼被者個轉卻沖一喝師曰恁麼則更勞彌勒重彈指去也

爲瑞峰開關從門而入不涉程途從門而出豈離當處何用山僧重忝詮腳師以鑰畫此⊕相曰三年暗裏添秋色一日清香菊滿林

爲來雲封關我手何似佛手露柱忽然開口我腳何似驢腳邦被燈籠道着上座生緣在甚處碓觜開花春又去大衆昔日黃龍禪師以此三關語勘人自古至今闘者各各藏踪歛蹟今日山僧舉出莫是要封上加封鎖上加鎖麼良久曰欲知華藏莊嚴界且入微塵一點看

爲妙天蘊空封關化金牛飯不齋羅漢僧煮趙州茶懶作人天福腰包頂笠渡錢塘安心欲寄雲門足雲門因我不留情移筇更向清涼宿清涼山甚奇特不離紅塵高峽屼忽憶騎獅看母人依稀尚有苔封迹就崖茅屋起三間隔斷紅塵喚作關有人問及關中主指出飛花共鳥語知見何須妙入天諸蘊空了來不是汝不是汝倒跨文殊銕獅子銕獅子且置畢竟如何是封關一句乃舉銕鎖曰銕上座與諸人道了也喝一喝遂封

爲來雲還關天華關不任雲門任不關聖凡無限意截斷在其間大衆且道如何是其間的意噫只尺不見他家事遍界無藏汝不干

推來雲爲監院開關入門不是藏踪出門亦非顯迹若道不變隨緣猶是當年氣息饒你隨緣不變不妨等待他日且道如何是今日事良久曰腰纏莫惜衝寒去背負休辭冒暑回

潙隱明開關銀山鐵壁黃金失色淵海空天光生尨
礫若是容移一步看飛龍個裏依然無出入有出入
畢竟以何爲準的乃舉鎖匙曰看看且要勞他一臂
力

爲屍行芥城封闔海濶天空智者不居鐵壁銀山愚
人不識然則如鏡照鏡不妨者邊那邊死限之心既
固活埋之念須堅雖然欲知此話行須看三年後
爲正衞開關若論盡大地是個關房本無出入只因
迷故關上重關亦是迷上重迷之意今人只思尋悟
全不知迷既不知迷悟從何得所以老僧常向人道

迷有十分悟有十分今日開關豈屬迷悟大衆聽取
一偈有出入無門戶無開掩有封固若是香象截流
機終不從他覓頭路乃舉鎖匙曰且道者個是甚麽
試開關看

蒼龍峰新建山門祝語蒼龍飲碧潭千古飲難乾放
行兼把住來往客心夷宗乘中道無門爲解脫之門
教乘中道開廣大之慈門且道畢究從那一邊卽是
乃卓拄杖曰且從者裏入

掃散木老和尚塔爛煮石牛頭活烹木虎尾供養不
將來將來不供養大衆先師有件也先師來也且道
那個是件舉數珠曰莫者便是麽噫無縫塔前無影
樹果熟香飄劫外春遂展具曰仰勞大衆同聲回向

掃靈雲祖師塔人見我亦見飛花如血濺昔日鷓鴣
啼春風爲吹斷斷不斷古月峰高事可疑從今掃破
春風面喝一喝曰禮拜看

掃九峰慈慧禪師塔潙山一脉天涯不隔會得此意
峰峰秀出不止於八終不至十但能千里外逢師鳥
語花香看今日咄

掃升山道希禪師塔春鳥自語春花自紅古今有異
仙佛同宗雪峰道絕玄沙路通噫平高就下承渠力

山化爲龍若個逢

掃長慶安禪師塔讀無字碑知音罕遇禮無縫塔作
者難逢不如撮黃土香作女人拜也圖個開山可報
祖道重隆且道如何是重隆的意良久曰不須今夜
明星現踏着源頭水自通

掃玄沙備禪師塔我亦當年腳指破塔樣分明呈者
個師不出嶺我不入世人擬說兩何故偶然踏斷偃
水聲百萬人天俱見過昨夜黃犬吠大蟲侍者從今
不回互亦回互解道原來不是你咄自此兒孫更莫
疑個個蹤通石頭路

掃長慶稜禪師塔家家逗到淸明節處處骨堆都迸裂獨有西禪長慶寺低灰化作白蝴蝶顴問大衆曰又向甚麽處去也各禮三拜看

掃古靈贊禪師塔境寂山空百丈家風唯師諳得歸報師翁無聲三昧末後路通大衆且道如何是無聲三昧噫青草淒淒沒不得鳥解啼春花解紅

掃雪峯眞覺大師塔叢竹森森檉枝槐槐掃出全身見聞卽別望州亭相見了茶傾三奠不爲多烏石嶺相見了香爇三枝不爲少僧堂前相見事如何還讖再來藍長者且道以何爲證不見余中丞道輥得毬見是雪峯

掃鼓山晏國師塔有來由無縫罅不堅久難敗壞分明寫出秋山容祖師靈骨難遮蓋卓拄杖曰好遮蓋他家有路通霄外諸大德還有把臂共行者麽良久曰且回向看

掃雲門先師塔烟雲冬夏花鳥春秋有恩難報有怨難酬若道石傘峯依然峽屼若耶水仍舊東流且喜未見先師靈骨在還要見先師靈骨麽良久曰不見道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喝一喝曰回向

掃天衣懷禪師塔往昔曾挑水一担兩頭脫傳得雲

門宗我來爲掃塔一掃葛藤窠一掃秋風葉噫祇因埋沒本空踪至使吾師今受屈良久曰屈

掃岐律師塔不舉宗乘不拈經教昭慶登壇暫時顚倒歸來擬欲露全身塔頭無縫埋荒草荒草枯蛇足多掃除一句問如何大家齊念薩婆訶薩婆訶且置不知塔還受掃也無師以坐具打一圓相喝一喝回向

掃具足禪師塔(克聖淨賢肅)欲攬青風以爲(箒朝)雲掃却暮還有欲撮黃土以爲香山自高兮水自長汝欲克念以作聖以德報德非冤竟汝欲淨意以爲賢知恩報恩恐未然汝欲我爲作方便遂以如意畫一〇相曰一切存亡此中見若是其兄嫡骨兒定應着眼急須薦若不薦作麽生成得個掃塔事良久曰不見道寶印當空錦縫開卽以如意打聖一下曰後句也須你自道始得

蒖瑞白法兄塔挽青雲而作拱撮黃土以爲香法門之理如斯兄弟之情何在不得已倒拈帚柄一掃寒空若掃塵不掃塔恭而無禮掃塔不掃塵同條生不同條死塵塔俱不掃爭奈白浪滔天塵塔一時掃且道我師兄靈骨在甚麽處欲知他日龍華會且續開

山一代燈

封爾密法兄龕巍巍堂堂輝輝煌煌出不全露入不
覆藏打開玄路掣開金鎖欲助慇勤實傷我股賴有
後昆交參鐘鼓鐘鼓聲何凄楚休凄楚雲門門外更
封雲且看㕯互不㕯互
爲久默禪師起龕師子出師子入全在師兒奮迅力
雖然有手大家扶不勞動着纖毫忽大衆且道既不
許動如何說個出入的道理咦海神不貴夜明珠信
手撮來當面擲封㙮日中月夜半日會得者萬里神
光不會者惆悵何極大湖南方山北莫道此中無縫

隙彷彿栽松當道青依稀字刻碑文白册藏聚山藏
澤天下情知不可藏秖貴瞞人雙眼黑衆中還有不
受瞞者麼良久曰莫怪早秋凉都緣風雨急
供佛日中興十二代覺靈齋呵呵者一隊老漢開山
也是你中興也是你今朝鼻孔頭却在我手裏顧衆
曰還有與祖師出氣者麼賓則始終賓王則始終王
祭金臺掄法師掄佛日既重興不能逃定業今日累
我來一一爲公說且道說個什麽乃顧彼眷屬曰孝
子與賢孫大家在者裏
行知山封龕善行知山汝聽我言我來汝去六門緊
閉更須封固矢上加尖噫若要光輝前後際無過末
後一堆柴
澄源者舊火曾以責墨爲行脚　澄源老澄源老天下名山幾
遍了不尋朋友不尋師不爲參禪不問道隱向天華
十有年晨昏惟數自家寶且道如何是他自家寶良
久曰妙品極品大國香參天一全不換莫遮便是他
自家寶麽雖夜一時分散了直須貶向無生鄉也要
天華重假好
幻虛禪人火時當雨作歇　虛空幻出無本性本性幻出無
虛空霹靂一聲雲散後乾坤依舊月明中更有截斷

聯纖一句仰勞大衆共送雲程
安心禪人火盡道虛空無突兀誰知大地平沉雖則名
曰淨息未可號作安心乃舉火炬召大衆曰山僧欲
煩者個上座送彼一程得麽擲火炬曰切忌擡頭入
此中
海火頭火一向你燒火今日火燒你但得火性空你
性亦復爾海火頭會也未一陣無風波浪生智海雖
深終見底
尼僧火八苦交煎一老尼業緣了却是歸期聯纖唯
有髑髏在百煉精金略較些從此去莫狐疑欲識路

頭眞實處夜半烏鷄焰裏飛

俞宗明火臨終剃度沙彌身居士相三年巳前絕較量忽然今日春雲生青天何必重遮障妻淚泣母淚泣一一爲伊俱剖析且道剖析後一句作麽生從敎爍盡無明火切忌西方祇者是遂擲火炬曰失

玉函禪人火昨夜白牛臥深雪曉來有眼難尋覓迷時從此迷悟亦從此徹迷悟不相關撒手便言別大衆且道他路頭在甚麽處看取火聚婆羅門分明煉出黃金骨咄

嗣南容公火白雲坐斷巳三年頂後神光此日圓歷代祖師無巴鼻繇奴拈起一毫端恭惟嗣南容公一生操守精嚴末後孤峰獨宿若是今日靈龕自舉性火自焚無以慰彼高足孝思故特邀我山野聊借勝熱婆羅門火光三昧爲津送之資且道津送一句如何舉揚擲火炬曰會得龍門無宿客誰分東土與西天

勝蓮禪人火秋風清秋雨頻大地從今絕點塵臨行切莫輕移步乃舉火炬曰此個西方路最親且道路頭在甚麽處遂擲曰也勝蓮花足下生

完修禪人火完修旣以修完大衆作何話會若作末

後商量莫惜山中柴貴喚一堆烈焰亘天紅道火須防燒着諱

達之禪人火達之達之人謂你死我謂你生人謂你生我謂你死不是我不順人情只爲你本來如此不如此青山雨後青達之在何處若道者個是松聲慽慽若道者個不是澗響凄凄噫總不如個丙丁童炤破神光千萬里

敬泉居士火草凄凄烟沒沒春復秋夏復臘分明指出是俗是僧又誰管你非生非滅擲火炬曰咄一生疑慮從今徹

無說禪德火一念萬年萬年一念放過石火遺下烱毫恭惟無說禪師一生竭力叢林頭目髓腦俱捨旣植無漏正因必登無漏正果雖是兒孫孝思特請山僧舉揚末後一句聽取偈曰不假靈犀一點光情知曾見我清凉今朝攪動無明火東土西方總道通乃擲火炬曰咄

智憪火葬考妣雲棲一脈西方路通生前歸命死後遺踪有子出家世孝匪同晨昏參叩父儀母容再三哀懇寶壽石翁無明一舉燒破太空胷毛猶存付與丙童喝一喝曰囘向

鷲林勤舊火白雲漠漠流水淙淙雲程迢遞木落林空鷲林公鷲林公破家蕩產安寧後捨命忘軀始見功雖然若非末後光生未免終成滯貨且道如何是末後光聻勝熱婆羅門惡燄撩取眉毛過劒峯

靜虛者舊火秋風蕭蕭白雲瑟瑟生名靜虛死稱其實向上一關恐汝未識大衆送汝莫留朕迹擲火炬曰咄

心量庵主火青山寂爾綠水悠然生滅既滅寂滅現前路頭入手便擬爭先莫爭先烈焰亘天燒不盡一任人來看九蓮咄

權居嵌石兄佛事浮生如寄人所共知死亦非歸阿誰委悉且道今日將我嵌兄權厝於此畢竟圖個什麽婆心最在流連處水盡山窮卒未休

具足禪師入龕生於越長於越服爲療親乃見骨清道橋邊露夙根若耶溪上連枝脫遊剡溪任香雪拖泥帶水藏真說甚得兒孫逐隊疑今日分明都漏洩不漏洩無底鉢盂誰動得噫若是師兄滴血兒會取當陽邈一掇

清池兄入龕分明一派清涼池幾度曾經劫火炊此物至今終不壞耀地輝天也大奇乃舉骨曰且道是什麽物與麽奇特遂擲曰大衆普送看

靈鑒法師入龕舌頭有路不難尋轉入臨平路始深恐或瞞人思自覆層層無縫復森森

爲宗明入龕(森雷雨方息)死不盡燒不盡霹靂一聲天地震天地震龕門開眷屬何須復舉哀咦青松依舊青如洗翠竹重重翠莫猜

爲淨坐送母明悲入龕母以大悲心生子子已出家子以大悲心送母母已苦拔雖然直待子母情忘方可入此無縫寶龕且道無縫龕作麽生入坐曰無縫龕且置某甲母親畢竟在什麽處師擲骨曰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靜安入龕有妻已爲尼有子作沙彌故鄉情已盡何得更言歸風凄凄雨凄凄江北江南事可疑山僧特特與伊決日出三更未是奇乃擲骨曰咦

定生禪者入龕無縫無影撐天柱地生決定生任實不任卽此非此好個入處咄烟鎖雲門幾萬重不須回首頻頻去

尼淨輪入龕若道是一堆枯骨又是淨輪尼若道是淨輪尼却又是一堆枯骨他既赤體爲人人宜全心委悉更要彼此利益莫待平空一擲爲甚麽如是不

見道迢迢與汝踈切忌從他覓
爲界如入墖死不盡燒不了去不得任不好無縫墖
一時倒末後句莫尋討五番服毒達磨心爭如者個
無煩惱乃舉骨曰且道者個是甚麽昨夜月明雲散
了
達禪人入墖出得者個入得者個不出不入當面蹉
過欲不蹉過須是　者個師指山曰爲甚麽虎山缺
了一塊衆回顧師擲骨曰達之向甚麽處去也良久
曰六月炎風吹不到解轉身來能幾人
爲盤銘弟入墖盤銘弟盤銘弟爾謂我生忙我爲爾

死計我生既有所爾死亦有地畢竟問盤銘即今在
何處若道此即是此內無盤銘若道此不是此外無
盤銘好山不自秀好水不自清一曲兩曲無人會嚩
作迦陵頻鳥鳴於今不是苦吟聲咦依稀尚有石田
熏千古爲君作證明
爲法雷送母淨緣入墖白雲無跡綠水有源二俱不
任誰是淨緣會得者男相女相悉歸安養不會者無
縫墖裏暫爾偷安且道無縫墖又如何偷安昨夜花
枝零落盡曉來依舊北風寒
爲有道蔓期入墖桃紅柳綠盡是髑髏眼睛不勞左

顧右眄日暖風和盡是亡靈神識何須說出說入到
者裏直下會得無縫墖豁然大開如或未然春風昨
日通消息鳥語枝頭指向西咄
法平座主入墖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此是法平座主
一生講不了的公案今日要山僧與他了却聽我偈
曰生同大衆死同大衆墖頭無縫大家相送大衆既
是無縫如何說個送的道理良久曰試回向看
顧養心居士入墖雲滿乾坤江山一色色即是空雅
君委悉生前奉素養心末後全歸子德大衆既是子
歸就父爲甚父全不顧良久曰但辦早翻身何非極

樂國咄
爲太常葛吧瞻居士點主山高爲筆水長爲墨先生
之風描寫不及其天道也天何言哉其文章也文不
加點雖然湖南夫子成千古風月依稀任王張
嵌石兄入墖天無私不蓋地無私不載獨有者着子
至公而無外恭惟嵌石明普師兄生緣在楚出家於
當陽之青溪參訪適越受學於雲門之顯聖行道入
吳駐錫於金澤之雲關總不出者着子的威德其間
風霜雲水氷雪叢林潞身也畏五色糞之染汚嚴心
也學三無漏之精備嘗諸美玉不過無瑕譬諸青天

但能絕跡如我歟兄帶水拖泥和光混俗末後又有
醻還夙債之風流不食周粟之標致可謂世出世間
道誼朋情无所不被者矣大衆我歟兄既有如是作
略山僧何故與他燒作一團煉作一塊只有東鄰王
大老挑柴過唐公嶺忽然一担兩頭脫卻向寶龍橋
上高叫曰悔悔雖然如是我歟兄一世清高又豈肯
向俗人口中取氣且道如何是他淸高處大家聽我
一偈鑿石東處空虛空入方器同條生不同條死喚
作巖頭末後句送骨曰咦

棲煙盤銘山鳴同入塔常寂光土凡聖同居士一手

遮攔一手揭露棲煙盤銘山鳴三位覺靈既已共命
同船從此不須回互與回互同氣相求同聲相和適
骨曰咳

送寶壽舊普同需骨入新普同塔如來禪祖師禪盡
仗春風二月天東雲木西雲水鵰鴿啼落花飛去衆
覺靈且莫動雖然不食空王俸也要大家知奉重適
骨曰送

九蓮庵三主入塔朝九蓮莫九蓮今日晴明色更鮮雖
是春初行夏令臘月曾經火裏看百尺竿頭開別徑
密邃一步絕躋纖爾等徒衆還知路頭麼良久曰蒼

天蒼天
磨林勘舊入塔昨夜雨聲滴瀝今朝紅日西沒送者
妙用无窮亾者神通叵測山僧有語叮嚀野鳥枝頭
卿卿凡聖同居撩起便行常寂光土不勞駐錫只有
一尊無縫塔動着依然入不得且問不動又如何不
見道海爲龍世界天是隺家鄉遂擲骨曰咄
爲大和長老魯菴居士同入塔騰盡春回青山雲布
虎咬大蟲一個兩個緇素同途有過無過噫看他直
入無生土乃以柱杖擊三下曰露

石雨禪師灋檀卷第十九　終

石雨禪師法檀卷第二十

嗣法小師淨柱編

祭文

祭具足法兄文

於乎於乎於乎哀哉一慟欲甦再慟復甦三慟復欲甦道乎情乎腸俱可裂生未同埋死未同穴此慟於情也生也不及死猶可追此慟於情之至也而又何慟乎死者自滅生者自存此慟於道也死實生也生實死也此慟於道之至也而又何慟乎甦復甦甦復甦道乎情乎吾已矣乎於乎尚饗

祭麥浪法兄文

雲門一派兄為次子我又次之百難一比兄其說通抱泥帶水我溺烟雲掉頭不理不水則山忽數寒暑嵗曰自高愧不能耳聞先師赴歸首訊兄法座改觀金先增明天台且入蠅翅已成修涂驥尾終擬附行不期法輩竟成終席我過聯牀劇談兩夕登座指𨻶屬累如昝兄亦有心我自不識指雲門言廖落何堪老弟當此我亦已廿兄再三讓我再三謙今日廻思句句哽咽以哽咽意可莫兄乎復不成歌奈何奈何

祭西禁宗禪師文

至靈前拈祭文曰生從何來死從何去那個能无此一滴淚將此一滴飛入九天九天不知滴入九地九地不會且問靈骨畢竟在什麽處良久曰到江吳地盡隔岈越山多維那遂宣祭文曰師乎師乎赴至之日殊不可信云已二七所可疑者先有十日夢師怡然欲有他適送師遲遲雲飄只尺追不可親如千里隔无可疑者師向无恙日近有之无象菩尼別子將聞趣殘暑入九日不出索飲食畢兀坐胡牀合掌西訖隨暮課聲渺然圓寂某日不然師願頗堅字雖日西意不在焉禁西禁室錫杖泉邊志之所共證諸流泉同辭西禁受雲門囑某菩遊詢師歸滌滌效古定光示人以福詩乞補松號裁松子古殿一新莊嚴不止至孝慈嚴語溪所傳事翁與母相繼解縣帑聞天華薦昇於天書乃約曰世事紜紜了武唐局可以就焚獨憶雲門汝已潦倒屈指諸方磬山已老我獨慕之門庭尚悄得遂所懷是生可了是故聞之痛為嚮卿夢耶非耶占其來辭紅輪既隕秋風凄其採菊盈把雨淚如澌西湖已竭棹不可挽高峰已頹杖不可挈愁雲四飛蕭蕭落葉定光无光法相滅末後殷勤无德可貪問師何之示人親切人自不知某亦饒

舌撮土爲香嘗龕一爇大衆哀哀一時漏洩

祭爾密法兄文

嗚呼日中玉兎夜半金烏霜飛六月大地誵訛哭旣不成歌復無聲要終原始實煩忍聽花宮燁燁同參乍結萬指叢中目擊而合並觸逆流洞水分遊剡溪雪棹東山是幽初開講席香臺煥赫循循誘人憧憧謝展石傘忽摧載撐載持未克手足力昌可支重開五位推兄獨貴一整復整頹綱大備傷哉法流運不可遏津梁示倦一疾弗瘳嗣法有人庶得其眞我歸自閩陟江若奔合掌一別笑談不撤如深夜燈熾然

乃滅是眼可瞞神光郤圓敬修杯茗滴破重玄重玄若許烏兎復處紅爐迫霜瓣香一縷

祭瑞白法兄文

正惜狂瀾不可遮那堪砥柱復傾斜幾掀百丈潛狐穴又逐千江湧素車葉落有根歸石傘法流何處剩龍華瓣香一禱尋靈骨痛唱新豐慰克家

祭久默法侄文

惟苗有種靈根獨擁一穗兩岐分香播隴得名蘭芎天華首衆得地能華其名愈重或出或處或奪或縱去就得宜低昂貫勇欲隱如影欲諱如鐘靖共爾位

人天接踵建無勝幢妖邪震恐戒雲棲虎法雲門龍端規肅矩復整頹風水之四海月之天中影分流散莫不朝宗法流寶壽句與山崇當我闖適抵掌談衷闖歸未久訃音何從珠光含浦劍氣埋豐不堪着眼爍破虛空今夕何夕觴墮墖叢薦修蚤飯淚捲西風尚饗

祭敬石兄文

於乎兄之生也荊南之青溪我之生也浙西之武水雲水相逢影形相倚共禮雲門於石傘耶溪聯策諸方於名山勝水兄精嚴也嫌五色羹之惡臭我疎散

也事一瓢飲之閒遊參詢旣暇隨緣去留或高或下一出一處兩心相參易地相許兄念母儀兄母卽我母也我不遠三千里之波濤代爲親省我勞拮据我處卽兄處也兄不惜一喘息之匡羸勗爲佐助我已倦飛而知還樂西溪之偏僻兄又無心而出岫欣金澤之雲關往往來來越寒度暑擬投老於龍門之鷚鷚峰居詎意单絲不線寄遨遊於寶壽之七十二賢峰畔此則孤掌詎鳴脫爾長行謂宿債之必酬勤乎囑累示定業之難逭嗚呼精嚴畢竟先舉靈骨先歸無縫墖疎散終成滯貨痴魂滯此最頑皮兄其有靈

恐受蔬儀我雖不敏敢輕杯茗一滴九泉三生永頼
嗚呼尚饗

祭郎念爾王

一炷香一杯水將謂汝供我誰知我供汝一生上下
分明今却拈頭作尾且道何故如是良久曰不順非
孝不奉非輔

奠正法禪任文 郎唐祈遠

嗚呼惟靈處爲眞儒唯孝與廉出爲眞釋唯淨與禪
其外護也雲與霞舉其内護也珠藏玉貯龍華得名
聞名已成金粟得地地偶歉傾干戈四起歸寧故里

一方爐舍庶幾可倚咄哉性空撒手波洪佛法世法
兩不耐功噫不因昔日旁參我誰送嗚嗚一笛風尚
饗

雜著

規約

讀賀家池上天華寺一一軒窗向水開之詩則知寺
之閲人多且久矣今復新於陶章諸宅宗曉張道尊
共請先師湛然和尚雅集龍象重整宗綱復得達虛
爾王輔翼之自先師圓寂門庭愈蕭僧衆愈調爾王
茲又以謙自居特虛丈室見招山野欲思所以報佛

恩於不朽防滲漏於未然耳奈山野久躭山水少入
叢林無可益於法門但慚時弊慕古道近賢者遠不
肖或堪與同志者共諸師友能不以人廢言信從少
分清規遍相砥礪郎是自信信人終不至於慢人自
慢矣又何佛恩之不可報檀信之不可酧慧命之不
可永繼乎

堂約

若未知有者須信井中有金必用勤淘勤汰既知有
者須信金中有井還有熱竈熱爐一口氣打將來管
取成釵成釧遲延些子將去未免費炭費柴作是觀

者則惟恐規矩之不嚴又何慮繩墨之絡索哉恐有
以放肆爲灑落將狂妄作逍遥者皷而攻之約罰如
左

寶泉寺規約

上古叢林都遵佛制自百丈大師以來宗門大盛故
有不作不食之風開田說義之舉及乎沿流至今半
以耕鋤爲業惟汲汲以利自圖竟不知義從何說智
眼觀之實爲可嘆僅有壽昌黄蘗諸老雖不離鋤钁
不妨規矩可觀威儀可畏此眞可起作食之風者今
寶泉破宇頹垣大衆雲集二時所須不能盡取給於

檀那未免有效顰之愧若更踈慵威儀全缺不惟向去道法不隆吾又恐退失一方善信而後已故趂此時約諸兄弟爲法爲衆爲此一方各自努力執務恪守清規共安澹泊必以見道爲期至於興廢盛衰自有分在無甚强焉約立於左

題法相戒酒卷後

長耳古佛風顛無定蹤迹代沿流變現不盡應以宰官居士諸男女得度者能俱現身爲說本法更多酒徒詞客應接無虛往予踞西築菴聞酒氣與茶香鬭額愧不能和其光因尋參方外往來二十年矣今值

司理黃公一整茶鎗酒旗大敗予來得陞座話淸平話漚和勤舊出卷讀之何異老衲法言此又宰官之現比丘身也逆順隨緣彼此相現莫要扶持此末運麽請看脚下是什麽下得一語現與不現俱成剩義其或未然且喫茶去

雲門初任規約

近日任持不無條約但設而不行行而不整致使人心日下叢席就衰今顯聖家聲未墜先師遺屬猶存諸兄弟惜乎丈室久虛恐負方來龍象復蒙護法宰官正信居士見招山野任持業已不辭衆請規矩重

新則我豈敢謹就先師所未足參入雲棲之少分佛法無多貴在力行而無倦行之旣整何煩王法以加焉

題蘇門黃孝廉太上感應補珍

聖賢經傳深淺隨機易乎明著難乎隱微如藥之性妙於應病如影赴鏡妍醜斯正或專受持或工書寫或隨傳唱同歸善也衷刲新裁繼往開來功高敷演其利愽哉工於佩帶無往不在曲順人情體物無累

放生大意

登越山得山林居士邀過草堂坐忽蒼頭告主人有

饋生魚者主人卽速命放以適丁禪侶畢集爲喜余因引鄭子產章爲問孔碩諸公子各說所見已余曰子產之道恐卽在圉圉洋洋悠然而逝處葢校人烹之卽校人之魚也使畜而至於得其所哉是子產之魚也子產可欺也子產放魚之道不可欺也卽子產之魚亦千古不可烹也諸公子俱躍然喜得放生大意時武林報國院二學師在座索余爲文以竟放生池事遂走筆記此倘見聞者以余語爲當則同證無生不特同證子產之道同放子產之魚而已又何止放生得長生耶

說夢篇

方賓侯先曾夢遊雪峰及入山歷諸境喜與夢中無
異告余余曰卽今是夢唯文殊菩薩親證所以道邾
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真是大夢覺人故能於夢醒
俱夢之中承昔願力善入游夢三昧指迷人間示同
迷夢非真如夢中人於違順境起苦樂見也亦非真
然無苦樂違順而言醒也余自乙亥冬主會稽雲門
席喜閩石梁居士講學甚得宗門旨趣一日偕邢季
超居士訪余鵩背簷下梁日連日講學談及因果人
不甚信因以夢喻頗覺曉了余曰山僧亦喜說夢每

對人說你卽是我人不甚解乃以昔年夢事告之初
夢入山覺幽邃可愛忽值虎哮吼奔突余時魂分失
意復得樵者相救擊虎虎斃且感且醒身汗淋漓魂
猶未定見月明在牖山雞奏更斯時斯境夢耶醒耶
莊周蝴蝶了不可辨復自念曰一臥如尸尸是我也
夢身入山身是我也夢山山亦我也虎亦我也我復
愛我山畏我虎復得我樵擊我虎而救我身以感我
之樵醒時一覽違順苦樂物物頭頭亦復如是兩居
士大笑余又嘗以我證我境遊我之夢告我之人而
我之人亦不信真可謂寥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安

得人焉與同遊夢鄉同作夢事心心相知鏡鏡相炤
乎為賓王振我說夢之宗而大夢覺仍書贈賓侯居
士其為我分身說夢乎

普明寺安執事引

泥金剛不入水筋骨不出木羅漢不入火舍利不明
所以普明寺寒爐發焰紫雲峰白浪滔天要使久參
初學各各量才堂內堂外齊齊知有倘有出格漢子
不拘繩墨也要還我三玄三要的落處方可明窗安
置如或不然大家相聚嚼蘿蔔不吃任從伊

齋單引

經云飯千億三世諸佛不如飯一無念無住無修無
證之者且道普明寺裏誰是其人有甚麼饆饠饞子一
任下來還有麼不見道財法二施等無差別

堂規

安禪結制原是好肉挖瘡以世無生知必待挖瘡而
醫藥瘡愈而後知全體之妙有瘡未愈而遂廢醫藥
者如大事未明而便忽規繩也野鶴孤雲誰非自在
既肯放下雲頭必有大不得已事然後信人入人保
社聽人爐鞴豈又厭鉗錘之嚴密哉姑立干則務在
力行微細條章事憑眾職

行狀

師諱上明下方字石雨出禾之嘉善陳氏望族父文錦進禮退義以型其鄉一鄉儒者爲之下晩以艱於育子令其庶徐氏如法相禱定光古佛而有身徐實爲師生母師之生明萬曆癸巳正月廿九日午也自幼倜儻氣宇俊逸如獨鶴摩霄稍長入塾所誦習卽了大義不屑句讀亦不慕儒冠二九諸伉儷則曰從父所制匪我思存也父遊雙徑師隨之行見緇衣攸叙宛然三代禮樂計決出家既又曰老父在未可奉身而去也迨父捐館營窀穸已母令依法相西乘宗禪師薙染相傳甲寅孟秋之朔云嗣是恒與靜安老宿專修淨土一日念佛忽擿魚子笑曰不特西方可生東方亦可生矣靜曰莫卿卿未是汝到家處示以南泉三不是語師鈍置疑礙橫生胸膈不止乙卯春參雲門湛老和尚於禾之石佛師以卉念佛事呈門曰此信心真切塵勞暫息耳復以礙胸作苦事告門曰愚癡東西參禪圖大安樂豈是苦得來的縱苦得來也是苦禪參他作麼師承敎迴如啞得瘥自此工夫不用氣力矣時輩多弄口頭聲拳竪指者滿堂師竊謂禪若是者等參的我也會得一日見鄰單商量

公案到相關處師出曰我都道得衆曰你試道看師作女人拜而出一衆失色師笑曰禪至此亦爲可憐俄舍去一盃飄然有孤身萬里之志遂爲新安諸名士所重後憩承天閱楞嚴至如汝文殊更有文殊是文殊者忽覺身心世界打成一片同參微相謂曰石公似有所得請試看驀扭住曰道道師滿口逼抑無對聞門主東塔又如請益門示以一人所在也要到半人所在也要到遂南詢擬草乞食羅岩山下雖無深入宇宙每一頫仰自謂寸絲不挂人矣丁巳春參博山來禪師以頌偈呈政山曰語句未玄諄諄以死工策勵直抵衡嶽結茆毘佛洞刀耕火種值歲儉卽以帶沙糠爲禪悅師恬如也戊午夏遊五乳謁憨山大師談至無生話疇唱甚洽己未覲雲門升壇納滿壬戌春辭門住山門曰下流甘墮小乘耶師曰豈懶賛之流亦小乘耶門曰亦是小乘奈单丁苦宪之願甚堅登天目最奇嶮處菴曰西方潛一載餘枯槁淡薄倍於南嶽工夫至此所謂死得活不得者是也癸亥冬聞雲門大開爐鞴海內英衲無不畢集卽下山進堂默禱韋馱曰一生所參學問積刼所護命根盡情交與菩薩惟憑菩薩慈悲說竟大慟自此精進日

倍一日因見堂中商量浩浩結同志者十人約不語
限七日徹證未至所期門上堂曰放下着忽覺通身
慶快如窮子歸家口占偈曰平空一擲絕蹤蹤轉眼
風波徹太虛會得竿頭舒卷意放生原是釣來魚錄
呈雲門門閱畢大呵曰弄者個殼當作麼門取偈入
袖中又三日鬪僧舉大慧竹篦子話曰如荔枝相似
殼也太了核也去了放在人口中只是不解吞師不
覺失聲大笑首座麥大師問曰做甚麼師正色曰幸
遇我持不語戒自是首座每邀入室不讓於師矣一
日門火浴僧有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身甚抖戰

門曰且莫問話先把者抖戰去了着師出曰和尚何
得以相貌取入門將答師即作抖勢曰又作麼生門
曰賊師曰賊賊便歸衆嗣同化山和尚入室門問曰
如何是一口道不盡底句師曰晨昏禮拜和尚也是
尋常事門曰趙州道無意作麼生師曰和尚喜着棊
其甲贏知門曰他道有又作麼生師信口頌曰家家
有幅遮羞布放下便能當雨露獨怪當年老趙州擿
却頭巾頂卻褌門喜之以偈印曰分明識得趙州狗
拾得鼻頭失却口莫於萬丈峰頭立且向叢林陸沉
走并仅斷拂一枝故師自號斷拂子嗣爲洞宗三十

三代也繼謁黃檗有禪師於棊隆以絕學無爲機論
竟日大爲賞識尋往黃安雞兒山養靜冬夜不設卧
具竟夕趺坐積草爲裀時當體罷則幪首假寐畢盡
抖擻之風偶遊渚宫聞雲門訃音南還顯聖卜塔竟
治任入天台棲息香柘峰庚午春同具足和尚住嵊
之西明作活埋計有翻轉杜園逕杜田那僧十年廿
年三十年之句繼從寶泉因象田蘭芳堅請結冬不
得已而起壬申出住天華曁登座舉揚大法抄叶全
提至若鉗錘學者別具作家手眼因那打正俾叢外
轉身知有尊貴一路每見狂妄之徒謬稱證悟師以

金鍼玉綫綢密工夫爲之落草盤桓則口噤不能加
答蓋師平日所貴者真操實履直追佛祖堂奧其家
風嚴密率類此甲戌冬嘅雲王家宰世培祁中丞等
請主顯聖杭州司李黃元公聞師敘疑未有以異之
一旦徒步入山即鳴鼓請說法師便陞座公禮拜問
曰請大師舉揚雲門末了公案師曰竹搖鳳尾傭迎
客公曰今日親見作家師曰松作龍吟懶送人乃乘
示法語皆赴來機公嘉歎復問曰明頭來時如何師
曰耶溪不許扁舟宿公曰暗頭來時如何師曰此太
錢塘尚隔程公曰不明不暗來時如何師曰杭州裡

公事時向居士道一日在報國院與石車和尚同座公問車曰往天童還到雲門否車曰且看公曰雨大師不放過時如何車曰與他一頓棒師曰居士還甘麼公曰天童和尚在背後師曰原來不甘公又問車曰兩石相磕時如何車曰一齅便死公顧師曰和尚如何師曰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師之應機詳載語錄茲不廣引也丙子春嚴印持聞子將諸居士請主寶壽即宋石田薰禪師息影處也先是有五百年前石田五百年後石雨之讖故諸居士請師益堅師顧衆曰能事鑊頭者隨我而去師見法門愈亂不久

自有定論掩關大書曰定論不須下千古偷安聊爾約三秋于關後葺茀為別室忽得石砌如八角古井師啓視之見舍利雜五色土知為薰公塔地印持諸公以為舍利藏見有時識之所云良不誣矣集生余中丞會同閩紳京臺王光祿等於戊寅冬迎主閩之長慶己卯夏徙雪峰集諸房衆導以上進漸知嚮風辛巳遊古汀艤舟埠埠緇素遮道延入靈山結夏秋寓獅峰開戒及冬應舊湖禪師孝廉朱聯岳黃蘇門晉明之請才解制而贛州嵯峨漳州三平俱以住持相延師底力辭之居考亭之靈峰凡五閱月復歸寶

壽是冬再主天華癸未春吧瞻葛太常請興龍門師見棟宇湫隘乃卜築東偏興新殿堂躬先荷畚為大衆倡鳩工庀材不兩載而已落成甲申冬石倉曹侍御等請主禾之東塔期畢歸龍門乙酉秋會四方多難兵燹交加龍門隣刹半作行營一衆聳懼師示以安心靜守晝夜結參罔或少懈荷戟之士欽其道力莫敢舉刃相儀焉山阿以寧皋亭之陽有佛日者唐本空禪師故刹也邇來住持難得其人本山勤舊偕護法存憶唐總憲武山錢郡伯等數延師主席師不允丙戌秋敦請至三有泣言大師不往古刹必廢者

師幡然從之比入院參徒駢集廩無宿舂領衆行化以贍不足而廢者修缺者補叢林應用翕然就緒及闢爐弘戒衆萬有二千餘指師書門以示來參曰擇木嶺相見了也松篁橋滑倒時如何松篁橋相見了也爲甚僧堂前不肯住僧堂前相見了也且道丈室向東向西若也道得許汝相見不則且居門外丁亥夏閩撫佟君持景師道望修幣遣官迎興之山雪峰二剎師婉辭以謝撫軍順其意不強起之孟秋魔事忽作師不惟不校深加憐惻故唐總憲曰道高魔高道與魔原相對待吾師汪汪千頃於人何所不容尤

見道力弘深化人以不屑之教誨大爲美服大爲浣
慰届冬結制宿衲譬纛倍於客歳一日坐金湯閣數
日世界如此多事不如歸去好乃囑維那元正三日
解制衆咸驚異蓋師歷坐道場凡結冬俱於正月廿
九日解因師以是日誕諸禪德必申慶祝而後去也
衆白師請如初師不許三之日解制上堂曰人人藤
斗笠個個水雲包出門踏着草途路轉迢遙到者裏
不倒斷得一回直饒説個回途得妙就路還家便是
千里萬里昔洞山辭雲巖巖問向甚麼處去山曰無
巖曰莫還鄉去麼山曰無巖曰幾時回山曰待和尚

有任處卽回巖曰此去難得相見山曰難得不相見
今日若道難得相見便生幾多情見了也只因洞山
是個得的便道個難得不相見看他何等穩密何等
把細佛日期中豈少一知半解只是到者些原委處
未免走作卽今你要東去西去不見古人道直須向
萬里無寸草處去又云出門便是草又云不出門亦
是草便見擧措不得只因你不能向異類中行且道
異類又如何行乃屈指曰一雞二犬三猪四羊五牛
六馬爲甚麼七人不道參至晚陞座示衆曰一期圓
滿可謂有始有終若論本分家風一落始終必不免

于始終之患須知本自無始又何有終今人不解自
推只管向外推求推到伏羲神農黃帝以上說盤古
便爲分混沌之始不知盤古是個甚麼混沌是個甚
麼若看一念未萌以前父母初生之際豈不真是盤
古真是混沌只因不覺總在始終裏面安身一有始
終便有生滅便有輪廻所以一切聖賢苦口教你參
禪參到一擧一動亦無始終處便是就路還家便是
出輪廻處且道始終畢竟如何免得你且將年月日
時推看推到一刹那際如擊石火閃電光相似以拂
子擊案曰如者一響說他始也得說他終也得說他

生也得說他滅也得若再推到初生卽有滅再推到
當處發生隨處滅盡再推推卽是不生不滅便好孤
逈逈峭巍巍一任逆來順往七縱八横踢倒便行撩
起便走有甚麼拘戀處便是解脫丈夫便是出塵羅
漢還有此等人到此等地步麼不則惜取眉毛好初
四日辭衆出山桯作禮問曰和尚幾時來師曰初八
九日便回初五日文上坡初六日至寶壽囑付事宜
諄諄不勸初七日上龍門是日山風甚厲師有寒色
遂泄瀉示疾至晚付託後事亦如寶壽次早命具湯
沐浴旋謂侍者智海曰扶老僧起來師端坐不語時

同門兄妙首座寶首座律監院等侍側察師有去意亟問曰和尚還有分付也無師曰我無甚麼分付歩項寄浮法師全陳華甫益朋二居士恰從禹航來問候師一見合掌微笑遂坐脫時戊子正月初八日申時也赴及遠邇靡不驚痛越九日化山和尚渡江來封龕容貌如生封竟乃築塔於龍門案山金龜巖下去寺三百武坐南向北師世壽五十有六僧臘三十又五初師主龍門葛公吧瞻恐師再受別請師曰脫余若赴諸山畢竟歸根此地公欣然今師豫知時至示寂茲山信師言之不爽已師天性沖醇凡應緣酬

物俱以慈忍方循循善誘有嫩必彰有瑕必隱爲世導師罕有其比然整躬勤勵自超方以至行道三十餘年雖祁寒溽暑丙夜不寐先覺有言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師之謂與嗣師而建幢者卽念現主越之象田石淚如王信之鷲湖饒之鳶福其餘尚在水邊林下潛行密用師嘗謂門弟子曰誘引後學度量須倣博山接納上流機用宜如顯聖饑眼圓明振起吾宗使狐狼野干假借不得是所深望也毋見時輩分洞分濟抑此揚彼主普明時撾毒鼓推出蹈驢使接斷橋一脈有曰洞濟相參千古一遇至若所歷道場去住如雲停鳥飛不可方格其機辯峭拔入理深談則見於各會語錄中其遊戲翰墨緯有風雅則見於雪蕉諸作別有闢邪說合若干卷並傳于叢林後之覽者將藉是以知師者焉不肖枉覲師有年維是生平法歷本末機緣聞之頗詳謹倣年譜例譔次行實稚所立言君子博綜先師遺墨摘其大要論而著之以垂不朽後學幸甚往哲幸甚昔戊子仲春朔旦攝佛日方丈事嗣法小師淨柱拜狀

石雨禪師法檀卷第二十終



瑞白禪師語錄

明・瑞白明雪　撰
寂蘊　編







編刻瑞白禪師語錄序

瑞白大師爲雲門湛然大師嫡嗣遡之洞山爲三十二世遡之達磨爲四十二世宗風大暢將二十年嗣法門人三十餘數崇禎乙亥秋囑嘯雲和尚主天台護國席丙子夏囑久默禪師主弁山龍華席大師遂隱埜崗歸寂百丈塔葬龍華嘯雲和尚爲大師嫡嗣少林謂之得髓也行道天台重輝寶鏡所謂振佛祖將墜之宗風開人天已瞎之眼目使曹洞一宗麗如杲日故錢太師序和尚語錄曰弁山有天台猶孔之有孟老之有莊父子一家弘揚至道皆歸無爲之化也予讀之踴躍歡喜非特見和尚之心亦見弁山大師之心矣和尚以深大願力爲大師存日所有語錄雖已梓行大傳於世然未刻之散稿尚多不意法兄久默禪師亦隨歸寂況舊有同編之訂未果是以和尚收先後刻未刻者總編爲全部成十八卷將大師平日爲人一片老婆心重重拈出使後學共覽皆知言即無言其說法七七未談一字與拈花面壁總在此矣秋日上人幻如徵序於予予雖不知禪亦忝叅席末分固難辭不容不言也時

崇禎十六年歲在癸未季秋望日叅學弟子小寒山

舊序

陳函煇頓首譔

越國宗風雲門倡始而金粟磬山繼之雲門逝弁山興於是曹洞之宗大振余未及見弁山之面然已見其心矣寶鏡懸空十方普照主賓偏正形影歷然洞山禪已屬老漢矣吳興唐祈遠雅有道風杖屨往來與師倡和嘗與余訂湖上之盟過弁山而問道虎谿之笑其再見於斯時乎

黃端伯

祖師西來不立文字然猶怪其垂法諸語較之拈華微指尤章彩兆何也世以下世燈以照燈篇帙之盛幾擬三乘十二分而出其上施設門頭冊青筆意黐引一期室灑增長葛藤啼不止黃葉不輟所謂臨摹古畫轉失本色惟我瑞白禪師不然抝住要津稍通消息將與麼地與麼時與麼機緣向諸人髑髏邊穿却一雙正法眼如鳥度空如羚羊挂角不存軌則此案真可以抹拖泥帶水者之病既聽雲門曲又從我弁陽看弄遮般師子莫把禪師一片老婆舌作文字理會好

張時化

陳函煇頓首譔

至道無隱荷擔惟人乃補偏救弊之方則乘時而起無有定執吾儒自六經晦蝕異喙沸騰程朱子起而彰明輔翼之扶教以明宗也所以玄詮徵旨卽深造實履而益著繼而訓詁沉埋塗飾規表焚坑之慘諸儒自為之而加烈焉陽明子崛起于萬死一生中與之昏衢寶炬而昭揭中天明宗以扶教也所以匡時持世取諸良知二字卷舒裕如然而總以云救初無偏畸釋氏何獨不然禪宗雖五宗分派總歸一地流行奈道法垂秋不無汎濫汞滯語言慧巧穿鑿至以傳燈續命一椿等作沿門戲具吾滋懼焉瑞老大師為雲門冢子暢洞上玄風九坐道場嗣法三十餘人道化條達血系衍繁猗歟盛矣亦知老人致此之繇乎無被寢處者十三年七叅尊宿孳孳若渴且甦復絕絕復甦鉢不輕肯究乃誓地師之精進謙退何如也若夫身律之嚴而卽嚴以率衆如法學習不狥情求諄諄遺教經犯者呵為叛臣逆子尤足砭貶近膏肓衣拂之下尤嚴更無一人竽濫如徒侈熱鬧門頭不顧將來決裂謂法王何至師之拈提個事煆鍊學人眞所謂轟雷掣電眼目動定難施鳥道魚蹤光影索摸莫及者矣而一片切切為人熱血讀其書猶將點點滴滴噴吐迸出喉若大師者復何間然行解圓融宗教攝合謂無滲漏善回互卓哉定評乎蓋無滲漏則正令全提善回互則不存軌則所云補偏救弊無有定執者儒與禪寧岐術哉余在護國親遭毒手惜乎辜負婆心今奉嘯雲大師處幾番寒熱流浪知歸始悟嘯大師之願力機權直與老人和玉乳透金針同口出氣而已洞山父子其遺風再振乎茲春重梓全稿成嘯大師之志余亦慫恿之故竟讀新編而齋祓為之序時

已丑年孟秋日叅學散人吳應芳敬題

入就瑞白禪師語録目録

瑞白禪師像

教海掀翻衝關移碑正偏不居主
賓豈立闡洞上真風暇乎衲子
傳達磨嫡髓稱四十二世嗟雖化
也見與贊求亦不離斯語為是

嗣法門人宗蘊和南拜題

入就瑞白禪師語錄卷之一

明住天台護國寺嗣法門人寂蘊編

上堂

崇禎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紹興府太史姜箴聖少府陶石梁封翁余心源孝廉史汝諧凌二鉉文學沈求如倪霞標及衆居士等請師繼住雲門顯聖寺崇禎二年九月初十日衆請上堂

師拈疏云會麼世尊未出世達磨不西來已有這個消息其或未會有煩維那爲衆拈出宣疏畢指法座云坐斷千差路魔外不能知威音王未曉彌勒亦生疑喫且看雪上座行履遂登座拈香云此一瓣香三德圓明六通具足發一切智之光華結菩提果之秀麗信手拈來端爲供養

本師釋迦牟尼萬德慈尊伏願人人性海圓成個個智門了辦此一瓣香奉爲當今

皇帝萬萬歲伏願龍圖如芥城而永固鳳曆齊劫石以長春此一瓣香奉爲滿朝文武合國勳貴分守寧紹憲臺紹興府土山會兩縣上下諸衙各位尊官縉紳齊顯祿位同尊此一瓣香受靈山之付囑承願力以熏修穿過三綱五常透出止觀定慧爇向爐中端爲越州護法宰官居士等福基慧命各願昌隆智種靈苗同希增秀常作國家柱石永爲佛法金湯此一瓣香全越威音那畔獨超今世門頭不須雨露滋培寧受雲霞覆育信手拈來端爲供養顯聖堂上傳達磨正宗第四十一世湛然大師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遂斂衣就座衆頭白槌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云若論此事無人不具無剎不彰圓陀陀包括虛空活潑潑徧呈萬象露裸裸全無滲漏赤條條永絕周遮左右逢源隨流得妙遂豎拂云會麼於此會得一雙孤鹿奔山頭於此不會獨隻雙鸞棲海底乃舉昔日法燈禪師云山僧本欲潛棲巖壑養拙過時奈緣先師有未了公案今日出來特爲了却時有僧問云先師有甚不了公案法燈打云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僧云過在甚麼處燈云過在我殃及汝今日山僧本欲潛棲巖壑養病過時亦爲雲門先師有未了公案今日出來特爲了却或有問雲門有甚不了公案只向他道石女驚回霜夜夢木人摸落午天星或云過在甚麼處向道易使清風梳翠竹難教明月住須彌大衆雪上座恁麼舉揚且道與古人相去多少還有辨得出者麼如無更聽一頌秋老園林紅葉飛漁

翁月下整竿絲扁舟不向蘆灣宿舉棹金波任往回今日雖不敢與他爭鋒也要諸人據欵結案下座問答不錄

上堂今朝九月十五翠竹黃花歌舞白雲片片嶺頭明月團團洲渚金風拂拂西來落葉紛紛覆土鴻鴈一聲嘹喨邊塞征人淒慘大衆且道他淒楚個甚麼鴻鴈不來霜不至及其霜至又逢冬僧問昔日世尊拈花示衆和尚今日將何利生師云籬邊黃菊嫩進云封外靈枝如何折師云林中老葉新僧禮拜師下座

上堂三秋夢過又逢冬綠竹依依笑我儂徹尾徹頭渾不薦白雲空自鎖花宮咦須領畧莫朦朧傲霜黃菊今猶在蝴蝶尋香何處容僧問玉峰雪嶺寒葩綻暗吐浮香浸太虛時如何師云一九二九進云還許學人折一枝否師云汝非其人進云却將何物應天時師云一枝雪裏吐紅霞進云寄報上林游玩客江南特地占先春師云開言語僧拜師下座

上堂世尊曰治世語言資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昨夜搗臼生花烏龜發笑香爐峰神惡發驀頭一摑騰過東海撞破龍王腦殼

直得血染香水海天明起來大地一變嚴霜會麼會麼久立珍重僧問雪浪掀天舞蒼龍出窟遊正恁麼時如何師云瑞氣滿乾坤進云如何是他靈運行藏處師云布雨不興雲進云布雨不興雲即不問還歸大海事如何師云兩岸東西僧拜師下座

上堂沒意白雲封嶽麓無心明月印寒潭於是句中全曉會依然又隔一重關既是曉會為甚麼又隔一重關向道莫去歸來背父昔日世尊在神通大光明藏中與清淨慧菩薩云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明月團團元不炤于諸妄心亦不息滅春日容容草自青住

妄想境不加了知穿花蝴蝶忘情意於無了知不辨真實不知誰是弄香人大小世尊只可抱橋柱洗脚今日雲門雖與他着語猶未剿絕更有一偈舉似大衆香爐飛過海石傘便撐開鐵馬雲中吼泥牛上五臺具眼者辨取僧問黑荳未生芽時如何師云金鷄啼半夜進云生後如何師云玉犬吠天明進云黑荳已蒙師指示開花結子事如何師云石傘峰頭明歷歷僧拜師下座

冬至上堂明明聲色難該歷歷覆藏不可直須言外知歸休向句中擔荷清淨伽藍烏容瞌睡百花叢裡

豈可散心石傘峰頭那堪住足萬竹林裏快且翻身鑑湖波底行拳玉笥山頭歌舞還有恁麼人知恁麼事麼良久云暑退三秋起冬至一陽生今日是冬至節屆躍雲禪友入山設齋更請山僧登座說法爲大衆結般若緣正所謂財法二施今問大衆且道應時納祐一句作麼生道天寒日色淡水冷草方枯下座

上堂道本無言徒爲指示殺活縱奪露布門庭這邊那邊總無正意全身擔荷猶在半途覿體承當奴兒婢子談今論古播弄唇皮驅魔使佛元非尊貴旣不恁麼且道畢竟作麼生復高聲云寄移一步虛空外

鶴出銀籠始是奇僧問這邊那邊卽不問大中現小事如何師云金鷄初唱佳林曉進云如何是小中現大師云鑑湖月落潭無影進云不大不小又如何師云五雲溪畔木人歌僧禮拜師云切莫承虛接響又僧問朔風凜凜逼冬過白駒驟似投梭學人向甚麼處安身立命師云日落海底枯進云還有處也無師云大唐休住足新羅莫倚停僧拜師下座

上堂正值鷄鳴乃云窓前鷄唱午屋後烏鳴中明明相告報休得更朦朧大衆珍重僧問天氣寒冬霜雪皎庭前桂立影婆娑意旨如何師云兩春夾一冬進云恁麼則拔枝弄影去也師云無被煖烘烘僧云葉落歸根時作麼生師云赤條條底僧拜師下座

雲門先和尚忌日上堂此日先年先年此日四野氷花朔風歷歷正恁麼時且道先師卽今在甚麼處良久云木人夜半繡花冠石女天明打破鏡遂下座率衆到像前頂禮拈香云此一瓣香爇在爐中不爲別事秖要報冤雪屈且道與先師有甚麼冤讐以手指像云當初只爲路長短今朝方覺水河多僧問生如寄死如歸未審先師歸於何處師云石傘峰頭雲靄靄進云幾時復來師云萬竹林中緑依依恁麼多時

不見先師面依然不改舊時顏師云莫眼花僧拜師回方丈

解制上堂把住則黃金失色雲門寺裡掬折拄杖高掛鉢囊一個個掃踪絕跡放行則瓦礫生輝萬竹林中橫擔拄杖緊峭草鞋一個個放光動地且道放行好把住好且待別時來乃舉昔日洞山解制云兄弟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今日雲門不問東去西去直須向枯木生花處去氷河發焰處去只如氷河發焰作麼生去良久云兎角杖頭挑日月龜毛繩子縛虛空僧問軟草敷座坐九旬界中個個

證無生堂裏聖僧證個甚麼師云如是如是進云還
向人天說法否師云他從來不開口進云水鳥樹林
皆演無生他爲甚麼不開口師云只爲闍黎不薦僧
拜云大衆却聞法竟師拂拂子下座
崇禎三年九月廿七日紹興府衆鄉紳太史姜箴聖
倪鴻寶藩司徐亮生學憲李玉完孝廉夌二鉉史汝
諧及文學衆居士等請師住延慶寺開堂師拈疏云
三世諸佛歷代祖師一大事因緣盡向此中漏泄了
也會麼若也不會有煩維那爲衆指出宣疏畢指座
云寶座從空湧佛日自天開覿面無回互當下絕往

來喝一喝遂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供養
本師釋迦牟尼萬德慈尊伏願三途登十地之階九
有證菩提之果又拈云此一瓣香奉爲當今
皇帝萬萬歲伏願堯風永扇八表安寧舜日高懸四方
樂業又拈云此一瓣香奉爲滿朝文武合國公卿同
布仁風高增祿位又拈云此一瓣香奉爲越州護法
宰官居士伏願智慧齊日月以長明福慧全須彌而
鞏固又拈云此一瓣香非三草二木之形非青黃赤
白之相四時收不得八節豈能該信手拈來供養雲
門顯聖堂上湛然大和尚用酧法乳之恩就座白椎

竟師云若論第一義只在當人自己二六時中輝輝
於萬象之表蕩蕩於六根之門歷歷於聲色之間靈
靈於交接之際橫之則周遍法界包括虛空豎之則
透徹古今融通三世意欲取之處處無蹤意欲捨之
頭頭顯露魔佛齊該聖凡平等應用無虧隨緣自在
遂豎拂云會麼若也不會山僧再與你通個消息良
久云石牛吐霧三冬暖木馬嘶風六月寒僧問人天
輳集龍象雲臻當陽句子請師指示師云杲日團團
進云如何便得承當去師云金風颯颯僧拂坐具云
謝師指示師云放汝三十棒僧拜師下座

上堂九月重陽十月朝林中落葉悉蕭蕭鴻鴈北來
霜露重四隣砧杵亂輕敲須領畧休自撓當機覿面
無逃避莫教辜負我儂豪遂豎拂云會麼水底木人
吹鐵笛雲中石女弄琵琶僧問雲門一路人皆委延
慶家風事若何師云屋後千竿竹進云忽遇上上根
人來如何接取師云門前萬叠山進云金風剪盡秋
林葉露出枝頭一點紅師云莫錯會遂下座
上堂今朝十月十五山河元來故土白雲澹泞無窮
秦望峰巒起舞鑑湖徹底清流日月星辰炤普越州
瑞氣騰空城中士民輻輳覿面舉似無藏休更迷頭

狂走咦山頭翻白浪金牛變作狗僧問云秖如金牛擊桶道菩薩子喫飯來意旨如何師云菊花朶朶黃進云今日檀那設供大衆臨筵和尚又何指示師云芙蓉簇簇嬌進云會中個個肚皮憨師云全賴闍黎力僧拜師下座

上堂盧陵米價高趙州茶錢大曹山酒甚嚴胡餅無縫罅南山鱉鼻蛇陝府鐵牛怕延慶拄杖子一齊都按下且道拄杖子具何威光咦放去乾坤窄收來毫髮寬敲落虛空髓攪盡碧波潭遂舉南泉斬猫話云昔日南泉兩堂爭猫師云逐境漂流漢南泉提起云

道得卽不斬師云雖是落草求人也要決斷是非泉人無語師云死漢也須恁麼始得南泉將猫斬爲兩段師云正令當行已展不縮至晚舉似趙州師云秖要圓成前話州戴草鞋而出師云雖是賊過後張弓也要據欵結案泉云子若在卽救得猫兒師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也是憐兒不覺醜依山僧看來二俱有過南泉顢頇趙州儱侗各與三十棒今日延慶恁麼批判也要諸方簡點會麼若將得失論長短依然辜負祖師機僧問雙劍挂眉間銅頭鐵面未知是何人師云雨過青山碧進云滿山荒草爲甚麼不住

師云鑑湖波浪寬進云恁麼則自在去也師云切忌顢頇又僧問不問西來大意請師洞上玄微師云風來水面紋進云甚喜蕩蕩平平無叉無側師云鐵船水上游進云盡道寰中天子貴那知閫外有將軍師曰闍黎非爲分外僧拜師下座

上堂碧天皎皎一個金烏藏玉兎星河燦燦兩行玉樹宿烏鴉寂寂鑑湖駕扁舟於蓮野巍巍泰望鎖白雲於林間正恁麼時君臣道合父子一如卽不問作麼生是轉身一句良久云庭前翠竹和根拔免教丹鳳再來巢下座

上堂天寒地凍裂萬象森羅歇水底金烏結廣寒宮亦絕眼中童子疾石女流出血延慶分明說諸人得自得大衆得且不問作麼生是說底事相逢盡是揚家醜幾個休心息是非僧云進無門出無路正恁麼時無回互門路則不問如何是無回互底事師云堂堂獨露身進云恁麼則一輪明月無人管師云五嶽清風秖自知僧拜師下座

上堂一念普觀無量刦無去無來亦無住遂竪拂子云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盡在山僧拂子頭上放光動地談說般若西方極樂世界娑婆世界

阿閦世界香積世界一切世界亦在山僧拂子頭上大小相容淨穢交叅重重無碍會麽如此會得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如此不會無邊剎海自他不隔於毫端今日是仕望陳居士為令先君十周年特自入山齋僧請山僧陞座敷揚般若以此功德惟冀見彌陀於極樂授記莂於蓮臺又豎拂云如此會得君臣道合父子一如其或未會山僧更與通個消息良久云瑠璃殿上青苔冷翡翠簾前玉枕寒有僧問檀越設齋請師說法即今陳處士在甚麽處安身師云歸家樂業又僧問一念普觀無量刧無去無來亦無住為甚麽目前有生有死師云空花鏡裏觀僧打圓相云恁麽恁麽聻師云親見彌陀親蒙授記僧拜師下座

解制上堂白日道場功德聚三身圓現十方尊提起也水到渠成乞塞法界放下也風行草偃徧滿乾坤秖如不提不放一句作麽生道良久云吹笛木人腔調美拋梭石女錦綾新僧問一期聖制周圓群士星歸林野轉身句子請師分付師云步步霜花厚進云如何得不涉程途便還本處師云煦日水質清又僧問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畢竟在何處安身

立命師云三冬寒氣重僧打圓相云蒙師指示學人便恁麽去也師云切莫草草匆匆僧拜師下座

崇禎四年九月湖州府衆鄉紳唐司馬存憶沈司冦何山閔冢宰會泉朱太史平涵韓太史求仲及孝廉文學衆居士等請師於白雀寺開堂師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虛空包不住大地載不起今日拈來端伸供養

本師釋迦牟尼萬德慈尊伏願三途圓種智九有脫輪廻又拈云此一瓣香奉為當今

皇帝萬歲萬萬歲伏願道德同堯舜帝業等羲皇又拈云此一瓣香奉為分守嘉湖憲臺湖州府主弁歸烏二縣上下各衙伏願仁政聞四海德化滿乾坤又拈云此一瓣香受西天之付囑為東土之檀那今日拈來奉為唐司馬沈司冦閔冢宰朱太師韓太史等一班護法宰官及衆孝廉衆居士等伏願道心堅固福祿綿延又拈云此一瓣香無幹無枝四時香馥沒頭沒尾八節光騰端為供養紹興府雲門顯聖堂上湛然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遂就座白椎竟師云秋色漸深滿林紅葉承玉露金風乍起半山冷氣逼人寒徹骨徹髓自家知通天通地何人曉道有也覓之不

見絲毫道無也用將遍滿法界觸處靈明何須他覓遂豎拂云會麼烏鴉藏玉樹泥牛舞碧波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黑狗白雲蹄進云宗旨已蒙師指示曹溪一滴事如何師云泥牛翻白浪僧禮拜又僧問金風吹落林間葉還有不落處也無師云古榦赤條條進云曹溪水白浪滔天還有無波浪處也無師云大地盡皆濕僧拜又僧問擊鼓陞堂即不問師子出窟事如何師云一聲哮吼驚天地進云青龍尚上生波浪九曲池中水逆流師云未具牙爪在僧呈坐具禮拜師下座

結制上堂師豎拂云會麼活潑潑觸處靈明圓陀陀隨緣無礙遍法界不離當處該萬有只在目前無古無今貫通三際非彼非此坐斷十方歷刦孤明阿誰無分若能直下領畧且喜窮子歸家其或擬議思量枉受竛竮辛苦又豎拂云會麼鐵犬吞大象石女模螺螄今日是結制之辰乃有沈居士宿禀善根不忘付囑建此法幢令堂太宜人設齋邀同衆居士入山請山僧敷揚般若佛云以大圓覺爲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既以大圓覺爲我伽藍則十方世界無邊香水海百億須彌百億日月森羅萬象草木叢林

盡入山僧大光明藏中既云身心安居平等性智則若聖若凡若人若天若修羅若餓鬼若地獄若畜生悉皆成佛證大解脫個個得真如三昧一相三昧一行三昧無緣三昧直道作麼生是平等性智不因西風起爭得樹頭紅僧問大開爐鞴急搨毒鼓選擇聖凡句請師指示師云杲日輝輝進云瞿曇已滅度彌勒未降生阿誰得中師云大衆濟濟進云銅頭鐵額漢如何相見師云兩眼對兩眼進云只如無位真人又作麼生接待師便喝僧禮拜師下座

上堂漫天網未張唬得金烏藏海底塗毒鼓纔振驚起玉兎上松稍藏白額於煙雲籠金烏於寨嶺龍吟霧起虎嘯風生籬菊呈祥芙蓉現瑞正恁麼時且道是何人境界豎拂云會麼山頭白浪湧海底火正紅拈拂下座

上堂孝廉唐祈遠居士設齋請師求懺宿業師陞座云杲日初昇大地濃霜盡消滅微火乍降萬山薪積頃成灰任他黑業氷堅憑我智慧了却喝一喝云若向這裏會得霜也日也薪也火也愚也智也罪也福也染也淨也煩惱也菩提也生死也涅槃也悉皆消滅何故清淨個中元無他物今日祈遠居士乃唐司

馬大公子也身處孝廉不受五欲弘荷大法不昧初心決志禪門棲心淨土恐有無始業債以爲障道因緣特擔錢糧入山禮懺請山僧舉揚般若以消宿業古云罪從心起將心懺心若無時罪亦忘罪忘心滅兩俱空是則名爲真懺悔所以三祖參二祖云弟子罪障深重乞師懺悔二祖云將罪來與汝懺三祖打箇盹觀良久云覓罪性了不可得二祖云與汝懺悔竟居士若向這裏會得卽如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當下清淨會麼更有箇末後句舉似石女穿針挑蜀錦木人搓線繡鴛鴦欲知懺悔真真意好向

其中仔細參西堂出問弁山峰頂雲靄靄太湖波底月團團是何意旨師云籬邊黃菊秀進云卽今鐘鼓交參居士臨筵萬象森羅咸皆稽首是甚麼時侯師云日午打三更進云只如月落雲收光境俱忘請師再道師云且喜太平進云明暗雙雙俱不昭未審此時作何活計師云柳標橫擔不顧人堂禮拜云不登弁峰極目望怎識太湖涯際寬師云切莫草草又僧問了則業障本來空爲甚麼瞿曇不免金鎗之厄師云鐵馬趂泥牛進云及乎未了者則何如師云金烏啣玉兎僧拂坐具云學人縱橫去也師云且喜沒交涉僧禮拜師擊香臺下座

上堂扶桑日出須彌峽蚘北俱盧洲人無貪欲南閻浮提衣足食足特地報知莫生疑惑且作麼生是不疑的事良久云靜倚長松忘百慮搔頭祇見帝王家下座

上堂師陞座云颯颯西風片片白雲繚亂舞澄澄碧漢團團明月逞全輝不離寂場千江有水千江月無心舒卷萬峰鎖住萬峰寒炤無炤功無炤何妨會炤來無來相無來豈礙常來古今印同十方合一人人炤燭個個現成會麼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

風流遂竪拂下座

上堂孟冬初臨大地朔風寒徹骨一陽纔復乾坤萬象氣稍和芽筍土底抽芽水仙盆中發笑梅蕋含玉粒茶花吐珠璣正恁麼時且道是何人分上事咦黒帝令行猶正切那許東風弄柳條下座

天台護國寺僧月堂紹典府衆鄉紳錢相國麟武陶給諫虎溪商開府等軒余太史武貞吳孝廉佩兹及衆文學居士致書備禮上弁山白雀寺設齋請師住護國寺上堂乃云好音在耳歷歷風生彌六合真機滿目明明萬象徧乾坤左之右之顯神通江北江南

何須覓會麼今日天台護國寺月堂同衆居士至弁山設齋請山僧過天台山僧以弁山期限未滿待三年後方可同諸公搬磚弄瓦運水打柴發揚無爲以助國化且作麼生是無爲底事戶外竹風聲細細澗中流水響潺潺僧問師搭紫衣登寶座未知說法度何人師云霜花滿地進云三冬瑞雪家家有何須特地又相爲師云秪爲狂徒渾不薦所以今朝爲指明進云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師云不因楖栗傳書信怎得家音到洞庭進云說法度人蒙師示應請天台事若何師云古路風霜細進云嶺上寒

梅纔放蘸江南早有十分春師云我這裏無此閒事僧禮拜師擊禪床下座

上堂一九與二九相逢不出手南北嶺頭雲片片氷花就東澗西溪凍斷流猶若銀絲穿古岫大衆正恁麼時寒威沉沉朔風凛凛且道是何人境界良久云一片長空渾若洗兩輪日月壯山河僧問凛凛朔風寒徹髓迸出梅花遍界香正當恁麼時和尚作麼生慶賞師云紅爐添白炭滿酌弁淺斟進云慶賞一句蒙師指醉人歸去事如何師云紅羅帳裏睡昏昏進云眉毛尖上呈春色大地全彰白玉洲師云切莫逐境漂流僧禮拜又僧問如何是熾然不二句師云朔風凛凛雪花片片進云恁麼則徹骨徹髓無縫罅透頂透底絕遮攔師云正好三十棒進云不涉功勳豈受賞罰師云猶有不涉在僧拜師下座

上堂主山高案山低白虎長青龍短洗鉢崖前觸脊磕脊迎聖道上往往來來且道是何人境界咦不因樵子徑怎到葛翁家今日是沈居士身染微恙道友莫居士等特擔錢糧入山飯僧更請山僧陞座舉揚般若以消夙業更祈世壽與佛壽綿長色身同法身堅固須知古人有語若欲懺悔者端坐念實相且道實相作麼生念良久云木人醉倒乾城裏石女吹簫入畫樓豎拂下座

上堂今朝臘月一枯木生銀華千峰成玉聳萬水總白霞古渡迷過客林深隱樵家鳥道無蹤影玄途安可誇大衆正恁麼時六花現瑞寒光散彩且道是正位一色也今時一色也會麼琉璃殿上君臣合珠玉簾垂父子同僧問雪覆青山頂梅花唱好音這段風光事受用是何人師云頑石無高下進云花落雪洋時還成甚麼境師云東湧西沒進云恁麼紅日當空炤清波遍界流師云興波作浪僧禮拜云幾番徹骨

寒風盡枯木花開色更濃師云不是時節又僧問朔風凛凛通身是寒徹髓底事如何師云秖要大家知進云徹髓一句蒙師指迸出紅輪又若何師云焰天焰地僧禮拜師下座

解制上堂一百二十日修煉般若結制於圓覺體中一千四百四十時究無上道解制於光明藏裏其結也枯木寒崖滴水滴凍壁立萬仭凡聖不通掃踪絶跡其解也陽和氣轉一葉一花聊通一線僧俗會會覿體全彰結解且置秖如收因結果一句作麽生道良久云乾坤撲落須彌倒透出虛空外面行便下座

入就瑞白禪師語錄卷之二

明住天台護國寺嗣法門人寂蘊編

上堂

唐孝廉所遠居士請師烏鎮圓義庵上堂師陞座云靈機未動十方刹海冷沉沉智境纔彰覿面當陽明歷歷寸絲不挂何妨戒定慧以薰修不立一塵豈礙萬象森羅而依附孤迥迥穿過鐵壁銀山峭巍巍透徹金輪水際其大也包括虛空其細也纖毫無間坐斷千差路掃除凡聖名若能直下承當始信本來是佛遂豎拂云會麽蒼蒼弁嶽摩今古新新花柳醉遊人下座問荅不録

蔣夫人壽誕請上堂師陞座云蕩蕩和風起寒塞之柳眼輝輝煦日發枯槁之花心蘭蕚騁香機桃李鬪艷質韶光彌而六合滿春色臨而宇宙新添一紀而萬紀同庚增一福而百福齊舉正恁麽時且道是何人分上事良久云十二朱門添吉慶三千玉闕靄祥雲下座問荅不録

長興孫夫人壽誕請上堂師陞座云金籠放鵠願壽命之龜年畫像呈詩祝永齡于鶴筭誦經禮懺宿業頓爾氷清供聖齋天福壽綿然滄海同虛空之不老

等松栢以長青若能當下知歸方知定有餘慶會麼權將日月為天眼指出須彌作壽山今日長輿孫夫人天命之年入山禮懺飯僧更請山僧說法以延福壽雖然須知福壽之根本始得遂竪拂云若向這裏會得則過去無量刧無量刧生日秖是這個今日生辰也秖是這個未來無量刧無量刧生日也秖是這個會麼如此會得須知更有向上一竅在作麼生是向上一竅良久云白雲淡蕩西風急剌破髑髏阿個知僧問諷經延壽即不問臥月眠雲時如何師云剌破你腦殼進云黃金殿上金鳳舞白玉階前玉鷄鳴

師云非汝境界僧拜師下座

崇禎六年九月二十二日紹興府衆鄉紳胡冏卿璞菴陶少府石梁劉納言念臺董寶卿皇庭徐兵憲檀燕王制憲峨雲丁宮坊歐石邢天部淇贍倪侍御三蘭余殿撰武貞孝廉史汝諧凌二鉉及衆文學居士等自弁山請師於蕺山戒珠寺開堂師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秉三皇之敕令行五帝之仁風四海尊崇萬邦仰望奉為今上

皇帝聖壽萬歲萬歲萬萬歲又拈云此一瓣香稟忠孝以生成統三綱而和暢奉為現前大護法胡董劉徐陶王丁邢倪余等一班宰官泊居士檀越等伏願道德與聖德同修君命共王命齊布又拈云此一瓣香出自應竭提國長在弁嶽峯頭三玄三要以薰修五位君臣而建立爇向爐中端伸供養顯聖堂上圓寂先師湛然澄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遂歛衣就座白椎竟師云若論第一義五目不能覩六通豈可及諸佛不到處難詰祖師機實相本無名言論難開口直得心思淨盡萬行空餘一段靈光處處顯露明明不昧寂寂無私本自現成阿誰無分遂竪拂云會麼泥牛撞倒須彌頂木馬嘶乾四海雲西堂孤崖問云越

地雙獅吼龍象盡交參威振大千句當陽請舉宣師云金花遍界新進云滿盤都托出誰是知恩者師云寶劍贈與烈士進云恁麼則恩歸有地師云阿誰無分進云今日人天交集會騰騰瑞氣滿精藍師云且喜天下太平堂禮拜僧問諸佛不到處難詰祖師機祖師機即不問如何是諸佛不到處師云黑漆漆進云恁麼則越州石鼓驚天地引得泥牛就地來師云烏龜飛上天僧拜師下座

上堂金烏乍起紫氣騰騰玉兔高懸寒光淡蕩蕺山亭上物色鮮明如來藏中境界殊勝直示臨濟三玄

三要發明洞上五位正偏父子功齊君臣道合功位全彰則且置功位俱隱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泥牛踏翻潭底月木馬嘶風透碧霄僧問三玄三要即不問五位君臣事若何師云爐中香裊裊進云如何是正中偏師云石女夜不眠進云如何是偏中正師云秋到樹頭赤進云如何是正中來師云泥牛上五台進云如何是兼中至師云黃葉頗相似進云如何是兼中到師云踏破波底月進云恁麼則父子功齊君臣道合師云開言語僧拜又僧問獅王哮吼戢峯前獅子增威異獸潛是甚麼時候師云日輪當午僧拂具云恁麼則露爪張牙去也師云看箭僧呵呵遂拜師云頭落也不知便下座

上堂秦山卓爍鑑湖寥廓爐峰吸鼻會稽咭咭昨夜一陣西風起滿山黃葉盡零落會麼須彌踍跳三千界磉礅花開百億春下座

上堂生而無生千紅萬紫爭奇巧滅而不滅滿林黃葉盡消磨遂豎拂云且看山僧拂子還是生耶滅耶來耶去耶有耶無耶常耶斷耶會麼石女驚殘夢木人解唱歌今日是躍雲禪師四七之辰其徒自得設齋請山僧陞座說法以此般若功德增崇品位莊嚴

報土且道薦拔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秦望青松古戒珠戴花香僧問生不曾來死不曾去為甚麼又有生方之說師云黃花遍地開進云即今彌陀又在甚麼處師云七寶池中光爍爛僧合掌云恁麼齊師云未夢見在進云作甚麼便得高超去也師云秦望山頭雲僧拜又僧問彩雲生滅即不問即今立處請指示師云鑑湖波底月無形進云恁麼泥牛踏破峯頭月脫體全彰海底眠師曰浴鵝池上放光明進云率到源頭清徹處漚生漚滅水無痕師云你不知去處在僧拜師下座

上堂萬象森羅盡說法露柱燈籠常咭咭諸人何故不自知更用山僧來叨叨不叨叨爬下眠床穿着襪遂豎拂云文殊菩薩現會現色身三昧鑽入你諸人眼睛裏去也會麼良久云滿林黃葉地舖錦朔風炭冷水成冰僧問金鎖玄關即不問慧鏡閣中是何人所居師云烏龜飛上天進云恁麼則不必猜疑去也師云阿誰無分僧作插香勢云還許學人恁麼相見否師云不許僧拂坐具云不恁麼去也師云放汝三十棒擊香臺下座

上堂本來恒寂寂施為動作遍乾坤用處常空空見

色聞聲沒半點沒半點處萬別同途遍乾坤時千差一致空中鳥跡水底魚踪且道是甚麼人境界孤猿叫落三更月野鳥啼開四季花今日是星樓祝居士爲薦令先君設齋請山僧陞座說法以此功德追薦見泉處士莊嚴報境大衆且道見泉處士即今在甚麼處安身立命良久云蓬萊三島神仙住九品蓮臺佛祖行僧問世尊道迷悟生死了不可得即今見泉處士生耶死耶師云雲鎖長空日不見僧呈具云若於個中能領畧朝生暮死不相關師云三十棒僧拜云謝師荅話師下座

上堂孤圓活潑人間天上盡該羅廓徹靈明十方三世總無隔四聖六凡等有青紅赤白無依心佛生從來一體儒釋道本自無差若向這裏承當直下現成受用遂竪拂云會麼良久云白雲常自來青嶂明月何曾離碧天僧問儒釋道無差爲甚麼門庭各立師云黃葉飄飄進云大有人不肯師又作麼生方便師云朔風自凛凛進云恁麼則一輪杲日無違背團團水月影難分便拜師曰正好着力又僧問長空雲散現杲日大海波澄露錦鱗正當恁麼時如何師云凍斷五雲溪進云便恁麼去又作麼生師云三江潮頭

息進云還有向上事也無師云有進云如何是向上事師云戴山亭跨跳僧拜師下座

上堂竪拂云聞聲悟道見色明心戴山亭跨跳上三十三天撞破天王腦殼東海龍王鮮血迸流天下覓醫人將閻羅王脚跟一丈蹯大唐天子通身慶快會麼今日是俞居士同令堂及衆夫人設齋請山僧陞座說法爲大衆結般若緣且道如何是般若良久云黃牛頭上兩個角草鞋肚裏四條筋僧問千尺寒松秀金鸞石鳳啼是何意旨師云石傘峰頭傳消息進云是阿誰的境界師云五雲溪畔長氷花僧拜師下座

上堂飄零黃葉傳古佛之家風游衍行雲顯當人之面目稽山寂寂西來大意全彰爐嶽巍巍列祖直機獨露戒珠閃爍慧鏡常明一道神光貫徹今古會麼覓火和煙得擔泉帶月歸今日是邢吉先居士設齋爲山僧慶誕請陞座說法爲大衆結般若緣即此以祈居士智門了辦道果圓成大衆且道圓成一句作麼生舉揚良久云轉功就位琴堂冷退位朝君古殿寒便下座

解制上堂把住也結定布袋口封住拄杖頭鐵壁銀山鳥不飛度直至三江浪息大地波沉放行也陽和

氣轉遍界春囬直得枯木生花氷河發焰正當恁麼時還放行好把住好良久云且隨老木同寒瘠將逐春風入燒瘢莫有迸驢唇馬觜者出來吃棒僧問把住放行即不問當體無依事若何師云今朝臘月八僧拂袖云恁麼無掛礙隨處逞風流師云三十棒進云凍雲飛盡孤輪逈徹底無私遍界輝師竪拂云跳不出這一重僧喝禮拜師呵呵大笑下座

上堂湖城錢夫人設齋請師陞座云三春已過韶華老李白桃紅何處討菜花滿地黃如金燕子梁間指示人遂竪拂云會麼於此會得頭頭釋迦出世於此不會步步彌勒下生良久云鳥啼花發笑雲輿宇宙清今日是湖城錢開府老夫人及衆比丘尼送法衣上山設齋修福延生請山僧陞座爲衆結般若緣且道般若一句如何舉揚夏初日漸暖行人盡解襟後堂素朴問高提祖印最上一乘弘範毘尼一乘最上今日和尚二法竝談施主功德還有邊際也無師云弁石播苔痕進云青龍峰頂獅子吼百千群品證無生便禮拜師云非爲分外遂下座

上堂崇禎甲戌年十月望日龍華結制唐孝廉祈遠居士請師陞座拈香畢乃云世尊初成道日云奇哉

衆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儒書亦云在明明德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昨夜青龍崗起舞花石澗跨跳驚得獅子巖向象王峯鼻孔裏藏身直得彌勒峯呵呵大笑且道笑個甚麼他道皆自明也皆自明也會麼晝午月明皎夜半日輪紅山僧一向有病佛法付在首座杜絕人事以盡殘喘清晨內外大衆誠心跪請故不得已乃陞此座遂竪拂云若向這裏會得則現現成成個個具足其或未然可將個本參話頭頓在目前念茲在茲如鷄抱卵如猫捕鼠打成一片情境俱亡見色時不知色聞聲時不知聲忽爾觸着囫地一聲始知成佛其來舊矣更有末後句舉似大衆一月印千江千江同一月於斯會得時烏龜喚作鼈西堂離言問云不問洞上舊家風請指龍華新氣象師云寶珠池內水長流進云秖如凍雲彌布日月潛輝又作麼生師云家家圍爐添白炭進云恁麼則泥牛耕破龍崗脉桃花依舊笑春風師云未是龍華氣象在堂一喝師云今日不打你堂禮拜歸位僧問陞堂即不問捲席意旨如何師揮一拂進云朔風吹黃葉明月下太湖師云非汝境界僧禮拜師拈拂下座

上堂解制嚴克涵唐祈遠嚴渟之沈仁叔丁子敬丁逸群姚聖錫王禹南朱心印李明吾暨衆居士等請師陞座師竪拂云會麼一向把住今日放行其把住也山河失色截斷衆流波瀾不生魚龍潜躍黒漆漆無聲無臭六戸不通風其放行也幽蘭現瑞百草排芽柳眼重新乾坤增彩明晃晃在前在後宇宙咸光輝秖如放行把住二俱不涉諸公作麼生商量良久云石女慣吹無孔笛木人善弄沒絃琴今日一期圓滿莫有悟明自心者出來與汝證據僧問來去主賓即不問五位功勲事若何師云木人慣弄無孔笛進

云如何是向師云且莫妄想進云如何是奉師云秖要歸家進云如何是功師云鋤天掘地進云如何是共功師云木人舞袖歸來晚進云如何是功功師云石女謳歌罷戲場進云不涉功勲句子再乞垂慈師一喝僧禮拜云古風來驚嶺今日始重光師云開言語又僧問正當解制即不問放下一句事如何師云橫肩拄杖進云虛空昨夜傳消息驚動垂楊兩岸搖師云切莫東邊西邊僧禮拜又僧問滴水滴凍即不問大地回春事若何師云處處山花粧得巧進云恁麼則蕩蕩東風若管絃驚醒多人開夢眼師云十字街頭一任東邊西邊僧禮拜師下座

崇禎八年乙亥八月師從天台回龍華孟冬望日結制請上堂師登座拈香畢乃云經之綸禪和邀同衆上座請病朽陞堂舉揚這一個竪拂云會麼覿面無向背當處絶遮攔無向背處嚴密不通風絶遮攔將行藏難着眼爲萬物之本作生佛之基三際凝然十方不隔要用便用棒喝交馳明妙旨要歇便歇寂然無語顯單傳正偏兼帶則且置秖如不涉離微一句作麼生舉良久云象騎鐵馬行宇宙烏龜騎鶴上崑崙首座歷然舉坐具云這個是無向背底如何是絶

遮攔句師云寒風颼颼進云是甚麼人境界師云無鼻孔長老進云不涉離微請師再舉師云三冬無暖氣進云恁麼則九夏雪花飛師云未是時節在座禮拜歸衆知客問云人天交集選佛場開覿面相呈請師的的師云弁山踍跳進云入知個裏無多子竿木隨身任縱橫師云花石澗邊行藏好進云不是特來陳舊話秖因舉起又重新師云再犯不容進云莫將鶴唳與作鶯啼師云錯客禮拜又僧問結却布袋口封住拄杖頭正當甚麼時候師云氷厚三尺進云還許傍通一線麼師云不許進云與麼則即今結制去

也師云相逢莫出手僧禮拜又僧問云大開爐鞴鑄聖鎔凡卽今凡聖交參請師妙手師云個個鼻孔遼天人人脚跟點地進云倘遇無面目漢和尚又作麼生欵待師云三十棒僧拜師拈拂下座

祈遠唐居士薦妹請上堂師陞座云西風乍起千林落葉盡歸根玉露纔臨萬派清流回源早旣爾轉功就位全在得力兒孫若乃借位明功須知父祖不出父慈子孝嚴嚴密室不通風君敬臣忠巍巍寶殿排班早直須正偏不立手足情忘一道虛明觸途宛爾會麼今是金門唐氏法名大貞頓捨塵勞項趨寶所棄娑婆如涕唾取極樂如上乘親覲彌陀記授蓮品玆今五七之辰乃兄祈遠居士入山飯僧請山野陞座說法薦拔唐氏大貞增崇福智大衆且道作麽生是薦拔一句良久云寒潭月落泥牛吼大野雲乾木馬嘶僧問大圓鏡中本無來去卽今亡者向甚麽處安身立命師云秋色沉沉僧禮拜云出沒終不離乾坤師云寒光蕩蕩便下座

季玉嚴居士同令堂太夫人請上堂師登座云子湖狗子飲盡趙州茶南泉猫兒喫却乾屎橛嘉州大象恨不伸陜府鐵牛淚成血木馬嘶風秋色老石虎頻

吞波底月報君知得不得居士今能知時節嚴太夫人亦歡悅大衆且道如何是那一節良久云象王鼻頭長波斯面孔黑季玉居士出問古云我若一向舉揚宗乘則法堂前草深一丈未審今日弁山草深多少師云三長兩短士轉身顧視一拜師云恁麽則露躶躶地進云草枯鷹眼疾師云只恐不知春進云和尚快下座師云秋色滿庭進云雪盡馬蹄輕師拂拂顧衆下座

雲門先和尚九周年上堂師陞座云先師自丙寅年臘月初四日去世遂屈指云丁卯年臘月一周年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甲戌乙亥却有九周年也雖去世九年元不曾離今日雖不離今日却又去世九周年且作麽生話會若也未會病朽爲汝舉揚正偏五位以報先師恩德遂喝一喝云病朽未出法堂元無此一喝旣登此座方有此一喝是正中偏也卽此一喝當處寂然是偏中正也卽此一喝不帶名言是正中來也今對諸人有此一喝你等諸人因此一喝得知本有是兼中至也我此一喝聖凡情盡能所兩忘妙盡有無是兼中到也以濟宗論之正中偏奪人也偏中正奪境也正中來人境俱奪也兼中至

人境俱不奪也衆中到即玄要妙旨也以雲門宗論之即此一喝應彼來機謂之函蓋相應句即此一喝凡聖掃除絕彼知解謂之截斷衆流句即此一喝問事荅事問理荅理謂之隨波逐浪句以潙仰宗論之即此一喝直顯大月輪三昧謂之圓相即此一喝示向上一機謂之暗機即此一喝元從自心流出謂之意語即此一喝見者聞者默默知歸謂之默謂即此一喝無量妙義一時收盡謂之義海即此一喝四十二字母及世間文字無不統攝謂之字海以法眼宗論之即此一喝直示一眞法界謂之總即此一喝有

炤有用有收有放有賞有罰謂之別雖縱奪賞罰之別總歸一心謂之同雖同一心縱不是奪賞不是罰謂之異雖賞罰收放之異咸成一個自己謂之成雖成一體不妨殺活縱奪各住本位謂之壞非惟一喝如然至于一棒一拂一句一字乃至揚眉瞬目折旋俯仰莫不皆然諸方野狐禪以達磨對梁王實無功德一語謂之濟宗以人天小杲一語謂之洞宗又有一等以棒喝謂應酬虛套盡屬支離邪解故病朽發明此旨勿使後學蹈於邪坑復喝一喝云且道此一喝是正耶偏耶人耶境耶三句耶圓相耶六義耶若

簡點得出則衆學事畢其或未然可到先師座前獨禮三拜先師爲汝說破首座出問和尚未出方丈先雲門及五家宗旨宛然至于陞堂就座也是畫蛇添足未審和尚以爲何如師云猿抱子歸青嶂後鳥啣花過碧巖前進云與麼則十方原不隔今古一毫端師云峯巒挺秀鶴不停機進云有意氣時添意氣得風流處且風流師云未許話會在座禮拜歸位僧問長空日落峯含翠老樹雲凝墖影閒正當恁麼時雲門和尚還應供否師云氷河燄燄進云與麼則銀浪湧山頭師云雪花片片進云一自優曇開越嶺至今

清味徹苕溪師云切莫妄生節目僧禮拜僧問五家門庭蒙師指雲門大師面目在甚麼處師云描不成畫不就進云南北山頭雲寶珠池內月又作麼生師云還許話會麼僧禮拜云謝師荅話師云未許話會在便下座

解制祈遠唐居士設齋請上堂師登座云巍巍煦日添心色蕩蕩和風起見塵如此句中玄會了依然墮在冷氷氷直須恁麼中不恁麼不恁麼中却恁麼恁麼中不恁麼解制何妨結制不恁麼中却恁麼把住豈礙放行正是太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

九夏秖如功位俱隱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鐵馬空中吞皓月泥牛生得一雙寅僧問三月安居徒自縛請師爲衆施寥廓師云拄杖橫挑撥亂雲進云縱橫一任天涯外闤闠山林色色新師云眠牛嶺下且安身進云瀑落聲沉鳥雲飛勢斷峯師云遊人獨自逞風流進云風流久操胡笳調今日龍華値子期師云且莫草草僧禮拜又僧問一鑑無私輝宇宙晴空萬古絕瑕痕正當與麼時是解耶結耶師云桃紅柳綠進云恁麼則一衆霑恩有地師云橫擔拄杖僧拂坐具云便獨歩去也師云草履破雲行又僧問把定重

關卽不問放開一線意何如師云緊峭草鞋一任跨跳進云秖如風行草偃水到渠成又作麼生師云衲僧躋躋登堂後檀越巍巍送供來進云與麼則雲移出谷渾無礙月臨滄海任縱橫師便打僧拜師下座

唐祈遠居士至室中問如何是叅禪得力處師云頭頭上了曰如何是叅禪險難處師云切莫妄思量曰如何是叅禪受用處師云全體絕遮攔曰起滅不停時如何師云不是別人家裏物曰熟處難忘時如何師云好個消息曰風恬浪靜時如何師云全家安樂曰鐵壁銀山時如何師云莫向這裏縣根曰一念無私時如何師云正好喫棒士禮拜而退

崇禎十年丁丑四月八日江西南雲山慧燈寺說戒上堂師云南徑荒凉特爲舉揚慧燈燄燄祖印重光天明春色至萬物盡芬芳南雲徧覆娑婆界一片風光滿上岡於此會得釋迦降生昔覿面於此不會依舊薰風度短墻會麼如或未知且聽受戒

入就瑞白禪師語録卷之二終

入就瑞白禪師語錄卷之三

明住天台護國寺嗣法門人寂蘊編

小叅

住雲門小叅師舉證道歌云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痕垢盡時光始現心法雙忘性即真大小永嘉秖道得一半雲門即不然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車兩輪兩輪未轉車無用兩輪轉處示車身且道與永嘉相去多少莫有與他出氣者麼出來與山僧相見僧問寶鏡當臺為甚麼胡漢不現師云賊身露也僧禮拜師便打

小叅舉起茶鍾云今朝七月三十日地藏菩薩降生向山僧茶甌裏洗浴諸人還見麼若如此見得衆生度盡方證菩提於此不見地獄不空誓不成佛若有通方作者出來相見時有僧出問云如何是雲門主人師云林中整日懽進云如何是雲門家風師云淡飯憑君喫進云客來以何欵待師云黃虀任意餐僧禮拜師回方丈

小叅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靈雲見桃花是時節因緣香嚴擊竹是時節因緣玄沙蹔指是時節因緣乃至世尊夜覩明星皆是時

節因緣秖於諸兄弟清晨下床着衣喫飯屙屎放尿迎賓待客燒香掃地莫不皆是時節因緣且道作麼生是自彰的理還會麼朔風徹骨人皆委霜花滿地阿誰知僧問如何是雲門境師云翠竹搖風聲颯颯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整日無事做閒步竹林中進云還有向上事也無師云有進云如何是向上事師云踢斷五雲溪僧禮拜

小叅方纔過元旦不覺三十日梅蕋已飄空堤柳含煙綠林遠和風輕山深寒氣毒覿面已相呈薦取那一着大衆且道如何是那一着會麼綠竹無向背青松絕往還便歸方丈

小叅春風蕩蕩春雨霏霏泥濘路滑行人濕衣就裏暗通消息那個男兒知歸且道通個甚麼消息會麼順風過若耶隨流落鑑湖

小叅三尺氷河連底凍數竿枯樹盡銀花太陽一出峰頭外清潭依舊秃魚蝦見色明心雖好事撒瞎時人幾眼沙莫有清淨寶目不受翳障者麼出來高鑒看時有僧出云獅兒獨吼雲門裏杳象群藏北斗中師作嗄嗄聲僧拂袖云嶺外彰爪牙去也師云這野狐精又僧問雷翁錦上重添錦即不問孤鴈寒江事

若何師云千江有水千江月進云凍瀨獨立遲春信爲甚不見東風弄柳堤師云寒氣太重僧云何將得一聲嘹喨斜陽外帶得平安書信歸師云一枝梅蕋傳消息萬里山河享太平僧禮拜師囬方丈

小叅越州一朶梅爐峰東畔西有人玄會得緑竹放紅綵會麽會卽便會不許節外生枝若要節外生枝打折你驢腰莫言不道有僧問如何是威音那畔事師云石拿峰蹿跳進云恁麽則離家轉却雲山外師云姈姍漢進云過在甚麽處師打云教你不要節外生枝僧禮拜師囬方丈

任延慶小叅一段眞風本現成當人何必苦追尋森羅萬象舒光彩隨緣用處卽天眞衆兄弟做工夫不可驅昏散不可斷妄求眞不可高標聖境不可希圖悟門不可沉空滯寂不可流浪前塵不可舉處承當不可卽念卽眞不可撥波求水不可妄認身形若能如是行去正所謂當處卽天眞佛也雖然須知更有向上一竅在且道如何是向上竅良久云杲日無私炤任運過西峰僧問桃花三月茂梅蕋雪中香提起坐具云未審此枝花屬何境界師云氷河三尺浪進云葉落枝枯後又如何師云泥牛雪裏眠僧禮拜師囬方丈

小叅虛寂寂明歷歷舉步莫疑動用不悉徧滿乾坤時人不識釋迦兩脚舒達磨惟面壁彌勒呵呵笑休更生疑惑大衆作麽生是不疑惑的事颼颼林上葉飄飄舞太虛僧問水窮山盡向甚麽處着脚師云坐看雲起時進云虛空粉碎如何下手師云泥牛吼水面進云空懸爍爍一龕燈師便打僧禮拜

小叅一個話頭明歷歷内不出分外不入忽然驀地爆一聲方始徹皮又徹骨大衆徹皮徹骨卽不問作麽生是爆底事還會麽踈踈翠竹通身冷皎皎澄潭徹底寒

小叅朔風凛凛逼人寒大地霜花添瑞色滿目文殊是對談休向南方尋知識南方知識卽不問作麽生是對談底事良久云翠竹枝頭氷葉重烏鵶體上冷毛輕僧問古云直饒學到佛邊事猶是錯用心畢竟如何始得相應師云鞋薄脚底冷進云上無佛道可成下無衆生可度爲甚麽又道個超凡入聖了生脫死師云衣短肋下寒僧禮拜又僧問卽心卽佛則不問非心非佛是如何師云翠竹濃霜重進云恁麽則脫體無依迥然獨露師云水中已生骨進云向上還

有事也無師云來年二三月僧禮拜
小叅百歲光陰一夢周幾番歡喜幾番愁一聲鷄唱
惺惺也苦樂盈懷秪自休人生在世總是一夢而已
或夢做輪王統御四天下或夢入山林修無上佛道
或夢轉法輪度無量衆生或夢做菩薩行六度萬行
或夢修十善而報生三天受享快樂或夢造十惡墮
於三塗忍無量苦忽然一覺如大夢醒始知從前所
作所爲了不可得知醒時人說夢中事心縱精明欲
何因緣取夢中物直得黙休而已莫有百花林裏過
一葉不沾身者麼出來與雪上座相見時有僧出問
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何是非幻一句師云石
女唱山歌僧禮拜
小叅年新月新日又新和風吹破碧潭氷慇懃報與
諸禪者烏龜騎鶴上崑崙烏龜騎鶴即不問且道作
麼生是新年底事良久云陽和布德澤桃李又重新
便歸方丈
小叅一碗無油燈歷歷甚分明晝夜無私炤達者暗
裏驚炤即不問作麼生是燈遂竪拂云徹地通天光
燦爛老少盈懷任意觀
住龍華小叅師登座云開疆展土彌勒樓現於當處

伐木誅茅普光殿建於目前宇宙高人出出入入乾
坤道者往往來來性海悟於剎那行門成于頃爾星
霞散彩日月舒光正恁麼時成家樂業一句作麼生
道良久云四海衲僧明正化十方檀越助無爲僧問
新年佛法則不問莖草現瓊樓是何人境界師云一
枝梅蕋傳消息進云丈室現三萬二千獅子座還是
神通妙用還是法爾如然師云處處陽和大地春進
云我佛成道長者施園獲何功德師云徧界不曾藏
僧禮拜云弁山騰瑞氣霄漢産祥光師云莫眼花又
僧問上香呈般若點燭布禪機秪如未上香時般若
在甚麼處師云雨打堦前濕進云般若已蒙師指示
新年佛法事如何師云爆竹一聲除臘去梅花幾點
送春來進云恁麼則道場建處祥雲集佛法興時秀
水朝師云也不爲分外僧禮拜
小叅玄鳥來巢蒼庚初鳴桃花結蕋雷霆發聲西來
大意全彰祖師巴鼻獨露正恁麼時截斷衆流即不
問隨波逐浪一句作麼生道柳眼乍開風日暖山河
無處不新機有僧出問九九八十一犁耙一齊出是
甚麼消息師云老筍抽芽進云梅花飛片玉桃蕋吐
紅霞仗甚麼人恩力師云太湖波底月弁山崖畔春

禮拜

小叅一向恁麽一花一彌勒一葉一釋迦頭頭顯妙處處呈竒一向不恁麽剗跡吞聲壁立萬仞孤迥迥峭巍巍三世諸佛無開口處歷代祖師無措足處且道二俱不涉作麽生商量會麽無陰陽地草帶秀花發寒崖不帶春僧問今朝二月望桃李花未放如何是萬紫千紅境界師云今日是花朝進云花在那裏師云東山西嶺一枝紅僧禮拜

小叅兩輪日月快如梭蕩蕩薰風度薜蘿滿目清涼可人意試問諸公會也麽須頌畧莫蹉跎覿面當機

如不爲去問龍華阿逸多莫有高揖釋迦不拜彌勒者麽出來相見時有僧出禮拜問曰善財童子登妙高峰頂爲甚不見德雲師云綿密不通風進云爲甚別峰又相見師云傍通一線僧禮拜有居士問云特到龍華求佛法懇懇秖見撒明珠明珠即不問如何是佛法師云今朝又起風進云起後如何師便打士禮拜

小叅一向恁麽秖是入壥垂手隨波逐浪殺活縱奪收放自如一向不恁麽壁立萬仞截奪衆流魔佛不還聖凡絕跡其或恁麽中不恁麽不恁麽中卻恁麽氷河發燄枯木生花石女吹簫木人演武秖如恁麽也沒交涉不恁麽也沒交涉恁麽不恁麽總沒交涉且作麽生良久云大海不容明月照禪室豈留半夜燈僧問如何是恁麽一句師云清流落太湖進云如何是不恁麽一句師云弁山絕消息進云如何是恁麽中不恁麽師云弁山峰頂雲太湖波底月進云如何是不恁麽中卻恁麽師云太湖波底月弁山峰頂雲僧禮拜

小叅因中明果德果後施因行因行一齊彰聖凡無二道既無二道則知未離兜率已降皇宮未出母胎

度人已竟如是則知亘古亘今秖是一念無凡聖無得失無是非無生佛無有無塵塵爾刹刹爾處處緑楊堪繫馬頭頭顯物物露着着全是祖師機於此會得總是建化門頭邊事須知更有向上一着子在良久云木人纔撫掌石女笑呵呵僧問寒山雪覆鳥滕樹枯木逢春花再開是如何師云九夏雪花飛進云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師云秖明今日事昧卻本來人進云撒手懸崖下分身徧刹塵師云且喜沒交涉僧禮拜云瞞人不少

住白雀小叅師舉船子偈云三十年來江上游水清

魚現不吞鈎釣竿斫盡南山竹不計工程得便休大
小艇子雖是落草求人大煞勞嚷生弃山卽不然數
十年來山上游草深林聚獸鳥稠等閒撒個漫天網
也有金毛也有狐只如野狐堪作何用尋常翻個筋
斗子惹得傍觀笑忻忻野狐且置莫有金毛獅子麼
出來抖擻爪牙看時有僧出以坐具覆頭云和尚會
麼師云野狐精僧禮拜云又被風吹別調中師云總
沒交涉便歸方丈

小叅頂門正眼要在作者知歸肘後靈符須憑英雄
提掇殺活縱奪珠走盤而盤走珠人境交加位轉機
而機轉位圓陀陀體用一如赤灑灑逆順自在且道
是何人境界舉雪峯在德山作飯頭師云倚門傍戶
漢一日飯遲德山托鉢向齋堂師云雖然正令全提
也是憐兒不覺醜峯云這老漢板未鳴托鉢向甚麼
處去師云不妨撥着德山低頭歸方丈師云可惜放
過雪峯舉似巖頭師云辜負巳靈頭云這老漢未會
末後句在師云東家死人西家助哀山聞令侍者喚
巖頭至云汝不肯老僧那師云陷虎之機頭遂密啓
其意師云巖頭道甚麼一條拄杖兩人扶山至來日
上堂果比尋常不同師云雖然將錯就錯誰不識汝

佷心虎膽頭至法堂撫掌大笑云且喜老漢會末後
句也雖然後來只得三年活師云這裏有些子誵訛
莫是徒弟授記師父麼且喜沒交涉莫是神通知道
麼且喜沒交涉莫是如蟲禦木麼且得沒交涉旣不
如是畢竟作麼生良久云霜花和石冷青松帶月寒

小叅一段眞光覿面來何須特地強安排神通變現
無蹤影秖在當人眼自開以拂子打圓相云此是眞
光作麼生是眼開底事將拂子放開云此是眼開的
事作麼生是眞光會麼山僧拂子是指月山僧語言
是話月作麼生是眞月若會得眞月時無有聖凡大
小得失是非無有祖師機關亦無衲僧巴鼻亦無正
偏五位亦無三要三玄亦無炤用人境亦無三種滲
漏還會麼塢內霜花滿六合東雲輕

住龍華小叅李祖虞居士請小叅師云業遂殘冬去
福同春日來欲知個中意泥牛上五台會麼今日是
祖虞居士爲薦孫氏孺人請山僧小叅以此般若功
德資助孫氏往生極樂𠙚云因緣和合虛妄有生因
緣別離虛妄名滅虛妄有生生卽無生虛妄名滅滅
卽無滅旣無生滅卽無來去無彼此無生滅則十世
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無彼此則無邊刹海自他不

隔於毫端遂竪拂云會麼殷勤爲解丁香結指出蓮花胎裏人僧問雲去雲來天本淨蓮花托化事如何師云七寶池中香馥馥進云孝子忘却思親念吾師棒下長靈根師云親見彌陀別樣春僧禮拜師歸方丈

元旦小參師登座竪拂云昨夜彌勒世尊降跡龍華放玉毫相光令諸世界合成一界令森羅萬象草木叢林明暗色空諸色合成一色令四生六道地水火風諸相合成一相令四聖六凡若大若小若男若女若僧若俗一切無明妄想智慧愚癡煩惱顛倒生住

異滅一切心數之念合成一念令過去未來現在三世諸時合成一時新舊不別聖凡一體正恁麼時且道作麼生商量良久云弁山右澗波中石花柳枝枝不帶春有僧出問今朝第一日師登第一座如何是第一句佛法師云雪覆青山峰不露進云恁麼則空裏銀石舞無根樹生花師云沒却波頭僧禮拜師囬方丈

小參三世諸佛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歷代祖師亦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天下老和尚莫不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所謂開示悟入佛知見也世尊拈花皆是開示迦葉微笑是悟入也馬祖一喝是開示使百丈悟入也黃檗三頓痛棒是開示使臨濟悟入也香嚴擊竹靈雲見桃花是悟入也方纔孟夏特節榴花現瑞梔子呈祥玄符未挂魔王膽落菖蒲劍立平寰宇金蓮拳打破虛空正恁麼特莫有悟人者麼出來呈似看如無再過二三日壽桃舞碧波僧問四月閑人少農家盡插秧覿面當陽古請師爲舉揚師云山高水低進云當陽一句蒙師指向上宗乘又若何師云明月挂松稍進云恁麼則彌勒峰頭拍手笑青龍溪上淚滔天師云浸殺你僧禮拜師

歸方丈

壬申冬結制小參幾片白雲露當人之面目一輪杲日顯佛祖之真機更兼滿地霜花况乃徧空水冽如此會得歸家穩坐如此不會聆姘辛苦會麼良久云木人唱曲渾閑事石女吹簫始是奇今日弁山結制之辰山僧久病向不陞座大總憲唐老居士具香儀命所遣居士入山同長興衆居士啟請爲衆說法山僧久病無法可說有一則古語舉似大衆遂竪拂云會麼古云萬象之中獨露身這個是象如何是身復提拂云這個是身如何是象如此會得弁山頂上七

縱八橫如此不會老僧歸方丈去也便打

元旦小叅黃道啟文明處處門待迎新歲陽和布德澤家家爆竹振堯年氷花解而煦日威椰眼開而和風力蘭花挺秀梅蘂含香寒巖枯木心囬嶺頭穉草芽發森羅添吉慶宇宙湧祥光正是轉位就功時節秖如君臣道合父子如如作麼話會良久云弾琴石女音聲美鼓瑟木人韻調高僧問黃道文明啟何人得所蘇師云全賴東君力處處強出頭進云恁麼則學人相見去也師云覿面相呈事作麼生僧便喝師云未在僧禮拜又僧問東君昨夜傳消息報道今年煦日新如何是新的句師云百草頭邊楊椰青進云一毫端上呈春色萬紫千紅徧界輝師云還有春寒四十五進云新句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又若何師便喝僧禮拜師囬方丈

上元小叅今朝正是十五處處喧天鑼鼓報道上元佳節徧地燈毬亂舉文殊大顯神通諸人切莫夯鹵若還違得些兒當處超佛越祖作麼生是超佛越祖底事椰眼乍開風細細蘭香初起日融融弁山三月安居冬期已過今朝正是正月十五日雖不解制一任東丢西丢雖然放行不曾動着半步如此會得太陽門下日日三秋如此不會不妨明月堂前時時九夏會麼山頭翻白浪海底火正紅僧問把定重關經九旬驀然打破事如何師云今日是元宵進云恁麼則展翅沖霄去也師云金翅鳥王當空進云縱横奔出乾坤外翻身踢破太虛空師云早被他拿下了僧一喝禮拜而退師云蝦跳不出斗又僧問百日期限今已滿歸家底事是如何師云黑漆漆進云歸家後如何安養師云整理意氣新進云正當元宵節届和尚又作麼生慶賞師云燈花燦爛進云堂前瑞草傳消息引得男兒滿面春師云三十棒僧禮拜師歸方丈

住蕺山小叅觸著磕著無非本地風光左之右之全彰自已面目拈起則該括森羅萬象放下則迥脫虛寂孤明即如不拈不放如何為人良久云朔風大地寒煦日花枝放今進堂將一月了莫有工夫透脫者出來通個消息僧問拖泥帶水忘物我大方獨步任騰騰時如何師云旭日炤窻前進云恁麼則踏破千江月獨露戒珠光師云又有一重在僧禮拜云耀古騰今輝宇宙衝開碧落任縱橫師云看取脚下又僧問虎頭帶角出荒草未審以何為食師云吞却你也不識僧拂坐具云横衝直撞去也師云粉骨碎身僧

一喝師打一棒便回方丈

小叅陽燄翻波五十年空裏栽花顛倒顛時人添得眼中翳妄爲山僧慶誕緣須領畧莫遲延擬議鷂子過碧天陞拂云大衆且道山僧年紀畢竟是多少良久云秦望山頭翻白浪鑑湖波底剔銀燈汝等諸人一期將過巳過關者不在此限若未過關者古人云若究理坐看一七若不悟明截取老僧頭去今尚有二七日在再加精進再加勇猛策勵身心忽然一念相應心華發明照十方刹始不辜負結制叅禪也其或未然話盡山雲海月情依然不會還飛去珍重

夜叅

住雲門夜叅一葉扁舟浪裏顛絲綸拋去看浮籤釣頭忽爾金鱗現不負漁翁月晚煙遂以拂子作擲鉤勢云雪上座今夜拋鉤擲釣莫有負命底鯤鯨麽出來吞啗看時有僧出禮拜師云元來是個蝦蟆僧問如何是佛法師一喝僧無語師云果然是個死蝦蟆便打

住龍華夜叅舉三祖云有卽是無無卽是有又云一卽一切一切卽一但能如是何慮不畢大小祖師口門窄說到這裏伎倆巳盡雪上座卽不然昨夜磉礅開花露柱發笑燈籠跨跳上三十三天觸着帝釋鼻孔多聞天王惡發將須彌山王一擲直得東海龍王頭疼三日會麽若會得出來通個消息其或不然明日登壇受戒與諸人說破

入就瑞白禪師語錄卷之三終

入就瑞白禪師語錄卷之四

明住天台護國寺嗣法門人寂蘊編

茶話

住雲門結制普茶師云今朝九月九個個咸知有芙蓉開口笑黃花盡稽首石女舂糍糕木人捧盤丟愛喫趙州茶不飲曹山酒且道如何是趙州茶滿酌淺斟皆具足何須山野再來傾僧問如何是結制師云歸單去進云如何是解制師云今日不向你道進云如何是不結不解的意師云汝非其人進云還有向上事也無師云無僧云為甚麼無師云雲門結制僧禮拜

茶話選佛場中明聖智紅爐鞴裏煆真金妄昏從此無逃避管取凡心即祖心衆兄弟各人將從前所有貪嗔癡愛無明煩惱禪道佛法昏沉妄想聖情凡見真如佛性菩提涅槃一收收來放在大爐鞴中然後架起智慧火一燒燒教無有起處無有滅處無有來處無有去處無有聖凡魔佛邪正是非淨穢好惡到與麼時豈不是凡心即祖心耶雖然如是若是祖師向上一竅未夢見在且道如何是祖師向上竅良久云日來石傘峰頭白水出昌源波浪清

茶話一個話頭牢把持綿綿密密莫尋思努力今生了却去休待當來彌勒時衆兄弟三七排遣已畢明日四七坐香起頭三七日中所做工夫相應麼話頭純熟麼妄想平貼麼昏沉輕清麼可通個消息來若全無得力可再發大志精進中更加精進勇猛中更加勇猛將一個話頭一扣扣住如無始以來冤家相遇一般與他一滚滚作一團內不放出外不放入茶裏飯裏眼裏夢裏行住坐卧裏不可絲毫放捨直得東西不辨南北不分觸境逢緣囫地一聲始知成佛其來舊矣還識舊時佛麼金風飄落盡古幹赤條條僧問一葉不留時如何師云古幹赤條條僧禮拜師便打

茶話一迷大覺性六道受沉淪妄想能消滅當處即天真所以世尊初成正覺之時嘆曰奇哉衆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艮繇妄想執着而不證得誠哉斯言衆生執有是妄想人天執十善因果是妄想聲聞執偏空是妄想緣覺觀生滅因緣而證果是妄想事度菩薩執六度萬行是妄想大乘菩薩去二邊存中道是妄想乃至等妙有微細所知亦是妄想即今堂中高標聖境希圖妙悟是妄想或妄認識神者或撥波

求水者或沉空滯寂者或遏捺妄心者總不出妄想若是丈夫漢一念看破一齊放下當處是一尊天真佛也三祖云虛明自照不勞心力非思量處識情難測到此地位權且引汝入門要汝知有若是祖師門下正好買草鞋行脚正好來山僧手裏喫棒何故須知有向上一着子在且道如何是向上一着子良久云湛水無龍隱枯木有花開僧問如何是向上一竅師云向下會取僧云還許學人知也無師云不許僧云為甚麼不許師云為你不通向上竅僧禮拜師云果然又僧問瑞花今已現瑞果幾時紅師云三冬日

色冷如氷進云還許學人偏衆去也無師云不許進云為甚不許師云秖為人人有分進云花果已蒙師指示請師再露瑞根看師云一枝雪裏弄馨香僧禮拜又僧問正恁麼時全身獨露正體堂堂獨露一句即不問正體堂堂事若何師云玉燭搖紅影進云轉身後一句又如何師云石傘咲吟吟僧禮拜

為了幻知覓住護珠庵茶話赤水有玄珠人人須探覓離婁不可求罔象偏能得欲識護珠人問取幻禪客大衆護且不問作麼生是珠良久云鑑湖多媚色長瀆有光生僧問如何是禪師云禪問如何是道師云道問如何是父母未生前師云風生壁下寒僧以手作拂香勢云還許學人恁麼會否師云不許進云雲霞落野田師云莫被聲色轉僧禮拜師云又恁麼那茶話古云一入門來先須知有知有者始可奉重作麼生是奉重底事莫是臣奉於君子順於父麼且喜沒交涉既不如是畢竟作麼生良久云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汝等衆人進堂已五十日了在禪堂中挨磨經行團團轉轉七尺单前上上落落事作麼生秖如二六時中三餐茶飯荳腐麵觔青菜蘿蔔處了常住多少油醬青菜荳腐卽不問你各人

向蘿蔔頭上道取一句來若道得皇恩佛恩檀越之恩一時酬畢若道不得他日見閻羅老子喫鐵棒有日在莫言不道時有僧問古人云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會不可以語言造不可以寂默通除此四路和尚如何接人師云鐵牛不怕獅子吼進云恁麼則石傘峰前演摩訶師云如何是摩訶僧一喝師便打僧禮拜

茶話緊着程途再着鞭草鞋更用把繩添行到水窮山盡處大家齊和太平年而今衆兄弟做工夫必須要透頂透底徹頭徹尾做將去方好不可半途而廢

如人行路相似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直行到水窮山盡再跨一步方有少分相應亦如將軍上陣一般雖然捉其先鋒擒其殿後若餘黨未盡待汝卸甲停戈賊兵復起依舊喪身失命必須破其巢窟勦其巢穴滅其餘黨然後爲太平也前半期排昏散去其麁重後半期有微細流注必須以智慧熖破盡淨無餘方可心地太平雖然如是此乃功勲邊事須知更有不涉功勲坐見太平者且如何是坐見太平底事良久云虛寂六宮天下治舜日輝輝熖大千僧問月團前後總不問正當月團時如何師云明朝十五日進云意旨如何師云大衆普茶僧打圓相云還許學人恁麼會否師云不許進云爲甚不許師云正當十五日僧禮拜

茶話過去未來及現在十方不隔一毫端若人於此能明了歷歷分明珠遶盤今勸衆兄弟先要明了自己進堂時是自己做工夫到於今也是自己明日出堂時也是自己從無始以來也是自己威音王佛出世時也是自己乃至釋迦佛時也是自己當來彌勒佛時也是自己直至師子佛時婁至佛時也只是自己曾無第二人第二念一身如是多身如是一世界

如是多世界如是乃至盡虛空所有世界盡世界所有衆生莫不皆是自己所以經云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無邊刹海自他不隔於毫端此之謂也莫有識自己者麼出來呈似看時有僧問直指單傳卽不問三藏殊文事若何師云白月印長江進云初機難會乞師下個注脚師云清波明透露僧禮拜

解制茶話月鈎雲餌整常拋湛水澄潭正寂寥有時浪裏吞鈎去收捲絲綸意氣高大衆且道收綸捲釣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栁條橫串花籃裏街坊高叫賣新鮮僧問金鈎玉線將收挽鯨鯢忽現事如何師云虛空撒下漫天網縱使英豪怎出頭僧云拿雲攫霧去也師云霹靂一聲魂膽碎僧云三汲浪高魚化龍漁翁空捕夜江水師云已被栁條串却

住延慶茶話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今日選佛塲開十方同會且道作麼生是無爲的事秖如佛又如何選遂竪拂云白雲繚亂舞翠竹冷颼颼僧問碧油幢冉建祖令若何宣師云泰望摩霄漢進云卽今君臣道合文武功齊和尚又如何闡揚師云溪水澄澄洗玉肌進云恁麼則闕裏祥光包宇宙師云今日結制僧禮拜云林間瑞氣漸

師云知恩者少

茶話應緣莫執沉寂莫貪風摩霄漢月映寒潭魔佛齊收總屬顓頇有無不立是非之端畢竟如何唵𠷑唵𠷑會麼世事秋雲薄人情露水長

茶話大道無形相自心等虛空證得自心時無有是非者既無是非則無生滅無去來無取捨無凡聖無高下無得失如是則三教一理也三觀一心也三世一時也古今一念也三德一智也聖凡一體也物我一如也僧俗一性也五教一乘也遂竪拂云會麼若也不會山僧便與你通個消息良久云籬邊黃菊金

粧就樹頭紅菓珠渠成僧問白水煎茶葉香氣滿既來時如何師云供養大衆進云即今茶與趙州茶是全是別師云一口吞却僧禮拜

茶話善惡分明報乾坤豈有私泥牛遭霹靂木馬害瘟痘威音那畔魔佛潛蹤今世門頭有無並立前三三後三三明陳數目不落因不昧果五百生野狐惡人燒佛眉鬚落讃勸聞經福無涯且道憑何節目得恁麼利害竪拂云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僧問時人造業有何報師云金花剪就檀香木進云體中辦茶供衆有何福德師云蠟燭燒成柏木油僧禮拜又

僧問是人犯殺盜婬妄向和尚懺悔和尚終日訶佛罵祖向甚麼處懺悔師云香煙冲碧漢進云恁麼則無懺悔處師云金花落眼前僧禮拜又僧問盡大地是個禪堂喚甚麼作界外師云延慶寺進云盡大地是個蒲團又喚甚麼作界內師云延慶寺進云即今結制安禪陞堂入室和尚與學人說個甚麼師云延慶寺僧禮拜云謝師指示師云莫謗老僧

茶話真空不自空明月印西東妄心不自妄春情來柳上識得真妄時依然成兩樣不兩樣三十棒喫否女害相思泥牛喫鐵棒會麼若也不會再與你打些

葛藤今夜是商呂及衆居士辦茶供衆請山僧結般若緣遂竪拂云若向這裏會得一切現成一切受用一切自在一切超脫不須驅昏散斷妄求真總是一個自己既是自己不須做作你若認自己是頭上安頭你若別求自己是斬頭覓活如刀不自割指不自觸眼不自見眼若可見眼即成境刀若自割刀即成物指若自觸即成別指所以見物者是眼斷物者是刀觸物者是指二六時中當下運用者是個自己會麼切莫作夢好

茶話枯定愚癡窟狂慧生死根定慧等雙持真是如

來子經云如來所得法定慧力莊嚴而今做工夫者或枯身抵智歇滅妄心以爲禪定殊不知皆是愚癡也或穿鑿古德機緣下得幾句轉語聽得幾部經教以爲智慧殊不知皆是生滅根本也當知正慧與狂慧不同正定與邪定各別見境不生心動念者正定也了達諸法無我者正慧也定慧皆是莊嚴自心之道也定不自定依我作定慧不自慧依我作慧如此觀之則定慧皆是假名須知定慧向上有事在會麼三旬紅日三千熱一夜氷花大地寒一僧禮拜問云離却定慧請和尚速道師打一棒僧拂袖而去師云

三十棒一棒也饒不得

茶話提起智慧刀萬緣俱斷絕話頭莫放寬直須窮徹骨古云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爐去今時久做工夫不辦長遠心決定志或半月一月半年一年稍見些影響以作了悟者或認些門頭戶底以爲能參者或看些言句以爲得入者此都是妄認前塵錯亂修習非我種草也莫說學所得者皆是影響總有眞實悟入者古人云大道未明如喪考妣大道已明如喪考妣二六時中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所以湧泉四十年方成一片趙州三十年不雜

用心豈似而今容易得者當須體究不可草草莫有百花林裏過一葉不沾身者麼良久云泥牛吐霧方纔美枯木生花始是奇僧問大道未明如喪考妣大道已明爲甚麼也如喪考妣師云前途路更賒進云蠶要温和麦要寒師云也須保重始得僧禮拜又僧問如何是暗中明師云白雲籠月色進云如何是明中暗師云翠竹舞清風師云明暗雙雙卽不問卽今覿面事如何師一喝僧禮拜

住龍華茶話元宵普茶次師云昨夜明月潛輝暗逼一線今宵燈光普照覿面無私花毬散彩蠟燭爭奇

正恁麼時且道承誰恩力還有人道得麼良久云東君昨夜傳消息隴上梅花有幾枝

茶話薰風拂拂麥雨颼颼田苗增秀圃菜添容恁麼會得何必言功且道不涉功勳一句作麼生道雨過山頭碧月昇大地光

中秋茶話師云亙古亙今一輪月剎剎塵塵俱炤徹時刻清光覿面提何故今宵稱佳節鈌與圓圓與鈌添却時人眼中屑莫有不受翳障者麼良久云此處一輪滿清光何處無復云秖如人人有段清光爲甚麼不炤時有一僧出將袖一拂打箇翻身云此還是

熠麼師云忘恭五雲撥簇僧云恁麼則收光攝彩去
也師云何處更囊藏僧禮拜
新春爲李宅懺畢茶話和風蕩蕩消積封之堅氷煦
日輝輝動冥崖之枯木堅氷消則定水處處澄清枯
木敷則慧芽時時增長且作麼生是不涉生滅一句
還有人道得麼如無山僧自道去也弁山煙浪盡明
月下太湖僧問脫鼻金牛眠露地時如何師云東林
西林進云孤舟已繫垂楊岸不怕狂風猛浪來師云
過頭過底僧禮拜師歸方丈
住白雀茶話師至白雀普茶次當家啟請爲衆說法

師遂云白雀飛來添湖中之瑞氣青蓮湧出闡弁嶽
之風光九曲徹底清流太湖萬里波浪正恁麼時且
道是何人境界會麼滿堂僧簇簇千古道風香僧問
獅子未哮吼龍象已交參主伴圓融句請師一舉揚
師云蓮花從地湧進云佛法不敢問到院事如何師
云賓主交參進云恁麼則青蓮解說法白雀亦知音
師云千古意分明僧禮拜
定職事茶話文殊智頭頭顯露普賢行處處全彰根
境不相知事理俱無礙且作麼生是無礙的事理遂
竪拂云會麼木人輕拍掌石女笑呵呵開示不錄

結制普茶次師舉起茶鍾云會麼若向這裏會得無
聖無凡無小無大無漏無爲無真無妄無內無外無
僧無俗無我無人無結無解何以故我王庫內無如
是刀其或未然且將個本參話頭頓在目前如靠須
彌山相似如貓捕鼠相似如雞抱卵相似切切孜孜
綿綿密密忽然撞着困地一聲始知成佛其來舊矣
又舉茶鍾云泥牛翻白浪木馬吼清風西堂孤崖出
問九旬結制今宵始此夜臨進事若何師云金風黃
葉落進云多子昔年千戶曉今宵公案又重新師云
霜花滿地堂侍供花云今古相承惟個意描不成兮

畫不成師云歷歷分明堂禮拜云某甲恁麼去也師
云切莫亂丟又僧問坐斷千聖舌頭把住諸佛要關
事如何師云凡聖不通風進云只如東西不辨南北
不分又作麼生師云弁峯寂寂進云恁麼則三百五
百證龜成鼈去也師云切莫草草匆匆僧禮拜
浴頭辦茶十六開士隨類而行驀頭一潑忽悟水因
既不洗塵元無二人亦不洗體豈有兩身中間寂然
腦後抽釘妙觸宣明佛祖俱陳師復喝云此是妙觸
作麼生是宣明的事其或未會且向浴鍋中擦癢指
背忽然摸着方始心安今日是心安辦茶請予指示

山僧無可指示曾記得古人一則因緣昔有一無垢世界造化浴室後有老宿問云既是無垢爲甚麽却造浴室至今無人下語汝等諸人各下一語看西堂云若不造浴室怎顯無垢師云誰不識汝是西堂

茶話觀音峰下洗鉢崖前紅葉歷落石壁悄然如此會得不用叅禪會麽白雲嶺頭住清泉澗底流問荅不録

茶話識時機破時弊明眼宗師通回互知進退伶俐學者若還清濁不分必然法道廢矣上古之時淳朴之機行過於解静沉死水難以發言所以徑山七百高僧無人發問百丈遣黄檗至徑山發問然後始解問話豈比今時道理不知青黄工夫不知進退妄生穿鑿或云乾屎橛栢樹子一切皆空但憑我拈來即是或云機鋒如空谷荅響如有人叫一聲谷中即應一聲所以有人問一句我即荅一句猶如空谷之應聲也若如此會盡是地獄種子破敗禪門安可爲當家種草也秖如大慧禪師呵叱人說道理彼時人坐在百尺竿頭守住道理不能翻身故此大慧呵叱要使竿頭進步今時人道理全然不曉却教人不要明道理秖如不從道理而得者有幾人也自七佛所傳

者皆傳此清浄心體也豈可不明道理乎如臨濟香嚴南泉輩皆云精通性相熟練教乘然後爲禪師也豈可不明道理如古人云秖貴子之見地不貴子之行履今日以山僧觀之秖貴子之行履不貴子之見地何也古人質朴言不妄發今人淆漓聽其言則超佛祖之先觀其行則落凡愚之後豈可重其見地也古之人以行過解故不重其行不是無行今之人解過行故所以不重其解不是無解也山僧所舉皆是時弊你等他日爲善知識若不革故自新儱侗過日秖圖門庭閙熱非佛弟子也珍重

普茶次師舉古人云即此見聞非見聞師云一有多種二無兩般無餘聲色可呈君師云喚作聲色即錯個中若了全無事師豎拂云者個是甚麽體用何妨分不分師云言語道斷非去來今即且置秖如石女拋梭又作麽生還會麽若不會山僧再與你打些葛藤只如你們清晨下单來耳聞鐘鼓鈴魚之聲眼見森羅明暗之色有甚麽隔碍你有甚麽繫絆你拈將半毫聲色來看要且聲不是聲何故聲色從因緣所生當體全空以全空故當體無生以無生故則無去無來無取無捨非有非無當下只是個本地風光

不可向外馳求以作聲色會也既不是聲色且道畢竟是個甚麼古云塡溝塞壑無人會堪笑騎牛更覓牛珍重

普茶師云大衆山僧在此待你們搆去還搆得麼搆得亦是你搆不得亦是你正當此時歷歷孤明無昏無妄無有思惟分別喚作識心得麼既不是識心且道是個甚麼總是你自已喚作一時一念一刹那際三昧曾無甚麼隔碍你無有纖毫盖覆你何不恁麼會取好昔有僧問歸宗如何是佛宗云若向汝道恐汝不信僧云和尚重言焉敢不信宗云卽汝便是僧云如何保任宗云一翳在眼空花亂墜好言語汝但着佛見祖見菩提見涅槃見悉是空花汝但不起一切見連這不起亦不起方得淨盡無餘方喚作無心道人也今日是季清程居士宿秉善根不忘付囑大心頓發護持三寶得得入山辦茶供衆以行菩薩行汝等須當各各努力一念純眞方可喚作無心道人方可消受得他的供養汝若散心雜話滴水也難消你要學佛學祖叅禪悟道明幾則公案此是這邊語那邊語此是向上語向下語此是脇身句縱奪句殺活句若如此會盡是散心切莫草草蒔寒珍重僧問

趙州三十年不雜用心他在甚麼處過日師云九九八十一今日從頭起進云至於穿衣喫飯又作麼生師云薰風自南來進云爲甚麼八十猶行脚師云朔風從西起進云如何是悄然處師云石女睡正濃僧禮拜

普茶次師云一句當陽絕正偏豈分位次涉言詮電光石火如能薦始識拈花教外傳教外別傳之旨不涉言詮句意思量分別識心一切淨盡無餘秖露目前些些古云承言者喪滯句者迷要在團陀陀活潑潑處要會卽會不許擬議一擬便落二落三了也你看僧問趙州如何是西來大意州云庭前栢樹子僧云和尚莫將境示人州云老僧不將境示人僧云如何是西來大意州云庭前栢樹子雖然道個栢樹子元不將境示人雖不將境示人不妨道個栢樹子何嘗涉於言句情境今時人只管穿鑿古人語句此是正位此是偏位此是人此是境遠之遠矣且道作麼生是不涉言詮的句良久云汚泥出沒渾無染流水滔滔絕往還

龍華除夜茶話師云弁山沒有甚麼與大衆分歲有一則古語舉似大衆三祖云至道無難惟嫌簡擇但

莫憎愛洞然明白今日是除歲明日是新年作麼生不簡擇左邊是廚房右邊是齋堂作麼生得無憎愛若向這裏曉得親剃泥牛與大衆分歲其或未然且歸堂中叅究不得草草僧出云嶺上寒梅帶雪開師云是簡擇進云多謝泥牛師云又是憎愛又僧云和尚未開口已前早已勘破了也師云灼然簡擇僧便喝師云憎愛

端陽茶話今日端陽佳節畫龍艾虎鬪額奪得錦標歸來特與諸君漏泄見作麼生是漏泄的事石榴紅似火梔子白如綿

豎碑茶話碑文鐫白字萬古徽猷當道種青松見聞不昧如此會得猶在半途如此不會白雲萬里會麼良久云弁山一日雨橋流水不流僧問弁山風景事如何師云花紅柳綠進云還有向上事也無師云有進云如何是向上事師云弁山呑却西湖月僧禮拜師打云將頭不猛累及三軍

唐祈逵居士設茶師云內護外護要心堅般若通明絕萬緣透出毘盧頂額外始是吾家祖師禪般若無名非凡聖故般若無形非長短故般若無相非青黃故般若無知非意識故欲學般若者將心意識掃得

絜絜淨淨然後始相應也古云衆生心識處處能緣惟不能緣於般若之上蓋般若離一切相故諸人還會得般若麼藕斷絲不斷功深願亦深

普茶師問衆云紹興請山僧戒珠寺開堂且道我去不去若道不去古人云隨緣赴感靡不周若道去又道而恒處此菩提座若道得許過戒珠道不得且住弁山汝等諸人如何定當僧出云舟行岸移師云而恒處此菩提座聻又僧出云長空一片月師云隨緣赴感靡不周聻僧禮拜師便打

沈居士請茶話師云明月映寒潭千波頓息樹頭葉不動大地風澄直饒心境一如光含萬象未知有向上一竅在且道如何是向上一竅泥牛撞倒須彌頂木馬嘶乾四海潮莫有問話者麼有居士出禮拜歸位師云好與三十棒

入就瑞白禪師語錄卷之四終

入就瑞白禪師語錄卷之五

明住天台護國寺嗣法門人寂蘊編

茶話

師赴箴山請過報國院曹源禪者同衆居士設普茶請茶話師云三世諸佛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開莫不使一切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也達磨西來掃除名相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亦爲此佛知見也遂竪拂云若向這裏會得則現現成成二六時中觸着磕着穿衣喫飯屙屎放屎迎賓待客莫不具足若也不會將此佛知見頓在面前如雞抱卵如猫捕鼠念茲在茲打成一片情境俱忘忽然一念相應囫地一聲始知成佛久矣莫有會得者麼可出來通個消息如無山僧自道去也良久云塵累不侵金蒻蓋氷輪常映碧潭深僧問如何是賓中主師云我是弁山老進云如何是賓中賓師云門外弄猢猻進云如何是主中賓師云滿街花椰新進云如何是主中主師云烏龜飛上天進云還有向上事也無師云有進云如何是向上事師云石女唱山歌僧禮拜

住箴山結制茶話不了於自心云何知正道彼繇顛倒慧增長一切惡所言自心者即當人二六時中折旋俯仰迎賓待客屙屎放尿一切處靈明廓徹放光動地者是也昭昭於心目之間恍恍於色塵之內毫無間然奈何衆生迷而不知謂之背覺合塵諸佛證之祖師悟之謂之背塵合覺雖悟迷之不同本曾欠少也遂竪拂云若向這裏會得則現現成成其或不能可將個本參話頭頓在目前如一人與萬人敵相似莫教絲毫放過或一年二年乃至十年二十年打成一片情境俱亡忽爾囫地一聲始得其自心也今日戒珠結制與諸兄弟同期妙悟同期出生死同期證無上菩提且道如何是同期的事還會麼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僧問不問佛祖機緣請指戒珠家敎師云箴山亭進云阿誰領畧去師云洛鷄池與汝無分進云千里同風爲甚麽無分師云不是個中人僧禮拜云大衆證明師云且喜沒交涉

張居士保病設茶師云病從業緣生業從心識有心識本來空病緣無所住病緣既不住真心恒徧知一切日時中法道不思議且道如何是不思議法青女乍臨樹頭赤碧波潭底桂輪明今日張居士身染貴恙入山辦茶求大衆轉念使他魔障消除身體康健秪如轉病爲福一句作麽生道病退身安混開事積

德堂中慶有餘僧問銅肝鐵膽人皆具為甚人無薦得時師云太煞不唧嚁進云還許他領畧麼師云不許進云為甚麼不許師云好事不如無僧禮拜

茶話師竪拂云拈起拂子穿過你諸人眼睛放下拄杖壓碎你諸人髑髏只如不拈不放你諸人向甚麼處着倒良久云會麼風舞松枝龍躍日水流黃葉蝶沉波僧問得其門者等諸佛於一朝失其門者徒修行於曠刧請師指出其門普令諸人得入師云戒珠圓陀陀進云恁麼則五百高流衆全身在個中師云也是尋光認影進云離名絕相非今古越聖超凡在

此時師云三十棒僧禮拜

陶陳吳邢衆居士設茶師竪拂云會麼圓陀陀不受纖毫蓋覆赤灑灑全無半點裹藏紹萬象以無私周法界而光耀直須迸開頂門正眼徹見自巳家珍作麼生是自巳家珍良久云泰峯一片雲靉靆鑑湖幾處水可棼今日是陶陳吳邢衆居士設茶請山僧說法若論此事達磨西來只要人信得自巳所以大珠見馬祖問云阿那個是慧海的寶藏祖云即今問話的便是一切具足無所乏少這是第一個信自巳的樣子又大梅參馬祖問云如何是佛祖云即心是佛這是大梅直信自心向大梅三十年不出山這是第二個信自巳的樣子遂竪拂云衆居士若向這裏信得及說一個成佛也是多的所以古人云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珍重僧問圓陀光爍即不問紹破頂門事若何師云散山頂上風光好進云無孔鐵鎚深逼拶眉毛血濺幾多人師云戒珠堂中瑞氣新進云杖頭截斷三江浪劈起驪珠耀太虛師一喝僧禮拜

茶話向上一竅千聖不傳目前一機列祖莫辨這得道不得石火電光有思惟沒思惟難免話會莫有容移一步者麼出來通個消息良久云直須透出虛空外始好和光混太清僧問擦掌摩拳即不問臥月眠雲事若何師云水寒石骨冷進云莫就是他受用處麼師云風清月色明進云假饒三根椽下七尺单前又作麼生師云觸着磕着僧禮拜師回方丈

茶話水性常清淨波瀾本自如如來清淨禪圓明具足者人人自心個個圓滿具足若聖若凡若老若少若僧若俗雖迷悟不同不曾欠少遂竪拂云即此拂子人人皆見三世諸佛也如是見博地凡夫也如是見老也如是見少也如是見僧也如是見俗也如是

見即此見性各各圓滿具足既然各各圓滿具足必須起行操修所以有三期結制之說汝等諸人既以進堂半期已過若有工夫已入手者正好造修使其純熟習氣輕薄妄想平淨保養聖胎若是未入頭者再加精進再加勇猛以期妙悟不可中路懈退珍重

僧問師今顯此大神通的的明何意師云法界本無私進云恁麼則棒打石人頭嚗嚗論實事師云秋深黃葉老僧禮拜

茶話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所以達磨西來不立文字掃除名相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此是達磨傳見性之章本豈有是非也又七佛傳法偈云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像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罪福皆空獨露心體此是七佛傳清淨心體之章本不逐聲色也今時有等妄生穿鑿自立臆見教人不要看心看性看理看玄单单向事相上看謂之一切事究竟堅固此豈不是杜撰也若如此做工夫落於聲色盡是邪魔外道豈同諸佛諸祖傳清淨心體見性成佛之法門也豈不見僧問趙州如何是西來大意州云庭前栢樹子僧云和尚莫將境示人州云老僧不將境示人

僧云如何是西來大意州云庭前栢樹子看他趙州雖然道個栢樹子原不將境示人古人爲人撥掉塵境事相单单直示人心豈似今人不許看心只向事相上看此豈不是迷却自心逐境飄流也若不以心爲本則開示學人做工夫者當參個甚麼悟又悟個甚麼真謂之邪說也古人掃除道理者秪爲學人坐着自心靜沉死水故爲掃除也所以云認着依然還不是黃檗云是甚麼心教你向境上去看縱然會得也只是個昭境的心靈雲見桃花悟道所以玄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此正是不許你認着自心也一向往往有人傳來山僧不信今見其開發示語山僧不得不言豈可坐視緘口今特舉似大衆一任簡點

茶話三祖云法無異法妄自愛着將心用心豈非大錯世尊云有無俱遣淨覺隨順直下教人識取自心豈有異法耶六祖云不思善不思惡或云放下着或云莫妄想皆直指無異之自心也法雖云易而行者實難後來諸祖或教看話頭亦只以異方便明此自心或看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者或看乾屎橛者麻三觔者或看栢樹子者或看無字者不許你起情識測

度要你起真疑斷偷心打成一片根境俱亡忽爾㘞地一聲識取自心也有等不識此意將此衆話頭一齊撥掉单单只看竹篦子正所謂妄自愛着也若竹篦子是則衆話頭亦是若衆話頭不是則竹篦子亦不是何故是則總是不是則總不是豈有好歹耶秖如天奇毒峯俱看誰字話頭發明高峯看萬法歸一雪巖欽看無字話頭亦有看炭團而悟者亦有看麼訶二字而悟者似無念和尚看黃瓜茄子而悟者皆是起真疑使然豈有取舍耶若有取舍正所謂大錯也今特舉似大衆免蹈前弊珍重

參話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三觀何施六度安用今世門頭不捨一法萬行齊修千儀悉備即今森羅滿目燈燭輝煌且道還是今世門頭耶實際理地耶會麼紅爐焰裏氷花結三九天中柳絮飛今日是潁水居士撕茶爲薦令岳母孫夫人高超淨土遂竪拂云若向這裏會得則孫夫人不來不去不生不滅向拂子頭上坐寶蓮花親覲彌陀親蒙授記良久云鴉鳴鵲噪頻伽鳥石木森森寶樹行祁驥超居士問云修行的人了却本分事爲甚麼有佛可成師云秖爲了却本分事又問六度萬行從何處起師竪拂云從這裏起又問善惡二塗本無差別大修行的人爲甚麼諸惡莫作諸善奉行師云當初秖爲芽長短燒了元來地不平士禮拜而退

參話水碧秋深處處寒大菱落水望泥鑽毛豈滴來和殼皮現成公案不須參不須參納被蒙頭萬事完若向山僧數語下會得一切現成無所乏少其或不然將個本參話頭頓在面前念茲在茲綿綿密密打成一片忽爾㘞地一聲始知不須參之意也

解制參話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無邊刹海自他不隔於毫端即如你諸人出家也是這一念行脚也是這一念參善知識也是這一念結制進堂也是這一念堂中看話頭也是這一念咬牙側目攣拳竪臂摩裩擦褲研真斷惑種種施爲總不出這一念諸人還識這一念麼良久云三九寒氣重圍爐火正紅僧問一念即不問一念未生時如何師云烏龜爬上壁進云香煙宣妙法那個是知音師云張阿即進云露柱證明師云三十棒又僧問牙齒藏日月即不問眉尖是風流一句請師宣師云通身赤條條進云朶朶雪花開四野清香直透萬重關師云還有一重在進云活潑泥牛隨處吼師云摧着廣額屠兒剥了皮

僧喝師云頭落也不知僧拜又僧問如何是臨濟宗師云三十棒如何是曹洞宗師云破草鞋如何是溈仰宗師云大燒餅如何是雲門宗師云海中翻白浪如何是法眼宗師云爐中火正紅僧拜師歸方丈

佳龍華結制普茶師云久默斯要不務速說今日當場分明露泄敢問諸人還得不得若得方可結制過冬其或未然再與你通個消息病朽辭顯聖渡江欲往終南君靜今雖居此也是逢場作戲云云

茶話圓明精妙體應物不能拘一切日時中恒常露現者遂竪拂云若喚作拂子將何爲圓明精妙體若喚作圓明精妙體又將甚麼爲拂子如此會得三條椽下七尺單前保養聖胎佛也無柰你何祖也無柰你何閻羅老子也無柰你何其或未然可將個本參話頭一扣扣住如絲綿團遇着倒掛刺相似一滾滾作一團行不知行坐不知坐穿衣不知穿衣吃飯不知吃飯打成一片根境俱亡忽爾爆地一聲方可到家始識圓明精妙體也呵呵

住護國結夏制茶話師曰老僧因爲養病不服爲衆說法雖然如是蚤已漏逗了也大衆且道漏逗個甚麼會得者試出通個消息看一僧纔出禮拜師拈拄杖便打又僧問如何是護國景師曰青松翠竹曰如何是景中人師曰七長八短曰如何是人中意師曰病軀思藥飲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紫霞峯頂浪滔天僧拜歸位又僧問如何是縱師曰上座甚雕琢曰如何是奪師曰打殺你曰如何是殺師曰不存你性命曰如何是活師曰且放你出氣進云縱奪殺活蒙師指直捷一句又如何師一喝僧禮拜師歸方丈

秋七月十五日解制預夜茶話師舉洞山示衆云秋初夏末一任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秪如萬里無寸草處作麽生去師復曰這裏下得一語始許明朝解制衆下語不契師乃云結是解時解是結時識得此個時便是時節至所謂時節若至其理自彰諸人還會麽秋日木樨香吾無隱乎爾僧問結解即不問不涉修證一句請師直指師竪拳頭云會麽僧進云木樨香滿院人人鼻皆聞既是解制時爲甚有會與不會師云茅本無長短原來地不平進云國師始創和尚中興護國家風今昔同否師云去却異同心方知今古事僧禮拜云洞上宗風重振此天台不異昔靈山師云作麽生是不異事僧復作禮云

謝師此問師微笑
住龍華茶話時因結冬制普茶示衆齋堂新起淤席初開四海龍象雲赴而來且道弃山將何供養負久云臨濟饅頭曹山酒雲門糊餅趙州茶珍重
碧峰設普茶請說入道捷徑師竪拂云挺然獨露絕周遮擬欲修行兩眼花萬苦千辛遭挫折十方坐斷路轉睑能領畧即歸家何須門外覓三車大衆且道家在甚麼處日炤寒光淡風高秋色深今日是碧峰辦茶請山僧說做工夫捷徑若論本分一着子不屬修證古云無你用心處或云莫妄想或云放下着豈

工夫可做古有一言之下心地開通者有一喝下一棒下明白者如百丈被搊得鼻頭痛而悟入豈用工夫也但做工夫是不得已為下根人的事如山僧最初念佛後遇一老宿授以半偈念得口中白醭流又不知何者是四大何者是心境又遇一老宿教我聽楞嚴經至同別二種妄見處遂悟得根身器界總是空花单只得個空境不得自心遂生擬無之念後見雲門先師先師云四大是假心境本空何者是汝自己問話者又是何人念佛者又是何人我被說着病根是時疑情頓發至紹興府延慶寺一連七日七夜

立在佛前如人推一推這邊跳過那邊胸中忽湧起兩句證道歌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即知君不可見忽然悟得自己此是得本也如高峯在三塔閣上見五祖真贊百年三萬六千朝反覆元來是這漢一般只是不能轉身吐氣與栢樹子諸公案俱不知道遂佛前發願拈鬮拈個一歸何處終日提一句一句追將進去緊一陣緩一陣冷一陣熱一陣只是不曉得後來先師在廣孝寺開堂末後有四句偈云竪起脊梁生鐵鑄放下面皮莫回顧猶如象王脫金鎖若不如是何刦悟我隨依而行之一連做了十多日打成一

片行也如是坐也如是即如高峰浩浩作得主一般只是不明一歸何處次日老和尚小叅舉南泉斬猫話汝等作麼道我即丟蒲團過去如此不期然而然即會轉機也次日有位同叅道友頌南泉斬猫我即知他錯處彼云汝頌頌看我即提筆成頌彼不服即呈先師先師云汝不是汝不如瑞白不通文者過了春期夏間又約六七衆打七至第六日聞鐘聲忽然身心脫落不見有一物當情此正是虛空粉碎大地平沉時節正如高峯挑子撲落地一般的工夫纔得個太平時節我是萬曆三十六年下山將自己衣单

盡捨與人單只一衲瓢杖蒲團而已七年衲不解帶十三年無被至泰昌元年具足師翁見我甚寒白先師先師命他莛被一床自此方纔蓋被上來所舉這都是我鈍根人爲的事若是上根何用費許多周遮遂豎拂云莫有從這裏薦得者麼良久云葉黃秋色老水清徹骨寒時有僧出一喝禮拜而去師云且喜沒交涉遂歸方丈

茶話進堂一個月那事瞥不瞥更擬問如何今朝冬至節節節若喫白菓咬破殼莫有悟明心地者出來通個消息拄杖子與汝證據開示問荅不錄

海空設茶請茶話師云花開春滿樹葉落盡歸根海空終見底人死不知心死後且置即今諸人現在那個是汝底心且道此心是青耶黃耶赤耶白耶常耶斷耶圓耶方耶有耶無耶若人識得可出來通個消息若也未知切不得謗賺儱侗語杓卜聽虛聲

師設普茶囑托乃云老僧今日設茶有所付托遂舉趙州問僧云曾到此間否僧云曾到州云喫茶去又問僧云曾到此間否僧云不曾到州云喫茶去所以老僧設一盃茶使汝諸人各各盪了嘴唇汝等可知否此是第一等付托第二汝等堂內禪師各各用心做工夫參禪發明心地使隷命有所賴此是第二等付托第三內外一切職事各各爲常住爲法門爲衆生要永遠堅固此是第三等付托第四潮州及長興衆居士各各護持佛法護持錢糧他日俱是龍華會上人此是第四等付托各各記取僧問如何是第一付托師云茶碗乾到底如何是第二付托師云一呷三口如何是第三付托師云賞你一個圓眼進云恁麼則人人撐天拄地去也師便打僧一喝禮拜師呵呵唐祈遠居士問盡大地是個自己屋裏爲甚麼要回九華師云也少這一瓣香不得士云恁麼則和尚

元不離弁山弟子常得親覲師云善哉善哉付托有在士禮拜

示衆

住龍華示衆四禁語第一不許暗中獨坐第二不得尋炎推求第三不許撥揀語言第四不得門外打之遶如此做去不妨克日成功

過密印寺衆請示衆師云蕩蕩和風過晉昌李白桃紅滿院香秖爲諸君渾不薦今朝特地爲舉揚須領畧謾商量豎拂云會麼無邊花柳一時新拽杖便行

示衆一不得放過二不得話墮三不得孤峰頂上行

四不得三家村裏坐於此會得逍遙逍遙於此不會
亦不曾失落作麼生是不失落底事良久云一條拄
杖無長短滿面春光滿面凉莫有問話的麼僧問薰
風南來是處生凉爲何弁山獨入大熱師云太湖波
浪三千丈僧禮拜

示衆暑氣將清未清梧桐葉落不落不是三要三玄
亦非君臣道合會麼秖待交秋之後嶺上白雲寥廓

住護國示衆崇禎八年乙亥二月初二日入院內外
衆請上堂師不乆惟大書數字榜於室前曰佛法不
在陞堂當知不離日用若能此處會得更有何事不

畢如或未知各當努力開田鋤地運水搬柴捨此他
求非吾至道珍重

示衆山僧住此山爲了諸公願若論佛祖相傳事不
在高登大座拈搥豎拂一問一答彼此酧唱謂之說
法爲人古人巖居穴處茅茨石室張弓打土搬柴運
水抉籬插鍬皆是弘揚個事爾等日用時中能守本
分莫向外馳或勞或逸或出或入蚤則起晚則宿饑
則食渴則飲無非當人妙處豈乖佛祖相傳之事哉
雖然切忌認着但能默契何事不畢珍重

示衆祖師云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可以入
道果有如此行履如此力量便是大力人超凡聖之
機脫生死之徑乃在邇矣何在病朽誓策如何若何
方能了事乎思之叅之自不相賺

囑托職事夫爲佛子當報佛恩所言報佛恩者非但
拈椎豎拂爲然卽看守古道場者剏建梵刹者聚衆
坐禪者掩關者齋僧者造像者種種佛事莫不皆是
報佛恩德耳今以弁山無主向未曾交脫不料覺元
又不卹留故此暫回龍華料理一番交脫清楚然後
再來與諸公商量個事拈提格外以作休老之計願
諸社友各發大心念祖道之荒凉愍護國之頹朽秉

四願以維持空三輪而造作精勤造守眞報佛恩

過石宕庵示衆桃源洞口來清泰庵中過明月庭前
輝清風白雲播如此會得覿面無私如此不會也不
妨處處磕着會麼天台山上清流水一路隨吾下剡溪

過天華寺示衆清風微微細雨霏霏天台老漢帶水
拖泥良久舉拂云會麼扁舟過若耶白浪蕩清池僧
問清風微微細雨霏霏卽不問如何是帶水拖泥句
師曰嵩嶼乘船到天華進云還有爲人處麼師云領
常住茶僧禮拜

住崆峒山元旦示衆師云老僧有數語舉似大衆乃

云監院請我上堂老僧特爲宣揚㖿叅三十㾗棒徹骨徹髓淸涼諸人若也會得不負老婆心腸諸人若也不會天明點燭燒香不敢爲諸人說法只要據欵結案

戊寅十一月八日崆峒山建達磨堂上梁示衆師云伐木誅茆三世諸佛全身露搬磚運瓦歴代祖師顯神通湛監院兩肩擔當衆禪和一心眞切十方禪衲爭長競短肯肯綮綮八表檀那棄堵傾囊英英卓卓同祈國祚永固其明般若眞宗即今達磨堂已建立且道達磨大師在甚麼處會麼崆峒山色常春色寳

葢峰高始道高臨院問初祖佛法即不問和尚今朝事若何師云臘燭盞輝煌進云恁麼則炤天炤地後畢竟作麼生師云兩脚趲錢糧進云此是監院事和尚事又作麼生師一喝院禮拜僧問崆峒故址則不問達磨新建事如何師云横梁竪棟進云恁麼則葢天葢地去也師云天下人有賴僧禮拜

示衆師病槩不見客一日西堂同衆職事進方丈問安云多時不見和尚待我等禮一拜師便拈起竹篦一齊打出復以偈示之曰衆職入室問安堂頭拈起竹篦當頭劈面便揮不知是何意旨夷九月楊花落滿堤三伏炎炎氷骨脆

庚辰仲秋師受南昌王請主百丈道過吉安府居士劉養純賴中衡伊北尤璧衆居士等設齋於[illegible]請示衆師云明暗交叅殺活機正偏兼帶顯離微大丈夫兒須了却莫負當陽第一機且道如何是第一機舉起念珠云萬雲從空起千波逐水流於斯會得現現成成無欠無餘二六時中一切具足圓陀陀活潑潑淨躶躶赤灑灑頭頭釋迦出世步步彌勒下生龐居士有云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到這裏既是自己說個正偏殺活縱奪總是閒言語於本分事

了沒交涉其或未然直須看個話頭畢竟是個什麼朝叅暮究念玆在玆至於穿衣喫飯迎賓待客屙屎放尿總莫放過一朝冷灰豆爆驀地一聲嘗取現成受用大衆努力今生須了却莫待當來彌勒時僧問如何是本分事師云香烟繚繞進云如何是向上事師云燒餅一口咬個缺僧及衆居士禮謝

入就瑞白禪師語録卷之五終

入就瑞白禪師語錄卷之六

明住天台護國寺嗣法門人寂蘊編

問荅機緣

除夜僧問古人烹泥牛與大衆分歳未知今日雲門以何物分歳師云石女烹茶僧云恁麼則謝供養去也師曰木童把盞

僧問如何是雲門一句師便掌僧一喝師又打僧云看破了也遂禮拜師曰久違久違

師一日禮雲門先和尚像僧云像在此老和尚在甚麼處師云東山西嶺松僧無語師曰且道在甚麼處僧云東山西嶺松師打云學語流

僧問達磨面壁意旨如何師云九載不通風又問人天交接兩得相見如何是相見的事師云兩眼對兩眼

僧問橫抱焦桐覿面酬請師彈出漢宮秋師云南無阿彌陀佛進云牛兒未解朱絃韻懇再從頭鼓一闋師云這一落索那裏來進云朝飛雉水吟龍盡在梅花一曲中師云學語流

僧問一靈眞性依四大而住四大分張後向甚麼處安身立命師云山花開四色進云和尚歸方丈學人進禪堂中間事作麼生師云立地可知歸

僧問如何是雲門境師云綠竹青松進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闍黎解轉身進云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翠竹滿山林進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乾坤一齊崩進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香風吹遍野遊人意氣新

僧問如何是四句師一喝僧一喝師便打

僧問五家宗派流芳遠洞下玄微請示陳師云寒蛩鳴砌壁進云意旨如何師云白鷺上青松進云與麼則事理全彰如何是不涉理事一句師云鑑湖波底月進云學人則不然師一喝僧禮拜云鑑湖波底月師云學語流

僧問千山疊疊萬竹森森是什麼人行履處師云秋風來我舍細雨灑芭蕉

僧問皓月懸空玄珠護水相隔天淵如何撈捕師曰大菱和殼咬進云還使阿誰力師云閻眼去核吞僧拂袖云承和尚指示學人恁麼去也師云且喜沒交涉

僧問文殊是一切智人為甚麼出女子定不得師云嘴長三尺進云罔明為甚麼出得師云舌短二寸進云出得出不得是同是別師云猛虎咬大蟲

僧問桂輪孤朗為甚麼清光不炤師云忘功體更賒問雪鎖梅花為甚麼香分嶺外師云靈氣難藏隱

僧問单明大法不明自已此人只具一隻眼如何是大法師云棒喝交馳接後機進云如何是自已師云猛虎咬大蟲又問如何是尊貴墮師

云大地平沉　僧問南泉庄上喫油糍意旨如何師
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僧問竈神開嵩山和尚說
無生法得生天上既是無生法爲甚麼却生天上師
云若不生天怎顯無生　一日師指施生臺云此物
得甚麼古傍僧云古到古只是藤多些師云若不藤
多怎顯古器　僧問古云終日喫飯不曾咬着一粒
米既喫飯爲甚麼不咬着一粒米師云奉親事忙
僧問師住皖山還知皖山境界否師云頑石團團青
松欝欝　僧問如何是正法眼藏師一喝僧一喝云
兩喝後如何師云合着你的嘴　鐵壁居靜室僧問

如何是無夢無想主人公師云鐵壁山高僧云莫話
是麼師云是即頭上安頭不是即撥波求水僧云無
是無非是否師云無是無非死水身棲僧拜云恁麼
則來朝天池挑泥師不顧　僧問如何是不思議境
界師云螺螄吞大象　有僧碧文從少林來言在北
方講下十餘年少林住三載師即問曰宗教兩般都
不問你將脚跟下一着子道一句看僧云自已脚跟
下沒有甚麼說師笑僧少停請師道師云待石磉礅
開花即向你道僧云石磉礅開花也師云向汝道竟
僧云謝師指示師云承虛接響漢　居士問戶外清

風正入室時見個甚麼師云相殺滿天下知心能幾
人又云瞎又問十方聲動一時俱聞正恁麼時如何
抵對師云遊絲風前舞一句絕異聞又云聾又問有
時山青水綠有時不山青水綠有時花開蝶滿枝有
時花謝蝶還稀恁麼風光落在何處師云石女唱山
歌清韻無腔調又云過又問五根性地用之則同五
處境緣是同是別或分未分誰做阿翁師云黑漆燈
籠光焰夜又云同別總是境分不分是塵空花何足
究兎角不須論誰做阿翁問端的從來雨落地下濕
問有氣爲生無氣爲死生即生有死即死無無既無

生云何生有誰從無來能知無底師云石笋抽條色
更鮮又云生本無生死亦無死生死性空緣生則聚
能知其底鐵犬嘷吠問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此我是
我指我作我彼若立我必有所對云何獨尊獨尊無
配畢竟作麼直言無諱師云露又云既云獨尊元無
有對覿面無私風吹柳絮問佛法僧三連則儱侗分
則成槪畢竟如何方不二說師云鐵果綿團又云佛
法心三元是名言儱侗成槪總是妄談不二之說松
竹唱言問且勿論古亦不立今正恁麼時塵勞頓起
燕雀爭吟除則增頭着則失身這位真入位居何地

師云泥鑄金鐘鐵打岸苔又云古今不立正性條直塵勞頓起光騰萬里增頭失身是自家底這位眞人居何地夏池荷葉生青翠　居士問銀漢無聲氷輪直上時如何師云淸光普照問手足俱無如何是爲人處師云一枝枯木正芬芳問不執本來中間是甚麼人師云胡張三黒李四問明君登極四夷咸寧各營不卸甲時如何師云時時奉重問龍女獻珠成佛爲甚卽今立菩薩下風師云若不立下風怎知他成佛問善財一生果證爲甚麼今尚雙髻小兒師云易分雪裏粉難辨墨中煤問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許多卉木何處栽培師云落花隨流水　居士問經云心生法生心滅法滅何故大慧云心生法滅性起情忘似意相爭師云石人打破水中大士復請開示師云心生法生者根塵對偶之妄心也妄心單根不立獨境不彰所以同生同滅大慧云心生法滅性起情忘者眞心露而法塵滅本性起而妄情消是也

博山三問問學者時有禪人持此語請師荅之問古澗寒泉水作何色師云明月映蘆花問不萌之草爲甚能藏香象師云焰裏梅花開四色問膍體無依的人向何處安身立命師云大唐說法新羅打鼓　張

居士問經云大火所燒時我此土安隱如何是安隱處師云三兩綿子六兩條問經云我今爲汝保任此事如何保任師云明月炤堦前　王印海居士問曰老師大事徹矣師曰敢問居士以何爲大事士曰性命爲大事師曰以何爲性命士曰萬象森羅悉無不是師曰此是境緣邊事且道放下境緣如何是性命士以脚踏一下師曰此亦是境緣邊事士無對師曰而今人都向情識邊作活計撇下境緣畢竟尋個落處始得士曰老師落處作麼生師云今日天晚明日來士曰道無蚤晚師曰又墮情識士無對　沈求如同史青都子虛居士上山喫茶次師曰沈居士五六年不相見未知你本分事何如沈曰[illegible]事師便掌沈曰還嫌鉢盂無柄那師曰你元來在鬼窟裏作活計沈曰沒眼漢師曰本分事也不識　謝居士問如何是法身師云五位峯頭浪潑天如何是報身師云花紅柳綠笑嘻嘻如何是化身師云明月印千江士禮拜而退　問金剛經云如何是過去心不可得師云水底月如何是現在心不可得師云空裡花圓覺經云如何是非幻不滅師云萬里一條鐵士禮拜　僧問如何是閉門造車師云彖斑眞脉線

不許外人知如何是開門合轍師云羊腸大路一條線　西堂孤崖問如何是無佛處主伴重重師云我同你在這裏問作麼生是度生時聞音落落師云喏嚥嘍叭嘛吽問仰山當時插下鍬子潙山道南山大有人刈茅意旨如何師云虎有起屍之德問只如仰山拈起鍬子便行又作麼生師云子承父業九峯爲甚麼不肯首座師云峯繇許秀鶴不停機問只如他道明一色邊事不契先師意旨未審先師意旨如何師云枯木生花問古德道無身有事超岐路云何是無身有事師云野岸不逢人問無事無身落始終作

麼生是落的意師云月落潭無影灰飛煙亦無問猛虎以肉爲命爲甚麼不食其子師云草鞋肚裏四條經問法法不相到爲甚麼風來便息了燈師云眼花作麼掌拈起燈柱云既是分明極爲甚麼又道所得遲師云過蟻難尋穴歸禽易見巢　僧問一口氣不來何處安身立命師云日炤寒光淡進云畢竟如何師云山色冷如氷僧禮拜起少停又問日山色冷如氷意旨如何師云大地徹骨寒問如何是佛師云葉落秋林僧云學人不會師云遍地殘紅　僧問如何是住山斧子師云八兩半斤問古云渠正是我爲甚

我不是渠師云秋水連天碧問摩竭令提婆宗是同是別師云介嶽呵呵笑問如何是大機大用師云三十棒一棒也饒汝不得問如何是末後一句師云須彌跨跳上三十三天問這⊕字意旨何如師云瞎問燈籠遭撲爲甚麼露柱頭疼師云九曲池近來破沙塞問牛過窓櫺頭角俱過爲甚麼尾巴過不得師云虛空粉碎大家看　僧問父母未生前如何是學人本來面目師云紅日上粉墻進云學人不會師云光明燦爛僧禮拜　一僧住山求師指示師云一下鋤頭三刀粟僧云種後如何師云茅團芋頭好煮粥僧

無語少停師問你歸山一句作麼生道僧云單瓢直杖師云恁麼則行脚去也僧云正是住山師云未有住山意在僧云學人只如是和尚又作麼生師云棄卻瓢囊擊碎琴僧禮拜　僧問鴻濛未判天地未分如何是空劫已前事師云水冷草枯問如何是今世門頭事師云一陣和風起徧地盡花開問世尊爲甚麼拈花師云秪爲你不薦問迦葉爲甚麼微笑師云一人傳虛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云橫針豎線問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悉皆消殞如何是消殞的事師云玉人夢破一聲鷄　離言西堂問善財徧叅知

識爲甚麽獨不參盧舍那如來師云誰是盧舍那曰徧參知識爲甚麽獨往南方師云空拶空問善財初見文殊已得根本信智其後又見文殊是何意旨師云騎虎頭收虎尾問文殊遥伸右手過一百一十城摩善財頂還攝不見有何深意耶師云葉落歸根問龍女成佛爲甚麽須待分身佛集師云月落潭無影問多寶出現爲甚麽須待分身佛集師云月落潭無影光明徧大千問一寶塔中爲甚麽却容兩佛師云烏鴉頭戴雪問佛土本淨爲甚麽更須三變師云黄金丸礫　眠石西堂問上既無佛可成下亦無生可

度未審諸佛出世作麽師云葉落堦前梟問達磨西來不立文字因甚又道楞伽四卷可以印心師云竹密不妨流水過問弑父害母不容懺悔呵佛罵祖還有過也無師云花落鳥不驚問不立堦級的人如何接待師云蒼天蒼天問宗教無二致因甚門庭各立師云油鹽醬醋問事事無礙緣何水不容火師云天空雲影轉問戒爲定慧之基因甚麽不守師云嘛呢叭咪吽問三世諸佛爲甚不知有師云只爲你多事問狸奴白牯因甚却知有師云觸着磕着　僧問撥草瞻風秪圖見性即今學人性在何處師云山高水低進云見得自性便脫生死眼光落地作麽生脫師云西風颯颯進云既脫生死便知去處四大分張向甚麽處去師云草枯霜花冷　僧問興化擯克賓維那意旨如何師云孟母三遷教僧求頌師云驀地相逢探個人寒巖獨坐自沉吟棒頭覿面全提挈從教日後自分明僧禮謝　僧問紺目澄清四大海未審佛身何許大師云黄瓜茄子問一切有分何爲獨許狸奴白牯師云秪爲安分問古云禪是佛心教是佛語然而語從心發如何有宗通教不通者師云啞子話古今問佛祖出世凡有施爲莫非爲人如何是自

受用的師云目瞽童人不出頭問宗門無肯諾如何又有付法之說師云木人害相思　僧問古人謂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把斷要津不通凡聖今云若有佛法可傳便與古人斯言相背若實無可傳則今舉揚酧唱者是甚麽法師云不因柳絮隨風舞怎得桃花逐水流問大徹悟的人爲何命根不斷師云當初秪爲茅長短燒了元來地不平問有不悟的人還出生死也無師云大唐天子不肚饑　僧問古云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要問個住處不知向甚麽處開口師云上來供通是實曰不落不昧向甚麽處商

量師呵呵大笑問北雁歸南地還有西來意否師云一回飲水一回咽　僧問世尊云如來清淨慧皆因禪定生六祖云我這裏不論禪定解脫貴乎見性成佛佛祖一個鼻孔因甚各有不同師云一點水墨兩處成龍問知之一字衆妙之門因甚又道衆禍之門師云鏡中無痕相河底却有沙問有一人禪也不參道也不學佛亦不做未審此人還撥因果也無師云三十棒貶向鐵圍山問極目能窮秋毫因甚不見眉毛師云這裏不是問人人有個主人公爲甚只是不見師便打云見麼問無一法當情爲甚被物所轉師

云秖爲無一法當情問楞嚴云圓明了知不因心念夫心有念有心無念無且了知既不因心念願聞其旨師云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　僧問一念不起淨眼圓成一切事法宛爾無殊此之境界與悟人境界是同是別師云秋深水含碧問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如何是眞佛眞道師云海棠滿院香問水中鹽味作麼生分析師云花香滿粉墻問一句話頭絕斷一切事法如兵討賊賊盡兵休而因甚不悟師云鐵馬吼虛空問話頭提撥得力綿密處忽身心世界盡情忘却時主人公復在何所師云泥牛撞倒須彌山

雪航法師問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卽今山河大地是有是無師云鏡裏莫攀花問念念釋迦出世步步彌勒下生爲甚麼又說擬心卽錯動念卽乖師云長安甚鬧我國晏然問纔生一念卽傷他永嘉又云若實無生無不生師云貧恨一身多富嫌千口少問菩薩護生猶戒草木爲甚麼南泉斬却猫兒師云當陽拈出無縫鏵問古人道若論此事直須如鏡常明爲甚又說打破鏡來與汝相見師云柳巷花街無住足問自心起信還信自心且道信後如何操履師云石牛翫月問達境唯心已分別卽不生畢竟如何達

境唯心師云潘塘花柳醉遊人問如何是今日事師云花紅柳綠問如何是無見頂露雲攢急師云夜半正明如何是劫外靈枝不帶春師云天曉不露如何是那邊不坐空王殿師云莫守寒巖異草青如何是爭肯耘田向日輪師云不向紅紫鬪芬芳　僧問參到急親急切處一念不生時回頭返照尚有一念不生在此後當如何用心師云此處正是生死根本須要努力打徹始得問參到內不見心外不見境止有虛明一片凝然不動者如銀山鐵壁去此後當如何用心師云境空而心不忘正要跳過銀山鑽穿鐵壁

方可到家問叅到急親急切處不自執迷不取解脫不斷生死不求菩提當此際也雖有妄想亦不留碍此後畢竟如何用心師云此處正是鐵山下鬼窟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却白雲宗不妙必須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始得問叅到根境無依猶如空中樓閣七倒八顛相似畢竟于用心處云何倒斷方能續佛慧命廣導群迷以報我和尚之恩耶師曰必須將此七顛八倒卄撒乾乾淨淨向那邊更那邊打一個翻身回來却向今世門頭應用無碍雖然如是更須知有向上一竅在若要知此向上一竅老僧與你通個消息

三秋籬菊陳金色映水芙蓉朶朶鮮　僧問如何描得先師像師畫圓相示之僧無語師良久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先師像也不識僧禮拜　僧指先師像云這個醜陋形阿誰肯供養師云專爲流通問最初威音王末後樓至佛叅見何人師云鬍張三黑李四問如何是寬濶句師云包天裹地問多年舊病不痊乞賜一方師云慈心湯送死猫頭問家遭賊刦賊又不知賊又不認得乞賜神力相扶掃除安靜師云王莽元是漢朝臣　黎明郭居士送書至師開見一張白紙師云已喫吾三十棒了也遂將此語寄回　師

一日上堂有僧問云修證則不無染污即不得一物無依的人作麼生修證師云秋樹梧桐老僧擬議師便打三日後僧進方丈師云敗兵來了僧云今會也師云秋樹梧桐老汝作麼生會僧云當體赤條條師云未在僧即云秋樹梧桐老當體赤條條隨緣問應用何處不逍遥師打一竹篦僧禮拜　僧從木渡來求住請開示師打一棒云會麼云不會師云汝向這裏看去年深日久自然有個入頭甕中不曾走却鱉復示之以偈云一棒當陽勢自彰要伊直下肯承當電光石火如能薦頓息跉跰返故鄉　座主爹和叅

禮人事次問云門庭施設即不問如何是乾清宮中事師云木人舞袖修作禮師又詰曰宮中事且置門庭邊事如何僧擬議師便打

入就瑞白禪師語錄卷之六終

入就瑞白禪師語錄卷之七

明住天台護國寺嗣法門人寂蘊編

問答機緣

師住護國衆請結制上堂不允惟任入室請益一日內外堅請上堂師遂呵罵拄杖打出有僧曰請和尚說法却被打出又一僧曰這老漢全身爲人　僧問如何是宗乘師曰破草鞋　僧問如何是禪師云松枝垂曲曲　居士問生死不明乞爲開示師曰爾旣不明何因到此士曰仰和尚大名師曰承誰恩力能知瞻仰士沉吟師震威一喝士遂有省　居士問天

台山高未爲高和尚德重是爲重請垂悲愍爲示至道師曰道在爾邊求之却遠士曰弟子迷昧敢乞指明師拈起竹篦曰會麼復擊案曰吽吽士連拜曰卽此是也師打一竹篦曰更道士復作禮而退師曰會則迷迷則通士沉吟師曰依此看去　僧問昔韶國師紹法眼正脉未識國師正脉還有相繼也無師曰歷歷曾無昧佛祖總相傳進曰恁麼則五宗原一脉堪笑復分門師曰闍黎知一脉也未僧沉吟師曰若是到家人何須話長短　僧問趙州有趙州無還是有無否師曰天清地濁進云許人學說道理否師曰

不許僧曰爲甚不許師曰佛祖無法說僧無對師打一篦曰叅　僧問如何是室中事師曰非汝能知僧曰請和尚指示師曰且去明日來僧禮拜師打一篦曰這裏無內外卓卓要分明　僧問護國十景如何是紫霞峯師曰仰之彌高如何是玉印峯師曰鑽之彌堅如何是永護峯師曰瞻之在前如何是三台峯師曰忽焉在後如何是蓮花池師打一篦曰會麼僧曰景致衆師指宗乘事若何師曰主山高聳案山低僧作禮師曰還有問麼僧無對師喝復曰歸堂去如安麗然論古彼此不服師聞喚入室中曰你各舉

來二僧將開口師曰每各好與三十棒皆作禮而出時有僧曰是賞是罰師打一竹篦曰歸堂去　素樸闍黎問天台聞久今日親來不涉途程一句請師明示師曰露柱懷胎賴燈籠進云與麼則宗風徧大地個個獲清涼師云在汝分中如何受用僧拜云頭頭自偶諧師微笑　僧問昨日燈籠發笑今朝大地增光秖如光景俱忘又作麼生師曰石女蹁躚無朕跡木童撫掌孰能窺僧拜曰謝師荅話師曰得兎貴忘蹄　四月八日戒期畢圍頭問如何是戒師曰莫動着如何是定師曰洪波本自如如何是慧師曰光明

會徧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霞峯卓爾出群峯僧拜師打曰少此棒不得　師畨問曰賓主唯將全是妄君臣合處正爲邪作麽生得不妄不邪去衆下語不契時嘯雲上座即趨室中曰開和尚畨問今來奉答泥牛吼破沉潭月木馬嘶空峻嶺雲師微笑曰規到始得雲曰這是甚麽處還看得倒規陳師休去次日結夏制命爲第二座時有數僧乞爲說破雲曰請問和尚去僧問師師曰問取西堂去僧回復問雲曰問和尚否僧曰和尚叫來問師雲曰昨夜石虎生雙子今日依然不見蹤僧不會作禮而去雲曰蒼天蒼天師聞曰疑殺世間人

僧入室禮拜呈夢曰昨夜得一夢夢師付拄杖一根即陞座說法今特呈師師曰你若除却虛浮心肯真實做工夫日後自有悟在何必打妄想作夢又來說付法恐有人笑你在僧面赤而出師大罵之

有僧呈紙一張跪地求法語內要師讚美師大書一篇末後乃曰能依病朽語不枉爲個僧不然終是驢前馬後輩○會麽風吹陣陣桂花香紅輪映入鷄冠赤

師游桃源洞因作詩一律侍者舒兗問如何是杖頭春色師曰照天照地進云如何是鉢底清風師曰八面四方進云人人有分爲甚麽

和尚獨自受用師曰奈他脚跟不點地進云恁麽則個個受用去也師曰且到桃源洞口看僧禮拜曰不外此山中師微笑

僧從天童來呈頌一本行脚機緣一本乞師印政師曰若求印政則非正也僧不服無語師斥之曰野狐精處處食人涎唾濟得甚麽事僧知非乞開示求住師令焚之復開示僧半月不聽後有省

師住崆峒座主率衆參問云如何是無聲聞師云鴉鳴鵲噪如何是離色見師云青黃赤白如何是和尚眼師便喝如何是學人心師云鑑炤進云和尚莫分別師哂云汝又向分別處作活計

僧問如何是子仙禪院事師云人人鼻孔撩天進云秖如崆峒八景又作麽生師云怪石奇峯秀進云崆峒八景與子仙禪院事是同是別師云青流落貢溪

石鼓叅問云學人偏位中來請師正位中接師云不接鼓禮拜云謝和尚慈悲師云話未圓在鼓人事畢侍者禮拜問云石鼓問話未圓請和尚圓却前話師云你問來者云爲甚麽不接師曰恐汝向正位中作活計

本珠問雪覆千山何處覓歸家之路師云看脚下問明月蘆花如何辨別師云瞠開眼問佛祖近傍不得的人作麽生親覲師一喝珠禮拜

好木問學

入妄冐塵勞斷不是不斷不是畢竟如何是師云莫
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干問鬼窟風也家賊
難防還許剿麼師云正好聽用問智識俱泯聖凡不
立的人爲甚麼還有嗔喜師云焫人頭戴五花冠問
千刀萬刃不能入的是甚麼物師云水底燈花問有
無俱非如何是非非有師云一呼三尺浪一吸九州
乾　界滋問歷代規模從何而起師云看取令行時
問如何是山中禪師云頑石蒼苔古如何是市中禪
師云驢斲馬斗如何是村中禪師云犂耙日日新問
盡大地髑髏如何活去師云花開碧嶂紅如錦問拈
刀弄斧如何不犯鋒鋩師云雨打梨花蛺蝶飛問截
斷命根如何下手師云頭落也不知問出脫這個將
甚麼提携師云蒲蘆浪裏顯問鳥道玄路如何得縱
橫無礙師云橫衝直撞問如何是君師云紫石磊磊
尊如何是臣師云雒峯草色青如何是君視臣師云
青鏡炤花林如何是臣奉君師云黃葉舞秋林如何
是君臣道合師云古殿無朝客永絶天子音問古云
投子山打尨鼓楊平山撒白雨秖如尨鼓子作麼聲
師云琴鼕進云白雨下取龍女織得絹二丈五一半
屬羅江一半屬玄武這疋絹又作麼生分張師云你

一半我一半問古人鬪破竈墮因緣忽然大悟如何
是他悟處師云白日見青天問前問一併芟却請師
潑口道一句師畫○　僧問世尊拈花達磨面壁崆
峒爲甚麼水上來師云一機獨露問江西馬祖稱選
佛場秖如不落凡聖的人又作麼生選師云高中一
名問活潑潑轉轆轆地未審節目在甚麼處師便咄
問同光帝問興化朕收得中原一寶秖是無人酧價
化云借陛下寶看帝以手引幞頭脚此意如何師云
白鷺下田千點雪問雲門一寶如何秘在形山師云
黃鸝上樹一枝花問如何是大唐國裏無禪師師云
古路不逢人問如何是廓然無聖師云故國絶疎親
僧問悟後的人未審以何爲食師云一株菜三莖虀
問達磨大師隻履西歸得何方便師云兎角拄杖鬧
長安問前百丈爲甚麼墮野狐身五百刧師云陰花難
盛露後百丈爲甚麼出得野狐身師云朝陽日色舒
問文殊爲何出不得女子定師云雄峯覿面存罔明
爲何又出得女子定師云松翠鎖雲煙問高峯桃子
未落地時是如何師云寶持瑠璃瓶安能快撒手桃
子落地後時是如何師云家中無一物出門利萬金
問如何是鴦崛救產難因緣師云一片祥雲起幾處

安疑猜問如何是崑崙騎象鷺鷀牽師云石筍開花色正鮮問大千刧壞時如何得不隨他壞師云牛皮靴鼓響琴琴　曹自悅居士問一念未起時如何師云石人戴鐵帽復頌曰石人戴鐵帽不落古今調眞機覿面提當下沒可保問萬念紛擾時如何師云縱横自在頌曰縱横自在成團作塊塢裏桃花岸邊柳絮問忽然忘念時如何師云夜半日頭落頌曰夜半日頭落當念亡穿鑿識得渠儂時驢子三隻脚　師上百丈泰和縣妙合請齋於苾蒭園楊塞雲居士問云大師親覲湛老和尚幾多年師云前三三後三三

又康田甫居士禮拜有楊行甫居士云此公乃宗門中人也師提念珠云這個是宗耶教耶律耶淨土耶康云總不與麼師云居士畢竟又作麼生康無語師云好與三十棒　宗侯朱玄阿居士問江西緑起無風之波振一旅之師防不須打殺如何得天下太平師云木女彈琴問孔子厄於陳蔡從者不亞崆峒千古文章於斯爲盛今日大師遭圍是同是別師云石女觀陽燄問白法道場今已復某甲晝夜黒漫漫敢問衆緣作麼生得淨師云木馬遊春　僧叅云會曹洞宗旨師乃舉僧問洞山蛇咬蝦蟆救即是不救即

是山云救即雙目不覩不救即形影不彰如何是救即雙目不覩僧云猶帶識在師云如何是不救即形影不彰僧云猶帶情在師云恁麼則未知洞山宗旨在　師復舉此以驗大衆各下語呈頌俱不契師意維那克歸請師代語師云你問來歸禮拜問云如何是救即雙目不覩師云芳花無艷色如何是不救即形影不彰師云鐵壁也須放光明復請師頌師乃頌曰芳花不艷澄眞跡鐵壁放光露古顏正去偏來全理用沒弦琴上有音鮮　僧復呈八問師一一荅意更請師頌師頌八首以示之僧問如何是一色師云

雲封古岫復頌云雲封古岫本無差心境何勞驗作家兩岸蘆花飛白雪禪人依舊眼睛沙問如何是不得色師云根境不到復頌云鐵壁銀山若個攀大千沙界絶遮攔石牛高臥忘水草獨坐巍巍牆正殘問如何是借師云清風明月復頌云脫體無依絶往還也須垂手過前山桃紅柳緑花狼藉滿面東風鬧咲頭問如何是借借師云明月炤見夜行人復頌云一顆摩尼全體露赤白青黄影現中方圓長短渾無礙癡兒切忌墮偏中問如何是不借借師云石牛吐霧三冬暖復頌云夜深獨自寂無依鬧門閙步月明時

藤蘿倒挂懸崖下又聽猿猴喚子歸問如何是全超不借借師云石女踏翻水底燈夜頌云寒氷冷凍正威嚴玉闕寂寂有誰前琉璃殿上君臣泯杳杳未央不露顏問如何是始師云肇復頌云有將覿面不相逢有時相逢不覿面暫爾一念露眞規石火光中須急薦問如何是末師云黑頌云末後一句太無端木人歸去夜深闌蘇衣脫却形蹤泯衲子徒勞着眼看蕃光問久別尊慈特來省候如何得不辜負去師云只要你設齋光舉坐具云請和尚慈納師一掌光禮拜云謝和尚不恪慈悲去也師呵呵大笑

垂問

師住龍華護法唐司馬存憶居士誕辰又因薦舉招尤師命衆諷蓮經延生解釋經畢師垂問云退位朝君郎不問冠帶還鄉事如何衆下語畢請師代語師云歸隱林泉榮祖業那曾長安車馬喧　師住崆峒因侍者玄輔禮佛師問云禮拜爲求智慧爲甚愚癡喫飯爲要腹飽爲甚肚飢者無對請師代語師云執藥應成病貪食過轉賒又云一帶煙嵐封寶蓋數點殘星霄漢中　崆峒除日供雲門大師眞師問衆云從古已來皆稱頂像老僧今日將雲門先師寫作像頂汝等諸人商量看還是頂像耶還是像頂耶說得端正明日秉拂衆下語畢師云總沒交涉克歸問云師意如何師驀頭一棒便歸草龕克歸復問畢竟是像頂是頂像師云雲封寶蓋霧鎖崆峒克作禮而退　元旦齋畢師問盡虛空所有世界盡世界所有人物背過年拜節還有不過年的人麼衆下語不契僧請代語師云寶鏡不隨春色轉澄潭豈逐月輪飛　衆入室問安師問昔日十大高僧爲鄧氏夫人禮懺鄧氏得脫蛇身今汝等二十人禮懺爲老僧保病懺完爲甚老僧病不愈侍者云豪門偏覺貴天子不知聾

師云也只道得一半者問訊云謝和尚證明　師于戒珠垂問云黃昏雞報曉爲復不知時節爲復別有長處　又問云有一人大唐國裏不許安身蠻夷邦中無容住足且道過在甚麼處　師百丈垂問三則云佛殿當門簷椽因何墮落一花問野狐既脫去皮袋因甚虛名千古不昧問冬天日色爲何寒冷

荅幻輪法師十疑問并書○附來書

伏惟宗門久曠湖地更疎數百年不聞提唱之聲幾千里少見舉揚之事茲者禪師出世弁嶽流光整持已墜之綱振起永淪之界人天拭目以觀瞻

龍象傾心而咨請大闡向剛禪篇殊多疑閡未逢具眼作家曾無剖決幸遇出群宗匠有稽指歸望金錍之抉翳晳日輝華願寶鏡之鑑微愚衷朗豁畧申十則顯俟報音激切具陳伏希慈悉

世尊降跡惟指一心無人擔當三乘別演開性相於空有談經論於五時方便調機皆爲一致拈花破笑乃心體之傳來不立語言質覺知之格外迷之者禪自禪而教自教悟之者禪卽教而教卽禪惟在人明道元無二今承數問連曠機微畧陳鄙懷寧副尊意伏惟明鑒草復不宣

今於十問每一問下各有二答先以宗眼提持然後依理破疑

問世尊始降分手指陳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此宗門第一則公案也疑曰宗門之唱必爲接機當此之時所集者不過宮娥綵女走使黃門而已誰能領悟玄旨而世尊急忙擧揚此道也且功不浪施法無虛設若唱此玄宗無一人領畧者不徒然其間設乎此事在敎用顯三界獨尊則便在禪而爲第一極則恐未必盡與否

答明月舒光　又破疑云雖知根鈍且稱本懷也要露個消息世尊一日曾非男女黃門之別也

問普眼欲見普賢三度入定不可得見佛教普眼但於靜三昧中起一念便可得見普眼依之果然得見普賢疑曰禪宗之道要在一念不生純淸絕點太虛相似尚難湊合此何入定不見而反起念得見耶豈靜定之功不如動念之有力耶今欲求見法身還以靜定而得見耶還以動念而得見耶

答秋風吹黃葉　破疑法身無相不可以動念見也無動念處是眞見法身普賢卽自心之行也行以動念觀之故見耳

問世尊說大集經勅一切衆生各發弘誓唯一魔王曰我待衆生悉盡成佛無有衆生名字我乃發菩提心疑曰此魔王者住何境界而作如是倔強之說也然此是能發菩提心者耶是果不能發菩提心者耶

答月落潭無影　破疑眞法界中無有發不發耳祇是一個魔王何境界之有哉

問調達謗佛等罪生身入地獄等又經言調達累世與佛爲讐至於法華則言調達是過去授法之師轉授調達當佛之記疑曰調達於此果入地獄

耶不果入地獄耶入地獄則違法華師佛記佛之文不入地獄則背謗佛讐佛之說畢竟是何意耶
答風吹柳絮毛毬走　破疑實際理地不受一塵秪是一個調達無有墮地獄成佛之事今世門頭不捨一法則先酬其報而後成其佛有何不可
問世尊靈山會上拈花示衆衆皆默然惟迦葉微笑故得付法疑曰此是百萬人天衆非不廣也教化已久根非不熟也迦葉之在法華猶爲中根其餘上根利智非無傑出之人也此道人人有分何止一人獨得而餘皆絕望也經云但有聞者皆得作佛豈教之接機普而禪之接機隘也
答仲冬嚴寒　破疑雖衆廣根熟所悟不同一人領解者意在付囑此道非廣隘之謂也
問世尊臨入涅槃文殊請再轉法輪佛言我四十九年未曾說一字疑曰佛法流入此土者尚五千餘卷而天竺及天宮海藏不知其若干數量矣經云去來坐立常演斯經文云熾然說無間歇而世尊何緣作如是說耶佛無妄語畢竟是曾說耶未曾說耶
答門外歌聲滑　破疑五千餘卷龍宮海藏者乃黃

卷赤軸也常演此經無間歇者乃自心之旨也豈關名句文身事乎
問從上禪宗一向闢教然初祖西來即以楞伽付二祖爲印心之本五祖以金剛而設化六祖聞無住生心之旨而開悟後之錄華嚴法華楞嚴圓覺等發明此道者不一則教無負於禪也而禪何妨於教而用闢之茲復還並行而不悖與否
答石女梳粧　破疑曾無祖師闢教之說或有闢者皆是呵叱其病也非叱其教也如永明天如游潭諸大老皆宗教並行之
問古闢禪律相非蓋禪則直捷簡徑律則瑣細勞煩故兩不相入也然禪是佛之所傳律是佛之所制其源同出於佛也僧者均是佛徒同尊佛道何故相非還當各循一法而行也還宜兼修而兩無害耶
答芳花無艷色　破疑通人達士必無此說執相迷心故爾相非禪是心之體也律是心中相用也有用無體全是虛詐有體無用必喪孤危若缺一者乃凡夫見耳
問中峯禪師云禪者淨土之禪淨土乃禪之淨土

也有言衆一歸何處與衆念佛是誰皆可以起疑情發悟門者也如永明天如楚石空谷諸師皆以禪淨兼修令可即念佛以參禪不離當處求生安養與否

荅九品無冬夏　又曰禪土皆自心耳如中峯所言問大聞愚昧一法無知會覽華嚴一眞法界廓爾虛通次探法華實相玄宗凝然常寂究楞嚴妙如來藏會萬有以忘緣研圓覺平等性智合群靈以朗鑒涅槃之法身常住三際文虛而絶待般若之炤體獨存纖塵片境以無根法有多門理無二致依教之見解如斯於禪如何得契合也

荅陽焰翻波　又云且喜公會如來禪矣若要會祖師禪須向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云北斗裡藏身從這一語下會得即契合一道也末後觀禪歌甚妙大有宗趣公當禪教並行之也

入就瑞白禪師語錄卷之七終

入就瑞白禪師語錄卷之八

明住天台護國寺嗣法門人寂蘊編

頌古

世尊陞座

當場一機覿面示伊不假聲色寧屬有爲文殊白槌畫鼓聲催昨宵一陣春風起山花處處笑微微

拈花

拈花示處無多子秪要當機見得親賴有頭陀解微笑直至而今花更新

未離兜率已降皇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

睒日炤大千明鏡合萬象萬象一光收本無來去相石女唱囉嗹蟭螟呑大象

乾闥婆王獻樂迦葉作舞因緣

錦上添花色更鮮婆王自昧作胥言長空雲散青天皎五湖波底月團圓

世尊勅天上人間魔王護法因緣

分明語處露堂堂誰云眞佛與魔王不識梅梢春色意空有聲香度粉牆

圓覺經居一切時不起妄念四句

天明鷄報曉日落鳥歸巢雨打堦前濕風和花更嬌

楞嚴經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

掃去千崖雪指出老猴精一雙皂子眼徹底放光明噫半夜皂裳休着美天曉牙床不騙強

經首火字

不是以不成八人人對面如盲瞎開口叫時喚不出仔細思量却惱殺休惱殺四七元來二十八

女子出定

本無來去何有出入出入元非真來去總成跡文殊與罔明徒廢巳之力燒却枯椿飛盡灰樵人何處下

刀劈出

師室中常以女子出定因緣詰問禪人往往皆作道理會昧却宗旨故示之以頌

女子文殊罔明拈來勘驗禪人逐境皆因昧巳歸根格外翻身曙色朦朧兮金烏似箭更闌深闇兮玉兎如銀

鴦崛摩羅救產難因緣

寒泉古澗兮絕波瀾三個鯉魚兮弄影潭山僧看破兮無踪跡萬古清風兮播宇寰

先初禪人每入室大師以產難因緣詰之惟以道理相酧不能轉身吐氣旋轉向上關師遂以頌示之

石火光中立問端秪要神龍起波瀾神龍不解翻身轉依然死水黑漫漫須領畧沒交關莫向言中覓指南春回大地兮山花爛熳穠色澄清兮石骨氷寒

金棺示雙趺

四十九年無一字槨示雙趺重舉似大千沙界任流通西風吹起黄花果

達磨大師對武帝因緣

一句全酧截斷咽喉臨鋒寶劍孰敢陳頭朔風彌布兮寒威凛冽六花飄蕩兮氷骨齊周爭奈皂圖刦石固任從風雨御揩流

碧眼胡僧早破家梁王殿上撒泥沙龍床穩坐憨憨睡脚踏蘆根意氣騃斷臂安心傳底事而今滿眼數如麻

武帝請傳大士講經

大師揮尺涉穈纖那堪更向艸中盤楚王不識連城璧徒使荊人獻聖顏

寶公刀尺

主持個事聽從爲刀尺杖頭祖意毒利物應機隨處用家私狠藉有誰知

青原不落堦級

撒手捨笭箵特人那得知菊花三月茂臘月梛花飛

石頭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

石壁非泥石甕非攜打破菱花無像可施弃莫大鵬無伴侶陰逃六合達天池

馬祖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揚眉瞬目者不是

石賁如藏石鴿如翔無可不可南鄉北鄉春蘭秋菊人皆笑花下相逢笑一場

僧問馬祖離四句絕百非話

崑崙之玉荊山之璧價重連城時流莫識藏頭海頭銀山鐵壁要津把斷無人渡一片銀花黑似漆

馬祖日面佛月面佛

日面佛月面佛西湖南岸三天竺南高峰對北高峰六條橋鎖垂楊綠

曹山死猫頭

古巖高掛任風吹雨淋日曝無乾濕若還觸着些兒氣大地衆生腦破裂

曹山辭洞山山云向甚麼處去曹云不變異處去洞云不變異處豈有去耶曹云去亦不變異

碧潭穠夜蟾華映鏡像分明豈動搖識盡髑髏誰賞鑑木人高步出青霄

南泉斬猫

提起劍斬却猫一段春光人不曉南泉畢似作家兒趙州老人頭戴草頭戴草凛凛威風振華表

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

王宮深寂禁外莫能知一聲哮吼處花菓惹遊絲

百丈再參馬祖因緣

互換之風畫足蛇振威一喝意便賒全提正令全機丧那許時人弄爪牙

僧問百丈如何是奇特事丈云獨坐大雄峰

獨坐大雄峰親言指示儂長空孤月皎幾處色溶溶

馬祖送醬百丈因緣

馬祖頻陳雄峰全舉一喝一酧師資相許芳草萋萋春光爛熳黃菊離離白帝起舞

百丈得大機

一喝大鵬擘水開百千龍子盡藏埋玄關三句輕掣斷皮髓何曾得到來

黃檗得大用

一掌擘開華嶽秀源頭流出活水來門風蕩蕩乾坤

振普令兒孫紹祖懷

　黃檗在百丈開田築地因緣

師資唱和意非輕打地酧他問地因空裏一聲轟霹靂電光影裏又翻身

　德山托鉢

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巖頭老漢善挈宗綱密啟意別宮商風送清香到洛陽

　法眼指簾

指簾當處驗渴鹿逐陽熖若能解返擲免被清涼騙汝爲我開田我爲汝說大義因緣

大義從來不較多舒開兩手演摩訶片雲歸嶺青山露水面風生六月波

　栢樹子

栢樹子會也麽一輪明月照娑婆時人不肯擡頭覷水中撈摸受奔波絕奔波折角泥牛出愛河

　南泉山下有一菴主不禮南泉

宮烏棲去玉樓深微月生簷夜夜心香輦不回花自發春來空帶碎寒金

　趙州今夜答話

今夜共答話招商店裏將旗挂引得商人進門來奪

刧財寶遭打罵老趙州老趙州一段寃愆萬古愁

　臺山婆子

一指路二勘破梅花鏡裏清香墮時人徒自眼糢糊却向光中尋墮過今日雲門爲舉揚雪山六載瞿曇

　麻三斤

洞山麻三斤無星秤上稱識取鈎頭意莫認定盤星

　乾屎橛

乾屎橛對面說擬思量千里隔一個漆桶向空拋兩個烏龜笑不歇

　雲門六不收

六不收四時有萬仞峰頭看撒手等閒眨眼過千山瞎驢落在吳塘後花正開柳正舞石女畫眉懶梳洗

　雲門須彌

須彌山兮覿面提從來不屬有無知牢關打破念情淨赤日蕭蕭任所爲

　雲門扇子䟦跳

扇子䟦跳拄杖解笑拂子高飛禪板斷鬧雲門老漢總不知三世諸佛曾未到

　雲門一字關

普響新露確電光難湊泊遇着 王公子一串都穿却

錯天下衲子徒捫摸

雲門餅

橘赤橙黃桃紅柳綠現前三昧侍人不復供養雲門老古錐問着只將胡餅塞嘴明眼衲僧莫輕忽

南山起雲北山下雨

南山起雲北山雨無陰陽地花飛舞折脚波斯摘一枝清香飄入隣家去

仰山指雪獅子話

雪獅子指示人不解翻身平地沉賴有雲門傍着眼轉躬推倒楚王城和風起煦日臨超然一色化乾坤

柳垂煙岸添新色上苑花開布錦屏

板齒生毛語

問曾祖意有西來板齒生毛者話陪雪覆千山人影絕夜深撥棹古灣回

投子答趙州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不許夜行投明到玉石鎔成生鐵鈋木童拿去煎糍糕石女看來呵呵笑

趙州茶

遙想當年趙州老逢人秖獻一甌茶如能當下親承得明月清風意自賒

丹霞燒木佛

丹霞燒木佛火燄為三世諸佛說法院主眉鬚墮落穿却祖師鼻孔天下禪和穿鑿料掉沒交涉且看老瑞如何頌出

木佛燒來顯大機眉鬚墮落又相為要知個裏端的意秋林黃葉逐風飛

百丈野狐

不落不昧露堂堂五百生狐絕覆藏杖頭挑出明舉似方知異類放毫光

黃龍三關

我手何似佛手南北鳥飛兎走我脚何似驢蹄石女踢翻須彌人人盡有生緣五虎曾下西川噫一枝梅破臘幾處草芽鮮

大蘿蔔頭

趙州拈出大蘿蔔塞斷天下衲僧口千古萬古硬糾糾黃頭碧眼難下手忽下手銅兒倒騎鐵馬走

日日是好日

日日是好日元旦即初一春至百花開秋來樹頭赤

婆子三十年供養個死漢

枯木寒崖髑髏遍地湛水澄潭驪龍藏聚浪裏翻身

世間有幾一條白練鎖虛空明暗雙雙何忌諱

風穴一塵

明暗絲來顯妙傳掃除明暗若爲覩日頭夜半昇峯頂瑞草無根色更鮮

僧問大隨一字壞

大隨一字壞匝地清風撲面盎常流衲子眼未開千里迢迢還路債投子忒煞老婆心猶自裝香遙禮拜遙禮拜露古熊一陣微雨灑東林滿地落花眞可愛

僧問大隨如何是室中燈隨云三人證龜成鼈

句中無味若爲參禪者徒勞話嵗寒焰焰祖燈明歷歷朔風吹處嶺雲寒

草鞋覆龜

一個烏龜覩面提何須更問祖師機草鞋盍覆重拈出雨滴簷頭地有泥

玄沙朧滴滴

朧滴滴君難識紅如硃黑似漆玄沙惡氣遍天下至今聞者頭腦裂

玄沙天龍見虎話

是虎是汝兩俱錯雪竇更添一落索石人半夜鼾正濃此時誰能下註脚不註脚桃花綻去春風惡

僧問巴陵如何是吹毛劍陵云珊瑚枝枝撐着月

吹毛覩面提珊瑚當處絕婚花不帶春秪要應時節別別秤鎚陀上三斤鐵

巴陵祖意教意

鷄上樹鴨下水好個鐵蒺藜虧了巴陵使來年七月中秋風又復起

高峰無夢無想主人公

打碎琉璃碗卸却珍御服桃子開口笑雙髻罵天目

欽山一鏃破三關

一鏃破三關鯆時夜未闌與君放出關中主爍人頭戴鐵帽舞碧眼胡僧尚不知釋迦彌勒目雙瞽

白水聲色

借來聊爾了門頭豈把苡繩繫死牛玉鼠銀盆雖類色到頭不許一般收

五祖演云如牛過窓櫺頭角四蹄都過了秖有尾巴過不得

功齊功化何曾了巳到家鄉未徹頭直須翻轉乾坤也楊子江心水倒流

圓悟問大慧云踞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如何是第一句慧云此是第二句

抹殺人滅却法第一句中阿喇喇獅子翻身入母群
兔墮寒巖青草下
僧問審捂禪師如何是佛法大意捂曰貧兒抱子
渡恩愛競隨波
薰風渡汨羅綠水湧清波徧界雲影動渉躐盡徧頗
僧問雲居簡孤峯獨宿時如何簡曰九間僧堂不
宿誰教你獨宿孤峯
夜深石女卧眠牀天曉木人怳喚起池上鴛鴦獨自
鳴一聲飛入紅蓼裏
香巖上樹

樹上樹下晁威雄鐵額銅頭怎觸鋒雲散長空孤月
淨天柱却在萬雲中
踈山造塔
一文錢折角泥牛海底眠二文錢石女梳粧出庭前
三文錢椰綠桃紅三月天九斤龜毛長三丈鵬月蓮
花色更鮮尋聲逐色兮徒勞側耳返本還源兮鼻孔
遼天
猫兒偏愛捉老鼠
朝悠悠暮悠悠金風匝地冷愀愀天皇皇地皇皇三
春柳絮白如霜化母造成無功錦那許傍人話短長

踈山問溈山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句歸
何處溈山呵呵大笑歸方丈
東京掃蕩西京滅一統山河歸至尊笑罷不知何處
去霜天月夜子規鳴
婆子請趙州轉藏
一匝旋來大地收任他諸佛莫能酧縱饒婆子解機
變也是人前強出頭
仰山插鍬
父子相逢事便奇插下鍬時已露機南山刈茅人大
有宗風從此振華夷

熊秀才乘藍輿至西山偶見一僧貌古神清厖眉
雪頂衆衣坐於磐石才下輿問曰莫是亮座主麼
老僧以手向東一指才隨手東視回觀老僧不見
一指當陽舉似人韓獹逐塊枉勞神若向東方空看
指回頭昧却本來眞
秀才嘆曰夙緣不厚雖遇而不遇也
雖遇而不遇纔中不走驚再上藍輿時虛空吞皎月
香嚴獨脚頌兼着語
子啐母啄（動也 動也）子覺母殼（轉位就功卽不無 怎奈抛家散走）子母
俱亡（一那叫令時 一齊歸）應緣不錯（物物全彰 頭頭合轍）同道唱和（月 卯）

寒潭方名獨脚（惟我獨尊）

子母從來不二途子繞觸處母同遊孩兒若得身榮貴脫郤老娘舊住樓子母如能俱亡也九月楊花徧地周椰林黃鵲穿梭舞那有青紅染指頭

染深水牯牛（有僧從金粟來說金粟有染深水牯牛話請師答語更請頌之）

天明放去離欄圈裂性猖狂舞似風煩惱海中雙足涉無明林裏一身冲東西兩岸貪苗稼四棄三途露影踪忽地摸來驀鼻看依然還是這牛兒

事事無礙

事事無礙非中非外打破虛空銷鎔法界石女騰空

鐵船裝載火裏蟭螟現神作怪

頌雲棲大師公案一則

黃侍郎問師云夜來老鼠唧唧說盡一部華嚴經大師云猫兒突出時如何黃無對大師代云走郤法師留下講案

華嚴歷歷談非古聞者應須着眼叅突出烏花白猫子管教一吼髑髏乾雲棲老幾多般法師走郤兮雲封古岫留下講案兮霧鎖寒潭

頌雲門顯聖先和尚公案十三則

神珠問某甲不恁麼問時如何師曰戲論珠云恁麼問時如何師曰戲論珠云恁麼不恁麼總不問時如何師曰戲論珠云還有向上事也無師曰有珠云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戲論

本入龍宮探驪珠覿面拈來一物無不是龍王多把住恐教大地別親疎

僧問祖師禪如來禪是同是別師曰古越是杭州曰恁麼則同也師曰長江分彼此

古越是杭州長江分彼此若如絃外音揚聲囉囉哩

僧問如何是圓相師曰大燒餅

燒餅托出任君飡底意緣來非等閑不是仰山親嫡

子何能特地示毫端須領略莫顢頇春風蕩漾兮花開碧岫秋色臨空兮霧起寒巖

師同陶石簣無念師向火石簣曰無念師在此向師得力句乞爲舉似師曰向火背猶寒

六月日頭炎似火三冬朔氣冷如冰一句當陽無縫罅不落言思始可親

僧問如何是暗機師曰凌霄峯

凌霄峯莫㩳朧摩尼寶珠映現無窮識取珠體莫認青紅金風黃葉秋林落幾家砧杵月明中

僧問如何是義海師曰半山亭

胸中無得失舌底是非空一輪明月皓幾處色朦朧
僧問如何是生死中不生死的道理師曰舌頭短
三寸
三寸舌頭短衲僧巴鼻長秋風吹桂蕚徧界盡馨香
僧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乞師指個路頭師
曰那個是御愛峰
水流東徑朝西徑雲起南峰過北峰舉似分明無別
旨涅槃頭路尋叢叢
和尚一日喫茶次拈菓子云法身徧滿一切處若
道這個菓子具法身恁麼則喫却法身若道不具

則法身有不徧之處汝等諸人揀點看看
是法身非法身兩重枷鎖難爲情透網金鱗擺尾去
豈向鈎頭把餌吞徑山老休顛人泥童翫月消情緒
木馬斷風俊不禁
和尚一日舉雲棲大師云我聞雲棲和尚滅度後
有人於庫房中見若他道生西方爲甚麼又在庫
房中既在庫房中有違西方願力汝等諸人試定
當看
脫體無依絶去來徑山和尚強安排沒絃琴韻入難
委獨坐朝陽空抱腮

僧問和尚曰乞和尚指示心要出離生死眞實的
意和尚曰我從來無一字與人
鐵甲將軍塞外威痴心只要討皇基鉏鉇擊碎黃金
骨脫却龍袍卸甲歸
僧問和尚曰和尚在此作甚麼師云殺人僧云只
恐和尚不會殺師便掌
眼蓋乾坤意氣高吹毛倒握驗英豪可憐不解知機
變徒把殘軀一旦拋
僧問四大分散後向何處安身立命師曰你問這
様大法也不禮三拜僧禮拜師呵呵大笑

急水灘頭着一篙惹得驪龍鼓浪濤萬斛之舟俱覆
却篙師猶執手中橈
頌金粟密雲禪師十則
粟顧漢月舉僧問古德云明月當空時如何古德
云猶是堦下漢僧云請師接上堦古德云月落後
來相見既是月落後且道如何相見月便出法堂
粟下座
海枯水竭須彌倒黃頭碧眼一齊掃下座出堂端的
意金毛獅子不落草
漢月問海衆雲從慈霖天霆現躍飛騰則不問如

何是驪雷掣電底句粟便喝進云恁麼則金粟花開寶林果熟去也粟又喝月禮拜歸衆

一喝須教作者知更加一喝大慈悲雙收雙放明宗旨不忮不求世所稀風磨鐵壁猶如洗雨灑殘紅襯馬蹄

僧問狹路相逢髑髏粉碎當恁麼時無位眞人在何處安身立命粟云天上天下惟我獨尊僧云恁麼則萬里無雲一輪迥炤去也粟云脚跟下好與三十棒

三尺短一尺長個中元不帶商量萬里無雲一輪炤

脚跟紅線絆千行三十棒斷愁腸掃除凡聖提挈宗綱山花發笑兮春廻大地籬菊開殘兮冬有嚴霜

僧問曹溪一滴直透龍池曹溪一滴即不問如何直透龍池底事粟云穿過髑髏進云源遠流長一句作麼生道粟云但與麼去僧便禮拜

直透龍池伸一問廣慧波濤如海濶金粟門頭不見人大地山河俱覆却與麼去眞灑落不立聖凡烏有圭角蓬萊高閣兮越州聖境煙雨樓臺兮稱城清樂

僧問如何是金粟境粟云四野桑田進云如何是境中人粟云金粟峯頭裡僧云入境已蒙師指示

擊鼓陞堂事若何粟云瞻之仰之

四野桑田不是境峰頭望底亦非人當陽拈出無廻互瞻之仰之覿面陳電光石火兮拿雲攫霧慈霖普霔兮廣濟衆生

僧問聲色未萌覯闡莫及正恁麼時乞和尚通個消息粟默然良久乃震威一喝僧云人間四月春光盡金粟秋來菊正開長恨春歸無覓處誰知轉入此中來師云葛藤窠裏藏頭縮尾

踢倒蓋香幢須彌山粉碎毘盧不現境乾坤無一事金藏雲起世間成界立娑婆分四至

僧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粟便打僧云猶是古時家風粟復打云汝作古時家風會

咄活潑潑轉轆轆覿面全提無榮無辱一段靈光絕古今何須特地生疑惑

僧問如何是本來面目粟云舌頭拖地

眼觀山色秀耳聽水聲悠舌頭拖地處特地爲君酬

金粟示衆云突出難辨坐斷千差萬別一塵舉起透徹萬別千差

沒蹤跡斷消息上下四維銀山鐵壁機思盡淨絕塵埃一個鈹鎚空裏擲空裏擲船高水長雨落地濕

拄杖子

稜稜角角烱烱爍爍焰用齊行殺活縱奪棒起臨濟正宗扶持楊岐驢脚虛空攪得成團大地撒爲塵末衆分明指示諸君也惟有桐溪晃清徹

僧問倪禪師如何是石門境倪云猿啼獅子崖前石龍吼文殊寺裏鐘

一聲漁笛破滄浪幾點桃花映水紅清興一團何所有遊人空自對東風

又問如何是境中人倪云踏破虎溪橋下月坐斷天池第一峰

世界清平宇宙寬得盤桓處且盤桓東山石女三分話西海泥童話幾般

總

輝煌燈火元宵夜燦爛星河霽碧時覿面相陳無剩語徒教人境話支離

大陽三句　平常無生句

乍起和風椰眼青頭頭善應妙難尋空中鳥跡水中影碓嘴牛花色更新

玄妙無私句

棒喝交馳任意遊金針玉線縱皆周弘通妙挾無遊影法界塵毛兩俱收

體妙無盡句

一顆摩尼觸處彰施爲盡是白毫光古今爍破曾無間渉水登山任舉揚

入就瑞白禪師語錄卷之八終

入就瑞白禪師語錄卷之九

明住天台護國寺嗣法門人寂蘊編

頌古

正偏五位

正中偏夜深玉女不成眠漁翁舉棹清波上攪動澄潭月一團

偏中正萬象森羅圓古鏡物物全彰炤不差絲毫皆入那伽定

正中來有無不涉絕塵埃炎天大雪飄飄墜火裏蓮花朶朶開

兼中至賓主相逢天然義全憑語脉露單傳一句當陽明的的

兼中到打碎髑髏眞個妙刼外今時俱不拈那有毘盧印可寶

功勳五位

本無位次絕參商也須移履下村庄六戶靈靈忘取捨何勞守住在枯椿　向

念念無私不敢迷百花叢裏看爲持千紅萬紫芬芳好總歸東君一道施　奉

不居空有設商量縱使離婁眼似盲無孔鐵簫雲外品不干六律與宮商　功

心色相交理事融權施應物道人風昨日家童頻報道葵花傾向日明中　共功

不向威音那畔行竝從今世門頭立渾然打破舊時窩鐵鷂鑽天沒蹤跡　功功

奪人不奪境

一樹碧桃紅似錦兩瓶金菊賽金蓮個中非是陰陽地不許佳人着眼看

奪境不奪人

春風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見花公子王孫徒戲賞那有紅紫帶同家

人境兩俱奪

天崩地裂人民喪那有君王正令行神劍亡鋒歸寶匣生佛而今徒有名

人境俱不奪

携酒遊東郊山花遍地紅笑談歌舞去意氣自匆匆

三玄三要

第一玄動靜不干絕衆緣更關萬籟聲俱寂禪者徒勞着眼看

第二玄威風凛凛劍光寒紅旗閃爍乾坤淨電轉星

飛過碧天

第三玄越州城裏倒撑船東雙橋下多裝載西郭門頭去復還

朕兆未分作麼道石女頭戴紫羅帽深閨不出冷湫湫宮漏沉沉天未曉一

一法元無萬法周喝下何曾有去留轉側木人剛半夜珍衣不掛椰稍頭二

日出峰頭本自孤高低普照有於無百花競秀爭光彩半點工夫用得麼三

一喝如金剛王寶劍

神威凜凜倚天寒何個男兒敢近看擬議欲將佛祖現人亡馬喪滿長安

一喝如踞地獅子

全身獨露冲寰宇那有妖狐現本形一吼乾坤皆振裂個中誰是對機人

一喝如探竿影艸

試將一語知端的驗彼來人有與無穿過髑髏行正令神嚎鬼哭兩眉[illegible]

一喝不作一喝用

喝時秖麼忘消息佛祖機緣收不得野鴨湖中翻浪

飛不知身上乾和濕

賓主歷然

月色穿雲透碧霄波斯夜半舞風濤山頭白浪連天地石女經行俏步高

正法眼藏

掃除空有任繁輿大地山河一掌平法法頭頭開正眼寒崖花發不沾春

妙唱不干舌

青松翠竹解談禪流水高山總亦然二六時中無間斷老僧何用口唇宣

死蛇驚出艸

骨爛皮穿氣息無忽然撞着爪牙舒神威一振清四海狠煙滅盡豈躊躕

解針枯骨吟

鐵圍山下骨一堆些兒觸着振全威驚回石女雙流淚至今猶自倚雲飛

鐵牛舞三台

千載鐵牛忘水草而今放出兩岸來足伸踏破毘盧印尾搖掃盡九孩灰

三墮頌 并問答　僧問如何是類墮

師荅云觸處逍遙絲毫無染
披毛戴角混塵埃足舞西風類莫該芳草畨楊俱踏
遍渾無些子帶回來
問如何是隨墮
荅云百花林裏過一葉不沾身
聲色叢中任意遊閙然出沒豈能收山花鳥語縱橫
現何有纖毫染污尤
問如何是尊貴墮
荅云不住九五位常與群臣遊
虛寂靈源不白尊常隨六國走烟塵秦樓玩月燕邦

戲到處逍遙到處人
涅槃經四生頌并問荅　僧問如何是不生生
師荅云冬至纔逢九春來百花開
明淨摩尼珠本來無一物當臺鑒炤時隨處陳方色
問如何是生生
荅云青山點翠
忽然一陣雨溪澗長洪波枯稿悉滋潤農人笑呵呵
問如何是生不生
荅云境像收歸古鑒中
桃李花無豔遊人與自衰水中無月影兔使費心裁

問如何是不生不生
荅云石女打破鏡
石女忘歸路木人何處尋杳然無影跡佛祖莫能形
就路還家
觸目青黃露本眞縱橫到處是家珍水底金烏天上
日眼中童子面前人
新豐曲子
昔日新豐曲無人和得齊今朝重舉似音韻果然奇
明月印蘆花
蘆花開徧野明月挂中天不識其中意都言一色然

鏡裏梅花清香墮
石光閃若電渴鹿逐陽燄木女害相思泥人綉花絹
蝴蝶今時
眞如心裏妄涅槃性上塵自己非堪寶佛祖是閒名
分明月在梅花上看到梅花早已遲
一段風光炤眼鮮何須攜手入梛園遲足已乖空刧
旨擬尋思去隔天淵
汾陽重陽九日菊花新
義公拈出服盆汾陽不覺拈手頓因菊底翻身不然
甚麽開口不開口木人捧起盤兒丞

重陽日頌示禪人

重陽九日菊花新特示三玄意旨深報爾知音禪衲子今朝籬菊又重芬

法身

雲起山頭暗風生樹搖尾桃開三月花菊綻九日蕋

法身向上事

鐵樹花開正是時忽被石女摘一枝沙神怒發須彌倒驚起泥龍上玉池

萬象之中獨露身

赫赫威音外獨超萬象先明明無隱匿何處有三玄

法界緣起

一波纔動萬波隨滴滴全彰造化機落葉梧桐秋已蚤百花開處鷓鴣啼須頷畧莫狐疑翠竹搖聲兮風生大野月映寒潭兮碧水畫眉

僧問百丈超云某甲今日辭去或有人問和尚說甚麽法向他道甚麽超云但道大雄山頂上虎生獅子兒

虎生獅子兒木人唱巳歌擬議停思者却被佛祖呵

僧問明炤安一藏圓光如何是體安云勞汝遠來僧云莫便是一藏圓光麽安云更喫一椀茶

問處分明荅處彰圓光之體露堂堂春風有徧山花早秋氣臨時樹葉黃

僧問百丈惟政禪師云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麽百鳥啣花獻師云有錢千里通云見後爲甚麽不啣花師云無錢隔壁聾

一段春光炤眼鮮攀花弄柳任溪邊時人須識東君意莫向枝頭覓翠妍

百丈普請鉏地次僧聞鼓鳴歸院因緣

皷聲纔動競頭奔卉木俱霑雨露恩重勘過眼中釘百花叢裏覓鮮新

百丈因一僧哭入法堂因緣

哭上法堂草深一丈一時埋却野狐伎倆匝匝清風撲面來舒襟樂意頻收放

百丈惟政禪師問南泉諸方善知識還有不說似人底法也無泉曰有政曰作麽生泉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云云

一問一荅眞機漏洩更欲重徵喬木生節寒凝徧佈兮霜花朶朶黃葉飄零兮朔風凜冽

僧問百丈智映寶月禪師云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月云牢堵那吒掌上擎云云

窣堵掌上擎覷面已分付更欲問如何特地成露布
不露布初生孩子元無褌
百丈道恒禪師三訣因緣
喫茶珍重歇特入眼中屑若嗔作三訣重添第二月
穿衣裹腳下禪床運水搬柴知特節
百丈惟古禪師上堂多虛不如少實
一卓一語機用雙舉更問如何大虫捉鼠
百丈中靖元肅禪師偈
尖尖銼青虛覷覷啄太古欲識渠儂言但看清風舞
漁家傲題船子夾山因緣

一語合頭猶未徹禪師笑倒纔方華傍面三槌君已
瞥眼中屑回顧頻頻繫木楸
覆却舟兒眞剿絕夾山從此偷心歇兩岸蘆花飛白
雪向誰說幾度秋光與明月
又頌
金鱗已遇意偏攸誠老何曾覆却舟萬古清風波浪
吼依然蘭棹在中流
僧問夢筆禪師如何是佛師云不誑汝僧云莫便
是麼師云汝誑他
寂寂沉沉無所倚全提覿面莫能擬春風散盡桃花
飛秋月影臨江水止
閩王延夢筆禪師齋王問曰好將得筆來也無師
云不是稽山繡管慙非月裏兔毫大王既垂顧問
山僧敢不通呈
覿面通呈非兔毫輕分閫主不辭勞梅花吐處春香
露煦日纔臨冰質消
王又曰如何是法王師曰不是夢筆家風
不是家風一句機偷香暗裏有誰知千峰布列須彌
勢萬派宗分大海歸
雲門三種獅子　師居雲門室中作

入窟獅子
斂跡藏形古壑中豈尋聲色受華榮聖凡掃却無依
倚斗柄星河霽碧空
出窟獅子
爪牙抖擻望天關哮吼一聲碧嶂與魔外不知何處
去威靈耿耿落人間
不出不入獅子
窟內未曾留形跡人間那得有聲名石笋抽條千丈
碧泥花發艷四時春
圓覺經頌

文殊章

本起如來淸淨因桃紅椰綠一般春凡夫不了元無我病眼空花認作眞圓炤婆伽親指示依然幻翳眼中生文殊當下知消息石女峰頭喚故人

普賢章

幻化元來生覺心春風微動水生鱗時人但見波濤湲豈識波濤全體眞有覺還同如幻立若緣無覺鏡中痕兩重公案都除却天柱峰頭蓮萼新

普眼章

漸次修行滅幻門火風地水究元辰忽然突出孃生

面刹刹塵塵總是春擲椰黃鶯歌上死穿花杜宇遶南林泥人翫月思情美石女簪花巧樣新

金剛藏章

金剛抉破三疑網幻戲場中脫却衣若說本來成佛道挖瘡好肉事非宜只因蒙昧難開曉金鍮重重說是非識得上林花滿地風翻蝶舞過東籬

彌勒章

起心若欲斷輪迴荆棘叢生覺地迷夢去雖然諸種事醒來何有半毫微若能窮寐都拈卻撒手懸崖好作爲銕犬山中呼萬歲泥猿樹上唱囉哩

清淨慧章

聲聞魔佛及菩薩正眼觀來總是邪朕兆未分難話會鴻濛巳判念心差千紅萬紫筵青嶂總是陽春一氣嘉踢破乾坤收脚轉回頭別有好生涯

威德自在章

突出乾城三觀門止啼黃葉却非眞新人乍出梳粧巧莫認衣裳要認人戲水遊魚知水意穿花蝴蝶味花深長安一曲有餘樂野老君王共太平

辨音章

二十五輪徧互修一輪於內作根餘列開寶網光相

映影現重重無盡頭四塞八蠻朝帝主兩京七地總皇猷鄉村野老茶鹽足一曲昇平樂事稠

淨諸業障章

萬象收歸古鑑中我人生命盡消融空中飛鳥無形跡水底遊魚有甚踪出岫浮雲何處住乘風花瓣任西東回頭忽聽木人鼓魄散魂飛沒影踪

普覺章

作止任滅聽從爲休將四法珉圓基平懷一種隨高下大道從來沒是非碧嶂野花開似錦石人觀去絕慳迷妙開寶印空中起印印何曾半點非

圓覺章

上下中期結制修鈍根須假煆塵浮大鵬翼展冲霄漢豈類鴳鷃落草坵十世古今頃一念誰能百日定程途狸奴白牯咸知有飢則食兮渴飲流

賢善首章

三世如來一口宣流傳須要善賢兼能聞一句勝多寶羅漢難同牛僞肩不是天然生就覺又非觀行始成圓鷺鷥昨夜沙汀宿分付漁翁仔細看

總

一道靈光貫古今剎塵俱是一毛吞獨超物表離名

相阿個能言圓覺心一自伽婆分旨後千燈千炤續燈新孑蘆隨海飄波去熊耳峰頭花滿岑

首楞嚴經要頌

大佛頂

三德圓明非形相直敎佛祖也難觀一聲胡笛邊營外幾處凄凉幾處歡

首楞嚴王

一相該通空刦前河沙功德孰能宣超然不屬青黃色了了無依當處玄

七處徵心

七處徵來七處眞鷓鴣啼在百花林遊人沉醉桃園裡昧却枝頭好鳥音

五陰

眞如迷却翻成妄相妄空時當處眞收拾伽鋘歸去後白牛耕破刦前春

六入

一團空聚無彼此痴兒妄自別蹤親堂堂天子登朝日六國文明賀太平

十二處

塵塵三昧首楞嚴擬心耽着早乖遷月穿潭底非形

相痴子徒勞摸碧川

十八界

本來一相無疆界那許其間物我分十八疑關齊擊碎滔滔流水下滄溟

七大

事理交參周法界將心擬處涉流沙情塵識破元無事木馬遊春意自駼

聲塵圓通

妙音本自無來去聞聲悟入已成虛直須透徹聲前韻浩浩紅塵任卷舒

色塵圓通

色色塵塵淨法身秖因憎愛汏天真苟能觸處通消息堪笑沙陀入聖倫

香塵圓通

妙香元不從天降爇向爐中塞碧虛觸着些兒頭腦裂衲僧巴鼻盡蠲除

味塵圓通

古今一味平胃散點着通身冷汗流慶快怡然抛藥病那容更犯死猫頭

觸塵圓通

能洗所洗性本然驀頭一潑觸光圓器界根身渾一色輝輝秋月炤中天

法塵圓通

心緣旣寂法塵空事事全彰振古風東嶺桃花紅爍爍西溪流水響琴琴

眼根圓通

見色非關眼上能時人休向眼中覷應知那律非循目智鑑圓明耀古今

耳根圓通

反觀聞性性俱空頓入圓明顯妙功歷歷松聲連夜吼呱呱鳥語亂山中

鼻根圓通

循空返息本非真翻身踏倒涅槃城紅日舒光來嶺畔清風明月過溪濱

舌根圓通

身心世界兩相遺覿體全超知不知處處總成真法界禪見何事苦尋追

身根圓通

無痛痛覺覺亦空根身從此影無踪出門不踏來時路方顯男兒志氣冲

意根圓通

物物頭頭本自真何須旋法美空生寶明空海人元具桃李爭妍處處春

眼識圓通

心見圓明處處彰白雲閒矣水偏忙為憐頗下生盲者權示漚和演妙常

耳識圓通

無心聞處是心聞塵剎全彰這個人百億分身無去相六牙常在寶王城

鼻識圓通

鼻端白相示修行暫爾權爲縛猿猴忽然摸着娘生鼻林泉巖谷悉光明

舌識圓通

奇哉妙舌自天然不假喉脣齒吻宣無孔笛吹清韻徹滿慈邊謂得親傳

身識圓通

身本無根何用執心本無生何用息身心寂滅兩俱空透此方名眞法質

意識圓通

一段情識當下除神通遊戲總無拘搗中昨日濛濛

兩嶺上今朝日色舒

地大圓通

根身器界若微塵微塵空處即天眞堪美頂門開正眼大千沙界一齊平

水大圓通

滔滔流水性眞常若個於斯返故鄉直於山海忘能所蝴蝶穿花過粉墻

火大圓通

凡火慾火智慧火清淨寶焰光粿粿大千炯爍熾空窿燃却佛魔與物我

風大圓通

擧動悉憑風力持反觀風力亦無依忽然踏着風中主飄飄一葉過南池

空大圓通

色空本自一眞空逐境迷心有異同異同熠破眞空現翻轉眞空跨鐵龍

見大圓通

六根清淨生元佛六根妄染佛爲生見覺圓明生佛淨個中那有樂邦名

識大圓通

十方唯識鏡中痕但離耶捨妙圓成頭頭盡是天眞佛念念全彰阿逸身

圓滿菩提歸無所得

元宵通夜家家火水月交光處處圓五十七番虛泛後始知空費草鞋錢

總

二十五個鐵蒺藜頭陁拶作雪花飛綠水溶溶歸巨壑白雲片片遶須彌

金剛經要頌

世尊著衣持鉢

一段風光秪在斯着他依舊不爲奇清風陣陣飄香
至碧水滔滔畫翠眉
應如是住
搬柴運水尋常事覿面無非是道場觸處盡成安樂
地何須此外更商量
如是降伏其心
着衣喫飯任從爲映色摩尼衆像隨但得有無諸念
淨金烏依舊落城西
實無衆生得滅度者
空花鏡像了無關捉欲援生盧鐵山踏破瞿曇關棙
子風自清兮雲自閒
不住於相
祖印高提不住中巍然大用有無空騰騰任運靡存
跡霧鎖秦宮絕雁鴻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坐斷兩頭中莫立逢緣擊節任縱橫摩尼現色原非
有石笋開花映水紅
無我人衆生壽者
木子山中敲鈸鑼泥人拍手助高歌忽逢瞽叟來瞧
見滿面慚惶沒柰何

四果不作是念
設分位次隔參商息却名心絕短長若是威音親嫡
子不從這裡費商量
然燈佛所於法實無所得
倚門傍戶走他鄉雲水將來作道場倏爾踏翻潭底
月了無一法贈劉郎
持四句偈得福甚多
家藏白澤勝神符百怪安能敢穢污若得空王真號
令三千諸佛作驅奴
歌利王割截身體
忍辱功能作聖人幻成四大却非真任他節節支離
去一段風流獨露身
一念信心即得菩提
棄家浪走不如屠自昧千金七寶軀偶爾忽逢長者
示凡心即與聖心符
受持讀誦此經若爲人輕賤一節
念念輸忠不敢違色聲叢裡了無覊昔封古殿忘臣
主阿個能言佛祖機
三心不可得
兎角爲刀出遠征烏龜跨下羽毛生木童拔去搓繩

索縛住虛空架火烹

無法可得

三藏靈文不較多權將音語示婆婆忽地雙林開正眼試問還曾有也麼

如來說非衆生是名衆生

生佛從來共一程凡民何必羨公卿如能當下歸家也凡聖原來是假名

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

一念緣生即是遊麼分紅紫有何愁威音那畔元無動今世門頭示兩畔

總

切切怛怛老婆禪失却瞿曇臉半邊四相掃除無一物呼名般若亦纏涎

法華經頌二

三乘不立一也無三一元來醒夢夫若是空王殿上客撒手歸來月滿湖

妙法不在聲名上尊者徒勞授記功欲識個中端的意桃花却白李花紅

入就瑞白禪師語錄卷之九終

入就瑞白禪師語錄卷之十

明住天台護國寺嗣法門人寂蘊編

法語

示唐祈遠居士

欲出塵勞斷生死而證無上菩提者必須參扣話頭而明妙悟也所言話頭者即自己本地風光歷歷孤明不可絲毫間斷古二六暫時不在如同死人要念茲在茲如此做去或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打成一片入法俱空倫心淨盡露躶躶赤灑灑如明鏡當臺物來斯鑑來無所粘去無存跡不執留不計憶任運騰騰覓絲毫起滅之相了不可得此時方喚作大光明藏也雖然如是須知更有向上一竅在且道如何是向上一竅石女頻畫眉木人呵呵笑

示張我復居士

道本現成人人自昧但向己求莫從他覓何也蓋人人脚跟下一着子本來現成二六時中放光動地輝騰古今無有間然良由衆生迷背自己光明循諸聲色念念攀緣無有停息曾不自知故稱爲迷也公等既已知非必須發勇猛心立金剛智二六時中但扣已而衆審審孜孜看這見色聞聲生心動念妄相攀

緣屙屎放屎拖着死屍行的畢竟是個何物從無始以來至於今日還有第二人耶還有第二念耶若無第二人第二念可見秖是自己一段光明何不如此着眼承當個事免向外求窮劫無有得時轉求轉遠也如此見得透信得及此但秖是今世門頭古人與作弄光影漢須知更有空劫已前一着子聲色之所不到者古人所謂無聲無臭此也誠能離却聲色至於靜悄悄虛寂寂露躶躶時自然與他相應不然光陰易度時不待人努力努力

示筍石禪人

迥然獨露不用尋思湛海圓澄森羅隨映刹那忘照瞥爾情生智境暌矇白雲萬里直須向隨緣應用處拄定脚跟不昧絲毫看是何物忽然摸着自己鼻孔打𨁝舊日家風一段光明始能常在○會麼朔風滿地霜花巧凍日和光瀟蕩行

示胡内生

家國無常身勢幻夢念念遷謝不暫停留學道之人惟在決志透徹祖師巴鼻洞見聖賢心肝作一個頂天立地大丈夫漢也若要作此一大丈夫漢二六時中不被聲色轉不被名譽縛莫若飢寒勿受利養秖

究己事爲懷切忽爲念雖與衆同處不與衆同流切切孜孜綿綿密密忽爾相逢平生慶快到此方知聖賢佛祖也生死與涅槃也才智也文學也是甚麼爛狗污始覺本來無一事也勉之勉之

示躍雲禪友

一躍而登青雲至也雖至涅槃義天不可坐却直須轉身離位亦不可住於這邊雖聞聲見色亦不可分別青黃好歹應物現形如水上胡蘆相似圓陀陀活潑潑轉轆轆底無有絲毫住着方能妙運無窮也若如此行去三二十年自然煩惱不能縛生死不能拘捧足既無路潛覷豈有門閻羅老子雖有供養亦無處施設古云那邊不坐空王殿豈肯耘田向日輪然雖如是更須知有向上一着子始得欲知向上一着麼鑑湖明月映爐嶽白雲封

示隱頑禪人

皖城僧隱頑設齋懷香入室求開示師打一竹篦云會麼頑曰不會師又打一竹篦云會麼曰不會師云不知痛癢漢頑悲泪乞求微細開示師云求開示底是甚麼人曰不知師云卽此求開示者當下是汝自己本來面目亘古亘今先天地不生後天地不滅經

中所謂不生不滅二六時中了了常知心心無間色經眼即知青黃赤白聲歷耳即知鐘鈴鑼鼓氣入鼻即知香臭腥羶味入舌即知甜酸苦辣觸入身即知冷煖澁滑意思法即知過未善惡現現成成絲毫不昧爲甚麼不自領畧返向他求也頫曰若如此者莫認識心乎師即喚云隱頫頫即應諾師云是識耶是眞耶頫曰弟子愚昧不知乞求和尚說破師云古人道佛法不離穿衣吃飯處屙屎放尿處迎賓待客處生心動念即不是了也汝不生心不動念喚一聲應一聲且道不是汝本來面目是個甚麼此處不可喚作識也頫曰若然者識與眞何所分乎乞垂指示師云見色聞聲歷歷孤明不生分別者曰眞曰智生心動念思量分別者曰妄曰識所以云生心動念即不是也頫曰蒙和尚慈悲開示若恁麼則大煞現成云何又說叅話頭做工夫師曰秖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只爲你不信所以教你叅話頭做工夫做來做去做到結角羅紋處偷心淨盡忽爾觸着自己本來面目方始信得及也你若當下肯信何用許多週遮與他三二十年做工夫信的總是一般三世諸佛出來只要人信自心是佛所以云一切衆生皆具如來智

慧德相又云一切衆生皆證圓覺又云汝等所行是菩薩道豈不直指爾耶又臨濟曰道流即此歷歷孤明聽者聞者是汝自己佛更莫外求馬祖曰即心是佛又僧問歸宗如何是佛宗曰即汝便是僧曰如何保任宗曰一翳在眼空花亂墜何其直捷何其現成豈非要人直下信去也頫曰蒙和尚委曲開示弟子信得及怎奈無始已來妄想流注何師云汝喚甚麼作妄想古人云識得不爲寃曾非別人羅山問巖頭起滅不停時如何頭云是誰起滅當知妄想全體是個自己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何塵境之有哉汝今於妄想既不能全體擔荷當以智力治之一觀妄想當體全空了不可得一於妄想起時莫生厭心斷他心亦莫隨順他去古云但有念起即莫隨之則久久工夫純熟自然成一眞法界矣勉之頫作禮再叩而退

示鏡愚禪人

今時住靜者或以偷安躲懶爲事者或哄幾個齋公齋婆以過日者或孜孜於茶筍山花以營爲者皆非道人之所爲也汝當發大志奮大勇猛以本分事爲急飲食衣服助道而已若可消遣即休不必苦勞身

心虛度歲月學彼不啣嚼者但自知足即是富貴古所謂憂道不憂貧也爾其勉之

示存焉禪人

學道之人將心地打點得乾乾淨淨不留一絲毫雜念則真心之所存焉若有一毫之念而起者則蓋覆自心爲障爲癡昏沉暗昧真體何繇而得明潔也若真心存則定水清慧鑑朗萬象莫能逃其形生佛莫能隱其質昭昭然物來無所粘迥迥焉物過不留跡寂靜孤圓卓爾象表豈三世十方之所間隔者哉

示離愚禪人

天人執有愚也二乘墮空愚也菩薩住於中道愚也等覺菩薩有微細所知分極微細所知愚也祇僧有禪道佛法見知逮機鋒轉語向上向下全提半提總皆愚也佛雖五住究盡二死永亡以法界海慧照了諸相猶如虛空若見量未脫此亦愚也且道作麼生得離愚去咦三腳香爐騰過海無毛鷂子撲天飛

示恒闇禪人

雪關云鏡愈磨而光愈現古人云打破鏡來與汝相見又作麼生若向這裏會得方好㕘禪可吃崆峒手中痛棒不然則踏破鐵鞋無覓處徒勞磨煉費工夫

示曹自悅居士

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但恁麼看去因甚道無不得作有會不得作無會但只提一聲無又恁麼看定行亦如是坐亦如是動靜閒忙亦如是㕘來㕘去忽爾囫地一聲看破無字捉敗趙州則不被天下老和尚舌頭所瞞曹公還識無字落處麼遍地霜花美朔風夜正寒

法偈

示久默首座

直上峰頭脚步寬全身撥入骨毛寒一日闢山開霽

色鵲躍蘆花心自安

示嘯雲西堂

音靜從來稱小節弘揚正法分當爲宗綱能續家風盛始是超群佛祖兒

示惠斯書記

如來根本慧有無俱不立會得個中意鐵毬水上踴

示朗然上座

混不得類不齊折角泥牛碧天飛有時撞入乾城裏帶水和泥指路迷

示本珠監院

鑑湖一輪月發揚佛壠春百花齊放處大地喜吟吟

示破暗侍者

如來淨慧燈能破衆生暗大地悉光明燄燄無窮盡

示起元侍者

淨體本無生緣生皆如幻如幻非生滅當處真元者

示元潔侍者

元妙寂淨潔徹無瑕横亘十方瑩然應物

示仁亭闍黎

三世圓明十方不隔一念萬年是真實說有卽是無無卽是有陽焰水波阿誰過咎我卽是渠渠卽是我

恁麼會得山花朶朶塵境莫隨智熠勿立空空蕩蕩一輪杲日

示陳道人

英雄丈夫特發大志看個話頭決非容易造進其心莫中路退晝夜六時忿然精銳見色聞聲切莫縱意切切孜孜急着眼覷努力真誠忽然瞥地大地山河一光現瑞騾騾現現絲毫不昧當此之時再進一步向上一機諸佛亡示頂爾翻身山河粉碎咦半夜鷺鷥飛入海天曉烏鴉上帝畿

示吉先邢居士

英勇丈夫特發大志禪宗須參儒宗須契氣宇如王頂天立地切切孜孜单明此事二六時中勿得虛棄以悟爲期以了爲畢惡境當前無得縱意順境臨頭亦莫隨去順逆皆空必如是覷看破源底卽這個是奮然一揮三千俱備石女觀花木人遊戲三教心宗一言已蔽

示復初堂主

旣復其初須超其後初後俱超一心可透森森萬象彼彼無咎陝府鐵牛撞倒古路更問如何三十竹篦

示素朴闍黎

自性清淨純素無瑕朴實行去到法王家有亦不立無亦不拘森羅萬象亦任其舒雲行雨至水到渠成棒喝交馳機用皆能

示侍者舒光

淨裸裸原無縫罅赤洒洒周徧大千打破舊時精魂石女解駕鐵船

示啟元禪人

大丈夫須立志圓頂方袍非容易努力精勤莫暫停時時參扣西來意鳶飛魚躍顯真機咳嗽掉臂秖這是莫放寬不可住做到水窮山盡處翻身直過故家

鄉三脚鮎魚爬上樹

示懷止禪人

叅禪人須猛烈緊作工夫莫放鈌行住坐卧用心追急急要拿這個賊若聞聲若見色此是禪家好時節一念相應捉敗渠凡聖兩途一齊歇

示審可禪人

汝來叅我已多年只為心頭未了然克苦三冬明道德辛勤九夏究禪源水中捉月何曾有鏡裏觀花未可拈識破祖師言外意方知石女唱囉嗹

示如安知客

吾宗細密欲知初莫效時流鹵莽居保養深藏毛羽健鵬程九萬任如如

示張望百之東山坐禪

心本無東西地却有南北若今此一行須香大猛烈撐起兩莖眉牙關咬作鐵捏定金剛拳要拿這個賊莫向動中求莫向靜中得孜孜只麼尋審審心莫歇忽爾心境如此是好特節撒手再前進上關打教徹和贓捉敗渠烏鴉頭戴雪

示慧然禪人

汝求警策工夫莫歇放下身心一塵不立密密綿綿

看是何物莫往有邦休住無國但恁麼去風清月白忽爾掀翻證龜成鱉更問如何青山羅列

示自愚慧知客

撇却聰明智慧佛道祖道齊傾但祗飢來吃飯會甚五位功勳做個死人有氣觸着即便翻身風起自然樹動何存刧外而今若能如是行去自愚着着知音喚葉落梧桐處露珠墜地時

示慧日禪人

自心智慧猶如杲日普照萬方無處不悉光明煥赫圓滿無欠觸着磕着法法周徧不用會帶亦勿動念應物虛明事事成現若外追求古佛難見

示世調禪人禪淨不二

禪不自禪因心而禪土不自土因心而土偏執其禪見之不圓偏執其土心之滲漏禪土齊修九品俊遊禪土齊彌陀現前無量壽佛不帶名言

示顧鏡滄居士

寵辱鏡中花恩情水上漩爾今識破渠惟道能堪美急早做工夫從緣恁麼薦孤明絕意想個裏常時現驀忽露真機虛空解掣電

示魏淨玉閔淨道二居士

自心本無瑕貪嗔癡有染揮除這三毒急早尋方便看個趙州無工夫急如箭閒忙動靜閒要打成一片時中露躶躶未嘗掛絲線捉敗老趙州方知轆轆鑽本來常清淨何曾有染玷

示不濫維那

百川入海何曾滿萬象含空豈有抑況復吾心包太虛從今亘古亢非濫

示位中書記

叅禪不重有語新揭盡根源始得眞撒手歸家無所事泥牛吼破碧天春

示盤銘禪人

提起話頭莫放寬綿綿密密要勤叅昏沉不可容他入妄想來時掃蕩完歷歷孤明是甚麼夏天暑氣逼人寒

示西航禪人

披雲當衲走諸方撥草瞻風意氣昂拈却君臣言外會掃除空有個中彰主賓相見應回互父子投機謾度量縱使門庭如鐵壁輕輕一撥徹當陽

示持印禪人

活潑圓明非中非外運水搬柴燒火切菜秖這便是

幻然皮袋更問如何漆桶不快

示玄所禪人

歷歷分明處時人幾個知爾今玄會得所用絶思惟

示觀初禪人

此心纔肇觀初成覿面全提露本真一段光明無住處依然石女過西秦

示完初禪人

信手拈來妙入神偷心淨處露家珍荒田不簡無非草月印寒潭玉兎陳

示堂中禪者

一個話頭牢把持精勤努力莫依稀磬魚擊處忘能所觸破珊瑚樹上枝

示乞食

從來托鉢有來繇佛語阿難依佛儔重示古規登聖徑門門粒粒可皆周

示古栢禪人

叅禪者莫外求好向自心覓踪繇言談語句非他物動靜施爲到處周雖討着沒羈留一顆摩尼映碧秋

示梵僧大海

航海冲波十萬程名山覲謁契無生杖頭脚底渾非

碇蹈過烟霞我獨尊

示衆青趣偈因中也設問衆荅之不愜師意故書偈示衆曰

秖因日起明中暗原爲月落暗中明須知明暗元無二只因起落暗明形

中也呈偈師亦荅之曰

敲唱俱行覿體賒明暗雙踪驗作家若是門前坐草客安知殺活事無涯

示婁居士因士問如何是主人公師以香几擊之復示偈曰

拈香示處要君知覿面何曾有是非六九梅花春色露秋深黃菊綻東籬

示金貞度居士因士問趙州八十猶行脚只爲心頭未悄然如何得悄悄然去師云恁麼行來亦非關復示偈曰

居士問我悄然事恁麼行來亦非關舉處分明向上關誰能更守於常道

示謝玄中居士

玄途休住足中道不須安會得個中意泥鰍上竹竿

和魏東曉居士偈

兩忘淨穢亦非中聲色孫來樹過風個裏虛明全體露泥牛夜半撞金鐘

示黃蜃濤居士

富貴貧窮一蘧廬莫將心識苦追求須從今日親明破好向如心道地遊

示長興衆居士

提起話頭莫放寬綿綿密密要真參昏沉抖擻當精彩妄想輕清勿鹵憨執有魔王堪作隊隨無窮子正同班兩頭掃却無依倚歷歷孤明珠走盤

示李警菴

既然不挂紫羅衣速速歸來已是遲頓欲洞明諸祖意秋林黃葉又離枝

示姚居士

是甚麼夜半三更吹着火無底銚兒去燒茶拈着磁鍾成話墮

示方居士

見色聞聲本現成何須特地苦追尋而今觸處逢渠也野鳥山花覿面陳

示沈仁叔居士

志立堅強猛丈夫操功七日自心孤慧刀劈破無明

網放起鐵船水上浮

示江弘之居士

一塵渾不染諸佛悉皆明烏道從來寂氷花火裏生

示江犢甫居士

道可坐分桂可攀從來儒釋一心間如能確實行將去浪湧桃花燒尾班

示與國衆居士求偈

一個彌陀本現成思惟運用放光明果能不外尋知見即是蓮花胎裏人

提起話頭莫放鬆行住坐臥要加功忽然看破原無底秖是尋常舊主翁

五蘊元非有三毒本來空識取天真佛東南西北風

鴈過長空處影沉水底時若然玄會得真妄自如如

寶鏡當臺時光中含萬象形影一齊彰鉄鷂飛天上

白雲陳祖意明月印禪心覿體齊兼帶何須問老僧

八月西風緊三秋菊正黃若問祖師意從來不覆藏

示信豐衆居士

坐臥經行須着眼看渠渠果是何人貫通三際元非異喚一聲時應一聲

青山聳翠有誰知流水滔滔最上機奉白諸公須薦

取休教錯認浪花飛

一個話頭明歷歷動靜施爲自現前當念和贓俱露敵低頭便見水中天

百不思時是阿誰經行坐臥露天機若向其中開隻眼石女生兒罵古錐

一個仙桃覿面陳直須細嚼囫圇吞若還嘗着些兒味管取凡心即祖心

薰風陣陣自南來惠我清涼暑意開無限祖機都露洩何須俛首更疑猜

信步行來路不差求之仍復遠天涯直下能知無一事不須更御白牛車

有無俱遣謾追尋逢緣不借是真身星沉水底金錢燦怪石山中狠虎形

示鍾魁所居士

孤明寂歷少人知指物傳心爲標的智者於斯了達時頓同諸佛亡修習

題自性彌陀

一個彌陀恒不離六門常自放光輝青松帶月和烟冷翠竹穿雲映日奇雀噪簷前彰法語鴉鳴樹上顯圓機窮途接引無休歇何故衆生不肯歸

降魔偈

魔佛從來不共家力扶正法掃群邪多生願力如山
重那管時人厭與誇

擬答復禮法師

真法性本淨元無妄念起病眼見空花假說妄生始
若了花無生當時妄卽止妄止無明空原不有起止
一念亘古今何嘗歷生死

付袈裟

金襴袈裟錦色堪誇付吾兒傳遍天涯流通慧命坐
斷塵沙好提妙音開盲昧折群邪

付柱杖

一條青藜佛祖齊再付吾兒點瞽盲迷廓清宇宙正
令全提却掃功勛無背觸妙鉗鎚
放開徧大千收來在掌握付與克家兒光明恒不沒
咦秋林菓熟紅巖前弘兩足

入就瑞白禪師語錄卷之十終

入就瑞白禪師語錄卷之十一

明住天台護國寺嗣法門人寂蘊編

歌賛銘說叙疏佛事

十二時歌

半夜子睜開兩眼翻身起滿天星斗墜寒簷錯認金
花放玉蕋

雞鳴丑啟鎖開門放出狗撥火燒香探有無堂中禮
佛忙稽首

平旦寅舀水添柴煮菜根古竈鍋前吹把火半升羅
裏解翻身

日出卯山中猶是不明曉亂峰腳踹似顛狂拽杖隨
行入荒草

食時辰肩衝腰斧去樵薪萬年枯樹連根斫百刼香
藤帶葉焚

禺中巳肩荷雲鋤去種地東西兩岸一齊翻又有茅
團又有芋

日中午忽聽堂中三下鼓雙手捧起鉢多羅始憶當
年金牛舞

日昳未白雲片片如破絮蓋却南山與北山爾從何
起亦何往

晡時申大道忙忙有幾人踏破草鞋赤脚走橫擔直
負受辛勤
日入酉騎却毘盧頂倒走須彌岌岌海水騰驚起波
斯大張口
黃昏戌掩却柴扉一罨黑轉身露柱繞硫着信口念
個波羅蜜
人定亥收入從前憨布袋脫下娘生牛鼻裩長伸兩
脚渾無礙

牧童歌（偶看慈明禪師牧童歌故作此和之）

淨裸裸赤灑灑倒跨牛今没可把信口唱出曲無腔

散誕清風明月下趂入山縱意遊白雲影裡任悠優
枯樹煙生芳草綠豈昧尋常這一頭水草足飽齁齁
兩岸東西得自繇從今不犯他苗稼不用鞭兮繩也
休牧童兒真快活手把泥團空裏將搓攏乾坤又放
開渾然不知舒與縮日已高午正好蹄角精純不須
保橫眠倒臥椰陰邊這段風流世莫討日已暮收歸
欄却外今時水草閑從今鞭杖何須問一個閒人天
地閒這牧童真奇怪不姓張兮不姓戴借問牧童何
處居千山萬壑元非在

贈頑石禪友歌

常兀兀謾騰騰挺然獨露放光明觸目世間人不識
權且呼為頑石名頑石頭最高大鎮壓山頭無縫罅
三世諸佛賴爾維碧眼胡僧常倚借頑石頭最堅利
金剛力士無能碎如來掌上顯神通外道天魔誰敢
覷頑石頭壓塵世生在深山絕名利披雲着霧自優
游歷却何曾異今日頑石頭最堪愛生在煙霞與物
外博山峯頂氣雄豪雲門脚下常自在頑石頭有志
氣獨立峯頭絕忌諱任從日晒與風吹凝然一塊何
曾異頑石頭真奇怪婬房酒肆渾無礙磊磊落落柢
麼行體性虛融戒非戒頑石頭最包容十方刹海一

毛中自他不隔無來往那居邊際於其中頑石頭多
智慧不論三乘與四諦聖凡情盡絕古今身居剎那
離三世頑石無名無形段劫成劫壞靡敗換娑婆境
內暫安身應物逢緣光赫煥頑石從來没滋味世間
愚者盡拋棄不知內藏無價珍通方作者方能識愚
人只知頑石名如何知得頑石心頑石心量絕有無
是非得失豈能拘浩浩紅塵到非到白雲常鎖如自
如有問如何是頑石蒼苔片片印清虛

草龕歌（師初住堂崗寥無一物構箬草龕以居之故有此歌）

草龕兒最空虛包含法界盡無餘三世如來頭出没

四生六道任其居隨其有隨其無拄拂捲舒總無拘有時子仙成大睡有時瑞老上跏趺四禪八定從此起五位三玄任卷舒草龕兒真有趣聲聞圓覺莫能覷十地菩薩較些兒解向其中舒兩臂草龕兒真奇妙通身連絡通身竅內外虛明絕點埃那有雌黄與做造草龕兒真奇妙侯王將相無能到瓊樓玉殿莫堪倫銅雀靈臺難比羅草龕兒亡冬夏寒不侵兮熱不怕假使三災遷變時一個渾然無縫罅有問草龕意若何三更紅日亦無夜

雪山像贊

棄却皇宮雪山打坐六年苦行後人規模忽覩明星悟得遮個喫婆心一片有誰知流水高山重點破

圓相半身佛贊

不是月輪亦非寶鏡權現半身且徹爾困喫靈木條然鳳豈立無影林中鳥不棲

觀音大士像贊

見色如盲聞聲如聾弘音不昧號曰圓通

心經觀音像贊

通身是經通身像遍界無聲遍界聞一念心空觀自在鴉鳴鵲噪任紛紜

釋迦文佛像贊

咄這老漢從無始來渾忘得喪不合去覩明星向鹿野死却陳侯倆惹得五天國王起模畫樣本待以火焚之權留道掩供養　姚道掩請

水月觀音像贊

大海之中磐陀石上耳聽潮音千形萬狀闇修淨盡坦然自放救苦尋聲慈功無量喫踏翻波底月鐵船水面浮

達磨大師像贊

剿却梁皇意根斷送神光手臂恰恰道個安心露出風流體態從茲家醜外揚後代兒孫逐隊喫渡江原不傳宗旨熊嶺空留破草鞋

梁皇不識二祖豈逢嵩山之否乃知其翁

達磨渡江像贊

雙眼圓明六宗俱契瑠璃殿上不許安身鄉村渡口連忙走過喫隨波一葦妙無窮雲在青天花在樹

達磨面壁像贊

面目雖無脊骨已露後代兒孫個個看透

達磨西歸像贊

本來東土度有情却又隻履西歸去不是一番走煙

塵爭得雙株徧地布

玉彌勒佛贊

通身白毫全體明徹龍華寺裡顯神通兜率陀天藏醌拙阿阿識不識雪溪一帶鎖虛空幷嶽奔看常卓卓

高峯大師半身像贊

擡頭見眞讃收囘自巳枕子撲落地打碎虛空三關留不住半節與兒孫咦春風蕩蕩花狼藉仍是從前舊主人

手捧寶塤羅漢像贊

一頂摩胷兩脚踏地手捧寶塤示第一義咦雙睛覷破光明也兎角生花遍處香

呂巖眞人像贊

挂却儒冠去學仙半升鐺内煮山川黄龍語下知端的顚酒扶妖總不言

千之畫無量壽佛像爲母慶誕請贊

其壽無量兮曾何終始其土極樂兮曾何泰否不去不來兮巖松點翠無生無滅兮秋江渟泚

雲門先和尚眞贊 四首

這老漢多伎倆心記五車胸懷三藏欆櫚拂子左拋

右拋斑竹拄杖東蕩西蕩演一乘於萬竹林中布十德於海塘邊上指滲漏斷衲子命根立君臣爲人天榜樣到今日覿面全提衆兒孫休云畫像不畫像咦六出滿山河徧地銀波浪

手持如意巍巍獨坐曾爲群生全提這個時人不識當面錯過咦幾瓣梅花落剡溪四明山下神風播

石傘峯前萬竹林上坐斷乾坤孰堪論量咦和風蕩蕩兮綠梆垂絲暇日明明兮紅桃播浪

依眞畫像像非眞從像顯眞眞非實非實非眞兩皆幻難描老人眞儀質要識老人面目麼三冬桃瓣隨

風舞九夏霜花遍地鋪

雪關禪師像贊

行曹洞機傳博山拂獨坐胡床乾坤一握且道是誰畢師白足

無碍像請贊

孤巍卓立無情緒逈歷靈明不覆藏特爲諸君通一線休從像上覓眞光

道與小像請贊

拂子揮天蒲團着地獨坐巍巍示西來意咦翠竹搖風徹骨寒錢塘江水多滋味

烏鎮密印寺虛懷小像贊

身如木石意若死灰手持素珠且道是誰咦壽聖堖邊傳今古青溪岸畔示菩提

慧心小像請贊

歷歷分明不用外尋崖前獨立即此慧心咦怪石蒼苔古青松白鶴奇

道詮小像請贊

眼不見色耳不聞聲纖毫無昧梧桐葉青

黄唇濤居士爲母眞請贊

朕兆纔分坤道流行爲賢者之母作萬物之根咦降

身百億無來往蓮花胎裏又重新

蕭月瑞居士爲母眞請贊

法界之母閨門範儀空花示現鏡像何歸咦香煙堆裏蓮花國寶樹行中古佛再

自題

這漢生來個個語話相逕不讓皖公山頂笑傲雲霞顯聖寺裏大興波浪拈一條沒巴鼻的竹根束觸西觸打得那杜禪和徹骨徹髓無處安身捹兩片有涎唾底臭皮左說右說叫得他行脚僧忘境忘人横來竪擯以栢樹子爲人云是返魂香將乾屎橛施陳道

是人天供養似這般不唧嚁的漢子也有人寫他在紙上咦分付諸方禪學者莫被他瞞換眼睛

這個阿僧有骨無筋巍巍獨坐何喜何嗔撑開石傘弁嶽重新劈破瑩嵩别起慧燈咦南雲花爛熳平川水澈清

這阿師没嗒𠾖手捉山藤聖凡俱殺破異道於筆端阿邪禪以口咶識者知是逵磨嫡骨兒孫洞山正脉不知者亦隨人異訝

兀兀兮若山寂寂兮眞閒聖不可恒凡莫能攀境上無心戀忙中事不關咦一片浮雲何住處數員頑石

自斑斑西堂韜言請贊

我像無形非眼力之所能見我像無色非青黄之所能成湛如秋水空若太淸六合無高下古今一坦平說甚麽十二類生監院湛空請

寂寂兮無聞歷歷兮有色正令全提人天法則覿面横施佛祖機聊通你等個消息侍者鏡愚請

咄這頑像没伎倆雲門寺裏惹得人憎弁嶽峯頭渐卞得喪既不能演教談經又安知捧鉢持杖有問西來之意若何便將他驀頭一棒本待要以火焚之權留與兒孫供養侍者寄光請

默默無言巍巍獨坐舜若多神莫能看破喚作瑞僧早已話墮侍者寧逵請

這漢癡迷不識威儀輕輕觸着聲吼如雷咦秖爲慈悲心大切者兮怒兮與人提侍者遐闢請

堪羨良工筆力精筆筆全提此個身雖然眉目成相似一點中心難盡成難盡成五彩分明事最親西堂中也請

渠正是我我不是渠恁麼會得克家之兒峒山芳菲兮春色之英鄱湖澄清兮秋風之精維那允歸請

明暗交叅互同生殺偏正齊捐刧外火發侍者破暗請

心徧十方身通三際默坐無言示第一義咄西堂不溢請

寶蓋峰前花發笑金蓮山上草呈吟咦是這阿僧非這阿僧爾共細聽侍者元絜請

傳逵磨六七世之正宗泰洞山四八代之真子居崆峒五位之山中提正偏兼帶之心旨這便是楊阿師的臉嘴輯輪請

是像即真是真即像不像不真是何形狀坐斷十方覷體坦蕩西堂石淵請

體非玄素何有此像此像非真玄素不狀假斯紙墨權爲供養侍者玄素請

生在桐城薙髮九子操方越國雲門真子咦以乾屎橛爲沉香便就是你一念請

五蘊山頭一片雪湛水澄潭一輪月清波蕩漾妙何窮認着依然猶未徹源初請

一心常在那伽定眼若盲兮耳無聽任他聲色亂叢叢何曾動着毘盧印娍磵吾請

和風吹起柳條新暖日臨頭花似錦綠水波瀾陳道貌切休喚作世間境不驗請

有眼兮非見有耳兮非聞有鼻兮何嗅有口兮難言惟心兮漠漠廓落兮誰親咦怪石枯藤和露冷金鏢寶蓋帶煙橫

這漢呆癡獨自亡思青黃莫辨動靜焉知手持白拂胡施亂施不識者以爲祖師之機咦風起船頭波浪涉水澄山色印寒潭存璞請

硯瓦銘

覿面無遮通身没縫書大藏經作人天供世間功業賴渠所成若非渠力何繇作文體若剛堅心絕異緣平常獨露不受綿纏本不可說表裏漆黑識得渠時成佛心歟

銅香爐銘

觸目無私通身赤露篆煙裊裊消大千垢包括虛空

容納微塵即此便是爲用別尋

尊稱達磨正宗說

千流萬派一源而出千枝萬葉一本而生何得認流迷源執榦棄本也今人必稱五宗爲始者皆是迷源之謂也古雲門溈仰二宗已絕法眼一宗傳於高麗國只得洞濟二宗在於震旦耳今依愚見當尊達磨大師爲始蓋我國之心宗自達磨大師航海而來至於我土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由是心宗傳布四方而今叢林皆設達磨大師之像良有以也在西域當尊迦葉尊者爲始在東土當尊達磨大師爲始若尊曹

溪尚有五位祖師在前故有遺也源達磨則該曹溪亦該洞山本洞山則遺達磨亦遺曹溪故本能該末果不該尊也是以當尊達磨大師爲始自達磨大師至雲門先師乃四十一世矣知我罪我何敢辭焉後代所稱者當云傳達磨正宗第幾十幾方不遺其源則見源之有始也

達磨西來說

禪心湛寂本自虛玄三際融通十方不隔柰何情生智塡逐境迷心認妄失眞飄流莫返故勞大聖降跡現化西乾四願嚴身六度濟物使人人返本個個歸

家揭破無明照開慧眼操舟破迷天之大浪揚帆鼓煙海之洪波直抵梁朝發明聖諦一語不契折蘆直顯舊家風人鮮知機面壁全彰目前事至實不昧冷眼難瞞斷臂安心神光有在雪花遍處瑞氣常新禪髓傳時門風大振諦不爲何指級覷禮堂堂有修證無染污總明自己德山棒臨濟喝機用全彰大雄虎南山蛇殺活自在雲行雨至斷盡衲子命根擊電轟雷施設佛祖機要炎焰日中氷雪朔風水裏楊花森羅萬象無私千古眞風不墜由是教外一脉東土大行故禪宗直指之始祖始于達磨大師也

恕己說

世尊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以此觀之則在天而天而不天在人而人而不人乃至地獄餓鬼畜生及與諸類亦不諸類如是則無往而非我亦不我無我此聖凡不涉有無無拘人我兩忘恕責齊遣是謂眞恕已焉

開爐說

嗟嗟末世去聖時遥槩以訛傳曾不知又只此開爐一事古之叢林或十月十五或十一月初一日開爐正月十五日止火有爐頭有炭頭爲大衆禦寒故有

開爐之說到開爐日爐頭散爐炭頭散炭善知識藉此以拈提指示大衆故有灑掃開爐燒榾柮頭拟手大家烘你也烘我也烘深藏穩便度隆冬之說趙州曾作爐頭因緣可攷雲峰悅化炭供截方卌今時叢林將古規事跡俱以昧却但見語錄中有開爐二字單只以結制上堂爲開爐謂之陶鑄聖凡似卽也似是卽未是何也將叢林煖寒一段因緣俱以昧却不知出跡深可歎也若要復古依舊到冬日寒時散爐散炭善知識於此上堂庶事理雙全規制不廢矣又到夏天五月初一日挂帳九月初一日收帳亦叢

林規範烏得不審哉

辯率發微說

余想作文字者馳騁筆硯若非細心不無一時之失林間錄云古墖主去雲門之世無慮百年而稱其嗣青華嚴未始識太陽特以浮山遠公之語嗣之不疑二老皆以傳言行之自若復曰其於巳甚重於法甚輕此覺範所論是論之未當也古墖主既去雲門百年而未識雲門輸巳以承嗣得非輕巳重法乎青華嚴亦未見太陽而以浮山遠公之語嗣之又非輕巳以重法乎反謂於巳甚重於法甚輕是何言歟青華嚴依遠公之語嗣之不疑此尊人也既從遠公有所悟入此入聖位也然而輸巳爲物重法重人此華嚴大師萬古一段英氣起洞宗巳墜之風開投子永垂之道後之學者及與不及雖未得而知且浮山遠公提挈華嚴爲法門之真子使其承嗣太陽而不爲巳之嗣真以大道是輔何嘗以洞山臨濟二其心哉試觀今之人去古人遠矣或有親巳門下者毋使過他人之室悲哉

藏經述意說

藏經之來本乎西土始因摩騰竺法後有玄奘大師

涉險登危斯文乃至白馬壇上帝王親驗僞真佛經火中光明徹於霄漢因是道經灰滅吾教流通欽此寶文傳布宇內見了義句頓悟靈覺之心聞般若名永證菩提之果言言見諦字字真詮庶使後學有聞不負請經初志

戒約說

世尊在世僧依佛住世尊滅後僧依戒住戒也者出三界之元首登四聖之要道不可一日有息戒若有息則塵不可出道無所明願無所與生無所度何得爲衆聖之皈者乎如是則知戒爲無上之梯航破暗

之明燈應當至意滌慮翹誠求佛冥加感發戒體所言戒體者卽我等之自心也是心覺徧謂之佛是心軌持謂之法是心和合謂之僧是心圓淨謂之戒是以卽四法而爲一心卽一心而爲圓宗戒體卽戒體而爲萬行根基烏可有息也歟

戒殺或問叙

世人烹衆生肉以充自已腹者迷倒之盛矣何也盖衆生與吾人一體吾身乃地水火風所成衆生亦地水火風所成耳經云一切地水是吾先身一切火風是我本體以此觀之有何異焉旣爾誰肯烹自已之

手足以充口腹哉手足旣不可烹則衆生之肉亦不可烹也明矣古云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又云凡有知者必同體如是則知心性亦何異哉吾人愛其衣冠整肅飲食甘甜彼亦愛其毛羽潔淨所食味豐吾人適意則喜樂盈懷不則憂愁煎逼且衆生亦爾放之則鼓舞飛鳴囚之則惶慼驚悸是以物我不異殺而食之豈其仁歟茲者仁叔沈居士夙願深厚示現名門不染繁華留心祖道於弁山發明本有不勝喜躍復念衆生沉迷何以導之遂體上帝好生之德與聖賢同體之仁戒殺放生假設問難發明孔孟佛

祖之心名曰戒殺或問實苦海之慈航大病之良劑也余一見而加額合掌聊叙數語以爲擊節倘遇大集會中獰惡鬼王曰仁叔仁叔我待一切衆生成佛盡衆生界空無一衆生名字我乃戒殺放生且道仁叔又作麽生老僧秖爲大笑呵呵

募茶疏

茶爲奉客之先供止渴之要湯纔入門來卽與一碗使其沾著脣齒當下知歸故爾趙州無論到與不到咸云喫茶去今日弁山意欲借彼發明諸人大事乞衆檀那各出隻手成就勝緣俾飲者嘗者枯腸頓息

不受於嬴入清涼地獲如意果則諸檀福德孰可擬量

乞米疏

金牛飯普周沙界雲門餅塞滿虛空一粒米撞倒須彌兩文錢各出隻手使無口人受食無腹人飽飡則大檀之功等太虛量也

重修洞山祖墖題辭

洞山古剎我等祖基傾頹巳久瓦礫不存今幸孫崖上座住持欲重新祖墖奈工力浩繁凡我輩爲洞上兒孫烏可坐視乎必思水源木根法道有本各出隻手共力可成一磚一石建祖墖於當場一瓦一椽覆

靈骨於本處法幢高竪祖道重新始不負我等微末報本亦可敵廸後昆孝道有在

佛事

為敵明舉火

執火炬云銀光耿耿且喜窮子歸家寶月輝輝瑠璃殿中朝父恁麼時君臣道合父子一如是何人境界敵明上座厭塵世而高登九品棄娑婆而端居淨土會麼以火炬打圓相云烈焰叢裏翻身常寂光中自在

為心光舉火

泥牛吼盡澄潭月木馬嘶乾四海雲一段心光歸去

也九蓮臺上又重新且道還鄉一句作麼生道烈焰亘天星宿朗霧鎖長空山色青

為亡僧舉火

生死去來目前包褁般若如清涼池四面皆可入生死去來總沒交涉般若如大火聚四面不可入今日這方來上座挺身擔荷覿面全提且道是出也入也以火炬打圓相云通身一具黃金骨烈焰光中仔細自

為奇風舉火

細雨乍收孤日朗白雲纔破碧天青一段奇風全體露再駕赤龍行一程咦轉位忘功歸去也青山綠水

自知音

為玉章舉火

玉章玉章收回文彩以空合空豈有去來其來也轉位就功升嶽峰頭花爛熳其去也轉功就位碧波潭底桂輪空正恁麼時明暗雙消君臣不立且道在何處安身咦海底吹來三昧火頃刻燒乾五嶽雲

為覺元舉火

覺元覺元返本還源菩提觸目擲却大千秪如天台不住龍華不去且道向甚麼處安身立命以火炬打圓相云咦再向紅爐親煆過任汝分身塵刹中

為明軌上座入㙮

本自無縫罅八面絕遮攔一頂摩霄四稜着地圓陀陀藏了幾多骸骨活卓卓收盡無限髑髏人人對面齊觀軌上座親登此處以手撫骨云軌上座聽吾說今朝正是清明節百花競秀楊柳青夜深更看峰頭月無縫墖裏快翻身荆棘林中忙舉足過此二途且道向甚麼處安身立命良久云幾樹桃花無艷色數枝枯木盡芬芳

為矩首二上座入㙮

朔風匝地霜花滿萬籟無聲境寂寥今日與君輕決

斷翻身此處路非遥二上座聽吾教娑婆世界休生戀西方淨土快須逃過此二者且道向何處安身喫三冬枯木秀九夏雪花飄

掃雲門散木先和尚塔二則

秋風颼颼斷秋雲披離秋雨歷落黃葉紛飛此是先師容儀會麼轉功就位無遺影古殿苔生阿個知僧問先祖儀容即不問圓音周徧事如何師云青天白日進云恁麼則水注松濤宣妙法青山翠竹演無生師云非汝境界僧便喝師云未曾見面在僧云歸去罷師便休去 癸酉秋

山之高兮水之源兮先師之心兮晴空一聲霹靂泥牛木馬奔馳如此會得則先師儀容宛爾如此不會桃花依舊笑山堤會麼遂顧衆頓足云蒼天蒼天即上香 乙亥春

掃百丈大智祖塔

雄峯鎖白雲諸祖真機獨露千林飄黃葉衲僧巴鼻儼然滿目儀容逼身師表會得者全體受用不會者運水搬柴會麼今日特具瓣香聊陳薄供以爲大智老祖掃塔之敬諸人還見智祖麼良久云石塔蒼苔古翠竹綠衣新

入就瑞白禪師語錄卷之十一終

入就瑞白禪師語錄卷之十二

明住天台護國寺嗣法門人寂蘊編

詩偈

遊雲門十咏

尋路

興哉拽杖行信步入荒草問取採樵人咸云此路好

上爐峰

白雲縹緲處獨立兩山間分付登臨者藤蘿信手攀

陟嶮

懸崖多嶮峻磊落路難行步出稜層外坦然一掌平

絶頂

雲外孤峰立群巒足下蹲卓然無與並唯此獨爲尊

下石屋

踏破蒼苔徑徐徐下古丘紅霞穿石屋疑是化天樓

過梅塢

纔聞梅塢徑儵爾口流涎會得其中趣何須更問禪

宿旃檀林

林中無異木絶是旃檀遠一宿此林中時聞香風好

禹陵

聖德乾坤並仁風日月齊功圓歸正寢殘骸留會稽

樵風徑

採樵人已去曲徑水長流拂拂仙風起飄飄轉畫舟

問歸

紅日落山堤遊人問故棲牧童遙指處轉過石橋西

遊雲棲五雲峰

循溪直下五雲峰絕頂蒼蒼霄漢中綠水青山環滿目何須更羨梵王宮

登投子有感

憶昔當年美道風法音雷吼振花宮寧期聖跡成荒草秪見山頭樹樹松

山居雜咏前五首紹興鐵壁山居作後七首潜山皖山習靜作

鐵壁花開三月春桃紅柳綠亂鶯鳴峰巒競秀常盈目莫不皆承化母恩

茅舍幽巖因雪凍雲厨供缺為糧虛山僧盡日無他計笑飲清泉樂自殊

曡巘鐵壁錦屏風展在天池峻莫窮人鳥不來消息斷個中誰許話禪工

軟似綿團硬似鐵任從禪者來咬揑閑餘散步下天池礴傲清風與明月

自適常居鐵壁巖脚踪曾不到人間有時洞裏朝陽坐惹得天花雨滿山

自構茅菴萬仞峰四時煙霧聖門封有時寒結稍頭露疑是瓊花長谷中

榮辱無干意自如瓢囊高掛隱山墟終朝獨適非為寂喜有閑雲伴我居

青石塢中青石主常將薄粥為賓煮滿盤托出任時飡滋味須知無幾許

山居多野趣松竹鎖雲霞谷鳥時頻唱令人興轉賒徑幽人跡少竹密鳥聲多縱目傳心旨何須問達磨

華堂塵事冗茅舍道心寬體掛金魚客寧如破衲安

皖山峰頂別諸方青石塢中意氣長散步林間觀日駁跏趺石上笑雲忙清泉沸澗涼堪浴爽氣臨人興愈彰野鳥山花頻適趣不論榮貴幾存亡

和桐城何太師探五印寺藏主偈三首

藏滿龍宮不較多一微塵內盡包羅任從黑白惟心現識與不識總非他

四緣開合亡生滅癡與無癡不是塵但得異同心念息芬芳紅葉滿乾坤

萬象能言非有意虛空作語絕知音俞心喪盡真機顯塵剎無勞耳去聞

和陽明先生良知偈二首

五月端陽節届時艾符覿面不須知凱風颸颸榴花舞滿目清光更是誰

滿目清光更是誰畫龍爭鬪舞靈知清波蕩漾全神力總涉思惟卽有爲

和具足師希活埋偈

汝既活埋我亦埋白雲流水兩悠哉蒼苔明月無窮意一任四方八面來

和李其張梅詩韻

奇傳靈苗出世才氷肌玉骨豈能栽春花秋月難堪並萬古馨香絶去來

題龍華寺

豁開心地龍華現萬象全彰阿逸多縱使當陽親薦得依然眼底又蹉跎

龍華八境并引

龍華八境偶爾點出拙不我藏有朋八偈以爲拋磚之意俟諸英才各陳其美永永連續繼諸來者云爾

彌勒峰

森花艶艶體全彰冠月披雲鎭八荒秖爲世間人慕切渾忘兀坐來長

青龍崗

發脉須彌起升峰飛騰形勢若遊龍層層鱗甲松椿就慈氏宮藏眉睫中

象玉峰

卓然崪嵂聳孤巔紫霧紅霞覆體如却笑普賢牽不去老僧常在背跏趺

獅子巖

巖似金毛踞升坵未伸牙爪絶狐遊口從天地同開起吼到而今聲未休

寶珠池

竭羅腹內已多年何故遺來升嶽前晝夜清流無間斷驪龍永劫尚盤旋

花石澗

石澗清流入帝基粼粼花石綴新枝喜如畫意將歸院宋子看時亦謂奇

六和泉

丼泉常噴碧雲開玉色澄明何處來想是華林園內老爲憐枯竭潤山隈

天井嶺

玲瓏一竅生
物免教青
和唐祈
草色蕭蕭日
切祖語還將
門留龜毛拂
師登天
原韻以
人人心地有
染光明卓

遥迢千里到
月凭欄高看
石梁億刼一
憂杖頭高剔
問我西來何
外誰識獅皃
天台高臥白
寂故人未到
巉巖絶壁滑
識無絃曲調

玉印峰

當空懸寶印玉石點蒼苔宇宙增光彩宗風覿面來

舍利墖

三墖標原跡於中舍利藏生機時復感觸處悉成光

蓮花池

乾坤開一竅清水四時流紅日爭奇媚香風徧界周

遊桃源洞

昔年傳此勝今日始親來劉阮仙何在胡麻跡未灰
曉花迎日媚野鳥帶雲回徑轉情猶適仰觀石上苔

宿慈雲寺

信步尋芳徑逍遙翠藹中慈雲陰古寺法幟顯雙松
水活龍堪隱山高禪亦豐鐘聲敲月落紅日又昇東

登高明寺

峭壁圍清響天關對雲松風無限趣誰識個中親

遊國清寺兼贈不訛禪者

雨花飛瑞色雙澗吼清波仙灶陳真跡頻觀總不訛

再遊桃源至普光寺贈了心大德

尋芳輿未歇拽杖喜風涼捫壁登玄路攀蘿上普光
山高僧臘長樹老道風香相見如相識清談意更長

過香栢峰同迮虛坐月茶次卽事

扶筇陟險過峰前香栢烹茶閒妙玄明月一輪東嶺
上談禪不用老僧宣

丙子季冬祈遠居士凂竹知到崆峒接師回弁
岳以五絕遙行師和原韻以慰竹知辛勤云

勞公跋涉到崆山一路風霜闖也寒水湧船頭銀砌
岸瓊刀剌足甚爲難

忙把枯柴信手燒通身和煖路非遙薑湯到口寒衷
解暫且安單竹箬寮

海內尋師爾一人三千里外涉煙塵和風乍起忙歸
去寄朵梅花報早春

他方卽與此方通僧俗元同祖道風若遇知音頻舉
似而今不必說空空

適絕諸塵出上方從今不話祖師堂玄途鳥道俱無
影生佛之緣兩弃忘

囘首座久默

龍華不比右雲門雲門住處未親承龍華命帖昭星
月毋得推辭往別行

復方大方居士偈亥歲

勞病多年萃草叢秖緣退養寓崆峒休心禪觀諸緣
寂息影雲霞萬壑空有賴大檀興保社還從蠓佉振

玄風君今若問回桑梓日到西峰又轉東

和友人

勞君攜杖過茅菴峻嶺藤蘿儘可攀鳥道玄途休住足翻身直過上頭關

靜坐偶作

飢食渴飲總休功終日清閒翠竹中無事藤床心亦寂那知身在梵王宮

除夜

今年今夜盡今時種火圍爐乍榻棲一覺鼾呼清夢斷鳥輪依舊轉東籬

聞爆竹聲

団地一聲吼沙界悉皆闇催去三冬冷驚回大地春

渡江即事

爲懷緣行篤寧怯渡江濱月雪衝寒去銀舟破浪行

題升窩池右栢

昔日趙州曾指示今朝池畔又重拈禪人於此能親薦不負高標覿面傳

題紅蓮

鉢頭摩現寶池中如月如輪顯妙躬泥底根潛絲寄運水浮香霧氣明通因心即與果心合素質何堪衆質同體色幽微渾不染從教八面有薰風

題竹勁鞭

稜稜層層無物可及擢破乾坤卓然獨立信手拈來非鎗非戟用去體徧十方收來纖塵皆息警惺大地昏迷撥出長天杲日提起魔軍膽喪放下佛祖莫測擊碎威音髑髏穿過衲僧巴鼻有問如何若何驀頭便與三十

題扇

全體一片白雲通身一具金骨一個鼻孔遼天半輪明月往復展開徧滿大千收來在吾掌握拈起當處清涼放下紅塵即沒摇蕩乾坤兮清風颯颯舒卷寰中兮元無指觸

飛來峰

人號飛來兮出自何方充塞寰中兮其體恒常嶸岏嵯峨兮威雄無比磊落昂藏兮氣宇難量一片陰雲兮形藏不見清明皎潔兮覿露堂堂萬山分派兮此是其源寒暑相遷兮渠自不傷形影孤高兮萬方瞻仰聲名徧布兮千古流芳

塢口圓覺潭

塢口一橫橋橋下一潭水潭水清如鏡炤徹法源底

兩岸竹松佳一天星月美形形不相知影影含潭裏風動水生紋風息紋無起聽其清濁流濕性無彼此道人心亦然秖在於動止動止兩相遺若水而已矣

龍松

不假良工手全無刀斧痕天然奇特性峰頂伴閒雲

藤如意

本自無根蒂何有聖凡名坐斷千山色堂堂獨露形拈起天花落發揚大地春若問其中旨天心掛桂輪

雪

冽冽寒威遍界周六花飄蕩滿空浮乾坤今日一時老處處青山盡白頭

蓋覆乾坤全在我囊藏異色豈繇他般動報與諸禪者切記休云六月花

霧

一色充然滿純眞絕點埃大功無隱晦覿面為君開

倏爾形充霄漢中渾然一色意何窮離婁望去明非極罔象行來路正通上下參差難辨的東西起止那分容䆗移一步虛空外倒跨飛龍絕妙功

漁家傲詠雪

輕飛妖嫋通身白萬象森羅秖一色大地嵯峨藏醜拙無差別瓊樓玉殿咸歡悅五湖四海水花結六合彌漫雲陣冽朴木寒巖樵者絕威遍遍銀花滿目誰人識

漁家傲自慶

自慶僧緣多刦就親承佛法離塵垢單傳直指吾今透無綰手趺坐蒲團忘白晝慈悲愍念將生救曠刦深因弘願厚堅鎧精軍長夜驟雄糾糾魔王逃竄無門路

風月比懷

秋月明難比道人心月明不矯覆盆下道心能鑑於古今秋風清難比道人身風清猶落千林葉道身不染世間塵

窗前梅

窮梅花傲盡氷霜苦玉骨展開人已知清香放出風堪鼓報春回特向窗前吐

窗前竹

窗前竹寒苦倍精神雪到枝頭堅節操風來林幹長威稜虛心腹不改四時青

嶺頭松

嶺頭松挺立冲霄漢烟雨滋培氣色鮮雲霞襯郁清

光煥峭巍巍風月恒相伴

壽山至崆峒（丙子夏初師離弁山欲隱終南道過鞏州聞崆峒幽邃可栖故捨舟入山卓錫于此秋七月二十六日也）

爲尋山水過虔西頂笠腰包上貢溪一到崆峒諸相淨渾然忘却往來機

結茆

誅榛展土結茆房爲遯浮名隱上方一片閒心無個事枯枝高枕咲雲忙

上梁日落雪

關艸峯頭豎棟梁十方同集喜嘗糧諸天也解生恭

敬故有奇花雨滿堂

草龕

草龕不比朱門屋蒲榻過於七寶床高枕無塵塵自淨白雲終日意便長

別崆峒（因山頂俗姓種田擾擾亦因唐祈遠居上饒賫書請師回弁嶽故別崆峒他隱）

逃禪息影處南地不奈音書甚若催辭別崆峒他處去層巒疊嶂又深栖

南雲山慧燈寺即景（丁丑二月十三日師離崆峒隱跡于此）

鳳翔峯

當陽獨立絕商量不隨群峰出上方極目欣然無別

示南山鳳勢在空翔

獅子巷

古稱獅子巷覿面少人知踞地神威露何須嶺外馳

化龍泉

龍從一滴變再滴鼓風濤活潑誰能測終歸爲海潮

象鼻坡

南山巳峻極象獸未能栖何用撩天鼻來呈向上機

放生池

殺盡偷心者尤生在放生臨機垂一語不昧自分明

遊魚嶼

魚嶼一念遊能周萬古秋囬然空寂寂到此識踪蹤

天生蓮

覿面呈佳瑞應機解放光天生香馥郁妙德個中彰

鉢盂山

世尊方托出讚歎美空生自昔降龍後黃梅傳到今

盤龍澗

澗曲似盤龍何人識此宗直機全體露勿可復朦朧

香爐峯

喜有香爐不計年薰天薰地自周全而今拋在南雲裏說向時人不值錢

聞梆聲示衆

一下梆聲滿塢聆提持個裏甚分明髑髏擊碎能知痛始許諸人薦得親

初夏挽春

桃紅已褪芰荷新梔子清香亦爽襟滿眼韶光元不減依然春色在乾坤

夏日即事

一番雨過一番晴花果鮮榮稼穡青竹底風生凉拂拂山家野老盡舒襟

皷重示衆

南雲山墺草生多可趣皷重遺睡魔兒復痛錐親徹骨癡人不省爲癡何

雙茶點翠

雙茶聳翠立庭前占斷春光年復年法說熾然誰個會徒教終日鎖嵐烟

並頭蓮示衆

一蔕雙花燦明明兼帶齊時人知妙用不負露真機

入就瑞白禪師語録卷之十二終

入就瑞白禪師語録卷之十三

明住天台護國寺嗣法門人寂蘊編

詩偈

再住贛州崆峒山

崇禎十年丁丑秋監院湛空并贛城高樓居士曾同鍾玉所鍾鳴宇劉覓我諸護法賫書上南雲山再請師還山賦此

策杖重來此縱觀仍舊遊何期劉子樹背首咲相留

崆峒諸景緣起

丙子秋七月廿六日予到山時蓁莽蓊鬱藤蘿絆腰遂令撥雲闢徑誅茅始縛箸屋結草龕以居之既居矣猶未窮此山中諸景既而過南雲山丁丑秋再上崆崗稍潤其居漸開四野不覺佳景天然露現始各五位山寶蓋峰等八景至戊寅春遊之又立飛龍崗等四景名初夏之時梅雨綿瀝古路從蠟燭園過坂因田塍窄來往者未便予偕隱虛等八人從水口下新開一横逕又得羅漢之名舉目遠矚危礎怪石羅列屏几烟霞滿岫蒼翠森然則又有奇峰紗帽石觀音嵓清凉嵓之名至秋遊歷群峰又覩有眠牛石一脉泉己卯春偕諸子再登奇峰又見石劃石鯉等犖

然而立宛有參天之勢故爾名之然景無前後前後在人自判初成之時諸景一時羅列雖後有探幽賦呀者年遠亦無所考今或山靈有在老僧有緣自到山漸詠草莽取景題名總爲崆峒山之諸景固是鉢盂安柄亦可存于後賢知此則有佳詠志之不朽也

崆峒卽景并引

崆峒山荒涼甚久斷碑古碣盡已湮沒子仙初到惜無片言隻字可攷但觀其山形相似物類者指出八景示諸禪衲共相唱和以爲永遠之志其院前靚面一峰形如寶蓋故稱爲寶蓋峰院之東角一峰俗呼爲酒鏇山形似金鏢故名金鏢峰院後主山五峰並列偏正互陳君臣不亂稱爲崆峒五位山門前一池圓如寶鏡故名寶鏡池院右一崖世呼仙人着棋之處故名仙人崖院右一石儼似龜形故名龜石崖院之西畔新開一泉內有一龍頭石水從其出故名龍頭泉院南寶蓋峰之腰有一石其形似虎故名虎兒石此崆峒之八景余養病之餘咏頌八首俟諸文翰共咏精華以壯崆峒勝槩云

崆峒五位山八絕

五位元一座偏正屹然分君臣同妙顯賓主互相陳險峻鶴難立平懷步入輕位功齊轉處木馬吼天庭

寶蓋峰

寶蓋靚空懸彌然覆大千禪流咸蔭被妙色古今傳

金鏢峰

形似金鏢卓然獨立截破虛空有誰能識

仙人崖

挺然一座崖上有神仙立眜者眼模糊何能對面識

寶鏡池

圓明湛淑猶若寶鏡含盡法界毫無餘剩隱顯俱該不存邪正放去收來大地徹困

龍頭泉

一竅開天際石龍吐水流味甘禪德美益見洞山幽

龜石崖

一石橫空起其勢若龜形草嫩綠毛長苔生八卦陳伸頭提正令縮尾跡何存舉目全體露靈德甚分明

虎兒石

怪石草中埋猶如猛虎踞爪牙雖未伸來者生驚怖

又題四景并引

任運禪人搬木回至五龍湫憩息舉目偶見一水

瀑布噴珠而下遂有瀑布泉五龍湫之詩以呈老僧老僧亦擊節和之故得瀑布泉五龍湫之二景矣驚蟄節屆久雨初晴偕二三子步於南塽之石濠見一嶺似鳳蹲立有所待焉遂指曰蹲鳳嶺從鳳嶺而去不里許有岡若怒龍奔海騰空而過指曰飛龍岡諸子各呈詩老僧亦占拙偈不覺四景流落人間也

瀑布泉

誰將白練挂長空界斷青山路不通多少行來難措足騷神閣筆費神功

五龍湫

五龍潭底隱滴水示全身澤世功無量三根得自榮

蹲鳳嶺

峭嶺盤旋萬壑中宛然彩鳳五雲籠不聞秦主吹簫管惟聽崆峒午夜鐘

飛龍岡

巇峪轉變若龍騰駕霧排雲勢自神不向海中求德寶慣居山頂聽殘經

錦花水并引

戊寅春傳以為瀑布泉己卯春余親覩之猶如錦花鋪設泛瀾無窮故名錦花水也

浪花翻作錦花飛意趣天然吐妙機化母織成無功絹散之湖海作龍衣

崆峒即景十四絕

路逕新開氣象鮮碧嵓紫石鎖嵐烟有人踏着些兒地驀直登臨極果巔

奇峰

崆峒多秀麗怪石亦生奇竹翠通禪髓花黃啟道顏藤蘿佛膝曲古蕨聖心怡極目頻臨望悠然任所之

紗帽石

天然紫石長苔封却似烏紗振國風想是辭官修道者故將冠冕挂崆峒

觀音嵓

森然喬木古藤封紫石磷層布錦峰趺坐忽聞清籟響誰知大士啟圓通

清涼嵓

苦樂無能到炎涼豈可侵忘機獨自坐那有世間塵

眠牛石

雲根高臥似眠牛歷盡寒炎不計秋鞭杖而今誰更用祖翁田地賴耕收

一脉泉

活潑無依倚常年不竭涓涓榮枯咸被潤益自有來源

石錐峰

形如鐵錐立峰頭觸碎虛空獨自幽魔佛一齊俱蕩盡誰人能入此中遊

石鯉峰

一石跳天似錦鱗龍門已透若何升蒼生枯槁須當濟秖待雲雷布雨行

崆峒水口

一帶溪流下碧岑噴珠擊石響清音常年似唱胡笳調不許眼觀聞在心

羅漢松

翠葉婆娑色愈嬌和風鼓舞帶雲飄空山獨立清蒸冪多少行人息苦勞

空王墳

空王元無形跡微塵堆裏藏身今日分明指出青山綠水白雲

懶漢床

石榻蕭然崆峒天懶人時未離床弦自從封外長眠起睡到而今不計年

由石

彷彿子母尊天依稀面然大士崖前獨立提持傲盡風霜月歲

崆峒家法十偈

崆峒家法絕連纖一句當陽直指全剿絕葛藤亡滲漏方知封外有禪天

崆峒家法絕連纖棒喝交馳機活圓點着禪人通體快何須格外更求玄

崆峒家法絕連纖弗使諸人仍自纏截斷葛藤和本拔翻然當下證金仙

崆峒家法絕連纖雨過青山色更鮮萬象無情能說法何勞病朽口重宣

崆峒家法絕連纖野鳥山花不間宣風捲殘紅親徹骨眞機滿目個中圓

崆峒家法絕連纖月上東岡一顆圓寶色輝輝高下炤誰云祖印有其偏

崆峒家法絕連纖風舞清香襲法筵只爲老僧心力倦也來助我一談禪

崆峒家法絕連纖那畔今時已盡捐月印寒潭常坦坦風吹威象自玄玄

峌峒家法絕連纖五位三玄總不然閒踏峰巒觀秀
色映紅遍地草芊芊
峌峒家法絕連纖有甚工夫有甚禪晝飽三飡日落
後長伸兩脚任憨眠

春遊峌峒

峌峒景色自奇哉紅白枝枝間錯開破衲䄂驚憐蕋
落芒鞋步動喜香來空中亂舞隨風意巖下披離壯
石苔踏遍烟嵐情未已携笻更上一崔嵬

清明日偕諸子遊奇峰

策杖步奇峰芒鞋意趣濃野花近笑語翠藹露清容
爆竹運天吼歡呼滿塢雍烹泉敷石坐不晝話重重

過雲龍山

竹輿度山坡嵓深鎖薜蘿撥開荒草逕點出古崖阿
舊屋添新象老僧益壯多相看供蕨茗談妙喜閒過

觀奇雲偈并敘

乙卯夏峌峝閒居養病自適晚飡之暇夕陽初落
餘暉散彩祥雲呈奇變幻莫測或爲獅兒返躑或
作象王嚬呻或現海馬騰波或現鳳凰展翅樓臺
殿閣人畜龍仙無所不有時余與二三子酌清泉
縱奇觀偶占偈一首諸子亦各有和韵可謂不負
天開畫圖之妙耳
遠望夕陽落斜暉映彩雲神奇莫可測變化幾般形
携杖同諸子頻觀興愈清烹泉亦敷坐快意樂天真
覩體非他物不知誰肯惺

陳乾所居士捐資爲師造一團瓢立春前五日
而始落成時諸弟子各呈偈頌以爲慶意師亦
示之以偈

者個團瓢帋然自在囊括虛空含容法界六戶玲瓏
非中非外六角稜層大千俱益惟有一門往還無礙
霧起連天渾一色風吹碧落皆慶快

警洗菜

一鑑清池靚面開厨人時以滌蔬臺莫教黃葉隨流
水惹得禪和步跡來

新正雪覆絳桃贈雲嶠

一樹紅花覆白雪遍身却似玉粧成寒凝不露眞機
骨惟有清香到處聞

師居峌峒養病無事每敲禪板自適或禪人請
問工夫隨敲示之一日示之以偈

不揚麈尾不拈花專敲禪板作生涯分明擊碎虛空
髓直下翻身意自夸

聞畫眉聲

空山有畫眉時向窗前語問渠何所言報云栢樹子覿面為人提阿誰能會耶熾然說法罷飛入峰頭去

送克歸維那回浙

克究宗乘忘倦久偶因浙底省師回東風乍起孤帆展再上崆峒笑自開

示諸禪客

晝夜精勤莫暫違應知佛法絕離微個中一點通玄路秪在搬柴運水回

諸祖西來意欬聲并掉臂玄中更有玄碓嘴生花赤

庭前栢樹子趙老為君指會得其中意揚聲囉囉哩

昔時楊大年決志為叅禪相見慈明後聲名播九川

贈宗侯朱南美居士

廓徹虛明本地光個中無物不含藏從來法界人天美寶樹花開到處香

賢侯垂護道中興盖為靈山囑托深孝敬雙親天地格珠蘭夜半現中庭

侍御張瑤碧求偈

大道通三際恒沙歷歷周孤明常應用盡在一毫頭

動靜皆由我愁歡兩盡忘莫將心意會明月印千江

老病感懷

勞病多年老更彰幸今已歇自心狂眼昏無力看經慢齒缺多風說法難脚懶山行嫌峻嶺身居龕內喜茅房世間出世俱忘論惟覺頭寒一頂霜

巳卯夏經行失跌因傷手有感

曾謂多生業感深而今病苦漸相侵寒傷數月精神減脾疾連年血力貧朔氣併交嗽又發颶風初度手遭侵雖然宿債隨緣遣難動虛閒一點心

題弁山龍華寺種樹 丙子夏師離弁山隱跡崆峒復還百丈久默法兄主龍華席栽引路松數里師乃賦此

新種松杉滿道傍婆娑遙蔭到禪堂堅牢神力能堪護萬古龍崗翠色彰

答給諫熊青嶼次原韻

逃禪浪跡在天涯釣盡烟波意始嘉更遇大檀知個事陳年枯木又開花

題百丈諸景

庚辰秋　建安王念百丈法席久虛虔修書幣遣使特入崆峒山延師重興祖道師于十月初二入院掃祖塔竟因閱寺志復登山蒐景成二十首

百丈寺

名藍高百丈勝景冠諸方此地何今古溪清映月光

大雄峰

高標聳出太虛空脫盡凡塵孰與同百丈峰頭弘祖道芳花古木自叢叢

大智塔

石塔摩霄漢眞身自內藏峬雲彌四野靈木占高崗說法青松吼談禪翠竹揚愧予無所敬一禮一爐香

鉢盂峰

孤峰圓立在山丘形似多羅意甚悠開口朝天吞日月乾坤作供一齊收

錫杖峰

一峰覿面存直示如來旨開展有誰能至人常在此

釋迦峰

天宮不肯住降跡萬峰頭大智相逢後聲名遍九州

迦葉峰

矍铄稜層出世奇衆中獨立露眞機烟霞常作袈裟搭鳥語花香笑自微

鳳凰窩

昔日宣宗聖駕臨鳳凰特立現佳徵而今香道仍寥寂惟有清名世上存

石笋

平空迸出幾千秋恰似天龍一指頭觸目能知元自具宗風從此滿皇州

七星橋

七星布列在山門爲鎖曹源一滴春度馬度驢憑跳躑曾無此子喜和嗔

師表閣

古閣凌霄漢層層鎖霧霞綸言師表賜道望滿天涯

野狐巖

五百生前異類身一言迴脫悟天眞從玆月映中堂滿故有名聞震古今

靈景亭

景勝靈俱勝靈空景亦空詩人多點綴遺跡古今同

大義石

頑石不開口善能說大義一塵含法界萬物悉皆備眼裏能聞聲個中可領會當陽絕覆藏眞諦明麗麗

黃犬墳

十二類生觸目該圓明一性總無乖聞經既證天中樂名在而今土一堆

木人墓

木偶會開口鉏破水中天何朝犂罷去空墓鎖寒烟

大夫松

獨立山頭勢接天枝深葉秀鎖蒼烟昔聞宣帝曾臨此既與安名不偶然

龍蟠石

兀兀臥兹山風霜不改顏一朝龍坐飲名稱落人寰

駐蹕山

嵬嶠摩碧漢清氣達人間御駕登臨後春風幾度還

三旋嶺

三旋是何意爲君指路迷石門雙谿處不必更思惟

洞山即景五絕 洞山者价禪師古道場也崇禎戊寅秋孤崖禪師重興主席孤崖乃師之法嗣因重修洞山志師有感賦之

洞山寺

梵宮高聳洞山奇誰是過家路不迷眼裏青黃如未驀鐘聲擊處爲重提

和尚峰

孤峰聳立若僧儀細草婆娑似髮垂雲作袈裟松作杖儼然半步不曾移

五位橋

一石橫空起正偏兼帶齊此中能進步不涉杖頭泥

逢渠橋

洞橋似月半開舒未有登臨不自如觸目波瀾皆性色可知處處得逢渠

登雲居室

幽室高居峻不通天人何故得相逢念存有念神來供心若無心佛莫窮碧嶂野花陳翠色清溪流水現佳容真誠祖道誰能委總在兒孫一目中

美僧四謌

堪羡僧家脫却繁華勤精進定慧無瑕玉饌腥重名利匪誇果極清高極志氣最亨佳

圓頂方袍迥出塵勞觀大地猶若鴻毛縱横物外不受煩囂却遠情根違愛欲有禪逃

一衲逍遙拄杖横挑寥寥懸一個瓢瓢遠村乞食古洞爲寮也不参禪不學道無矜驕

禪板叮敲信口聲嘲無腔調韻徹清霄身心灑落不染塵勞乃絕羈縻絕毀譽不世交

山居四儀謌

山中行踏破羊腸古徑雲徐徐直上會峰頂轉盼天池氣象新

山中住閒看浮雲還又去忽爾狂風四面來不知蹤

跡歸何處
山中坐默默無言誰伴我柴扉不掩客來踈惟聽幽
禽吟戶左
山中臥衲衣當被和頭裹瓠瓢作枕正堪眠忽被猿
啼又驚覺
四儀禪調
山中行草鞋見都踏破穿過了古松陰又上前坡破
衲衣將藤花咸掛落烟霞隨杖轉禽鳥聽指呼一般
樣底神通誰儂不似我
山中住二六時真快樂喜清風翫明月發明圓覺也

無憂也無慮活潑潑念想隨處淨塵緣總不着一段
底真風世人難比和
坐蒲團半跏趺萬慮定無昏沉沒妄想廓爾太清魔
與佛若到此俱乞命如來正受處光明藏裡身忽爾
的忘緣三世剎那頃
臥藤蘿枕雲根都放下閒清風空明月事不交睬四
圍山悄寂如帳掛青天錦被蓋白雲破絮遮一覺
兒醒來紅日照着咱
警世四調
歎衆生真顛倒隨無明入荒草步步忘却長安道你

只圖妻財子祿造下了罪業山高勸君家早回頭莫
待臨時懊
縱貪嗔何日了迷自己那能曉汨沒塵勞投榮擢身
穿着華衣美服口要喫百味佳餚勸君家早回頭莫
待臨時懊
爭人我惹煩惱愛嬌奢幾時了因循造下來生報誰
知道無情閻老業鏡前毫不相饒勸君家早回頭莫
待臨時懊
報君家早知道省前愆休管造好將賢聖語言效念
一句彌陁古佛思量那極樂清高勸君家早回頭莫

待臨時懊

入就瑞白禪師語錄卷之十四

明住天台護國寺嗣法門人寂蘊編

書復

住龍華復唐司馬存憶沈司冦何山請主白雀寺啟

秉勅旨於靈山同扶末刦關津梁於震旦不負初心大道既弘諸佛咸喜恭惟大居士閣下德彌朝野道王人天四兵摧魔外之威御三尺禀覺王之律令世法之中常行正法國恩之外先報佛恩宰官身柱石一時菩提願金湯萬里似楊大年之行正令若李都尉之近西河但愧淺陋息影半龕素愛清虛隨緣一鉢何期凾翰謂玆道俗晦多年豈敢當陽重向人天監一指固是宗門有幸況復重任難堪承金湯垂護之雅斯則有命當遵在父母未生之前實亦無法可說先憑短牘敬謝高情

附請啟

伏以萬象森羅法本周於萬古一音提唱權有屬於一時頻伽妙響已知來自縠中獅子神威貴使伸於窟外借人天之寶座導佛祖之弘慈衆望允歸合詞虔請恭惟瑞白大禪師蓮座下玄珠久握智印旁通撥洞上之真傳受靈山之密囑鼻孔遼天蘊彌天之辯慧脚跟點地露本地之風光大千界內攝受無遺二六時中逍遥自在石室跏趺馴抑階之猛虎孤峰嘯傲度問偈之飛仙甘露已澍於他方化雨未敷於此土行錫既臨忍杜毘耶之口慈航在望孰恢般若之緣況道場山之法輪未轉則湛大師之遺懸方深賴今日之宣揚補當年之缺陷自非克家令子誰爲通事舍人法華寺者古德名區西吳勝槩尼總持之發軔大光師之踵興祥徵白雀遠符白馬之蹤瑞應青蓮不改青山之色必逢大士始繼前修秉乎願力庶幾有志竟成虛此覺塲或者後來居上潙山主人不待下語而决無垢居士何必結菴以招伏望憫斯緇素作我津梁豁開戸牖拯末俗於牛車截斷衆流報深恩於鷲嶺浴日月之光華大昭佛慧平山河之坑坎永奠皇圖反聞聞性處處開小白之花自覺覺他人人證菩提之果恭迎法駕特佈微悃謹啟

住龍華復韓太史求仲潘侍御青蓮請主白雀寺啟

不忘囑累庶令禪德增輝悟徹本來普使法幢重豎

志扶末運力闡直風恭惟大居士閣下河山毓秀奎璧儲精珠回玉轉綜五經廿一史于毫端霞湧雲蒸占三百六十名爲榜首洵朝端之柱石爲佛教之金湯三氏兼通儒釋道何他何自一真不昧戒定慧孰動孰澄威音那畔悟真機今世門頭通消息不昧弘深願力故能說法現身居士有九成伯思垂護之心山僧乏大慧黃龍接引之力既蒙見召豈敢固辭不揣愚衷統祈鑒炤

附請啓

二十八代綱宗提佛正今百千萬人觀望示世威儀師門無多誰敢横分戶牖學者雖衆必須蕩盡干戈喜來病市之醫王重振塵中之法鼓恭惟大師座下鶴鳴九皐河潤千里居則枯木止水安坐十方出則鳴鳳遊麟禎祥萬物值耆年凋落之日當正宗冷淡之時深賴典型用銷同異滴水滴凍原來布袋解開入淖入泥末後牢關自握劃盡法堂之草吹光布衲之毛莫負識痛癢之心公用布學菩提之種子三輪普現一印頓圓驢跡披開步步象王脚跡雨聲逢底點點能女珠璣擔荷難辭合衆拱聽謹啓

住龍華復孝廉史汝諧啓

受靈山之囑三才賴以匡扶秉東魯之規兩儀藉以位育恭惟居士胸懷日月掌握權衡洞悟心宗透明理學建法幢於越地四海欽聞護祖印於戒珠六合仰望山野德凉學淺抱病巖阿翰墨飛神何敢違拒謹此奉復惟祈鑒諒不悉

住龍華復吳太史 觀我

接手教云教乘粗知別傳未決乞天甘露研一滴以豁我盲何如夫教意宗乘原非別物恭聞老居士於世間經書文字及三藏十二部一切修多羅皆已透徹毫無餘剩或意識之未到者不曾研究耳古云太末蟲處處能泊惟不能泊於火燄之上衆生心處處能緣惟不能緣於般若之上惟祈將從前所知所解盡情放下放得潔淨然後向百不知百不會處下手使他冷氷氷地空寂寂虛豁豁無有一法當情其本地風光方可透露古所謂外絕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乃可入道此唯在篤行不復煩贅拙偈奉覽心意緣有量不能緣無量本色修行人去却有無量妄想生死根破妄涅槃城涅槃生死絕親見本來人若見本來人魔佛俱不論有問西來意鮎魚壁上行

陳居士到山云老居士精勤護法決意宗乘年雖老而志益堅身雖羸而心愈銳英雄之氣莫可摧也先師塔銘向蒙慨諾今將行實一一開呈伏祈慧鑒則先師末後一段光明全在老居士智海翻波舌鋒卓焯日雖西而餘影留可謂圓音再振森羅萬象現金容筆舌重宣明暗色空咸側耳宣王道釋迦道一命拈來實相禪文字禪二俱指出法音大闡寶月流輝後學有歸眞風永扇臨楮飛神翹竚之至

住龍華與唐孝廉丽蓮

即塵勞而行佛事假世相以演眞乘毘目仙人相存外道其足優婆夷不壞女流此華嚴中一眞法界菩薩子也何待易其形而後爲道哉昨聞居士有出家之志切宜止之龐居士楊大年在家成道善星比丘寔光法師亦墮輪廻道繇心悟何分僧俗惟在居士二六時中將個本參話頭提起力究不可斯須間斷只向行住坐卧屙屎送尿拖着個死屍行底畢竟是個甚麼人於此看來看去驀忽撞着自巳面目始知成佛其來舊矣

薰風拂面秀萬卉之花心杲日臨頭成百木之菓實榴紅通祖意梔白顯西來護持正法人當在此時洞然矣至囑

朔風緊急刺破人人面門不知居士可知否耶知則古錐赤條條不知依舊一團茅草亂蓬蓬去也先和尚傳稿未審近日清否曾付梓否當旋音慰我不悉

囑託

弁山龍華寺承居士願力所成病朽如風燭草霜豈長久哉今復託重永爲金湯者盖居士之誠敬居士之信心居士之行門必爲靈山記莂隨類現身宰官說法乃如此也願居士如呂文正公後代不信三寶者勿生公家生公家者個個簪纓人人冠冕作朝廷之柱石爲佛法之金湯是吾願耳然參究工夫但只以栢樹子話時時提持勿緊勿慢久久純熟自然打成一片有個到家時節不明時不可煩燥不可懈怠亦不必執坐但行住坐卧無令打失爲妙護法亦須具擇法眼彼師具正知見爲法門爲後學須要護持使慧命有在若彼師爲利爲名爲處所爲眷屬者此爲不淨說法也經不云乎末世之中魔王說法如恒河沙衆生愚昧不自覺知其爲護法者可不慎哉惟祈爲法門爲衆生驅邪輔正是禱是幸

別

爲衆竭力勞病臨身神倦氣微難以應接所以向深谷以養沉痾住鄮嶺而盡殘喘力疾當行往在此日龍華院事已付久黙全在居士力請爲之庶使佛法有人寺得其主吾願滿足故遣奇珍馳書奉達

住龍華復沉司寇 何山

旣知渠是我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又謂流轉隨他去者亦是我也須知我無有我無我之我豈妄者哉達此眞我則衆流自絕矣奚把柄之謂乎

住龍華復嚴比部 克涵

西堂回持老居士尊翰及齋僧銀上山老居士功德福壽可謂與和風爭布煦日同輝矣承問參究工夫事古云參禪無秘訣秖要生死切二六時中但只猛着精彩莫管他閙忙得失將一句本來面目一提提起一靠靠定只恁麼參將去行也如是參坐也如是參動靜閙忙亦如是參參來參去日久歲深自然有個落處在囑

住龍華復邢文學 古先

朔風彌六合霜花遍天千錦衣公子猷鑪添白炭百衲禪和擁床皮饑寒正寂寥中忽接翰墨不覺喜動

眉顔寂寥翻爲和風煦日矣何也喜居士於此有入處則吾法門有賴但未知信得極否果信得極則識得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直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之義矣若復向此如如中作活計正所謂錦獄安身猶帶一重羈鎖何繇而得解脫乎古云若遇御飯亦須吐却直向高高山頂立足十字街頭橫身雖在十字街橫身不妨高高山頂立足古所謂夜半正明天曉不露正此意也如此會得須知更有向上一竅要知向上一竅且待和風解凍後歷然還爾時

住龍華復周廣文 身爲

接手敎知居士乃個中人非汎汎可比若非親秉靈山記別曷如是哉諦觀來書見地似有眼而無足何以故見雖精明而不能行履蓋功夫未到究竟故有此疑耳今勸居士可將從前所知所解一切放下放得絜絜淨淨不留絲毫觸境逢緣如空谷答響明鏡炤像不執留不記憶來無所粘過無所從如此行去十年廿年自然不須問人矣觀二轉語見地不無但未剿絕果要諦當知殺棒之所以須要見徹擯首座維那落節處纔抄承五問今奉答問生死夢幻鼎鑊當前不能怡然答石女觀花問情緣假捏骨肉當前

豈能漠然答木人飲酒問肉身泡影凍餓當前豈能
滉然答金佛不度爐問較量卜度撮摩虛空拂逆當
前豈能恬然答馬蹄踏微塵問日間猶可把持夢中
不能自主事變忽生更難卒應答明月應清波居士
若於答語中透得不妨做個灑灑落落丈夫立地成
佛漢子其或未然切莫草草

向者白雀一別清譚疎闊緬想高風日時暢望忽接
尊翰始知起居中帶恙堅修未嘗少怠眞老當益壯
也來翰云所窺不無影響不能一脚踏着遇個促風
暴雨不能安閒然修行人要緊正在此耳秪恐居士

二六時中不曾回頭力究惟向文字知解邊作活計
如說藥人相似眞藥現前便眼花撩亂了也居士果
要眞實相應必須萬緣放下放得潔淨無餘絲毫不
存古所謂百不知百不會如此日久自有自繇分他
時閻家老子亦沒柰何不然只恐歲月蹉跎韶光難
再道力不充臨時未免忙亂可不愼歟

住能華復史文學 穎水

別來數載清敘無繇忽接尊教心中積想頓然釋矣
來書云久厭塵勞志本眞諦甚喜但做工夫人於塵
勞當臧處須臧不必厭煩若生厭煩則愈加塵勞且

看塵中事身而過者是甚麼人看來看去忽然看破
始信塵中能作主化外自來賓可謂眞徹矣居士果
有此志當貴乎發大憤立大志直下做去自有得力
處若悠悠洋洋卽來翰所云來日之短此不待山僧
重悉矣

住弁山復俞文學 浪澄

接來翰知居士用心眞切造詣淵微眞法門之良器
也羨羨承如所言生不是佛而皆心也刀不是鋤而
皆鐵也瓶盤釵釧皆一金也果識金體何妨瓶盤之
殊果識目心豈礙生佛之異卽生佛而眞心卽瓶盤

而金體何差別之有哉須知古云不是心不是佛不
是物且道居士向甚麼處着眼此處著得隻眼須知
更有向上一竅要明此一竅問取智慧二子始得

住弁山復丁文學 子敬

適承住貺謝謝來翰云身心總非無乃落空此因世
人執身心實有故吾佛破之令知身心空花當下卽
歸眞際豈復落于空哉又來云山河大地咸屬劫心
中之物混沌未剖向何處安身立命此處正要居士
疑着病朽聊通一線云無舌童兒解唱歌又來云寂
寂惺惺時却似無極涵太極寂寂惺惺此乃永嘉惺

寂雙流體用一如之義總不出自心若達自心無極太極亦在其中矣栢樹子話乃祖師向上提持不落有無及非有非無四句須離四句百非外會取始得如不會但衹恁麼參去自有到家時節也

住弁山復沈文學 仁叔

接來翰知居士爲個中事懇切眞誠非宿根深厚示現說法曷如是也羡羡若論親切下手處諸佛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三教聖人出世莫不指一心之道也夫心者乃當人二六時中迎賓待客折旋俯仰虛靈不昧一段光明曾無間然者也或有認作妄想者佛云了心及境界或執有所得者佛云三心不可得此不過隨時破執之語但有言說都無實義居士若要親切下手處但將册子上看得底解得底記得底盡情放下楞伽所謂五法三自性俱離八識二無我俱遣既遣既離這裏正好看個畢竟那個是我底自心行也如是看坐也如是看穿衣喫飯如是做迎賓待客如是做妄想起時切莫隨之亦莫厭之亦莫斷之只莫管他但恁麼做去打成一片情境俱忘觸着磕着忽爾囫地一聲始知諸佛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也

住弁山復嚴文學 季玉

接來翰知居士意氣聳聳然錚鉎銛銛然大似一員猛將有八面受敵之威風但未久經行陣若遇強中強勝中勝恐被他生擒活捉則體面不雅只宜深蓄厚養餘思淨盡般若圓明那時出頭來一棒一條痕一掌一握血殺活自繇收放自在豈不快哉

住弁山復張居士

接來書知用心之深造詣之切眞塵勞中丈夫也來書云昔日聰明見解山河大地都向盤古已前去了是則固是且道盤古已前是甚麼人道一句看又云忽將佛祖化作一團沒眼耳鼻口的東西塞住三千大千沙界既無眼耳鼻口且道足下在何處安身立命又作麼生見聞作麼生唱飲向此無眼耳鼻口處道得一句可來山僧手裡喫棒不然秖是意解所逼依草附木豈知佛祖之道哉

住弁山與湛初懷悅二居士

奔流日月舊人已換新人飛箭歲時新物難同故物若夫林間野壑抱道之士穩坐淸虛恒處寂然觀時遷以忘意觀物改而無心萬古眞常煥然不變者烏有新舊之遷哉奉勸諸公頓發大心捨塵勞於貪嗔愛見證佛道於戒定慧門古所謂念佛則高登極樂

造惡則永墮沉淪報應無私可不愼歟蓋謂善以熏成惡乃習就莫待無常促至而後方省須知參禪定然悟道持素必也生天若聽予言不枉平日知我之深也

住弁山與兵居士 陸恭

參山須到頂不到頂不知山之高入海須到底不到底不知海之深學道須明極不明極不知道之幾微聞汝要坐關此不可也坐關乃是養道之位汝若參得透頂透底古今差別了了無疑方可杜門息影調養習氣不然可謂不知其時不知其位他日莫言不道

住弁山與首座 久熙

予承當個事必須精修造守弘揚大教以報佛祖深恩無得效世之常輩作個座主體態說些名言因果哄些齋公齋婆過日子也大凡住持其刹無論大小衆不拘多寡必要率衆精嚴規矩緊密賞罰分明不可怠惰此爲主者之所當然不可濫同諸方禮儀有所不備規矩有所不齊賞罰有所不明則住持之道廢已道安在哉

住弁山復禪者 石門

接來書云昏散昭昭未有一時清淨又云是其無生而有生者耶永嘉云若實無生無不生既無不生何厭其昏散昭耶當知昏散昭昭曾非別人即是汝自已昏者是汝昏散者是汝散以其有汝自性清淨之水體故有汝妄想之波浪若無水體則妄想波浪何處安著既知昏散非別人亦不可認着爲是從今已後將昏散二念放過一邊單只以本參話頭爲懷昏也如是做散也如是做閙忙也如是做動靜也如是做做到人我兩忘根境雙絕忽爾觸着磕着囫地一聲始知不汝欺也

住弁山復禪友悟空

和風再布煦日重新是處山增色徧地花滿岑則弁山台嶺不隔一線矣月燈雲衣一般春色烟霞氣味大地逍遙任他狼烟四起我國晏然何驚悸之有哉護國之來亦不定矣直待禪堂已成或可不可且看天緣惟願鄉親緊把繩頭牢握露刃劈栢子於當處破趙關於目前他日相逢只得呵呵

入就瑞白禪師語録卷之十四終

入就瑞白禪師語錄卷之十五

明住天台護國寺嗣法門人寂蘊編

書復

住弁山復唐大總憲 存憶

向來海泉安和吳浙法門興盛皆賴老居士弘庥之力也每欲共談個事惟待歸隱林泉今雖謫任而歸是亦偏力所致龍天助此良緣令修吾佛出世之道此時正好反觀前來所歷許多名位許多威權許多顯赫許多榮耀而今數月之坎坷之毀責總是一夢而已烏得不爲虛假者哉所以金剛經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既知身外之物是虛假則知自身亦是虛假從頭觀之皮肉筋骨皆歸于土涕唾膿血皆歸于水煖氣歸火動轉歸風四物各離此身何有惟有常住眞性充徧十方不假包胎凝然獨露若不向此時究明辜負己靈豈大丈夫哉若待翻個觔斗則前路茫茫不知何處安身今勸老居士將世出世間一切外累一放放下看個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一扣扣定與他覷作一團行也如是坐也如是臥也如是不可斯須放過倘或遇境逢緣觸着磕着一念相應寧不爲出世大丈夫耶即現在之龐蘊楊大年李都尉把手共行儒釋一貫豈不幸哉是禱是祝

住弁山復周羽士 三畏

白馬壇上俱剃度以皈依黃龍山前碎瓢囊而證佛一時捨邪皈正皆因仰慕上乘賢翁既有出塵之心病朽豈無接引之意但深思幻化見桐邑之災危須確究眞宗望諸祖而力學知無常之促至生日幾何念父母之深恩薙髮報劬倘得發明心地必須代祖弘揚佛恩君恩親恩頃爾報答災障業障報障忽地冰消矣

住天台復沈司寇 何山

辱承華翰頓令泉石增輝愚心亦銘刻矣老居士既以法門爲念病朽固可速整歸帆猶待棒子飄香孤雲自來弁嶽

住天台復陳吏部 木叔二篇

大道將隳賴仁人而護佑禪門把落使賢哲以安寧若非智者傾心何能永標法幟唐居士見天台之久廢意在求人思公力以護持飛神速迓李居士願力深厚意在未覩之先爲道懸心留神已發之際雲林泉石咸有歡聲地土泥沙悉皆欽仰居士有忠懿王

之大力山野無德韶老之宗風福薄才輕有忝重望權作斷橋之畧彴暫爲黑夜之螢燈以俟高賢紹來禪林始可興盛惟祈鑑燭佛日增輝幸幸

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古有聞鞋聲指木樨而悟者時節因緣也忠懿王供禮韶國師建二十七刹亦時節因緣也護國之典賦田千頃飯僧萬人房寮六百餘所煥若天宮亦時節因緣也後來田地一旦屬於豪家房舍變爲瓦礫亦時節因緣也病朽至此不過隨緣度日况欲搆室以爲退休之計不期常住淡薄雖有鉢資之餘已作雲厨

之供何有贖田之意哉縱有此意亦俟時節因緣必不強也聊此奉復

住天台復嚴文學淳之

別時桃花呈笑臉而今梔子露芳容任他萬物陳奇玅個中不與古今同正來書所云無縛無脫之旨也既得斯旨終日灑灑落落何五欲習氣之有哉何聖凡魔佛之有哉何境風觸動之有哉遇緣即焰觸境使知爲得不爲秋空月影乎爲得不爲夜靜鐘聲乎到與不到無足論也古所謂萬象之中獨露身惟人自肯乃方親公既自肯更何黏膝若稍有境風習氣

則自心不透當深造之則日進日妙自然萬無一失矣雖然且道鶴出銀籠一句作麼生道若道得可謂親見弁山來不然且待桂子飄香後南飛北鴈與知

住天台復嚴文學季玉

居士夙根淳厚願力弘深故能于般若中纔涉務情便有入路豈非示現受生同事之攝乎若眞信得及如杲日麗于中天無物不照無物不臨則知一切習氣總是自心發現何差別焉何羈絆焉古所云萬象之中獨露身豈非解脫乎縱有多生習氣但以知見力治之所言知見力卽是自心非別物也如水起波

全波是水從心起妄全妄是心何差別之有哉卽此是夢覺一如但於此做去久久純熟自然言思路絕心體湛然何親踈何精𥺄如此着得一隻眼可謂向上機關着着全提大用始信十方世界中惟有一乘法諸佛無二道也提也是不提也是參亦不是別人放下亦不是別人可度生死海可登涅槃山雖然如是且道騎佛殿入庫中將山門安燈籠裡又作麼生如此有疑必須再參始得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觀公偈句兒地不無只恐依他作解耳拙偈奉復堪羨汝今全體露拈花老子何曾付機緣偶爾霎時逢

始信人人皆本具喚青龍巢在鶻鴒頭石虎翻騰迎海度青龍巢在鶻鴒頭卽不問秖如石虎翻騰作麼生道道得不枉親見弁山若道不得且待黃花綻相逢咲臉開

住天台復丁文學子敬

經云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無邊刹海自他不隔於毫端夫如是則吳越一致也萬法一心也始終一如也僧俗一體也何東西兩浙之有哉如居士始到弁山謁予卽此一念也同予上天台入護國遊桃源觀石梁𢌞剡溪渡錢塘乃至歸家莫不皆此一念也何始終焉何彼此焉可謂不離茗上而親炙病僧不出台嶽巳入龍華如是會得乃名小歇場須知更有祖師巴鼻在會麼要知瑞老歸期日且看橙黃橘綠時

住天台復沈文學仁叔

末世佛法凋零若非大菩薩現宰官居士身爲衆生說法則衆生沉淪苦海何繇同事攝化哉想居士夙願深厚道基恢弘纔入禪門頓省心地豈非親受靈山記莂乎接手教知居士以再入爐鞴重加煆煉爲念此眞勇猛丈夫且吾出家輩捨俗趣眞二二十年習氣不得頓斷況居士纔入此門焉能頓斷乎古云理則頓悟乘悟併銷事非頓除因次第盡當二六時中要眞眞實實看得破放得下正念當時現前不可昧却暫時不在如同死人若正念現前孤迥迥峭巍巍縱有感慨之懷桑梓顧惜之念如明鏡鑒像來無所黏過無所從豈非是灑灑落落閒道人也旣知火宅道場原非二地行成解絕豈有兩心只在當人二六時中操守切莫放過必須以斯道而覺斯民可以語戒者戒可以語禪者禪可語道者道卽是隨類化身也今天台冠天下名山護國爲韶國師大刹桃源洞乃劉阮之仙境石梁橋壯宇宙之奇觀倘居士眞能作灑落人不妨駕高車一遊暢望抒情莫如此山之勝也

住崆峒復唐總憲存憶

五月八日接翰教知老居士以碧巖相召非渥愛愚庸曷至此也柰山朽抱痾深重應接艱難力竭神衰心枯血少只得退隱崆峒以盡殘喘特此拒命有辜賢喬梓之重望矣更祈二六時中將巳躬下一段大事不可放過必須精精勤勤自勉自勵與他三世諸佛把手共行方爲出世大丈夫不枉塵勞一回致禱

致牘

復婁文學 挹玄

瑞生至接尊翰知居士留心此道兒究宗乘為法門之金湯作文江之柱石忻羡來翰云念佛難使一心不亂參禪疑情不起斷斷續續淫怒竊發雖知淫怒佛性無二而又不敢直下承當也蓋參禪人十個則有五雙隨此病中皆因生死心不切耳若是生死心切將個本參話頭一提提起如一人與萬人敵相似莫教斯須放過倘或手寬眼慢即被他斬却頭去也誠能如是做去不日成功立地可待發明本有則不

著問人矣既明之後露躶躶赤灑灑則知念佛心與淫怒心皆不可得曾無來處亦無去處何一亂之有哉亘古亘今曾無欠少豈有斷續耶如斯說個妙悟亦是鬧名爲得不累贅乎到此頭頭顯現物物全彰切忌認着認着則依然不是雖然更須知有向上一竅在若要明此向上事可到南雲山中拄杖子與汝指出餘不瑣瑣

復魏文學 東曉

前者道駕過山陋宇荒涼慢甚初七晚接尊翰如晤道顏亦知居士還楚矣來書云若見自己面則不見種種矣既不見自己面所見種種者是何物見耶若以眼見眼似蒲萄丞不能見也若以心見心如工技見亦不能見也何則心如幻故一滅示滅何能再見也要知數數而見者畢竟是何物而能於此觸着磕着必要討個下落不枉居士頂天立地做個大丈夫漢子也不然且看古人云萬象之中獨露身惟人自肯乃方親若向這裡看破則山僧此一絡索皆爲剩語矣

復嚴比部 克涵

接尊翰知老居士留心此道真切做工夫入龍華隨

衆坐香話頭頗馴書尚多起倒漏逗更以初學指南長途截徑爲問若論指南截徑二六時中折旋俯仰迎賓待客抱子弄孫一一無非截徑處一一無非指南處只爲老居士自不知耳雖然不知與他歷代祖師有何差別乎古人云佛法不離穿衣喫飯處屙屎放尿處迎賓待客處生心動念即不是了也若不生心動念則無住不是個事現前於此覷得破擔荷得起奚得不爲截徑者哉若不於此領荷徒自勞碌耳經云不從人得何藉劬勞肯綮修證誠足以爲證也

復唐孝廉 祈遠二篇

行菓弘深爲華嚴之長于道德高廣作佛祖之頂兒其唯護法也歟若上一別又經菊梅幾換榮枯難忘是以能華寺是居士血跡所成豈改初心終期果滿柰緣山野病態不能拔衆談禪寔學忠頑其實有辜道望心枯喉燥豈堪久居脾弱氣虛胡爲衆首只得退歸岩壑以盡殘年是予之志願也今承居士翰墨遠須欲予再歸不得不書此奉復且久默上座向日已曾面囑當請入華林陞堂說法衲僧濟濟乃龍華之勝事憒熾紛紛實護法之心誠何在區區病朽之野衲哉內外若有梗法不遵方丈之規約者居士與

默公當以清規治之或罰或擯如不依者王法處之則龍華永固默予心安即山僧居龍華亦無二也竊謂居士於此門中已將十年矣不知近日曾透徹不不可悠悠徉徉今日也恁麼明日也恁麼臘月三十日到依舊黑漫漫地又恐佛法無靈驗且閻羅老子不怕修福者轉輪聖王其福最大亦難逃乎他手亦不怕文學辯才者如古之才子今之奇魁即吳都御等尚入地獄其才力雖大亦難免乎他手夫如是當知明道要緊可將世出世間盡情放得乾乾淨淨必須努力中更加努力精進中更加精進一念相應則全體顯現通身手眼古今機緣了了無疑可謂活潑潑轉轆轆隨處自在不亦慶快平生歟是不枉爲法門出人頭地之一人也

復賴居士

大丈夫觀身世名利如夢幻泡影倏爾消落原非長久何得悠悠徉徉待乎臨頭之雨哉來翰索良方只有一服平胃散奉寄偈曰山中與井市元不有塵土識得個裡人觸處皆清楚個裡人何識憒起大信力提起吹毛劍境緣當頭劈

復丁文學 于敬

昨承翰問知二六時中未敢忘却話頭足見用心之真造詣之切非泛泛可比也四偈首偈畧可三偈盡屬道理於祖師關太遠在必須於話頭做去待他卒地斷嚗地折方與祖師關棙子少分相應若要知夜半日輪紅石女繡鴛鴦木童把酒盞泥牛眠海底之旨此非心思意解得底直須絕後再甦始可知此無義味話要悟明自心要了生死要透祖關當知一切言教俱屬方便古云但有言說都無實義即龍女成佛示爲法門故亦須轉然自古至今未始有一女佛也若據佛法向上而言曾無轉與不轉若以幻化而

言亦無男女之相何轉之有哉望居士努力加功以期妙悟直與歷代祖師把手共行方知吾語不虛 嚀主

復鍾居士 玉所

來書云主人公朝夕不離作麼生會既朝夕不離則不必會矣不必得矣若要更會更得則是頭上安頭爲得爲主人公耶又謂入門大事更望提誨若要明此大事但於洗面時摸着鼻孔便知端的或仰面見青天時亦知消息於斯得個消息更上山頭拄杖子與汝剿絕何如

復席居士 珍宇

接尊翰知居士有決絕塵勞之志力究祖道之心老當益壯則三世諸佛合掌讚歎有分也再祈居士更發勇猛堅固志願弗使中路懈退不然則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於道何益矣然直要了此大事但二六時中將個本參話頭緊緊扣住於動靜閙忙之時逆順閙亂之際切勿絲毫放過功夫自然純熟打成一片忽爾囫地一聲捉敗這賊可謂卽塵勞而作佛事也卽今之維摩居士也何在出家而後爲學道哉

復鮑文學 思薰

皇圖末運佛道垂秋非菩薩降跡與慈運悲則一切衆生何繇得其安樂哉向聞居士開大方便作大佛事施藥施財利濟無量此非菩薩莫能矣令甥回山接尊翰知居士從門入意識會於懸崖撒手處絕不可冀爲念但今時士大夫輩莫不墮此意識領會之病居士可將從前學解得底盡情掃向一邊此是對症與藥更須參則機緣如龐居士曾參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只恁麼看去一切施爲動靜閙忙處但只緊緊看住看來看去忽然打翻自巳家珍捉敗龐蘊老漢自然懸崖撒手自然露躶躶而赤灑灑覓其半毫世法佛法了不可得豈不快哉

復余文學 萬容

令師回山接手書承種種過諭復云根器雖卑而有佛祖之志可謂眞大丈夫也公既有佛祖之志必要行佛祖之事所言佛祖之事者外以慈心濟物內以定慧修身自他一體物我同觀若能如是行去眞爲佛祖之兒孫更須知有脚跟下一件大事始得所謂本命元辰公可知否若不知但恁麼看去切不得絲毫放過倘觸着磕着忽然如此了當卽是選佛場中已中甲科矣故謂之心空及第歸也

復泰和禪客 恒明

一切世出世間法皆是依時對機之所建立也若談性則一切皆眞若破妄則一切皆假若談根境則一切皆是塵緣故法無定法隨人施設公所說者正是眞如之理引維摩圓覺二經滛怒痴俱是梵行等此正是眞如謂之理窟謂之理障謂之如來禪謂之百尺竿頭坐的人百尺竿頭須用進步理窟理障如來禪須用掃去方可透徹祖師關不然只在死水裡浸郤何能知向上事乎如僧問趙州如何是西來大意州云庭前栢樹子栢樹子豈非黃花翠竹之類乎若以翠竹栢樹子俱作眞如會則教家足以明矣何謂教外別傳何用祖師西來何能開人眼目何可稱爲祖師關向上事何能喚作悟心人當細思之古人云若論此事尚不與教乘合況世間文字乎所以云不向言中取不向句中求況言者喪滞句者迷此之謂也眞如之理焉可及哉

復山主李居士 明吾

久違道範時切瞻依想近來念佛心純蓮臺標號實大檀功力之所至也病朽每感賢喬梓辱愛爲方外交忻然捨寺址構梵宇四衆既有依止而明心達本則居士之福德誠不可量矣柰病朽勞病多年心枯

血少氣衰力微只得退處深嵓將龍華盡付久上座掌管予素知此人朴實任重今所托得人亦不孤大檀之望也更望道念堅固庶令龍華永興不惟居士合族之福綿遠亦且法被萬世之下皆居士之福也再祈緊着繩頭一句彌陀時刻莫放至於心佛不二是爲眞實受用囑囑

復龍華久默上座

近聞龍華規矩整肅道風遠播遐邇知皈正宜子之有力人主席何勞絮絮叨叨望病朽回來若不爲養病一接便歸何在四五請而再之又再也老僧原說病軀若愈到六十歲或可回浙掃塔若不愈則老死嵓阿而已衰朽之身心豈能伴精壯之機器哉田地可以清理者理之不可清理者還契書而棄之免使後人業累其餘瑣末汝當裁之

復護國嘯雲上座 二篇

向將護國付托乃病朽平日深知非偶然也舊秋出山時囑衆職事同心料理雖許再來亦病朽方便以慰衆心耳汝宜善守自能興復調衆有方服人以道何必切切而望再來此亦有時非自強也山中道場不比坡下叢席須效古之百丈今之壽昌種田喫飯

勞逸同心何患後日道之不行哉病朽意在四月八日上九華終南兹筆難盡爾自勉旃丙子二月廿日

弁山入就老人書

病朽丙子夏初離弁山意徃終南隱跡舟到韜州聞崆峒幽深可棲因暫居之觀來書弁正宗說皆慰吾忽蓋知天台衆職同心不負病朽之囑當思古之為叢林主者為弘祖道乃重其地地勝則人集人集則道行勞必身先逸必居後斯則德充道播無愧古人今聞同甘枯淡作務能隨昔百丈作食開田之風規羨有在焉近日有其妄判古人謂濟宗以棒喝為本分

洞宗以語句為本分又其妄判世尊覩星明道六祖本來無物之偈弁洞山偈皆載語録中此若不與論之恐悞後學今有書到弁山久默處汝等當判之毋縱彼妄說妄說既杜法門幸甚後學幸甚病朽為法門之願亦盡矣若不依余坐視不理將何以報佛祖正法之恩思之為之人天慶幸

復禪者念微

來書云祖意教意有人問着或時有語或時無語不能應機無滯伏希開示方便古云偷心淨盡方堪措泊若論此事惟在當人悟得親見得徹信得及方可用得出若稍假擬議即落二落三了也即是偷心了也古云入荒田不揀草應機有滯皆于荒田中揀草之謂也若不揀擇拈來無不是何滯之有哉如洪鐘在架有扣則應皆無心也若無心而應則偷心斷盡二六時中總是一顆摩尼寶珠放光動地應用無窮何滯之有哉

與西堂中也

子承當個事不可草草過日古人修道不為住處不為衣食不為徒衆利養必以弘荷大法為懷利濟衆生為念二六時中造成一片黄金骨自爾爍開頂門

眼他時論佛論祖亦無愧也囑囑

復禪者信中

德舟到山知近日工夫掬飲搬新一一成現則與三世諸佛同一鼻孔出氣但以機未圓活過後張弓之說為問此正汝識心之過耳若能虛中而應不假思惟如鐘受桴如水銀墮地無有不響應圓活者也古所謂偷心淨盡方堪措泊不然則措泊不上參之

復禪者懸圓二篇

梵語阿彌陀此云無量壽亦云無量光公素心固願欲得見此彌陀者則六根門頭放光動地無處不是

祖見處無處不是着實處折旋俯仰觸着磕着無處不是接引處何不明之言哉何銅墻鐵壁之礙哉主張亦是汝不主張亦是汝勿謂無明煩惱却非本來面目箇知聲色裡元是法王身雖然如此亦當正好向山僧手裡喫棒何故須知更有向上事在

來書云疑團頓破又云證之一字尚未的確足見汝未具頂門眼惟依他作解若疑團頓破徹法源底一亦不立況其二耶佛祖之道豈有二乎二六時中穿衣喫飯迎賓待客折旋俯仰無非是爾證處古云今世門頭不捨一法不捨一法處頭頭顯現法法全彰是爾眞贓定案也實際理地不受一塵即是元無口也何必問人處胎出胎至于成佛皆獨尊之旨雪山修行爲法作則用拔諸苦正所謂修證即不無亦顯獨尊矣當知不可尋言逐句但向二六時中動轉施爲無憎無愛看來看去自然明白

入就瑞白禪師語錄卷之十五終

入就瑞白禪師語錄卷之十六

明住天台護國寺嗣法門人寂蘊編

書復

住崆峒山復洪都　建安國主請住百丈山啓

伏以濬哲遐舒金輪衍御協重華于帝道允執厥中孚錫極于攸句謳歌壞內賴我王之多福庇兆姓之咸安恭惟　千歲殿下德邁宗彝名魁貴胤聰明天縱才博義豐瞻二酉之墳典至道精微辯雄問下羅五性之徧圓聲聞色見了自性歸趣大藏教總在裏許豎弄橫拈抉祖師關鍵一毫頭識盡原根何期宣宰之再來龍章遠錫憐念祖庭之下替虜翰星馳某山野病夫深慚襪線智門弘敞曷克撑持辱使命以傳呼竭賑愚而頂戴伏願法幢廣豎令德日新衣珠深藏自知有在髻中至寶着價無人言念不忘丕顯百丈之前談均漸雨露綸音常赫翊贊萬年之國祚娩美陶唐咫尺尊顏無任瞻仰屏營激切稱謝以聞

附請啟

恭惟大師座下名喧宇宙道括古今縱象王之威猛諸方膽喪張獅子之牙爪四衆心傾末後關雖轟雷掣電未足以喻其神機個中事即豎拂拈槌猶難以

形其玅用為曹洞之真子接少室之單傳慈雲既已遍滿乎虛空法雨亦幾普周乎沙界矣不穀寡昧無聞承當有媿徒勤嚮往莫遂瞻依雖樊籠霄漢之相懸固時節因緣之有待典型在望冀宗旨以弘揚緇素投誠希大悲而接引念祖庭秋晚惟西江最稱冷落嗟古剎草深獨百丈極其荒蕪山以人靈欣瞻古佛再來興祖廢起快覩慧幢重豎聊成一時之勝果實結千載之奇緣大振舊家風共覩人人登正覺路全提新祖令爭看個個入不二門引領以俟錫來臨書不禁神往

住百丈上　建安國主 已下皆百丈書

廬扞困深令儀孔邇纏起祖庭之隆緒履安王道之平夷草勁風知遇疾風而不偃金將火試經百煉以彌神不有多虞曷表金湯之大力量哉自別豫章遡流新邑艤帆駛驟仰沫何窮一道安和承恩有驗初二甫入百丈漱蓮封木猶存大智之遺風孰謂凜凜清規消磨殆盡古竭新栽究爾宣宗之弘範且喜糾糾法塹先後同揆舊願竟成信不誣矣仰冀留心內典兌忘真宗識鎖情關原非他物明几淨御且道是誰殷角微涼始信面南看北斗竿頭更進還期石虎夜生兒未盡纖翳迷封萬里所慮巧明銷骨事起技得全憑大手之維持永固雄峰之鎧胄謝言難罄面晤可期縷縷襟悰惟冀一公之口述不勝悚慄之至

上大宗侯 南美

恭惟殿下金枝毓秀孝格蘭馨玉幹騰輝忠孚御詔德澤久伻於召杜旁求遐邇於東平鷲嶺親盟展維城之赤手法門重係運禦侮之嘉猷狂瀾倒而更迴慧炬微而復熾自古迄今所未有也洎到百丈遲想仁風愧之投瑤彌加銘刻烹茗曲水顒象駕以雲移掃石流觴望賁機而雨沛現成公案一句了然目擊

道存神孚默契猶恐魔風易煽疑謗橫生贋真不辨於金鍮清濁無分於涇渭仰煩廑慮俯賜斡旋至於郢斧入神又非臆見所能測矣臨楮踴躍翹企之至

復越州鄉紳大司馬王我雲請回顯聖寺啟

關山迢隔久失晤言翰墨南頒少舒眷惘細誦起居之秩秩細惟外護之惓惓垂念雲門移章貢水久虛法席大檀猶且寒心切感師恩病朽詎能坐視但甫還百丈未及經旬遽爾遠歸奚逃輿議欲振先師之道法可延同社之尊耆掃塔還山備陳衷曲統希照入不禁神馳

復祁侍御 世培

雲門邂逅十載睽違遐想丰神時增眷眷自來宗風大盛無逾越之外護頗多至于一種熱腸傾心護法獨讓于今嚴而復繼美前人更光先烈者又惟大居士爲尚矣先師道價久播叢林世系金湯綿綿不替雖雲門一席覺有蕭條況洞上一宗已大傳海内重典之望指日可待矣既蒙佳音極承厚愛久病不堪應酧崆山又多嵐瘴俄遷百丈坐席未温難遵還山之命恒爲悵耳今秋新刻傳燈世譜令先君與石簣老居士俱綮入先師會下厥燈燈續燦後學亦有所

瞻依也向聞居士志祖道有年更望眞參實究於二六時中默默提撕畢竟是個甚麼驀然冷灰豆爆漆桶撅翻雅紹先宗璧聯昆玉郎使無盡大年復起不覺退身三舍雖然後日還雲門掃塔時再爲勘過病中簡率不恭是荷

復祁文學 驟超

捧讀尊教知居士爲雲門之意誠且篤矣但山僧病軀只堪靜養復蒞大刹深愧無能恐負衆望之心實難應命也戒珠別後良晤無從未審近日道候何如禪者入山知居士承當個事不勝欣慰更冀深操實

踐解行相符毋使玄黃交戰於胸中逆順紛馳於境外情生智隔霄壤懸殊丈說尺行猶宜勉勵直饒坐斷十方須信寸移一步撅翻寶所踢倒化城透過祖僧巴鼻横行佛祖頂顊乃可紹吾宗猷光揚法道誠法門之幸也千里面談伏惟自玉

上潘潘憲 吉甫

辛未春辱翰教未獲識荊亹亹之情時把懷抱爰丙子春志圖終養退隱南虔瘴重嵐深病軀莫遣茲新吳百丈因法席久虛雀角蝸房風寒月冷蕭條景況聞者愴然夫佛祖兒孫能不寒心哉適 建王遠召

荷書幣入山不揣病叟慙愿斯舉中秋發棹舟次瑞筠不期疑者謗言法憲致使霄壤情封幾乎掣肘復蒙高鑒備析緇素而俯循輿議既叨護有敢不銘心易覆車于往日仰德澤于斯時更冀臺下不吝鼎言大作金湯重護則兩浙吳山俱沾福庇矣臨楮悲禱之至

與劉鄉紳 振宇

久仰遐風幸瞻領蓋復辱厚貺愧感彌深子丙子春解弁山院事退老虔南嵐封烟霧莫適病軀茲因百丈古刹法席久虛師表名存清規實廢荷蒙建安殿下書幣遠頒雋住印宗承筐匍匐痛祖庭之寥落誥

千里之册恍不膴鄙褱俄㒚領命中秋發棹直抵瑞鍔李下一咏尊相和附誤干法悉衆議紛紜月雖無愧于天表猶豫尚乖乎人心幸叨明鑒得藉升需掃榆入山覯九踵謝但慮玉石濫觴鍮金未析幸聞攜臺同盟締好敢望台駕俯賜先客則法門有賴愧蔭何窮祖佛冥加蓮佛合掌小刻奉覽伏惟哂入是荷

復顧城泉鄉紳文學公請同虔啓

恭惟台下碩彥遺風名宗聯美痛慮久湮之叢席蝇集蟻膻共扶將墜之宗綱折枝叉掌斯人斯德式敬式崇同者既蒙邀惠于崆山復荷垂情于百丈啓旌函而讀罷雪敷满岫之蓮捫衷曲以倦遊愧謝嗟峨之榻住持此地在我謂公欲永金堤惟憑護力庶使城裏優曇與山中隔年桃李共鬬芬芳則兆除功德久久不替矣俟或松歆崖畔煮石峰前數載襟懷再伸聲謝未可料也謹復

與張侍御 琛碧

閬苑春先香生四野崖前飛瀑韻繞竹以無心檻外流鶯奏簫韶而有意文明兆啓足可徵焉德履攸深撥之素矣賀賀客秋極承厚貺趋謝未遑耿耿私衷時增愧赧茲啓棹江解纜晚泊端鷁催鼓舌以寒心藉餘光而憩息常嗟古剎草深法門莫振若非大力曷肇金湯靈山囑剔正在此矣矧百丈迺洪都古蹟綸音勝槩稱駕品題寶之册牘者指不勝屈惟祈光臨垂覽慮深春生是豈惟山靈之聲價倍重亦且庶誌垂於無窮之世大幸於法門也肅此伸候伏惟台照不宣

師初行脚參請七大師因緣

師參雲棲大師問曰圓覺經有作止任滅四病於今但生心動念即墮四病作麼生出得去大師曰但憑你作止只莫生心取圓覺即出四病也

師參黃蘗無念和尚師問學人千里遠來乞師指示念曰有甚麼指示得佛法又不是青的黃的白的師問即無指示可保任否念云保任個甚麼以罵云云待其罵畢畫一圓相呈似念即一掌師拂袖而出

參憨山大師師問一塵不立時如何曰曾到這境界不師云若到即是塵也憨變色云弄虛頭作麼

參峰頂養菴老師師問雪竇千山和尚如何為人養菴即一掌師云莫就是和尚為人處麼養云我同你去看雪同行至門外師云正當此時狐狼野干百獸俱無蹤跡養曰止有獅子在師曰亦是野干

參博山無異禪師山問從甚麼處來師云桐城來曰

桐城風境比這裏如何師云處處綠楊堪繫馬曰猶作此解將桌一推進方丈師云這老漢又恁麼去也叅金粟密雲和尚入門便喝眾云好喝師連喝兩喝便禮拜眾打一棒遂人事值撞船次師云虛空駕鐵船時如何眾便打師接拄杖云波浪湧千尋時如何眾欲打脫拄杖不能師云和尚無下手處眾云且道承誰人力師遂鳴指一下眾微笑而歸一日搬瓦次師問片瓦飛空時如何眾便打師云恁麼則葢覆三千大千去也眾復打師拂袖便行結制普茶次師問云法筵肇啟龍象駢塡當陽一句乞師舉唱眾云老

僧耳聾試再舉看師云金風吹落林間葉野老圍爐笑語頻眾云開言語一日上堂師問云正偏兼帶即不問臨濟家風事若何眾便打師云金鷄唱落中天月泥猿吼盡五更風眾復打云再犯不容普茶次師問云慈雲普覆三千界只怕冬寒一夜風秖如狂風四起和尚向甚麼處安身立命眾云一腳踢你師云恁麼則泰駐山前端然坐金粟峰頭任往還眾云你要第二腳那師禮拜歸位普茶次師問云東征西討乾坤靜今日臨期事若何眾默然師云四海密傳天子令鄉村野老樂豐年遂禮拜歸位六十上堂師出

問云六十歲已前風行草偃六十歲已後
正當六十和尚如何爲人眾便打一棒師
壽祝須彌福慶四海遂拜歸位上堂師出禮
喝眾便打師又喝眾又打師云這老漢敗闕
散木和尚開堂顯聖寺師爲第二座出問云
濟燈獨輝煌請和尚指示和尚云有眼皆見
麼則個個成佛去也和尚云你眼元不瞎
峰頭即不問萬竹林中事若何和尚云三莖
師云秖如石傘峰頭又作麼生和尚云七莖
師云石傘峰與萬竹林是同是別和尚云三

斜七莖八莖曲師云向上還有事也無和尚
云如何是向上事和尚云七莖八莖曲三莖
師云法道今衆師指示正偏不落有無機和
落有無一句作麼生道師問訊歸衆上堂師
浪裏翻身去拿雲攫霧事如何和尚云莫學
日恁麼則一滴徧大千和尚即下座一日作
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安身立命和尚即起
師云恁麼則分身塵剎中去也和尚倒拖拄

行腳

師一日茶話畢首座叅頭衆職事請師說行

之衆請之再三師不得已乃云予桐城楊氏子父一舉早喪母卓氏自小有出家念每見有乞食破衲即跟隨許遠不忍捨去意欲出家以母老爲牽念遂至十九歲老母夭年已盡二十歲遂往九華聚龍菴法光和尚處落髮即燒火執役三載每扣以生死大事但云性命交與龍天四大交與大衆作務去予心下思忖若作務能成佛則人家做年者亦成佛矣心中不悅每見有耆宿老衲必叅扣之忽遇知休禪師久宗講席予叅扣求出生死要訣彼即問我發心所以我云吾一向爲生死要白日飛昇超脫輪廻休師云

此是外道見解我佛法中要悟明心地成佛作祖纔爲了生死吾慌忙作禮問曰何以爲悟休師曰若要悟須叅善知識付以話頭晝夜叅扣十年二十年一旦豁然開悟謂之明心見性予歡喜踴躍又問法光和尚開示我念佛作務何也休師云作務雖是好事非汝等黑漆皮燈籠之所爲也古云先入毘盧性海後行普賢行門豈似爾等一團無明身心行行若供養如意也有些福不然進福也無予聞此言心中暢快即便下山適遇西倩老師即叅扣大事倩師云我見達大師授以毘舍浮佛半偈受持予即請問半偈

雖則受持亦不知何者是四大何者是心何者是境但只持誦而已後來行至涇縣幕山叅隱安老師彼師見我初進教我看止觀及永嘉集又見二外道一云觀空謂小真空見老真空一云白虎透三關予聞而不行此是宿生正信之力也一路行來因大事未明只是不悅晝則乞食或一飡或兩飡夜宿古廟衲不解帶行至南京普德寺聞二學者論楞嚴經九十六種外道一云即我土亦不少或云白虎透三關者或云嬰兒姹女者或云小真空見老真空者予聞此言向日所聞即時瓦解冰消後至靈谷付衣復至浙

江入雲棲受具歷明耶二師講席聽楞嚴經至同別二種妄見忽悟根身器界總是空華前來半偈了了無礙自以爲罪福皆空遂生撥無因果之念忽得一場傷寒病作不得主方纔悔過病已將好聞鄰單師云我紹興有一悟道禪師號湛然和尚甚是奇特今在壽聖講經予聞心中甚喜即往叅扣禮畢和尚問向來做甚麼工夫我云向來持毘舍浮佛偈和尚云四大是假妄心是空甚麼人拖着你這死屍來即此問話者又是誰人我被這一句無可做聲方知向來所解空境全然不是徑到紹興延慶寺七晝夜疑情

不開至半夜立於佛前忽然間似手一提不知這邊那邊遂得個輕清心下忽湧起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即知君不可見便曉得這拖死屍的這問話底方知前來悟的心境雖空而不得常住心體非爲正悟此一番雖得其體未得其用欲見和尚適往他處見幾位老師他問我柏樹子乾屎橛子不能對因爲不明心中疑云這還不是將從前放下再叅就叅個一歸何處從此延慶掛搭兩年一日浴出於竹園乘凉一陣風來將竹一推遂會得無情說法從此工夫一日一日自有妙處聞知顯聖寺坐禪遂去求單常本際兄慨諾遂上顯聖坐禪期完日和尚不在寺中當家相留因住下單只聽板喫飯閑事不管於此不明心中只是煩悶遂不語一百日又晝夜不睡打七七日不明又是七日又不明白於禪堂四角俱貼起話頭一句一句追將去苦哉苦哉追得我前氣不接後氣如挑千斤擔子相似無可奈何四十二年甲寅歲雲門廣孝寺請老和尚開堂衆約我去坐禪我云待我明白此事方可去時有若虛本際二兄再三相勸云古人開堂三五百衆朝暮叅請正爲此事不可堅執汝若親近甚有利益不可錯過予聞此語遂即同去

和尚結制上堂說法末後有四句偈云豎起脊梁生鐵鑄放下面皮莫回顧猶如象王脫金鎖若不如是何刧悟予聞此一叅法語痛哭一場即依和尚此偈做將去提起脊梁捏緊拳頭放下面皮再不回頭轉腦憑他死也罷活也罷由是猛着精彩做去連做了十日遂成一片晝夜凝然不散心中始知得力一日和尚小叅舉南泉斬猫云道得即不斬以手作提猫勢云汝等作麼生道却救得猫兒和尚將手正作提勢時予心中忽然有個領悟處遂將蒲團一丟衆人各下語和尚云一語下徐州一同叅通文者頌之謂得意予不肯同曰你試頌看予信口頌曰提起劒斬却猫一段春光人不曉南泉舉似作家兒趙州老人頭戴草頭戴草凛凛威風振華表同不肯呈和尚和尚曰還是不通文者好異日和尚於橋上乘凉即云溪水潺潺汝等各下語看衆各下語予云敲空有響擊木無聲和尚笑而頷之後入方丈和尚問工夫如何予一一實說和尚云從今已去一切放下但只休歇去予聞此語心下還不肯至夏期再約七衆同志道友打七至第六日正經行間聞鐘聲忽然身心脫落將從前一片凝然工夫一總都無了站立佛前半

炷香又漸漸覺來自云不可住着從此一番始是無疑後隨和尚上徑山至福城東塢期完和尚應石佛請講經予遂往皖公山住靜方方一丈菲蓬住三載遂下山參黃蘗無念和尚至匡廬見憨大師往峰頂叩養菴老師參博山至庚申春和尚六十邦回雲門顯聖天啟元年於越之虎蛾山住靜三年天啟癸亥和尚開法顯聖予為西堂助揚化儀天啟甲子復住靜於陽明洞乙丑冬過金粟領衆助揚法化丙寅春復回靜室至八月和尚從閩中回初五和尚誕日予過顯聖問安慶壽至初七日蒙和尚授以衣偈予拜

辭欲往南嶽衆居士再三相留遂為予另擇鍾山古基新建靜室居住不期和尚入般涅槃叢林無主城中衆居士請予住持予以福薄不堪領衆却之復因衆弟兄邀同護法來請予不得已秪得從命今冬在此已揚家醜甚不唧嚁那堪衆頭與衆板首今夜問予行脚不覺叨叨至此若是上根利智者何費許多周遮正所謂不唧嚁中更不唧嚁也時寒珍重

附來書

給諫陶虎溪侍御倪三蘭等請師主護國啓

恭惟大師著闡景賢禪河滴泒秉宗律之二法開善信之津梁豎拂玅演彷彿祇林天外語莖芭行壁據依稀面壁坐中身法自受以雲門道先行於吳地茲月堂上人徧遊諸岳轉錫天台覩護國之崩陊憫發弘誓奉檀施之協助大建莊嚴八載精誠追踪神禹之悴一朝抵績聿新法王之筵金磬振於枝瓶奚翅八十一問廣長舌日光射於蓮座恍現八萬四千陀羅軀是此聲華之落成正堪大乘之稅駕名藍更造洵予典廢之有時玄度重逢詎非夙果之難已竚盼慈航速企瞻仰寶筏徐來臨楮曷任顒候之至

大司馬王峨雲請師主護國啓

戒珠勝會獲聆法麈之玄音茅塞頓開實為生平之大幸握別已來忽復經歲望風懷想如何可言伏諗道體清佳法雨廣被人天景從遐邇皈依可勝欣仰茲者天台月堂上人以十載苦緣重興護國古剎善信咸集恭迎老禪師法從弘闡宗風啟諸蒙瞶萬祈慨然飛錫光寒拾之遺踪表應真之舊跡名山幸甚大衆幸甚造次附請不悉不恭統惟慈諒

文林郎許惺臺陳奕垣率衆請師書

昔承慧日遠照光徧幽明昨讀語錄神奇如入寶所靚覺樹滿林旃檀撲鼻今夢覺生香肝膽馥郁惟根

不及早日歸依座下以聆天鼓耳茲天台護國舊為
佛祖散花之地人天歸投之所今幸重建眾亦有依
皆仰大師飛錫惠此一方顯了義於直下示尼珠於
衆前俾諸情與無情披雲覩日萎草台邑頓遇陽春
所謂翠樹細鱗皆普現色身三昧也翹首赤城幸賜憐愍

吏部陳木叔上師書二篇

函輝記讀書匡廬時纔十餘載偶遇宗師指點便欲
打破石壁撞倒鐵城少叅臨濟之門一聞台山之路
不謂機緣不偶誤落名場塵網纏身住火宅中已將
三十餘載蠹死鷄塒滯人特甚今復脫濕裘而挂勞
車前途不知稅駕之地擬繞座三匝求我師以熱棒
醒塵迷耳護國荒頹久就蓁棘承荷再轉法輪特開
覺路宗門大意豈人人所能領畧惟聞木榫而悟無
隱指栢樹以悟西來盡葫依樣不過套于話頭心印
了然自覺無言可說煇鈍根頑質尚容叩大壇以求
特示非區區影響之談敢遙相問訊也山寺聞食指
甚繁無從借飯香積如來七十二寺之遺踪大半歸
於豪家向煇所撰緣簿已詳言之有寄嵊縣吳年兄
一書煩便致之瞻仰慈顏徒深依怙臨楮神往不宣

天台稱天冠道場五百應眞示現之方近漸鞠為茂

草護國一架裟地久矣荒頹幸蒙老師和尚飛錫遠
臨山川生色棲眞千仭衍法三車比於道巖再來智
師登座而木榫無隱栢樹無言直指根宗正擬以頑
石聽虎丘說法不謂人天瞻仰弁雪邀靈相傳法駕
復赴諸前輩先生敦請何桃源桐栢之間不能稽首
攀留致暫違弘慈覆芘耶仲秋初九日從高足得師
手書云弁峰道場尚未囑付法嗣契乎眞傳何煩世
尊惓惓授記譬如彌天法雨東霑西沾揆之大衆歸
依皆引領而跂足矣伏願我師特憫廢墟大眞寶刹
法輪再轉庶佛日得以增輝而宗門因之不墜豈獨
弟子諸人之望歲哉函煇五根獨鈍三業未清雖怙
戀師門而下愚中痞未能洗耳叩洪鐘滌腸嘗法味
尚冀老師而始終誘掖教誨庶不致竟淪墮落以負
玉成至于山寺傾圮此皆煇等之責自當少效護持
以展犬馬前允中上人往東甌亦曾托之諸相知者
矣煇亦擬於是月十二過茗溪而尚滯家冗稍羈趨
侍舟過峴山時亟圖躡芒拜違公也

孝廉吳芝之菴上師書

芳業深器劣蒙數提示初無下手處日在丈室又開
方便令百不思百不為善惡俱莫管放得空空蕩蕩

當時靜坐默觀此真對症之劑纔覺得從前勞碌終
何益也護國中興宗風重振誠名山之鐘霓南方所
共仰弟施給未敷貴有攸歸然古道場初降皆以寥
寥寞寞起脚此在龍天自有重護當弗煩吾輩過計
陳木叔書殷殷垂念留心此地可謂誠懇那公來縣
又畏暑而不能一而徒懷耿耿天氣炎蒸望加珍攝

刑部尚書沈何山請師書

飛錫遠遊想天台石梁熾然說法參方衲子一時雲
集也弁峰菴翠翹企杖履護國之期已洽衆望專候
和尚復歸方丈以慰大衆渴仰尚容面叩以領法益不盡

孝廉唐祈遠請師書

弁山大衆暨合郡若緇若素惓惓望和尚復還龍華
不啻以日爲歲頗和尚俯順衆情早定歸期彼護國
不可無人若於法嗣中擇一人主之兩地交光相得
益彰韶國師道場自有重新之日即同和尚在彼無
異也顒俟返錫附此仰懇伏冀慈悲俯允懇言

總憲唐存憶居士上師書

承慈誨諄諄心目俱豁復讀新刻其中抑揚殺活縱
奪自如至於辨邪正判古今皆不近人情非大師不
能出此手眼庶後學一覽可謂金鍮自分不惟法門

大幸亦王綱大翼之幸矣前閱禪燈世譜一書將雲
門法眼二宗列於馬祖派下某甚疑之或謂出自天
童手筆問兒竑亦莫知某謂必非密老之意或門下
借密老之名圖炫名聞妄改有之也今聞大師欲翻
此板仍係藏板改正不致轉轉謬傳甚慰愚意稍待
秋日謹奉刻資以樹法幢光明種子臨楮瞻依不券

越州鄉紳請回顯聖寺啓四函

大司馬王峨雲請師書

睽違教麈悃積歲年遙瞻飛錫祇有神往伏諗法候
清勝化雨普施故山大衆日切引領今灑掃顯聖禪

堂復集舊門龍象雲凝谷口香滿爐峰同開無住之
宗風滿逗別傳之至教人天共企遐邇同祈謹啓

侍御祁世培請師書

恭惟大師以古佛之應身佩洞宗之祖印勁骨高風
實履真造海內所望以追踪先哲力砥今時者實惟
大師是賴焉彪佳自顯聖一覲慈顏之後風塵碌碌
親教無繇而翹渴之衷十載如一日也顯聖寺爲湛
大師唱道之地越中佛法賴於此卜興焉弟因一
二宵小于中爲祟使住持知識屢不能久安其位今
寥落之況不啻法堂草深越中四衆念湛大師法嗣

中繼祖燈啓後學而使海內衲子傾心歸附者莫大
師若也幸皆竭誠致辭託季玉師特走虔州奉迎法
駕復歸雲門使石傘峰頭再迸掀天白浪顯聖寺內
重開烹佛紅爐想湛師於常寂光中正當合掌歡喜
而四衆欣仰之私不言可知矣至於寺中不肖之尤
者當先清汰一二以待大師之臨而大師道高德重
纔一光降則頹綱墮緒自當立起而彪佳等不敏亦
不敢一日忘金湯之責耳先君向與湛大師爲世外
交得聞教外之旨今彪佳等獲於大師楗拂之下親
觀第一義諦何幸如之哉此番奉迎非比尋常而彪
佳亦非敢以啓請套束上凟清嚴伏惟俯鑒輿情速
啓蓮駕臨楮可勝翹注

文學祁驥超請師書

當今洞上一宗固不乏人所稱行解俱到齒德俱高
具古佛之眞心佩西來之密印者舍和尚其誰屬哉
非敢爲佞也駿佳不敢自謂頂門具眼而參方眼目
頗有一隙之明故于和尚有深信有眞服焉自戒珠
親承楗拂之後無日不仰企道風今春適有香城師
之便正欲附佈一言以遍數年翹渴之私不意先慈
于頃刻之間無病而化勢勢草土中不及一伸款款

私衷昌任耿耿茲有啓者顯聖爲老和尚中興洞宗
之地而和尚又法嗣中有力擔荷之人今聽其荒衰
寥落和尚想亦有不安于心者今越中四衆念非得
和尚法駕降臨顯聖決無可起之理矣是以合詞致
東託季玉師特走奉迎伏乞垂念越中自三十年來
兒童婦女皆知有參禪一事機緣亦在將熟之時得
和尚雷音一再吼末法當有重興之望寺中一二不
肖當先清汰一番以待法駕之至其餘庸庸之輩和
尚一臨自當革面顯聖亦有重興之望矣萬乞即啓
法幢而移之東南佛法幸甚衆生幸甚即老和尚亦
當歡喜于寂光中也駿佳遡水源木本一日不敢忘
老和尚其敢一日忘顯聖哉一日不敢忘顯聖其敢
一日不冀和尚之光降而中興之哉哀毀之餘語無
倫次然一念之誠天日可鑒耳伏乞垂鑒爲荷

文學張懿才顯聖山主

緬惟大師妙明朗徹法曜圓通五臺以北兩浙以西
誰不昇仰德輝皈依大乘趙州曹溪無過是矣憶自
掃塔松間相晤後七易寒暑大師之法慧日隆不肖
之塵緣日障靜言思之可悲可怖客歲有僧無虞還
雲水曾草數行幷拙作一首相候想晉之玄覽矣茲

因顯聖禪林實尊師湛老和尚起于歸根之地乃超
天以後梵衆靡所宗主爰堅請大師坐鎮方丈咸登
歡喜地而大師欲徧度十方于是法駕所駐到處祟
瞻然今願力已酬寧忽視本山之荒廢耶今諸善知
識暨諸檀越家合詞具請得師座還山大闡宗猷永
光慧燄非但衆生之福而實不肖之幸也顯候雲旌
統惟慈炤臨楮可勝合掌頂禮之至

贛城鄉紳文學盧觀象謝讚杜郁之蕭良相等

衆居士請師回虔公啓

諸方思服後先雖在乎因緣一兩普滋沾被寧分于
彼此故四十九年說法人間天上處處啟方便之門
而三百餘會度人梵宇名藍在在應羣機之感自非
大願是乘誰則深心以奉恭惟上瑞下白大師不事
文言墮支離之見綱直指宗印闢秘密之玄機道大
則剎剎現身論久而人人傒志矧虔滙雙江以錦石
瑣百折于玉虹郡中古剎猶瞻巨麗者斯嵯峨乎況
自敕建大唐院名寂炤寺曰報恩舊因虔神江東籤
中有虎頭城裏看嵯峨句貴人顯官占此頗驗亦時
徃來嵩霖相逦載在燕京闕聖靈籤及曾任本郡濮
陽參軍頌語可據寺中上建釋迦彌勒迦葉阿難傍

奉觀音地藏羅漢聖僧森森濟濟象教巍巍究因鹿
死移來化爲西江蘭若鷲峰現出結成北嶺招提柰
緣一毀百毀至爾因頹愈頹鳥篆蝸涎痛矣野猿獻
菓風催雨慘曷勝燕雀巢泥眼前功果未明身後因
緣何有今合郡宰官而衛護玉屑珠霏四方善信以
維持捐背着力看走輸而創壘九似非難俾禁士以
弘基朞月易就伏乞百丈大師龍天推轂嵯峨之主
席豈曰偶然今古同符報恩之禹新殆非人力或逶
峰嶺而駐席再開宗眼之門但灑章貢以飛甘普潤
焦芽之種風行草偃望祖印之重新面命耳提竚法
王之復至雲山在目何妨掉臂即行龍象相隨正好
蓬場作戲願從緇白之請無執謙讓之懷欣然肯來
可勝幸甚臨啓無任瞻仰之至

入就瑞白禪師語錄卷之二十六終

入就瑞白禪師語錄卷之十七

明住天台護國寺嗣法門人寂蘊編

附塔銘傳

塔銘并序

若昔大猷載在儒典辨言圮族有詠慢自賢志自滿有誅朋家作讐作威作不典有誅所稱唐虞之際三代之英設坊自上猶有險膚譸張聒聒胥胥之辭胥動多方而下濫爲庶人之議者嗚呼非天子不議議逮庶人卽天子不復可問而天其或者于庶人中篤生大人焉俾以直議誅橫議而收其後如鄉原之議

狂議猶楊墨之議仁議義其言教嘗碎其議嘗橫而誣必如孔子之議鄉原名之曰德賊孟子之議楊墨名之曰道賊而群碎乃帖然而議乃大定此之謂齒脊舌廣和合諍鬭具大人相作直心道場者是耶我聞仁王經云若國欲亂鬼神先亂鬼神亂故萬人亂亂所自起亦維曰國之王臣互相是非而已是非在國且以開亂況在天子不潤之草莽人乎況在天子不臣之方外人乎嗚呼越自菩提多羅繼四七之後勁作二三之前寻衣法傳是非亦傳中間六試毒而三揮劍西乾東震剩有宿債應償北教南宗誰是一

枝橫出競飲分河之水爭攘入室之戈古既有之於今爲裂斯亦大人收後之時矣問誰其人僉曰弁山瑞白禪師盍以身任之師縱陽楊氏子法諱明雪署號入就諸方字之曰瑞白禪師方毀齓遽脫左髦事母卓以孝聞比學禮之年失恃而爲之稱會不能飲杯圈則旣田衣嘗屨持鉢唱唄思以三尊之教度二親矣九華慧公其薙染師也有休公者激發之使見知識于是始有事南詢香積取諸分衛旦過取諸半跏漂梗栖苴都無一向邂逅紫栢之徒授以毘舍浮偈頗受持之歷幕山之門甚之鬩教非其好也幕雲

棲蓮公之爲人造問作止任滅四病曰只莫生心取圓覺師出四病也師拜其語受具而去鬧首楞嚴別業同分二見忽覺根身器界燈影日暈而已前所持偈亦自洞然無何且病病輒不能自主始信圓明禪師有云十二章陀典一標月之指耳昔在祖師說法華墜天蓮湧地尚未出離生死況是區區者何濟庚戌春聞諸道路雲門顯聖有至人焉曰湛然大師師攝衣往從之問向來作甚麼師曰持毘舍偈曰四大是假妄心是空阿誰拖你者死屍來師罔然爲鈍置者久之至第七夜于延慶殿立香忽地湧起不離當

處嘗湛然覔卽知君不可見方曉前言及被人問著譊訛正復在揚州越國閑辛亥歸顯聖坐禪不語者百日不眠者數七奮迅之氣猛于捉象甲寅春隨雲門遷廣孝開上堂激揚機語大非思量所及不覺痛哭自誓曰死也罷活也罷拚此一生去工夫旣成片視同來差省力矣小參舉斬猫因緣師於言下知有將滿團拋出雲門曰一語下徐州時有同衆通文墨者嫌之自謂佳師不肯乃信口曰提起劍斬卻猫一段春光人不曉南泉舉似作家于趙州老人頭戴草頭戴草禀凛威風振舉表同衆亦不肯進而質之雲

門門曰不逼文者佳會從橋上過垂一語云溪水潺潺衆下語皆不契師曰敲空有響擊木無聲雲門頷之嗣入室師一一請實而供門曰自今以往休去歇去師猶不自肯更加精彩因聞鐘聲瞥地大徹灼然有一到家休歇處自是機辯峭拔尠有嬰其鋒者尚自陸沉衆中隨侍雲門巾瓶赴徑山應東塢爲下板也丙辰春往皖公山養靜只一菴僅廣可十礫手輪可四十膚時與何太師芝嶽伽陀酬唱不啻公美之遇斷際處別有旨不關紙墨事巳未下山訪黃蘗無念大士盤桓信宿念謂侍僧曰者衲子他時有把茆

蓋頭在次第訪憨山大師養菴老宿博山和尚諸大老各有機緣並見語錄師之引重諸方亦畧可見矣庚申歸省雲門明年屏居天柱峰卽宛委也癸亥顯聖結冬能象集至推師爲第一座初若覺規不整師有意振之偶如厠遲歸爲止靜者所誰何卽長跪佛前作懺一衆肅然一期斬然正使道學先生見之亦當謂三代禮樂盡在是乎雲門念師分座爲勞利生時至欲有所付師底力辭之珍重如千年桃正熟不易作退華杏子摘卻也甲子誅茆鐵壁居雲水往來如織有僧問如何是無夢無想主人公曰鐵壁山前

僧曰莫便是麽曰是卽頭上安頭不是卽撥波求水僧曰無是無非是否曰無是無非死水身栖一日有女人上山師曰遮裡不著神錢社火去昔少年苾蒭指雲峰爲不逼方漢此又過之矣乙丑叅金粟入門便喝粟曰好喝師連喝兩喝便禮拜粟打一棒人事畢值擡船次師曰虛空駕鐵船時如何粟便打師接住拄杖曰波浪湧千尋時如何粟欲打脫拄杖不得師曰和尚無下手處粟曰且道承誰人力師鳴指一下粟微笑而歸留師爲第一座每粟上堂師必出衆作一番哮吼蹴踏馬群爲之一空粟蓋屬意焉嘗此

之時所謂天下權在信只爭左右投耳而師顧未之許意謂嗣粟則孤雲門也乃行丙寅歸雲門呈偈曰蒙師饒舌十餘年本分孫來不可傳有見原非解脫道無心豈是祖師禪三玄四喝閒家具五位君臣總自拈欲識老胡親的旨金烏夜半麗中天雲門曰語無滲漏不落正偏是真個曹洞兒孫遂付衣法並偈曰誕生原是自心名空裏栽花本現成滿口道來無可道威音那畔幾知音嗣爲洞山三十二世也師既受囑累欲隱南嶽未果行而雲門逝衆請繼席焉師仍然西南向以讓有德戊辰姜太史箴勝諸檀護洎

闔山勸請事不獲已則應之得坐披衣後自有本分鉗鎚作家鑪鞴不妨鈍鐵鼎作純金而躍冶之子不堪重鍜又如眞藥現前拈得便用妙手所觸殺活自繇而初學鹵莽但竊其似未免認杜漏藍作緋州附子自悞悞人過亦不在醫王此可明乎無師之智不從人授師亦未嘗有定法授人也本分孫來不可傳只此一語與他湛老人作供養足矣時師有雲門三種獅子纈繪炙衆休庚午夏將有終南之役經吳興爲吳興所遮道住弁山龍華寺總戎錫越中士紳倪太史鴻寶祁瀋侯鹿生李學憲玉完許于延慶開堂

蜡月歸弁山殿宇初搆明年有一闡提者將不利於法門孝廉張魯平以書勸師稍避之師曰我自以法道陰翼王度苟無愧心何避之有不聽所云陰翼王度語出郝子厚我

明太祖嘗引此以陽翼佛法豈非法王翼人王人王亦翼法王大人作略先後同揆使彼蠢爾小醜早見御製文愧死猶晩矣無何唐總憲存憶入山叅亦有聞而來先是道場山請雲門說法緣會未期唐孝廉祈遠每念及則以未事雲門爲憾嗣聞師風如歷饑渴遂橫身荷之而師之開法於弁爾時道價頓傾流

華逅亞老南矣是秋受沈司寇何山閔太宰曾泉朱太師平涵韓狀元求仲請主白雀師平凡概以佛法接人會有俗客過訪不相見而去師曰亦不孤他來意監院請云何不遂以三門外接下等人禮接之師曰若爾何謂平等自是有感鐵面一鉢五湖之志矣解制復歸龍華師他日無故不出山即會下人總不許應人佛事雖嘗住時有緩急亦不許那借人物嘗曰隨家豐儉有飯則飯無飯則粥無粥則散更不喜人鬧慶弔禮及行包直酬酢曰此謂汚他家行惡行佛制所不許癸酉胡冏卿璞菴劉納言念臺黃璽卿

皇庭徐觀察檀燕王制臺裘雲丁宮端歐石邢銓部洪瞻倪侍御二爾余中秘武貞請師莅山戒珠寺開堂衆倍白雀甲戌還弁山紺殿落成衆倍戒珠乙亥陶給諫虎溪商開府等軒請住天台護國寺將行嚴比部允漹率諸子侄登山相留師曰許之矣不可爽比入院百廢畢舉多年埋沒之招提一旦恢復秋還弁山明年以病謝院事挽之不可乃飄然一往意在終南並艤舟泖口爲石尤所阻隣舫一顧客見師異之扣所往曰此中有山名崆峒拔地數萬仞泉石殊勝足可樂道何必終南師遽移舟登巓一覽則二水

夾馳朐目離合魚龍猿狖在空濛縹緲中徹頂徹底別開眼界師樂之若將終身焉未幾吳輿書來趣歸弁不許汀州太和各有書柢師爭以名藍相延皆不許承右有言蟻尋腥走蠅向臭飛問道之屨亦未嘗不塡戶外也　建安王欽師道望齋尺一牘敢勤幣聘住持洪都百丈山師雅慕百丈乃隨機赴之挾幞追逐者百餘衲舳艫相銜而進至瑞州則兵守之矣碁疑邏倅驚謂寇至報之官司將以獻首功幕府耳師爲軒渠一笑幕府知之遣官衛之上山師到山亦弟舉所謂百丈清規而重巽之時復荷鍤與作務人

俱人謂大智再來也何期化緣畢於此明春穀日示微疾調衆益篤譚笑自如三月十九遲明起浴謂侍者曰扶老僧入龕去小閒手書偈曰來亦無一物去亦無一物若知端的意百丈花稍月擲筆以手招衆衆前師已吉祥而逝矣日正卓午也師示生萬曆甲申十一月二十六日戌時示寂崇禎辛巳三月十九日午時世壽五十有八僧臘三十有八塔全身於弁山龍華乙山辛向正面方山師所筮也　建安差官設祭議欲留龕見遺命但存髮塔於百丈先是弁山報塔工竣師手書曰計到便來接龕復大暑紙尾云

老僧不過四月矣又書眞讚有再過十日之語凡皆預知時至也師行腳十三年未嘗解衣臥及出世止衣草布諸所創建僅蔽風雨曰吾做雲棲之作法涼也喜蒔竹木去之日猶加灌溉功或謂之多事曰招提在也嘗解衣衣窮乏或謂之不均曰周急所以均也病者藥石之老者扶持之有所諾無或許而不予無或不時予予則忘之無或責報天懷坦率提獎風流與人相遊光霽中遍接學人則不稍假顏色遇侍者尤嚴毋痛像季不重木叉雖所犯輕必重繩之曰五分法身尚不成就又能全該三德乎其毋訓初學

必曰僧不看遺教經法王之叛臣也故所在臣徒雖衆初不濫竽四食三衣如法學習以期千事存高素歸趣聖方要有不落今時者師之身律益如此見學人久不還鄉師賢之或告歸寧師亦賢之囑曰使父母知出世之因豈不踰勝世孝萬萬師之錫類又如此乃至嘻笑怒罵布武布席一欠一伸一涕一唾無不可作佛事者每見人墮邪道中必起同體悲導入正道或其人已眼本正因師故邪了無一長先學傷我則教中有云如諸蠕動實不推理而舉蚊張髯怒目自大是爲斷慧命人不忍不急救之然是導師之過

又不得不從發病處一一根拵之首座數諫曰鬬諍世界以諍諍諍彼亦謂諍奈何師曰摧邪輔正令法久住佛之願也吾爲此懼又復何懼師故偏強他日嘗謂我爲法王於法自在故行止自主絕不傍人而一時正人君子頗以是增而重焉吳太史觀我云吾邑之有弁山猶龍舒之有博山此非尋常定知地湧菩薩不忘慈誓以佛知見爲我等輩留影是邪知言哉蓋此洞彼濟門戶之分已非一朝一夕師用意良獨苦顧又未嘗不嘉與爲和合也而曰千流萬派一源而出在西域當尊迦葉爲始在東土當尊達磨爲始

今後當稱達磨幾十世則舉本該末矣謂之尊稱達磨正宗說偏亦靈源自稱釋迦文四十八世孫之旨而向所云齒齊舌廣具大人相師益其人乎師九坐道場別有語錄流傳弁闕判十餘卷異方便一卷得法三十餘人曰天默音曰孤崖聽歷然相離言義肅雲蘊數輩而下詳在行錄中不具列裕入山以來獎筆研有年矣尤遜不敢爲諸尊宿作逸眞語亦小避諍風嫌於佐闘之意而起元生公是三十人中一數持弁山法嗣久默音公等書狀來命裕爲檜上之銘重以唐孝廉所遠爲之紹一再往返不聽辭謹序其

事而爲之銘銘曰

我曹洞宗　兩刃交鋒　共功不功　曰誕生王
寂寂堂堂　祖父之光　何期法筵　作佻自賢
衆禍國禪　何期么麼　飲水分河　入室操戈
爰生大人　驅魔白民　作佛忠臣　爰有弁山
振解鬬鐶　破是非關　迦陵出音　孔雀空群
鍛羽翩翩　益膽有毛　怒目失皺　英風颼颼
乃息紛拏　乃秉木乂　乃別牛車　一衆肅然
一期斬然　泥蓮火蓮　陰翼人王　陽翼法王
法昌大昌　破驢足踊　黟蟻尋腥　嫌太僧生

我思終南　我龕我砦　我劉我杉　而得崆峒
縹緲空濛　咄哉老翁　緣起淇都　相銜舳艫
伍伯追呼　化蟲化沙　搋螄搋蝦　一龍一蛇
龍蛇之年　聖賢之驪　蒼天蒼天　内紹兒孫
多樹仍舅　是報雲門　忽彼津梁　無縫斯藏
副在青琅

菩薩戒弟子石頭布衲道爺前通議大夫四任職
方郎初以劾政府
予告再以不奉
詔忤逆璫爲民三以覆疏錯一字降調兩

賜環一奉
御劄以清執還原官以籌邊功歷太僕太常卿巡撫
　山東以登撫兵變併逮謫高凉今以毋肅舊功蒙
特恩復初服還石頭城余大成撰文

傳

憶昔雲門湛大師最後說法吾郡道場山甫四日而
覺作龍去余時鄉居相距百里雖同郡莫以告者不
知也既而雲門道經吾里始獲一瞻晬容別未幾示
寂俄而弁山彌勒峰之麓有泊然宴坐者距郡郭又
數十里余亦不知也明年門者呈張孝廉魯平居士
募冊余展閱次始知有瑞白大師云以示兒子茲茲
臥疾久欣然曰雲門法嗣也向者交臂失之引領道
場山有餘歎焉盍以今人之東隅補昔人之桑榆乎
余曰汝病未能出吾先往往則彌望荒萊數椽闃如
徒四壁立衲僧數輩菜色藍縷師氣宇歸然如泣千
衆留余同飯一菜而已時闖提乘墉誘讌騰播聞於
當道余爲白焉始有寧宇師初至人無知者坐是答
乃著緇素日漸奔奏盍五年而向之荒萊漸成寶坊
然無歲不出其赴天台請也曰不歸矣果白敦請始
歸歸未幾復飄然長往往之日日將詣終南俄聞卓

錫虔南之崆峒山果白敦請還吳歲歲不輟如初而
師一別五年俄聞赴百丈請又未幾復飄然長往則
盡大地人覓蹤影不可得矣嗚呼師何往乎葉落歸
根知再來否乎於是兒子茲持行狀來得細讀之始
知其願之堅也行之力也證之真也其落髮之地曰
九華聚龍庵嘗執爨時決志超凡既聞悟明心地之
言晰夕以之出門參方初誦舍浮偈繼遊講肆所至
若有負者聞外道語如水投石即有證有得復自策
彌篤至聞雲門一伽陀慟哭拚身命以從事啐啄時
至雲門印之矣猶若不釋然者必無憾而後即安堅

矣哉其願也至其行脚自離鶴下養即遍四方飄衲外百無一儲孤村乞而古廟栖寒夜無衾者十有三年已事末明皇皇焉自鞭其後嘗百日不語晝夜不交睫以求之每奮迅輒曰死即死耳不返顧也凍餓所侵患傷寒瀕死者三晚年病肺而畏寒每冬日熾薪室中自温頭面爲赤或規之師曰而豈知吾昔年苦哉既出世爲人仍稟毘尼甚嚴御下一遵規繩不少貸小踰越譙呵及之侍者數受笞終無怨者初住顯聖爲兄弟聚林動患掣肘不遂意棄而渡江止弁山荆榛蛇虎之區墾土結茆栖焉衲子時往從之吾郡禪宗久廢閭閻從不聞百丈規何事相與惟之謗且撼者百出既鳴官或駭曰捕者至矣曾平居士盧精舍邀師避學徒喜慫恿之師罵曰癡衆生世豈有畏難善知識耶苟無捍禁納梗

皇化脫有意外聽之耳雖可苟免乎安坐如初久之耳目所蒸漸生渴仰今本山者姓李巫族皈依道德所感也達官貴人欲致師一面師曰苟慕道彼不能來乎有比丘尼遊諸大家老矣入山禮師自請募千金建刹乞下院開女期所獲襯施悉輸常住師不許臨院勺皆置之從容言下院距寺數十里而逕四部

弟子古固有之何害師曰彼借龍華爲名相距遠終吾屬也且今安得如古汝曹聚首學道當道猶兢兢慮之況尼乎龍天道場即置之有尸其責者吾何稽千金爲臨院曰彼遊朱門縱不藉其力奈騰謗何師毅然曰吾無可謗復何慮卒不許嘗作磬戒那貸曰有飯則飯無飯則粥無粥則散一那貸即錯因果矣龍華草創艱苦備嘗甫就緒忽棄之他適緇素奔走懇留有號且泣者師飄然出門竟不顧初居崆峒改號結闇瓢被枯木支茆匠者欲加椽不許同居不過十餘人辭歸者復數人師獨樂之將終焉俄而學人四合緇衿虛席請說法師復避之南雲山衆迎還崆峒江右　建安王慕師道風馳書幣請重興洪都百丈山師喟慨然曰天下清規所自出也兆足以行矣吾縱老病其忍辭逝之取道瑞州值有司以笈警捻功令千撫戒嚴比丘百餘暫而相告曰數千群起誰何之邑令親入舟見師不覺意消曰此豈爲惡者耶加禮犒從者而去撫軍聞初以兵至既得實乃聽師住百丈但戒途次勿留多人而已師到院修大智之廢墜擬荷鋤力作爲四衆先而病魔數撓之伏枕次問道乞偈者未嘗不諄諄答也且招之曰及吾能

答時病已痳請期期不辨矣猶倩紙疾書代面命蓋始終本常先四大而後人也力矣故其行也若乃發入之深啓濟不敏何能悉之姑述其可傳者首參雲棲問作止任滅四病如何出得棲曰從汝作止任滅但莫生心取圓覺即出四病也參黃檗問學人千里遠來乞師指示檗曰佛法那可指示問可除任否檗喝曰除任個甚麽師書一圓相檗便掌師拂袖出檗顧旁僧曰這僧那有把茅蓋頭在參憨山問一塵不立時如何憨曰曾到此未師曰若到即塵也憨變色曰野狐精弄虛頭參峰頂問雪覆千山和尚如何爲

人頂便掌師曰莫就是爲人處否頂曰我同汝看雪看雪次師曰正當爾時狐狸野干都無蹤跡頂曰止有師子在師曰亦是野干參博山山問何來師曰桐城山曰風景較此何如師曰處處綠楊堪繫馬山曰猶作此解推案入方丈師曰又恁麽去也參金粟入門便喝粟曰好喝師復連喝便禮拜粟便打擡船次師曰虛空駕鐵船時如何粟便打師接住曰波浪湧千尋時如何粟欲打曳杖不能脫師曰和尚無下手處粟曰且道承誰人力師鳴指一下粟微笑而歸粟上堂師時爲第二座問曰正偏兼帶即不問臨濟家

風事若何粟便打師云金鷄唱落中天月泥猿吼盡五更風粟曰再犯不容普茶師問慈雲普覆三千界只怕冬寒一夜風秪如狂風四起和尚向甚處立粟曰一脚踢汝師曰恁麽則秦駐山前端然坐金粟峰頭任往還粟曰汝要第二脚耶師禮拜歸位上堂師出禮拜起便喝粟便打師又喝粟又打師云老漢敗闕了也便歸位普茶師問東征西討乾坤靜今日臨朝事若何粟默然師曰四海客傳天子令鄉村野老樂豐年禮拜歸位雲門小參舉斬猫話師忽有省拋出浦剛門云一語下徐州門坐橋上曰溪水潺潺汝

等道看衆下語不契師曰敲空有響擊木無聲門笑頷之旋入室師陳所見門曰從今休歇去師猶不自肯更勇參六日聞鐘聲始豁然門上堂師問大衆濟濟燈燭輝煌請和尚指示門曰有眼皆見師曰恁麽則個個成佛去也門曰汝眼原不瞎時爲第二座癸亥歲也又二年乃至金粟共展化儀明年復還雲門呈偈曰蒙師饒舌十餘年本分孫來不可傳有見原非解脫道無心豈是祖師禪三玄四喝閑家具五位君臣總白拈欲識老胡親的旨金烏夜半麗中天門曰語無滲漏善解回互遂付法并偈曰誕生原是自

心名空裏栽花本現成滿口道來無可道威音那畔幾知音蓋於洞宗爲三十二世也旋住鍾山門下寂師繼席顯聖未幾飛錫來弁山復古龍華寺爲開山俄應越延慶寺請期畢還龍華明年應本郡白雀寺請期畢復還又二年應越戢山戒珠寺請期畢復還明年聚林始落成明年應天台護國寺請是年秋余及諸紳衿緇素懇迎始還明年復掃塔九華往崆峒矣師自渡江後時時欲往終南佪北方道多梗意猶堅既離龍華舟指終南輒阻石尤者數四師曰天也偶隣舟賴客鍾願爲地主迎師崆峒遂從之已而避

喧南雲山復還崆峒庚辰秋應　建安王請住百丈明年春寂矣臨終偈曰來亦無一物去亦無一物若知端的意百丈花梢月餘法語載在前後錄中不具述時崇禎辛巳三月十九日午時也距生時萬曆甲申十一月二十六日戌時五十八年矣僧臘三十有八先是建壽塔於龍華寺之北甫成報師師喜曰俟老僧計音到即迎龕入塔其貽兒竑書亦然頗訝之信使還瀕行寄語曰告爾堂頭秋間書來老僧歸矣又閱季春九之日有學人求師像讚題曰再過十日且看咭咶蓋預知也始師將往天台指方丈後牡丹

謂侍者曰明年開一花吾當歸非是不歸矣明年果開一花及庚辰夏方丈榴花忽變白至是始驗其兆噫神者告之豈偶然哉師說法白雀孤崖大師爲西堂後於戒珠授衣法住洞山次說法天台嘯雲大師爲西堂至秋八月付衣法主護國席師即回龍華欽隱終南值今堂頭久默大師爲座元即以龍華委之師仍居首寮虛方丈以俟師再來者累年數奉嚴命始據坐餘後先付法稱嗣子龍華所錄凡二十餘人後元潔師侍龕歸攜有稿本又十餘人得戒請益稱門牆者不可勝數以十月之十三日奉全身入塔先

是　建安王聞訃爲文遣祭至則龕行矣於是百丈僧賚文護龕至弁山設祭於龍華遠邇思慕瓣香叩几筵者不絕其徒求塔銘於余余謝不承又以傳請不可以再辭爲傳其畧如此

贊曰洞上一宗顯於雲門克家肯構師爲哲嗣懷香問道上逮王侯名聲普聞可謂殊勝矣晚歲因高峰梲子一頌法戰不休擊鼓揚幡竟天殿地旁觀者口呿目眙莫適所從乃吾聞之兒竑師嘅稱天童命兒速往瞻禮且曰老人年尊矣不往更復何待嗚呼此足以見師之心矣末法鬭爭堅固諸善知識即現鬭

爭身而爲說法縱橫逆順罔非激揚吾安知反唇而稽者之非前于後喝擬臂而仍者之非左提右挈耶天師之真叅實悟㽵自老師大衲以迄走卒兒童都無間言非有期會要約也或曰師悟孫較高峰果何如曰止止毋多言不問惟證乃知乎我非其人安用與聞斯事哉　　晉昌唐世濟撰

入就瑞白禪師語錄卷之十七終

入就瑞白禪師語錄卷之十八

明住天台護國寺嗣法門人寂蘊編

行狀

師諱明雪字瑞白號入就族姓楊父一泉桐城人幼孤事母卓甚孝髫志超塵見僧則喜年二十投桐合塋訖從九華聚龍菴慧公剃落跪燬三禳遇長老知休指叅知識始發足超方帶空鉢爲行廚從祐廟爲旦過逦迤紫栢尊者之室灑掇毘舍伽陀信而持誦歷嶽山惟令閱教遊講肆不嗜糟粕慕蓮大師造雲棲問作止任滅四病如何得出曰只莫生心取圓覺即出四病也師作禮圓具而辭聽耶楞嚴闡二種妄見忽覺根身器界總是空花所持偈爲無礙病不能支方悔庚戌聞會稽雲門顯聖寺有悟道知識湛然和尚世所希有忻然往叅門曰向作甚麼曰持毘舍偈門曰四大是假妄心是空阿誰拖你者死屍來師鈍置疑甚至第七夜於延慶殿上立香忽然湧起不離當處當湛然覺即知君不可見方曉前話爲人問一歸何處猶礙復看辛亥入顯聖不語百日晝夜不睡數七勇猛大過氣如負重甲寅隨門遷廣孝聞上堂激切痛哭發憤曰死也罷活也罷拚此身去不自

成片自覺省力小叅舉斬猫話領畧拋出蕭關門曰一語下徐州特一同叅通文墨者頌之自謂佳師不肯同曰若試頌看師信口曰提起劍斬却猫一段春光人不曉南泉舉似作家子趙州老人頭戴草頭戴草凜凜威風振華表同亦不肯質於門門謂同曰爾不如渠不通文者門於橋上曰溪水潺潺汝等道看衆下語不契師曰敲空有響擊木無聲門笑而頷之入室一一實似門曰今後當休去歇去師猶不放更添意氣閱六日聞鐘聲大徹機用拔萃尚陸沉而匿雲門赴徑山應東畬爲下板也丙辰養靜皖公山茆

逢方十尺嘗分半榻以待往來青蔬白水必與之共時與何太師芝嶽賡偈已未黄蘗盤桓信宿而別蘗謂侍僧曰者衲子他日却有把茆蓋頭在叅憨山峰頂博山諸大老莫不青眼機緣並見語錄博山留单曰莫道無人也有個在惟蘗與博皆嚴許可遇師如是見重諸方庚申省雲門明年避寂天柱峰即蹤跡也癸亥顯聖結冬海内英靈駢集擢師爲西堂激揚老煉返擲頻施門欲付師不受人多之初堂規少嚴師偶於廁回遲款門入曰閙静者誰師已跪香佛前矣一期清肅悦可衆心甲子住鐵壁即陽明洞也雲

永幢幢因僧問高峰主人公話師頌曰打破瑠璃碗卸却珍御服桃子開口笑雙髻罵天目有女客來進香師讓曰此非神壇社廟去卒絶乙丑過金粟領衆佐化儀獨稱酬唱之白眉兼作尸羅之具壽粟爲瞎驢邊師揺赤稍鯉意謂嗣之則孤雲門乃行丙寅呈雲門偈曰蒙師饒舌十餘年本分蹤來不可傳有見原非解脱道無心豈是祖師禪二玄四喝閑家具五位君臣總白拈欲識老胡親的旨金烏夜半麗中天門曰語無滲漏善解回互遂付衣拂并偈曰誕生原是自心名空裏栽花本現成滿口道來無可道威音

那畔幾知音叅門嗣慈舟念念嗣幻休潤邇洞山三十二世也既受欲適南嶽緇素挽止鍾山無何門逝請師繼席力辭諸方稱遲重戊辰姜太史嶽勝陶少府石梁諸護法復請不獲已而應之據室多時尚稱静主師自謙也鉗鎚綿密莽鹵者罔知痛痒語句直截支離者不識旨趣及諸尊宿來爲影響大叩大應方始欽服驅牛奪食辣於雲門不忝克家故有雲門三種獅子頌句句驚群上堂偶值雞鳴乃曰窻前雞唱屋後烏鳴明明告報更莫朦朧大衆珍重解制普茶次僧問金鈎玉線將收挽鯨鯢忽現又如何師曰

虛空撒下漫天網縱使飛鰲爭出頭僧曰拏雲攫霧去也師曰霹靂一聲魂膽碎僧曰三級浪高魚化龍漁翁空捕夜江水師曰已被梆條穿却師之酬機類此庚午夏將駕終南息影經吳興爲沙門照宇文學李明吾等邀入弁山師見山水幽雅尋披榛支茆菴侶拮据經始龍華也秋越之鄉紳倪太史鴻寶徐蕃司亮生李學憲玉完延於延慶寺結制屆蜡歸弁殿宇新搆登座日開疆展土彌勒樓現於當處伐木誅茆普光殿建於目前烟雲散彩日月舒光秪如成家樂業一句作麽生道良久云四海衲僧明正化十方

稽信悟無爲師之隨宜說法類此明年有信不具者將不利於法門張孝廉脩平勸避師曰吾行佛道導人趨善陰翊王度於心無愧何畏之有設有所加亦緣也可苟免乎不聽安若須彌不日唐總憲存憶入山彼風乃息先道場山請雲門說法不終二吳四衆慨聲未息唐孝廉祈遠聞是雲門嗣卽懷香晉謁爲金湯之首也繇是錢孟葛附冠冕葵傾宗風丕振是秋郡紳沈司寇何山閔冢宰曾泉朱太師平涵韓狀元求仲迎過白雀寺開堂唐總憲於寺進師成律曰坐對神山遲海月靜聽鈴語落松風頷聯也衲擁五

六百士夫問道絡繹自昏曲录來直以佛法相見客有不悅而去師曰亦不孤渠來意監院請易賓主相見師曰此地無緣則住餘處未聞阿世可行道也期畢歸龍華示衆曰剃除鬚髮而被法服所爲何事必須痛念生死立決定志發勇猛心求無上道未能了達且看話頭如鷄抱卵念玆在玆綿綿密密用力久之忽然囫地一聲始知成佛其來舊矣初不輕易下山有顯耀者欲對靈演法厚禮連迎師終不赴卽門下者總不許應人間佛事雲厨至今不容賒借嘗曰隨家豐儉有飯則飯無飯則粥無粥則散若賒借未

免錯因果也素不事慶弔有充街坊者行苞苴師曰此謂污他家佛不許可逐之或曰有來無往非禮也曰僧爲良福田奚以世禮酬酢爲癸酉會稽胡冏卿璞菴劉納言念臺董寶卿皇庭徐兵憲檀燕王制憲峨雲丁宮坊歐石邢天部湛瞻倪侍御三闢余殿撰武貞請於蕺山戒珠寺安期衆倍白雀道聲載路請益塡門解制還弁叢林落成衆倍戒珠乙亥春陶給諫虎溪商開府等軒虛天台護國爲請卽部國師法席也將行嚴比部充涵宰子侄登山曰高坐弁峰化及天台如何師曰相許久可爽乎至茗城黒白遮道

師曰有緣再來皆依依而別途中見師相貌殊特或謂王公肥遯或謂古佛再來入寺百廢亟舉一旦悵復秋日卽托牖雲西堂主方丈還弁初赴台時門下乞歸期師指牡丹曰開一朶必歸後果丙子因病言隱他山衆懇不定沈中丞彥威曰誰主方丈曰久默音公竟飄然九華掃墖更號子仙囑從者毋稱和尚意與終南舟至湖口石尤頗作師曰緣也且泊隣舫一顆客識荆問及師直達客曰敝鄉有山名崆峒拔地數萬仞峰巒並秀泉石俱幽足可樂道何必終南師曰且去看登其巓覽而樂結草龕脩然自適有終焉志席未暖風聞遂兩浙道俗爲龍華太和鄉紳楊寨雲蕭伯玉爲般若汀州黒白爲聚龍峰爭請師一不允更避南雲山明秋轉崆峒問禪乞戒者鱗聚不三年成巨刹額子仙禪院初托不溢滿兩月卽逝更托謂斯教主之庚辰秋　建安王欽師之道幣書延主洪都百丈山師重清規而應焉衲百餘舟五尾至瑞州沸然吠曰一虛百實候報數千疑而鬭之師怡然安坐諸當事登舟相見始信善知識乃解且臚復從會城轉龍象蹴踏輪蹄輻輳王臣送供劉鄉紳擲途膜拜熊給諫屬詩相賀撫臺委職護送上山師入

院斬新條令整舊家風肅清規掃荒畬亦將荷鉏隨作人稱大智再來不期衆生緣薄明春穀日示疾勉衆愈篤談笑自若囑累石澗西堂主百丈至三月十五日令淨髮十九侵晨索浴畢謂侍者曰扶老僧入龕曰和尚一動衆皆不安師休去半晌手書後事偈曰來亦無一物去亦無一物若知端的意百丈花稍月擲筆以手招衆衆前師已吉祥而逝矣當午時也師生於萬曆甲申十一月二十六日戌時寂於崇禎辛巳三月十九日午時世壽五十有八坐夏三十有八塔全身於弁山龍華寺去三門之北五百尺乙山辛向正面方山遵遺命也初壽墖成正月往報師手書曰訃音到便來接龕後書種種意皆言表尾又致聲內外老僧不及寫書矣誰知是長別書哉持書者將行又曰老僧不過四月矣告爾堂頭秋間有書上老僧則歸卒成迎龕之讖又三月初九自題眞曰再過十日且看咭咶後果浹旬而逝此預知時至也龍華石榴先夏變白涅槃之兆也遐邇聞訃受益者墮泪未面者嘆息奉新沈邑侯枚臣欽晤未獲亦登山拜奠而去　建安王欽留龕遵遺命護送歸弁展玉軸而祭焉師行腳時十三年無被未嘗解帶而臥龍

天推出仍依粗踈人施細滑則唱而勝衆數建聚林
僅蔽風雨儉雲棲之尚朴勤種竹木臨去猶時或曰
行矣何為曰招提在也來無居乎嘗施衣但與乏者
或譏不均曰周急吾之均也病者躬視老者時慰警
以法要濟以藥石諸人一物終不爽襟懷灑落時露
天機令人聞風振起及鍛煉學人不假辭色全提正
令徹骨為人故預師會得省發者衆所謂大開爐鞴
點鐵成金也侍侍者尤嚴諸方聞而膽悸憫末世不
重木叉自潔氷霜見犯末篇不恕防微杜漸嘗訓初
學曰為僧不遵遺教經法王之叛臣慈父之逆子也

拂下雖衆未嘗泛納若未受具者受不持若離田服
若年輕若狂妄俱不納惟向上志者樂而親之否則
望風而退師之嚴峻又如此見門人久拚鄉曲者賢
之請假歸寧者亦賢之臨而囑曰諭父母出世之道
方為至孝師之錫類又如此凡接機隨來而應或時
怒作佛事則轟雷掣電或時喜作佛事則婆婆和和
或時遊山翫水作佛事則遇景而頌皆以第一義諦
示人或時病作佛事則警四山之逼或時貪作佛事
則納香贊而結諸善緣或時捨作佛事則聚林成而
掉頭不顧或順或逆或隱或顯種種為人無有定法

若有一定則鷄鳴狗盜者衆矣心直口快見善則讚
見不善則呵諸方於法門有所左者則力闢之旹嘗
諫曰今末世明眼者不多公心者甚少不作是非會
者能幾況關乎堅固特彼必強辯反增葛藤何必師
曰摧邪輔正令法久住佛祖之願吾豈畏刀避箭哉
所謂說障道無畏也師性倔強行止自斷嘗曰我為
法王於法自在師造道則勉若十餘年而盡精微養
道則深蓄十餘年而至縈衍故行道則縱橫自在得
不為大善知識正人君子所重哉如　建安王曰名
喧宇宙道括古今縱象王之威猛諸方膽喪張獅子

之爪牙四衆心傾唐總憲曰作過量人證希有事傳
的的意具上上智黃司理元公曰寶鏡懸空十方普
炤洞山禪已屬老漢矣又吳太史觀我曰吾邑之有
弁山猶龍舒之有博山此非尋常定知地湧菩薩不
忘慈誓為我等輩也哉亦有逆助如吳輿瑞少焉自
化因而更振所謂慈善根力也於鼓山時有王姓者
施地所嗣師題券尾曰還他二子後應其言師見時
輩有此洞彼濟之分而曰千枝萬葉一本而生在西
域當尊迦葉為始在東土當尊達磨為始今後當稱
達磨幾十幾世舉本該末謂之尊稱達磨正宗說師

九坐道場各有語錄總十餘卷闢判名獅子吼一卷別峰相見一卷其法嗣自癸酉秋於弁山付不肖音於戒珠付孤崖聰次於弁山付離言義歷然相天台付嘯雲蘊至崆峒百丈所付凡三十餘人受益得戒者不可勝數竊覩師之爲道爲衆生爲法門必乘悲願而來嘉言善行不能殫述畧錄遊化之跡以貽後裔嗣法弟子大音槃謹狀

行狀

師諱明雪字瑞白入就別號也桐城楊氏子父一舉幼孤事母卓甚孝髫志超塵見僧則喜年二十雙親棄世出家九華聞宗門下事詣越參雲門湛然大師門問向作甚麼曰持毘舍浮佛偈門曰四大是假妄心是空阿誰拖你死屍來師無對七日有省諸請訛尚未徹底獨看一歸何處門一日舉斬猫因緣師遂領畧拋下蒲團門曰一語下徐州又一日門于橋上問衆曰溪水潺潺各下語看師曰敲空有響擊木無聲門笑頷之嗣入室門謂師曰自後當休去歇去師猶不肯忽一日聞鐘聲豁然大悟往皖山住靜三載徧謁黃蘗博山峰頂憨山諸尊宿黃蘗博山每于衆中稱美庚申省雲門歸越明年避寂天柱峰即皖嶁

山也癸亥冬雲門結制海內英靈駢集擢師爲西堂激揚老鍊返擲頻施門欲付法與師不受甲子住鐵壁即陽明洞天也乙丑冬過金粟領衆佐化儀稱酬唱之白眉爲尸羅之具壽粟極稱欲付之師亦不受衆曰何哉師曰雲門不可負也解制遂行粟送河濱而別丙寅歸雲門機緣問答芥鋒相投復呈偈曰蒙師饒舌十餘年本分由來不可傳有見原非解脫道無心豈是祖師禪三玄四喝閑家具五位君臣總白拈欲識老胡親的旨金烏夜半麗中天門曰語無滲漏善解回互遂付衣拂并偈曰誕生原是自心各空裏栽花本現成滿口道來無可道威音那畔幾知音蓋門嗣慈舟念念嗣幻休潤遡洞山三十二世遡達磨四十二世也既受欲習靜南岳緇素挽止鍾山然師覲雲門寂先紫印可寂先住付法寂後故道風德化爲時首推雲門逝諸檀護即請繼席而開法獨早具足石雨二大師屈居左右二座助揚化儀諸方美云此等高風足範百世然師道化愈暢諸公之盛德益美覩近世操同室之戈者何啻霄壤哉即戊辰巳巳歲也庚午夏將適終南息影經吳興緇素聞之請入弁山彌勒峰文學李明吾施山結茅師喜山水幽

清乃居之秋日越之鄉紳請于延慶寺開法屆臘將
制歸于湖郡衆紳請主白雀寺開堂台越衆紳居士
請主天台護國席師命西堂孤崖本珠諸公預往料
理期畢仍歸于之龍華不數年開基斬草奐靈畢集
古之龍華由是恢復矣癸酉秋師赴越戒珠寺請開
堂畢仍歸龍華乙亥春護法諸紳陶給諫虎溪倪侍
御二隣商開府等軒吳孝廉芝巷等爲天台護國韶
國師道場法筵久寂再致書敦請師于二月初二日
入院自湖城至杭黑白盈道覩師威儀端嚴咸謂大
和尚古佛再來隨途設壇具供瞻拜爲幸其後至者

猶望塵悲泣而忍去其爲一時傾仰如此然天台百
餘年來不知宗乘何事幸師宗風丕振遐邇歸依皆
稱玆山中興主也師入院不允上堂惟隨機開導有
居士訪師師示之曰覩白雲縹緲誰敏十國措師復
曰聽綠水潺湲此矣衆聞皆乞書之爲示衆語又示
衆曰佛法不在陞堂當知不離日用若能此處會得
更有何事不異如或未知各當努力開田鋤地運水
搬柴捨此它求非吾至道珍重示衆老僧因爲養病
不暇爲衆說法雖然如是早已漏逗了也且道漏逗
個甚麼會得者試出通個消息其機緣問答法語皆

載前錄茲不繁述至秋月欲付囑院事遁跡終南又
因龍華庵衆紳屢請遂諾内外以護國付子思
負性堪同野鶴恥好爲人之師即欲攜節遁迹雲棲
力辭而不獲乃曰師命不可違既受付畢仍居二座
以待師歸師亦不顧去赴龍華之請結冬制畢次年
丙子四月八日解制即以院事囑首座久默遂飄然
南邁舟至顧湖口石尤頻作師曰且泊因問有山名
崆峒幽邃乃棲之是時龍華方丈得人崆峒叢席亦
就丁丑春師遂遁跡南雲山未幾衆復請歸崆峒問
禪乞戒者雲集不三年成大刹領子仙禪院托謂斯

教主之庚辰　建安王欽師道德請主百丈寺將次
南昌相從緇素瞻仰者充斥于道鵠首蔽江而下時
督撫方戒嚴疑不測陳兵欲拒聞師號道風遂加敬
禮至寺整肅舊規百廢俱備至辛巳春忽示微恙飲
饌隨常至三月三日對侍僧曰吾體漸衰知非久矣
初八日有禪人浙中來見師有志明日捧師真請讃
師題曰崆峒山頂快活不殺被剛柔風雄峰挂搶一
條性命今已七八再過十日且看咭咭咦日月水東
流年年花三發至十二日喚諸弟子入室付托後事
囑西堂石淵主百丈命監院造龕送入龍華塔中于

是勉策愈篤而笑談自如至十五日與侍者淨髮至十九日遲明浴罷謂侍者曰扶我入龕少刻復索筆書種種囑語誡諸弟子至末後大書偈曰來亦無一物去亦無一物若知端的意百丈花稍月乃擲筆手招衆衆近前師已吉祥而逝矣三月十九午時也師初九日書與贊恰十月歸寂此預知時至 建安王欲留師龕造塔于百丈因遵師命護送歸弁展玉軸設祭致弟子禮湖嘉紹台諸官紳及緇素皆迎師龕于百丈至十一月十三日奉全身塟于弁山龍華寺右塔中師生于萬曆甲申十一月二十六日戌時寂於

崇禎辛巳三月十九日午時世壽五十有八坐夏三十有八師行脚時十三年不置被至夜不解帶而臥及出世仍舊粗踈人施細滑則唱之膳衆數建叢席僅蔽風雨效雲棲之尚朴勤種竹木臨去猶誡衆曰一朝僧能護千年常住則後學有棲止佛法亦在焉平日常施衣但與乏者或譏不均曰周急吾之均也病者躬視老者時慰警以法要濟以藥石煆鍊學人不假辭色全提正令徹骨爲人故凡預師會得省發者甚衆所謂大開爐鞴黠鐵成金也待侍者甚嚴重諸方聞而膽悸憫末世不重戒律自潔氷霜見犯末

篇係規不恕防微杜漸嘗訓初學曰爲僧不遵遺教經法王之叛臣慈父之逆子也撕下雖衆未嘗泛納若未受具若受不持若初離田服若年輕若狂妄俱不納惟向上志者樂而親之否則望風而退師之嚴俊又如此見門人久旅鄉曲者賢之請假歸寧者亦賢之贐而囑曰論父母出世之道方爲至孝師之錫類又如此至于應事接物方便大施或時轟雷掣霆怒作佛事也或時婆婆和和喜作佛事也或警生死無常以示疾爲佛事也或示語言三昧以歌咏爲佛事也亦有莫測者或以貪作佛事則納香贊而結諸

善緣或以貪作佛事則叢林成而掉頭不顧或順或逆或隱或顯種種爲人無有定法所謂大機大用不存軌則是以心直口快見善則讚見不善則呵諸方於法門有所左者則力闢之厥妄見自息也其護法明眼者皆讚不已至末後將示寂半月之前預知時日書眞贊弁遺偈而笑談自如此來去自由正古所謂生平打徹末後自由足爲天下後世風規得道之實驗也然師平日行道縱橫自在來去無拘嘗曰我爲法王於法自在故示寂亦然 建安王欽師道風乃讚之曰名喧宇宙道括古今縱象王之威猛諸方

贍養張獅子之爪牙四衆心傾唐總憲曰作過量人
證希有事傳的的意具上上智黄司理諱端伯曰寶
鏡懸空十方普照洞山禪已屬老漢矣李冢宰夢白
曰露地白牛憑他牽引無邊寶刹盡現毫端吳太史
覲我曰吾邑之有弁山猶龍舒之有博山此非尋常
定知地涌菩薩不忘慈誓以佛知見爲我等輩留影
是邦也亦有逆助如吳興瑞少焉自化因而更振所
謂慈善根力也住鍾山時有王姓者施地所嗣題券
尾曰還他二子後應其言離弁山上天台時衆跪請
復歸師曰牡丹今夏若開吾或有再來緣也夏日果

開一枝弁山持書報曰後園牡丹花開師咲曰貞有
歸弁之緣乎初到天台末半月日鬧門前二墖有佛
舍利乃昔韶國師所建因祝曰此地若與有人繼席
當放大光明於是每夜師常見二墖放光與衆同觀
有見者不見者師命衆禮拜畢乃曰舍利之光即佛
光業障深者雖不能覩然而必有解脫之期憶昔韶
國師曰此乃大乘之地世世當有大善知識弘揚祖
道今墖光既放足信不虛矣時紹興錢相國麟武欽
師道化欲將所敬遂據寺舊額仍書護國寺遣使賫
禮入山桐城何相國芝岳扁寶鏡重光令僕入山致

齋陳吏部木叔書曰荷師大轉法輪特開覺路那天
部淇瞻曰洞上宗風大暢雲門師居首焉吳孝廉芝
菴書曰護國中興宗風重振衆宰官護法尊重如此
師九坐道場即越州之顯聖之延慶之戒珠湖州之
龍華之白雀天台之護國韶州之崆峒之慧燈南昌
之百丈各有語錄共一十餘卷闢判一卷名獅子吼
其嗣法凡三十餘人剃度弟子若干人室中密印者
若干人護法王侯士大夫問道得明指歸者若干人
至于聞名覩相若隔江招手出山踢指而領悟者亦
不可勝數至于闢判諸方誑嚇學者世俗不諳或作

是非會去豈知無非提持正令一片熱腸待人何嘗
有洞濟之分哉是以著達磨正宗說一篇庶王曹洞
宗者皆稱達磨爲始祖意在息洞濟之諍苟知始祖
原只一人則異派之諍自息矣誠足以見師之爲法
門乃徹底婆心非比諸方妄自炫燿以是爲非以非
爲是致使後學轉增慢見以鬬諍爲是也已倘存無
私而存乎大公是非莫偶鬬諍自息則闢判亦爲剩
語如或未然不妨與一十餘卷語錄并垂理究毋作
是非會去爲幸師嗣雲門澄和尚望洞宗爲三十二
世望達磨則四十二世溯之摩訶迦葉則六十九世

入稱達磨正宗四十二世乃尊此土之始祖爲息畀派之諍也繇言謹行困難悉述茲畧錄遊化之跡以見師之爲道爲衆生爲法門必乘願再來也崇禎十四年辛巳十月十有四日住天台護國寺嗣法門人寂蘊於弁山宗中和南謹狀

刻語錄跋

昔人有言曰先人之業振否皆在子孫也振則克之否則過之故從上諸祖承荷拈花大法皆體先覺之心務在後之有傳光前耀後則其先業法道皆有所振者也是以釋迦文佛二十八傳至達磨大師再五傳至青原再五傳至洞山再三十二傳至我先師和尚其中雖有隆替不一然至先師之法道亦大盛矣故天下問道緇素如水赴壑師九坐道場剎剎重新語錄盛行有一十餘卷崇禎辛巳春不幸歸寂百丈其後之續刻雖多記者不無魚魯之謬三豕之訛冬日塔事畢法兄久默時主弁山席約予明夏入弁編刻以爲垂後實錄亦不幸夏初久兄告寂遂置缺然矣然同門雖多星散不一或有若久兄之志者寒值世亂而艱于聚首亦有若久兄之早去而爲古人者且予先年雖主護國僻居台山幸值餘暇敬簡前後

遺稿并已刻行者一一據題編次曰上堂曰小參曰茶話曰示衆曰機緣曰頌古曰法語曰歌偈曰詩贊曰佛事曰銘曰狀等其中闕判一卷原爲息法門之諍令諍既息譬如病既去則淸溫虛實之劑復何施焉故刪不錄其傳燈世譜一書已刻于百丈茲惟集語錄一十八卷幾欲付梓未果至丁亥冬退隱嵊之深山會諸護法紳衿閱訂助資已丑春初始完其志孝廉佩玆吳公曰余嘗與諸公謂先大師語錄語最平易而機鋒峻拔亦復金針綿密重新洞山之風眞爲萬世之典型後學之明鑑者也嘗請入藏共契經弘傳庶彰大師末後光明同日月之並行而不悖非獨不負師之克振隆緒之志亦使我輩護法酬教益之恩在此舉矣于是予欣然不已曰諾已丑春嗣法門人寂蘊和南謹跋

剡縣優婆塞戒弟子馬智福優婆夷弟子
佘氏智樂捐貲刻此
瑞白禪師語錄壹部所祈
國泰民安福慧並長情與無情同圓種智
四明王家琦書
歲在巳丑春三月深山智通謹識

支那撰述　瑞白禪師語錄



博山無異大師語錄集要

明・無異元來 撰
永覺元賢 編



愽山語錄集要序

佛祖之道如金剛王寶劍得之不易用之不易付之亦不易以其皆不易也故傳持斯道者實鮮其人而

魚目混珠山雞冒鳳者嘗半天下也我曹洞一宗盛於唐衰於宋至元似復盛而實衰其故葢難言之也自

元朝初雪庭裕公奉
詔住少林天下學者翕然宗之歷傳至萬曆改元小山書遷化
詔幻休潤補其席四方之

腰包而至者如鳥投林如魚赴壑而潤公乃講習評唱爲事大失衆望時有蘊空忠和尚先事小山老人有年受其密印歸隱盱江

之廩山天下不得而物色之壽昌先師從其薙落後蒙記莂始爲弘揚既得博山來公繼之其道遂大行於世師苦叅日久備嘗險

阻故其言功夫爲獨詳其慧光渾圓辯才無礙波瀾浩蕩莫窺涯際故學者多望洋而退其門庭緊寄金鍮立辯高提祖印不妥許

可故假雞聲韻者不得冒渡關津而惑亂羣聽也余因先師遷化後曾相依三載雖無所得於師然三載之中未見其一語滲入情

識但勉以向上事則師之有造於余也大矣及余隱荷山師自石鼓歸道經建州晤於光孝寺師曰壽昌塔掃也未余曰掃卽不廢

秖是不許人知師曰恁麼
則偷掃去也余曰賢秖如
此和尚又作麼生師曰掃
卽不廢秖是不會動著余
曰和尚却似不曾掃乃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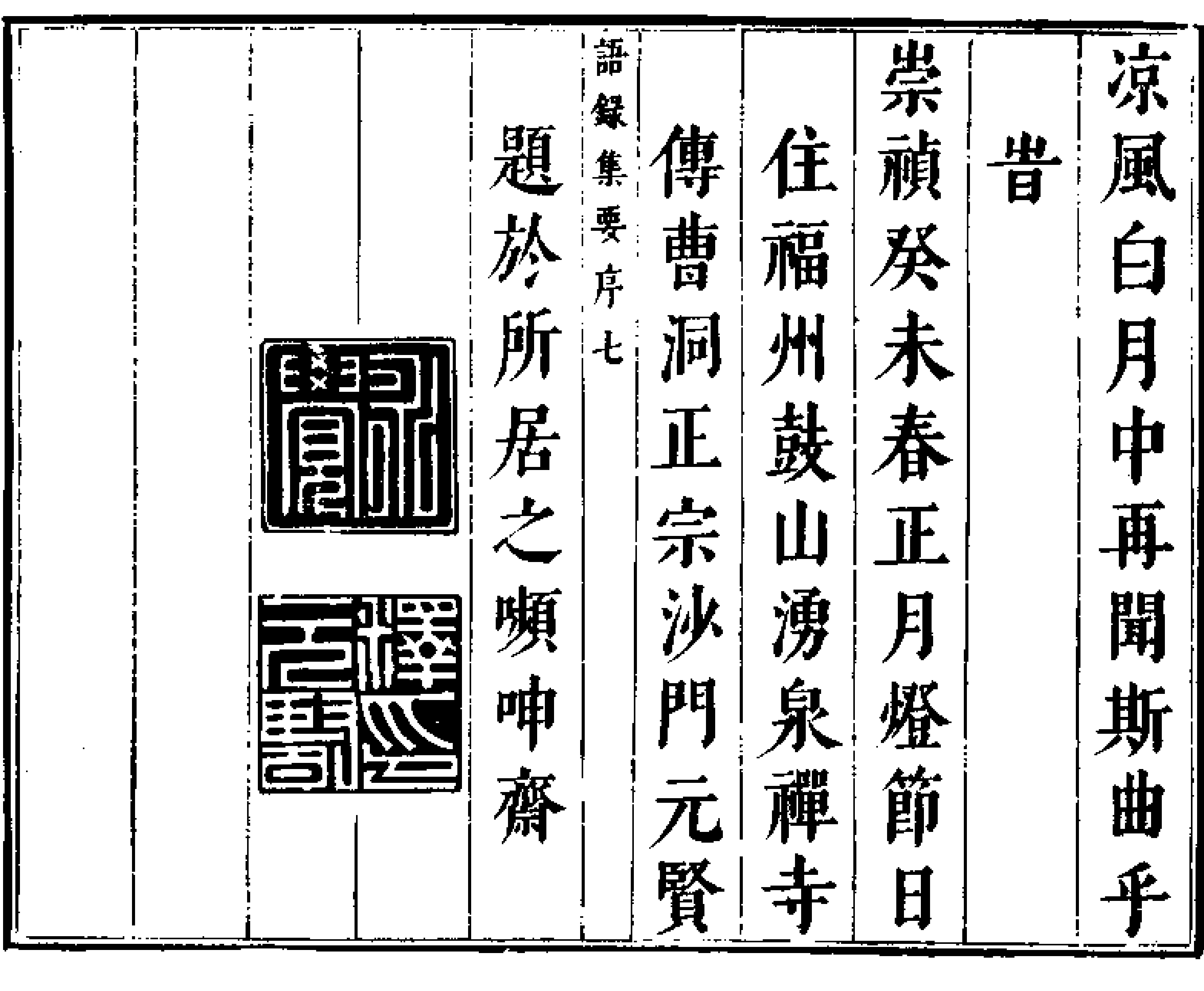
語錄集要序五

咲而別及師滅其語錄浩
繁連編累牘流通爲難故
遐方僻壤聞師之名向師
之化而語錄實未嘗觸於
目者有之余自壬午秋歸

錫石鼓乃因渾朴上人之
請僭於全錄中擇其精要
類而合之視全錄僅十之
三然簡而易行約而易致
使天下學者卽是窮之可

語錄集要序六

以見其大全使知博山之
道其廣大深客有如此非
凝守一橛者可恍惚其萬
一也嗚呼廣陵散不復作
矣今幸其譜猶存安得於



涼風白月中再聞斯曲乎

旹

崇禎癸未春正月燈節日

住福州鼓山湧泉禪寺

傳曹洞正宗沙門元賢

題於所居之嚬呻齋

語錄集要目錄

博山無異大師語錄集要卷一

首座成正　錄

博山語錄

師住博山有年未嘗開法後因禪衲輳集四衆啓請乃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金藏雲而嚴枝幹香水海以潤根株龍樓迎瑞而紫氣飛騰寶殿籠煙而祥雲遍布爇向爐中端爲祝延

今上皇帝聖壽萬安

皇后齊年

太子千秋福基同華藏以莊嚴壽筭共毘盧而等量更祈檀那衍慶海衆安和此一瓣香淨明日月曠蕩乾坤空覺性而無佛無生薰萬彙而有因有果爇向爐中專伸供養

壽昌堂上本師無明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歛衣就座曰推竟師乃曰佛不求佛心不傳心如水與水似金博金會得也目前包裹山澗猿長嘯會不得也目前包裹林疎鳥不驚會不會總目前包裹空宣無相偶郎此包裹也須包裹水操潑弦琴諸昆仲於此徹去以須彌山作四大海白浪滔天以四大海作須彌山紅塵滿地烹虛空之髓而滋味恒新挑水底之燈而光明亘大這裏無加芒索個中何用金針所以道指南一路智者知疎向上一機石人撫掌闘彌勒之樓閣而行願重重踏毘盧之頂門而毫光爍爍到此則步步通玄智不能知識不能識諸昆仲此是故鄉景象若肯就路還家便得轉身歸父還肯麼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烟景有誰爭

上堂傾湫倒嶽大地全收歛土揚灰纖塵不立全收則該羅廣博須知白晝鷄鳴不立則澹泊虛明誰辯紅塵犬吠是佛亦打是魔亦打管甚船來陸來饑也一飡飽也一飡且喜柴乾水便沒蹤跡莫藏身一雙赤手逢人且乞一丈藏身處沒蹤跡兩朶攢眉遇佛堪消三拜吾在藥山二十餘年方明此事親言出親口莫使外人聞諸人藏身處博山總知博山藏身處諸人不知諸昆仲今日在此法筵不免覿面相呈若到諸方逢人不得錯舉珍重

上堂冬不寒臘後看老儂不愛雪稚子哭衣單惟有東村一箇沒傝㑩漢鬅頭垢面赤手空拳寒不怕寒熱不怕熱嵗冷唱個雪詞兒最饑做箇糴米漢無一文錢要與天下人鬬富無一分色要與大地人爭妍有時在十字街頭倒騎鐵馬有時在西洋大海逆上須彌有時在烈火燄中嚼氷嚙雪有時在紅塵堆裏掐草挑燈有時指東話西有時呼南為北將三乘法塹以作門牆指十地菩薩而為眷屬諸昆仲斯人還合伴不合伴復笑云已被博山收下了也

上堂至理不渝至功不宰至道不形至了不辦於此四句相應便做箇洒落衲僧眼不染玄黃脚不沾泥水意不緣諸法舌不親玄言到此則圓機普應玄度該通淨體無依靈明絕待所以玄沙大師云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古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諸昆仲今時禪者不信自心是佛向外求佛不信自心具足諸法向外求法既昧自心縱有弘為皆生死之業耳又當知求佛求法即有所依既有所依於自心不得自在譬如窮子竛竮辛苦乞食自濟昧却衣裏無價寶珠豈智者乎夾山大師偈云勞持生死法惟向佛邊求目前迷正理撥火覓浮漚無事久立珍重

誕日上堂本無今有笑看鏡裏拈花本有今無攪動巖前湛水一片白雲瀰漫幾多花鳥迷踪撥碎虛空爐韛烹煎佛祖高揮寶劍草鞋救取猫兒還他一個皮囊贏得五湖明月所以大覺世尊捨王宮入雪山覩明星開道眼於三七日中思惟是事然

後開權顯實說三乘法及至末後拈花示衆便云有教外別傳簡點將來如夢境相似博山生居黎庶無王宮可捨遊化東土無雪山可入大地黑暗無明星可覩奴郎不辨無道眼可開然則貴賤雖殊要且頭腦相似自幼便可憐生二十以前成家樂業二十以後花費家財三十以前向北鬱單越解三玄戈甲三十以後在南贍部洲碎五位鎗旗四十以前你要去我鉤兒鉤你博山卻不鉤你任你千里萬里四十以後你要住我有錐兒錐你博

山部不鎚你任你在蟭螟眼裏今日正當四十歲鈎鎚一齊息博山不在這裏博山有一塊古地基自天台韶國師開創以來千有餘載雲峰信道者克紹相繼亦數十餘年今日在此說法是本有今無耶諸人面前不得說夢是本無今有耶諸人面前不得說夢看破夢境時知何諸人面前不得說夢何以故個中求其生無生不可得滅無滅不可得有本有不可得無本無不可得又將何而爲壽也以諸佛身衆生身爲壽聖凡不可增減以過去

劫未來劫爲壽日月不可遷移以妙高峰妥州海爲壽燥濕不可損壞以盡虛空遍法界爲壽天地不可覆藏然雖如是今日因甚麼喚作四十歲良久云棲鳳巖前雲霧捲伏牛山下古今傳

上堂神藏禪師云知而無知不是無知而說無知良遂禪師云良遂知處諸人不知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荷澤禪師云知之一字衆妙之門高峰禪師云知之一字衆禍之門諸大老敲唱傍提各具一隻眼博山今日不惜唇吻從頭註解秖要告報諸人知而無知頭腦相似不是無知而說無知火燒眉毛救取一半良遂知處諸人不知大似壓良爲賤諸人知處良遂總知多知老翁莫與相見知之一字衆妙之門把手牽不入知之一字衆禍之門脚頭脚底知字亦不惡諸昆仲博山恁麼註解還會博山意麼然雖如是博山決不恁麼道無知而知爲之知知知之爲知不知爲不知諸昆仲還有不向知上作活計另有超羣拔萃者麼當知水琴松韻堪傳赤子之心赤尾金鱗不墮漁人之手且道

與古人同耶異耶復云東西南北十萬八千

臘八日上堂維那白椎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云第一義作麼生觀覷着則眼瞎嗅着則腦裂舉步絕行踪動念非生滅眼色耳音聲心忘思路絕古今諸聖賢同途而異轍中峰水底琴馬師天上月杪子手中油趙州庭前栢博山無可示梅花枝上洩吐翠與含芳凝寒傲霜雪清香滿十方爾着通身血搥手哭蒼天浮杯老結舌諸昆仲當時釋迦文佛於臘月八日抖碎虛空七花八裂盡大

地無一人會得所以寶坊云不是凌行婆怎解同
心結

上堂在迷迷悟在悟悟迷從來迷悟似迷今日悟迷非悟迷悟兩頭拽斷聖凡更復何言剔起眉毛惜取眼中瞳子綻開衣線露出鐵石心肝燈籠與露柱相交佛殿共三門鬪額赤手團成泥彈子紅爐煉就鐵饅頭一任東擲西抛畢竟埋光鏟彩從教野狐精巖中脫殼轉轉不錯笑殺赤鬚老胡要知水牯牛山下投胎卓卓全該須是溈山大士諸昆

仲溈山大士作水牯牛博山頭角生巳久矣還有人證盟也未良久云達磨大士來也放過一着

元旦上堂春風纔動春花開春雨相催春水來惟有通玄峰頂石依前白蘚與青苔大衆如何是新年頭佛法復云東西林下鳥添得好音聲

解制上堂誰云結制仍解制縱有成規俱不是當空抛下雲門柴雪浪銀花匝地開簡得多年破木杓鷂子飛過新羅國你既無心我也休後代兒孫笑酒樓香巖粥飯長行者擊竹有聲聾兩耳翻思昔日老靈雲一見桃花眼睛誰是迷兮誰是悟春風觸着珊瑚樹誰是悟兮誰是迷具足從前自家底心不心兮物不物連書幾個向空咄諸昆仲因甚麼書幾個向空咄復合掌云我不敢輕於汝汝等皆當作佛

上堂諸昆仲凡心入覺須善用心不善用心魔得其便所以一個計字出九十六種外道一箇着字出五十蘊魔及魔王眷屬等具在教乘不可不知經云譬如有孔隙處風則能入搖動於物而不自在

菩薩亦爾若心有間隙心即搖動而不自在乃至成就皆魔業耳何謂魔也歡喜是魔也煩惱是魔也昏沉是魔也掉舉是魔也懼動是魔也厭靜是魔也喜談論是魔也愛遊行是魔也乃至斥像毀經破律犯戒拈頌機緣擅開異解詩賦詞章文藝雜學併貪求說法悉是魔也所以博山教諸昆仲提一則無意味公案蘊在八識田中當下不知有血肉身心前境不知有山河大地非內非外滾作一個疑團行不知行坐不知坐如一人與萬人敵

又如心心常似過橋時直須發明此事到磕着撞着打破疑團通身是眼纔遇釋迦大師摩頂授記佛亦不做何況魔軍而能入耶諸昆仲如斯會去誰不丈夫雖然如是事怕有心人直須當下一念無生超彼三乘權學等見若將心令無心却成有直須覔心了不可得即證超魔法門

上堂水流濕火就燥是水有魚是林有鳥喫飯咬着舌頭解道青天不用掃諸昆仲須自了同個夜兮同箇曉試將此語播諸方謾道荒田不揀草更看

雲門拄杖子化爲龍吞却山河大地了諸昆仲且道博山即今在甚麼處良久云深固幽遠無人能到下座

開光解制上堂九十日期今已解百千三昧許誰知畫龍未必乘雲去可惜人間十二時十二時辰彈指過眨起眉毛還是錯衲衣撩起伴雲眠磐陀不上松花墮開見淸兮淸亦非法身無病不求醫頂門突出摩醯眼夜半烏鷄帶雪飛帶雪飛兮貴回互金鳳不棲無影樹縱橫十字數將來佛祖位中留不住留不住兮劈面來兔角龜毛眼裏栽今朝拄杖橫挑出那個男兒肯活埋諸昆仲今乃解制之辰遇無量壽如來爲汝諸人普作佛事放大光明焰十方國土無所障礙更以無礙神力將極樂娑婆融成一界若說是淨土卻是娑婆若說是娑婆即是淨土且道無量壽如來畢竟居何國土今日博山親指出分明一點座中圓

上堂僧問金鐘纔扣雲堂已露真風法鼓重鳴海衆更申敗缺正當恁麼時和尚如何結案師卓拄杖

曰山水之間得渠儂力進曰某甲從此信入去也師云信後如何進曰向後與和尚更道師云分作兩橛作麼又僧問昔九座大師云我今日向孤峰絕頂駕一隻鐵船截斷天下人要津秖如和尚今日又作麼生師云鐵船即且置闍黎要津呈似老僧看進云爭奈學人不會何師云不會請人栽進云恁麼則剛道是龍猶不信等閒奪得始驚人師云閒言語復曰諸昆仲佛法不是容易博山三十年來實際理地洞然無礙事法中較量與理矛盾

者尚多卽今與諸昆仲陞堂入室結個粥飯因緣於此座上問來荅去如鳥云空如鼠云唧雖有其聲究竟將來都無實義豈但無益恐成賺誤若是祖師門下客要知祖師行徑方有說話分單明自巳底不知有古佛家風此人有眼無身若明得古佛家風不知自巳用處此人有身無眼直饒坐斷兩頭不通凡聖轉身氣急猶在半途更須知有全提時節始得大丈夫兒步入重玄擗開隻眼解作家活用不乖方歛沙界于毫端纖塵匪礙耀珠光

於域內洞鑒無遺如日月光遠近斯炤拈拄杖云還有恁麼衲僧麼僧問透網金鱗因甚猶滯水師云度盡無餘影還他越涅槃進云恁麼則縱橫滄海淵騰躍萬波隨師云作麼生說箇騰躍底道理進云分明頭角久春江雨露微師云念文章可惜許師復拈拄杖云還有問話者麼衆無對復曰今日老僧失利

誕日上堂僧問莊子八千椿正眼觀來猶存數量大通塵點劫衲僧門下尚在半途壽等虛空泯絕途量一句請和尚指示師云玄沙元是謝家郎進云和尚與玄沙同生去也師云年年桃李樹處處白紅花進云這箇且置秖如當時韓文公問大顛和尚尊壽多少顛提數珠云晝夜一百八今日座中諸大檀越或問和尚法臘多少和尚如何應對師曰漩復黃河水進云如是則和尚與大顛人有今昔壽無兩般去也師曰乾三長坤六短進云氷桃雪藕非爲敬直奮空拳上法王時如何師曰坤在上乾在下僧禮拜云謝和尚荅話師乃曰天地旋

山河走石女生兒世間希有白向本爺娘乾坤兩眉皺今日無端舉似人灼然笑破虛空口諸昆仲若道博山有生是不諳佛法若道博山無生是不諳世法生與無生拈放一邊且道四大色身從甚麼處得來良久云乾闥婆神無限樂宮商不與世和同首座問石女生兒得幾個師曰五男二女進云和尚生身父母在甚麼處師喝一喝下座

佛成道日上堂僧問雪覆千山無點白雲空萬里絕纖埃未審甚麼人到此境界師曰無縫襖子足風

亦進云向上更請和尚道師云秦望嶺頭雲楚人那得見進云還許學人進語也無師云試說看進云恁麼則禮拜去也師不顧復云法本法無法庭前瑞草和根拔無法法亦法黃河九曲金沙混流今付無法時釋迦鼻孔長多少法法何曾法瞞博山一點也不得諸見仲釋迦大師四十九年橫說竪說逆說順說誰人奈得渠何及入涅槃時以虛空爲口滄海爲舌日月星辰爲莊嚴山河大地爲聽衆橫說竪說逆說順說要且無人得聞博山今

日在此座上橫說竪說逆說順說誰人奈得博山何博山今日不待涅槃卽此座延以虛空爲口滄海爲舌日月星辰爲莊嚴山河大地爲聽衆橫說竪說逆說順說要且無人得聞這裡有些子誵訛諸見仲過去釋迦大師所說法要無人得聞卽且置現在博山所說法要因甚無人得聞這裏若緇素得出許你親見博山旣見博山卽見釋迦大師若緇素不出縱見釋迦大師要且不見博山何以故有口非干舌無錢卦不靈下座

上堂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并大地全露法王身古人恁麼悟去大似喫常住飰作自己事博山則不然行年四十九皮骨若枯柳四大體自如面南看北斗博山恁麼道大似喫自己飰作常住事徐六擔板各見一邊更有一偈爲之解嘲不免總說向大衆去也祖父田園自家產業匪守珍御不生下劣纔涉思惟平地遭贓醉酒臥街證龜成鼈博山恁麼道早作死馬兒醫汝等諸人也不得鑽龜打瓦珍重首座云某甲不似和尚師曰汝又

作麼生進云行年三十七通身赤骨律不喫常住飰砵盂兩度濕師云卻是汝來得要且不會老僧意在

上堂僧問蟄戶將開海門雷震敢問和尚一池鱣鮪何時際會風雲師云拄杖時常頭點空進云興波作浪時如何師云闍黎脚跟下水深多少僧喚曰透網金鱗雖振鬣冲霄丹鳳不遺苞師云更須披下雲頭始得又僧問乍入叢林蒙師命往臼下請有字經敢問和尚無字經命向甚麼處請師云礚

破髑髏僧禮拜師曰便秪如此耶出去又僧問近聞宗猷既非臨濟潙仰不是法眼雲門未審香火因緣從誰結得師曰渡河落影子進云大好山頭一針鋒地容盡大地衲僧因甚麼這生具也容不下師云闍黎曾到峰頭麼進云已拈玉線芒請露金針穴師云急著眼覷進云更有話問請師垂慈師云不妨舉着進云如何是功師云三人同一春進云如何是共功師云力士舁杖鼓進云如何是功功師云獅猻上露柱進云不得敲唱雙舉請示

正中妙挾師云高低雲遠樹進云謝師答話去也師云遠近鳥啣花師復曰春日山多霧樵人路徑迷縱然得入戶腳下有黃泥諸昆仲氷厚三尺非一日之寒水漲千溪非一日之雨朝聞夕死非一日之功立地成佛非一日之行所以釋迦大師曠大劫來難行能行難忍能忍爲我等故修諸苦行成就無上正真之道正爲我等今日事且道今日事又作麼生若向今日會去與釋迦大師共一皮袋子豈但釋迦大師與恒沙諸佛共一皮袋子一心一智慧力無畏亦然于彈指頃成就無量無邊妙行具足無量無邊莊嚴圓滿八萬四千諸波羅蜜門其或未然而言凡聖齊同如持螢火擬比太陽又如初生鳥鷚欲冲霄漢多不自諒也首座曰和尚道氷厚三尺非一日之寒氷解後如何師曰七花八裂進云水漲千溪非一日之雨天晴後如何師云石頭露也進云朝聞夕死非一日之功如何是無功之功師云闍黎向上覷着進云立地成佛非一日之行如何是無行之行師曰著衣吃飯

未爲分外進云和尚皮袋子與釋迦大師皮袋子重多少師云半斤八兩

上堂僧問今在人天衆前作麼生相見師云是水東流進云和尚安住在甚麼處師云門前刹竿二丈五進云花落月明時又作麼生進步師云憑闍黎跳躑進云石泉一線水源從何處來師云喉嚨下進云流向甚處去師云頂門上進云高低物象一顙齊平遠近音聲衆響斯應是何人境界師云潑來蘇漢進云幽關鬼如何殺得師云借闍黎刀看

僧擬議師振聲一喝師復云明暗交叅正偏綺互言中有響句下無私揭開雲霧見青天畢竟是誰遭點額龍門萬丈笑看足下風雲金彈一丸播弄手中戲具古人道一人所在亦到拄杖子不會諸人卻會得半人所在亦到拄杖子會得諸人不會所以道石人機似汝也解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曲也應和恁麼商量惟木上座卻較些子珍重

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理師云伸手不見掌進云法身向甚麼處安立師云蹈地如驚人進云未審法

身是何境界師曰山河大地進云離了法身又且如何師云爍破四天下僧禮拜師云是法非法是心非心非法即法非心即心打翻漆桶大地平沉雲門大師甚是奇怪盞子落地碟子成七片又云扇子𨁝跳上三十三天築着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諸昆仲博山今日亦如雲門大師氣宇如王若渠來相見時又作麼生定奪衆無對師云拄杖不在苕箒柄聊與三十何以故若不挫其來鋒將來必成過患

上堂道非明暗法離有無布袋頭邊道得看來猶是半途直饒坐斷毘盧不通凡聖旋風撲面氣急殺人直下相逢不是渠轉位旋機沉毒海諸昆仲若言即心即佛大似黃葉止啼又云非佛非心還如夢中說夢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盌塌丘江西老宿恁麼說法尚喚作口裏阿漉漉底諸人分上又作麼生諸昆仲莫𧦅論他非是好門前更有鳳凰山

上堂甚麼物恁麼來重門關鎖一時開甚麼物恁麼

去佛機不隔時流意靈山會上有多端立雪庭前無二致甚麼物幾多般見未分明莫浪傳嘗記賣方言道好天非高大海非寬說似一物即不中多情不用眉毛動修證即不無染污即不得丫角女子髮如銀病中勘破維摩詰即此不染污是諸佛之所護念粉碎虛空撲地來百匝千重成一片諸昆仲既不似一物畢竟似個甚麼有眼無耳朶六月火邊坐任是同胞生也須更問過更問過是甚麼良久卓拄杖子云拄杖子卻辯得

佛誕日上堂王宮未降佛事已遍腳跟下好與三十棒未出母胎度人已畢脚跟下好與三十棒四十九年說夢取笑旁觀腳跟下好與三十棒三百餘會週遮模糊正眼脚跟下好與三十棒忽遇惡水潑來即周行七步目顧四方自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腳跟下好與三十棒獨有雲門大師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死與狗子喫卻貴圖天下太平雲門用此惡辣手段始能竪立宗乘若是倚牆靠壁漢又胡足道博山三十棒畧與通信座中還有下

得惡辣手段者麼良久云黃金自有黃金價切莫和沙賣與人首座問雲門一棒博山三十棒是同是別師曰出門是路進云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因甚麼又喚作四月八日活佛降生師曰爭怪得渠進云諸佛出世爲一大事因緣和尚出世所爲何事師云笑看天花滿祴進云佛祖來償口業債未審是何口業師云惡毒斜纏進云教中道持戒但束身非身無所束因甚麼千佛出世又與人授戒羯磨師云羅浮原在廣之南

進云前無重難後無輕遮方堪受戒或遇箇大闡提漢殺佛殺祖底出來未審還與他受戒麼師云曦爲求學典刑留待別時供養進云恁麼則和尚性命落在此人手裏也師云老僧甚得便宜進云法施殷懃且酬三拜師云止莫礙第二座問

上堂古德云日月未足以爲明是甚麼物得恁麼明乾坤未足以爲大是甚麼物得恁麼大博山今日不惜唇吻與汝諸人註破卓拄杖云拄杖子眼光爍破恒河沙世界明耶非明耶恒河沙世界在拄

杖子裏許大耶非大耶諸昆仲秖是根拄杖子又何得論明論暗論大論小大小明暗悉是對待之法然雖如是也不得草草何以故要知幽徑趣須辦半季糧珍重

上堂師方陞座二僧問不稱理各賜棒復云毛吞巨海海性無虧芥納須彌芥空宛爾若道是神通妙用斯人未達其源若道法爾如然猶是拍盲狂解是以二人各責三十棒趂出三門外去諸昆仲只須揣毫端而瀉海水碎芥子以露須彌旋嵐偃嶽

而絶纖塵兢注江河　性諸昆仲萬花叢裏
去住揣空出骨何難清凉地上謳歌曰日挑燈有
據到此則正偏旋復雲樹絶依古木森然靈禽不
住菩提涅槃真如佛性喚作破草鞋且拈放一邊
各人衲衣下蘗洗錢布施些子還肯麼昆目仙人
執手時善財眼底微塵佛珍重
上堂三界無法何者是生三界無法何者無生生與
無生二俱增語若謂是生前村古路坦然平若謂
無生海門波浪萬千尋若道生即無生樓頭戍鼓

正三更若道無生即生彩筆將來畫不成諸昆仲
幻化門頭高着眼莫將陽燄亂紛紜生與無生姑
置勿論且道二六時中折旋俯仰必竟承誰恩力
良久云六窗虛淨無依將來用麼恰好珍重
上堂大道虛曠無有程途幾動之微自當審細若藕
絲而牽大象匪假神通如寶樹之宿蟭螟難窺異
色活中死句笑容含冰鑛之姿死處活來寒谷動
陽春之燄更須知當機劈面毋待指陳互換相資
郢容奏泊諸昆仲當此時也寒灰發燄雪覆紅爐

水玉相御誰能料揀若有人料揀得出博山明窓
下安排着珍重
在壽昌守先師七衆請上堂一二三四五六天地位
萬物育箇中有個無角泥牛東觸西觸至今無處
藏踪秖得和塵混俗更須知平處險直處曲擊破
重關謾輕忽太平宇宙斬癡頑此是禪宗親付囑
親付囑破驢脊上蒼蠅出達磨未識參禪孫臏不
解貨卜惟有壽昌老人一生向鋤頭上七縱八橫
至今也塡坑塞壑諸昆仲還有爲堂頭和尚出氣

者麼今日幸有博山不肖兒孫爲伊雪屈
結制上堂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時人見此
一株花如夢相似諸昆仲古人於黑漆桶底鑑貌
辯色無影樹下笑月吟風擊碎金鎖玄關扯破漫
天網子博山則不然有人問天地與我同根萬物
與我一體意旨如何秖向他道昨日有人從燕京
來寄得廣南信豈不見溪山各異而雲月是同又
云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境相似意旨如何秖向
他道　不見人無遠

（編按：此處原稿模糊。）

慮必有近憂珍重

開光上堂佛身無為不墮諸有慈德聲名垂不朽今朝覿面絕遮眼上眉毛誰不有丹霞撥火而尋舍利善現晏坐而覩法身雲門用棒以酬恩洞山用蘇而報德這一隊老漢雖則一期方便怎奈千古顢頇何似博山將大冶紅爐一模傾出使天上天下有情無情覩端嚴之妙相植菩提之正因度普耀之遍津趨妙嚴之果海紫磨金聚咸轉根本法輪白玉毫光旋入普明三昧使大地衆生各各

相謂有佛出世各各自見已身作佛無有衆生無一衆生相者如是則無施者無化者無造者無受者亦無見者何以故施者乃至見者如夢幻故山河大地草木叢林情與無情世出世間如夢如幻故乃至諸佛出世諸佛涅槃影現其中如夢如幻故還有不在夢幻者麼卓拄杖云今日為君親指出普天匝地盡光明

上堂一二二三子平目復仰視兩口一無舌此是吾宗旨仰山大師生平家活徹底為人若以意識度量正所謂平地上死人無數也然此偈無纖毫縫罅博山今日向虛空裏釘撅子太清中加彩繪使諸人有所趣向有所捫摸也一二二三子抖擻不下平目復仰視北斗向南看兩口一無舌空谷傳聲虛堂習聽此是吾宗旨披拂有餘恨諸昆仲當知此偈暗機圓合金鐘同玉磬和鳴正按全提瑞草與瓊枝並茂若向這裏會去平常心與道相宜若向這裏不會正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更有一事在佛殿東南缺了一角有人補湊得下博山遺

隻履以謝之珍重

上堂諸佛秘密藏祖師遞相付既同本來心何迷復何悟言語悉虛妄形色如朝露了形色語言究竟絕依怙譬如洞庭水今古清如故虛空非動搖太清絕點污有物終敗壞無形始清素諸昆仲迷鏡裏之頭徒勞狂怖昧衣中之寶枉受跉跰卓拄杖云若向這裏會去猶較些子更欲遲疑向下文長留待來日擲拄杖下座

上堂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

非法大小祖師雖則是和泥合水要且弄巧成拙將心與虛空分作兩橛說同說等論是論非雖不涉是非亦將是非弄影耳夫虛心獨運妙湛何依至體彌綸空界何立大方莫比其量慧目罔眺其踪日月未足喻其明氷雪難以方其潔古淵之水湛湛浸殺法身不萌之草茸茸能藏香象諸昆仲且道徹底無依向甚處安身立命良久云衆既知時節吾今不再三卓拄杖下座

上堂靈光不昧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諸昆

仲終日拈香擇火待客迎賓動轉施爲折旋俯仰還有知解也無旣無知解得恁麽伶俐得恁麽活潑古德云樵子負薪歸機婦連霄織看他家事忙且道承誰力若向這裏會去鈄是氷做底湯是水做底師姑是女人做底切莫當面錯過不錯過鷂子過新羅依然辜負我卓拄杖下座

解制上堂世界乾城衆生陽燄諸佛鏡像六道空花不躋圓覺大伽藍終是癡狂門外走若帶些些泥未免紙裹麻纏除是鐵膽銅心始解步空捉影百尺竿頭穩坐終落那邊三家村裏安身仍停此岸只須藏身處沒踪跡沒踪跡處莫藏身鐵掌挪成銀彈子諸昆仲今日解制之辰三年果滿萬行週圓且道百步穿揚一箭作麽生透得過良久卓拄杖云好手手中誇好手紅心心裏□紅心下座

結制上堂世尊拈花芙蓉秋露冷迦葉微笑蘭蕙曉風清又云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於汝可謂韞藏長者夯腰沒半文錢至今後代兒孫望影

分波竟莫得其涯岸當此時也去聖時遙人心狂悖妄庸邪見布滿寰宇稱悟道者紛紛求其真叅實究者蓋尠也諸昆仲若要會世尊拈花底道理豎起拂子云向這裏會取若要會迦葉微笑底道理擲下拂子云向這裏會取然須從氷山雪洞裏穿下過來始堪共語不然則就窩子裏打將去盡是掠虛漢與自己本分中有何交涉卽今乃結制之辰有吉安純初曾居士舟次一月而來爲彼乃郎廣修供養復請博山上堂敷演此事不免隳世

尊之陳案燃古佛之慧燈踵列祖之芳塵續金剛之慧命然雖如是諸人分上也須向無陰陽地上喞一莖草來始得卓拄杖下座

上堂單明向上語絕迴遮洞鑒機微要在句外若在文言上理會正所謂埋沒先宗辜負自己德山大師云毫釐繫念三途業因諸昆仲十二時中折旋俯仰是繫念耶非繫念耶是正因耶是業因耶又云暫爾情生萬劫羈鎖開口動舌處是情生耶非情生耶是解脫耶是羈鎖耶汝等諸人各向衲衣

下綳索看若以無念爲無念無情爲無情卽泥塑木雕若以有念爲有念有情爲有情正是業識茫茫無木可據衲僧家須另行一路始得祖師云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于諸境緣未免隨流且道喚甚麽作性若認得性正好喫博山痛棒若認不得性正好喫博山痛棒何以故龍門無宿客雨打石人頭卓拄杖下座

壽日上堂諸佛時常說法博山特地重宣是何言丫角女子鬓皓然是何法明察秋毫雙眼瞎此情惟

有木人知六月炎天生凍殺若向這裏揭山頭之宿霧破水面之印文古佛向汝諸人面前說壽量品報恩品已竟所以云博山生大地衆生與博山同生博山壽大地衆生與博山同壽然雖如是更須知有出世事始是報恩者博山嘗有偈云欲報深恩出世奇報恩深處少人知而今洞徹無違理始信從前步不移古德云盡大地如粟米大拋向汝諸人面前諸人要且不會打鼓普請看若會得恁麽說話始知不移步底道理國恩佛恩親恩檀

越恩一時報足若乃煖衾涼枕菽水承歡欲報深恩無有是處所以釋迦大師棄皇宮如脫敝屣乃至忉利天爲母說法此釋迦之孝也目犍連尊者去鬚髮如除垢膩乃至餓鬼道中救脫母難此目連之孝也現前大衆思地獄苦發菩提心長連牀上睚眉努目究衲衣下一件大事此諸昆仲之孝也作麽生是博山底孝拈拄杖云一條拄杖活如龍縱橫全得渠儂力連卓拄杖下座

除日上堂殘冬已去春風到來木雞報曉石女懷胎

庭前翠栢堪剪溪邊嫩柳重栽達磨不來東土寒山元在天台惟有臨濟大師赤肉團上無位真人分身無量散在汝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饑同餐渴同飲寒同火睡同衾若向這裏儱侗顢頇未免受無位真人當面熱瞞豎起拂子云諸昆仲會麼圓明了知不因心念珍重

上堂佛法非非法非非非非亦非非非俱絕跡始可話離微諸昆仲若欲决擇是非除是向教乘中辯得清濁然後始透得祖師關棙何謂清濁如教中說

貪嗔癡愛煩惱無明是障道法此是聲聞藏說是濁流邊說無佛可成無生可度情與無情性相平等此是菩薩藏說是清流邊說至體無名聖功獨炤此是藥言無病人前不得說藥有修有證建立因果此是聲聞藏說是濁流邊說無修無證不昧因果此是菩薩藏說是清流邊說修與無修二俱剩語此是藥言無病人前不得說藥若說有句無句是外道說若說亦有亦無句非有非無句亦是外道說離四句絕百非此是藥言無病人前不得說藥若貪着塵勞侵損正法此是波旬說失于正受樂着諸受此亦是波旬說山崩海竭不動其心此是藥言無病人前不得說藥諸昆仲百非俱遣宛然赤子之心一道齊平突出摩醯之眼珍重

上堂壽昌先師云踏上雲頭第一峰眼中廣博小虛空當初欲見無蹤見今日相逢處處同諸昆仲此是曹洞宗旨分明向汝諸人道無纖毫葢覆若向這裏會去洞山大師在諸人脚跟下放光動地入寶鏡三昧也其或未然博山不免註解一遍踏上

雲頭第一峰坑坎嶮巇也須仔細眼中廣博小虛空眼在虛空裏虛空在眼裏試定當看當初欲見無蹤見對面不相識千里卻同風今日相逢處處同是何面目指東為西喚南作北得麼若向博山註解處會去壽昌先師在汝諸人脚跟下放光動地入寶鏡三昧也然雖如是博山不合將壽昌老人受用底家私撒向諸人脚跟下豈不見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珍重

桐城宰官居士請上堂拈香祝　聖竟復云諸昆仲

叅學須具叅學眼若具叅學眼脚踏實地步步登玄若不具叅學眼與叅學沒交涉譬如善射者立定脚跟然後拈弓架箭始能中的也黃蘗希運禪師云老僧行脚時見草裏有人攔頭一錐彼人若知痛癢便布袋盛米供養他雪峰大師三登投子九上洞山欵飦挪巾成辦箇事此宗門中叅學樣子不似而今口稱行脚觀山玩水較量是非三三五五聚頭雜話有一等向冊子上研窮枯骨上討汁有一等長連牀上睜眉努目胡思亂想想久成

勞不是昏沉便是散亂如斯等類皆非法器諸昆仲洞房春煖須知錦帳香銷庭際光生且喜寒巖發燄事驚極致理喜從虛所以道直須揮劒若不揮劒漁父棲巢閒時喜唱步虛詞泥雨須防苦蘚滑路憑高處險獅巖絕狐狸之踪影向暗中消靈蓮結燃花之彩諸昆仲博山捨父逃走於外辛苦三十餘年今日到舒州城唱箇還鄉曲子徹見故鄉田地徹見故鄉人物徹見故鄉春色世間之樂百千萬億倍不足爲喻茲因桐城衆宰官居士及諸山僧友請博山陞座說法博山果有何法可說不免將生平所行底所見底所到底細詳一遍然雖如是道曠無涯逢人不盡更須知有長處始得卓拄杖云莫謂故鄉田地穩門前更有萬重山僧問此土聖凡同聚會向上宗乘爲舉揚師云此去南舒一百餘叉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請和尚如何道師云巖前生石虎僧喝一聲師笑云聲响吼如雷僧無語師便打

生生社陞座拄杖子謂之有是增益謗謂之無是減

損謗謂之亦有亦無是相違謗謂之非有非無是戲論謗只須向四句外會去始不被拄杖子瞞諸昆仲緣生無性拄杖子徹底無依無性緣生拄杖子建立世界拄杖子緣生一切法緣生拄杖子無性一切法寂爾所以道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祖師云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恒沙妙德總在心源會此一心法說生無生亦得說無生生亦得說生生無生亦得說無生生生亦得緜此運大悲心與放生業飛者適虛空走者適林麓潛者適淵

溟豈可以世間生滅有無而較量其功德者哉博山今日登此座㝎不說有法不說無法不說亦有亦無法不說非有非無法離四句絕百非石人點額青山皺眉深寒博得三春暖破霧披雲入翠微諸昆仲南山起雲北山下雨汝等諸人緊捎草鞋牢把脚跟然雖如是爛泥田埂石頭路上也須防蹉卓拄杖下座

生生社小叅諸昆仲宗門中事難以措詞盡力道不得句作麼生開口三乘十二分教有人說去了也

卽心卽佛有人說去了也非心非佛有人說去了也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亦有人說去了也且道現前與諸昆仲分析底是箇甚麼若喚作業識茫茫正所謂懷寶迷邦若喚作直下是佛因甚麼承當不下昔世尊拈花示衆百萬人天悉皆罔措惟迦葉一人破顏微笑且道迦葉笑個甚麼博山不免爲諸人註破若向世尊拈花處會去山濤海雲爲汝等助發機緣若向迦葉微笑處會去飛走鱗毛普現色身三昧到恁麼田地不作箇解會亦非無解會者雲門大師云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幾機且道現前喚甚麼作古佛喚甚麼作露柱又自代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且道雲門意在於何若向雲門句下徹去會此分析底有甚麼難然雖如是黃金自有黃金價切莫和沙賣與人珍重

皖城宰官居士請上堂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肇法師恁麼道秪知全身撥入要且不會轉位旋機殊不知大圓覺中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說箇一體已成兩橛豈不見喚作如如早是變易

了也僧問大隨和尚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還壞不壞隨云壞這僧倚牆靠壁冷地裏抱箇石頭大隨兵權在手符到奉行又何曾放過這個壞字正所謂殺人不眨眼僧云恁麼則隨他去隋云隨他去大隋把定關鑰添枷着杻兩重公案這僧徑往舒州見投子子云甚麼處來僧舉前話子裝香望大隋拜云大隋古佛放光于此投子可謂具金剛正眼緇素分明復令這僧向大隋懺悔僧至大隋隋已遷化復往舒州見投子子亦遷化這

僧雖然皮下無血要且有始有終後人贊云一句隨他去迢迢幾萬餘今時人坐叅知識尚不肯真叅力究見這僧也須知慙愧始得茲因合郡宰官居士於彌勒菴請博山登座說法諸昆仲當知古佛堂前曾無異說夜明簾外別有家傳分明月炤金沙喜見庭生瑞草家風笑展從他野渡無人寶樹風清須信白雲有主諸昆仲若向這裏會去可以與古人把手入理深譚其或未然生死分中快須着力卓拄杖下座

展墓歸山上堂離山九十日誰是能離者本無心外境愚者妄分別諸昆仲會得此意雖經歷恒河沙世界無彼此之分無自他之想良以世人秪知有一生身及一生底父母一生身底處所殊不知曠大劫來能生所生底父母及一一生身底處所盡其智力不得其數量諸昆仲若以恩報恩大恩莫能報不見報恩者始乃得常住是故諸菩薩借此世間夯運無緣之慈與無礙之悲耳諸昆仲金棺扶襯認父骨於亂屍之中義井薦親見天人于寶塔之頂此等俱見超物表理出常情若以世間情想擬報深恩雖肝腦塗地不能報也昔興化令他人助哀山河揮淚迦葉藉琴聲起舞草木含悲博山今日以現前血肉身心供養現前無面目底父母汝等諸人向這裏還見得徹麼卓拄杖云他家自有通人愛不以親疎較短長便下座

為官諭吳觀我居士茶話真不掩偽曲不藏直大千沙界黑如漆揭開雲霧見青天男兒肯向他尋覓一語中具三玄新婦騎驢阿家牽一玄中具三要

跛脚綳㾦多蹡踉有炤有用沙盆打着連底凍立主立賓相將携手過西秦唯有東村王太乙一番拈弄一番新今日為太史茶話要向博山言句下一一討箇註解其或未然三十棒寄在別來相見珍重

二月朔旦上堂纔方結制又是半月了也諸昆仲分上曾有個入處也無若無箇入處須要尋個入處若得個入處須要尋個出處直須自看諸昆仲當知古路無塵只須知有門庭絕待盡却今時偏方

與正位攸同枝派共靈源皎潔到此則髑髏識盡
烈火流金始名出世更須知有野老家風始得且
道野老家風是何景象卓拄杖云遲日穿芳逕春
鋤帶雨歸下座

上堂僧問古人道從緣薦得相應疾就體消停得力
遲請問如何是從緣薦得師云古鏡不重磨進云
如何是就體消停師云清光仍似舊進云從緣就
體蒙師指格外玄談有也無師云三歲孩兒頭似
雪進云恁麼則碧[illegible]縱蓋綠柳萌芽也師云遠觀

山有色近聽水無聲僧禮拜師乃云切忌從他覓
迢迢與我疎洞山老人草鞋斷矣脚跟露矣諸人
若知痛癢阿誰皮下無血博山與諸人同途不同
轍諸人向正位中來博山不在正位諸人在博山
拂子裏許諸人向偏位中來博山不在偏位拂子
在諸人袈裟裏許所以道對面不相識千里卻同
風若向這裏徹去當下知歸不留朕兆其或未然
千百世修行未為晚也故我釋迦大師為勇猛衆
生成佛在一念頃為懈怠衆生得果滿僧祇劫諸

見仰當知明中有暗毫端現華藏之奇妙挾叶通
寶鏡溈山河之影博山恁麼道猶是葛藤諸人也
須拚斷始得且道拚斷後作麼生行履卓拄杖云
不因樵子逕爭到葛洪家

結制上堂僧問古人道塵中能作主化外自來賓請
問如何是塵中主師云江西原是豫章城進云如
何是化外賓師云青山自青山進云賓主相見時
如何師云綠水析綠水進云恁麼則金繩界畔飄
黃葉般若堂前解垢衣一句作麼生道師云順數

一籌進云博山今日結制人人鼻孔撩天請問更
與諸人說箇甚麼師云空中施彩繪論劫不成顏
僧禮拜師乃云便恁麼進堂去猶較些子更欲遲
疑匆去久矣博山從來無佛法繫綴於人豈但博
山乃至諸佛諸祖亦復如是但有言說都無實義
所以道釋迦不達南方禪達磨不會西來意博山
與諸人秖知二時逐隊但恁麼過時臨濟三玄三
要誑嚇小兒曹洞兼帶叶通顢頇無識溈仰暗機
圓合鬼面神頭雲門函蓋乾坤心麁膽大法眼唯

云平易機險殺人博山總不恁麼今日與諸昆仲結制將九十日爲一時以一時爲九十日若向這裏會去萬年一念一念萬年生死情枯眞如體寂二途俱泯觸處皆通茲有嘉興沈居士不辭數千里來此供養大衆且道作麼生說個通底道理卓拄杖云根塵蘊界原無性誰道虛空礙眼睛

上堂搏聚四大緣生九竅識蘊奔馳何日了虛空無限水雲分石女從緣步荒草荒草披離四部洲煙雲旋合鏁重樓彈指豁開彌勒閣香水幡幢盡徹

頭諸昆仲當此時洞庭無蓋東殺法身廬阜悲酸淸淚如雨欲償廬陵米價路翻東充橋梁從敎雪潔水淸官取兒孫滿地到恁麼田地以何爲驗卓拄杖云深山乘瑞運處處紫雲飛

博山無異大師語錄集要卷二

首座成正　錄

董巖語錄

上堂諸昆仲若論佛法列位未出禪堂門博山未出方丈門早已漏逗了也又何待打鼓陞堂拈槌豎拂揚眉鼓舌然後爲佛法哉然雖如是不免向第二門頭爲大衆宣說若欲決擇此事須具大信根信根若具便起大疑心疑心若起便得大悟門所以云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夫信者何須

信有敎外別傳之旨拈一則無意味公案蘊在八識田中如弊囊盛寶相似將自己參悟一念如金剛王寶劍直須仗此劍剖此囊取寶到手始得正剖與未剖之際不可起第二念有毫氂分別處卽是第二念也有毫氂被世境牽引處卽是第二念也亦不得置在無事甲中若置在無事甲中卽是第二念也離此種種諸念正是做工夫得力處且道如何是無義味公案如僧問古德如何是禪德云猢猻上樹尾連顚又僧問古德如何是禪德云

猛火着油煎又僧問古德如何是禪德云杖籬山下竹筋鞭又僧問古德如何是禪德云礁磚此四轉語如天普蓋似地普擎隨拈一則參究若真發明一一皆吾家故物耳且道發明後又作麼生行履復笑云海為龍世界空是隺家鄉

上堂佛法知時節秋風特地來秋空秋色滿秋葉砌秋礎當此時也銀蟾吐彩丹桂飄香雁傳北苑之書人問歸鄉之路所以云欲知佛法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諸禪德還有知此時節者

麼若未知便好知去當知知之一字眾妙之門莫待臘月三十日手忙脚亂便悔云蹉過好時節了也若知得又何勞博山在此座上叨叨咀咀豈不見南臺和尚云善哉三下板知識盡來參眾既知時節吾今不再三然雖如是南臺和尚脚跟猶未點地在眾中還有箇點得出者麼若箇點得出便進前掀翻繩牀喝散大眾博山也惟伊不得

上堂若論佛法一切處現成法眼由斯領悟地藏以此傳心看他師資授受之際有甚麼奇特所以云釋迦未出世達磨不西來佛法遍大地相逢口不開諸大德欲明佛法須向釋迦未生時會取欲明教外別傳正法眼藏須向世尊未拈花迦葉未微笑時會取欲明安心之理須向達磨未開口二祖未斷臂時會取於斯時節會得猶較些子若待世尊生下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自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便巳納敗闕了也所以雲門大師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死與狗子喫却貴圖天下太平可謂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

為報佛恩諸昆仲其中還有知恩報恩者麼若有可請出來與吾相見其或未然可趂此手强脚徤快須努力決明此事始不被天下老和尚舌頭瞞也良久云會麼相逢不飲空歸去洞口桃花也笑人

上堂諸昆仲欲參博山禪於未開口時會得猶是落二落三了也稍覺遲疑便合喫痛棒又何待開口縱能會得堪作甚麼豈不見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又安可為當家種草也臨濟大師云向第一句薦

得堪與佛祖爲師向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爲師向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博山則不然向第一句薦得便合喫痛棒向第二句薦得添枷着杻向第三句薦得斬頭求活何以故個中半句也容不得誰與你論第二第三鼓粥飯氣去也諸昆仲欲明這個說話把萬緣放下單單只究此事如一人被萬人趕來一趕趕到萬丈坑邊若不跳下便碎屍萬斷當此之時懸崖撒手拌身一跳直教到底使虛空粉碎大地平沉待氣息甦醒起來便走上岍

此岍卽是大路搖頭擺手到家始得諸昆仲莫說此事是難便生退屈若生退屈百劫千生無繇辦脫須發勇猛信根當知乃佛乃祖皆如斯成就彼旣丈夫我胡不爾古所謂松花若也沾春力根在深巖也着開

上堂至體無生何拘緣境理無修證行絕堦差所以云有相修行多劫終成敗壞無心體極一念頓契佛家且如博山在此座上列位承聽我法是有心耶是無心耶若說無心聽法者誰若說有心將何頓契佛家非但不契佛家猶恐墮有相修行而多劫終成敗壞矣諸昆仲若究本體無生便合本妙教中云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此四句偈徹底爲人是教中極則若是衲僧分上一點也用不着何以故在此淨白地上誰管你自生耶誰管你他生耶誰管你共生耶誰管你無因生耶若向衲衣下會去說自生亦得說他生亦得說共生亦得說無因生亦得何以故在此人分上天不能拘地不能束陰陽不能管五行

不能局不作衆生不成佛道且道畢竟向甚麼處去良久云佛祖位中留不住鑊湯爐炭孰輪迴

上堂面西行向東北斗正離宮道去何曾去騎牛臥牧童慈明老人舌頭拖地列位知得也未當知此偈非妙悟而莫能知悟非情盡而莫能曉情非工夫而莫能忘若於此偈徹去三千七百祖師說話皆一場笑具說甚麼君臣五位接引初機說甚麼炤用三玄誘諭後學所以云靈苗瑞草野父愁耘玉瑣金匙智人不顧若具超方眼目卽是洒落衲

僧便好打禾山皷唱德山歇擎秘魔叉舞道吾笏向十字街頭搖鈴振鐸於孤峰頂上嘯月吟風其間還有與博山同遊戲者麼衆無對復笑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上堂道非難亦非易要在當人無師慧一拳打破太虛空一脚踢翻滄海水翻身直向新羅國須彌倒挂毫毛角皓月團團出海門淸風匝地難描摸難描摸知不知今古攸分類不齊丱角總言心量大年來方覺語聲低語聲低辨端的對面白雲千萬

里分明覿面更無眞暗似日兮明似漆諸昆仲須委悉更有容易禪重與逼消息良久云初三十一中九下七

上堂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明似黑月暗如皎日於此四句之上會得便見緣大師七縱八橫釋迦奪九紫十赤其或未然更有容易禪與君須剖析豈不見水面挂燈毬東壁打西壁生鐵鑄蒺藜撥出黃金汁阿呵呵甚奇特明眼衲僧須辨別參

因事晚叅今晚好月天衆見麼可謂玉鑑光輝徧處週幾多盲瞽黑漫頭可憐不受金鉀者頭白終歸暗裏休此月古今評論者不少自世尊以來迨于今日千賢萬聖莫不盡力提携老婆心切箇箇點將來秖說得月影邊事要見眞月麼須是自巳開眼始得所謂靈山話曹溪指南泉翫寒山比說得彷彷彿彿依依稀稀縱然道得十成博山未敢相許何以故肘後不具靈符盡在是非窩裡大衆直須努力跳出是非關若不跳出是非關三途黑暗將何抵珍重

上堂二月半春風撼面時光換百花郊外鬬芳妍好鳥枝頭爭噪亂惟有禪家渾不改塵毛括盡大千界淨土分明在目前直下是名觀自在誰更云玉閣瓊樓誰更云幢幡寶蓋喚夢幻空花何勞賭賽寂喜杉山王老師人人只喫一莖菜

歲旦上堂和氣生枯卉寒雲散野郊木人占吉兆夜半露龜爻大衆此是博山寺五百年前無隱經禪師歲旦上堂語山僧今日亦有四句燭影搖紅處香烟飛白時現成的佛法也要大家知如此會得

便見一年十二月月月如然一日十二時時時相似如黃金之黃白玉之白曠大劫來未嘗變異大衆且道那裡是現成的佛法衆無對師良久云東君昨夜傳消息報道新年喜太平

上堂萬里不挂片雲虛空突出眼睛放開七片八片收來一丁兩丁只饒通身是眼筭來秖得八成大衆還有十成的衲僧麽咦且莫道着便下座

董巖菴講維摩經請師上堂五百童子從妙喜國來脚跟下多泥水三萬菩薩往毘耶城去牙痕裡盡

雖黃不因示疾老毘耶劒戟鎗林難下口諸昆仲當知至體無法可繫彊名曰淨求其淨相不可得但有其名名亦不可立或云無垢稱木人看陽燄翻波石女聽乾城逸嚮不留朕兆法界齊觀鼓吹將來一塲露布縱是通身無口未免大笑毘盧諸昆仲當知法假人弘碑文刋白字題因人立當道種青松猛虎喉中活雀兒救得是好鱉鼻蛇邊爛拄杖拗折爲奇且道博山意在什麽處吽吽以思惟心測度如來圓覺境界如將螢火燒須彌山終不能得然則博山今日高登華座大展法筵敢問說何法耶解脫法耶不思議法耶不二門法耶現神力法耶咄是何言歟良久云維摩大士來也稽首大士雖則塵面蓬心要且起居多福　經題

上堂如是之法我從佛聞如是之法佛從我生撥出虛空之髓倒拈蘭蕩之針觸着三世諸佛鼻孔只得吞聲忍氣一任諸上座抱大不平諸昆仲當知身外無土誰是佛國土外無身誰非佛國湖南老人一麟角解道聖人無已靡所不已又云會萬物

而爲已其惟聖人乎然此則佛卽國國卽佛佛外無國求其國不可得松陰凝翠壁國外無佛佛求其佛不可得香霧靄青蘿博山總不恁麽是佛好與一摑直教虛空粉碎大地平沉是國好與一摑直教大地平沉虛空粉碎諸昆仲直饒煉作一團未是衲僧向上事何以故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　佛國品

上堂法身無去來之跡應萬有故不來而來至體絕上下之分總羣機故不合而合寶蓋覆三千之界

微塵等刹海之方山河大地川流泉源日月星辰天龍宮殿乃至十方諸佛說法悉現於寶蓋之中寶蓋覆世界百千萬億世界入於寶蓋而世界不小寶蓋不大世界覆寶蓋百千萬億寶蓋入於世界而寶蓋不小世界不大於此五百寶蓋而結成一蓋莫是如來神力耶大定莊嚴耶淨心變現耶乃至無我無造無受者之所成耶若如此會則未夢見寶蓋在古德云大千世界是沙門一隻眼與寶蓋在諸上座眼裏得麼大千世界是沙門一點

靈光與寶蓋在諸上座靈光裏得麼大千世界在沙門一點靈光裏與靈光蓋覆寶蓋得麼若如此會去非但凡夫小乘所不共乃至諸大菩薩所不共文殊普賢亦不共釋迦老子亦不共維摩大士亦不共何以故報化非真故華嚴經云若有見大覺解脫離諸漏不着一切世此非證道眼且道五百童子是證道眼耶非證道眼耶若是證道眼五百童子眼在什麼處若非證道眼五百童子眼亦在什麼處諸昆仲作麼生是證道眼門前脩竹來儀鳳淵底淸泉隱臥龍 獻寶蓋偈

上堂若欲說佛法無法可說法若以法說法恐辱於大法然雖如是博山亦無開口處列位請博山登此座何爲也不免俯順機宜向第二門頭聊開一線將淨土二字從頭註解一遍去也心淨土淨大千世界摩尼鏡打破鏡來時與諸上座相見土淨心淨運爲不出那伽定七顚八倒時與諸上座相見衆生行業不同途猛火獄中那容蚊蚋美惡從彼類所現瓊花鏡裡影象明然欲求淨土衆生心

行中求從來不曾點汚豈但淨土佛亦不爲安用求乎譬如造立宮室若於虛空終不能成西天不逢唐土不會若以空地隨意無礙根塵界中具此一坐具地在梵天鶖子而所見不同易分雪裡粉諸佛衆生而本源一爾難辨墨中煤於是如來以足指按地曠大劫來未嘗變遷不勞神用卽時三千大千世界若百千珍寶莊嚴與作瓦礫砂石坑坎堆埠得麼譬如寶莊嚴佛無量功德寶莊嚴土等無有異自在天宮向什麼處去也螺髻梵王亦

須具慚愧始得諸毘仲清淨實莊嚴土悉皆圓現諸上座還要見也無若要見便向這裏見去若不見自是諸上座不見怎怪得博山良久云舌頭無骨眼無筋對面白雲千萬里（淨土品）

上堂善權有則謂之方物應斯順謂之便大海全歸一滴太虛秖是一線撇出駭雞之犀入彼婬坊酒肆放出屠龍之手何妨俗舍魔宮現長者居士之身雲瓢無縫襖作帝釋天人之主花綻不萌枝諸毘仲維摩大士以大悲入生死海不捨衆生故以

大智入生死海不迷衆生故遠乎關物導迷應時動善如一両寶鏡相似汝將一莖草來鏡中便現一莖草鏡安得成草也汝將一錠金來鏡中便現一錠金鏡安得成金也汝將缾盤釵釧來鏡中便現缾盤釵釧鏡安得成缾盤釵釧也諸毘仲當知終日度生不見生之可度金剛三昧經云不生於化其化大焉南岳大師云十方諸佛被我一口吞盡亦此意也又如烈火燄中是草是金是缾盤釵釧盡入於烈火燄中煉成一箇不留影跡還知維摩大士落處麼四海浪平看華鯨而吞吐九霄雲淨憑靈鳳以翱翔諸毘仲且道吾祖師門下與維摩大士還有優劣也無叫侍者維摩大士在甚麼處喚來與博山揩背（方便品）

上堂諸仁者是身無常無強無力無堅速朽之法不可信也若如此看徹四百四病沒處安着四百四病既沒處安金剛不壞之身當念具足無量功德之聚觀體全彰四無量心六波羅密無不備舉古所謂若要直捷會一切總不是若要直捷會一切

總皆是諸仁者還要直捷會度金剛不壞之身即汝等精液膿血是也無量功德之聚即汝等四大五陰是也四無量心即汝等集起緣慮是也六波羅密即汝等根塵界處是也如此若不會執身取靜非宴坐也我垢不除非說法也慈心不普非行乞也不違平等非法食也不觀根器非適機也不了真空非論義也相無相見非天眼也不達實相非奉律也不厭塵羇非出家也不識佛身非巾侍也諸毘仲十大弟子各負已之功幹大似棄滄海

面逐渡何日中面逝影豈智者乎然雖如是總被維摩大士將泥彈子換却十大弟子眼睛去也十大弟子還知痛癢麽譬夫堯眉八彩舜目重瞳從古洎今縱有巧手丹青畢竟描寫渠眉目不出諸見仲要見堯舜眉目麽直須向堯舜未生以前闢眼始得（弟子品）

上堂妙道虛玄方之以實真空廓爾體之以靈微妙德以無方齊古今於一念彌勒證不退轉之行授摩空花釋迦記未來世之尊延綿夢境四事推尋

求其生不可得一念彌亘括其記安寄乎既辨空裏弄花不妨夢中說夢古所謂安置水月道場成就空花萬行降伏鏡裏魔軍成就夢中佛事非此之謂歟夫菩提者不可以身得六月火燒無影樹不可以心得三冬人嚼孟津冰不可以身得身是菩提故不可以心得心是菩提故萬紫千紅就裏無邊春色身心及菩提是三無差別桂林月滿個中誰辨秋光於實際理地求其身不可得求其心不可得求其菩提亦不可得到此則步步登玄智

不能知識不能識所以肇公云聽者無以容其聽智者無以運其知辨者無以措其辭像者無以狀其儀及乎開物成務應化無謀古今天地人物日月星辰森羅萬象人畫鳥跡城市鄉坊車馬駢闐晝明夜暗莫不悉承菩提恩力當知舉足下足無非淨名道場左之右之盡是光嚴住處三萬菩薩各運無功之行二千魔女堪傳無盡之燈上至於難勝如來下至於最下乞者果能分別不生是無等等故般若云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

無斷故諸尼仲要會維摩意麽都是菩提無有不是之者要會博山意麽都不是菩提無有是之者個中有伶俐衲子將是非二字拈向一邊從這裡會去（彌勒品）

上堂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城東毋指皆佛回來已更不來見已更不見萬別千差成一片欲知萬法皆空大似浮雲閃電智者了無分別愚徒强拼名言欲求正智當於六十二見中求幾片白雲橫谷口欲求解脫當於衆生心行中求一輪明月印

波心野狐向金毛隊裡翻身金毛向野狐窟中跳
地如斯會去則一切衆魔及諸外道皆吾侍也衆
魔樂生死生死亦不惡菩薩於生死而不捨把將
生死來外道者樂諸見還見諸見起處麼菩薩於
諸見而不動太跛挈生雖是拈空塞空正好以楔
出楔吸盡去也三界何安倒跨泥牛縱之無所縱
之無所則攀緣何生攀緣不生拔其病本到此則
純鋼打就生鐵鑄成有時在泰山頂上安身有時
在大洋海底立命若夫菩薩以愛見心貪着禪味

等諸法是名無慧方便縛如時作麼生待風清月
白時共汝商量若菩薩無愛見心不貪着禪味等
諸法是名有慧方便解順時作麼生待雷轟電掣
時共汝商量解縛雖殊至體不二一根既返六用
亙施諸昆仲此是涅槃心如何是菩薩行如博山
晝起暗眠五鼓燒香清晨禮佛天明早粥日中午
齋乃至迎賓待客胡言漢語瞬目揚眉且道還與
佛法相應也無奐作菩薩行卽不可珍重（文殊品）
上堂諸昆仲盡大地是黑漆漆地汝向什麼處開眼

盡大地如個猛火聚汝向什麼處藏身盡大地如
一釜洋銅汁汝向什麼處開口盡大地是個鑊剌
林汝向什麼處下足古所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
四大本空佛依何住經云夫求法者不着佛求不
着法求不着衆求乃至若求法者於一切法應無
所求然則盡大地光皎皎地無你開眼處無你藏
身處無你開口處無你下足處四大五陰向甚麼
處安着山河大地從什麼處得來然此則孤迥迥
峭巍巍淨躶躶沒可把盡大地無針鋒許空缺處

釋迦老人亦無開口處神通妙用總用不着又何
勞斷取妙喜世界借座燈王如來歛沙界於毫端
擲大千於方外納須彌於芥子藏劫火於腹中延
七日爲永年促長年爲頃刻大似聚沙作塔等同
兒戲衲僧分上總用不着且道衲僧有什麼長處
自從劫外花歎後直至如今笑未休（不思議品）
上堂諸佛是幻衆生是幻菩薩亦幻幻出無根幻復
成幻幻佛旣知幻我我幻何如佛幻一切幻菩薩
於此幻世界以斯幻法覺悟幻生於此幻化中行

真實慈也於真實慈中成就無邊幻善向無緣體上度脫無量幻生撥碎玉琉璃虛巳實他是務揭開真實藏賑貧濟乏爲作善不善若浮雲碧海珊瑚孕秀身受身如旅泊瑶池蓮蕚披芳欲貪從虛妄而生鐵牛觝犢三春雨分別從顛倒而有木馬嘶風一夜雲諸昆仲當知幻法無依真心無住無住無依是大火聚石火電光無着眼覷取之是迷捨之非悟關穽險危鵶飛不度如馬之馬如虎之𫘪指花夢花見柱非柱輔之順之五五廿五於是

文殊師利菩薩以無住本立一切法大似無風起浪平地生波簡點將來好與痛棒何以故爲渠秖會遮惡不知護善復笑云也是爲他閑事長無明觀衆生品

上堂虛而靈寂而妙纔思惟行不到堪笑趙州將丈六金身拈來當莖草一莖草是個維摩丈室天女從甚麽處得來一莖草是個天女身形維摩丈室安在什麽處只饒天花不着也被渠當面熱瞞此花不如法是以去之眼裏着沙不得耳裏着水不得勿謂此花不如法所以者何是花無分別仁者自生分別想耳淨白人前不得說夢天止此室其巳久如燈籠同年露柱同壽吾止此室如耆年解脫淨白人前不得說夢汝於三乘當何志求前不遶村後不迭店如入薝蔔林惟嗅薝蔔不嗅餘香淨白人前不得說夢汝何以不轉女身舍利弗莫是男子麽我十二年來求女人相了不可得當何所轉淨白人前不得說夢汝於此沒當生何所鑊湯爐炭劍樹刀山佛化所生吾於彼生淨

白人前不得說夢汝其久如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七佛以前安名立字汝舍利弗還爲凡夫時我乃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淨白人前不得說夢我爲凡夫時無有是處舍利弗卽今豈是聖人耶我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是處淨白人前不得說夢諸昆仲寒則普天寒熱則普天熱甜瓜徹蔕甜苦瓠連根苦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萬物覩維摩會上一個個聖智睿聰何似博山座前聾者聾兮瞽者瞽天女身品

上堂如何是佛七凹八凸如何是道未霜雪雹要知佛道幽玄這裏看來恰好通達佛道行於非道擊水驚魚穿林驚鳥行於非道通達佛道以緇混素呼白爲皂護將惡水驀頭澆昨日嬰兒今已老行五無間罪而徹底氷清入三惡道而澄潭落影徹底氷清骨格蘇來故舊澄潭落影風流不出當家示行三毒而成就慧心九轉金丹堪點鐵示行六度而豁開智眼幾番落葉不知秋徹妙義於諸經架橋梁於六趣破魔外之計執成權小之智悲可

謂實手功德取之不竭用之不盡者也乃至投明珠於濁水擲至寶於淤泥與正路於邪途現涅槃於生死譬夫一水成湯鹹之淡之酸之辣之甜之苦之且道喚什麼作水也喚什麼作湯也經云如是行於非道是爲通達佛道有人於這裡簡點得出博山將袈裟覆之珍重（佛道品）

上堂蜂房有蜜粳米有粥無明是慧煩惱即佛月月從東海昇日日向西山沒大丈夫兒誰不知有虛空坐斷成冢臼無爲大浸任彌天殖種於空終不就經云有身是如來種眞箇是蝦跳不出斗無明有愛是如來種好兒終不揚家醜貪恚癡是如來種一切佛法從斯有四倒五蓋六入七識處是如來種人人鼻孔向下垂那個眉毛不解皺乃至十不善道六十二見一切煩惱皆是佛種檢擡堆頭無價珠一顆圓明非淨垢諸昆仲若向這裡會去正是借路還家就身打劫無量寶聚當下知歸若這裏不會直饒坐斷虛空清光照眼不通凡聖正是迷家於衲僧分上了無交涉是以曼殊大

士善用返魂之藥仍續斷途之橋撥轉鼻頭掀翻唇齒布薝蔔於淤泥殖菩提於糞壤指生死海內有無價寶珠諸昆仲我等即今在生死海內頭出頭沒且道無價寶珠在什麼處臙脂圈中赤骨歷精光直射斗牛墟（如來種品）

上堂大道之源混沌之先騰今耀古徹地通天斫却中心樹子看來祇得一玄諸昆仲若論此事要識得親生父母若識得親生父母莫道參學事畢更要知毘盧有師法身有主經云智度菩薩母方便

以爲父此是化儀父母非親生父母也又云一切衆導師無不從彼生此是化儀導師非毘盧師也法喜以爲妻慈悲心爲女善心誠實男維摩眷屬一棚傀儡不假線索各人衲衣下簡點看還有許多般麽又當知空寂舍覆是房舍也塵勞旋坌是弟子也親益成已是知識也四攝誘引是妓女也歌誦法言是樂音也總持廣納是園苑也密固扶疎是樹林也開合適時是妙花也知解造實是慧果也去熱除垢是浴池也三昧澄清是定水也其

間更有一事聱訛不可不辯經云布以七淨花浴此無垢人若識得無垢人便識得親生父母若知親生父母便知毘盧有師法身有主諸上座要知法身主麽無手童兒能指出分明貌醜不堪傳維摩

眷屬品節

上堂南泉大師云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趙州大師云我十八上便解破家蕩產南泉父子至親骨肉因甚麽造詣不同若向這裡會去豈但徹見南泉父子亦乃入得維摩不二法門博山當時於趙州破家蕩產處便會得南泉作活計於南泉作活計處便會得破家蕩產此二語雖如氷炭唯親履實踐者乃能知之諸昆仲此事不從學問得不從思惟得不從脩證得不從辯慧得只如維摩大士牙如劒樹口似血盆問若雲興辯如瓶瀉到這裏亦開口不得只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可謂理屈辭窮非但要默然不得不默也古德頌云維摩不默不良久據坐商量成過咎總是瞌睡漢說他作麽文殊大士略較些子向這裏按下雲頭睜開碧眼

雖然如是祗知掃葉不覺環生獨三十二菩薩一個個攢花織錦向無烟火處鬭弄春鶯於沒蹤跡處開展門戶非但有益於當時正爲有益於現今亦有益於將來也假如有一僧向博山道和尚莫錯從古洎今未嘗有人如是批判博山祗向他道博山錯何似上座錯豈不見不因夜來雁爭見海門秋

不二門品節

上堂饑來喫飯困來打眠咬着牙齒震動大千俊鷹不打籬下雀好兒終不用爺錢舍利弗纔欲得食

早已被呵我等一日三食如何理會廬陵米價要且不知閻羅老子打筭飯錢作麼生折合到這裏智慧辯才神通妙用總用不着只饒維摩大士遣化人至四十二億恒河沙世界上衆香世界乞香積世尊所食之餘復至娑婆世界施作佛事衲僧分上簡點將來正是鬼神活計當得什麼事諸昆仲若知十方國土猶如虛空衆香世界不離跬步一念清淨釋迦佛即是香積佛娑婆世界即是衆香世界若一念非清淨香積佛即是釋迦佛衆香

世界即是娑婆世界諸昆仲若向這裏信便信去若不信從教立在古屏畔待使丹青入畫圖（香積品）

上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釋迦老人有耳如聾胡地冬柚香笋楚天雁入回峰擊碎晴空一色揭開雲霧千重此是衲僧分上具足底神通妙用又何勞化寶座將丈室置右掌然後爲神異哉亦是維摩大士佛事門頭皆爾如是非實事也衆香世界以香飯入律行娑婆世界以文字語言而入律行此悉是菩薩導機動善應權化物亦非實事也或有

國土以佛光明而作佛事有以佛所化人而作佛事有以菩提樹而作佛事乃至有以佛威儀進止諸所施爲而作佛事然古今非一世變時遷在博山分上總用不着博山但將現成底現前底指示大衆有時以森羅萬象而作佛事有時以日月星辰而作佛事有時以園林浴池而作佛事有時以水流風動而作佛事有時以揚眉瞬目而作佛事有時以搬柴運水而作佛事乃至與諸上座耍笑謳歌而作佛事諸昆仲且道與釋迦老人維摩大

士是同耶別耶復笑云日月有明晦聖凡無二心（菩薩行品）

上堂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則靈見聞覺知是載道之器道不即見聞覺知亦不離見聞覺知動靜起止是聖所行處聖不即動靜起止亦不離動靜起止若得大轉變方有語話分諸昆仲若以見爲見有見有不見以無見爲無見此即成斷見若欲具正見無見無不見若以動爲動妄心彌更動以無動爲無動此入非佛種若欲知不動

動上有不動會得此意縱萬境紛紜之際而恬然寂然所以肇公云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日月麗天而不過教中謂東方妙喜世界有佛世尊名曰不動東方乃舉動之本佛名不動亦此意也而以妙喜世界入娑婆世界事有往還之跡理無往還之功如有一人從東方來東方虛空無有空缺處復至西方去而西方虛空無有遍塞處如斷妙喜世界至娑婆世界妙喜世界無空缺處娑婆世界亦無遍塞處非神通力也法如是故

若會得此意是名真法供養如來諸供養中法供養最何以故一切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從此經出故法華經云假使有人登須彌頂為人宣說十二部經未足為難暫讀此經是則為難諸昆仲黑的是字白的是紙縱是圓頓教乘不出大方廣十二部經典等且道喚什麼作此經這葛藤話不了喝一喝云尊為流通（見阿閦佛供養品）

戊辰重至董巖上堂天不蓋地不載是甚麼物諸禪者也須審細千人萬人中不向一人不背一人是甚麼物諸禪者也須審細虛空包不住大地載不起是甚麼物諸禪者也須審細蚊蟲君睫上安身蟭螟腹中數生是甚麼物諸禪者也須審細於此四種上會去許諸人升博山堂未曾入博山室更須知博山室中受用始得諸昆仲頓明佛心毫無差互世間心念不見纖毫始名出世間人逢世間逆順境緣賢愚好歹如以手觸空了無交涉所以達磨大師云亦不覩惡而生嫌亦不覩善而勤措亦不捨愚而近賢亦不拋迷而就悟達大道兮過

量通佛心兮出度不與凡聖同纏超然名之曰祖卓拄杖云達磨大師來也為汝等敷宣第一義諦且道是何章句層巖磊落從教日炙風吹行樹淸凉好看花飛蝶舞

上堂佛不求佛心不覓心設有求覓者皆昧心取境耳若達境唯心不生分別想山河無影跡大地絕形蹤青松與綠竹同科白鷺共黃鸝一色理無異狀緣幻千途果然徹究根源頓絕凡情聖解古德云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當知此一字法門豈

但奪盡世間法假饒千佛出興於世行苦行坐道場說法利生般大涅槃秖是緣生法以智眼觀之如夢如幻攝大乘論云即諸三摩地大師說唯心緣心彩畫故如所作事業若達本忘情自然無厭諸昆仲此是教家極則更須知祖師門下長處始得且道作麼生是祖師門下長處拈拄杖云昨日是重陽今朝又過一日也卓拄杖下座

上堂如何是道平常心是道是聖是凡都一掃纔生擬議隔天涯大似尋空向壁討諸昆仲能緣境有

境逐能成境緣能境能緣境能拄杖子喚作能三十棒趁出院喚作境三十棒趁出院喚作非能非境三十棒趁出院喚作亦能亦境三十棒趁出院三祖大師無風起浪平地生波簡點將來不無滲漏雖然如是下文幸有抹言豈不見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智者無爲愚人自縛據此亦有過犯何以故說個同字好與三十棒趁出院卓拄杖云不是與人難共住大都緇素要分明

寶方上堂第一義作麼生觀佛法二字不可黏着黏着則埋沒慧命入荒田不揀草猶較些子博山當日在佛法中頭出頭沒蒙先師親垂隻手提挈在淨白地上仍被淨白爲礙不免將脚跟下一片地拋向他方不可說不可說世界之外然後向太虛空翻觔斗孤標獨立始得些子實用今日與諸昆仲相見譬如白日攫金諸人歷歷見博山博山總不見諸人還信得及麼諸昆仲若見明此事須在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撞破虛空始能捕空捉影也博山記得親先師猶驪龍頷下採珠猛虎喉

中奪雀今日不免貴買賤賣去也諸昆仲還有估價底也無良久云也不可當面錯過

博山無異大師語錄集要卷三

首座成正　錄

大仰寶林寺語錄

結制上堂諸佛出世爲一大事因緣幾幅素縑描不出博山出世亦爲一大事因緣一條白練驀頭穿破顏老漢曾相委多少人天受熱瞞博山今日不免信手拈來分明舉似使人人鼻孔撩天個個脚跟點地迥出毘盧之頂笑拈帝釋之花推倒大好之山吸盡西江之水如此奇特誰不丈夫自貴擔

荷誠難委絡諸昆仲此事不從功行得不從脩證得不從思議得不從學分得有一等人閉門作活暗裏休心將自己身心鍊得如枯木寒灰蟲喫衣而不知蛛結網而不領縱是百年在定終如一個死人於本分事中全無交涉所以玄沙大師云直饒如澄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此猶是生死岸頭事諸昆仲須就明中取則莫於暗裏偸光向花柳街頭薦得九衢春色於芙蓉岸上帶來八面秋風應用無虧隨緣自在諸昆仲且道作麼生是博山行履處良久云祇有一雙窮相手不曾輕揖等閑人

上堂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智盡無知無知知要博山晝起暗眠筭來恰恰却好對談無論是和非三寸舌頭胡亂掃有問禪夜深明月照窗前有問道無角泥牛臥荒草有問法南嶽石頭苔路滑有問僧眼中瞳子面前人更有當陽向上句分明說與君須記從來孝子諱爺名等閑拈出同兒戲諸昆仲博山今日拈出可謂不惜家珍也祇要諸人領略

不然則辜負大衆去也復笑云不辜負剩栽無影樹留與後人看

上堂佛法有因緣因緣非佛法彼此不相涉蓮花從口發昔釋迦大師托質閻浮降神兜率未受羯藍之孕便展無礙之鋒現世界而無邊化衆生而無量簡點將來要且不曾度着一個既出毋胎捨皇宮之快樂受雪嶺之饑寒覩明星而悟真常即塵勞而成佛事要且不曾悟着一法及乎鬧場四十九年談經三百餘會龍宮塞滿而法界全彰要且

不曾談着一字逮末後拈花示衆便云有教外別傳說印心之妙偈付上行之金襴要且不曾傳着一絲及乎三千七百承虛接響人人拖泥帶水而棒喝交馳各各帶水拖泥而眉毛倒竪要且不曾沾着一滴今日博山遠承慈蔭雖是他家兒孫要且不行他故轍是佛亦剗域内不留朕兆是魔亦剗緣中豈涉塵勞是僧亦剗拂羅漢之我人是法亦剗出智眼之金屑當此法筵之際向蒼烟紫霧之中細觀豹變於流沙絕域之外捷見飛黃直下舉向上機徹頭示末後句諸昆仲既是直下喚甚麼作向上機既是徹頭因甚是末後句復笑云金

背黃牛眼綠草銀蹄黑犬吠青天

上堂心本是佛智本是道認奴作郎終成不肖東寺要索鎮海珠仰山傾出一栲栳釋迦彌勒爲渠忙帶累博山渾落草不落草萬里山河明杲杲西湖水浸碧琉璃南海波斯無處討諸昆仲當此時也秋日微微秋菊離離秋雁南飛秋猿夜啼古所謂欲知佛法當觀時節因緣今時節至矣作麼生是

本成佛的心以手約云看看傍觀者哂當局者迷

參

上堂昨日是重陽今朝不見九惟有破落僧面南看北斗懶烹石女茶酷愛曹山酒棒打石頭人不落瞿曇後諸昆仲通玄一脉智者知疎不動金鞭白牛迴野擬向溪東牧不免食他國王水草渾家不着孝撲碎玉琉璃擬向溪西牧不免食他國王水草罷拈金彈子大地沒閑人不如隨分納些些秋風多帶殺秋露逼人寒諸昆仲更須知人牛不見海湛空澄涓滴非聲千山不露恁麼時節轉位就機一句作麼生道堪笑陶彭澤無錢對菊花

上堂雲居祐禪師云月色和雲白松聲帶露寒好個真消息憑君仔細看諸昆仲此四句偈如啞子作通事分明舉似於人秪要披襟領荷博山今年到寶林寺恰恰應這個時節不免註解一遍與大衆結個出世大因緣也月色和雲白人居翠蓋東更求親切句欸乃月明中松聲帶露寒冷落絕躋攀渾身赤骨歷坐破蘚苔班好個真消息全歸顧盼

中夜深人盡曉清碧許誰同憑君仔細看當下骨毛寒携笻深嶂裏趺坐聽綿蠻諸昆仲且道博山註解還徹古人意否一聲鐵笛歸來晩笑展家風爛熳看

上堂說一個禪字好與三十棒杖頭有眼明如日說一箇法字好與三十棒優鉢無根滿樹花說一個佛字好與三十棒分付老盧高着眼說一個僧字好與三十棒莫教流落在天涯過得瀟湘渡口便知清白人家管甚烟雲埋没從教黑豆生芽翻思

昔日雲門老卸却鐵枷真個好一棒打殺貴太平免使兒孫落荒草諸昆仲開眼說夢醒亦是迷白酒青鹽我乃是誰寒氷烈火痛下針錐今古幾多伶俐漢分明辜負一雙眉復笑云博山罪過

上堂我有一句子當下絶羅籠遇險收雙足登山跨遠峰雲凝天欲曉雷震鳥潛踪瑞草和根拔曇花徹蒂紅三玄稱絶唱九帶應奇逢淡淡澄江漢啾啾蛟蟆不吐南山霧何妨八面風兎角情方瞥龜毛意轉濃拈香添社火擇菜挫來鋒石女頻加頷木人幸欲容顏厭推山富還期徹骨窮倒騎折足馬踏碎玉屏風諸昆仲此句乃宗門中肯綮之談博山今日盡情吐露若要會此偈意從水晶宮裏穿下過來打破琉璃瓶子然後向十字街頭與博山相見更有話在

上堂諸法不自生高樓石女夜吹笙亦不從他生展似角毛作麽生不共不無因青山隱隱碧稜層是故說無生潑江水浸石頭城幾多獵犬尋羊跡誰知一馬生三寅髻亂喜從城下看暮年不見白頭

人黃菊落英秋又過不知誰會凭欄情識盡髑髏聽犬吠銷乾枯木喜龍吟諸昆仲更有三玄與三要鐵膽銅心無處討吸乾滄海露出珊瑚枝冲開碧落不顧無根草諸昆仲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上堂世尊拈花久晴雨也迦葉微笑久雨晴也航海西來衣線綻也斷臂酬心骨髓露也瘋顛求懺罪性空也倩人書偈本無物也南嶽磨磚牛非駕也馬祖一喝雄峰震也三日耳聾聽無敵也踢倒淨瓶世界傾也三遭痛棒杖開眼也卸却鐵枷脚脛

斷也過水撥著渠是我也覩影大悟我非渠也邇
邐行鄉知親切也博山大似不肖兒孫簡點祖宗
過失今日不免翻案做個克家子將七珍八寶收
拾在一處然後跨白牛而坐斷十虛乘清風而遊
乎八極斫盡青松驚起千年白鶴高登碧嶂踏翻
幾片閑雲然雖如是更須知博山野牧樵情始到
大安樂處不然只饒聖處受生未免竿頭險墮
上堂旃檀叢林旃檀圍繞既被龍樹影不問鄧林材
荊棘叢林荊棘圍繞鴿鴻雖有志安識海雲低荊

棘叢林旃檀圍繞客來雖不待應物善知時旃檀
叢林荊棘圍繞高樓聲漸細移月過滄洲古人指
出此四種叢絲敵鬬諸上座畢竟在那一種叢林
安身立命博山會一一穿過今與大衆開幾重關
鎖要入之者不可儱侗善而擇之若說旃檀叢林
穿過荊棘叢林幾點翠封堦下石數行雁過楚天
秋若說荊棘叢林穿過旃檀叢林不因樵子徑怎
到葛洪家若說旃檀叢林不是荊棘叢林荊棘叢
林不是旃檀叢林竹風與蕙蘭分香松影適茶烟

異色若說旃檀叢林即是荊棘叢林荊棘叢林即
是旃檀叢林水中擇乳須是鵞王敢問諸昆仲博
山即今在那一種叢林良久云野老不知菴外事
慇懃只向佛前燈便下座
上堂達磨不虛傳二祖不虛受碧眼胡僧皺兩眉看
來不着隨人後審究深栽全火祇候龍隱長空鷄
鳴白晝諸昆仲當知魚遊陸地笑殺陝府鐵牛虎
踞衝衝驚倒嘉州大像法界撮來一粒太山只重
三斤到此則罷扳雲樹懶聽風柯飲啄隨緣無循

軌度有時在太陽門下而玄唱玄提有時在明月
堂前而分斤分兩有時在芳草波心澡浴而手折
青蓮有時在紫羅帳裏謳歌而針環玉線諸昆仲
縱有歡客嘉賓向甚麼處與博山相見良久云前
村烟浪裏犬吠有人家
上堂春雨淋不去瓊花生碓嘴夏日曬不乾深陰淨
如洗秋月頗相宜澄潭不見底冬雪凍法身飄飄
千萬里四季共一年循環差可擬寒暑不同時彼
此非相似恁麼也不得黃河水倒流不恁麼也不

得虛空生兩耳恁麼不恁麼總不得燒火拾柴遊山觀止水恁麼也得買石得雲饒不恁麼也得移花兼蝶至恁麼不恁麼總得碧沼間紅葉清風翻白羽諸昆仲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是甚麼字以手畫一圓相云白牛放去無蹤跡空把山童贈鐵鞭

上堂古鏡闊一丈世界闊一丈世界闊一丈火爐闊一丈火爐闊一丈法座闊一丈法座闊一丈髑髏闊一丈髑髏闊一丈眼睛闊一丈如何是古鏡隱

顯幾微無欠剩如何是世界拈來擲去椰子大如何是火爐深撥寒灰有點無如何是法座坐談誰昏天花墜如何是髑髏趙州東壁挂葫蘆如何是眼睛團圞光瑩若銅鈴諸昆仲今朝初一明日十五雪峰拋毬禾山打鼓大家齊賀太平年聾者聾今瞽者瞽惟有窓前白兎兒帶角鑽歸三尺土咄

下座

上堂天不蓋地不載逢貴買遇賤賣進前幾索商量漆桶依然不快諸昆仲須是全身拶入徹底翻

大唐國裏沒禪師沸鐵洋銅盡丁日今有一事問汝諸人水底石頭顛倒走雲中泥牛往來飛這箇若是即頭上安頭如汝文殊更有文殊是文殊者這個不是即斬頭求活如一月真其中更無是月非月目前無法意在目前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祈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諸昆仲諸方將宗註教將山將教註宗還有優劣也無註則註矣被謝饒矣且道夾山意在甚麼處好鳥銜花林下飛鳳不

總舊時巢

上堂一法若有毘盧墮在凡夫萬緣千日少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貪假一身多恭由無華嚴爭衡少室共雄峰側耳嚴藏四大海腳踏須彌盧於金輪際下探不二之真源向香積界中轉無殊之法食此猶是門庭施設小不思議於分中了無交涉諸昆仲須知法外無身心外無境智外無土空外無塵纖芥方投于門洞達一塵纔起大地全收結菴摩羅果於不思議之鄉權分秔莽於無陰

陽之地且道古今阿誰得恁麼受用惟有傅大士較些子君不見山海坦然平敲永來煮茶惜乎此老早矣未曾得見博山若見博山好與痛棒還是賞伊罰伊要渠識痛痒始得諸昆仲此事不要與列位公子得知若知時將謂佛法容易也然雖如是且道那個皮下無血珍重

上堂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月中丹桂和根拔海底泥牛驀鼻穿於諸妄心亦不息滅紅塵堆裏排班立白浪灘頭撒手行住妄想境不加了知鵰月火燒

無影樹三春人唱採樵歌於無了知不辨真實須彌頂上花冠子非是人工蘊造來諸昆仲博山有不思議的爐鞴將佛祖言教煉成一個鐵橛子針劄不入水灑不濕若喚作教却又是禪若喚作禪却又是教直饒於禪教中分别不生更須知禪教向上有事在且道作麼生是向上事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

鼓山語錄

開堂拈香白椎竟師曰昔日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衆尚餘一枝在博山手裏今日于湧泉堂上供養大衆去也古德云昨日作嬰孩今朝年已老未明三八九難踏古皇道恁麼說話披心瀝膽徹底婆心且道作麼生說個三八九底道理卓拄杖云黃河水濫黃河水雲霧山連雲霧山珍重

結制上堂三百年前諸尊宿在此一片地上東語西話三百年後博山在此一片地上東語西話雖則依模畫樣大似捕空捉影劈冰尋蹤簡點將來不無滲漏雖然如是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諸昆仲若

知得彼時即此時不見有三百年前此時即彼時不見有三百年後所以道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此猶是教家事更須知有宗門下長處始得且道如何是宗門下長處卓拄杖云朔風凜烈吹開寒谷之花石火輝煌拍破木人之掌珍重

上堂春日乍寒乍暖春風倏有倏無若從這裏會去佛法天地懸殊不從這裏會去向甚麼處會纔涉思惟成羣作隊不思惟處意如何行人更在青山

外今日博山親歷其境有一首偈分明舉似大衆偈曰三脚驢子弄蹄行踏破蒼苔知幾層正恁麼時誰會意白雲深處坐禪僧卓拄杖云咦誰是其人珍重

上堂舉拂子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古人恁麽道獨步全提至微至著超規越矩方圓可成先賢朱晦翁嘗以此偈示門人曰吾儒無此等語晦翁可謂知言也諸人還知麽月渚風林流出現成公案鶯聲鳥語宣揚不二

法門雲中之木馬長嘶山外之泥牛倒走毋居正位不犯當頭坐斷十方不通凡聖然雖如是更須知有向上一縫子始得且道如何是向上一縫子良久云口是禍門

上堂天地旋山河走面南辰看北斗家鄉田地謾商量肉髻明珠誰不有諸昆仲論肉髻之明珠貴在親知論家鄉之田地貴在親到親知則取之不竭用之無窮親到則春耕秋穫布種以蒔果得如是受用譬如擲劍揮空毋論及與不及此等說話大似嚼飯餧嬰兒諸人分上因甚麽不薦卓拄杖云只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上堂黑狗爛銀蹄白日通霄吠石女倒拈針木人相對語諸昆仲于此四句上透得過四方八面來虛空連架打所以道一雙孤雁貼地高飛兩個鴛鴦池邊獨立可謂明珠在握寶鏡當臺胡漢俱來隱諱不得諸昆仲圖大千于掌上擲化土于他方擧香水千金輪果能如是也儘奇特但切不得動着勁着則打折汝等驢腰卓拄杖下座

上堂卓拄杖云轉山河歸自己月明當戶貂轉自己歸山河風冷厭山居撞鐘撞着老僧心祥雲從地起鐘聲爲甚麽披七條衣寶蓋自天垂總不恁麽道又作麽生不是家鄉客徒勞說歲寒此五種見地雖則賞罰分明也要諸人委悉有一人在蘊界屛處說非法語犯十三僧伽婆尸沙有一人在淨白地上涕唾犯一百應當學有一人撥草瞻風攙行奪市有一人露盤卓斧解作家方有一人針劄不見血火燒不知痛病在膏肓不堪療治若有人

于此箇點得出博山分付拄杖子一任天下橫行其或未然卓拄杖云榔榢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

金陵天界寺語錄

金剛殿拈香三門高聳臨霄漢廓爾方知祖道玄今日脚跟親踏着優曇花影遍三千

天王殿拈香從來願力展慈威爍破虛空毫相輝依正報中誰辨得山頭多見紫雲飛

大雄殿拈香黃金殿上三尊佛白玉光中一箇僧正

恁麼時何所據香雲旋結萬千層

振宗堂據座寶鏡當臺驗正邪阿誰獨蹈大方家博山手段從來辣客到蒿湯便當茶

開堂此一瓣香彌天亘地耀古輝今太極鍾祥乾元衍慶爇向爐中端爲供養我明

太祖高皇帝

成祖文皇帝建立

三寶弘通大乘廣化衆生同圓聖智山僧其今日在此法筵一言一句皆從

聖恩中流出以海水爲墨書其贊辭不能盡其萬一也伏願

皇極御天遍大千而廣被

聖壽奕世昭萬古以常明

此一瓣香靈苗含潤寶樹敷榮景星聚以沐清麻祥雲凝而乘嘉運爇向爐中端爲祝延當今

皇帝聖壽萬安

皇后偕聖壽以無疆

太子懋元良而永泰伏願

金輪永鎮日新鷲嶺之風

寶位增輝時邁唐虞之治

此一瓣香萬物毓以生成陰陽協而秀發爲霖現瑞裕國祐民爇向爐中用酬

檀護

滿朝合郡宰官護法大居士福基祿位咸增性種靈根並茂

此一瓣香龍宮湧出鷲嶺拈來輝寶鏡而利益羣生徹重玄而全該正命爇向爐中端申供養

先本師壽昌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師歛衣就座曰
推竟師卓拄杖云諸昆仲達磨大師航海而來直
指人心見性成佛雖則門庭萬仞壁立千仞秖演
一心之法更無餘事乃至六祖傳衣五宗競出運
無礙輪化無緣衆秖演一心之法更無餘事潙山
大師敲唱同時唱機圓合傾瓶以辨超方撼茶而
彰妙用秖演一心之法更無餘事雲門大師箭鋒
相拄函蓋乾坤揚眉落臼顧盼猶遲如流雲翔鶴
湛水晴空秖演一心之法更無餘事法眼大師拈

現前石塞虛空戶一切處現成六根互用六用齊
施秖演一心之法更無餘事臨濟大師一語中具
三玄一玄中具三要驅耕夫牛奪機人食電光石
火開眼猶迷秖演一心之法更無餘事洞山大師
混不得類不齊立寶鏡三昧炤學者肺肝分五湖
玉石雪盛銀盌月炤金沙秖演一心之法更無餘
事乃至博山今日遠承諸祖慈蔭循規蹈矩借路
還家駕輕就熟秖演一心之法更無餘事諸昆仲
含靈具此一心之法學人欲明此一心之法三世

諸佛歷代祖師示此一心之法故楞伽經云佛語
心爲宗無門爲法門諸昆仲大地沒遮攔要行行
不去要住住不得且道向甚麼處出氣還知麼鳥
鳴雲樹聲聲與游子歸家魚躍烟波色色翻誌公
陳案漩洑空中梵字刮開眼底重朦且道向甚麼
處認取自家心地卓拄杖云鼻根浮面上更不用
躊躕珍重

當晚小參南嶽大師云一切萬法皆從心生心無所
生法無能住若達心地所作無礙諸昆仲心無所

生山河大地從甚麼處得來法無能住終日着衣
喫飯因甚麼只認定着個自已去此二途作麼生
折合諸人分上也須自看有人通得消息博山將
袈裟以覆之

茶話若論參學分中事當下教諸人領畧去當下無
事去早是埋沒諸人了也其中有二種岐路一種
學人擔佛傍家走乃至求佛求法求禪求道求玄
求妙等隨處擔一擔子通身都是佛法如龜負圖
自取喪身之兆鳳縈金網趨霄漢以何期又有一

種學人自作主宰謂有甚佛可求甚禪可叅甚道可學只剎得淨潔無依謂是自巳受用其實未到淨潔處皆是業識心生出此等邪見只饒到淨潔處未許有叅學分在諸昆仲若起世間貪嗔癡罪雖重猶輕若將淨潔處謂之叅學極則此業最重世間無有與等者諸昆仲直須掀翻此二種邪見且道向甚麼處討箇安樂古德云如何是頭只須知有果是知有不愁不盡却今時也從上諸祖推此一事最妙最玄如莖草味如金剛杵若向這裏

開眼方許有說話分今晚爲三方丈茶筵中吐露個消息大衆作麼生理會若就此言句中透脫也不難其或未然各自喫茶歸堂去好

上堂洞山大師悟道偈云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若能如是會方得契如如此是洞山宗旨綿密回互皆從此偈中流出不可不理會諸昆仲此偈中有二句最嚴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渠者何物也而正是我我者復何物也而不是渠且道是一個是兩個若向這裏會去始可有叅學分須知此偈豈但曹洞宗旨即五家應機接物皆當向此句中印過始得不然在一機一境上得些子解路盡是掠虛頭漢有甚麼話會處所以曹洞有三種滲漏一者見滲漏機不離位墮在毒海此不離即毒海也二者情滲漏智存向背見處偏枯此向背即偏枯也三者語滲漏體妙失宗機昧終始此體妙即機昧也若據此三種滲漏學者明胸如見肺肝所以博山舉眼無人非敢以生滅勘驗諸方若

見徹此偈洞山大師未曾入滅博山雖在今時亦不諳今時事秖與諸人二時逐隊諸昆仲古木叢中躑躅淌逞法身大洋海底翻騰清損漁父徹見本來面目野雲散而天青掀開煩熱胸襟衣線綻而髑露還有與洞山大師共出一隻手者麼卓拄杖云舉頭天外看誰似我般人

上堂如何是佛十方世界最靈物如何是法古路迢迢若路滑仍將佛法問根源雲散長空鶴唳天纖塵不立清如洗三個猢猻夜簸錢諸昆仲宗門中

事豈同容易一言一句一大藏教註不破歷代祖
師機深智廣潛輿密運須彌倒卓拄杖橫趨繪彩
色於空中擲大千於方外且道向甚麼處摸所
以云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古聖不安排至今
無處所玄沙大師恁麼老婆心切也只要諸人知
箇落處茹得諸昆仲青黯黯處樵子不借路以還
家綿密密時機婦罷金針而夜織香錦錦帳露浥
芙蓉發清曉於深閨吐微言於連枕情濃意洽試
問諸昆仲還知得也無良久云分明一段風流事

不與諸人較短長

小參百千法門無量妙義盡在諸人心意識中悉皆
具足汝若認着心意識便昧却百千法門汝若體
會得百千法門何處有心意識來這些子關竅亦
能殺人亦能活人諸禪者各各在衣線下開眼擠
此一生討個著落

上堂南陽忠國師云青蘿夤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
淡泞出沒太虛之中萬法本閑而人自鬧諸昆仲
作麼生說個本閑的法若會得本閑法則大千世
界有情無情等無纖毫鬧相若有纖毫鬧相則不
得本閑法也何以故閑即法故所以道靜則埋根
千尺動則當處生苗只饒不動不靜未免飄飄搖
搖博山則不然動則寒冰凝結靜則白浪滔天直
下了無動靜紅爐片雪 如綿若於此二偈中會去
始明得本閑法也諸昆仲動非動相離動極以恒
安靜復靜元總靜機而常運秉常運之樞機履恒
安之玄軌寶鏡懸而無隱歷珠簾捲以納方來不
涉呼吸之離微寧有去來之蹤跡諸昆仲順則吉

也逆則忤也肯則自許也若於靜鬧親疎而較其
優劣者盡其恒沙思量分別莫能得其量也卓拄
杖下座

上堂僧問古德撥塵見佛時如何直須揮劍若不揮
劍漁父棲巢又僧問古德撥塵見佛時如何渠無
國土何處逢渠二大老各道得一邊一箇則門庭
施設輝煌掌上之珠一箇則入理深譚擊碎秦時
之鏡若是博山則不然有問撥塵見佛時如何紺
髮旋螺髻兜綿印手文學人不會意旨如何青蓮

捧雙足赤肉挂金襴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若說是同作麼生說箇同底道理若說是別作麼生說箇別底道理若向這裏融會得去博山與汝結個同叅諸昆仲居正而不立正位泥牛吼海岸之風垂偏而不住偏方石女弄珊瑚之影乞食於三家村裏謳歌於萬仭峯頭借松鏡以瀉清光拾苦錢而嚴富態有人向三種問荅上徹去洞上宗風於斯有賴矣珍重

茶話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紅塵堆裏露全身

了知萬法空無物那見山河礙眼睛三歲孩兒頭似雪神光萬里一條鐵底事分明說與知當戸連山也太奇兼帶位中親迸破巖前石虎夜生兒生兒則且置且道是甚麼時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乾三連坤六斷離中虛坎中滿個指顛倒數來依舊寸長尺短珍重

荅問

僧問斷簡殘篇卽不問斬新條令一句請和尚道師曰裂破幾重清世界倒騎玉象趁麒麟進曰此猶是斷簡殘篇師便打進云恁麼則天下太平萬民樂業師曰吸盡南山霧長存北嶺松僧禮拜

僧問夾山大師云截斷天下人舌頭卽不無爭教無舌人解語敢問和尚如何是無舌人語師舉拂子云會麼進曰此猶是有舌人語畢竟如何是無舌人語師曰白雲彌世界虛空無去留進曰如是則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譚也師曰汝向甚麼處見老僧進曰中興曹洞之宗除是和尚始得師曰也是閑言語僧禮拜

僧問古人有言有物先天地未審是什麼物師曰空中書梵字進曰無形本寂寥髑髏邊還有氣息也無師曰撲破不成文進曰能爲萬象主未審是同是別師拈拄杖云這箇不可喚作拄杖子進曰不逐四時凋究竟將來相去幾許師云這箇喚作拄杖子始得進曰正當恁麼時普天之下蘭膏繼晷作景星祥如何是博山境師云堦下苔錢砌就進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鼻梁向下垂

僧問釋迦老子四十九年說法正眼看來猶是無風

起浪敢問和尚說法還有爲人處也無師曰此去江西半月程進云倘遇個六根不具底漢和尚又作麽生師云氷豁水底清如鏡進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云楊子江頭浪潑天進曰恁麽則和尚恩大難酬師曰禮拜了退

首座問云適聞和尚高低一顧眼見鼻梁秖如畐塞虛空作麽生轉得身吐得氣師卓拄杖云蹤跡不施功千山添翠色進曰恁麽則撲破虛空通身活眼師曰門前一水收三水屋後千松蓋萬松進曰

秖如蕭使君道山河大地渾成夢且道是眞夢是浮夢師曰直下看取進云與麽則龜毛拂子春風動拄杖縱橫法界收師曰且放過一籌座禮拜

僧問今日壽誕敢問和尚年多少師曰頻添花甲子數到劫雲初進曰秖如和尚未出世時一句又作麽生師曰手中拂子三十錢買來底進曰謝師答話師曰且道劫雲之前是何境象進曰今朝不用重追究曾向湖南佛國來師曰三十棒自領出去

僧問如何是無量壽師曰烏龍潭上浪滔天進云恁麽則有量也師曰天池一滴水怎與衆同流僧禮拜

茹居士問向上一着如何道師曰石頭城外垂楊柳進云這是衆生眼如何是善知識眼師曰吹盡殘花色愈鮮進云未爲奇特師曰居士向下會取進云弟子叅學二十年今日學得一拜便禮拜

卓居士問諸佛國土亦復皆空畢竟向甚麽處莊嚴淨土師云青龍山上鹿兒肥士無語師云會麽士云不會師云流鶯雖有語天籟聽無人

張興公居士問和尚言學人須全身入理乃可問向上事即今請問如何是理師曰橫身當宇宙大地沒遮攔進云如何即得全身入師曰盡力推爺向裏頭進云未全身入者過在甚處師曰珍藏燕石不辨金光進云全身入時以何爲驗師曰十方消殞左右逢源進云全身入理後如何師曰跳出千層浪方誇稱意魚

陳雲怡文宗問渴鹿趂燄如何得歇師曰知不是水則了問摩尼珠久埋沒塵土中如何急切覓得師

曰覓他作麼問一斬一切斷如何得此利劍師云咄誰敢當鋒問等是水味有品爲第一泉有品爲第二泉作何分剖師云嘗過始得問黑夜中認賊爲子認子爲賊作何判斷師云呼名卽應問家親作祟如何處置師云殺盡安居問的的主人翁如何得覿面一見師云求見者不的的問堪輿家羅經縱橫移動針必南指是誰作主師云真箇鐵心腸問家宅是諸人生身活計見得甚麼便肯破家蕩產師云解作家方者問電光中良驥瞬息千里

如何得一往追上攬轡入手師云轡在居士手裏用追作麼問大慧云將八識一刀憑恁麼安身立命師云妥妥貼貼問未開口以前爲甚麼便棒便喝師云做賊人心虛問胡來胡現漢來漢現是鏡體是鏡光師云毋容湊泊用在臨時問日昇月沉雷轟電掣山靜雲閒水流花開農歌牧唱婦謗兒譽莫非是這個迸現如何得拈向脚跟下要用便用師云居士終日還飲啄也無問今脩行人多怕去後黑漫漫地不知現前黑漫漫地更苦多口說無常生死事大不知現前刹那死死生生更切此際重關一擊如何下手師云眼上眉毛重七斤問高峰云大徹之人本脫生死爲甚命根不斷命根旣未斷叫做大徹徹底何事師云左搓芒繩縛鬼子問一句當天八萬門永絕生死這一句如何得恁麼有力師云世界賴斯成

六雪首座問學憑入室知乃通方入室且置通方一句作麼生道師云斷貫索却用得問入室事作麼師云稚子敲針問如何是坐斷毘盧底人受用境

界師云敗葉成堆問倒跨師子底人向甚麼處行履師云羊腸鳥道問橫行四海底人未審具甚麼手段師云小伎倆問懸崖撒手底人命根還斷也未師云待闍黎命根斷卽道問八卦正位如何排得師云不得錯下點畫問路逢猛虎時如何廻避師云义手當胸問鐵樹珊瑚因甚麼被泥牛衝破師云阿誰諦據問無蒂曇花阿誰拈得師云無手者問金剛際水如何汲得師云何勞太攘問和尚壽室中有多少弟子師云心字不加點問祖祖相

傳衣鉢未審和尚傳箇甚麼師云案山石上共汝商量問千問萬問不消咳嗽一聲都已答竟未審和尚如何答話師云知時節即退

僧問昨夜見一鹵莽漢殺却毘盧遮那如來未審如何判斷師云盡情斷却

僧問如何是白椎下事師云瀑布有聲雲不掩問如何是白椎前事師云深淵無魚水自清

僧問古人教人及盡今時秖如及盡後又作麼生師云懶梳蓬亂髮喜遇當來賓

僧問樓閣門中還容打瞌睡漢也無師曰待汝醒後即向伱道

僧問善財五十三叅未審如今還行脚也未師曰洗脚上牀眠一夜三千里

僧問楞伽山既不可往爲甚麼被夜义王所據師曰手親眼便

僧問鱉鼻蛇撞着赤眼人作何槑問師曰恰好恰好

僧問五家宗旨俱明因甚麼輪迴不息師曰㷀火燒山有光無焰

僧問維摩經云除去諸有併諸侍者爲甚麼連侍者不存師曰久住令人賤新來語自親

僧問世尊赤手空拳開已又屈屈已又開未審明那邊事師曰秖明這個事

僧問一切事究竟堅固不知大佛頂還在裏許否師曰睛裏抽橫骨明中坐舌頭

僧問棒喝如雷還供養得闊鬍子也無師曰闊鬍子若來也須喫棒

僧問從前老和上髑髏即今還有眼也無師曰布袋

裏老鴉

僧問釋迦彌勒還酬引滿二業也未師曰二業是他果用說甚麼酬與不酬

僧問金剛經云應生無所住心既無所住又作麼生心師曰巖花鋪地高秋興松月啣山報曉晴

僧問佛之一字吾不喜聞某甲不求佛日用事作麼生師曰下咽勸把筋燒火擇乾柴

僧問古德云渠無生死世人因何又被生死使師曰青山元不動白日鬼迷人

參旦生孝廉問是何面目師曰天不蓋地不載問作何究竟師曰地不載天不蓋問用何脩證師曰穿衣喫飯待客迎賓

師垂四問一問殿角風搖樹行人盡解衣時如何師自答云暫爾沾嘗清涼徹膽

二問清風翻白羽野老笑相親時如何師自答云春來花鳥樵牧含情

三問佛殿東南因甚缺了一角師自答云一人傳虛萬人傳實

四問僧堂中有幾人坐臥師自答云翻身峰頂六不同謀

僧問如何是君師曰澄潭水似氷曰如何是臣師曰楊柳拂飛塵曰如何是君視臣師曰古鏡幔白綾曰如何是臣向君師曰纖手按烏雲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一以貫之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舌頭無骨野馬無韁

僧問如何是君師曰水有筋山有骨曰如何是臣師曰鵓鴿鳥鳴似哭曰如何是君視臣師曰千年老樹挂枯藤曰如何是臣向君師曰樓頭畫鼓正三更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金闕鳳銜丹詔去邊陲人唱凱歌歸僧禮拜師問僧君位中事作麽生僧曰虛突兀師便打

僧問如何是博山境師曰棲鳳巖前雲靉靆浴龍池內水滔滔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光剃頭淨洗鉢曰學人不會師曰這箇阿師還未曾剃頭在

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紅綃曰紅綃莫是道否師曰不是道曰既不是道因甚答紅綃師曰因你問道我

答你紅綃

僧問達磨未來此土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本來底佛法師曰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曰是何物得恁麽大師曰喚作物即不得曰不喚作物時如何師曰亦無你開口處曰恁麽則不奈何師曰我亦不奈何曰和尚因甚不奈何師曰為汝不奈何僧禮拜師曰出去救得千個萬個有甚用處

僧問如何是某甲安身立命處師曰天無蓋地無底

問壽昌老人遷化去即今在甚麽處師曰清潭對

面秖是不知師復問僧問語且置天無蓋地無底
老僧意旨在什麼處僧擬議師便打勉云撥出虛
空髓有味掀翻宇宙殼無依倜中不見壽昌老獨
有狸奴笑展眉

僧問如何是北斗裏藏身師曰掉轉身來僧擬議師
便打仍示偈曰掉轉身來酬北斗藏身一句絕來
蹤要知大像嘉州路雪覆千山盡白頭

僧問寒暑相催時如何師曰鑊湯爐炭問未與料作
時如何師曰淨地上一場懡㦬問成後如何師曰

莊嚴妙麗一場懡㦬問家裏事如何師曰坐底坐
臥底臥問門外事如何師曰鄉村險阻車馬爲難
問和尚爲人事如何師曰從來不曾費鹽醋問一
歸何處時如何師曰却值老僧坐臥

師問無擇上座曰賢弟到羅浮要與博山相見時如
何擇曰遍界不曾藏師曰恁麼則不見我也擇曰
兩彩一賽師曰更要親見一回始得擇曰無兩個
舌頭師曰待汝到羅浮黑夜動不得步時卽有深
入師遂示一偈曰遍界不曾藏青松遶翠壁黑夜

步難移深山神鬼泣

博山無異大師語錄集要卷四

首座成正　錄

拈古

僧問清源如何是佛法大意源云廬陵米作麼生價

高低米價環翠色於奇峰吞吐廬陵鎖蟾華於玉樹須知大用無方有感斯應若論清源的佛法三生六十劫未夢見在

南泉一日兩堂爭猫泉提起猫云道得卽不斬衆無對泉斬猫爲兩段南泉舉問趙州州脫草鞋戴出泉

云子在救得猫兒

放開揑聚王老全機起死回生趙州手段救得救不得總不干他事有人識得南泉便入慈心三昧

臺山路上有一婆子凡有僧問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云驀直去僧纔行婆云好個阿師又恁麼去僧舉似趙州州云待與勘過州云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云驀直去州便行婆云好箇師僧又恁麼去州回上堂我與汝勘破婆子了也

飛鷹不度趙州關也呼喚不回臺山路也這婆子荊棘滿地塵埃亘天不遇魔王安能捉敗且道勘破後是甚麼時節依舊孟春猶寒

雲門大師云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個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爲法執不忘巳見猶存墮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放過卽不可仔細簡點將來有甚氣息亦是病

精造之跡研極之疵非慧目莫能鑒也若夫知心體合截流注之病根達本忘情鏡無巳之境象除

非向威音那畔翻身十字街前打睡的漢方可診候不然莫將日瘧悞作傷寒

臨濟將示滅囑三聖云吾遷化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聖云爭敢滅却和尚正法眼藏濟云忽有人問汝作麼生對聖便喝濟云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卻

驅耕奪食須是玄師補網張風還他三聖正法眼藏向瞎驢邊滅却分明露出半斑要得完全待臨濟眼光落地

廓侍者問德山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山云作麼作麼廓云勅點飛龍馬跛鱉出頭來山便休去來日山浴出廓過茶山撫廓背一下廓云這老漢今日方始瞥地山又休去

眼如瞎耳如聾諸聖去處點不成畫不就二老行藏還知彼落處麼正是憐兒不覺醜德山一條棒尋常血滴滴地到這裏因甚不用余所謂暗裏抽橫骨明中坐舌頭也

麻谷持錫到章敬遶禪牀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

敬云是是天童着語云錯谷又到南泉遶禪牀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泉云不是不是天童着語云錯谷云章敬道是和尚為甚道不是泉云章敬是是汝不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

章敬是字天童錯字南泉不字有甚麼語話分惟麻谷錫杖頭較些子善丹青者將此四老製作一圖畫是非窠臼自然瓦解氷消

僧問雲門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門云須彌山

不起念橫拈三尺劍須彌山墜下一莖毛博山二十年不着便從這裏識得雲門

仰山指雪獅子云還有過此色者麼雲門云當時好便與推倒雪竇云只解推倒不解扶起

五色令人眼盲五音令人耳聾既與眼對便成滲漏仰山指獅子示人賣弄太甚只饒推倒扶起總在獅子上作活計不受聲色者知是阿誰

法眼一手指簾二僧同去捲簾眼云一得一失

明鏡當臺明珠在握烙心徹膽無有遺餘法眼用在機先這二僧一任指呼且道孰得孰失當衡者

鑑取

風穴郢州衙內上堂云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只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盧陂長老出問某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穴云貫釣金鱗沉巨浸却嗟蛙步驟泥沙陂佇思穴喝云長老何不進語陂擬議穴打一拂子還記得話頭麼陂擬開口穴又打牧主云佛法與王法一般穴云見箇甚麼主云當斷不斷反招其亂穴便下座

風穴泥印子在手印住也得印破也得盧陂不搭

印正是鐵牛機可惜乾爆爆地若帶些水頭管取
泥印子爛去看他印箇甚麼

雲門問乾峰請師答話峯云到老僧也未門云恁麼
則某甲在遲也峰云恁麼那恁麼那門云將謂候白
更有候黑

非常之問非常之荅迅雷不及掩耳良駟不及追
風宛轉偏圓各負鈎深索隱底手段簡點將來好
與痛棒何也爲他無事生事放過卽不可

德山上堂云及盡去也直得三世諸佛口掛壁上猶

有一人呵呵大笑若識此人叅學事畢

孤危不立更用相親法外無身猶欠哮吼鼻準與
眉毛從來不相識相識去舌頭元在口裏

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

龐婆百草頭趙州栢樹子二人向無煙火處鬬弄
天工冷眼看來猶是剪彩耳只饒西來大意露布
庭柯更須吞却門前下馬臺始得

維摩詰問文殊師利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殊云
如我意者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荅

是爲入不二法門於是文殊問維摩我等各自說已
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維摩默然

明修棧道暗度陳倉若語默商量鉢盂安足二大
士雖則傳脂付粉水洩不通以不二法門較之尚
晩也

洞山供養雲巖眞舉前描眞話僧問雲巖只這是意
旨如何山云我當時幾錯會先師意僧云未審雲巖
還知有也無山云若不知有爭解恁麼道若知有爭
肯恁麼道

語步安詳紐機圓活三玄五位盡在其中肯解二
字披寶鏡之精光彰兼到之赤幟洞上宗風於斯
可究矣

雲巖問道吾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麼吾云如人
夜中背手摸枕子巖云我會也吾云汝作麼生會巖
云遍身是手眼吾云道卽太煞道只道得八成巖云
師兄作麼生吾云通身是手眼

遍身是手眼泛寶舟而登彼岸通身是手眼搜要
徑而啓重玄大丈夫橫身當宇宙要用便用只饒

八萬四千沒處安着然雖如是人出是非難

密師伯與洞山行見白兎子向前走過密云俊哉山云作麼生密云如白衣拜相山云老老大大作這箇語話密云你作麼生山云積代簪纓暫時落寞

任緣而施隨流得妙雲蘿舒卷峯岳凝然白衣拜相雖則異地生苗猶是功勳邊事簪纓落寞之談不無補於密師也

僧問青林虔禪師學人徑往時如何林云死蛇當大路勸子莫當頭僧云當頭時如何林云喪子性命僧

云不當頭時如何林云亦無回避僧云正當恁麼時如何林云失却了也僧云未審向什麼處去林云草深無覓處僧云和尚也須隄防始得林撫掌云一等是箇毒氣

青林棒喝不施針錐在舌根上何曾放過這僧爛泥中有刺縱得便宜不知早入行鋪了也當時若問博山但咄云沒去處看他道個甚麼近時佛法凋零討這箇師僧也難得

僧問乾峯十方婆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峯以杖畫一畫云在這裏僧問雲門門云扇子𨁝跳上三十三天築着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會麼

問處太親智眼成障傾出雲門七珍八寶天童喚作返魂香諸人還嗅着也未乾峯這一畫大地百雜碎非但路頭這僧脚跟下七花八裂了也

子昭首座問法眼和尚開堂承嗣何人眼云地藏昭云太辜負長慶先師眼云某甲不會長慶一轉語昭云何不問眼云萬象之中獨露身意作麼生昭竪拂

子眼云此是長慶學得底首座分上作麼生昭無對眼云只如萬象之中獨露身是撥萬象不撥萬象昭云不撥眼云兩個叅隨左右皆云撥萬象眼云萬象之中獨露身咈

法眼嗣地藏寃有頭債有主子昭爲長慶風不動浪不移豈可以人情汚佛事耶當時待問獨露身與萬象撥不撥但云是何言歟管取法眼如啞子作通使吐露不出

僧問九峯如何是頭峯云開眼不覺曉僧云如何是

尾峯云不坐萬年牀僧云有頭無尾時如何峯云終是不貴僧云有尾無頭時如何峯云雖飽無力僧云頭尾相稱時如何峯云兒孫得力室內不知

指活路于鄽中舌頭不粘着肉披全提于向上額顱不柱着天九峯口齒若梭腸自有巧婦針線也所貴者兒孫得力室內不知且道不知者是何事從昔去問取九峯

僧問夾山撥塵見佛時如何山云直須揮劒若不揮劒漁父棲巢僧問石霜撥塵見佛時如何霜云渠無

國土何處逢渠僧後舉似夾山山乃上堂舉了云門庭施設不如老僧入理深談猶較石霜百步

門庭施設入理深談孤鴈群飛缺一不可一句則玄景未移而天機獨運一句則神柯未伐而靈樹絕依二大士氣宇如王識得渠語者便好作罷条齋

南泉示衆云三世諸佛不知有貍奴白牯卻知有

手托地尾連天王老師異類中行也三世諸佛不知有掬明月於無影樹頭貍奴白牯卻知有剪白雲於不應山谷何人知此意除是長嘯者

進山主問修山主云明知生是不生性爲什麼爲生之所留修云笋畢竟成竹如今作筏使還得麼進云汝向後自悟去在修云某只如此上座如何進云這箇是監院房那箇是典座房修禮拜

拈轉鼻頭披翻唇齒裁長補短自有機宜此語非但爲修公截舌亦爲後人點眼可謂斜斷葛藤而遊象徑芟除荊棘以露瓊枝其活句如此

首山示衆云第一句薦得與佛祖爲師第二句薦得

與人天爲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僧云和尚是第幾句薦得山云月落三更穿市過

吞盡佛祖佛祖爲師號令人天人天作則向沒蹤跡處立名題分數目喚作第一第二早是蛇足矣然其舖舒展演與奪臨時首山舌上有鋒咽喉若海也還知月落三更句麼無爲無事人別有閒家具

僧問仰山和尚還識字否山云隨分僧乃右旋一匝云是什麼字山於地上書一十字僧又左旋一匝云

是什麼字山改十字爲卍字僧畫一圓相以兩手托如修羅掌日月勢云是什麼字山畫一圓相圍却卍字僧作樓至勢山云如是如是善自護持

這僧旋身撥無煙之火仰山畫地挑海底之燈義天燦爛彼此作家六書中收不住且道是什麼字大地無盲人誰是賞鑑者

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門云餬餅

運劫外之香糜與現前之供養餬餅之談塞斷人口也其清音如玉只僥辨似懸河話會不下何也

如野饑麥飦一飽即休若論佛祖之談待別時來與汝註解始得

玄沙到蒲田百戲迎之次日問小塘長老昨日許多喧鬧向什麼處去小塘提起袈裟角沙云料掉沒交涉

人將語探水將杖探裂火裏辨眞金鬧市裏識天子袈裟下認取老僧玄沙小塘斯人也縱然蓋覆將來口苦心甜更有事在

肅宗問忠國師百年後所須何物師云與老僧作個無縫塔帝曰請師塔樣師良久云會麼帝曰不會師云吾有付法弟子耽源却諳此事請詔問之師遷化後帝詔耽源問此意如何源云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琉璃殿上無知識

古殿苔封逢人不到白雲深鎖有路猶迷青山逼近見巍巍萬仞崖頭不露頂古今多少人向塔影邊描寫不出唯天童雪竇較些子

臨濟問黃蘗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蘗便打如是三度乃辭蘗見大愚愚問什麼處來濟云黃蘗來愚云

黃蘗有何言句濟云某三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吃棒不知有過無過愚云黃蘗恁麼老婆爲你得徹困在更來問有過無過濟於言下大悟

三年不開口毒氣噴人三遭喫痛棒拂蒿枝相似黃蘗處喫交大愚處拔本末後逢人胡喝亂喝是何道理不向紫羅帳裏撒眞珠畢竟是觔跳不出斗

洞山解夏上堂云初秋夏末兄弟或東或西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良久云只如萬里無寸草處又作

麼生顧視左右云欲知此事直須枯木上生花方與
他合石霜云出門便是草明安云直得不出門亦是
草漫漫

洞山一具牙齒敲得鳴打得響胡言漢語撒得開
收得聚可謂暖暖玄提也二老漢騎虎頭把虎尾
口似蜜甜心如鴆毒還知彼落處麼

仰山夢往彌勒所居第二座尊者白云今日當第二
座說法山起白椎云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謹白

仰山夢裏惺惺驚羣動衆說摩訶衍法離四句絕

百非曾透徹也未快須拋却揵椎始得

雲門垂語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
山拈燈籠來佛殿裏將三門來燈籠上

歷諸心指諸掌顯諸仁藏諸用開發性源其至矣
大拈燈籠來佛殿裏將三門來燈籠上雲門大師
來也放過一着

臨濟問院主甚處來主云州中糶黃米來濟云糶得
盡麼主云糶得盡濟以拄杖一畫云還糶得這個麼
主便喝濟便打次典座至濟舉前話座云院主不會
和尚意濟云你又作麼生座便禮拜濟亦打

臨濟棒頭有眼善察來機不是不知來處要院主
識痛棒始得院主便喝典座禮拜門裏出身剛柔
相濟若徹困去可謂一點水墨兩處成龍矣

僧問瑯琊覺和尚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覺
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

清淨本然山河大地從甚處得來云何忽生又一
重也有肯者不可以語其絕素碧眼者不可以眩
其玄黃天童所謂見有不有也於瑯琊荅處便悟

麼悟去不知誰是其人

頌古

乾闥婆王獻樂迦葉起舞

袈裟角上帶些些撒向閻浮布種芽最喜琴聲清
入骨山川隨處綻曇花

世尊因五通仙人問六通義

應諾聲消那一通山崩海竭絕行踪仙人有口難
分剖雙耳聰聰却似聾

阿難尊者問金襴外別傳甚麼

披得金襴早是遲聲音相應合知時門前倒却刹
竿子吹落空花第幾枝
二祖乞達磨大師安心
覓心不得與心安月印澄潭徹底寒莫逐根塵生
下劣金毛獅子大家看
南嶽遣僧問馬祖祖云自從胡亂後
盡掃　塵志未休晴空白日使人愁太平不掛將
軍印擲刃懸戈始徹頭
龐居士問馬祖不昧本來人

山爲圖畫水爲琴誰解其中發妙音個是馬師彈
得出宮商清慘痛難禁
馬祖不安次
玉回珠轉發眞機混不得分類不齊莫謂老儂無
氣力倒騎石虎過遼西
振聲一喝三日耳聾
豎拂當陽振祖威難將此際話離微灼然突出獠
空燧個是金毛師子兒
南泉問僧夜來好風
試問松風逆順關設將得失器雙胼毒龍未肯輕
開口鑒在機先始徹頭
僧問南泉百年後向甚麼處去
拽耙拖犁異類中崢嶸頭角出羅籠溪南溪北無
蹤跡莖草啣來孰與同
鹽官喚侍者
灼然扇破索牛來樹子無根石上栽當時圓相如
拋出多少英雄被活埋
歸宗劃草次

一鋤兩段血淋漓大地山河乞命時識得此翁眞
面目難將麤細與君知
趙州問大慈般若以何爲體
相逢特地一重關大笑呵呵豈等閒罷帚設言今
日事清機歷掌逼人寒
臨濟訪平田遇嫂使牛
路途不識棒加牛使得終須是對頭行過平田長
岸也耙犁未動合知休
趙州勘婆子臺山路話

脚跟之下臺山路今古無人辨是非勘過依前舊
　直去卻來平地捉盲龜

婆子送錢趙州轉藏經
　不受人間不施錢趙州多着一番顛勞渠四大和
　風轉惹得阿婆道未全

僧問趙州如何是道州云牆外底
　從來大道透長安牆外酬渠話轉難會得若翁真
　寶語現前一日飡三餐

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

　庭前栢子是西來眼上眉毛脚底鞋嘗記江南三
　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開

青州布衫重七斤
　七斤衫子真歸處何必㨿渠較異同更問其中端
　的旨趙州牙齒不關風

僧問趙州如何是出家州云不履高名不求苟得
　三途迥絕出家兒身不寒兮腹不饑竹杖敲殘山
　頂月倒吹鐵笛詠新詩

三次喫茶話

　南北東西四路通設將會未話形容覷翻滴入焦
　腸裏靜水無波看活龍

婆子燒菴逐僧
　萬花叢裏不沾身消殺閑浮多少人識得這僧行
　履處幾回歡喜幾回嗔

丹霞叅忠國師侍者被打逐出
　耳提面命貴當機大哭還思大笑時果是南陽門
　裏漢皮穿骨露不饒伊

僧問大隋投子劫火洞然時壞不壞義

　壞不壞兮較大千髑髏言句不勝錢衲僧眉下如
　開眼笑指虛空缺半邊

臨濟兩堂首座齊下喝濟云賓主歷然
　未喝應須驗主賓衲僧向句中親若於喝下通
　消息木馬嘶風過漢秦

德山托鉢
　家門與盛子强爺密啓靈機路轉賒說法不同昨
　日語鉢盂柄上較些些

三玄三要

言中有響句藏鋒血染山花別樣紅聊爾與君通
一線眼光如瞎耳如聾

五位君臣

正偏兼帶驗重玄君義臣忠事事便獨蹈大方消
息盡絲綸應兆未生前

僧參雪峰低頭歸菴至見巖頭指末後句

低頭無語便歸菴今古將何作指南秖這是時猶
不會青山如翠水如藍

雪峰南山鼈鼻蛇

鼈鼻當軒好看來喪身失命話全該一 傀儡都
拋出何似玄沙帶活埋

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門云體露金風

樹凋葉落露金風凋水山花處處同普字法門親
嘗地不須擬議話從容

僧問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什麼處懺悔
門云露

殺佛還如殺父時懺無懺處顯全機頁慚嬾向人
前語笑逐清風倚杖藜

玄沙三種病人

刳腸吐膽老婆心擬議纖毫自陸沉要得現前真
受用六根不具始知音

大顛趂首座

數珠提起問端繇晝夜難將百八酬趂出座元誇
好手太山難掩大顛羞

夾山答法身句見船子後亦如前荅

雪前風勢侵空急雪後寒光熠眼明黃葉紛紛如
剪綴剩餘松栢映山青

六祖遷化云來時無口

香煙直灌曹溪路石女猶眠錦帳中仍問歸期何
日月案山風起落花紅

鼓山聖箭

九重宮裏路通霄隨處稱尊舌更饒何似鳳啣丹
詔出邊郵萬里盡歸朝

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

灰頭土面稱知識踏破毘盧頂紅多劫不能成
正覺秖緣身在道場中

南院上堂舉啐啄同時語

子母渾融氣未分只須啐啄乃相親一朝敲破情忘處倒跨横趨不辨人

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行

水上山行能信否誠然諸佛下生時而今不許雲門語電捲風馳秖自知

法眼問修山主毫釐有差

權衡掌握重輕分毫髮無欺說似君用得熟時稱好手公平須是當家人

趙州鬬劣不鬬勝

義勝緣輸理一如横張赤幟道情殊趙州不是閒相識驢糞逢人換眼珠

虔侍者不肯首座

香煙斷處辯拳訛肯信峯頭語更多首座當時如出定管教人唱太平歌

興化獎在太覺時爲院主一日覺勘驗化連喝覺連打

販賓彌主頻施喝痛棒如風不順情酸澁肚腸鄉幅盡衲衣脫下便惺惺

雪峰古澗寒泉話

萬丈深潭徹底清隨緣飲啄不關情趙州言句從來辣雨後青山眼倍明

世尊陞座迦葉白椎

清白門庭無剩法從來一道絕遐邇飲光不合重敷演擊碎虛空路轉賒

迦葉尊者因外道問如何是我我

醫盲手段不尋常撥翳金針別有方烜赤太陽重

蓋火真誠一片熱心腸

蜀僧爲六祖塑像

三十二相憑君塑就裏何曾有梵音佛性分明親指示莫教辜負老婆心

馬師令人送書上徑山山發緘於圓相着一點

欽師猶被馬師惑殺得人兮活得人虎視諸方格外盲圈攣一點是關津

馬大師西堂百丈南泉翫月次

窮源的是一家親倜儻丰標壓四鄰拽斷傀儡棚

上索驀然鷓鴣過西秦

陸亘大夫向南泉道肇法師

指花破夢南泉事天地同根陸大夫當下不知花是夢至今流落滿江湖

鷲湖義禪師麟德殿與衆法師論義

捏轉鼻頭行古路撇開鄽市往山阿不知幾度清風起無奈禪師一點何

僧問興善如何是道善云大好山

滿目青山誰是道居然知道不知山閉門作活何

多事樵採歸來鎮日閑

僧辭趙州州竪拂子云有佛處不得住

不行鳥道不居鄽醉眼摩娑白晝眠謾道逢人莫錯舉摘楊花是季春天

雪峯問靈雲前三三後三三意旨如何雲曰水中魚天上鳥

前三三與後三三魚鳥何緣作指南因見桃花發一笑而今觸處放癡憨

石梯見侍者托鉢赴堂乃喚侍者者應諾

穿耳胡僧指掌回尋常問荅語如雷莫言此外無多事踏破須彌頂上苔

僧問多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

煙雲鋪地起重層斜曲縱橫指似僧古殿不嫌車馬跡清風起戶雨如繩

丹霞訪龐居士見女子洗菜

東隣翠鈿耿娥眉斂手當胸更是誰却被龐公着一箭驪龍忍痛虎傷肢

丹霞問僧什麼處宿

食有因緣宿有緣緇衣端不向人求雲山黯黯清如許一夜霜風盡白頭

道吾智禪師指佛桑花問僧

禪心隱隱露春規酒味沾唇覆玉彝更向花源辯真假一雙空手夜歸遲

香嚴擊竹悟道

一擊有聲聾兩耳動容不墮眼初開未生面目渾如此無限行人被活埋

趙州庭前栢樹子

庭前栢子西來意流布叢林是與非盡把乾柴當猛火阿誰於此絕思惟

雲門餅

特地來伸佛祖談咽喉塞斷莫顢頇若將此語重加註十擔油蘇樹上攤

南泉斬猫

利刃當陽作者知何人救得此猫兒若無起死回生術空向沿途自泣岐

洞山麻三斤

端嚴妙相難描摸何似當陽指出來一夜西風侵骨冷天明滿地是乾柴

自贊

生成猾宇是何標格從本無家隨方作客或時被有識者呼為瞎驢或時被無知者尊為禪伯行藏不與衆同流善惡難教分皂白茲因曇晦禪人勒逼將來不免書此塞責

又

這漢子沒來繇擔閣浮重担結衆生深仇破鶖湖戒律滅壽昌宗猷心毒如砒口甜如蜜獰惡若虎暴燥若猴且道是博山耶非博山耶依稀越國彷彿揚州

又

這箇老乞兒從來沒事幹平地起風波通身流白汗不曾遇着個真寃家生平行業難了辨夜叉羅刹最相親只是不容人讚嘆

又

獨坐蒲團想個甚麼瓶瀉雲興說亦不破有時喚作訶郎當有時喚作破竈墮從緣返復百千名地轉天

旋秖這個

禪警語

示初心做工夫警語

做工夫最初要箇破生死心堅硬看破世界身心悉是假緣無實主宰若不發明本具底大理則生死心不破生死心既不破無常殺鬼念念不停却如何排遣將此一念作個敲門瓦子如生在烈火焰中求出相似亂行一步不得停止一步不得別生一念不得望別人救不得當恁麼時只須不顧猛火不顧身命

不望人救不生別念不肯暫止往前直奔奔得出是好手

做工夫貴在起疑情何謂疑情如生不知何來不得不疑來處死不知何去不得不疑去處生死關竅不破則疑情頓發結在眉睫上放亦不下趁亦不去忽朝撲破疑團生死二字是甚麽閒家具嘿

做工夫最怕耽着靜境使人困于枯寂不覺不知動境人多厭靜境人多不厭良以行人一向處乎喧鬧之塲一與靜境相應如食飴食蜜如人倦久喜睡安

得自知耶

做工夫要中正勁挺不近人情苟徇情應對則工夫做不上不但工夫做不上日久月深必隨流俗阿師無疑也

做工夫人擡頭不見天低頭不見地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行不知行坐不知坐千人萬人之中不見有一人通身內外只是一箇疑團疑團不破誓不休心此爲工夫緊要

做工夫不怕死不得活只怕活不得死果與疑情厮結在一處動境不待遣而自遣妄心不待淨而自淨六根門頭自然虛豁豁地點著即到呼着即應何愁不活也

做工夫舉起話頭時要歷歷明明如猫捕鼠相似古所謂不斬黧奴誓不休不然則坐在鬼窟裏昏昏沉沉過了一生有何所益

猫捕鼠睜開兩眼四脚撑撑只要拿鼠到口始得縱有鷄犬在傍亦不暇顧叅禪者亦復如是只是憤然要明此理縱八境交錯于前亦不暇顧纔有別念非

但鼠兼走却猫兒

做工夫不可在古人公案上卜度妄加解釋縱一一領畧得過與自己沒交涉殊不知古人一語一言如大火聚近之不得觸之不得何况坐卧其中耶更于其中分大分小論上論下不喪身失命者幾希

做工夫人不可尋文逐句記言記語不但無益與工夫作障礙眞實工夫逐成緣慮欲得心行處絕豈可得乎

做工夫最怕比量將心奏泊與道轉遠做到彌勒下

生去管取沒交涉若是疑情頓發的漢子如坐在鐵壁銀山之中只要得個活路不得箇活路如何得安穩去但恁麼做去時節到來自有箇倒斷

黃檗禪師云塵勞迥脫事非常緊把繩頭做一塲不是一翻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此語最親切若將此偈時時警策工夫自然做得上

做工夫最要緊是個切字切字最有力不切則懈怠生懈怠生則放逸縱意靡所不至若用心真切放逸懈怠何繇得生當知切之一字不愁不到古人田地

不愁生死不破

切之一字當下超善惡無記三性用心甚切則不思善用心甚切則不思惡用心甚切則不落無記話頭切無掉舉話頭切無昏沉

切之一字是最親切句用心親切則無間隙故魔不能入用心親切不生計度有無等則不落外道

做工夫最怕思惟做詩做偈做文賦等詩偈成則名詩僧文賦工則稱文字僧與叅禪總沒交涉凡遇着逆順境緣動人念處便當覺破提起話頭不隨境緣

轉始得或云不打緊這三個字最是悞人學者不可不審

做工夫不得將心待悟如人行路住在路上待到家終不到家只須行到家若將心待悟終不悟只須逼拶令悟非待悟也

做工夫着不得一絲毫別念行住坐臥單單只提起本叅話頭發起疑情憤然要討箇下落若有絲毫別念古所謂雜毒入心傷乎慧命學者不可不謹

余云別念非但世間法除究心之外佛法中一切好

事悉名別念又豈但佛法中事於心體上取之捨之執之化之悉別念矣

做工夫做到無可用心處萬仞懸崖處水窮山盡處羅紋結角處如老鼠入牛角自有倒斷也

做工夫最怕一箇伶俐心伶俐心爲之藥忌犯着些毫雖真藥現前不能救耳若真是個叅禪漢眼如盲耳如聾心念纔起時如撞着銀山鐵壁相似如此則工夫始得相應耳

做工夫不可避喧向寂瞑目合眼坐在鬼窟裏作活

計古所謂黑山下坐死水浸濟得甚麼邊事只要在境緣上做得去始是得力處一句話頭頓起在肩膊上行裏坐裏着衣吃飯裏迎賓送客裏只要明這一句話頭落處一朝洗面時摸着鼻孔原來太近

工夫不怕做不上做不上要做上便是工夫做不上便打退鼓縱百劫千生其柰爾何

疑情發得起放不下便是上路將生死二字貼在額頭上如猛虎趕來若不直走到家必喪身失命豈可住脚也

做工夫只在一則公案上用心不可一切公案上作解會縱能解得終是解非悟也法華經云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圓覺經云以思惟心測度如來圓覺境界如將螢火爇須彌山終不能得洞山云擬將心意學玄宗大似西行却向東大凡穿鑿公案者須皮下有血識慚愧始得

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工夫不可須臾間斷可間斷非工夫也真正叅究人如火燒眉毛上又如救頭然何暇為他事動念耶古德云如一人與萬人敵覿面那容眨眼看此語做工夫最要不可不知

做工夫曉夕不敢自怠如慈明大師夜欲將睡用錐刺之又云古人為道不食不寢予何人耶

做工夫不得向意根下卜度思惟使工夫不得成片不能發得起疑情思惟卜度四字障正信障正行兼障道眼學者於彼如生冤家相似乃可耳

做工夫不得向舉起處承當若承當正所謂瞞頇儱侗與叅究不相應只須發起疑情打教徹無承當處亦無承當者如空中樓閣七通八達不然認賊為子

認奴作郎古德云莫將驢鞍橋喚作阿爺下頷斯之謂也

做工夫不得求人說破若說破終是別人底與自己沒相干如人問路到長安但可指路不可更問長安事彼一一說明長安事終是彼見底非問路者親見也若不力行便求人說破亦復如是

做工夫不只是念公案念來念去有甚麼交涉念到彌勒下生時亦沒交涉何不念阿彌陀佛更有利益不但教不必念不妨一一舉起話頭如看無字便就

無上起疑情如看栢樹子便就栢樹子起疑情如看一歸何處便就一歸何處起疑情疑情發得起盡十方世界是一箇疑團不知有父母身心不知有十方世界非內非外輥成一團一日如桶箍自爆再見善知識不待開口而大事了畢矣

做工夫不可須臾失正念若失了叅究一念必流入異端茫茫不返如有人靜坐只喜澄澄湛湛純清絕點爲佛事此喚作失正念墮在澄湛中或認箇能講能譚能動能靜爲佛事此喚作失正念認識神或將

妄心遏捺令妄心不起爲佛事此喚作失正念如石壓草又如剝芭蕉葉子或觀想身如虛空不起念如牆壁此喚作失正念落空亡外道魂不散底死人總而言之皆失正念故

做工夫疑情發得起更要撲得破若撲不破將當確實正念發大勇猛切中更加個切字始得徑山云大丈夫漢決欲究竟此一段大事因緣一等打破面皮性燥豎起脊梁骨莫順人情把自平昔所疑處貼在額頭上常時一似欠人萬百貫錢被人追索無物可償怕被人恥辱無急得急無忙得忙無大得大底一件事方有趣向分

首座成正　錄

書

報詹定齋廉憲

自去歲奉謁奇遇欣躍謂禪與淨土居士兼有之矣翰教遠頒若猶有意于愚師弟者何謙抑亦至於此竊謂毘盧性海人人具有從上諸聖語言及諸家公案無非發明玆義總在學者見解何如居士書中超脫之見卽是此境現前一了百了更無二語若曰明

于此或昧于彼恐尚是意識中得來非性地上徹悟耳雖然大善知識種福田植慧根何難于此道也卽以居士勛業較量之閫中品士尺幅證心塞外閱兵一鼓作氣文經武緯用無不宜第令持此向最上乘中直是玄鑑洞觀單刀直入氣象貧衲將翹首居士了一大事因緣也

與趙司理二

貧衲草野疎陋承獎借過分且詔以靈光獨露之旨使振百丈家聲自愧何堪誠知大居士得此光明幢相三昧久矣故能以此光回炤一切每惟末法中士大夫不罵佛謗法幸矣如臺下深心力護如己眼目非徹炤佛乘廣行慈願兢肯擔荷如此耶然知大居士雖作如是廣大佛事亦不作佛事之想雖發露此光而光非存炤故盤山祖師云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炤境境亦非存此正與大居士機理相契處然下文云光境俱忘復是何物這裏到得便知云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學道入得此箇境界自然生死心破智不能知識不能識

如來禪祖師禪一併打徹矣教中所謂絕心生死伐心稠林浣心垢濁解心執着塵勞佛事皆爲遊戲出世入世云乎哉大抵貴在一念生死心破自肯承當而一切處自然法身獨露如青天白日一毫遮障不得若有絲毫疑情未盡卽障道眼古人云一翳在眼空花亂墜昔長慶稜禪師坐破七個蒲團因捲簾廓然大悟乃作偈云萬象之中獨露身惟人自肯乃方親多年誤向途中覓今日看來火裏氷此卽生死心破承當自肯樣子也古人深山二三十年草衣木食

眞參力究蓋爲此耳貧衲自幼出家參尋頗力情關理路百揭千翻直得伎倆自窮所謂獨露者雖欲隱而彌彰不知其然而然至今喫粥飯始知甜耳以臺下家裏人說家常話非敢馳騁機辯自揚家醜蓋承以靈光下炤故爾借光放光然亦自知不揣其量

潙山云此宗最妙難得其人末法宗風掃地久矣僧中寥寥不意縉紳先生猶見居士所謂清獻公再來非耶承大教辨明實際無物不有無物不空眞俗二諦於中影現無法也而假名爲法無身也而假名爲

身此眞性一段光明開發顯露清淨無翳如朗月處空無不現者至云潛思于髫年根力純熟如此則十二時中固不待提撕話頭如香象渡河截流而過一超直入已是漸言耳第禪宗向上不說法身邊事要在機用回互深含獨占古人云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炙豬左膊上此語亦不可作道理會亦不可作機鋒契要知十二時中潛行密用築着磕着不差毫髮徹見佛祖骨髓命脈則如居士所云縱橫自在御風而行者也若然者不把繩頭而繩頭自把卽此繩頭復是何物上堂洵口而道爲好事者錄而成集忽被居士覷破又添一重公案也第捧讀佳製霍然志若所謂薰風自南來殿角生微凉倘因合刻永載法雲

報沈東華廉憲　二

春日得聞報知福星熔氷谿也此非小緣皆湖東子民善因所致惟林下人躑躅不敢前蓋公門中非僧家行處秖焚香遙祝而已承諭教豐儀仍問及宗乘中事豈但爲僧者得沾惠澤卽三千七百祖師公案

亦復重宣也臨濟大師云一語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此善知識臨機慧辯三玄三要未兆之先已通身突露非臨時湊泊如旃檀本香借火爇則分外香若以火論香則辜負旃檀若于言句中討玄要大可笑也諸家錄中皆下語大似以鶴粉喩雪雖色相似去雪實霄壤惟汾陽頌云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灼有眞旨大居士切欲發明斯道在臨濟喫棒因緣上會去則待客迎賓拈匙把筯三玄三要不問可知其或

未然父母未生前那裏是我本來面目烏紗蓋頂黃金束腰傀儡一棚不加綫索則生死瞎然無寄本來面目是甚麼碗樣丘三玄三要留待台駕入山時再作個話會也

讀翰教不能釋手知居士靈機浚發皆夙生般若慧之所成就非常情可及也惟祖師門下言句如責木札羹如炊鐵釘飯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惟悟與悟乃能明了若謂某爲三玄句某爲三要句某爲先炤而後用句某爲炤用不同時句正所謂以管窺天

以蠡測海多見其不知量也大居士決欲發明此一件大事赤肉團上無位真人在六根門頭放光動地不得當面錯過若錯過時百劫千生未有了底日子將前解路如斬一握絲一斷一切斷更不相續無位真人是甚麼乾屎橛但恁麼究去一朝知痛癢時向大愚肋下築三拳是大丈夫作略非分外也若依草附木東引西證說心說性者可請一義學沙門將三經五論細說一遍禪之一字拋向萬丈深坑過不可說不可說劫後再可譚不了之緣未爲晚也不識大居士於此寧甘心乎

昨承諭入道貴在真實真實二字誠入道基本也不識居士於真實處會入道乎少林大師云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乃可入道果得心如牆壁則真實二字不言可喻若心中揣摩生諸解路早是不真實欲得心如牆壁安可得乎果得心如牆壁正堪入道若以心如牆壁便欲住足秪是箇心如牆壁漢不堪與語道也然心如牆壁不容易到有一等人將妄心遏捺令心不起謂之心如牆壁大似水上按葫蘆

從少至壯從壯至老欲得心如牆壁無有是處真是箇究心人將一句話頭纔方提起如吹毛利劍觸其鋒者即喪身失命欲其別生一念了不可得連真實二字安亦不住斯二字誠爲入道之基本也大居士日用以此可坐進斯道不然則彈指一生可謂錯過了也真實云乎哉

報林季翀大宗伯

舊冬承翰教謂人生五十不知性命所在此爲誠言非套子語也當知此事萬劫難逢千生罕遇既知有

此關楔若不發明肎甘心耶祖師荅見性偈云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齅香在舌談論又云遍現該遍沙界收攝在一微塵大居士可將此偈細看一遍眼所見耳所聞不逐聲色畢竟是何物也世人都被聲色所轉輪迴六道無有了期一失人身萬劫不復可驚可怖可懼可畏如有智者當于此着忙世間功名富貴決定羈絆不得何也身非我有況身外乎看破此境界十二時中深追力究念念不移決欲發明而後已若能返炤直下無第二人動轉施爲無虧實相

視生死如夢幻觀世界等空花永嘉云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如此做一個凡聖不拘底大快活人世間之樂事百千萬倍胡足爲比他日向棲鳳嶺頭拍掌一笑何也笑此老婆心葛藤語耳

報吳觀我太史二

往返生生祉與居士清譚將半月如坐毘耶城正所謂彼上人者難以酬對然不二門向上更有事在故云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譬如入都城四會之衢非行到不能親歷諸境嗟夫此道閉之久矣投子遠錄公將五百餘載其關提唱者罕得其人生死分中似不可以解心敵如南嶽見六祖德山見龍潭大有樣子居士於此但當盡心單提一句話頭孜孜不捨以期大悟若徹見根源即無明結使不斷而自消根識境緣不澄而自潰可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自不與諸法門較優劣縱不悟站定脚根終有到家日子如不信斯道三阿僧祇劫始能成就古德云拚此一生乃至三生必能打徹豈欺我哉如看一口氣不來畢竟向甚麼處去此處宇上要切要緊切不可將經

書引證如教中謂無去無來等斯是毒藥不可沾着一點但會深追力究決定要討箇下落如前教乘中有相應法急須吐却或澄心瞑目寂炤相治虛靈不昧觀法無我乃至究竟不即不離及事事無礙等語在佛法中謂之入理深譚在叅禪人分上謂之野狐涎所以云鳳縈金網趣霄漢以何期居士不可不慎貧衲不得不盡情吐露也

貧衲生少智慧唯叅究一念子蓋切今與居士論及宗乘中事譬如居海者不問江河淮泗惟以海印印

之耳所謂看話頭六代相傳未之有問答之際一語中放不過便頻發疑情如能大師問南嶽大有樣子自後諸家激勵皆曹溪一箇印子上來居士于此須發起大信心要徹生死決從斯門而入捨此別求是岐路非禪門捷徑于此事上決不可生疑決不可以教乘中印證所云散位獨頭倏起倏滅者秖須切之一字是破意識利斧也禪警語大慧回書禪關策進悉能助發如叅究一日得一日實用縱一生不明亦不妨具成佛作祖底基本古所謂但辦肯心必不相

賺承諭浮山聖道場處自有天龍擁護貧衲似不能應命山居人事叢雜年臘漸長兼以病魔日至每欲捨衆入深山邃谷以度餘年說法境緣付囑於大地有情待時節發生耳齊羣玉居士纔發信心須臾卽沒無奈死魔壞菩提心印大可嘆息唯居士體認自巳本命元辰莫管他世界成壞永嘉云大千沙界海中漚況漚中一隣虛起滅耶

與何芝岳相國

人生緣遇不易得皈向三寶倍復爲難惟居士深入佛乘靈苗智種天性帶來而究竟一念子肯心自許誠進道之基本也昔人云我得百丈一句語做宰相此話一行使天下人皆知有佛法利益甚大非世間功德可比希居士燮理之日毋忘此一句話頭十二時中幸以大法爲念直欲進陪上古洞鑒今時日應萬機不壞不雜觸境遇緣若臨大敵欲勝重門欲開猛浪中欲登彼岸大旱時欲得甘霖思到思不及處忽然摸着鼻頭原是舊時面孔端不借別人纖毫力若以世智辯聰揣度道理定信不及唯有力大人一

担擔荷更不搖頭轉腦也此事誠難決不可將經書上印證不可遏捺妄念不可使自心空寂凡諸動心皆成藥忌諒居士巳深鑒此意不待貧衲贅語耳

報徐止觀居士

承諭末法下衰魔風熾盛宗門冷落主法無人余嘗于此撫几長嘆可謂襟期不隔千里同風但不識于此事中曾瞥地否若此瞥地不妨向祖師門下抛磚引玉撮土成金垂手將來與物作則盡大地是魔直從魔隊裏穿下過盡大地是佛直從佛頂顊上行然

後向佛魔不到處解三玄戈冑碎五位鎗旗黑漆桶裏鑑貌辨色無影樹下嘯月吟風脚跟下動步覲體與博山相見倘未得如是禪警語不可不細嚼一遍提一個無義味話頭做一場沒巴鼻勾當一朝迸出頭來渾身當宇宙求其一衆生相了不可得何物在迷何人在悟居士與博山長太息悉剩語也貧衲掃一坐具地與居士作不動軒不識居士以爲何如也

報陳熈塘方伯

疑情不起是生死心不切似與前諭中不相符合果

生死心切是誰二字不明安得不疑疑情頻發心意識尚不起況解路乎雖兼淨土決不可生自足想安隱想斯二種是究心人大病居士不可不知識得是病終不蹈此二途祖不云乎不斬狸奴誓不休彼既丈夫我胡不爾是誰二字是斷心意識底利斧截解路底亙牆出生死底要津也叅此二字法門如韓信背水陣不顧危亡始得相應耳只此一生判百劫千生不了底公案有智者當以日代歲身可寒肚可饑不可使話頭有間斷只須迸破疑團心意識及解路氷消瓦解始得大安樂地是大得便宜人百千萬倍不足爲比也何如

報陳若來使君

航錫過貴郡方登岸即蒙合駕枉顧譚及宗乘中事大發肯心歎忭無量別後六日登鼓山讀旌孝善果二錄足見居士一片慈孝婆心超出常情萬萬也然人生如芭蕉無堅實相又如作客寄住旅亭雖有旨酒嘉餚安隱快樂自非久長惟智者必尋歸家計耳視此四大色身如幻如化一氣不來作何究竟此是

吾人一件最要緊事於此不忙溫飽之餘悉爲別人忙即溫飽亦是分外事況其他乎希居士慧發當機毋容暫息將一口氣不來畢竟向甚麼處去一句子孜孜切切只教覷破這一着始是大安樂處切不可從人言句上討分曉不可將經書上印證不可默焰澄思以爲得意不可因因循循虛度日子二六時中秪是一口氣不來畢竟向甚麼處去忽朝迸破疑團如駕輕車而遊熟路不亦樂乎放生業悉能助發機緣若得其所廣其悲願是貧衲至望

報陳四游京兆

貧衲行業無補主持宗門無甚長處惟一肯心自許謬爲先師印可自謂藏身幽壑以保餘年不意往來禪者以情量推之遂使水漲船高名過于實愧也何如貴境鼓山聖道場處加以玄沙黃蘗長慶雪峰每欲登攀無繇克就何幸檀越秉願力來城墊法門與揚三寶況以楨幹宏猷廟堂遠略爲出世間畫一籌策類風復振于今日氣象更新于此知其功德巍然非毫楮能罄然依正互融真俗雙顯外營佛刹內護

心城頓使無價寶珠輝天鑑地不知居士肯暫然否古德云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炤見山河萬朵繇此觀之世界不在身外道場毋論他方鼓山博山似不勞動步也承名敵不趨命第寒山色色有羈殊不如願諒樞示有時但不敢以年月期限爲約耳

復邢梅陽孝廉 并荅

貧衲方息慈時即聞令先師居京邸說法服膺豪傑摧折慢幢如雷如霆可喜可懼因侍受業師南詢不逞親聆敎益迄今渴慕之懷歷歷猶在庚申冬接翰教始知居士入令先師籌室味無上法乳棄夢幻功名自非深有所得安得如此行履今獲居士長篇高論歡喜無量實以慰未見令先師之夙心也復承來諭謂時當叔季大法平沉魔外說法不啻河沙讀之至此則撫几長嘆足見居士一片大慈悲心腸雖未面晤可曰神交況古稀之年乾乾若是使懶惰比丘不無慚愧矣貧衲久廢簡編承居士殷勤致問不敢不竭思以酬來意

一問狗子佛性之語似不可以識量上度又不可在有無上作活計貴在真叅實究果然當下絶親疎如風捲塵不留朕跡若在有無上捉摸何啻捫空論太陽遠近耶有角無角二種語翻趙州兩重公案思之可見非泛論也

二問謂妙明體盡正墮頑空此是居士錯會綱宗之旨不但見錯兼義亦謬解文中云妙明體盡謂理極情忘力在逢緣有轉身活句況知傷觸不借中自非知有不知有者如寐語相似安能識其來源也此正

是曹洞血脉如靈珠在握又如啞子喫蜜心口俱甜不能向人吐露若以頑空釋正所謂黑白相反也

報阮澹宇郡伯二

昨於緣幻場中與居士論及佛乘俱無詮次郎同體大悲亦是未了底公案吾人果於日用知同體大悲則步步踏着實地非心外之境耳古德云樵子負薪歸機婦連宵織管他家事忙且道承誰力知恩報恩只此一偈不知居士折旋俯仰曾薦之否果薦得則山頭之白雪清冷凍殺法身脚跟之流水潺湲侵損

漁父騎關車馬鱗躍予民不須格外酬機最喜塵中見佛任歌醉舞誇本具之神通淨几明窗樂現前之三昧不礙恒居火宅何妨倒跨白牛弄窮子珠奪饑人食剖微塵卷閻大千經世間之樂事百千萬倍不足爲比也貧衲以此酬居士枉駕之勞惟同體大悲訂今晚向華嚴寺中以償斯債希示的音其或未然明早則遠征之念已動接淅之行也

滄海一滴也世界一塵也貧衲近在石頭城大作一場佛事究竟如幻大居士還見聞也無若見聞者作麼生是親切一句試拈出似貧衲使參禪作見聞種子也須接翰教謂投芥未合良以宗門中事自非親到古人田地所有議論悉夢寐中語悶丸帶叙煥然出奇所謂三止三觀乃至無上無向無一無着而一非無者斯即向上着此論至精至極無人能到但以貧衲觀之秖是教中底蘊亦是教中向上似非宗門中向上語吾祖師門下貴在轉位旋機底一條活路居士肯向着衣喫飯處輕輕覷破大笑一場始瞥地耳然大章不妨流通與天下人作點眼藥非文字也

慧命中實受用也貧衲意謂宗門中長處只欲居士親到耳詩酒二事故乃陶情然詩能勞思酒乃傷脾台下高年幸清損之慰所懷也

報王季常郡伯

貧衲不憚番易八百長江千里爲法求人雖則托鉢空回惟與大居士夙緣深重而殷勤護念過於骨肉黍以法爲親非世諦比也向蒙問及楞嚴深旨若窮其始終雖釋迦老人雲興缾瀉亦吐露不出況其他乎若云清淨本然云何復生諸念此就衆生界中未

達清等四字而言果知得清淨本然山河大地向甚麼處得來緣生諸念從識薰起識如夢幻但是一心斯即從凡入聖又不當以覺復生迷爲難惟吾祖師門下一句話頭全身入理徹處如紅爐烈燄乾柴溼草無不燒盡還源如人到家決不被諸岐爲障貧衲以此期大居士斯爲出世正緣似不可別生疑慮也

報俞容自勛卿

蒙問及曹洞宗旨此之一學最妙最玄拈穴細金針穿芒長玉線彩空中色相織劫外花紋若非家裏人

竟不識家裏事非功力能到非智識能知惟沒巴鼻道人始全身擔荷辨堇草之味似不難耳想居士天資近道當深留意莫錯過此一段大事因緣此生不打徹他時後日定悔恨在莫言貧衲不爲居士說破決欲發明此事不妨以衆善助之譬如雨露滋嘉苗也

報余集生居士

宸且法席之盛無越於　帝都雖代有隆替悉係因緣非智力所能強也唯我　明聖祖神宗受靈山付囑建立三寶弘通大乘是以天雨寶花檜呈奇瑞宰官開士傾心法壍實千載一遇應斯嘉運也二百年餘芳規未替戴德愈新林下山僧朝暮祝誦未能報其萬一豈敢效嬾瓚輩不思弘法深盂且念正法將沉魔風熾盛稱悟稱證者已遍域中付拂付劵者幾盡大地痛思古格爲法重人寧以身陷泥犂不將佛法作人情是何心腸今時急於法嗣忘其遠憂是何意調獨掌不浪鳴隻輪無單運擬欲遁逃深山不忍見此荼毒而居士復以慈心三昧見召將令不慧復

爲馮婦乎宗通說通內護外護居士似無愧公美印高敵剎心孤嗣之貧衲實忝睎運耳旻昭橫逼老人出山殊乏丈夫氣象剛刀雖快不斬無罪三十棒遠寄白門擒賊必先渠魁未知集生果能赤體承當與否百年曠茲盛舉何異慣飼快覩肥牲兩截疲於津梁猶如羸夫覘彼巨鼎且浮山雙徑先聲已到諸執事人攀轅恐後今年決不出山語已在前意欲踐後倘違初心以赴徵命難辭衆口進退維谷居士其代我商之一芥騎天毫端含剎邊隅都會孰劣孰優今

古異局彼此殊勢易地未必相爲睽合同異未可一轍而論若必按圖索馬恐劍去久矣高明如居士詎必不爾或是爲法心深意圓而語滯耶　諸大檀護未及徧復幸宣鄙懷統希炤亮不盡

與頑石禪人

余出家來初歷講肆便知有此事因求出世心逾切于經教中非不留意知在識見中用事如經云以知解心入佛境界如將螢火燒須彌山終不能着又云如日當空炤童稚閉其目自言何不覩多聞亦如是

故知知解逾多非但不悟道且爲障道緣也因拂袖別叅初脩空觀五年雖則塵緣淨盡于入理實未得力後于船子公案上又六年始瞥然也總不似賢弟寂而常炤炤而常寂謂之工夫欲將此心用心非但一生窮劫至劫似不能了何以故以能寂能炤之心爲根本故又以此心念慮不起爲本體獨露豈待少時只饒從生至老總不起念此念之根曾瞥然否若果無根性于境緣上自不別生心觸目遇緣如木石相似于本體上亦没交涉也况在念佛作觀之間耶

不知賢弟將何爲本體又將何爲獨露若以念慮不起時爲本體自是念慮不起非本體也若以常寂爲本體卽是常寂非本體也若日用行事爲獨露正所謂業識茫茫非獨露也若將常炤爲獨露自是常炤非獨露也如賢弟本意恐在教上揣摩卽在八識田中認作本體故曰朦朦朧朧如在燈影裏行此是實供非妄語也去歲予與賢弟坐松陰聞鳥聲堂上論現量取境如一一明了秪是教家事與宗門中悟入大似隔靴抓癢也三喚侍者非容易會去若作容易

會國師彼時只消叫一聲便好云將謂吾辜負汝却是汝辜負吾何必三呼三應然後乃爾須知別有深深意豈是檀郎認得聲便作悟門也舊店行履姑置之勿論果到不疑之地當府便得實用又何待病後爲然雖夢不得自繇此又據款結案大可笑耳復云岑大虫示人太孤渠往往見人陷此塗轍非是遏捺學者故爾爲之乎當知岑師如吹毛利劍擬其鋒者卽喪身失命可謂婆心太切也佛云眞非眞恐迷豈但掀翻識情寔曰卽眞之一字亦不知寘之何地况

以外書平旦之氣似之乎大似夢中說夢又可發千載一笑耳大珠和尚問馬祖祖曰卽此便是大珠故爲有力者負之而趨恐亦未知日用行履若何這裏認其太賒不但未會大珠恐亦未見馬祖也又云識者知是佛性不識認作精魂折中且眞賢弟還識也未只須日用中是佛也須吐却臨濟云老僧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真珠與汝諸人胡喝亂喝作麽知不向紫羅帳裏穿下過來未免有紅紫之謗非宗門得力之句也又用心曰無事時不怕不明白唯防念慮起

時若知一念緣起無生卽化了此是將緣起無生化念慮宗門中還容得此等說話麼三十棒教誰喫又云應物時不怕念慮起只怕不明白明白時卽有念慧有現炤此又以明白治念慮宗門中還容得此等說話麼三十棒教誰喫又云本體本具炤而寂也宗門中還容得此等說話麼三十棒教誰喫此卽是教家老婆舌頭非悟門也又云不必工夫又云如是保任又云勿忘勿助種種皆顚倒度量之心非叅究也卽前爲賢弟說只是似不是真卽此似字亦權巧也

實慤也如果似不待此體會動着便脫捺着便轉不必引經引教轉引轉遠不相應何也蓋爲從來不曾叅究悉以知解心印定正所謂認奴作郎認賊爲子也古德云三世諸佛不知有貍奴白牯却知有僧問九峯云如何是頭曰只須知有進云如何是尾曰盡却今時其知有二字豈是揣摩識情以日用爲知有耶予曾拈云三世諸佛不知有撈明月於無影樹頭貍奴白牯却知有剪白雲於不應山谷誰能知此意除是長嘯者與賢弟知有是同是別又云宗門中一

切奇怪言句無非要人知此事只此見賢弟悟處若作恁麼知解宗門掃地而盡知有二字何曾夢見者乎只此知有賢弟便可用心直要徹見古人幽隱深奧所以云若要知此事直須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向威音那畔翻身十字街頭打睡更須白汗交流喫痛棒始得不然則炤而寂寂而炤終日保任終日不起念無事於心無心於事體悉此意未爲良證也

與善來禪人

迢遞三千里因循十二時支那都走遍可惜脚跟皮

汝纔入門時便識汝了也東走西撞圖箇什麼若是皮下有血底漢子自當擇一本分宗師三二十年搬柴運水墾土掘地未爲分外今時有一等假知識魔魅人家男女開口便云有甚麼禪可叅有甚麼工夫可做直下承當發是遲了八刻蘇此謂之俊捷謂之英靈謂之夭然謂之超拔於本分上既不用心將這些業識銷磨不去喫了施主飯學詩學字學頌古學開示只饒學得口頭便利詩過李杜字壓鍾王頌古如雲與開示如瓶瀉秖喚作業識茫茫縱哄得人信

向禮拜供養秖裝束得一箇皮袋子一朝敗壞時手忙脚亂閻王老子放他不過鑊湯爐炭劒樹刀山百劫千生未有了底日子出得頭來知是幾多劫數以清淨眼觀此等假知識如厠中虫如淨地上荊棘如清風裏臭鴞又喚作無慚愧人無廉恥人汝還知麼汝還辨得麼若具叅學眼向這裏辨得真僞便好于衲衣下抖擻幾根肋巴骨四大子假合便鼓兩片皮能譊能言一口氣不來向甚麼處去莫承當個事便休去莫將經書上印證去莫隨善惡業牽將去莫將盡十方世界都盧是箇自己本無來去若如此見將將來飲洋銅吞熱鐵晉取有分在既不如此又作麼生得的當一口氣不來畢竟向甚麼處去如坐在銀山鐵壁之中秖求迸開還容得第二念起麼還容得思惟分別麼到恁麼田地只須囫地一聲向威音那畔又那畔翻個觔斗來始可向博山這裏喫痛棒不然且就千巖萬壑之中打野狸消日子總不干老僧事偈曰學道如牛毛發明如兎角人人喜平易那肯窺山岳積翠與重巖終是難描邈名言弃奇句情想

亂穿鑿撞着黑面老未免遭取剗有志丈夫兒趁時須早覺打破生死關始可稱絕學

與劉胤平太史

佛祖之道貴在得人如彌勒菴與諸昆仲初會時秖欲居士深生信解世諦有爲之法非山野所望今科名巍赫係因緣和合偶爾成就亦乃夙世靈苗之所發生當思之未兆之先所謂寤寐勤劬思報佛恩切不可自生怯弱孰爲有力孰爲無力孰爲大根弘願孰爲淺根劣器居塵出塵全身擔荷者捨居士其誰

歎又當念生死事大無常老病不與人期失之剎那悔之永劫參究一念不可須臾忘却禪警語作個策身符子遠離諸過以期大悟凡在佛門一切善事盡其力量皆可爲助道因緣若半遮半掩即同流俗非佛門弟子博山有一頌不免舉似居士若向此頌子上徹去不須動步與山野大笑一場可謂老胡今日有望也頌曰博山事香燈居士援毫管千里審跬步兩人缺一半惟有過量漢不被時辰轉果知分寸長却笑丈尺短楚水吳山霧一團森然雲樹謾勞攢梅

花無意枝頭放爛熳枝頭驗的傳後二句是山野昔所和偈語居士高發時不知曾記之否敬以點破可發千載一笑

文

上養菴和尚七十壽

鷲湖山高雲艳奕如蓋如幢金蓋色焰世明燈坐道場一道靈光燭天北獨步寰中意自殊南方知識逈良模推開辨老門前臼奪得蘭公肘後符梅花枝上露消息倒跨燕都神駿逸金鉤海底釣鯨飛天目峯頭銀浪激歸來古斷白雲春飯槐羹藜絕四鄰德比黃梅躬餉母詩同慈覺勸尊親天生純孝旣如此等視衆生猶一子開堂法乳潤枯松說法金鱗躍芳渚今年七十從心度半倍趙州花甲數使得時辰珠走盤呑乾日月壺縣樹眉毛似雪晝難傳萬仞須彌聳巨川擬同嵩少追芳躅笑與支那較大千

奠鷲湖和尚

某年月日弟子某謹以素饈香燭之儀致奠于鷲湖堂上示寂先大師養菴和尚之靈龕而言曰於戲先

師靈心湛寂道性貞醇幻化八十春秋渾無起滅成熟千生善聚示有去來梅花枝上笑拈不夜之春茶銚爐邊剩得活人之句見野發而知起處境量消融封鎖鑰以驗方來眞機獨露不起日旋三昧大施無礙鉗鎚悲花法雨灑人寰慈意戒雷轟碧漢不謂化儀告畢緣應巳週金棺掩耀俄驚白樹以興哀鶩水藏珠不覩玉毫之散彩白雲條乎無色瀑布凄以斷流頹法門之華棟四衆何依竭覺海之靈波羣生失潤某等夙承洪鑄仰戴玄猷瞻模範以步趨風高莫

及糌聲光而提命恩大難酬叨餐法乳之深徒戀雙趺之跡溪毛澗水聊爲最後之純陀海月山雲永作吾師之供養至痛無文真炤靡隔

念佛文爲棲霞一門禪人說

夫淨土者乃一切衆生究竟安身立命處也念佛者乃一切衆生第一背塵合覺門也寂光真淨惟是佛居從此垂作實報淨方便淨及同居淨以接引彼菩薩人二乘人及凡夫人既從實以施權則無權而非實既隨義以立名應顧名而得義惟淨土之致不明

故念佛之理亦昧但謂自性即是彌陀而不知彌陀不外自性但謂無念乃爲真念而不知淨念即是無念是以究極於一心不亂則諸佛心內衆生時時成道托修於執持名號則衆生心內諸佛念念證真念惟是佛如百川朝宗大海佛全在念如瑠璃內含寶月不惟感應道交亦且自他不二但令諦信不疑決定無諸岐曲也余幼慕禪宗得入壽昌之室謬承記莂三十餘年寥寥海內有唱莫和刀刀魚魯轉見參差方知祖師西來事出非常有大利者必有大害功高易進無如淨土一門念佛得度今正是時之語非欺我也一門禪友結蓮社於棲霞禪室攝念佛人同歸淨土可謂末世津梁人天標榜乞余一言以作警策余嘗謂一切行者須信自心有成佛種子信如來有接引大願信有淨土可生信有彌陀可見將一句佛號驀直念去念到一念不生則凡心即是佛心更何生死不了真可謂直捷穩當者矣勢至圓通文殊三昧誰有志者而肯捨置弗修習哉

放生文爲報恩自觀以之二禪人說

五濁惡世缺陷衆生舉足動步無不是業招因帶果無不是苦而殺生一事則猶業中之業苦中之苦也止惡行善莫急於戒殺轉毒爲慈莫善於放生故五戒十戒具足三聚莫不以此爲初基果位聖人因中大士履真上賢出假菩薩莫不以此爲首務初果鋤地而蟲離四寸道共戒也聲聞入定而刀杖變花定共戒也菩薩以自在力現三塗爲淨土慈成力也如來以佛眼觀大地衆生同成正覺悲無礙也好生之德普涵於九界放生之功直圓於佛果而世人每易

祝之者良繇同體之理不明故也蓋性爲生理識爲生基生機蘊於意地生緣熾於六情遍觀三界無非受生之塲備閱六道咸稟妄生之氣達無性者方了緣生悟無生者乃能護物以無緣慈運同體悲能會萬物爲自己故拔苦與樂根於心現於事不期然而自然也若未明斯致形跡爲礙物我成敵在彼既有必償之果在我仍造必報之因因果相酬循環無際苦口良藥如水投石則奈之何然奔濤狂瀾匆忘中流之砥移山抒海弗替初心之誠難行能行亦在當

人之自奮耳苟能斷殺業除殺法離殺緣滅殺因忘殺機於根塵識界益生理於依正自他則菩提涅槃便可向放生一事中薦取豈世間功德所能彷彿哉自觀以之二禪者率諸善友創此社於報恩大剎予爲申明其義以告同仁俾能放所放咸契無生緣生之理庶地獄可以頓空佛性可以頓了謂放生社即寂滅塲可也

序

重刻五燈會元序

釋迦不出世祖師不西來佛法遍大地譚玄口不闢當此時也語言文字踪跡不來棒喝機緣鋒芒不露逮夫拈花示衆牽起陳爛葛藤立雪安心突出現前公案遂使宗風廣衍慧日高懸燃長夜之燈擧昏頻曉拈一莖之草法界齊觀駕車須是打牛磨磚豈能作鏡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成聖六代破水中之影觸目皆眞五宗競空裏之花通身是臆橫趨而出笑木楔以何堪撩起便行悟佛法無多子覩水影不從他覓處處逢渠斷脚瘸痛見已非頭

頭是道若論佛法一切現成諦審玄猷千燈互炤龍蛇分于棒下凡聖藉以喝通機發于未兆之先用施乎形聲之外乃至一言褒貶一棒縱奪以非爲是口似甜而意甚苦之以是爲非心實允而辭無洽矣雖久參耆宿不敢以正眼覷况識情解路能通之乎所以道狂機劣解不可以大法示不可以宗乘聞譬夫美食置諸穢器祖不云乎醍醐上味爲世所珍遇斯等人返成毒藥惟大心衆生始能擔荷入斯乘者不可不自愼也會五燈爲一書者宋靈隱大川禪師未

蒙入藏雖一二處刊行安能廣布自性禪人頓發大心謀於觀察曹君爲之首倡募諸同信工過半矣余初上鼓山聞其事歡喜樂成復徵余爲序因援毫以書其大槩云爾

萬佛名經壇儀序

衆生淨覺諸佛慧門繇薰變而成凡隨淨緣而見佛旣隨緣染緣實無生聖凡迷悟悉强名也圓覺經云知幻卽離不作方便離幻卽覺亦無漸次如此領略不假漸修非作故無本性無故良以衆生情生智隔

想變體殊趨暗背明捨安投險縱無明之嗔火燎功德之稠林沉業識之愛源漲真常之覺海戒乘路塞人我山高衆妄起而邪見生諸器成而金體昧隨情逐境破四棄之清規動念乖真結八重之障罪根本繫乎七衆無論是俗是僧結業失於一時豈分在此在彼受六交之苦報雖千萬劫必償造十習之惡因縱億萬生不返是以羣靈競出大聖垂休駕苦海之慈航開覺城之鎖鑰說難思之懺法彰諸佛之洪名設壇結界獻供懸幡燒種種香散種種花興大悲念發菩提心禮佛一拜借壯士臂以折慢幢念佛一聲擲如意珠以澄濁水空諸我相徹彼真源如滌淨器以見純金似揭晴空而淸智眼貴在力行毋容忽念瑞凝相現罪滅福生若能諦信不疑定許超凡入聖斯經自某朝翻譯藏於藏典人所罕聞茲因某禪人化某居士運大乘心廣諸佛行嚴涅槃岸援衆生苦消黑業于當念財法二施投智種於悲田賢愚一致或云我本宗門禪客毋容瑣瑣事諸壇儀當知彼卽地獄罪人莫呵饒舌願賜流通

重刻圓覺經序

夫緣生無性生佛之迹本虛無性緣生聖凡之形宛爾隨業感而報分優劣逐境浪而識變精粗如來大光明藏是衆生淨覺之本源衆生最清淨心是諸佛本起之因地當知無明無體皆是空花實際非塵妄念輪轉究竟圓滿體常寂以遍十方平等道成心恒通而含剎土不妨以幻修幻肯信居塵出塵開總持之門絕去來之相登涅槃之岸忘得失之心虛空何更生花真金不重爲鑛貪欲斷而生死斷愛渴除而

理障除非植二乘頓超五性無取無證眼不自見眼非智非愚心不自生心植衆德本成就道源悟圓覺以淨覺心取靜行而澄行證客塵永滅妙體方遇聞在剎那悟通曠劫二十五種輪觀隨順繇人百千萬種法門樞機在我執四相而生顛倒二妄相依了六情以契圓明一心匪凝作止任滅伏知識以銷融憍慢愛憎觀衆生而同體期限成純淨之樂懺悔斷結習之根悉備上機頓圓種智是爲十二分經清淨眼目三千七百祖師密傳之要領也茲因顧居士發心

重刊使一切衆生入文殊智海普賢行門履圓覺妙場坐華嚴法界激予序引予不敢以宗乘中較其優劣大抵就斯經旁通箇消息耳是爲序

建州弘釋錄序

余作驅烏旹嘗遊閩中知建州爲理學淵藪後閱傳燈諸書又知建州爲禪學淵藪每見建州僧必詢其鄉之先正然往往不能對因爲悒悒久之丁巳春吾弟永覺師初棄儒入釋從壽昌先師學枯禪因與道其鄉之先正甚悉皆粹若琪璧逸若鳳鸞多余所未及知者余喜甚指其胸曰此是一部僧史記師曰吾將志而傳之無何先師沒師來博山同居者五載余問索其舊諾師曰俟識鼻孔後爲之後歸閩隱山未通消息戊辰春余自鼓山還博山道經建州師迎於開元寺余一見而識之曰今可志建州僧也師笑而不答余乃問曰壽昌塔掃也未師曰掃即不廢祇是不許人知余曰汝偷掃去也師曰餘尚又作麼生余曰掃即不廢祇是不曾動着師曰和尚似不曾掃遂相笑而別至己巳冬以書來博山則建州僧志成寄

以相示且徵序焉余閱其所集凡分之爲四科首曰達本重明宗也次曰顯化彰禍應也三曰崇德錄衆行也四曰輔教備金湯也合之命名曰弘釋崇法化也其識正其論確其採訪博其分界嚴非良史也耶昔者道宣作僧史於唐弗長於文且不知有別傳之事齊達磨一宗於枯寂之輩識何闇也贊寧作僧史於宋學富而才疎且列黃蘗於感通列嵓頭於遺身列永明於興福至於雲門僧中杰也反舍之而弗列則其謬爲尤甚覺範繼贊而有述高華秀朗登作者

之壇然止傳禪宗諸彥可以稱全史乎今師所志雖僅僅一州而宣寧讓其雅當覺範推其完備迥然獸出前無作者即此可以窺師之一斑矣矧千載之上藉師而傳之千載之下藉師而知之是師之功固在千載之上下也建州稱弘釋者非師而誰歟余故樂觀厥成不辭而爲之序抑又聞師撰述甚富盡當殺青以傳若然則天下後世有大造焉非獸一建州也余請拭目以俟之

重刻蓮宗寶鑑序

優曇大師徹證禪宗專心淨土自利早圓悲臻末悟斯念佛一門集成十卷顯諸佛轉末轉之機輪開衆生信不信之障礙其引據確其總攝周其設敎融其指歸捷可謂大有功於後學者也慨末法我相自高邊見分執貶淨土爲小乘指念佛爲權行甚者向人涎唾下覓尖新語句蘊在八識田中以爲究竟極則及乎到頭一毫無用是之謂棄楚璧而寶燕石迺鑑而索焰也其亦不辨甚矣夫我釋迦文佛不妄語者不異語者彌陁經云一心不亂專持名號乃至七日即得往生法華經云若人散亂心入於塔廟中一稱南無佛皆共成佛道此其披心瀝膽徹底爲人此言不信誰爲可信此言可信又何疑于淨土念佛之門乎要而言之七日不亂爲何等心入塔廟稱南無佛之時又何等心能者得之禪道如是而已若是眞師子兒哮吼一聲百獸腦裂說淨土亦得說禪亦得說淨土即禪禪即淨土亦得雙是亦得雙非亦得終日念未嘗念終日生未嘗生終日無念不妨說念終日無生不妨說生圓陁如摩尼珠求其住足處了不可

得何禪何淨土而乃二之然雖如是更有一句彌陁未曾道着欲盡情吐露奈舌根短也噫掣電之機留待哲者

八關戒序

衆生受佛戒即入諸佛位位同大覺已眞是諸佛子此菩薩戒非八關戒也然戒有大小體非異同戒有廣畧理無分析戒有斷續性絶開遮自非利生大士不無犯于塵勞有力行人何難行于頃刻躋緣生之道岸一日之齋通累劫之津梁一日之戒讒言瑣細

具得全功不論短長頓同全戒譬如飲海一滴味同全海又如一滴投海同海全波須知戒淺功深因微果徹興聖人之方便悲開詣實之權標大士之指歸喜見從權之實清山主撮其簡要吳太史叙其攸同收圓行于一時植殊因于永劫不揀貴賤勿論智愚但辦堅實心腸定入華嚴藏海

生生社戒殺放生序

語云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此勇猛丈夫決定志也良以衆生恣無明窟養爛壞身秖解殺他不知自

殺五魔熾盛六賊戕害四蛇毒攻二鼠交嚙從劫至劫殺吾慧命劫吾法財可謂大寃家大怨敵而且親之愛之從而結之殺一切衆生啖其肉血恣養四大一氣不來盡成灰壞因有限身造無窮罪根性暱劣迷極不返三塗報至誰當代受若能返焰是大不然當披堅固鎧仗金剛劒斬魔賊于五蘊叢林中逐蛇鼠于無陰陽地上廣法身之慈怒起同體之大悲見一切衆生如一子想無彼我相以無緣慈化無相衆生此雲棲老人深達法相也湛上座與悲運慈悉倣雲棲軌則而桐之諸上善人互相鼓導生社繇此而興殺業繇此而斷豈但戒殺而且放生豈但救衆生命實乃續諸佛慧命廣一切衆生慧命也何以故以同體故其無功之功無德之德所謂以殺爲生吾不得以筆舌名之也

報恩品序

聞夫苦海無邊慈恩匪一情想局于限量識性迷于無知限量則灼有親疎無知則妄分彼我輪迴于生死三途之業報何窮旅泊于人天九有之昇沉不息

改頭換面多生父母結盜賊之寃戴角披毛歷劫宗親償兒女之債大師興慈悲念說四難報之法施長者現衰邁年誨一惡性之逆子胸前而寢膝上而遊眞情普矣男爲慈父女爲悲母親愛彌乎以世界爲殿堂以人民爲根本[illegible]主之深恩莫報以神通爲利樂以度行爲修因諸佛之慈德無休捨幻化財植人天福身命頻超棄有漏軀絕堅固想傳心爲最解法義而流通法義還他三界智人知深恩而報荅深恩須是九壽居士不辭饒舌願入斯乘

正觀禪人刺血書華嚴諸經䟦

夫大法難逢真乘罕遇千燈供佛酧半偈以何辭四句潤心捨全身而不悋況破塵出寶法界全經大士因門如來果海塞滿龍宮之藏具在一塵播揚鷲嶺之奇縱橫萬象自非曠劫植善提之因地安能手捧目覩偶此勝緣哉正觀禪人夙薰種智修假多方出娑竭之湧泉纚貫花之妙品加利刃不見當機之痛流鮮血無懈捐體之施書報恩金剛華嚴共計一百有餘卷以弘寶筏庶渡迷津蔓衍不二之雄文舌根

流出騰躍難思之義海筆底翻來反觀法帙得成肌膚無損勝妙廣博幻質何乖得浮世之便宜履法門之徑路妙緣斯在道岸非遙

疏

廣福菴化藏經疏

箇中不立元字脚一大藏敎向甚麼處得來隨方建立總持門七百函經從自心中流出覩明星而悟道瞿曇之鼻孔頻開拈莖草以投機帝釋之面門勞破一片白雲瀰漫幾多歸鳥迷踪山河大地作琴聲到處花飛蝶舞水鳥樹林譚實相何須鳥跡蟲文得魚兎方捨於荃罤盈倉儲如忘乎田地剜千燈而供養信知大法難逢捨四大以酬心秖爲恩歸有地周康溪發弘誓以相資衆居士乞片言而爲引續佛慧命而壽命無疆勞已色身而法身始顯佛緣克就世道遐昌

覺慧寺化藏經疏

法幢高竪人天之白業薰成寶藏遥頒緇素之玄風始著捨金輪而談真諦挽回帶雨泥牛剜赤肉以博

真詮倒跨斷風木馬普眼雲輿二百問人人衣縫綻開普賢瓶瀉二千酬箇箇鉢囊盛滿抉驪龍之至寶須探覺慧奇踪蹕伏龍之芳塵要入普聞玄徑天垂寶蓋千餘年之靈運重來地界金繩四大海之真源復湧打開瞿曇寶藏大家乞我一文竪起慈氏層樓普願同拈片瓦緣生之實相有據誰申較量之功性地之靈苗再生好下有情之種

護生社募緣疏

真心彌亘寧有六道之殊形妄念隨緣遂感多生之

異質如來大光明藏是衆生淨覺之本源有情最癡瘖根含諸佛妙明之因地雖報緣聰聰蠢蠢然覺性完完全全蛛結網機械可知鵲營巢靈心逾巧鱔解鑽泥而隱虱惟趨暗而奔觀蠕動咸自貪生雖傷殘而猶戀質舐兒之鹿涕泣而腸斷幻囊護子之虫命壞而身環舊穴擧乳捨將烹之鱉投珠醫未死之蛇何忍剝皮剔骨活潑潑以入鑊湯剪腹剜心魂飄飄而驚爐炭淚未乾而皮毛脫落肉尚動而厨竈喧嘩可憐頃刻下咽喉誰識神號鬼泣肯信無端被燒炙

須知果欠因酬三途之業報無休萬劫之羈縻不息豈可恣情悖理烹鮮擇肥惻隱忘大聖之眞慈食啖導凡愚之惡習無纖毫好生之念藉口曰萬物養人興殘像造業之心又豈知三途在我不爽絲髮如影隨形普告達觀長者大發慈心劝解網之仁啓放生之會杖頭之青蚨不惜囊中之故鈔何慳脫籠檻如出囹圄好看理羽毛而愉快免砧几如離屠肆灼然全幻體之靈知鼓翅空中現黃衣而拜主昂頭水面旋印紐以酬恩果報無差循環不息莫呵饒舌願賜登名

法雲寺修造疏

華藏獻奇閻地衆稱佛國閻浮選勝樵潭剩有僧居喜列祖以傳燈賴衆檀而樂善山林積翠泉石凝光茲因道鎬禪人鋤破雲霞芟除荊棘寺基復古殿宇維新酬微笑之勝因集同參之淨侶橫吹鐵笛倒跨泥牛檪波不虛施一任蒸雲驟雨茶湯應有待從教日炙風吹烹佛祖之心肝敲虛空之骨髓直欲頻開碧眼預須成就莖茅嚴丈六之金身旋七重之寶蓋

飲斷流之迅水踞峭壁之懸崖炊無米之香糜燃非薪之烈火鄉坊城市總須乞我一文居士宰官普願親垂隻手果因不昧佛道斯成

首座成正　錄

偈

示董巖達空禪者

通達虛空翻白浪好把家私都破蕩有眼不見有耳聾赤肉團中加痛棒從教白醭口邊生佛法塵勞一坦平正念針鋒劄不入面皮鐵鑄沒人情非禮莫教輕動步舉止安詳要回互謾將知見妄疎親撥碎疑團須妙悟不破疑團誓不休放出潙山水牯牛一朝

驀鼻穿歸也迥地遼天這一頭

示峯頂智建禪者叅無字

狗子佛性無當下絕親疎如入千尋浪惟求赤尾魚有角非關鯉無鬚不是渠有無俱勦絕直探驪龍珠又如四面火前方一線餘退步即燒殺橫趨亦喪軀烈燄非停止求生莫待徐用意切如此管取發靈樞

示叅禪偈

叅禪須鐵漢毋論期與限咬定牙齒關只教大事辦猛火熱油鐺虛空都煮爛忽朝撲轉過放下千斤擔

又

叅禪莫論久不與塵緣偶剔起兩莖眉虛空顛倒走須彌碾成末當下追本有生鐵金汁流始免從前咎

又

叅禪沒主宰秖要心不改萬彙及塵勞旋空誰倸堅硬可擊天勇決堪抒海雖然未徹頭管取前程在

又

叅禪發正信信正魔宮震片雪入紅爐赤身遊白刃只尋活路上莫教死水浸大散關忽開倒跨毘盧印

又

叅禪休把玩倏忽時光換至理雖玄奧泰時鑊鑠鑽咄哉丈夫心着手還自判百年能幾何莫待臨行亂

又

叅禪無巧拙一念貴超越識得指上影直探天邊月劈開胸見心刮去毛有血分明舉似君不會向誰說

又

叅禪須趁早莫待年紀老耳聵眼朦朧朝在夕難保生平最樂事到此都潦倒佛法本無多只要今時了

又

叅禪莫治妄治妄仍成障譬欲得華鯨骨甚波濤漾至體絶纖塵妄心是何狀謹白叅禪者斯門眞可尚

爲蔣居士薦母

叱去泥牛木馬横拈玉線金針刺出眞空錦繡何須向外追尋從來不是衆生何用更求活佛放光動地者誰喚作天眞一物

示雪航禪人

行盡千山與萬山逢人特地放癡憨一朝看破棱頭月始覺澄潭徹底寒

示智鐫禪人

一片閒雲歸嶺去三間茅屋旁山隈乾坤裹向袈裟裏今日分明付大梅

示焰浮禪人行脚

問君曾讀五車書掄骨成文似有餘我已捱鞭君信否歸家應笑倒騎驢

示成涵禪人省親

幾回夢入故家鄉麥飯葱湯謾忖量踏遍山川圖甚事只須親見本爺娘

示志西禪人

分明兩口一無舌歎土揚塵無間歇突出海門大日輪元來却是新羅月

爲六雪禪人入關

翻思昔日雲門老關字相酬最上機分付博山閒道者莫教辜負翠巖眉

出關

始行大事六年雪頻入圓明一片氷今日幸親無縫塔掣開關鎖萬千層

示穆禪人

逢緣不盡謾云休細看潙山五字牛肓信虚空成粉末劫外無身何處遊

示莛禪人落髮

當機削去娘生髮露出摩尼頂上珠分付時人高着眼此回親見赤鬚胡

答周宵成居士

苦海中流弄釣竿從渠漩澓不相參西江涓滴如吞
盡沙界都盧一座龕

示素真居士請經回

生成一片鐵心腸猛浪狂風頻廝當今日回觀山頂
月逍遥誰謂脚跟忙

剖塵直欲見全經舟楫何辭泛遠溟怪石狂風穿下
過此回始道佛家寧

挽劉和鶴孝廉

澄江風細浪花開曾得金鱗上釣來抹嗒不隨烟雨

散暮雲幾度夜招回

歲寒心有幾人知六月梧凋不近時却憶講經臺上
約而今已寫挽君詩

示衆禪人

一莖草上現瓊樓吸盡支那四百州贏得清風收臼
汗何須特地使人愁

天高地厚問端繇棒喝交馳卒未休換骨洗腸猶不
是誰知屋裏販揚州

話頭一句如弦直閒說如何見面親縱是風恬閒不
徹還憐活水躍金鱗

一句話頭如鐵橛三千里外步如初從來心法無前
境大地收來一草廬

一句話頭如鐵橛逢人那論是和非直教凍殺阿羅
漢春到僧園菜甲肥

一句話頭如鐵橛年年九日是重陽旋風八字打不
盡開眼明明入鑊湯

一句話頭如鐵橛從前知解盡掀翻忽朝白浪滔天
地無手人撑沒底船

示如是禪人參無字

趙州無古今有伶俐衲僧顛倒丢若于二處見根源
大似面南看北斗破無字兩重關重步登高萬仞山
縱饒絶頂横身過吸霧披雲未可閒筆直路行將去
誰肯途中住不住只教倒跨紫金毛反側始能張露
布海底塵山頭浪與語玄機都不向月皎風清夜靜
時沽着纖毫成莽蕩反覆看不較多泥牛觧吼木人
歌油瓶丢向籃筐裏笑殺當年凌行婆

示六義禪人

誰云有六義寧知一字無寄身如浮雲經世一須臾
男兒氣浩然眉宇動天樞灼然後巴鼻迥與生死殊
打開大散關壯哉始自娛莫學斑白人喃喃讀梵書
論義如流水究竟若交蘆真是獅子兒生成鐵額顱
又如猛丈夫抒海求明珠只教親督地裂破祖師圖

示陳居士

造界不曾藏眼根豈能見除是悟心人當下討方便
單提句話頭深追與力究纔欲涉思惟圓明成過咎
譬如破重關力與萬人敵通身都是膽輸贏在咫尺

那復論危亡亦不分彼我抹轉上頭關無可無不可
果是獅子兒不向那邊討力就解翻身根塵光皎皎
清風拂夜月旭日盡朝露萬象咸點頭森羅盡回互
喚作無事人喚作猛烈漢更擬問如何水浸石頭爛

送無澤禪座上羅浮山

緬想當年景泰師芟茅搆室海之湄羅浮絕頂恣遨
遊鐵橋峯畔連瑤池石門方廣容几席三更日上海
水赤漩洑乾坤辯故新吞吐風雲度朝夕上人今往
亦何求縱步勤登二石樓倒視滄溟如涓滴一千瀑
布稱雄流明月壇邊戒剩有殺佛焚經誇抖擻錫杖
源清浴活龍玉鷲峯峻逢花首七十二洞奏天樂百
千草木成瓊閣夜深險極轉身難踢破指頭覷見脚
我亦將來步此山入林端不問人間折桂茹芝閱歲
月時臨清碧炤衰顏

示林野上人

真修行辦已事願與釋迦爲嫡子迥脫塵勞大丈夫
好將名字標僧史住深山棲巖谷那管春花秋草綠
一箇閒人天地閒饑寒飽煖隨緣足鋤爲枕草爲氈

睡眼摩挲白晝眠西來大意山頭有何必臨機更豎
拳不勞心枉費力華藏莊嚴在咫尺大千沙界絕遮
攔煩惱無明都解釋不動步是真修體露金風得自
繇看破世間顛倒事青林深處一聲鳩

示念如上人

一口氣不來畢竟甚處去重玄奧義從斯起閻浮走
遍萬千遭歷劫何曾離自已識得自已是何顏毳衲
橫披露半斑峭壁懸崖穿下過方知峯頂有層巒

示本宗上人

如何是本古路崚嶒踏得穩如何是宗澄江水底日頭紅麻三斤與乾屎橛蹭蹬如吞荆棘蓬識得此心無二法動容不待眉毛眨破爛袈裟撩亂遮崢嶸頭角恣騰路不學諸方五味禪清風過耳自悠然聖凡家業都拋却撒手徜徉笑掣顛旋身不踏無明草佛法塵緣都潦倒本源靈湛絕遐邇海底珊瑚和月皎

示慈門上人

一句話頭如鐵橛眉毛不與眼相參究心自古無多事劈破疑團是指南疑團破處無涯岸突出衣珠光

燦爛從他八萬四千門門門撞着是這漢臨濟當年赤肉團至今鮮血尚漫漫真人畢何袈裟裏鼓掌難教覷面看只須揣出虛空骨徹底無依休恍惚順流筆直到江西匡廬深處蛟龍窟五老峯前翠作堆劫風幾變尚崔嵬江濤響入遊人耳莫錯呼爲脚底雷

示湛如上人

圓明湛湛妙無垠如渉纖毫即是塵大地都來銀世界更于何處覓金身休云妄莫分真只知一馬生三寅匝地清風何所有笑看鵓鴣過西秦

示吳覲我宮諭

一口氣不來畢竟甚處去血肉身心非常住勘破緣生緣不生根塵即是大寶聚鬧市叢中景物披何須山塢與江湄負薪樵子機頭婦渴飲饑餐步不移百草頭邊親祖意毋拘路滑恣遊戲謾將佛法當眞參沾着些兒成垢膩本來無古亦無今肉髻明珠豈外尋黃鶴樓前伸轉語方知居士閙頭深

示何芝岳尚書

一口氣不來畢竟甚處去靈山古佛親分付回頭不

馬出紗籠肯就家庭守珍御淨几明窻自在時花香雲焰碧蘿衣夜深月下翻清影無帶珊瑚露幾枝折杖行今途路杳旋身踰覺乾坤小不須別樣問通津萬事無如出處好眼動眉舒曰妙存鴉鳴知是幾黃昏依正報中親瞥地迥然無佛處稱尊

示方廣野居士

一口氣不來畢竟甚處去急着娘生雙眼覷洞然無物倘夠遍塞虛空何處住既無住處肯干休鐵壁銀山迸出頭謾道腰纏十萬貫端然屋裏販揚州世

緣那更分淸濁赤肉團中光閃爍箇箇紫頭品字烺風流何啻三禪樂撫掌㨨空意灑然浮山湖畔草芊芊倒騎驢子都遊遍破霧披雲不記年

示吳九濤居士

一口氣不來畢竟甚處去百年光景從頭數忙忙三萬六千朝莫待臨時串苦楚長安大道痛加鞭行不前兮亦奮然直待九重宮殿裏金爐應有瓣香傳翻雲覆雨曹山墮活潑機輪無不可纔欲將心度量來溫州桔皮不是火世間無水謾云波吸盡西江奈爾何酬渠祖意山頭有紫霧紅霞映碧蘿

示胡冰稜縣尹

一口氣不來畢竟甚處去白日青天誰不覩還鄉盡道是兒孫就裏無容誇佛祖箇中原不立階梯土面灰頭孰與齊欲問故鄉晴雨候須知脚下有黃泥驅耕奪食男兒漢步不移兮登彼岸何必區區藉世燈額上明珠光燦爛夜無惡夢日無驚大地山河一掌平好把虛空百𥐥碎不期華藏宛然成

示宋大山孝廉

一口氣不來畢竟甚處去晴是日兮陰是雨翻來覆去見根源裂破胸襟誇步武坐臥及經行展似眉毛作麼生雨後花香人發笑霜前菓熟鳥相爭道人嬾與分時節囫圇不用頰饒舌鐵馬嘶殘劫外風大圓覺裏無豪傑你旣無心我也休兩忘何必强追求趙州可煞添鹽醋傾出當年投子油

示方肅之館元

一口氣不來畢竟甚處去毋問三千七百祖公案交橫眉目間無心理會閒家具法身淸淨廁坑籌潑水黏處有來黏一朝撥出通身汗始覺從前滿面羞着衣吃飯隨時好何自稽遲不自了抹轉娘生惡面皮觸着通身都是寶開不成單合不雙後園驢子繫枯樁翻他覰井真三昧隨處逢人豎法幢

示林下石居士

一口氣不來畢竟甚處去劈頭認取最初步縱橫萬里不離天莫待臨時泣岐路欲知淮甸與江干連絡驕闐車馬殘散盡浮雲開眼看洞庭無盡法身寒凍殺法身成底事隔岸撫分他與自塵塵剎剎絕纖蹤

誰道婬房并酒肆峭壁層崖不可攀還斯陸地見波瀾風聲鳥語宣眞諦都在龍眠煙水間

示能止靜主

一口氣不來畢竟甚處去穿過千門并萬戶佛法何曾有覆藏只要時人行大路纔有纖毫卽是塵幻絲眞諦不須分扶頭痛處知端的直下原無第二人譬若行船牢把柁南北東西都看破只圖柁後清風生管他眼底浮雲過不涉廉纖彼岸登傳衣無媿嶺南能深山茅屋誰爲主土面灰頭一箇僧

示楊蘭似居士

一口氣不來畢竟甚處去自古慈門無阻拒實所非遙趨進時縱橫原不循規矩明中有暗暗中明明暗相參罷問程拗折驪龍頭上角珊瑚枝畔水痕新抖擻通身虛捏怪眼耳鼻舌分疆界捏碎挪圓總不妨自買應須還自賣運水搬柴識得渠從來就裏絕親踈深山佛法依何住鳥宿雲藏月上初

示謝中穩居士

一口氣不來畢竟甚處去倒卓眉毛別有路囫地一聲猛省來人在煙雲最深處心如古井不生波笑殺臺山指路婆竪起拳頭明歷歷放開布袋奈渠何覿面縱橫無忌諱當機那論剎那際十方三世絕週遮留塞誰分心境異塵勞堆裏妙蓮香東土西天讓舉揚更有一言吐不出無人處所爲商量

示齊季顏居士

話頭一句如弦直生逼魚虵化活龍大地山河成粉末眉毛血濺梵天紅

示方奕子居士

話頭一句如弦直人在冰山雪洞來時節不同塵世界桃花九月滿園開

示姚申甫居士

話頭一句如弦直混入方知不夜天路載碧雲雲載月無身人坐案前山

示劉君含居士

話頭一句如弦直行遍三千及大千掉轉身來何境界夜明簾外月當天

示劉爾靜居士

話頭一句如弦直水底紅塵山上魚布袋都來收拾盡珊瑚枝上喜跏趺

示古田上人

話頭一句如弦直劈破虛空膽氣豪按下雲頭收雨脚真情踪跡在漁樵

示止水上人

話頭一句如弦直直捷何須論法身果是超方烈漢子脚跟不帶故鄉雲

示恒如上人

話頭一句如弦直風雨無停竟到家却笑後園驢吃草夕陽西焰影偏斜

示陳聘之居士

話頭一句如弦直裂破關浮猛丈夫倒跨崑崙何處去眉毛睫上好安居

示吳鼎甫居士

脚跟無地不青山祖意還期顧盼間識得木枯花去處是非不到飲光顏

示衆偈

話頭一句如弦直地覆天翻不動心只有一條生活計隨緣逾入逾知深

又

一句話頭如鐵橛碧雲深處有家傳相逢不必重宣說處處春風楊柳天

又

一句話頭如鐵橛死中要箇活人來六根粉碎成團去優鉢羅花遍界開

示孤月上人

講席都遊過來參沒味禪鋤雲栽紫芋引水種青蓮遂谷嵐浮樹乾柴火少煙松風與夜月相向不須錢

示李若杜居士

日用事無別閒栽石上花晴空尋鳥跡陽燄撓魚鰕酒肆尋彌勒婬房訊釋迦纔將清濁辨緣境亂如麻

示金燦宇居士

日用事無別避喧轉覺難飯餘歌晝永燭盡笑更殘一切但仍舊萬般都是閒纔生分別想知隔幾重山

示魁杓居士

信心功德聚凡聖莫岐分放出唯三要收來只一塵
不從他變態毋用自紛紜識得衣中寶何愁徹骨貧

又

信心功德聚眞箇火中蓮曠刼元無異今生幸有緣
揭開塵界網印破水中天最喜金剛寶光明炤大千

次曹能始廉憲韻示諸同行者

登山須及頂縱步莫移跱路險惟憑杖岐分必問師
雲深行越早日落悔來遲力盡機忘處堂堂我是誰

贈宮保元動徐六岳居士

不忘靈山親付囑長安大道行人速一鞭木馬踏花飛九重宮殿爐煙馥開拈拄杖撞虛空逼塞誰分心境同到得還家花未老白雲依舊故山中

贈徹候方心寰居士

不忘靈山親付囑大鵬久住金剛窟但問歸家歸未曾休將古德商遲速虛樓百尺倚晴空門閉椊捐路自通不動步跱彈指入樓前木馬夜嘶風

贈動卿詹見五居士

不忘靈山親付囑紅塵豈障叅禪骨雲衣不掛忽然甦滿目桃花春蔟蔟春風吹樹看春來露柱生兒笑滿腮識得無生親的子任君掩耳過經臺

贈大鴻臚顧醒石居士

不忘靈山親付囑這箇都非心佛物驀爾通身熱汗流一味之間百味足百味誰嘗一味非旅中無繫自知歸解道澄江靜如練令人常憶謝玄暉

贈冏卿徐南高居士

不忘靈山親付囑紅藕池邊波可掬通身獨露放光明萬里山河淸淨日庭生瑞草未爲奇瓮裏醃虀變

紫芝碧眼胡師吞未盡酸甜只貴大家知

贈冏卿何天王居士

不忘靈山親付囑識取未生前面目柳風梧月主人醒掃花開殺樵青僕春到黃鶯語亦親半塘遙隔見通津還他寶釧金羈子任我穿衣吃飯人

贈動卿俞容自居士

不忘靈山親付囑學道先教無厭足假饒已悟更加鞭骨取千魔俱殄沒護持須護自心王氷雪中間別有香大着眼眶看仔細丈夫君宇舊昂藏

贈侍御徐孟麟居士

不忘靈山親付囑光明智火燒殘牘逢人何處着商量盡日芙蓉看未足芙蓉霜刃何雲磨魔佛繇來奈爾何露布已聞鐃吹奏太平端許臥山阿

贈侍御任文升居士

不忘靈山親付囑緣生世諦多林麓剖開慧眼顯全機肯向塵緣空碌碌突出衣中無價珍從來見處不依人大圓覺體光明藏淨白元無一點塵

贈侍御吳黃岳居士

不忘靈山親付囑清光靄靄彌山谷舉頭誰不見青天男兒肯向他尋逐待客迎賓事事長跬步何曾離本鄉了知動轉非他物優鉢羅花遍界香

贈民部朱羅青居士

不忘靈山親付囑回首紙穴凝蠅出疑情舉處要分明莫把心量重卜度大千經卷一塵微只貴當人剖出之曾向洛陽宮裏過春花春鳥總宜詩

贈祠部蔡聖龍居士

不忘靈山親付囑慧燈好向風前續青天白露鷺鷥峰明更從何處分真佛無分無別阿誰知當下知歸我是誰猛火煆成清淨土一聲孤雁夜聽遲

贈司馬麗亭皇居士

不忘靈山親付囑春氣非傳紅與綠一念攀緣眼底花片言玄妙齊中物空諸所有實諸無活殺從來是丈夫山色溪聲還跳出闊藍風雨對屠沽

贈司馬曹安祖居士

不忘靈山親付囑浩然氣宇食天祿堂堂妙用絕周遮百匝千重光晃昱底事分明說似君碧空花雨亂

紛紜飯餘柳岸經行慣清風微動水成紋

贈繕部吳泊如居士

不忘靈山親付囑海外波斯雙赤足夜來龍藏掌中生鎚碎休教添碌碌俊骨摩天秋氣高虛空無物見纖毫驢耕奪食男兒事一任西風爽布袍

贈繕部王季常居士

不忘靈山親付囑雪冷須彌偏突兀枯來青裏大如爪見後桃花青似菊熱油鐺舐大方饞莫使重留貼肉衫到得感恩知愧日許君親見老香嚴

贈虞部白雉衡居士

不忘靈山親付囑社舞村歌堪薦入歌聲鼓篩遣誰聞耳中供個觀音佛虛空消殞一人邊草淨湖南萬里天一句相憑重道當石人雙耳聽聲前

贈水部周敏山居士

不忘靈山親付囑珊瑚影映澄江綠清風明月兩相知蓮花水面如車軸石頭城外草芊芊踏月穿雲知幾年一自洞庭歌罷後至今花雨尚翩翻

贈田曹金蘿石居士

不忘靈山親付囑禪林直豎蒼山骨迥然一念射當人此是吾家真種族空花輪轉本來無迷悟俱非井覷驢討得鑊頭些子味臥雲嘯月種松株

贈田曹吳邑胥居士

不忘靈山親付囑刻刻須教深入木和身迸透頂門開六六原來三十六鐵船無恙海潮通月落沙寒釣巳窮若向此中親薦得竹簫吹過斷蘆中

贈國博丁蓮侶居士

不忘靈山親付囑蓮花漏裏西裝做一輪海日兩頭忙六字彌陀千遍讀口中讀讚心思惟直下追尋影自隨生則決生去不去子規啼過古梅枝

贈國博錢叔蘊居士

不忘靈山親付囑寶華淨界無延促眉睚之下鼻頭垂何人解把舟行陸方舟渡子不曾迷說着河源却未知雪滿短簑寒夢破自驚身是釣魚師

贈奉常林如沖居士

不忘靈山親付囑熟處當生生處熟却將生熟一鎔煎跛鱉盲龜稱萬福出門何地不青山傍晚征夫閒

未開開徹碓花供醉眼磨成磚鏡焰衰顏

贈中秘吳文孫居士

不忘靈山親付囑頭頭法法光明域虛堂無事一聲雷野狐跳入金毛窟金毛獅子解翻身這裏分明不昧因吐却狐涎入狐隊出山人是住山人

贈進士汪叔度居士

不忘靈山親付囑康莊車馬偏難忽黃塵冉冉遍天涯憑君拭洗青山眼況着秋烟鹿草龍芝種玉田獨有一年收未得祖珍拋散禁城邊

贈孝廉沈得一居士

不忘靈山親付囑得意華騮風趣足奔騰蹴踏見分明萬里空山尋古宿尋人花影落繽紛玉帶誰教報衲裙合有臨行饒舌處鍾山雲似博山雲

贈孝廉陳貢生居士

不忘靈山親付囑白石蒼松堪擊筑擊出針鋒一線通千流萬派堪漩渡山頭白浪海中塵囊裏無錢勝買春月滿珊瑚枝自露跏趺應笑劫前身

贈孝廉徐六虛居士

不忘靈山親付囑宗門豈傍他人入英雄眼底笑男兒清風古路無迂曲參禪先令識心閒錦鯉成龍一躍間皮袋生光情愛盡淡將言句寫溪山

贈奉常曹清之居士

不忘靈山親付囑參禪莫就禪中宿當日惟知劍柄長而今始覺毬門複枯樁未始是枯樁觸處風搖白玉幢萬里泥牛奔影去碧雲無頓滿春江

贈廣文陳允嘉居士

不忘靈山親付囑斷崖峰頂黃茅屋十方坐斷見春風擬雲夜看千花谷跨着楊岐三腳驢不逢渠處也逢渠辯開布袋憑人看妙用臨機果不殊

贈參軍張時華居士

不忘靈山親付囑十年豫造征人服征人未免挂征鞍會免臨岐多倉卒繡幢烟影碧油車放出南山鱉鼻蛇若道葛藤猶未斷一杯清供趙州茶

贈參軍周元執居士

不忘雲山親付囑牧童明月騎歸犢未到人牛不見時休隨草色平川綠雨餘芳草是前村牧笛無端欲

斷魂却向古鄰荒寺去大家扶起破沙盆

贈司馬劉斗樞居士

不忘靈山親付囑縱橫出沒無拘束閒雲踪跡瀰天壞魔佛從來皆眷屬放生容易殺生難火宅之中叫野干露地白牛車上坐寶鈴珠網夜天寒

贈光祿吳淳太居士

不忘靈山親付囑鉢盂中是千鍾粟橫吞一粒齒牙香却笑饑人果空腹一粒原來何處生大千心畝廓然平夜來勝有栽秧雨好向綠楊聽曉鶯

贈典謁葉翼所居士

不忘靈山親付囑花蜂豈就枯枝宿鑽向銀山鐵壁中他家好似無情物場開選佛看登壇莫道心空及第難踢殺獮猻縛殺鬼不知菩薩是何官

贈宮端丘言思居士

不忘靈山親付囑彌陀一句無真俗數珠繩斷佛聲消十和剖破荊山玉分明寶鏡映千燈擇葉尋枝我未曾識得燒菴真供養泥牛搖尾過窓櫺

贈孝廉李在璞居士

不忘靈山親付囑修幢拗折瀟湘竹寶相門開聲悄然短衣破笠黃金域江風淡蕩法身寒江雨凄清夜未殘休把鵠啼比鶯語萬花叢裏現優曇

贈中翰葉白於居士

不忘靈山親付囑斯君試聽無生曲無手人彈無耳聽聚合從前親骨肉團圝何處問他方一片空心選佛場打鼓邦看誰作主釣魚原是謝三郎

贈冏卿余集生居士

不忘靈山親付囑爾自彈絲我吹竹合成一調供衆生梵天花雨成禾穀攪不清兮燒不香捉賊須教有正賊溺器踢翻清夜曉傳燈名字問僧行

贈都閫余周生居士

不忘靈山親付囑日午虛窻剔明燭廚前巧婦細思量自笑能炊無米粥諸天同器不同餐肘後金符近已剋馬足似雲弓似月將軍令夜下三韓

贈太學方士雄居士

不忘靈山親付囑青山滿目原非物荊棘叢中穿過時何論橫趨與直入旋風入字打將來寶網金繩觸

處開萬壑千巖春自煖鬼光和露護珠胎

贈太學汪吉所居士

不忘靈山親付囑加鞭倒跨泥牛犢牛背頻將鐵笛吹聲聲韻出無生曲無生曲子孰賡和石人解拍木人歌遊遍支那歸去晚衣冠之下古彌陀

贈文學陳旻昭居士

不忘靈山親付囑瓊苗遠發劉陽佛揚吾家醜遍吾忙骨保千生受塗毒千生只在一朝圓毒鼓聲騰萬馬先廓爾子節明物格紫雲金殿瑞香傳

示余得之居士

不忘靈山親付囑日用何妨耕與讀書中全露聖賢心大似良田獲嘉穀聖賢俱自道場來儒釋源流莫浪猜會得拈花微笑旨龜毛拂子舞三台

示泰水禪人

一口氣不來畢竟甚處去剔起眉毛知住處銀山鐵壁也須開劈面當機辯回互大力量休恐怖趙州略彴古今傳笑看幾多驢馬渡

示鄧九如居士

頓悟心源開寶藏灼然笑點馬師圈頂門果具摩醯眼黑白終歸句下圓

示李何事居士

頓悟心源開寶藏摩娑瞎眼見青天現成公案重拈出三個猢猻夜簸錢

示傅遠度居士

頓悟心源開寶藏衲衣底事有來繇囫圇吞個青州棗直至而今飽不休

示劉今度居士

頓悟心源開寶藏庭前栢子話偏長道人不諳西來旨一陣清風一陣凉

示鄧直卿居士

頓悟心源開寶藏家風不與世人同百千萬種諸三昧只在尋常語默中

示劉文長居士

頓悟心源開寶藏全身領荷亦遲遲更思吸盡滔天浪笑倒江西馬大師

示葉對育居士

頓悟心源開寶藏肘後靈符衣裏珠幾多玄妙都拋却認取楊岐三腳驢

示王有功居士

頓悟心源開寶藏毘盧頂上好安居須知別有通霄路烈漢從來不畜書

示吳叔達居士

頓悟心源開寶藏隨聲逐色過朝昏一條拄杖穿雲走得失親疎總不論

示瑞崖上人

頓悟心源開寶藏扶桑元在海門東衲衣貯藉雲霞補剪尺無煩問誌公

示泡菴居士

頓悟心源開寶藏脊毛血濺梵天紅橫拈寶劍當陽擲觸處逢渠振祖風

示元淳居士

話頭一句如弦直耀日精金覿面看行過水晶宮殿去門前尚有玉欄杆

示顧長卿居士

話頭一句如弦直甘露還從天上來八角磨盤親撥轉無根樹子倚雲栽

示姚鄉卿居士

話頭一句如弦直進步寧知行路難稍得順風催客便蕭然無意過三灘

示劉自度居士

沒踪跡處莫藏身釣盡澄江躍浪鱗藏身之處沒踪跡華亭兩岸花狼藉逆破虛空別有天綠楊深處草芊芊更須簡點家常事跛脚驢兒在後園

示汪心鏡居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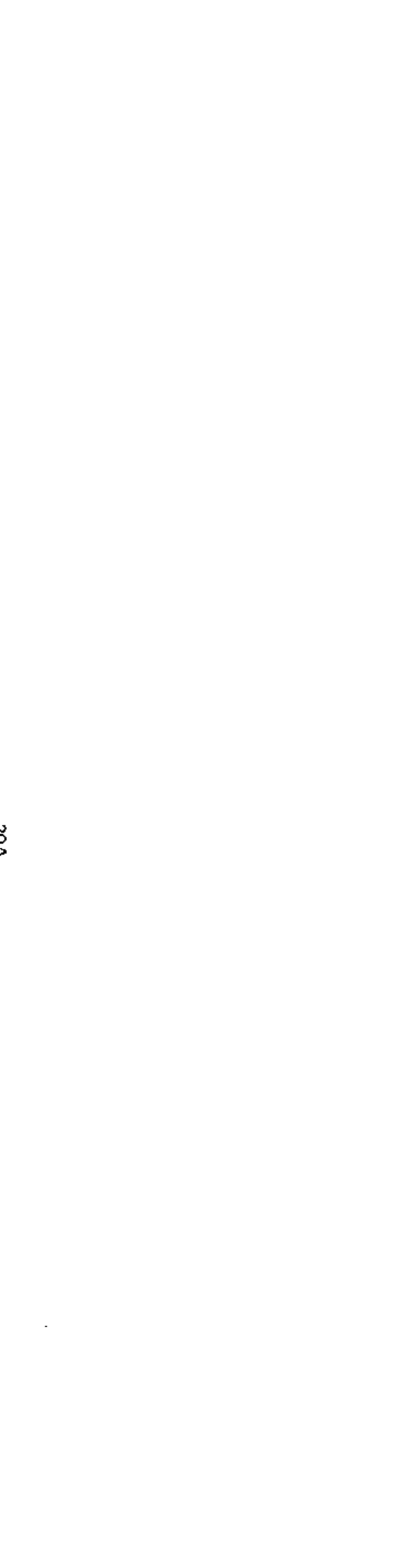
來機卽赴未爲難背觸俱非肯綮間大火聚中看變態真文不欲露全班



無異元來禪師廣錄

明・無異元來 撰
弘 幹 等編





無異禪師語錄序

大光明中無物不有無物不空眞俗二諦於中影現一點靈明溷入知見一念瞥起認爲安身立命之處或遷轉不停或堅凝不化其升其沉一任造物播弄大丈夫宇宙在手造化生心奈何聽氣命機甘心作役夫導我者而豈徒哉不肖於齠稚之年潛思出要耿耿在心數上公車輟於一第謬徼　恩命司理信州聞博山自天台韶國師開關以來傳燈不絕今者無異大師嗣祖而橫出一枝建立宗風隨機唱導閱四載始造而請爲覩其神情超朗如獨鶴摩空而又熏然慈和不自標異叩其中淵乎其不可測也夫旣目擊而道存巳傾葢無他語稱圖對坐咨決心疑弟子出函見示乃師上堂語是日大暑揮汗如雨披閱間忽似微風庭樹山嵐俱生凉氣透體爽然炎蒸如失師於此際起而問曰還會也未余時無言悵悵而別嗚乎拈花相授誰知微笑之風鼻孔撩天熱是拏雲之手是爲序　弟子　趙士禎　和南譔

錫類法檀序

夫世間人不能行出世間孝而出世間人乃能盡世間孝以余觀于錫類法檀之篇則博山大師無如矣生致其養沒致其思世間孝也師則行之備致其剃性致其徧出世間孝也師則盡之幼痛悲母及長宦學而過聞慈父之喪有懷二人代衰以染古人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師當此際是實非如記所稱充充如有窮皇皇如有求而弗得將此深心向船子藏身那畔穿却阿爺法身鼻孔六年夢破曠劫冰消遂得雲巖高縣寶鏡靈衣不挂孝滿曹山纛地相逢久遠如昨散田悲水藐矣三公淨土禪波蔚哉九品洎乎西往遂矣東征日照高山雨滋小草數株宰樹垂妙蔭于桐鄉一瓣心香貫祥煙于浮渡脫也長屬予舍無過列鼎重茵孤滯空門詎覩新豐舊里還觀震旦玉殿簾前水田衣底惡有心空及第就養無方醮悲海之醍醐茂慈山之肥膩世出世孝一念圓修如我大師之爲錫類主乎葢聞空谷傳聲唱酬雙寂覺華散彩因果同時以心印心有種似種是錫類之義而已

矣我儕欲爲大師之類而未拜大師之錫如盲龜之待浮木精心瞪目終託慈航既拜大師之錫而不爲大師之類如盲龜之失浮木一瞬三祇汞沉劫海得不人人痛心疾首麗就法檀所付本參寤寐思服懸巖撒手譬遇親娘絕後再甦全身歸父國中按劒殺盡安居鵲卵宵啼鶴毛曉墮正恁麼時還有博山禮敬回向處也無還有博山應緣垂化處也無還有博山著投子布衫續浮山法鼓處也無直得石火光中忙追霧影空花枝上閑覓衣珠一回驚鳳沖霄當處羚羊挂角但了白雲常倚寧問青山不知生死情剝心心不觸涅槃性偏步步還鄉無始劬勞剎那報足大孝不匱爾曰海之一滴何況其餘如或未然且從錫類篇中作箇蠹魚隨分咬著一字半字他生後世返鄉有日在　弟子廣淪吳應賓和南謹序

[illegible]

廣錄序

先壽昌於法門寂寥之際言中有響脚下無私使洞上一宗復振厥功偉哉玉山垂示推倒博山水到渠成通身是口譬如空中樓閣面面玲瓏法音光明偏照恒河沙世界天下翕然宗之余再謁博山於壽昌特蒙印契遂以事先壽昌者事之客冬道過懷玉晤六雪關公於瀘山出示廣錄一編重覩生面如析栴檀樹片片皆香固佛法中標準也向上玄機離文字相且道博山先師還有廣語也無自從胡亂後三十年未曾少鹽醬　弟子黃端伯稽首和南撰

○錄下一有五載二字

禪警語序

警乃醒覺之義或云驚也譬有賊瞰巨室主人張燈夜坐堂皇之上謦欬作聲賊既不能便稍爾昏睡則乘間而入囊爲之傾故嚴城擊柝刁斗鳴鞞卒有變而無虞以其警備於機先也人有生死大患乃萬劫不醒之長夢況亦爲賊媒日劫家寶不有大覺之雄痛語警醒則終身醉夢了無悟日非但睡時做不得主卽白晝開眼寤語尤甚故博山大師秉悲願力來作大醫王用一味伽陀遍療狂猖業病故有示禪病警語直捷簡當把參禪骨髓中病都說透過其開示

＊門下一有一種二字

＊識一作昧

＊畫一作弗

做工夫語最爲喫緊眞是禪門切要新書亦捄世之金丹九轉也夫禪也假名無體何有病乎蓋參禪人多起執情謬解被心意識識殺不向機境上求便向學解中討或被古人言句凝膠或向死水裏浸殺或坐在無事甲裏不是靈利心死不得便是癡著心轉不得故命根難斷生滅宛然通身都是我病者是禪有病也甚則成狂著魔佛亦不可捄此名業病非禪病也假饒死得種種心下肯做工夫與法身理相應不曾蹋著向上關棙坐在飯籮裏輕安自在只箇輕安正是禪病故僧問古德如何是清淨法身德云無量大病源此語如栗棘蓬吞吐誠難古人從眞參實悟中病過一番來其垂手處自不亂下鍼錐要箇絕氣息識痛癢底漢方肯診視是以識病乃能去病調己然後調人可謂三折肱爲良醫歟博山大師自來參究此道極是融通凡有言句皆中肯綮非故爲高妙玄箸之談使人不知乃平日親證實履境界見到說到行到用到其義理精明辯才無礙所以快說禪病如握秦宮玉鏡照見毫僚肝膽一毫隱諱不得古

＊云一作案

今臚曲盡脈稱善知識說禪者如師之妙罕儷然禪病最難說說亦不能盡何哉病卽法身之病法身無數病事有極善救法身病者以病爲妙劑以病爲家常茶飯以病爲貼肉汗衫在菩薩之而已古人於病假中游戲而爲佛事蓋看破法身無主病自霍然故洞山道老僧看時不見有病特緣妄想執著故禪病競生昔佛說楞嚴五蘊魔事及外道偏計卽是今人禪病中事然著卽成魔計則名外不著不計亦云爲病所以云不作勝心名善境界若作聖解卽受羣邪法華云有一導師善知通塞險難道路故能導彼衆人前至寶所然則大師此書正末世舟航初心徑路豈但有益於今日亦有補於將來決欲參禪做工夫求大悟門肯細觀此書大有相爲作略能使疑情發不起處發起病根點不破處點破如披沙露寶壅渠自取如開霧見天使人不迷截路中有出身之路死句裏有活人之句如圓珠走盤不滯一語其妙用如此人人知此用心可以坐睡見道不費許多草鞋錢直到大安樂田地與佛祖同一鼻孔通風有能以此

自警者而警衆復以此自愈者而愈人亦名現在醫王使祖師命脈流通國脈與慧脈並固庶不負大師垂示之方便願力云爾是爲序

萬曆辛亥歲孟秋月弟子劉崇慶和南題

宗教答響序

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善待問者如撞鐘扣之以小則小鳴扣之以大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是學問之道無不皆然而況佛祖法門生死大事而可瞌睡鶻突若捉影捕風揣摩測度若鑽龜卜瓦者哉夫所謂不善答問者豈必誠不善也蓋有自號爲知識而轉墮於不善者何也有意爲善斯不善已吾讀宗教答響擘分肌理彙總條貫遂使箭括鋒尖的有正鵠劍刃上事化爲坦途問者本分答者當機善之善者也過此以往或居士應更有相說之解大師應更有從容之聲思惟路絕言語道斷者余雖不敏尚願與聞之戊辰秋月弟子張瑞圖書於博山叢林

無異禪師廣錄總目

總目終

無異禪師廣錄卷第一

住博山法孫　弘瀚　彙編
首座法孫　弘裕　同集

住信州博山能仁禪寺語錄

師住博山有年禪衲輳集未嘗開法因壽昌五致書相趣出世乃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金藏雲而嚴枝幹香水海以潤根株龍樓迎瑞而紫氣飛騰寶殿籠煙而祥雲遍布爇向爐中端爲祝延
今上皇帝聖壽萬安
皇后齊年太子千秋福基同華藏以莊嚴壽筭共毗盧而等量更祈檀那衍慶海衆安和此一瓣香淨明日月曠蕩乾坤空覺性而無佛無生稟萬靈而有因有果爇向爐中專伸供養
壽昌堂上本師無明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歛衣就座白椎竟師乃云佛不求佛心不傳心如水與水似金博金會得也目前包褁山澗猿長嘯會不得也目前包褁林疎鳥不驚會不會總目前包褁空宣無相偈即此包裹也須包褁水操沒弦琴諸昆仲於此徹去以須彌山作四大海白浪滔天以四大海作須彌山紅塵滿地烹虛空之髓而滋味恒新挑水底之燈而光明亘大者裏無加芒案箇中何用金針所以道指南一路智者知疎向上一機石人撫掌開彌勒之樓閣而行巔重重蹋毗盧之頂門而毫光爍爍到此則步步通玄智不能知識不能識諸昆仲此是故鄉景象若肯就路還家便得轉身歸父還肯麼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

上堂擔虛空背吞栗棘蓬剖開塵界妙運寰中白雲七片八片籬菊一叢兩叢分明漏洩西來意幾多眼耳尚盲聾諸昆仲仔細窮更有泥牛吼月木馬嘶風分明向伊說破赤肉團上有一焦尾大蟲咦莫把黃金當作銅

上堂即心即佛馬大師板齒生毛非心非佛馬大師眼光落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王老師相隨來也博山總不恁麼白蘋友翠羽野老笑相親博山總作恁麼寰中天子勅塞外將軍令還知博山意麼若知博山意便會祖師意若知祖師意便會諸佛意若知

諸佛意。便會自己意。諸昆仲。不可虛延歲月。蹉跎過時。猛著精神。發明斯道。始不被天下老和尚舌頭瞞也。當知天下老和尚共一雙眼睛看人。共一箇口皮吐氣。諸昆仲還會麼。雲來碧岫山裝面。月到澄潭水畫眉

上堂。傾湫倒嶽。大地全收。簸土揚灰。纖毫不立。全收則該羅廣博。須知白晝雞鳴。不立則澹泊虛明。誰解紅塵犬吠。是佛亦打。是魔亦打。管甚船來陸來。饑也一餐。飽也一餐。且喜柴乾水便。沒蹤跡。莫藏身。一雙赤手逢人且乞一文。藏身處沒蹤跡。兩朶攢眉遇佛堪消三拜。吾在藥山二十餘年。方明此事。親言出親口。莫使外人聞。諸人藏身處。博山總知。博山藏身處諸人不知。諸昆仲今日在此法筵。不免覿面相呈。若到諸方。逢人不得錯舉。珍重

上堂。冬不寒。臘後看。老僧不愛雪。稚子哭衣單。惟有東村一箇沒傷慊漢。鬔頭垢面。赤手空拳。寒不怕寒。熱不怕熱。最冷唱箇雪詞兒。最饑做箇羅米漢。無一文錢。要與天下人鬬富。無一分色。要與大地人爭妍。有時在十字街頭。倒騎鐵馬。有時在西洋大海逆上須彌。有時在烈火燄中嚼氷嚥雪。有時在紅塵堆裏指草挑燈。有時指東話西。有時呼南為北。將三乘法塹以作門牆。指十地菩薩而為眷屬。諸昆仲。斯人還合伴不合伴。復笑云。已被博山收下了也

上堂。驀謝云。瞠卻眼兮剔起眉。反覆看渠渠是誰。洞山云。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石霜云。渠無國土。何處逢渠。或有云。渠無生死。或有云。渠儂得自繇。或有云。渠不作箇解會。諸昆仲。渠若何物。為與眼對。不與眼對。若與眼對。則成二物。不與眼對。因甚反覆看渠。若直下看破。便會得渠正是我。我不是渠。若會得我不是渠。便能獨蹈大方。孤峯自立。正不立。玄偏不附物。便會得渠無國土。何處逢渠。既無國土。無量劫來求生相了不可得。求死相了不可得。便會得渠無生死。渠無生死。千自繇。百自在。便會得渠儂得自繇。若到恁麼田地。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便會得渠不作箇解會。博山此語。如掁擊銀山。花開碧岫。石女揚眉。玄猿捕影。三歲孩兒頭似雪。磵底游魚忙不徹。展似眉

毛作麼生分明底事叮嚀說諸昆仲且道叮嚀事作麼生雙手拍開銀世界縱橫誰辯往來源

上堂至理不論至功不宰至道不形至了不辨於此四句相應便做箇灑落衲僧眼不染玄黃脚不沾泥水意不緣諸法舌不親玄旨到此則圓機普應玄度該通淨體無依靈明絕待所以玄沙大師云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古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諸昆仲今時禪者不信自心是佛向外求佛不信自心具足諸法向外求法既昧自心縱有弘為皆生死之業耳又當知求佛求法即有所依既有所依於自心不得自在譬如窮子鈴竮辛苦乞食自濟昧却衣裏無價寶珠豈智者乎夾山大師偈云勞持生死法惟向佛邊求目前迷正理撥火覓浮漚無事久立珍重

誕日上堂本無今有笑看鏡裏狂花本有今無攪動巖前湛水一片白雲瀰漫幾多花鳥迷蹤拶碎虛空爐鞴烹煎佛祖高揮寶劒草鞋救取猫兒遞他一箇皮囊穌得五湖明月所以大覺世尊捨王宮入雪山覩明星開道眼於三七日中思惟是事然後開權顯實說三乘法及至末後拈花示衆便云有教外別傳箇點將來如夢境相似博山生居黎庶無王宮可捨遊化東土無雪山可入大地黑暗無明星可覩奴郎不辯無道眼可開然則貴賤雖殊要且頭腦相似自幼便可憐生二十以前成家樂業二十以後花擘家財三十以前向北鬱單越解三玄戈甲三十以後在南贍部洲碎五位鎗旗四十以前你要去我有鈎兒鈎你博山却不鈎你任你千里萬里四十以後你要住我有錐兒錐你博山却不錐你任你在蟭螟眼裏今日正當四十歲鈎錐一齊息博山不在者裏博山有一塊古地基自天台韶國師開創以來千有餘載雲峯信道者克紹相繼亦數十餘年今日在此說法是本有今無耶諸人面前不得說夢是本無今有耶諸人面前不得說夢看破夢境時如何諸人面前不得說夢何以故箇中求其生無生不可得滅無滅不可得有本有不可得無本無不可得又將何而為壽也以諸佛身衆生身為壽聖凡不可增減以過去劫未來劫為壽日月不可遷移以妙高峯娑竭海為壽

爆濕不可損壞以盡虛空遍法界爲壽天地不可覆藏然雖如是今日因甚麼喚作四十歲旦久云樓鳳殿前雲翳捲伏牛山下古今傳

除夕上堂諸昆仲年月告盡旬候云週衲衣下一段大事還會也未若論參禪須要立得心眞便頭正尾正其間亦不顚倒更要識得病根始得其禪有多種病不可不知若不識得病根縱能精進皆魔業耳何爲病根試聽博山從頭告報免使傷鋒犯手第一不得計時筭日第二不得敲氷洗浴第三不得圍爐向火第四不得暗裏偷光第五不得開眼作夢第六不得觸樹迷封第七不得逆風把舵第八不得易短爲長第九不得傷風露骨第十不得釘樁搖櫓第十一不得步步登高第十二不得從空放下若不蹈此十二種病便能作箇淨白衲僧可以撮土爲金呼牛作馬釋迦老子尙不奈你何況其他手然雖如是更有一事問諸昆仲假如正月初一日發心看看挨到臘月三十日又作麼生折合旦久云談玄說妙恒沙數那箇男兒摸壁行

上堂神藏禪師云知而無知不是無知而說無知旦遂禪師云旦遂知處諸人不知諸人知處旦遂總知荷澤禪師云知之一字衆妙之門高峯禪師云知之一字衆禍之門諸大老敲唱傍提各具一隻眼博山今日不惜唇吻從頭註解祗要告報諸人知而無知頭腦相似不是無知而說無知火燒眉毛救取一半旦遂知處諸人不知大似壓旦爲賤諸人知處旦遂總知多知老翁莫與相見知之一字衆妙之門把手牽不入知之一字衆禍之門脚頭脚底知字亦不惡諸昆仲博山恁麼註解還會博山意麼然雖如是博山決不恁麼道無知而知爲之知知知之爲知不知爲不知諸昆仲還有不向知上作活計另有超羣拔萃者麼當知水琴松韻堪傳赤子之心赤尾金鱗不墮漁人之手且道與古人同耶異耶復云東西南北十萬八千

臘八日上堂維那白槌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云第一義作麼生觀觀著則眼瞎嗅著則腦裂舉步絕行蹤動念非生滅眼色耳音聲心忘思路絕古

今請聖賢同途而異轍中峯水底琴馬師天上月投子手中油趙州庭前栢博山無可示梅花枝上洩吐翠與含芳凝寒傲霜雪清香滿十方觸著通身血攆手哭蒼天浮杯老結舌諸昆仲當時釋迦文佛於臘月八日抖碎虛空七花八裂盡大地無一人會得所以寶坊云不是淺行婆怎解同心結

徐惟明居士請上堂大道絕方隅靈明豈待尋從來只恁麼作麼有疎親灰頭土面何曾蓋覆將來利齒獰牙畢竟聲和響順所以瑞巖每於石上喚作主人公復應云惺惺著他朝後日莫受人瞞瑞巖大似句賊破家要且傍觀者醜博山今日不免和盤托出倒廩傾倉說似大衆去也復以手指云門外白雲千萬朶籬邊紅杏兩三枝

上堂在迷迷悟在悟悟迷從來迷悟似迷今日悟迷非悟迷悟兩頭拽斷聖凡更復何言剔起眉毛惜取眼中瞳子綻開衣線露出鐵石心肝燈籠與露柱相交佛殿共三門歸須赤手團成泥彈子紅爐煉就鐵饅頭一任東擲西拋畢竟埋光鏟彩縱教野狐精嚴中脫殼轉轉不錯笑殺赤鬚老胡要知水牯牛山下投胎卓卓全該須是潙山大士諸昆仲潙山大士作水牯牛博山頭角生已久矣還有人證盟也未良久云達磨大士來也放過一著

元旦上堂春風纔動春花開春雨相催春水來惟有通玄峯頂石依前白蘚與青苔大衆如何是新年頭佛法復云東西林下鳥添得好音聲

解制上堂誰云結制仍解制縱有成規俱不是當空拋下雲門柴雪淈銀花匝地閑簡得多年破木杓鍋子飛過新羅國你既無心我也休後代兒孫笑酒樓香殿粥飯長行者擊竹有聲聾兩耳翻思昔日老靈雲一見桃花瞎眼睛誰是迷兮誰是悟春風觸著珊瑚樹誰是悟兮誰是迷具足從前自家底心不心兮物不物運書幾箇向空咄諸昆仲因甚麼書幾箇向空咄復合掌云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

壽日上堂三世諸佛與博山同生無影樹頭懸日月十二類生與博山同壽不萌枝上辯春秋世界乾城陽燄佛生夢幻還華乾城陽燄而世界色色皆空夢

幻漚華而罷凡心心寂爾色色皆空突出娘生面目心心寂爾縱橫衲子胸襟有問春秋多少祇云花謝花開更詢劫運短長誰道空成空壞于斯領略則古今非代而延促同時一念萬年而萬年一念豈思議筭數年月日時而論耶縱能觀滄溟之水幾度淸淺猶是客作漢耳只饒寶掌住世一千七十二歲亦何歟哉諸昆仲且道博山即今春秋多少若會得好從者裏說來其或未然直須逆數到四十年前博山與大衆別峯相見

上堂諸昆仲凡心入嚮須善用心不善用心魔得其便所以一箇計字出九十六種外道一箇著字出五十種魔及魔王眷屬等具在教乘不可不知經云譬如有孔隙處風則能入搖動於物而不自在菩薩亦爾若心有間隙心即搖動而不自在乃至成就皆魔業耳何謂魔也歡喜是魔也煩惱是魔也昏沉是魔也掉擧是魔也懼動是魔也厭靜是魔也喜談論是魔也愛遊行是魔也乃至斥像毀經破律犯戒拈頌機緣擅開異解詩賦詞章文藝雜學併貪求說法悉是魔也所以博山教諸昆仲提一則無意味公案蘊在八識田中當下不知有血肉身心前境不知有山河大地非內非外滾作一箇疑團行不知行坐不知坐如一人與萬人敵又如心心常似過橋時直須發明此事到磕著撞著打破疑團通身是眼縱遇釋迦大師摩頂授記佛亦不做何況魔軍而能入耶諸昆仲如斯會去誰不丈夫雖然如是事怕有心人直須當下一念無生超彼三乘權學等見若將心令無心却成有直須覓心了不可得即證超魔法門

上堂水流濕火緣燥是水有魚是林有鳥喫飯咬著舌頭解道靑天不用掃諸昆仲須自了同箇夜分同箇曉試將此語播諸方讓道荒田不揀草更看雲門拄杖子化為龍吞却山河大地了諸昆仲且道博山即今在甚麼處良久云深固幽遠無人能到下座

開光解制上堂九十日期今已解百千三昧許誰知靄龍未必乘雲去可惜人間十二時十二時辰彈指過眨起眉毛還是錯衲衣撩起伴雲眠盤陀石上松花墮聞見瀞兮瀞亦非法身無病不求醫頂門突出

麼醯眼夜半烏雞帶雪飛帶雪飛兮貴回互金鳳不棲無影樹縱橫十字數將來佛祖位中留不住留不住兮劈面來兎角龜毛眼裏栽今朝拄杖橫挑出那箇男兒肯活埋諸昆仲今乃解制之辰遇無量壽如來爲汝諸人普作佛事放大光明照十方國土無所障礙更以無礙神力將極樂娑婆融成一界若說是淨土却是娑婆若說是娑婆卽是淨土且道無量壽如來畢竟居何國土今日博山親指出分明一點座中圓

上堂諸禪德見聞覺知卽是佛法佛法卽是見聞覺知根本無明卽是諸佛不動智諸佛不動智卽是根本無明婬怒癡卽是戒定慧戒定慧卽是婬怒癡若向者裏覷破始知達磨大師航海而來祇是指示人現成具足底道理且如何是現成具足底道理木人起舞非奇特石女梳頭越樣新

峯頂上堂擧十善道竟復擧圓通機大師居山二十年見伐木倒豁然大悟後九江太守請主圓通席遂曳杖草履登臺說偈云圓通不開生藥鋪單單賣箇死貓頭不知那箇無思筭喫著通身冷汗流師云慚愧古人居山二十年祇悟得箇死貓頭若是博山則不然博山欲開生藥鋪隨緣賣箇活貓頭不知那箇有思筭喫著通身鮮血流諸昆仲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良久云若將情識解埋沒祖師心

上堂釋迦如來降誕西域開場四十九載談經三百餘會末後拈花示衆復云有敎外別傳貽累古今諸哲祇與世人說些世法何謂世法明心見性是世法戒定慧品是世法三身四智是世法五眼六通是世法三乘十地是世法十八不共是世法三十七品是世法六度萬行是世法乃至成佛極果是世法博山則不然今與大衆說些佛法何謂佛法山河大地是佛法日月森羅是佛法鵲噪鴉鳴是佛法乃至與諸昆仲要笑謳歌是佛法大衆會麼若會得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其或未然化城美境從君欲情蔽衣珠對月追下座

祖印院上堂人天易集淨土罕逢今日迎來宛然佛國大衆佛國則已至還聞彌陀說法麼良久云須知

佛遍三千界。淨土渾敷八字門

鄉親到上堂。瑤天慧月。耀古輝今。性地覺花。香郊馥闔。汝等久離鄉井。一一向蛉娉。此日同筵。幸逢故戚。諸昆仲逢親戚遇故友則且置。敢問還得家中音信也無。若有可呈似博山與汝親手開拆。其或未然。分付白雲常守戶。側聽賓鴻送信來

端午上堂。時逢吳仲節屆端陽。城戶泛雄黃之酒。江鄉聞欸乃之歌。人道是塵境紛紜。博山說法輪大轉。艾葉征旗。掃九十六種外道。菖蒲利劍。碎五十蘊魔軍。古人於此却說聞聲悟道。見色明心。博山冷眼觀來。猶成鈍置。諸昆仲終日鐘鼓鏗鏘。此便是聲作麼生是道。見今榴紅柳綠。此便是色。喚那箇作心。於此明得。正好買草鞋行脚。於此未明。也須恐懼。汝看塵境游戲之中。舟漂綠水。錦奪磯亭。如穿玉錦之梭。似佈勾芒之令。穿波舞棹。划彩逞能。到恁麼時。豈容擬議。若有毫釐遲怠。則喪身失命了也。何況衲僧門下。胡風一扇。陸地行舟。駕鐵艇於太虛。翻玉波於峯頂。搏猛虎喉中之雀。解驪龍頷下之珠。直須不顧危亡。到手始得。正恁麼時。還有拋舟罷棹。與博山同遊戲者麼。若有可請出來。與吾相見。若無山僧自還神通去也。拈坐具作搖艣勢云。會麼。道院迎仙客。書堂隱相儒。衲僧門下異。珍重赤鬚鬚

元旦上堂。拈香祝聖竟。次拈香云。此一瓣香。虛空包不住。大地載不起。爇向諸人面前。諸人要且不識。釋迦大師得之。便云普見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祇因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迦葉得之。破顏微笑。便云覓我者是汝。我阿難得之。結集聞持。副二傳化。商那和修得之。便云身十七性非十七。乃至達磨得之。與二十七祖辯珠云。此是世寶。未足爲上。於諸寶中法寶爲上。此是世光。未足爲上。於諸光中智光爲上。此是世明。未足爲上。於諸明中心明爲上。二祖得之。便云覓心了不可得。三祖得之。便云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語道斷。非去來今。四祖得之。便云大緣與性合。當生生不生。五祖得之。便云姓即有不是常姓。六祖得之。便云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馬祖得之。便云一口吸盡西江水。一脚踢殺天下人。乃至天童

得之便云散乾蓋而非心持坤輿而有力今日博山在此座上揚眉鼓舌拈來撒出祇要諸人識去諸人還識得也未若識得便證香光莊嚴若未識人天衆前便好識去豈不見大緣與性合當生生不生

上堂洞山大師云地獄中苦未爲苦向衣線下不明大事是爲最苦此大事既在衣線下因甚不明祇因無始以來心境交加幻出一切色相塞諸人眼根幻出一切好惡音聲塞諸人耳根幻出一切香臭塞諸人鼻根幻出一切甜酸苦淡塞諸人舌根幻出一切細滑麤澀等相塞諸人身根幻出一切緣慮等心塞諸人意根諸昆仲要得一生取辦須將從前所學所習底世法中伶俐心機巧心佛法中語言相文字相知解相盡情放下做一箇淨白底衲僧然雖如是也要知衲僧溪深杓柄長始得若會得酌水獻花隨宜得用其或未然喫飯也須防沙喫水也須防噎

上堂僧問金鐘纔扣雲堂已露眞風法鼓重鳴海衆更申敗缺正當恁麼時和尚如何結案師卓拄杖云山水之間得渠儂力進云某甲從此信入去也師云信後如何進云向後與和尚更道師云分作兩橛作麼又僧問昔九座大師云我今日向孤峯絕頂駕一隻鐵船截斷天下人要津祇如和尚今日又作麼生師云鐵船即且置闍黎要津是似老僧看進云爭奈學人不會何師云不會倩人裁進云恁麼則剛道是龍猶不信等閒奪得始驚人師云斷言語乃云諸昆仲佛法不是容易博山三十年來實際理地洞然無礙事法中較量與理矛盾者倘多即今與諸昆仲陞堂入室結箇粥飯因緣於此座上問來答去如鳥云空如風云嚮雖有其聲究竟將來都無實義豈但無益恐成賺誤若是祖師門下客要知祖師行徑方有說話分單明自己底不知有古佛家風此人有眼無身若明得古佛家風不知自己用處此人有身無眼直饒坐斷兩頭不通凡聖轉身氣急猶在半途更須知有全提時節始得大丈夫兒步入重玄睜開隻眼解作家活用不乖方斂沙界于毫端纖塵匪礙耀珠光于域內洞鑒無遺如日月光遠近斯照拈拄杖云還有恁麼衲僧麼僧問透網金鱗因甚猶還滯水師

云度盡無餘影還他越涅槃進云恁麼則縱橫滄海
潤騰躍萬波瀾師云作麼生說箇騰躍底道理進云
分明頭角久春江雨露微師云念文章可惜許師復
拈拄杖云還有問話者麼衆無對自云今日老僧失
利

上堂天晴日頭出雨灑借前濕分明舉似人只恐信
不及諸昆仲開眼見明閉眼見暗一等是見因甚被
明暗遷移若要頓明此事除是不造生死業始得如
何是生死業厭煩惱趣菩提是生死業求大涅槃是
生死業分科列目敷文演義是生死業捨垢取淨是
生死業窮玄究妙是生死業有得有證是生死業不
脫對治門是生死業乃至陞堂入室問來答去盡是
生死業若要脫此生死業直須兀兀騰騰恁麼過時
夏則排窻冬則附爐饑則喫飯寒則添衣若以世法
商量便成滲漏更將佛法理會正是眼中著屑

誕日上堂僧問莊子八千椿正眼觀來猶存數量大
通塵點劫衲僧門下尚在半途壽等虛空泯絕途量
一句請和尚指示師云玄沙元是謝家郎進云和尚
與玄沙同生去也師云年年桃李樹處處白紅花進
云者箇且置祇如當時韓文公問大顛和尚尊壽多
少顛提數珠云晝夜一百八今日座中諸大檀越或
問和尚法臘多少和尚如何應對師云灌滾黃河水
一年幾度淸進云如是則和尚與大顛人有今昔壽
無兩般去也師云乾三長坤六短進云氷桃雪藕非
爲敬直奮空拳上法王時如何師云坤在上乾在下
僧禮拜云謝和尚答話師乃云天地旋山河走石女
生兒世間希有白衙本爺孃乾坤兩眉皺今日無端
舉似人灼然笑破虛空口諸昆仲若道博山有生是
不諳佛法若道博山無生是不諳世法生與無生拈
放一邊且道四大色身從甚麼處得來良久云乾闥
婆神無限樂宮商不與世和同首座問云石女生兒
得幾箇師云五男二女進云和尚生身父母在什麼
處師喝一喝下座

無異禪師廣錄卷第一

無異禪師廣錄卷第二

住博山法孫　弘瀚　彙編
首座法孫　弘裕　同集

住信州博山能仁禪寺語錄

佛成道日上堂僧問雪覆千山無點白雲空萬里絕纖埃未審甚麼人到此境界師云無縫衲子足風凉進云向上更請和尚道師云秦望嶺頭雲楚人那得見進云還許學人進語也無師云試說看進云恁麼則禮拜去也師不顧乃云法本法無法庭前瑞草和根拔無法法亦法黃河九曲金沙混流今付無法時釋迦鼻孔長多少法法何曾法瞞博山一點也不得諸昆仲釋迦大士四十九年橫說竪說逆說順說誰人奈得渠何及入涅槃時以虛空爲口滄溟爲舌日月星辰爲莊嚴山河大地爲聽衆橫說竪說逆說順說要且無人得聞博山今日在此座上橫說竪說逆說順說誰人奈得博山何博山今日不待涅槃卽此座筵以虛空爲口滄海爲舌日月星辰爲莊嚴山河大地爲聽衆橫說竪說逆說順說要且無人得聞者裏有些子諱訛諸昆仲過去釋迦大師所說法要無人得聞卽且置現在博山所說法要因甚無人得聞者裏若緇素得出許你親見博山既見博山卽見釋迦大師若緇素不出縱見釋迦大師要且不見博山何以故有口非干舌無錢卦不靈下座

上堂諸昆仲靜則埋根千尺動則當處生苗直饒不動不靜未免飄飄颻颻所以臨濟大師三遭痛棒如拂蒿枝相似洞山不解無情說法百城遍㸃未足爲勞雲門夾斷脚脛方知痛癢溈山見火星始乃曾然法眼一切處現成千了百當此是古人分上事今人又作麼生若言古人有大根大行此是自生下劣之想性燥漢當陽一擊大地百雜碎戳盧遮那如來忍痛不禁入一微細衆生身中作廣大佛事諸人還聞見麼若聞便好㸃瞎汝眼根若見便好塞聾汝耳根直饒聞見不生正好喫博山痛棒何以故不是與人難共住大都緇素要分明

上堂異地生靈苗面南看北斗無陰陽地上幻出萬狀千形正眼觀來仍成過咎諸昆仲口生白醭未必

知有異路玄提東山水上行又作麼生折合卓拄杖云千古有餘力縱橫驗正邪

元旦上堂洪鈞初轉篆煙斜拄杖重開劫外花臘有幾多饒益事春風偏向破袈裟諸昆仲即今是元正啓祚且道老僧袈裟下有幾多春色首座云抖擻不下師云闍黎分上又作麼生進云夜深彌勒穿鄽過手攜金欄笑掣顛師拈拂子云拂子頭上顯現闍黎還見麼進云聖人端居大位自然海晏河淸未審佛日皇風如何並化師云全憑一句無私語掃盡煙塵報聖堯衆禮退

上堂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并大地全露法王身古人恁麼悟去大似喫常住飯作自己事博山則不然行年四十九皮骨若枯柳四大體自如面南看北斗博山恁麼道大似喫自已飯作常住事徐六擔板各見一邊更有一偈爲之解嘲不免總說向大衆去也祖父田園自家產業匪守珍御不生下劣纔涉思惟平地遭跌醉酒臥街誇龜成鼈博山恁麼道早作死馬兒醫汝等諸人也不得鑽龜打瓦珍重首座云某甲不似和尚師云汝作麼生進云行年三十七通身赤骨律不喫常住飯碗盂兩度濕師云却是汝來得要且不會老僧意在

上堂僧問蟄戶將開海門雷震敢問和尚一池鱣鮪何時際會風雲師云拄杖時常頭點空進云興波作浪時如何師云闍黎脚跟下水深多少僧喝云透網金鱗雖振鬣冲霄丹鳳不遺苞師云更須按下雲頭始得又僧問乍入叢林蒙師命往白下請有字經敢問和尚無字經命向甚麼處請師云磕破髑髏僧禮拜師云便祇如此耶出去又僧問近聞宗猷既非臨濟潙仰不是法眼雲門未審香火因緣從誰結得師云渡河落影子進云大好山頭一針鋒地容盡大地衲僧因甚麼者坐具也容不下師云闍黎曾到峯頭麼進云已拈玉線芒請露金針穴師云急著眼覷進云更有話問請師垂慈師云不妨舉著進云如何是功師云三人同一春進云如何是共功師云力士舁杖鼓進云如何是功功師云猢猻上露柱進云不得敲唱雙舉請示正中妙挾師云高低雲遶樹進云謝

師答話師云遠近爲唧花師乃云春日山多霧樵人路徑迷縱然得入尸脚下有黃泥諸昆仲氷厚三尺非一日之寒水漲千溪非一日之雨朝聞夕死非一日之功立地成佛非一日之行所以釋迦大師曠大劫來難行能行難忍能忍爲我等故修諸苦行成就無上正眞之道正爲我等今日事且道今日事又作麼生若向今日會去與釋迦大師共一皮袋子豈但釋迦大師與恒沙諸佛共一皮袋子一心一智慧力無畏亦然于彈指頃成就無量無邊妙行具足無量無邊莊嚴圓滿八萬四千諸波羅密門其或未然而言凡聖齊同如持燭火擬比太陽又如初生鳥雛欲冲霄漢多不自諒也首座問和尚道氷厚三尺非一日之寒氷解後如何師云七花八裂進云水漲千溪非一日之雨天晴後如何師云石頭露也進云朝聞夕死非一日之功如何是無功之功師云闍黎向上覷著進云立地成佛非一日之行如何是無行之行師云著衣喫飯未爲分外進云和尚皮袋子與釋迦大師皮袋子重多少師云半斤八兩

解制上堂馬駒踏堂百丈捲席將謂鬍鬚赤更有赤鬚鬍博山九十日以來與諸昆仲陞堂入室還有恁麼衲僧麼若有恁麼衲僧又何勞在此座下眉攢攢地濟得甚麼邊事諸昆仲當此時也千山寒色雨滴巖花爲諸昆仲敷宣第一義諦於此會去猶在半途於此不會帶累博山開眼說夢

上堂春日乍寒乍暖春雲忽捲忽舒若向者裏會去佛法天地懸殊諸昆仲口橫不如鼻直眼大何似眉麤咦然放出新羅鵠笑殺楊岐三脚驢還知麼衆無對師卓拄杖云老僧今日失利

上堂僧問今在人天衆前作麼生相見師云是水東流進云和尚安住在甚麼處師云門前刹竿二丈五進云花落月明時又作麼生進步師云憑闍黎跳躑進云石泉一線水源從甚處來師云喉嚨下進云流向甚處去師云頂門上進云高低物象一願齊平遠近音聲衆響斯應是何人境界師云召來鍒漢進云幽閒鬼如何殺得師云借闍黎刀看僧擬議師振聲一喝師乃云明暗交參正偏綺互言中有響句下無

私揭開雲霧見青天畢竟是誰遭點額龍門萬丈笑看趯下風雲金彈一丸播弄手中戲具古人道一人所在亦到拄杖子不會諸人却會得半人所在亦到拄杖子會得諸人不會所以道石人機似汝也解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曲也應和恁麼商量榾木上座却較些子珍重

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理師云伸手不見掌進云法身向甚麼處安立師云暗地始靠人進云未審法身是何境界師云山河大地進云離了法身又且如何師云爍破四天下僧禮拜師云是法非法是心非心非法即法非心即心打翻漆桶大地平沉雲門大師甚是奇恠盞子落地碟子成七片又云扇子跨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諸昆仲博山今日亦如雲門大師氣宇如王若渠來相見時又作麼生定奪衆無對師云拄杖不在君幇柄聊與三十何以故若不挫其來鋒將來必成過患

上堂道非明暗法離有無布袋頭邊迷得看來會是半途直饒坐斷毗盧不通凡聖旋風撲面氣急殺人直下相逢不是渠轉位旋機沉毒海諸昆仲若言即心即佛大似黃葉止啼又云非佛非心還如夢中說夢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碪說丘江西老宿恁麼說法倒喚作口裏阿漉漉底諸人分上又作麼生諸昆仲莫祇論他非是好門前更有鳳凰山

上堂甚麼物恁麼來重門關鎖一時開甚麼物恁麼去佛機不隔時流處靈山會上有多端立雪庭前無二致甚麼物幾多般見未分明莫狐傳習記實方言道好天非高大海非寬說似一物即不中多情不用眉毛動修證即不無汚染即不得丫角女子髮如銀洞中勘破維摩詰即此不汚染是諸佛之所護念粉碎虛空撲地來百匝千重成一片諸昆仲既不似一物畢竟似箇甚麼有眼無耳朶六月火邊坐任是岡膽生也須更問過更問過是甚麼良久卓拄杖云拄杖子却辯得

佛誕日上堂王宮未降佛事已還脚跟下好與三十棒未出母胎度人已畢脚跟下好與三十棒四十九

年說夢取笑旁觀脚跟下好與三十棒三百餘會還遭模糊正眼脚跟下好與三十棒忽遇惡水潑來卽周行七步目顧四方自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脚跟下好與三十棒獨有雲門大師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死與狗子喫却貴圖天下太平雲門用此惡辣手段始能豎立宗乘若是倚牆靠壁漢又胡足道博山三十棒略與通信座中還有具此惡辣手段者麼良久云黃金自有黃金價切莫和沙賣與人首座問雲門一棒博山三十棒是同是別師云出門是路進云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因甚麼又喚作四月八日活佛降生師云爭恠得渠進云諸佛出世爲一大事因緣和尚出世所爲何事師云笑看天花滿衲進云佛祖來償口業債未審是何口業師云惡毒糾纏進云教中道持戒但束身非身無所束因甚麼千佛出世又與人授戒羯磨師云羅浮原在廣之南進云前無重難後無輕遮方堪受戒或遇箇大闡提漢殺佛殺祖底出來未審還與他受戒麼師云堪爲來學典型留待別時供養進云恁麼則和尚性命落在此人手裏也師云老僧甚得便宜進云法施般懃且謝三拜師云止莫礙第二座問

只麼道

上堂三身中那身解說法彈指一聲驚海嶽幾片閑雲稱野情擧頭忽見遼天鶻金烏玉兎急如觸倒跨牛歹入佛殿將錢祇爲買饅頭放下手歹成塊麵箇是男兒大丈夫一口吸盡西江無古澗寒泉滿似鏡分明狀出山海圖諸昆仲臨濟大師以一株大樹覆蔭天下博山以一根拄杖子攪渾世界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良久云翻思初祖金雞讖要假兒孫脚下行

上堂從夏至今未曾與諸人說話今日因恒一本宗二上人請博山陞座不免强說喻言然盡大地撮來如粟米大將何譬喻得出法眼大師云理極忘情謂如何有喻齊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諸昆仲此事不在哆哆啝啝說得道理通便稱悟門只饒講得三乘十二分教祇益多聞尙喚作傳語人亦名辯慧人與自己總沒交涉若欲匡持大法直須頓棄言詮握太阿鋒眉捷交流汗血拈如意實寶中賑濟饑虛呈

溈仰圓機施臨濟棒喝履法眼淸素用雲門顧鑑雖然如是若到曹洞門下尙未有話會分何故水急魚難住山深雲更多

上堂古德云日月未足以爲明是甚麼物得恁麼明乾坤未足以爲大是甚麼物得恁麼大博山今日不惜唇吻與你諸人註破卓拄杖云拄杖子眼光爍破恒河沙世界明耶非明耶恒河沙世界在拄杖子裏許大耶非大耶諸昆仲祇是根拄杖子又何得論明論暗論大論小大小明暗悉是對待之法然雖如是也不得草草何以故要知幽徑趣須辨半年糧珍重

上堂師方陞座二僧出不稱理各賜棒乃云毛吞巨海海性無虧芥納須彌芥空寬爾若道是神通妙用斯人未達其源若道是法爾如然猶是拍盲狂解是以二人各賣三十棒趕出三門外去諸昆仲只須拚毫端而瀉海水碎芥子以露須彌旋嵐偃嶽而絕纖塵競注江河而無漏性諸昆仲萬花叢裏去住攔空出骨何難淸涼地上謳歌白日挑燈有據到此則正偏旋復雲樹絕依古木森然羸食不住菩提湼槃眞如佛性喚作破草鞋且拈放一邊各人衲衣下乘洗錢布施些子還肯麼眦目仙人執手時善財眼底徹塵佛珍重

上堂三界無法何者是生三界無法何者無生生與無生二俱增語若謂是生前村古路坦然平若謂無生海門波湧萬千尋若道生即無生樓頭戍鼓正三更若道無生即生彩筆將來畫不成諸昆仲幻化門頭高著眼莫將陽燄亂紛紜生與無生姑置勿論且道二六時中折旋俯仰畢竟承誰恩力良久云六窻虛淨無倚將來用度恰好珍重

上堂大道虛曠無有程途幾動之微自當塞細若藕絲而牽大象匪假神通如實樹之宿蝶瞑難窺異色活中死句笑容含冰鑽之姿死處活來寒谷動陽春之談更須知當機劈面毋待指陳互換相實那容湊泊諸昆仲當此時也寒灰發燄雪覆紅爐氷玉相啣誰能料揀若有人料揀得出博山將明窻下安排著珍重

在壽昌守無明和尙七衆請上堂一二三四五六天

地位萬物育。箇中有箇無角泥牛。東觸西觸。至今無處藏蹤。只得和塵混俗。更須知平處險直處曲。擊破重關護輕忽。太平宇宙斬擬頭。此是禪宗親付囑。親付囑。破髑髏上蒼蠅出。達磨未識參禪孫。臏不解貨卜。惟有壽昌老人。一生向鋤頭上七縱八橫。至今也塡坑塞壑。諸昆仲還有爲堂頭和尚出氣者麼。今日幸有博山不肖兒孫。爲伊雪屈

壽昌和尙完七。衆請上堂。昨夜西風穿牖過。窗櫺紙幀都吹破。殿前贏得古香爐。裊裊祥煙騰復盪。盪者一箇那一箇又一箇。鐵鑿鋼鑽。庚金丙火。拋向太冶紅爐煉成一團。抖擻看來阿誰是我者一箇那一箇又一箇。大家葛藤商量。哭殺西來達磨。諸昆仲同觀說法四十九載。看來何異先師七七。安心可笑雪庭人。惹得堦前神鬼泣。泣泣。好將斷臂完膚一生參學事畢

結制上堂。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諸昆仲古人於黑漆桶底鑑貌辯色。無影樹下。笑月吟風。掣開金鎖玄關。扯破漫天網子。博山則不然。有人問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意旨如何。祇向他道。昨日有人從燕京來。寄得廣南信。豈不見溪山各異。而雲月是同。又云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境相似。意旨如何。祇向他道。老僧見此一株花。切於肯綮。豈不見。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珍重

鑄佛上堂。天雨四花。地搖六震。拈拄杖云。覿面相呈是何祥瑞。釋迦于迦維國土降生。累及諸大菩薩天龍八部。隨侍成勞。唯十方諸佛各住本國合掌宣揚讚歎不及。諸昆仲還見也未。若見。虛空落地成幾片。若不見。爍爍紅光搖閃電。若見不見。長安甚處含元殿。若不見而見。裂破饅頭成塊麵。所以法不孤起緣聚則成。智鄉禪人于徽州境上苦行三年。正是擔佛傍家走。智碩禪人斂靈山之象跡。發異地之靈萬。淑金居士。不忍坐觀。拔劍相助。鬧五十三參之覺路結百千萬種之良緣。或亂峯頂上。卜吉導迷。成引進猶勤針。還玉線。或輸百金而不倦。或伸隻手以相扶仍有水齋聖慈本宗諸上人。攢花簇錦。鑄造成功。淨眼諦觀。悉成鈍置。今有浦城道美黃居士。設齋供衆

且道直下相逢不勞心力是何人作證復拈拄杖云
釋迦昨夜又重生笑看爐中飛片雪珍重

開光上堂佛身無爲不墮諸有慈德聲名垂不朽今朝覩面絕邇遢眼上眉毛誰不有丹霞燒火而尋舍利蕓現晏坐而覩法身雲門用棒以酬恩洞山用藏而報德者一隊老漢雖則一期方便怎奈千古顢頇何似博山將大冶紅爐一模傾出使天上天下有情無情覩端嚴之妙相植菩提之正因度普耀之通津趨妙嚴之果海業磨金聚咸轉根本法輪白玉毫光旋入普明三昧使大地衆生各各相謂有佛出世各各自見已身作佛無有衆生無一衆生相者如是則無施者無化者無造者無受者亦無見者何以故施者乃至見者如夢幻故山河大地草木叢林情與無情世出世間如夢幻故乃至諸佛出世諸佛涅槃影現其中如夢幻故還有不在夢幻者麼卓拄杖云今日爲君親指出普天匝地盡光明

上堂一二三三子平目復仰視兩口一無舌此是吾宗旨仰山大師生平家活徹底爲人若以意識度量正所謂平地上死人無數也然此偈無纖毫縫罅博山今日向虛空裏釘橛子太淸中加彩繪使諸人有所趨向有所捫摸也一二三三子抖擻不下平目復仰視北斗向南看兩口一無舌空容傳聲虛堂習聽此是吾宗旨披拂有餘恨諸昆仲當知此偈暗機圓合金鐘同玉磬和鳴正按全提瑞草與瓊枝並茂若向者裏會去平常心與道相宜若向者裏不會正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更有一事在佛殿東南缺了一角有人補湊得下博山遺隻履以謝之珍重

上堂諸佛祕密藏祖師遞相付既同本來心何迷復何悟言語悉虛妄形色如朝露了形色語言究竟絕依怙譬如洞庭水今古淸如故虛空非動搖太淸絕點汚有物終敗壞無形始淸素諸昆仲迷鏡裏之頭徒勞狂怖昧衣中之寶枉受飢寒卓拄杖云若向者裏會去猶較些子更欲遲疑向下文長留待來日歸拄杖下座

上堂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大小祖師雖則是和泥合水要且弄巧成拙將

心與虛空分作兩橛說同說等論是論非雖不涉是非亦將是非弄影耳夫虛心獨運妙湛何依至體彌綸空界何立大方莫此其量慧目罔眺其蹤日月未足喩其明氷雪難以方其潔古澗之水湛湛浸殺法身不萌之草茸茸能藏香象諸昆仲且道徹底無依向甚處安身立命良久云衆既知時節吾今不再三卓拄杖下座

上堂靈光不昧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諸昆仲終日拈香擇火待客迎賓動轉施爲折旋俯仰還有知解也無既無知解得恁麼伶俐得恁麼活潑古德云樵子負薪歸機婦連宵織看他家事忙且道承誰力若向者裏會去飯是米做底湯是水做底師姑是女人做底切莫當面錯過不錯過鷂子過新羅依然辜負我卓拄杖下座

解制上堂世界乾城衆生陽燄諸佛鏡像六道空花不躋圓覺大伽藍終是痴狂門外走若帶些些泥水未免紙裏麻纏除是鐵膽銅心始解步空捉影百尺竿頭穩坐終落那邊三家村裏安身仍停此岸只須藏身處沒蹤跡金針[illegible]出玉麒麟沒蹤跡處莫藏身鐵掌[illegible]成銀彈子諸昆仲今日解制之辰三年果滿萬行週圓且道百步穿楊一箭作麼生透得過良久卓拄杖云好手手中誇好手紅心心裏射紅心下座

上堂心如牆壁乃可入道集雲峯下四藤條是聖是凡都一摑諸昆仲不立聖凡則且置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幾機雲門大師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若向者裏會去古佛向露柱頭上轉大法輪露柱在古佛腹中照天鑑地復有徹塵數菩薩摩訶薩出現於交未交之處行六度萬行彌布重重所謂檀波羅密布施海尸波羅密戒德清淨海羼提波羅密忍辱海毗黎耶波羅密精進海禪波羅密正思惟三昧海般若波羅密智慧海此諸大士於實際理地雲興靄聚解作家方於衲僧分上了無交涉直須摩著衲僧鼻孔始得諸昆仲近時禪道凋零人心狂悖天下無真正知識導引後來亦無真正學人參詢善友賓主相見各負勝心如傀儡一棚不加線索或大罵一場謂之直捷謂之險峻謂之接機謂之推向萬丈坑中謂之

不容開口或盲加幾棒或竪指擎拳或亂伸問答謂之痛快謂之流通或瞪睛閉目謂之禪搖唇鼓舌謂大悟指證經典謂之正脈執持課誦謂之行門或祈乩筆之驗以保陽年或禮應赴之流而修冥福更有無知學者認定箇業識茫茫謂之自己指面前頑虛境象謂之清淨法身眼底無人自尊自大如此邪輩是處皆然若當作禪門下客祖師門庭則掃地而盡矣茲因高麗國晦豐上座同寒溪寺清虛及衆居士自楚而來廣修供養復請上堂敷演斯道博山不覺老婆舌頭所謂劍爲不平藥因救病雖然還知末墮座前消息也無良久云淵底有泉清鳥語眼中無物逐塵飛珍重

結制上堂世尊拈花芙蓉秋露冷迦葉微笑蘭蕙曉風清又云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於汝可謂褒藏長者券腰沒半文錢至今後代兒孫望影分波竟莫得其涯岸當此時也去聖時遙人心狂悖妄肆邪見布滿寰宇稱悟道者紛紛求其眞參實究者益尠也諸昆仲若要會世尊拈花底道理竪起拂子云向者裏會取若要會迦葉微笑底道理擲下拂子云向者裏會取然須從氷山雪洞裏穿下過來始堪共語不然則就窩子裏打將去盡是掠虛漢與自己本分中有何交涉即今乃結制之辰有吉安純初曾居士舟次一月而來爲彼乃郞廣修供養復請博山上堂敷演此事不免譏世尊之陳案然古佛之慧燈匯列祖之芳躅續金剛之慧命然雖如是諸人分上也須向無陰陽地上覷一莖草來始得卓拄杖下座

上堂單明向上語絕週遮洞鑑幾微要在句外若在文言上理會正所謂埋沒先宗辜負自己德山大師云毫釐繫念三塗業因諸昆仲十二時中折旋俯仰是繫念耶非繫念耶是正因耶是業因耶又云瞥爾情生萬劫羇鎖開口動舌處是情生耶非情生耶是解脫耶是羇鎖耶汝等諸人各向衲衣下緇素看若以無念爲無念無情爲無情即泥塑木雕若以有念爲有念有情爲有情正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衲僧家須另行一路始得祖師云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予諸境緣未免隨流且

道喚甚麼作性若認得性正好喫博山痛棒若認不得性正好喫博山痛棒何以故龍門無宿客雨打石人頭卓拄杖下座

無異禪師廣錄卷第二

無異禪師廣錄卷第三

住博山法孫　弘瀚　彙編

首座法孫　弘裕　同集

住信州博山能仁禪寺語錄

壽日上堂諸佛時常說法博山特地重宣是何言丫角女子鬢皓然是何法明察秋毫雙眼瞎此情惟有木人知六月炎天生凍殺若向著裏揭山頭之宿霧破水面之印文古佛向汝諸人面前說壽量品報恩品已竟所以云博山生大地衆生與博山同生博山壽大地衆生與博山同壽然雖如是更須知有出世事始是報恩者博山嘗有偈云欲報深恩出世奇報恩深處少人知而今洞徹無違理始信從前步不移

古德云盡大地如粟米大拋向汝諸人面前諸人要且不會打鼓普請看若會得恁麼說話始知不移步底道理國恩佛恩親恩檀越恩一時報足若乃煖衾凉枕菽水承歡欲報深恩無有是處所以釋迦大師棄皇宮如脫敝屣乃至忉利天為母說法此釋迦之孝也目犍連尊者去鬚髮如除垢膩乃至餓鬼道中救脫母難此目連之孝也現前大衆思地獄苦發菩提心長連牀上瞪眉努目究衲衣下一件大事此諸昆仲之孝也作麼生是博山底孝拈拄杖云一條拄杖活如龍縱橫全得渠儂力連卓拄杖下座

上堂凡心聖心本無差別卽凡卽聖猶是强言自是衆生警起情念妄分我人生天堂下地獄趨餓鬼報旁生無始以來至於今日乃至盡未來際無有了底日子若是箇伶俐漢踢飜筋斗掉轉乾坤透徹自己關棙若透徹自己關棙便透徹三千七百祖師關棙若透徹祖師關棙便透徹釋迦老子關棙若透徹釋迦老子關棙便透徹博山關棙若透徹博山關棙八萬四千關棙一時洞開然雖如是卓拄杖云點鐵成

金易除却是非難下座

除日上堂殘冬已去春風到來木雞報曉石女懷胎庭前翠栢堪剪溪邊嫩柳重栽達磨不來東土寒山元在天台惟有臨濟大師亦肉團上無位眞人分身無量散在汝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饑同餐渴同飲寒同火睡同衾若向者裏儱侗瞌睡未免受無位眞人當面熱瞞豎起拂子云諸昆仲會麼圓明了知不因心念珍重

元旦上堂元正嘉運何先兆遲日晴空光皎皎悟迷邪正謾譌暈是聖是凡誰分曉現前境界亦何餘說向西方途路杳一微塵裏顯全機大地山河一莖草幻化場中著眼看萬法無過隨緣好然雖如是應時納祐又作麼生卓拄杖云莫謂袈裟元是舊春風先到杖頭來

都昌佛殿山長慶寺古愚設齋薦父請上堂博山說法二十餘年卽今何故不肯上堂蓋爲法門混濫妄庸者多以上堂爲戲具故博山嚴嚴擧擧且恁麼過時今古愚上座爲彼亡父敦請不已却又躱避不過

諸昆仲輪迴三界中恩愛不能捨業獄入無爲眞是報恩者釋迦大師不合教壞人家男女博山今日路見不平不免拔劍相助輪迴三界中隨業逐隊不同同恩愛不能捨要笑謳歌宣般若業恩入無爲菽水承歡我是誰眞是報恩者五逆七遮可知禮博山非但逆俗亦乃毀僧然雖過犯彌天要且恩歸有地昔者靈山會上五百比丘得四禪定具五神通未得法忍以宿命智通各各自見過去弑父害母及諸重罪於自心內各各懷疑於甚深法不能證入於是文殊承佛神力遂手握利劍持逼如來世尊乃謂文殊曰住住不應作逆勿得害吾吾必被害爲善被害文殊師利爾從本已來無有我人但以內心見有我人內心起時我必被害卽名爲害於是五百比丘悉皆悟道諸昆仲若向文殊握劍處會去佛恩親恩一時報足於此不會雖粉骨碎身父母深恩未足爲報也直饒目連于地獄中救親神通之力太觀玄沙向實塔邊認父天人之禮何甘與化令他人助哀孝道之名反是睦州打草鞋供母福田之報多慳此諸尊宿藤

日至孝尙屬緣生緇素將來不無滲漏何似古德上
座化父及弟俱出家爲僧導以淨業其父有自責自
悔之歌不墮不眞之偈臨終預知時至正念分明其
父大安樂可知古德報恩訓德亦可知也諸昆仲各
各具有生身父母常人分上又作麼生卓拄杖云粉
骨碎身未足詶一句了然超百億珍重
新建法堂本府蕭太尊請陞座浴龍池畔瑞雲開丈
室懸知賓客來頓省祖師門下事舌頭口裏滑如苔
雲門大師云高低一顧萬象齊彰擬議之間橫屍萬
里博山則不然高低一顧眼見鼻梁畐塞虛空向者
裏出氣諸昆仲若商量得出蕭使君大居士爲汝等
證明其或未然拄杖子爲大衆註破卓拄杖一下首
座問云適聞和尙高低一顧眼見鼻梁祇如畐塞虛
空作麼生轉得身吐得氣師卓拄杖云蹤跡不施功
千山添翠色進云恁麼則撲破虛空通身活眼師云
門前一水收三水屋後千松蓋萬松進云祇如蕭使
君道山河大地渾成夢且道是眞夢是浮夢師云直
下看取進云與麼則龜毛拂子春風動拄杖縱橫法

界收師云且放過一籌座率衆禮拜
古德法師請上堂諸昆仲古人云此事不與教乘合
亦是方便語又豈知一大藏教無一言一字不與此
事發機耶楞伽經云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旣云
以心爲宗三乘十二分皆心之切脚耳華嚴經云奇
哉奇哉一切衆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可謂開發性
源矣又云若有見如來體性無所有修習得明了此
人卽作佛若知得體性無有佛之一字猶是贅言圓
覺經云如來大光明藏是諸衆生淸淨覺地衆生淸
淨覺地卽如來大光明藏可謂凡聖同源毋勞指注
又云如來因地修圓覺者知是空花卽無輪轉亦無
身心受彼生死果知妄身妄心如空花相修行分中
甚是省力楞嚴經云一人發眞歸元十方虛空悉皆
消殞果知得虛空消殞華藏世界畐塞塞地無纖毫
滲漏法華經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果知得是
法住法位可謂無量實聚當下知源諸昆仲此是教
家極則若以思惟心測度如將螢火燒須彌山終不
能著然雖如是更須知有宗門中長處始得卓拄杖

云此拄杖子在馬祖分上牛行虎步草偃風行一口吸盡西江水一脚踢殺天下人在石頭分上喚作竺土大仙心東西密相付在龐居士分上竿木隨身逢場作戲在臨濟分上驅耕夫牛奪饑人食敲骨取髓痛下鉗錐在溈仰分上暗機圓合啐啄同時在雲門分上函蓋乾坤隨波逐浪顧盼鑒倍句揚眉落二三在法眼分上六根互用六用齊施在曹洞分上正不立主偏不附物今日在博山手裏喚作拄杖子則觸不喚作拄杖子則背畢竟作麼生良久云有時破霧穿雲去撥轉乾坤振祖基卓拄杖下座

上堂佛法非非法非非非亦非非非俱絕跡始可話離微諸昆仲若欲決擇是非除是向教眾中辯得清濁然後始透得祖師關棙何謂清濁如教中說貪嗔癡愛煩惱無明是障道法此是聲聞藏說是濁流邊說無佛可成無生可度情與無情性相平等此是菩薩藏說是清流邊說王體無名聖功獨照此是藥言無病人前不得說藥有修有證建立因果此是聲聞藏說是濁流邊說無修無證不昧因果此是菩薩藏說是清流邊說修與無修二俱歷語此是藥言無病人前不得說藥若說有句無句是外道說若說亦有亦無句非有非無句亦是外道說離四句絕百非此是藥言無病人前不得說藥若貪著塵勞侵損正法此是波旬說失于正受樂著諸受此亦是波旬說山崩海竭不動其心此是藥言無病人前不得說藥諸昆仲百非俱遣宛然赤子之心一道齊平突出摩醯之眼珍重

上堂壽昌先師云躍上雲頭第一峯眼中廣博小虛空當初欲見無緣見今日相逢處處同諸昆仲此是曹洞宗旨分明向汝諸人道無纖毫蓋覆若向者裏會去洞山大師在汝諸人脚跟下放光動地入寶鏡三昧也其或未然博山不免註解一遍躍上雲頭第一峯坑坎嶮巇也須仔細眼中廣博小虛空眼在虛空裏虛空在眼裏試定當看當初欲見無緣見對面不相識千里却同風今日相逢處處同是何面目指東為西喚南作北得麼若向博山註解處會去壽昌先師在汝諸人脚跟下放光動地入寶鏡三昧也然

雖如是博山不合將壽昌老人受用底家私撒向諸人脚跟下豈不見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突珍重

壽日上堂僧問今日壽誕上堂敢問和尚年多少師云錦添花甲子數到劫雲初進云只如和尚未出世時一句又作麽生師云手中拂三十錢買來底進云謝師答話師云且道劫雲之前是何景象進云今朝不用重追究曾向湖南佛國來師云三十棒自領出去乃云從本無生誰曰有生無生緣生緣生無生達此生理不妨生生所以云生生謂之道萬古碧潭光皎皎四方八面絕遮攔曰聖曰凡俱不了慈明和尚云手鑠黄河乾脚踢須彌倒天堂幷地獄皆繇心所造卓拄杖云若個師子兒不向那邊討

知非首座請上堂博山久不上堂諸人生出幾多妄想如渴鹿趂陽燄有甚了期何不向自已脚跟下薦取諸昆仲若欲向自已脚跟下薦取最先要看破依正二報四生六道悉從因緣生還從因緣滅釋迦老子四十九年橫說竪說總是緣生法豈不見報化非眞佛亦無說法者汝等莫見博山恁麽道便向法身邊住著殊不知法身邊沾黏一絲毫不得若黏著纖毫便如蠅聚著鐵不得自繇伶俐漢如香象渡河截流而過豈不從茲因知非首座六十大誕設齋供衆仍請博山爲大衆說法且道今日博山是因齋慶讚耶慰諸人妄想耶良久云靈芝之和雨秀菡萏帶風香卓拄杖下座

張二水相國請上堂首座問壁上高僧呼著即應今日相國臨筵當機如何指的師云鳥啼菴後竹進云恁麽則撩天索價非思議衣裏明珠覿面呈師云雲起面前山進云經綸妙手元非借推轉吾宗大法輪師云如天普蓋似地普擎僧問承聞和尚有言虛而靈寂而妙纔思惟行不到請和尚行到一句佛施大衆師云山深猿長嘯進云請和尚指示師云林疎鳥不驚僧禮拜師乃云若人欲知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遠離妄想及諸取令心所向皆無礙諸昆仲汝等即今本具底四大五蘊六根六塵六識及阿賴耶識念念生念念住念念異念念滅是礙耶非礙耶所

以道會得如大火聚會不得亦如大火聚會得如大
火聚高山無宿鳥會不得如大火聚深水有嘉魚博
山恁麼道也是杓卜聽虛聲汝等諸人大須審細茲
因相國張居士入山飯僧此居士位極人臣謙光導
物靈苗智種天性帶來不忘靈山付囑殷勤懇請博
山上堂當知居士一片婆心祇要諸人得箇入處諸
人還知入處麼卓拄杖云山中光耀輝天地佇看堂
堂宰相行

桐城宰官居士請上堂諸昆仲參學須具參學眼若
具參學眼脚踏實地步步登立若不具參學眼與參
學沒交涉譬如善射者立定脚跟然後拈弓架箭始
能中的也黃龍遷禪師云老僧行脚時見草裏有人
攔頭一錐彼人若知痛癢便布袋盛米供養他雪峯
大師三登投子九上洞山炊飯摲巾成辦箇事此宗
門中參學樣子也不似而今口稱行脚觀山玩水較
量是非三三五五聚頭雜話有一等向册子上研窮
枯骨上討汁有一等長連牀上瞬眉努目胡思亂想
想久成勞不是昏沉便是散亂如斯等類皆非法器

諸昆仲洞房春暖須知錦帳香銷庭際光生且喜寒
灰發焰事無極致理喜從虛所以道只須揮劍若不
揮劍漁父棲巢鬧時喜唱步虛詞泥雨須防苔蘚滑
路遙高處險難嚴絕狐狸之蹤影向暗中消靈運結
燈花之彩諸昆仲博山捨父迯走伶俜辛苦三十餘
年今日到舒州城唱箇還鄉曲子徹見故鄉田地徹
見故鄉人物徹見故鄉春色世間之樂百千萬億倍
不足為喻茲因桐城衆宰官居士及諸山僧友請博
山陞座說法博山果有何法可說不免將生平所行
底所見底所到底細詳一遍然雖如是道曠無涯逢
人不盡更須知有長處始得卓拄杖云莫謂故鄉田
地穩門前更有萬重山僧問此土聖凡同聚會向上
宗乘為擧揚師答云此去南舒一百餘又問不問有
言不問無言請和尚如何道師云殿前生石虎僧喝
一聲師笑云虛響吼如雷僧無語師便打

生生社上堂博山今日不說有法不說無法不說亦
有亦無法不說非有非無法離四句絕百非石人點
頭青山皺眉深寒博得三春暖破霧披雲入翠微下

座

皖城宰官居士請上堂。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肇公祇知全身挖入。要且不會轉位旋機。殊不知說箇一體。巳成兩橛。不見道喚作如如。早是變易了也。諸昆仲須知古佛堂前。曾無異說。夜明簾外。別有家傳。分明月照金沙。喜見庭生瑞草。家風笑展。從他野渡無人。寶樹風清。須信白雲有主。向者裏別有生涯。可與古人把手。其或未然。博山有箇方便。卓拄杖云。急著眼。

展墓歸山上堂。離山九十日。誰是能離者。本無心外境。愚者妄分別。諸昆仲會得此意。雖經歷恒河沙世界。無彼此之分。無自他之想。良以世人祇知有一身及一生。底父母一生身底處所。殊不知曠大劫來能生所生底父母。及一一生身底處所。盡其智力。不得其數量。諸昆仲若以恩報恩。大恩莫能報。不見報恩者。始乃得常住。是故諸菩薩借此世間孝運無緣之慈。興無礙之悲耳。諸昆仲金棺扶襯。認父骨於亂屍之中。義井薦親。見天人於寶塲之頂。此等俱見超物表。理出常情。若以世間情想。擬報深恩。雖肝腦塗地。不能報也。昔興化令他人助哀。山河揮淚。迦葉藉琴聲起舞。草木含悲。博山今日以現前血肉身心。供養現前無面目底父母。汝等諸人向者裏還見得徹麼。卓拄杖云。他家自有通人愛。不以親疎較短長。便下座

宮諭吳觀我居士請上堂。直不掩偽。曲不藏直。大千沙界黑如漆。揭開雲霧見青天。男兒肯向他尋覓。一語中具三玄。新婦騎驢阿家牽。一玄中具三要。跛脚猢猻多擄跳。有照有用。沙盆打著連底凍。立主立賓相將攜手過西秦。惟有東村王太乙。一番拈弄一番新

上堂。諸昆仲參禪要親到古人田地始得。不然盡是掠虛漢。果能與此道相應。如人食蜜。滿口皆甜。如伽陀藥。能療一切重病。故如水晶珠。能清一切濁水。故如摩尼珠。能隨方映色。故如九轉丹。能點鐵成金。故諸昆仲明明秋色山頭。敗葉成堆。淡淡輕雲。籬下黃花。關景。向者裏領會。喫博山痛棒。始有分在

上堂日日五更雞朝朝三陣版不用别求玄分明正法眼諸昆仲因甚麽東勝神洲人行路西牛賀洲人著跌若向此會得好對座前吐露不然空遊山水虛延歲月大事闇然如何是了博山今日饒舌爲汝旁通箇消息將祖師陳爛偈言註解一遍五臺山頂雲蒸飯佛殿街前狗尿天剎竿頭上煎餻子三箇獼猻夜簸錢還會麽其或未然莫道爲僧堪受供只恐粒米也難消

上堂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是甚麽動仁者心動大小祖師龍頭蛇尾諸昆仲且道那箇是汝等動底心是緣慮心耶是本來心耶若是緣慮心緣慮無體動亦成虛若是本來心本來從古及今未常變易無諸動相若識得無動而動者迢遞嶺南相去甚遠若看不破此動底心相且喜六祖大師在汝等腳跟下共汝商量卓拄杖下座

上堂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諸昆仲要知有物先天地向無形處會取要知無形本寂寥向有物處會取要知能爲萬象主向眉毛上會取要知不逐四時凋向陰陽裏會取於此四句中會去一生參學事畢其或未然扇子𨁝跳上三十三天觸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此時雲門大師在博山寺裏經行博山老人向雲門寺裏敷座若不互換藏身險些喪身失命卓拄杖下座

寶方上堂第一義作麽生覩佛法二字不可黏著黏著則埋沒慧命入荒田不揀草猶較些子博山當日在佛法中頭出頭沒蒙先師親垂隻手提挈在淨白地上仍被淨白爲礙不免將腳跟下一片地拋向他方不可說不可說世界之外然後向太虛空翻筋斗孤標獨立始得些子實用今日與諸昆仲相見譬如白日攫金諸人歷歷見博山博山總不見諸人還信得及麽諸昆仲若見明此事須在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撞破虛空始能捕空捉影也博山記得親先師猶驪龍頷下探珠猛虎喉中奪雀今日不免貴買賤賣去也諸昆仲還有估價者無良久云也不可當面錯過

上元結制上堂諸方解制博山結制大似劃地為牢强生節目諸昆仲盡大地是箇蒲團喚甚麼作界外盡大地是箇禪堂喚甚麼作界內內外既泯一道齊平廓爾與雲水相依機動則纖塵不立雖然轉位不施功也與諸人應箇時節且道是甚麼時節年年十五夜燈光何處無首座問云請問和尚把住時如何師云放開一線座云放開時如何師云把住不容行座云如何是放行中把住師云闍黎看脚下座云如何是把住中放行師云拂子在我手裏座云大善知識也須讓人出得羅籠入得羅籠師云爭奈老僧何座云冲霄須彩鳳透網是金鱗師休去

二月朔日上堂纔方結制又是半月了也諸昆仲分上曾有箇入處也無若無箇入處須要尋箇入處若得箇入處須要尋箇出處直須自看諸昆仲當知古路無塵只須知有門庭絕待盡却今時偏方與正位攸同枝派共靈源皎潔到此則髑髏識盡烈火流金始名出世更須知野老家風始得且道野老家風是何景象卓拄杖云遲日穿芳逕春鋤帶雨歸下座

上堂僧問古人道從緣薦得相應疾就體消停得力遲請問和尚如何是從緣薦得師云古鏡不重磨進云如何是就體消停師云淸光仍似舊進云從緣就體蒙師指格外玄談有也無師云三歲孩兒頭似雪進云恁麼則碧桃綻蘂綠柳萌芽也師云遠觀山有色近聽水無聲僧禮拜師乃云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踈洞山老人草鞋斷矣脚跟露矣諸人若知痛癢阿誰皮下無血博山與諸人同途不同轍諸人向正位中來博山不在正位諸人在博山拂子裏許諸人向偏位中來博山不在偏位拂子在諸人袈裟裏許所以道對面不相識千里却同風若向者裏徹去當下知歸不留朕兆其或未然千百世循行未爲親也故我釋迦大師爲勇猛衆生成佛在一念頃爲懈怠衆生得果滿僧祇劫諸昆仲當知明中有暗毫端現華藏之奇妙拱叶通寶鏡瀉山河之影博山恁麼道猶是葛藤諸人也須拌斷始得且道拌斷後作麼生行履卓拄杖云不因樵子逕爭到葛洪家

結制上堂僧問古人道塵中能作主化外自來賓請

問和尚如何是塵中主師云江西原是豫章城進云如何是化外賓師云青山自青山進云賓主相見時如何師云綠水忻綠水進云恁麼則金繩界畔盟黃橐般若堂前解垢衣一句作麼生道師云順數一籌進云博山今日結制人人鼻孔撩天請問更與諸人說箇甚麼師云空中施彩繪論劫不成顏僧禮拜師乃云便恁麼進堂去猶較些子更欲遲疑劍去久矣博山從來無佛法繫綴於人豈但博山乃至諸佛諸祖亦復如是但有言說都無實義所以道釋迦不達南方禪達磨不會西來意博山與諸人祇知二時逐隊但恁麼過時臨濟三玄三要誑嚇小兒曹洞彙帶叶通顢頇無識潙仰暗機圓合鬼面神頭雲門函蓋乾坤心麤膽大法眼雖云平易機險殺人博山總不恁麼今日與諸昆仲結制將九十日爲一時以一時爲九十日若向者裏會去萬年一念一念萬年生死情枯眞如體寂二途俱泯觸處皆通茲有嘉興沈居士不辭數千里來此供養大衆且道作麼生說箇通底道理卓拄杖云根塵蘊界原無性誰道虛空礙眼睛

上堂法華經云若人散亂心入於塔廟中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諸昆仲當知散亂心者從緣有故緣生無性當體圓明當體寂滅縱有曠劫無明煩惱擬於薄霧那爾冰消所以道心月孤明光吞萬象非能所中道可安立也博山今日苦口告報也祇要諸人得現前眞實受用且道作麼生是眞受用處卓拄杖云一日三餐隨分足虛空無縫著閒身珍重

上堂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山河鏡中像色實虛幻有覺體本圓明非存諸過咎修與不修行愚者妄分別不恁麼會則易恁麼會則難蓮花未出水師子出窟時汝等諸人向甚麼處安身立命諸昆仲水底靈靈苗之秀空中具騰躍之威吸盡滄溟掀翻大地且道是何景象咄

上堂秋分夜長一刻冬至日增一線明暗相形寒暑相侵陰陽消而仍長天地虧而復盈惟有無位眞人在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曠大劫來未嘗變易會得不妨飲啄同時其或未然山挺挺而榮水冷冷而清眼

明明而見耳歷歷而聞乃至日應萬緣無非者箇因甚當面諱却齊祇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上堂搏聚四大緣生九竅識蘊奔馳何日了虛空無眼水雲分石女從緣步荒草荒草披離四部洲烟雲旋合鑊重樓彈指豁開彌勒閣香木幡幢盡徹頭諸昆仲當此時洞庭無蓋凍殺法身廬阜悲酸淸淚如雨欲償廬陵米價蹋翻東兗橋梁從教雪深冰淸管取兒孫滿地到恁麼田地以何爲驗卓拄杖云深山乘瑞運處處紫雲飛

無異禪師廣錄卷第三

無異禪師廣錄卷第四

住博山法孫　弘瀚　彙編

首座法孫　弘裕　同集

住建州董巖禪寺語錄

上堂拈香祝聖竟乃云諸昆仲若論佛法列位未出禪堂門博山未出方丈門早已漏逗了也又何待打

鼓陞堂拈槌竪拂揚眉鼓舌然後爲佛法哉然雖如是不免向第二門頭爲大衆宣說若欲決擇此事須具大信根信根若具便起大疑心疑心若起便得大悟門所以云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夫信者何須信有教外別傳之旨拈一則無意味公案蘊在八識田中如獎囊盛實相似將自己參悟一念如金剛王寶劍直須仗此劍剖此囊取寶到手始得正剖與未剖之際不可起第二念有毫釐分別處即是第二念也有毫釐被世境牽引處即是第二念也亦不得置在無事甲中若置在無事甲中即是第二念也離此種種諸念正是做工夫得力處且道如何是無義味公案如僧問古德如何是禪德云猢猻上樹尾連顚又僧問古德如何是禪德云猛火著油煎又僧問古德如何是禪德云杖離山下竹筋鞭又僧問古德如何是禪德云礣磚此四轉語如天普蓋似地普擎隨拈一則參究若眞發明一一皆吾家故物耳且道發明後又作麼生行履復笑云海爲龍世界空是鶴家鄉

上堂昔黃龍大師有三關語六七百年未曾有人拈著博山告報與諸禪德已過關者不須評論未過關者博山今日從頭下註脚去也我手何似佛手喚黃龍是箇衆生得麼我脚何似驢脚稱黃龍是世尊得麼人人有箇生緣獨有黃龍博山沒有何以故曾經大海休誇水除了須彌不是山

上堂諸昆仲博山未參禪時便知卽心卽佛及乎正參禪時却知非心非佛得見實方後依然卽心卽佛自出實方門又是非心非佛博山與古人同途不同轍古人更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博山卻卽是心卽是佛卽是物此於教中喚作雙照雙遮在吾衲僧門下喚作鬼神茶飯且道衲僧有甚長處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淸波意自殊

上堂佛法知時節秋風特地來秋空秋色滿秋葉砌秋堦當此時也銀蟾吐彩丹桂飄香爲傳北苑之書人問歸家之路所以云欲知佛法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諸禪德還有知此時節者麼若未知便好知去當知知之一字衆妙之門莫待臘月三十日手忙脚亂便悔云蹉過好時節了也若知得又何勞博山在此座上叨叨呾呾作麼豈不見南臺和尙云善哉三下板知識盡來參衆既知時節吾今不再三然雖如是南臺和尙脚跟猶未點地在衆中還有簡點得出者麼若簡點得出便進前掀翻繩牀喝散大衆博山也推伊不得

上堂若論佛法一切處現成法眼繇斯頓悟地藏以此傳心看他師資授受之際有甚麼奇特所以云釋迦未出世達磨不西來佛法遍大地相逢口不開諸大德欲明佛法須向釋迦未生時會取欲明教外別傳正法眼藏須向世尊未拈花迦葉未微笑時會取欲明安心之理須向達磨未開口二祖未斷臂時會取於斯時節會得猶較些子若待世尊生下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自云天上天下惟吾獨尊便已納敗闕了也所以雲門大師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死與狗子喫却貴圖天下太平可謂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諸昆仲其中還有知恩報恩者麼若有可請出來與吾相見其或未

然可趂此手强脚健快須努力洪明此事始不被天下老和尚舌頭瞞也良久云會麼相逢不飲空歸去洞口桃花也笑人

上堂諸昆仲欲參博山禪於未開口時會得猶是落二落三了也稍覺遲疑便合喫痛棒又何待開口以來縱能會得堪作甚麼豈不見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又安可爲當家種草也臨濟大師云向第一句薦得堪與佛祖爲師向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爲師向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博山則不然向第一句薦得便合喫痛棒向第二句薦得添枷著杻向第三句薦得斬頭求活何以故箇中半句也容不得誰與你論第二第三鼓粥飯氣去也諸昆仲欲明者箇說話把萬緣放下單單只究此事如一人被萬人趕來一趕趕到萬丈坑邊若不跳下便碎屍萬斷當此之時懸崖撒手抻身一跳直教到底使虛空粉碎大地平沉待氣息甦醒起來便走上岸此岸即是大路搖頭擺手到家始得諸昆仲莫說此事是難便生退屈若生退屈百劫千生無繇解脫須發勇猛信根當知乃佛乃祖皆如斯成就彼旣丈夫我胡不爾古所謂松花若也沾春力根在深巖也著開

上堂至體無生何拘緣境理無修證行絕增差所以云有相修行多劫終成敗壞無心體極一念頓契佛家且如博山在此座上列位承聽我法是有心耶是無心耶若說無心聽法者誰若說有心將何頓契佛家非但不契佛家猶恐墮有相修行而多劫終成敗壞矣諸昆仲若究本體無生便合本妙教中云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此四句偈徹底爲人是教中極則若是衲僧分上一點也用不著何以故在此淨白地上誰管你自生耶誰管你他生耶誰管你共生耶誰管你無因生耶若向衲衣下會去說自生亦得說他生亦得說共生亦得說無因生亦得何以故在此人分上天不能拘地不能束陰陽不能管五行不能局不作衆生不成佛道且道畢竟向甚麼處去良久云佛祖位中留不住鑊湯爐炭熱輪迴

上堂面西行向東北斗正離宮道去何曾去騎牛臥

牧童慈明老人舌根拖地列位知得也未當知此偈非妙悟而莫能知悟非情盡而莫能曉情非工夫而莫能忘若於此偈徹去三千七百祖師說話皆一場笑具說甚麼君臣五位接引初機說甚麼照用三玄誘論後學所以云靈苗瑞草野父愁耘玉鎖金匙智人不顧若具超方眼目卽是灑落衲僧便好打禾山鼓唱德山歌擊秘魔叉舞道吾笏向十字街頭搖鈴振鐸於孤峯頂上嘯月吟風其間還有與博山同遊戲者麼衆無對復笑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上堂道非難亦非易要在當人無師慧一拳打破太虛空一脚踢翻滄海水翻身直向新羅國須彌倒挂毫毛角皓月團團出海門淸風帀地難描摸難描摸知不知今古攸分類不齊丱角總言心鼠大年來方覺語聲低語聲低辯端的對面白雲千萬里分明覿面更無眞暗似日分明似漆諸昆仲須委悉更有容易禪重與通消息良久云初三十一中九下七

中秋上堂松風送韻桂轂傳秋凉徹煩熱胸襟香遍閻浮世界諸昆仲還知麼還見麼若知掀翻大海颺却須彌若見除去爆耳迅雷滅却搖空閃電直得海嶽齊平石人起舞呵呵大笑云秋風凉秋夜長未歸客思故鄉且道那箇是未歸客何人思故鄉復笑云三業未能成佛智十分秋色逼人寒

上堂一卽一切一切卽一明似黑月暗如皎日於此四句之上會得便見燦大師七縱八橫釋迦尊九紫十赤其或未然更有容易禪與君須剖析豈不見水面挂燈毬東壁打西壁生鐵鑄爽鑿拶出黃金汁阿呵呵甚奇特明眼衲僧須辯別參

講華嚴經上堂靈心皎潔徹古該今至理彌綸和眞混俗根境不實元是華嚴微妙法門大小相融一多自在高低一顧萬象齊彰擬議之間相隔霄壤更乃依文解義却如掘地覓天閉目藏睛大似敲氷取火非爲無礙祇益自勞何須抹轉上頭翻直下已是毗盧藏觸髑髏常干世界鼻孔摩觸家風如此信得則頭頭彌勒閣處處毗藍園既無淨穢之名寧有佛生之異其或未然推倒須彌山翻向汝道

上堂二月半春風撼面時光換百花郊外鬬芳妍好鳥枝頭爭噪亂惟有禪家渾不敢塵毛括盡大千界淨土分明在目前直下是名觀自在誰更云玉闌璫樓誰更云幢幡寶蓋咦夢幻空花何勞賭賽最喜杉山王老師人人只喫一莖菜

歲旦上堂和氣生枯卉寒雲散野郊木人占吉兆夜半露龜爻大衆此是博山寺五百年前無隱經禪師歲旦上堂語山僧今日亦有四句燭影搖紅處香煙飛白時現成的佛法也要大家知如此會得便見一年十二月月月如然一日十二時時時相似如黃金之黃白玉之白曠大劫來未常變易大衆且道那裏是現成的佛法衆無對師良久云東君昨夜傳消息報道新年喜太平

上堂萬里不挂片雲虛空突出眼睛放開七片八片收來一丁兩丁只饒通身是眼筭來祇得八成大衆還有十成的衲僧麼咦且莫道著便下座

上堂無邊刹海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南陽忠國師在天津橋上看弄猢猻汝等諸人還見也未三十年後莫道博山不說好

邵武新創寶安寺上堂指出古佛基揷草而成寶社勞破青山色布金已建精藍長者信手拈來世尊破顏微笑二大老向沒煙火處鬬弄天工於熱鬧場中顯領道者博山還承慈蔭不免花擘家財直教虛空遲塞殿前無滿水之波大地平沉法界絕藏身之跡向沒蹤跡處建大法幢擊大法鼓震大法雷演大法義說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諸昆仲即今碧峯吳居士少峯何居士建茲寶安禪寺與長者同耶異耶伶俐衲僧向者裏著眼始得良久云雲在嶺頭閒不徹水流澗下大忙生

畫殿講維摩經請上堂居塵出塵即事離事不轉位以就功即塵勞而出世釋迦老人土面灰頭向者裏聊通一線指貪嗔癡愛是箇大解脫法門陰處界等喚作放光三昧然此則不出三界而證大涅槃不測髭鬚而弘第一義箇中有箇英標衲子用超方手段衝開碧落截斷紅塵奪肉髻明珠解肘後靈符笑雲居何必碎趙州有無將業識茫茫便作諸佛不動智

將諸佛不動智便作業識茫茫諸昆仲且道向甚麼處摸索渠儂可謂沸湯急水下足誠難紫霧黃雲開眼迷道所以寶方云絲竹傳心終成礙膺博山到者裏滿口道不出還有向未開口前領略者麼若有可請出來與博山相見脫或遲疑少頃勞心空上人代坐此座向維摩經中旁通箇消息珍重

上堂五五童子從妙喜國來脚跟下多泥水三萬吾廬往毗耶城去牙痕裏盡雌黃不因示疾老毗耶劍戟鎗林難下口諸昆仲當知至體無法可繫强名曰淨求其淨相不可得但有其名名亦不可立或云無垢稱木人看陽發翻波石女聽乾城逸響不留朕兆法界齊觀鼓吹將來一場露布縱是通身無口未免大笑毗盧諸昆仲當知法假人弘碑文刊白字廻因人立當道種齊松猛虎喉中活雀兒救得是好鼈鼻蛇滉爛拄杖拗折為奇且道博山意在甚麼處吽吽以思惟心測度如來圓覺境界如將螢火燒須彌山終不能得然則博山今日高登華座大展法筵敢問說何法耶解脫法耶不思議法耶不二門法耶現神力法耶咄是何言歟良久云維摩大士來也稽首大士雖則塵面蓬心要且起居多福經題

上堂如是之法我從佛聞如是之法佛從我生撈出虛空之髓倒拈蕩蕩之鍼觸著三世諸佛鼻孔只得吞聲忍氣一任諸上座抱大不平諸昆仲當知身外無土誰是佛國土外無身誰非佛國湖南老人一轉角解道聖人無己靡所不已又云會萬物而為己其惟聖人乎然此則佛即國國即佛佛外無國求其國不可得松陰凝翠慧國外無佛求其佛不可得香霧靄騰蘿博山總不恁麼是佛好與一摑直教虛空粉碎大地平沉是國好與一摑直教大地平沉虛空粉碎諸昆仲直饒煉作一團未是衲僧向上事何以故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佛國品

上堂法身無去來之跡應萬有故不來而來至體絕上下之分總羣機故不合而合寶蓋覆三千之界微塵等剎海之方山河大地川流泉源日月星辰天龍宮殿乃至十方諸佛說法悉現於寶蓋之中寶蓋覆世界百千萬億世界入於寶蓋而世界不小寶蓋不

大世界覆寶蓋百千萬億寶蓋入於世界而寶蓋不小世界不大於此五百寶蓋而結成一蓋莫是如來神力耶大定莊嚴耶淨心變現耶乃至無我無造無受者之所成耶若如此會則未夢見寶蓋在古德云大千世界是沙門一隻眼喚寶蓋在諸上座眼裏得麼大千世界是沙門一點靈光喚寶蓋在諸上座靈光裏得麼大千世界在沙門一點靈光裏喚靈光蓋覆寶蓋得麼若如此會去非但凡夫小乘所不共乃至與諸大菩薩所不共文殊普賢亦不共釋迦老子亦不共維摩大士亦不共何以故報化非眞故華嚴經云若有見大覺解脫離諸漏不著一切世此非證道眼且道五百童子是證道眼耶非證道眼耶若是證道眼五百童子眼在甚麼處若非證道眼五百童子眼亦在甚麼處諸昆仲作麼生是證道眼門前修竹來儀鳳澗底淸泉隱臥龍獻寶蓋品

上堂若欲說佛法無法可說法若以法說法恐辱於大法然雖如是博山亦無開口處列位請博山登此座何爲也不免俯順機宜向第二門頭聊開一線將淨土二字從頭註解一遍去也心淨土淨大千世界摩尼鏡打破鏡來時與諸上座相見土淨心淨運爲不出那伽定七顚八倒時與諸上座相見衆生行業不同途猛火燄中那容蚊蚋美惡從彼類所現瓊花鏡裏影象昭然欲求淨土衆生心行中求從來不曾點汚豈但淨土佛亦不爲安用求乎譬如造立宮室若於虛空終不能成西天不逢唐土不會若以空地隨意無礙根塵界中具此一坐具地在梵天鷲子而所見不同易分雪裏粉諸佛衆生而本源一爾雖辯墨中煤於是如來以足指按地曠大劫來未常變遷不勞神用卽時三千大千世界若百千珍寶莊嚴喚作瓦礫沙石坑坎堆埠得麼譬如寶莊嚴佛無量功德寶莊嚴土等無有異自在天宮向甚麼處去也螺髻梵王亦須具慚愧始得諸昆仲淸淨寶莊嚴土悉皆圓現諸上座還要見也無若要見便向者裏見去若不見自是諸上座不見怎怪得博山良久云舌頭無骨眼無筋對面白雲千萬里淨土品

上堂善權有則謂之方物應斯順謂之便大海全歸

一滴太虛祇是一線鑽出駭雞之犀入彼婬坊酒肆放出屠龍之手何妨俗舍魔宮現長者居士之身雲藏無纖褫作帝釋天人之主花綻不萌枝諸昆仲維摩大士以大悲入生死海不捨衆生故以大智入生死海不迷衆生故逮乎開物導迷應時通善如一面寶鏡相似汝將一莖草來鏡中便現一莖草鏡安得成草也汝將一錠金來鏡中便現一錠金鏡安得成金也汝將瓶盤釵釧來鏡中便現瓶盤釵釧鏡安得成瓶盤釵釧也諸昆仲當知終日度生不見生之可度金剛三昧經云不生於化其化大為南嶽大師云十方諸佛被我一口吞盡亦此意也又如烈火燄中是草是金是瓶盤釵釧盡入於烈火燄中煉成一箇不留影跡還知維摩大士落處麼四海混乎看華嚴而吞吐九霄雲淨還靈鳳以翱翔諸昆仲且道吾祖師門下與維摩大士還有優劣也無科侍者維摩大士在甚麼處喚來與博山揩背（方便品）

上堂諸仁者是身無常無強無力無堅速朽之法不可信也若如此看徹四百四病沒處安著四百四病既沒處安金剛不壞之身當念具足無量功德之聚觀體全彰四無量心六波羅密無不備舉古所謂若要直捷會一切總不是若要直捷會一切總皆是諸仁者還要直捷會麼金剛不壞之身即汝等精液臟血是也無量功德之聚即汝等四大五陰是也四無量心即汝等集起緣慮是也六波羅密即汝等根塵界處是也如此若不會執身取靜非宴坐也我垢不除非說法也慈心不普非行乞也不達平等非法食也不觀根器非適機也不了真空非論義也相無相見非天眼也不達實相非奉律也不履無為非出家也不識佛身非巾侍也諸昆仲十大弟子各負已之功幹大似棄滄海而逐波向日中而逃影豈智者乎然雖如是總被維摩大士將泥彈子換却十大弟子眼睛去也十大弟子還知痛癢麼譬夫堯眉八彩舜目重瞳從古洎今縱有巧手丹青畢竟描寫渠眉目不出諸昆仲要見堯舜眉目麼直須向堯舜未生以前開眼始得（弟子品）

上堂妙道虛玄方之以實真空廓爾體之以靈徹妙

德以無方齊古今於一念。彌勒說不退轉之行。攝摩空花。釋迦記未來世之尊。延綿夢境。四事推尋。求其生不可得。一心彌亘。括其記安寄乎。既解空裏弄花。不妨夢中說夢。古所謂安置水月道場。成就空花萬行。降伏鏡裏魔軍。成就夢中佛事。非此之謂歟。夫菩提者。不可以身得。六月火燒無影樹。不可以心得。三冬人斲孟津冰。不可以身得。身是菩提故。不可以心得。心是菩提故。萬紫千紅。就裏無邊春色。身心及菩提。是三無差別。桂林月渚。箇中誰辯秋光。於實際理地。求其身不可得。求其心不可得。求其菩提亦不可得。到此則步步登玄。智不能知。識不能識。所以肇公云。聽者無以容其聽。智者無以運其知。辯者無以措其辭。像者無以狀其儀。及乎開物成務。應化無謀。古今天地。古今人物。日月星辰。森羅萬象。人叢鳥跡。城市鄉坊。車馬駢闐。晝明夜暗。莫不悉承菩提恩力。當知舉足下足。無非淨名道場。左之右之。盡是光嚴住處。三萬菩薩。各運無功之行。二千魔女。堪傳無盡之燈。上至於難勝如來。下至於最下乞者。果能分別不生。是無等等故。般若云。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諸昆仲。要會維摩意麼。都是菩提。無有不是之者。要會博山意麼。都不是菩提。無有是之者。箇中有伶俐衲子。將是非二字。拈向一邊。從者裏會去(彌勒品)

無異禪師廣錄卷第四

無異禪師廣錄卷第五

住博山法孫　弘瀚　彙編

首座法孫　弘褡　同集

住建州董巖禪寺語錄

上堂。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城東母指皆佛面。來已更不來。見已更不見。萬別千差成一片。欲知萬法皆空。大似浮雲閃電。智者了無分別。愚徒强拚名言。欲求正智。當於六十二見中求。幾片白雲橫谷口。欲求解脫。當於衆生心行中求。一輪明月印波心。野狐向金毛隊裏翻身。金毛向野狐窟中踞地。如斯會去。

則一切眾魔。及諸外道。皆吾侍也。眾魔者樂生死。生死亦不惡。菩薩於生死而不捨。把將生死來。外道者樂諸見。遣見諸見起處。麼菩薩於諸見而不動。太峻挲生。雖是拈空塞空。正好以楔出楔。及盡去也。三界何安。倒跨泥牛。縱之無所。縱之無所。則攀緣何生。攀緣不生。拔其病本。到此則純剛打就。生鐵鑄成。有時在泰山頂上安身。有時在大洋海底立命。若夫菩薩以愛見心。貪著禪味等諸法。是名無慧方便縛。如時作麼生。待風清月白時。共汝商量。若菩薩無愛見心。不貪著禪味等諸法。是名有慧方便解。頫時作麼生。待雷轟電掣時。共汝商量。解縛雖殊。至體不二。一根既返。六用互施。諸昆仲。此是涅槃心。作麼生是菩薩行。如博山晝起暗眠。五鼓燒香。清晨禮佛。天明早粥。日中午齋。乃至迎賓待客。胡言漢語。瞬目揚眉。且道還與佛法相應也。無喚作菩薩行。即不可。珍重。（文殊品）

上堂。諸昆仲。盡大地是黑漆漆地。汝向甚麼處開眼。盡大地如箇猛火聚。汝向甚麼處藏身。盡大地如一釜烊銅汁。汝向甚麼處躑口。盡大地是箇鐵刺林。汝向甚麼處下足。古所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經云。夫求法者。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眾求。乃至若求法者。於一切法應無所求。然則盡大地。光皎皎地。無你開眼處。無你藏身處。無你開口處。無你下足處。四大五陰。向甚麼處安著。山河大地從甚麼處得來。然此則孤迥迥。峭巍巍。淨躶躶。沒可把。盡大地無鍼鋒許空缺處。釋迦老人亦無開口處。神通妙用。總用不著。又何勞斷取妙喜世界。借座燈王。如來。歛沙界於毫端。攝大千於方外。納須彌於芥子。藏劫火於腹中。延七日為永年。促長年為頃刻。大似聚沙作墖。等同兒戲。衲僧分上。總用不著。且道。衲僧有甚麼長處。自從劫外花敷。後直至如今笑未休。（不思議品）

上堂。諸佛是幻。眾生是幻。菩薩亦幻。幻出無根。幻復成幻。幻佛既知幻。我我幻何如。佛幻一切幻。菩薩於此幻世界。以斯幻法。覺悟幻生。於此幻化中。行真實慈也。於真實慈中。成就無邊幻。善向無緣體上。度脫無量幻生。搗碎玉琉璃。虛已實他。是務揭開真實藏。

賑貧濟乏爲佳善不善若浮雲。碧海珊瑚孕秀。身受身如旅泊。瑤池蓮蕚披芳。欲貪從虛妄而生。鐵牛舐犢三春雨。分明從顚倒而有。木馬嘶風一夜雲。諸昆仲當知。幻法無依。眞心無住。無住無依。是大火聚石火電光。急著眼。覰取之是迷。捨之非悟。關穽險危。鵰飛不度。如虎之缺。如馬之䮷。指花夢花。見柱非柱。輔之順之。五五廿五。於是文殊師利菩薩。以無住本立一切法。大似無風起浪。平地生波。檢點將來。好與痛棒。何以故。爲渠祇會遮惡。不知護善。復笑云也是爲他閑事長無明(觀衆生品)

上堂。虛而靈。寂而妙。纔思惟。行不到。堪笑缺齒老趙州。將丈六金身。拈來當莖草。一莖草是箇維摩丈室。天女從甚麼處得來。一莖草是箇天女身形。維摩丈室安在甚麼處。只饒天花不著。也被渠當面熱瞞。此花不如法。是以去之。眼裏著沙不得。耳裏著水不得。勿謂此花不如法。所以者何。是花無分別。仁者自生分別想耳。淨白人前不得說夢。天止此室其已久如。燈籠同年。露柱同壽。吾止此室。如耆年解脫。淨白人前不得說夢。汝於三乘當何志求。前不遘村。後不迭店。如入薝蔔林。惟嗅薝蔔。不嗅餘香。淨白人前不得說夢。汝何以不轉女身。舍利弗莫是男子麼。我十二年來求女人相。了不可得。當何所轉。淨白人前不得說夢。汝於此沒當生何所。鑊湯爐炭。劍樹刀山。佛化所生。吾於彼生。淨白人前不得說夢。汝其久如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七佛以前安名立字。汝舍利弗還爲凡夫時。我乃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淨白人前不得說夢。我爲凡夫時。無有是處。舍利弗卽今豈是聖人耶。我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是處。淨白人前不得說夢。諸昆仲。寒則普天寒。熱則普天熱。甜瓜徹蔕甜。苦瓠連根苦。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萬物覩。維摩會上。一箇箇聖智者聽。何似博山座前。聾者聾兮瞽者瞽(天女身品)

上堂。如何是佛。七凹八凸。如何是道。氷霜雪雹。要知佛道幽玄。者裏看來恰好。通達佛道。行於非道。盤水驚魚。穿林驚鳥。行於非道。通達佛道。以緇混素。呼白爲皂。護將惡木纛頭澆。昨日嬰兒今已老。行五無間

罪而徹底氷清入三惡道而澄潭落影徹底氷清骨格繇來故奮澄潭落影風流不出當家示行三毒而成就慧心尤轉金丹堪點鐵示行六度而豁開智眼幾番落葉不知秋徹妙義於諸經架橋梁於六趣破魔外之計執成權小之智悲可謂寶守功德取之不竭用之不盡者也乃至投明珠於濁水擲至寶於淤泥興正路於邪途現涅槃於生死譬夫一水成湯鹹之淡之酸之辣之甜之苦之且道喚甚麼作水也喚甚麼作湯也經云如是行於非道是爲通達佛道有人於者裏簡點得出博山將袈裟之珍重（佛道品）

上堂蜂房有蜜粳米有粥無明是慧煩惱卽佛日月月從東海昇日日向西山沒大丈夫兒誰不知有虛空坐斷成窠臼無爲大浸任彌天植種於空終不就經云有身是如來種眞箇是蝦跳不出斗無明有愛是如來種好兒終不揚家醜貪恚癡是如來種一切佛法從斯有四倒五蓋六入七識處是如來種人人鼻孔向下垂那箇眉毛不解皺乃至十不善道六十二見一切煩惱皆是佛種榼𣏾堆頭無價珠一顆圓明非淨垢諸昆仲若向者裏會去正是借路還家就身打劫無量寶聚當下知歸若者裏不會直饒坐斷虛空清光照眼不通凡聖正是迷家於衲僧分上了無交涉是以曼殊大士善用返魂之藥仍續斷途之橋捩轉鼻頭掀翻唇齒布菡萏於淤泥植菩提於糞壤指生死海內有無價寶珠諸昆仲我等卽今在生死海內頭出頭沒且道無價寶珠在甚麼處膿血團中赤骨歷精光直射斗牛虛（如來種品）

上堂大道之源混沌之先騰今耀古徹地通天研却中心樹子看來祇得一玄諸昆仲若論此事要識得親生父母若識得親生父母莫道參學事畢更要知毗盧有師法身有主經云智度菩薩母方便以爲父此是化儀父母非親生父母也又云一切衆導師無不從彼生此是化儀導師非毗盧師也法喜以爲妻慈悲心爲女善心誠實男維摩眷屬一棚傀儡不假線索各人衲衣下檢點看還有許多般麼又當知空寂舍覆是房舍也塵勞旋空是弟子也親益成已是知識也四攝誘引是妓女也歌誦法言是樂音也總

持廣納是園苑也密固扶疎是樹林也開合適時是妙花也智解造實是慧果也去熱除垢是浴池也三昧澄淸是定水也其間更有一事聱訛不可不辯經云布以七淨華浴此無垢人若識得無垢人便識得親生父母若知親生父母便知毗盧有師法身有主諸上座要知法身主麼無手童兒能指出分明貌醜不堪傳（普賢品）

上堂南泉大師云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趙州大師云我十八上便解破家蕩產南泉父子至親骨肉因甚麼造詣不同若向者裏會去豈但徹見南泉父子亦乃入得維摩不二法門博山當時於趙州破家蕩產處便會得南泉作活計於南泉作活計處便會得趙州破家蕩產此二語雖如氷炭惟親履實踐者乃能知之諸昆仲此事不從學問得不從思維得不從修證得不從辯慧得只如維摩大士牙如劍樹口似血盆問若雲興辯如瓶瀉到者裏亦開口不得只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可謂理屈辭窮非但要默然不得不默也古德頌云維摩不默不良久據坐商量成過咎總是瞌睡漢說他作麼文殊大士略較些子向者裏按下雲頭睜開碧眼雖然如是祇知擂藥不覺瑕生獨三十二菩薩一箇箇攢花織錦向無煙火處鬬弄春鶯於沒蹤跡中開展門戶非但有益於當時正爲有益於現今亦有益於將來也假如有一僧向博山道和尙莫錯從古洎今未嘗有人如是批判博山祇向他道博山錯何似上座錯豈不見不因夜來厲爭見海門秋（不二門品）

上堂饑來喫飯困來打眠咬著牙齒震動大千俊鷹不打籬下雀好兒終不用爺錢舍利弗纔欲得食早已被呵我等一日三餐如何理會廬陵米價要且不知閻羅老子打筭飯錢作麼生折合到者裏智慧辯才神通妙用總用不著直饒維摩大士遣化人至四十二億恒河沙世界上衆香世界乞香積世尊所食之餘復至娑婆世界施作佛事衲僧分上簡點將來正是鬼神活計當得甚麼事諸昆仲若知十方國土猶如虛空衆香世界不離跬步一念淸淨釋迦佛卽是香積佛娑婆世界卽是香積世界若一念非淸淨

香積佛即是釋迦佛衆香世界即是娑婆世界諸昆仲若向者裏信便信去若不信從教立在古屏畔待使丹青入畫圖香積品

上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釋迦老人有耳如聾胡地冬抽香筍楚天鴈入回峯擊碎晴空一色揭開雲霧千重此是衲僧分上具足底神通妙用又何勞化寶座將丈室置右掌然後爲神異哉亦是維摩大士佛事門頭聲響如是非實事也衆香世界以香飯入律行娑婆世界以文字語言而入律行此悉是菩薩導機動善應權化物亦非實事也或有國土以佛光明而作佛事有以佛所化人而作佛事有以菩提樹而作佛事乃至有以佛威儀進止諸所施爲而作佛事然古今非一世變時遷在博山分上總用不著博山但將現成底現前底指示大衆有時以森羅萬象而作佛事有時以日月星辰而作佛事有時以園林浴池而作佛事有時以水流風動而作佛事有時以揚眉瞬目而作佛事有時以搬柴運水而作佛事乃至與諸上座要笑謳歌而作佛事諸昆仲且道與釋迦老人維摩大士是同耶別耶復笑云日月有明晦聖凡無二心菩薩行品

上堂道遠乎哉觸事而眞聖遠乎哉體之則靈見聞覺知是載道之器道不即見聞覺知亦不離見聞覺知動靜起止是聖所行處聖不即動靜起止亦不離動靜起止若得大轉變方有語話分諸昆仲若以見爲見有不見以無見爲無見此即成斷見若欲具正見無見無不見若以動爲動妄心彌更動以無動爲無動此人非佛種若欲知不動動上有不動會得此意縱萬境紛紜之際而恬然寂然所以肇公云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日月麗天而不週教中謂東方妙喜世界有佛世尊名曰不動東方乃羣動之本佛名不動亦此意也而以妙喜世界入娑婆世界事有往還之跡理無往還之功如有一人從東方來東方虛空無有空缺處復至西方去而西方虛空無有遍塞處如斷妙喜世界至娑婆世界妙喜世界無空缺處娑婆世界亦無遍塞處非神通力也法如是故若會得此意是名眞法供養如來諸供

養中法供養最何以故一切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從此經出故法華經云假使有人登須彌頂為人宣說十二部經未足為難暫讀此經是則為難諸昆仲果的是字白的是紙經是圓頓教乘不出大方廣十二部經典等且道喚甚麼作此經者葛藤話不了喝一喝云專為流通（見阿閦佛供養品）

上堂佛法付與國王大臣長者居士世諦語言皆合道誰家紘管不傳心佛法付與沙門釋子菩薩大士袈裟一段風流事不是飽參人不知昔者雲陽老師初住此山荷擔大法豫齋趙公扶助此道師資相契如水乳合陽師化後仍得湛虛趙公二子及孫四世弘善所以闔地信向佛法悉從此幾中流出余所謂董嚴者非嚴乃功德海也今日解制之期鮑吾李公洎尸居士設齋供衆博山不免舉一兩則陳爛葛藤因齋慶讚去也昔百丈大師云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眞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諸昆仲向第一句會去甚是快便其或未然博山重為下箇註脚靈光獨耀分身兩處看迥脫根塵眼裏耳裏體露眞常通身紅爛不拘文字流出一大藏教心性無染貪嗔癡愛本自圓成猶欠粒米但離妄緣喚甚麼作眞實即如如佛佛之一字吾不喜聞者裏不會更將張拙秀才悟道頌重為註解光明寂照遍河沙天上天下惟吾獨尊凡聖含靈共我家一人傳虛萬人傳實一念不生全體現山河大地遍塞殺人六根纔動被雲遮好向聲色裏薦取斷除煩惱重增病喚甚麼作煩惱趣向眞如亦是邪甜却眼中翳隨順世緣無罣礙飲水須防噎渴涅槃生死等空花何處得此名字還會麼更或遲疑博山將維摩經從頭復解一遍良久云雖沙無鍍玉之談結草乖道人之意便下座（囑累品）

書坊仙亭上堂聽石秦王鏡涓流古澗泉徹塵山海量發火樹頭煙諸昆仲此四句偈有一句殺有一句活有一句縱有一句奪若人撿點得出博山與他結箇同參其或未然不免駕雲霧吸山川弄神通顯妙用又怎惟得博山博山十年前曾到此山見雲霞繚繞古木含煙有泗泉余公道愛般般尚壯壯然也博

山十年後到此山復見緲緲雲霞含煙古木泗泉余公今已矣也若以人比古木人實同幻化古木乃恒常也若以古木比山川古木有摧折山川乃恒常也若以山川比雲霞山川有崩缺雲霞乃恒常也若以雲霞比虛空雲霞有去來虛空乃恒常也若以虛空比吾大圓覺體虛空有成壞而吾大圓覺體乃恒常也更有一恒常不與諸昆仲道諸昆仲各人向衲衣下抖擻看若抖擻得出便好與博山相見有麼有麼袈裟不是恒常事臭爛骨頭仔細看

戊辰重至董巖上堂天不蓋地不載是甚麼物諸禪者也須審細千人萬人中不向一人不背一人是甚麼物諸禪者也須審細虛空包不住大地載不起是甚麼物諸禪者也須審細蚊蟲眉睫上安身蟭螟腹中敷坐是甚麼物諸禪者也須審細於此四種上會去許諸人升博山堂未會入博山室更須知博山室中受用始得諸昆仲頓明佛心毫無差互世間心念不見纖毫始名出世間人逢世間逆順境緣賢愚好反如以手觸空了無交涉所以達磨大師云亦不覩惡而生嫌亦不觀善而勤措亦不捨愚而近賢亦不拋迷而就悟達大道兮過量通佛心兮出度不與凡聖同躔超然名之曰祖卓拄杖云達磨大士來也爲汝等敷宣第一義諦且道是何章句巖巖磊落從教日炙風吹行樹清涼好看花飛蝶舞

上堂佛不求佛心不覓心設有求覓者皆昧心取境耳若達境惟心不生分別想山河無影跡大地絕形蹤青松與綠竹同科白鷺共黃鸝一色理無異狀緣幻千途果然徹究根源頓絕凡情聖解古德云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當知此一字法門豈但奪盡世間法假饒千佛出興於世行苦行坐道場說法利生般大涅槃祇是緣生法以智眼觀之如夢如幻攝大乘論云即諸三摩地大師說惟心由心彩畫故如所作事業若達本忘情自然無惑諸昆仲此是教家極則更須知祖師門下長處始得且道作麼生是祖師門下長處拈拄杖云昨日是重陽今朝又過一日也卓拄杖下座

上堂如何是道平常心是道是聖是凡都一槌攛生

擬議隔天涯大似尋空向壁討諸昆仲能由境有境
逐能成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拄杖子喚作能三十棒
趂出院喚作境三十棒趂出院喚作非能非境三十
棒趂出院喚作亦能亦境三十棒趂出院三祖大師
無風起浪平地生波簡點將來不無滲漏雖然如是
下文幸有揀言豈不見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智者無
為愚人自縛據此亦有過犯何以故說箇同字好與
三十棒趂出院卓拄杖云不是與人難共住大都緇
素要分明

上堂釋迦大師從本無生緣起而有生者鏡中之影
像昭然從本無滅緣盡而有滅者水上之漚華寂爾
四十九年夢語百千萬種眞慈掉盡老婆舌頭償盡
衆生口業無端被迦葉尊者覷破只得無地藏身博
山雖是他脚下兒孫要且不沾著些兒痕跡何以故
彼既緣生我亦緣生當知拄杖子不在其類彼既緣
滅我亦緣滅當知拄杖子不在其類諸昆仲還識拄
杖子麼橫拈直撞無情識生滅場中不涉伊識得箇
中何所似牡丹花下睡貓兒卓拄杖下座　第五

無異禪師廣錄卷第六

住博山法孫　弘瀚　彙編
首座法孫　弘睿　同集

住建州大仰寶林禪寺語錄

結制上堂諸佛出世為一大事因緣幾幅素縑描不
出博山出世亦為一大事因緣一條白練蓋頭穿破
頭老漢曾相委多少人天受熱瞞諸昆仲此事不從
功行得不從修證得不從思惟得不從禪定得饒你
將自己身心煉得如枯木寒灰百年在定終如一箇
死人於本分事中全無交涉所以道直饒到澄潭月
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此猶是
生死岸頭事諸昆仲直須向花柳街前逢得九衢春
色莫吞岸上帶來八面秋風始能應用無虧隨緣自
在底日子諸昆仲還知博山今日底行履處麼良久
云祇有一雙窮相手未曾輕揖等閒人

上堂心不是佛智不是道知盡無知無知知要博山
盡起瞎眠算來恰恰却好對談無論是和非三寸舌
頭胡亂掃有問禪夜深明月照窗前有問道無角泥

牛臥荒草有問法南嶽石頭苔路滑有問僧眼中瞳子面前人更有當陽向上句分明說與君須記從來孝子諱爺名等閑拈出同兒戲諸昆仲博山今日拈出可謂不惜家珍也祇要諸人領略不然則辜負大衆去也復笑云不辜負臘栽無影樹留與後人看

上堂佛法有因緣因緣非佛法彼此不相涉運事從口發昔釋迦大師托質閻浮降神兜率未受溺盥之孕便展無礙之鋒現世界而無邊化衆生而無量撿點將來要且不曾度著一箇既出毋胎捨皇宮之快樂受雪嶺之饑寒覩明星而悟眞常卽塵勞而成佛事要且不曾悟著一法及乎開場四十九載談經三百餘會龍宮塞滿而法界全彰要且不曾談著一字逮末後拈花示衆便云有教外別傳說印心之妙偈付上行之金襴要且不曾傳著一絲及乎三千七百承虛接響人人拖泥帶水而棒喝交馳各各帶水拖泥而眉毛倒竪要且不曾沾著一滴今日博山遠承蒸蔭雖是他家兒孫要且不行他故轍是佛亦剗域內不留朕兆是魔亦剗緣中豈涉塵勞是僧亦剗拂羅漢之我人是法亦剗出智眼之金屑當此法筵之際向蒼煙紫霧之中細觀豹變於流沙絕域之外捷見飛黃直下舉向上機徹頭示末後句諸昆仲既是直下喚甚麼作向上機既是徹頭因甚是末後句復笑云金背黃牛眠綠草銀蹄黑犬吠青天

上堂心本是佛智本是道認奴作郎終成不肖東寺要索鎮海珠仰山傾出一栲栳釋迦彌勒爲渠忙帶累博山渾落草不落草萬里山河明杲杲西湖水浸碧琉璃南海波斯無處討諸昆仲當此時也秋日徹徹秋菊離離秋雁南飛秋猿夜啼古所謂欲知佛法當觀時節因緣今時節至矣作麼生是本成佛底心以手約云看看傍觀者哂當局者迷參

上堂諸昆仲須善巧彌勒布袋頭祇要今時了要笑與謳歌愈聽聲愈好且如博山上堂大衆聽法畢竟承誰恩力稽首慈氏大師神通不同小小

上堂昨日是重陽今朝不見九椎有破落僧面南看北斗懶烹石女茶醋愛曹山酒棒打石人頭不落瞿曇後諸昆仲通玄一脈智者知疎不勒金鞭白牛過

野擬向溪東牧不免食他國王水草潭家不奢孝擭碎玉琉璃擬向溪西牧不免食他國王水草纔拈金彈子大地沒閒人不如隨分納些些秋風多帶殺秋露逼人寒諸昆仲更須知人牛不見海滿空澄潤濟非聲千山不露憑麼時節轉位就機一句作麼生道堪笑陶彭澤無錢對菊花

上堂雲居舫禪師云月色和雲白松聲帶露寒好箇眞消息還君仔細看諸昆仲此四句偈如啞子作夢事分明舉似於人祇要披襟領荷博山今年到寶林寺恰恰應者箇時節不免註解一遍與大衆結箇出世大因緣也月色和雲白人居翠蓋東更求親切句欸乃月明中松聲帶露寒冷落絕躋攀渾身赤骨歷坐破蘚苔斑好箇眞消息全歸顧盼中夜深人靜曉淸碧許誰同還君仔細看當下骨毛寒携筇深嶂裏趺坐聽猨巒諸昆仲且道博山註解還徹古人意否一聲鐵笛歸來晚笑展家風爛熳看

上堂說一箇禪字好與三十棒柄頭有眼明如日說一箇法字好與三十棒優鉢無根滿樹花說一箇佛字好與三十棒分付老盧高著眼說一箇僧字好與三十棒莫教流落在天涯過得瀟湘渡口便知淸白人家萱草煙雲埋沒從教黑豆生芽歸思昔日雲門老漢卻鐵枷眞箇好一棒打殺貴太平免使兒孫落荒草諸昆仲開眼說夢醒亦是迷白酒靑鹽我乃是誰寒氷烈火痛下針錐今古幾多伶俐漢分明辜負一雙眉復笑云博山罪過

上堂我有一句子當下絕羅籠遇險收雙足登山嶺遠峯雲凝天欲曉雷震烏潛蹤瑞草和根拔叢華徹蒂紅三玄彌絕唱九帶厲奇逢淡淡澄江漢皦皦皎蟾朧不吐南山霧何妨八面風兎角情方譬龜毛意轉濃拈香添社火擇菜挫來鋒石女頻加額木人幸斂容頹默堆山富遷期徹骨窮倒騎折足馬踢碎玉屏風諸昆仲此句乃宗門以肯棨之談博山今日盡情吐露若要會此偈意從水晶宮裏穿下過來打破琉璃餅子然後向十字街頭與博山相見更有話在

上堂諸法不自生高樓石女夜吹笙亦不從他生展似眉毛作麼生不共不無因靑山疊疊碧稜層是故

說無生漫江水淺石頭城幾多獵犬尋羊跡誰知一馬生三寅髻龍喜從城下看暮年不見白頭人黃菊落英秋又過不知誰會凭欄情識盡髑髏聽犬吠銷乾枯木喜龍吟諸昆仲更有三玄與三要鐵磨鋼心無處討吸乾滄海露出珊瑚枝衝開碧落不顧無巖草諸昆仲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上堂世尊拈花久晴雨也迦葉微笑久雨晴也航海西來衣線綻也斷臂訓心骨髓露也瘋顛求懺罪性空也倩人書偈本無物也南嶽磨磚牛非駕也馬祖一喝雄峯震也三日耳聾聰無敵也踢倒淨瓶世界傾也三遭痛棒杖開眼也卸却鐵枷腳歷斷也過水摻著渠是我也覩影大悟我非渠也遍邏行腳知親切也博山大似不肖兒孫簡點祖宗過失今日不免翻案做箇克家子將七珍八寶敢捨在一處然後跨白牛而坐斷十虛乘清風而遊乎八極斫盡青松驚起千年白鶴高登碧嶂踢翻幾片閒雲然雖如是更須知博山野牧樵情始到大安樂處不然直饒聖處受生未免竿頭險墮

上堂栴檀叢林栴檀圍繞既披龍樹影不問鄧林材荊棘叢林荊棘圍繞鴻鵠雖有志安識海雲低荊棘叢林栴檀圍繞客來雖不待應物善知時栴檀叢林荊棘圍繞高樓聲漸細移月過滄洲古人指出此四種叢林敢問諸上座畢竟在那一種叢林安身立命博山嘗一一穿過今與大衆開幾重關鎖要入之者不可儱侗善而擇之若說栴檀叢林穿過荊棘叢林幾點翠封增下石數行鴈過楚天秋若說荊棘叢林穿過栴檀叢林不因樵子徑怎到葛洪家若說栴檀叢林不是荊棘叢林荊棘叢林不是栴檀叢林竹風與蕙蘭分香松影邇雲煙異色若說栴檀叢林即是荊棘叢林荊棘叢林即是栴檀叢林水中擇乳須是鵞王敢問諸昆仲博山今日在那一種叢林良久云野老不知堯外事慇懃只向佛前燈便下座

上堂達磨不虛傳二祖不虛受碧眼胡僧皺兩眉看來不著諸人後密究深栽全火祇候龍隱長空鶴鳴白晝諸昆仲當知魚遊陸地笑殺陝府鐵牛虎踞銜衢驚倒嘉州大象法界撮來一粒泰山只重三斤到

此則龍扳雲樹。懶聽風柯。飲啄隨緣。無循軌度。有時在太陽門下。而玄唱玄提。有時在明月堂前。而分斤分兩。有時在芳草波心。澡浴而手折青蓮。有時在紫羅帳裏。謳歌而鍼環玉線。諸昆仲縱有歡客嘉賓。向甚麼處。與博山相見。良久云。前村煙浪裏。犬吠有人家

上堂。博山門庭寬曠。應接周流。寶鏡高懸。珠簾倒捲。閑花野草。翻性地之靈苗。篆縷香雲。示緣生之實相。進得博山門。則百千萬億門。一時透徹。妙叶鼓通重重無盡。諸昆仲且道。博山門如何進。以手彈指云。是處是彌勒。無門無善財

上堂。春雨淋不去。曇花生碓嘴。夏日曬不乾。深陰淨如洗。秋月頗相宜。澄潭不見底。冬雪凍法身。飄飄千萬里。四季共一年。循環差可擬。寒暑不同時。彼此非相似。恁麼也不得。黃河水倒流。不恁麼也不得。虛空生兩耳。恁麼不恁麼總不得。燒火拾枯柴。遊山觀止水。恁麼也得。買石得雲饒。不恁麼也得。移花兼蝶至。恁麼不恁麼總得。碧沼間紅葉。清風翻白羽。諸昆仲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是甚麼字。以手畫一圓相云。白牛放去無蹤跡。空把山童斷鐵鞭

上堂。古鏡闊一丈。世界闊一丈。世界闊一丈。火爐闊一丈。火爐闊一丈。法座闊一丈。法座闊一丈。髑髏闊一丈。髑髏闊一丈。眼睛闊一丈。如何是古鏡。隱顯幾徽。無欠餘。如何是世界。拈來擲去擲子大。如何是火爐。深撥寒灰有點無。如何是法座。坐談誰管天花墜。如何是髑髏。趙州東壁挂葫蘆。如何是眼睛。圓圓光瑩若銅鈴。諸昆仲今朝初一。明日十五。雪峯拋毬。禾山打鼓。大家齊賀太平年。聾者聾兮瞽者瞽。惟有當前白兕兕帶角。鐵蹄三尺七。咄。下座

上堂。天不蓋。地不載。逢貴買。遇賤賣。進前綿索商量。漆桶依然不快。諸昆仲須是全身撥入。徹底翻開。大唐國裏沒禪師。沸鐵烊銅難下口。今有一事問汝諸人。水底石頭顛倒走。雲中泥燕往來飛。者箇若是。卽頭上安頭。如汝文殊更有文殊。是文殊者。者箇不是。卽斬頭求活。如一月眞。其中更無是月非月。目前無法。意在目前。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

及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斫却月中桂清光影更多諸昆仲諸方將宗註教博山將教註宗還有優劣也無註則註矣破則破矣且道夾山意在甚麼處好鳥肅從林下過鳳凰不戀舊時巢

上堂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富嫌千口少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貧恨一身多泰山與華嶽爭衡少室共雄峯側耳腹藏四大海脚蹋須彌盧於金輪際下探不二之眞源向香積界中搏無殊之法食此猶是門庭施設小不思議衲僧分中了無交涉諸昆仲須知法外無身心外無境智外無土空外無塵纖芥方投千門洞達一塵纔起大地全收結菴摩羅菓於不思議之鄉植栴檀陀林於無陰陽之地且道古今阿誰得恁麼受用惟有傅大士較些子君不見山海坦然平截氷來羮茶惜乎此老早矣未曾得見博山若見博山好與痛棒還是賞伊罰伊要渠識痛癢始得諸昆仲此事不要乘列位公子得知若知時將謂佛法容易也然雖如是且道那箇皮下無血珍重

上堂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月中丹桂和根拔海底泥牛鼻穿於諸妄心亦不息滅紅塵堆裏排班立白浪灘頭撒手行住妄想境不加了知臘月火燒無影樹三春人唱採樵歌於無了知不辨眞實須彌頂上花冠子非是人工纔造來諸昆仲博山有不思議底爐鞴將佛祖言教煉成一箇鐵橛子鍼劄不入水灑不濕若喚作教却又是禪若喚作禪却又是教直饒於禪教中分別不生更須知禪教向上有事在且道作麼生是向上事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

住福州鼓山湧泉禪寺語錄

開堂拈香白椎竟師曰昔日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衆尙餘一枝在博山手裏今日于湧泉堂上供養大衆去也古德云昨日作嬰孩今朝年已老未明三八九難蹋古皇道恁麼說話披心瀝膽徹底婆心且道作麼生說箇三八九底道理卓拄杖云黃河水澄黃河水雲霧山連雲霧山珍重

結制上堂三百年前諸尊宿在此一片地上東語西話三百年後博山在此一片地上東語西話雖則依

摸盡棱大似捕空捉影劈水尋蹤簡點將來不無滲漏雖然如是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諸昆仲若知得彼時即此時不見有三百年前此時即彼時不見有三百年後所以道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此猶是教家事更須知有宗門下長處始得且道如何是宗門下長處卓拄杖云朔雲凛烈吹開寒谷之花石火輝煌拍破木人之掌珍重

上堂春日乍寒乍暖春風條有條無若從者裏會去佛法天地懸殊不從者裏會去向甚麼處會纔涉思惟成羣作隊不思惟處意如何行人更在靑山外今日博山親歷其境有一首偈分明舉似大衆偈曰三脚驢子弄蹄行踢破蒼苔知幾層正恁麼時誰會意白雲深處坐禪僧卓拄杖云咦誰是其人珍重

上堂舉拂子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古人恁麼道獨步全提至微至著超規越矩方圓可成先賢朱晦翁嘗以此偈示門人曰吾儒無此等語晦翁可謂知言也諸人還知麼月渚風林流出現成公案鶯聲鳥語宣揚不二法門雲中之木馬長嘶山外之泥牛倒走毋居正位不犯當頭坐斷十方不通凡聖然雖如是更須知有向上一縫子始得且道如何是向上一縫子良久云口是禍門

上堂天地旋山河走面南辰看北斗家鄉田地讓商量肉髻明珠誰不有諸昆仲論肉髻之明珠貴在親知論家鄉之田地貴在親到親到則取之不竭用之無窮親到則春耕秋穫布種以時果得如是受用譬如擲劍揮空毋論及與不及此等說話大似嚼飯餵嬰兒諸人分上因甚麼不薦卓拄杖云只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上堂黑狗爛銀蹄白日通霄吠石女倒拈針木人相對語諸昆仲於此四句上透得過四方八面來虛空連架打所以道一雙孤雁貼地高飛兩箇鴛鴦池邊獨立可謂明珠在握寶鏡當臺胡漢俱來隱諱不得諸昆仲團大千於掌上擲化土於他方探香水於金輪果能如是也儘奇特但切不得動著動著則打折汝等驢腰卓拄杖下座

上堂卓拄杖云轉山河歸自己月明當戶炤轉自己

歸山河風冷歇山居撞鐘撞著老僧心群雲從地起
鐘聲為甚麼披七條衣寶蓋自天垂總不恁麼道又
作麼生不是家鄉客徒勞話歲寒此五種見地雖則
賞罰分明也要諸人委悉有一人在蘊界屏處說非
法語犯十三僧伽婆尸沙有一人在淨白地上涕唾
犯一百應當學有一人撥草瞻風攙行奪市有一人
露盤卓犖解作家方有一人對敵不見血火燒不知
痛病在膏肓不堪療治若有人於此簡點得出博山
分付拄杖子一任天下橫行其或未然卓拄杖云楖
標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

無異禪師廣錄卷第六

無異禪師廣錄卷第七

住博山法孫　弘瀚　彙編
首座法孫　弘裕　同集

住金陵天界禪寺語錄

金剛殿拈香三門高聳臨霄漢廓徹方知祖道玄今
日脚跟親蹋著優曇花影遍三千

天王殿拈香從來願力展慈威爍破虛空毫相輝依
正報中誰辯得山頭多見紫雲飛

大雄殿拈香黃金殿上三尊佛白玉光中一箇僧正
恁麼時何所據香雲旋結萬千層

振宗堂據坐寶鏡當臺驗正邪阿誰獨蹈大方家博
山手段從來辣客到薑湯便當茶

開堂此一瓣香彌天亘地燿古輝今太極鍾靈乾元
衍慶爇向爐中端為供養我明
太祖高皇帝
成祖文皇帝建立
三寶弘通大乘廣化衆生同圓聖智山僧某今日在
此法筵一言一句皆從

覬恩中流出以海水爲墨書其贊辭不能盡其萬一
也伏願
皇極御天遍大千而廣被
聖靈奕世昭萬古以常明
此一瓣香靈苗含潤寶樹敷榮景星聚以沐洒麻祥
雲凝而乘嘉運爇向爐中端爲祝延當今
皇帝聖壽萬安
皇后偕聖壽以無疆
太子懋元良而永泰伏願
金輪永鎮日新鷲嶺之風寶位增輝時邁唐虞之治
此一瓣香萬物賴以生成陰陽協而秀發爲霖現瑞
裕國祐民爇向爐中用酬檀護
滿朝合郡宰官護法大居士福基祿位咸增性種靈
根滋茂
此一瓣香龍宮湧出鷲嶺拈來輝寶鏡而利益羣生
徹重玄而全該正命爇向爐中端申供養
先本師壽昌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歛衣就座白椎
竟師乃卓拄杖云諸昆仲達磨大師航海而來直指

人心見性成佛雖則門庭萬仞壁立千層祇演一心
之法更無餘事乃至六祖傳衣五宗競出運無礙輪
化無緣衆祇演一心之法更無餘事潙山大師敲唱
同時暗機圓合傾瓶以辯超方擔茶而彰妙用祇演
一心之法更無餘事雲門大師箭鋒相拄函蓋乾坤
揚眉落白顧盼猶遲如流雲翔鶴滿水晴空祇演一
心之法更無餘事法眼大師拈現前石塞虛空口一
切處現成六根互用六用齊施祇演一心之法更無
餘事臨濟大師一語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驅耕
夫牛奪饑人食電光石火開眼猶迷祇演一心之法
更無餘事洞山大師混不得類不齊立寶鏡三昧炤
學者肺肝分五湖玉石雪盛銀盌月炤金沙祇演一
心之法更無餘事乃至博山今日還承諸祖慈蔭循
規蹈矩借路還家駕輕就熟祇演一心之法更無餘
事諸昆仲含靈具此一心之法學人欲明此一心之
法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示此一心之法故楞伽經云
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諸昆仲大地沒遮攔要行
行不去要住住不得且道向甚麼處出氣還知麼烏

鳴雲樹聲聲喚遊子歸家。魚躍煙波色色翻誌公陳棗。瀧瀧空中梵字。剎開眼底重瞳。且道向甚麼處認取自家心地。卓拄杖。云鼻根浮面上。更不用饒舌。珍重

當晚小參。南嶽大師云。一切萬法皆從心生。心無所生。法無能住。若達心地。所作無礙。諸昆仲。心無所生。山河大地。從甚麼處得來。法無能住。終日著衣喫飯。因甚麼只認定著箇自已。去此二途。作麼生折合。諸人分上。也須自看。有人通得消息。博山將袈裟以覆之

魏國徐六爺居士誕日。請上堂。因緣所生法。莊嚴世間。相了彼性空者。斯人具正眼。諸昆仲。心本無生。從緣有生。生緣勝。故佛稱亦勝。法華經云。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作麼生是說一乘底道理。諸昆仲。毫端歛法界之方。滴水含滄海之潤。無明全諸佛之智。藏識瀦增上之緣。理應箭鋒。事存函蓋。不可以思議而得之者也。諸昆仲。茲因魏國六爺老居士華筵大誕之辰。合郡衆居士。於濟生菴中。設此無遮大會。爲六爺居士祝壽。且道將何爲祝。耶須彌耶。滄海耶。大地耶。草木叢林耶。若以須彌爲壽。須彌高而有頂。若以滄海爲壽。滄海深而有源。若以大地爲壽。大地厚而有輪。若以草木叢林爲壽。草木叢林多而有盡。惟以吾大圓覺中。華藏界內。香雲花雲。幢幡雲。音樂雲。寶蓋雲。若舉一。若舉二。若舉百。若舉千。乃至百千萬億數中。隨拈一微塵許。皆與有情無情等。與毗盧遮那等。皆可爲居士祝壽也。雖然如是。不免爲居士傍通箇消息。作麼是傍通底消息。華藏界中纔一念。閻浮早已萬千年。珍重。僧問。如何是無量壽。師云。烏龍潭上浪滔天。進云。恁麼則有量也。師云。天池一滴水。怎與衆同流。茹居士問。向上一著。如何道。師云。石頭城外華楊柳。進云。者是衆生眼。如何是和尚眼。師云。吹蒜殘花色愈鮮。進云。某甲參學二十年。今日學得一拜。師云。三十棒。且待別時

晚上吳盛二居士就濟生菴。請上堂。博山三年前。同桑梓。爲桑梓舊親友。演箇還鄉曲子。衆中有聞名者。聽音聲者。見形影者。摩皮膚者。契心髓者。復有進其

門升其堂入其室者倏忽三載若剎那際今衆居士復以幣帛見召博山雖在他方千萬里外其實寸步未嘗離故鄉田地諸昆仲龍眠靈霧紫金足下雲生浮渡滔滔鍾阜山中水澄析毫端而含剎土懸鏡以辯方來聽公剪尺尚存投子油瓶現在然雖如是也要衆居士見其面孔聽其法句始得且道是何法句卓拄杖云諦聽諦聽

余集生任文升二居士請上堂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只饒坐斷兩頭更須知有向上事始得諸昆仲若論向上事諸人分上一一天眞一一靈明一一具足上至諸佛下至含靈各各不欠缺纖毫是以余集生任文升二居士同合郡大居士向者裏設無上妙供運同體大悲救砧几衆生解籠檻囚縶飛者適霄漢走者縱山林潛者躍深淵以無功之功無行之行於無衆生界中解脫鏡像有情諸昆仲青山挺秀流鶯轉樹裏之聲綠水瀰漫躍鯉現波中之色味眞指於山水迷現量於飛潛大似陽燄翻波渾成戲論諸昆仲還識得麼若能返照直下逢

渠舉措施爲無斷實相卓拄杖下座

上堂洞山大師悟道偈云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若能如是會方得契如如此是洞山宗旨綿密回互皆從此偈中流出不可不理會諸昆仲此偈中有二句最嚴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渠者何物也而正是我我者復何物也而不是渠且道是一箇是兩箇若向者裏會去始可有參學分須知此偈豈但會洞宗旨即五家應機接物皆當向此句中印過始得不然在一機一境上得些子解路盡是掠虛頭漢有甚麼話會處所以曹洞有三種滲漏一者見滲漏機不離位墮在毒海此不離即毒海也二者情滲漏情存向背見處偏枯此向背即偏枯也三者語滲漏體妙失宗機昧終始此體妙即機昧也若據此三種滲漏學者明晦如見肺肝所以博山擧眼無人非敢以生滅勘驗諸方若見徹此偈洞山大師未曾入滅博山雖在今時亦不諳今時事祇與諸人二時逐隊諸昆仲古木叢中鼻竅漏逗法身大洋海底翻騰侵損漁

父徹見本來面目野雲散而天青掀開煩熱胸襟衣綫綻而體露還有與洞山大師共出一隻手者麼卓拄杖云學頭天外看誰似我般人僧問如何是和尚底具眼處師云善世橋邊逢　聖主進云未是和尚具眼處師云三十棒趂出僧一喝師云者一喝落在甚處僧無語師直打出法堂

上堂如何是佛十方世界最靈物如何是法古路迢迢苔蘚滑仍將佛法問根源雲散長空鶴唳天纖塵不立清如洗三箇猢猻夜簸錢諸昆仲宗門中事豈同容易一言一句一大藏教註不破歷代祖師機深智廣潛興密運須彌倒卓拄杖橫韃繪彩色於空中擲大千於方外且道向甚麼處捫摸所以云靈龍不肯住呼喚不回頭古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玄沙大師恁麼老婆心切也只要諸人知箇落處始得諸昆仲青黯黯處樵子不借路以還家綿密密時機婦飛金針而夜織香銷錦帳露浥芙蓉發清嘯於深閨吐微言於連枕情濃意洽試問諸昆仲還知得也無良久云分明一段風流事不與諸人較短長

上堂南陽忠國師云青蘿夤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淡泞出沒太虛之中萬法本閑而人自鬧諸昆仲作麼生說箇本閑底法若會得本閑法則大千世界有情無情等無纖毫鬧相若有纖毫鬧相者則不得本閑法也何以故鬧卽法故所以道靜則埋根千尺動則當處生苗只饒不動不靜未免飄飄搖搖博山則不然動則寒氷凝結靜則白浪滔天直下了無動靜紅爐片雪如綿若於此二偈中會去始明得本閑法也諸昆仲動非動相雖動極以恒安靜復靜元總靜機而常運秉常運之樞機履恒安之玄軌實鏡懸而無隱璽珠簾捲以納方來不涉呼吸之階徵寧有去來之蹤跡諸昆仲順則吉也逆則忤兆肯則自許也若於靜鬧親疎而較其優劣者雖其恒沙思量分別莫能得其蘊也卓拄杖下座

上堂僧問古德擬塵見佛時如何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又僧問古德擬塵見佛時如何渠無國土何處逢渠二大老各道得一邊一箇關門庭施設輝煌掌上之珠一箇則入理深談擊碎秦時之鏡若

是博山則不然。有問。機塵見佛時如何。紺髮旋螺髻兒。綿印手文。學人不會意旨如何。青蓮捧雙足。赤肉挂金襴。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若說是同。作麼生說箇同底道理。若說是別。作麼生說箇別底道理。若向者裏融會得去。博山與汝結箇同參。諸昆仲。居正而不立正位。泥牛吼海岸之風。垂偏而不住偏。方石女弄珊瑚之影。乞食於三家村裏。謳歌於萬仞峯頭。借松鏡以瀉清光。拾苔錢而嚴富態。有人向三種問答上徹去。洞上宗風。於斯有賴。突僧問。學人一口氣不來。向何處安身立命。師云。毗盧閣後鳳凰山

滇州海吉禪人率衆道侶請上堂。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紅塵堆裏露全身。了知萬象空無物。那見山河礙眼睛。三歲孩兒頭似雪。禪光萬里一條鐵。底事分明說與知。當戶連山也太奇。兼帶位中親迸出。巖前石虎夜生兒。生兒則且置。且道是甚麼時。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乾三連。坤六斷。離中虛。坎中滿。屈指顛倒數來。依舊寸長尺短。珍重

余集生居士誕日請上堂。佛於無量劫。廣行無量行。度脫無量衆。是名無量壽。諸昆仲。我等同世尊。因地以來至於今日。而世尊成道已經無量恒沙劫數。我等輪迴生死六道。往還亦經無量恒沙劫數。世界成住壞空。亦經無量恒沙劫數。毗嵐風起。金藏雲成。而虛空之性湛然不動。亦經無量恒沙劫數。以此則知諸佛壽命亦無量。衆生壽命亦無量。世界壽命亦無量。虛空壽命亦無量。今日集生余居士華筵大啟。而一切人皆以世禮年月為居士壽。博山則不然。但願居士壽同善財菩提心解脫海亦無量。願居士壽同彌勒成佛度生海亦無量。願居士壽同普賢行願莊嚴海亦無量。願居士壽同觀音大悲示現海亦無量。願居士壽同文殊般舟智慧海亦無量。願居士祿位亦無量。眷屬亦無量。親受用亦無量。三三昧亦無量。豈但居士如是。即現前大衆親受用三三昧等壽命亦無量。博山是真語者。實語者。不異語者。且更將何物為居士壽耶。良久云。珍重

解制上堂。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博山從廣信登舟。過鄱陽。出湖口。跨長江。登石頭城。

江岸從濟生菴至天界寺安置水月道場修習空花萬行降伏鏡裏魔軍成就夢中佛事豈但博山遡自釋迦大師開場四十九年末後拈花示衆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摩訶迦葉亦是夢中佛事達磨大師航海而來少林面壁九載雪庭深夜斷臂謝心亦是夢中佛事乃至執役負舂傳衣半夜亦是夢中佛事至使五家鏡出千燈列焰吹簫打鼓舞劍揮叉棒喝交馳語言遊戲亦是夢中佛事即今博山同諸昆仲結制解制陞堂入室問答機緣旁彼列衆監院及天界方丈十位首領道人并諸執事不以身爲身不以命爲命喫盡艱辛護揚大法亦是夢中佛事諸昆仲博山恁麼舉似正是好肉剜瘡夢中說夢假如有一漢子大喝一聲諸人睡夢醒時却又作麼生道良久云毫光直徧三千界永祝皇圖億萬年僧問上根人來如何接師云此去祖堂三十里進云中根人來如何接師云獻花巖畔古今聞進云下根人來如何接師云門外好與三十棒進云不落階級人來如何接師云闍黎只今在第幾位僧禮拜

小參

小參臘盡逢春事事奇海風吹動碧玻璃昨宵偶得家鄉信破院荒村絕所依諸昆仲博山家鄉是破院耶是荒村耶有人簡點得出博山與彼携手同歸其或未然洪華且護添麼點數盡閻浮又一年

小參僧問竟師乃云時名五濁世日婆娑地面丘墟人心荊棘青林掌中毒氣破曬脊上來蹈踏水火以脩行逐腥膻而喘息胸中無半點衝氣强作機鋒肚裏懷一塊戰鹽伸爲問答鬼見拍手而笑人逢側目而嗔埋沒已靈事負先聖洗心改過莫逐妄緣不慢前懲果從因證豈不見靈山會上知音少長者園中木耳多卑拄杖下座

生生社小參宗門中事難以措詞盡力道不得底句作麼生開口三乘十二分教有人說去了也即心即佛有人說去了也非心非佛有人說去了也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亦有人說去了也且道與諸昆仲分析箇甚麼即得良久云黃金自有黃金價肯爲和沙賣與人珍重

月上庵小參忠國師云青蘿夤緣直上寒松之頂白
雲淡泞出沒太虛之中萬法本閑而人自鬧諸昆仲
卽今山河大地萬象森羅水鳥樹林人叢馬隊喚作
萬法作麼生說箇本閑底道理捨萬法而求本閑未
之有也卽萬法而求本閑須要衣線下迸開始得所
以博山教人將一句話頭置在八識田中眉毛與大
地廝結只教自悟自肯其或未然聽取一偈諸佛依
何住靈山問意新心宗爲社主金粟作檀人一兩滋
春國千燈薄暮雲須知塵界裏眞俗未容分珍重
浮山華嚴寺立新住持請小參一大圓覺爲我伽藍
又當知以我伽藍爲一大圓覺互攝互融無二無別
然後應事接物始無障礙夫善住持者先得根本不
動智然後得差別智根本不動智中容不得絲毫動
念處差別智者應事接物頭頭合轍若有絲毫念慮
可動未免有生滅去來之相不名智也得此智者以
理應事事事全理如其不然不名住持不見僧問雲
門不起一念時如何門云須彌山天童頌云不起一
念須彌山雲門法施亦非慳肯來兩手相分付擬去

千尋不可攀山海洞白雲閑莫將毫髮著其間假饒
犖額難瞞我未肯模糊放過關天童大師重門擊柝
以待暴客匙鑰在手防禦甚嚴昔盡山住持遺錄公
棋無敵手固是奪角衝關祇是博山今日要問伊無
白未分以前著一著子畢竟如何下手從來十九路
迷悟幾多人且道迷箇甚麼悟箇甚麼良久云珍重
大龍山中方寺小參若欲說法無法可說無可說者
始名說法有法可說恐辱大法昔世尊陞座文殊白
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諸昆仲
且道世尊有法可說耶無法可說耶諸人也須向者
裏開眼始得文殊恁麼道在甚麼處見世尊說法世
尊便下座是許文殊是不許文殊諸昆仲還簡點得
出麼其或未然聽取一偈白雲山頂中方寺清覺無
停僧自閑只恐溪深流水急嚴分花雨落人間
宮諭吳觀我居士請小參若欲究宗門中事須正信
因果熟爛教乘思地獄苦發菩提心古德云禪律並
行不相留礙若論淨白心地人人具足只因妄覺一
念起貪嗔擬有貪嗔擬之因便感三惡道之果教中

謂縱而爲貪地獄有不息之機抑而爲嗔餓鬼有肢節火然之苦合而爲癡畜生道中但念水草餘無所知若無貪嗔癡則三惡道何有博山所以教列位向淨白地上發起一念肯心單提一口氣不來畢竟向甚麼處去切不得起思惟度量思惟度量謂之藥忌雲棲大師云獅子之乳非瑠璃瓶貯之則裂無上妙道非淨法之器莫能覯也壽昌和尚云醍醐上味出乎乳滴水攙中總不成謂滴水者正思惟度量也若無思惟度量便能單刀直入力破重圍如吳太史發大乘心受大乘戒正所謂淨法之器但未知有向上事今日緣會勉起信向偈曰江北有居士天人與仰止傳聞金粟來緣境頗相似論心秋月皎談教春雲起機感得相符令予特來此勉究向上事向上何深旨踢破指頭時舒州吳太史

洪濤山毗尼菴小參諸昆仲生不知何來不得不疑來處死不知何去不得不疑去處大丈夫兒豈肯甘心隨業受報若欲究竟此事貴在純眞一念不得草草如香林四十年始打成一片靈雲三十載見桃花始悟所以博山教人看一句話頭一口氣不來畢竟向甚麼處去行裏坐裏著衣喫飯裏畢竟一口氣不來向甚麼處去愼勿思量分別思量分別與究竟此事大不相應若果能眞參實究一朝洗面摸著鼻孔却也太近

小參百千法門無量妙義盡在諸人心意識中悉皆具足汝若認著心意識便昧却百千法門汝若體會得百千法門何處有心意識來著些子關竅亦能殺人亦能活人諸禪者各各在衣線下開眼拌此一生討箇著落

小參長慶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惟人自肯乃相親卽今山河大地樓臺池館滿目靑黃是萬象喚甚麼作獨露底身拈拄杖云莫祇圖他山色好須知別有故園春卓拄杖一下

爲劉和鶴居士對靈小參公生耶死耶誰道虛空有變遷公死耶生耶誰道滄溟有傾覆公生死洞然也雖劫風而莫能吹公慧光滔圓也縱劫火而莫能移公之趣向也肉眼閒窺公之行業也孰不稱奇公之

見地也住向莫齊公之受用也惟聖乃知靈坊山色空今古靜聽玄猿徹夜啼

因事晚參今晚好月大衆見麼可謂玉鑑光輝觸處週幾多盲瞽黑漫頭可憐不受金鎞者頭白終歸暗裏休此月古今評論者不少自世尊以來迨於今日千賢萬聖莫不盡力提攜老婆心切箇點將來祇說得月影邊事要見眞月歷須是自己開眼始得所謂靈山話曹溪指南泉翫寒山北說得彷彷彿彿依依稀稀縱然道得十成博山未敢相許何以故肘後不具靈符盡在是非窩裏大衆直須努力跳出是非關若不跳出是非關三途黑暗將何抵珍重

無異禪師廣錄卷第七

無異禪師廣錄卷第八

住博山法孫　弘瀚　彙編

首座法孫　弘裕　同集

茶話

天界三方丈請茶話若論參學分中事當下教諸人領略去當下無事去早是埋沒諸人了也其中有三種岐路有一種學人擔佛傍家走乃至求佛求法求禪求道求玄求妙等隨處擔一擔子通身都是佛法如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鳳棐金網趨霄漢以何期又有一種學人自作主宰謂有甚佛可求甚禪可參甚道可學只剿得淨潔無依謂是自己受用其實未到淨潔處皆是業識心生出此等邪見只饒到淨潔處未許有參學分在諸昆仲若起世間貪嗔癡罪雖重猶輕若將淨潔處謂之參學極則此業最重世間無有與等者諸昆仲直須掀翻此二種邪見且道向甚麼處討箇安樂古德云如何是頭直須知有果是知有不愁不盡卻今時也從上諸祖推此一事最妙最玄如荎草味如金剛杵若向者裏開眼方許有說

話分今晚爲三方丈茶筵中吐露箇消息大衆作麼生理會若就此言句中透脫也不離其或未然各自喫茶歸堂去好

宗伯何芝岳居士請茶話何居士問古德云肯即永脫根塵不肯永沉生死肯與不肯一齊抹殺敢問如何得入師擧杯云且請喫茶士良久師云會麼士云略會師云切不可向者裏住脚乃云宗門底事少人知大事因緣各有時今日與君通一線淸風明月滿前溪

潘攻喬居士請就大羅菴茶話投子嶺頭雲古今多變幻跨過趙州橋始得絕思算絕思算止一半更有一半向下文長留待明旦珍重

雪後携諸禪人南來圍茶話大雪封山日層樓邂逅歡寒凝鴉不語白結霧成團般潔禪心寂淸涼色界寬明知都是水切莫被他瞞

無方諸禪人請茶話諸人要知得博山行履處麼五鼓燒香天明早粥日中午齋行則與諸人同行坐則與諸人同坐喫茶與諸人喫茶講話與諸人講話祇有些子不同處不免說向大衆去也諸人有思量博山沒思量諸人求佛法博山無佛法可求諸人見博山幷見諸境博山不見諸人亦不見心外之境而今祇有幾根肋巴骨數兩片皮與諸人相似偈曰迎賓待客平常事說妙談玄自不能祇者阿師何用處敢留名字上傳燈

卓無量居士請茶話參禪要了生死念佛亦要了生死今時邊捺淨土播揚禪理在古人分上令人一門深入則可分優分劣自是諸人底識心依他作解豈但不識禪理即淨土一門亦未曾夢見我雲棲師翁將禪淨二途縛作一束教人單提一句念佛是誰即此誰字不明吹毛劍塗毒鼓於斯可見此誰字不明不必瞻前顧後只須努力願發疑情管甚禪管甚淨土如一人與萬人敵不破疑團誓不休要是大有力量丈夫始可話會不然落泥落水帶有帶無於生死門頭了無交涉有力學人將一箇誰字不明處眉毛與大地交結在一團站在千人萬人中不見有一人天地旋山河走波翻浪湧不知不覺全身在理窟裏

又如坐在銀山鐵壁之中祇要迸開一線者一線便是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底事若知得此事便好向毗盧頂顊上打筋斗亦未爲分外離四句絕百非皆爲賸語若不如是認定箇念佛人承當箇事豈但犢訛即是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可發一笑果是性燥漢纔聞者箇誰字如持金剛王寶劍力破重圍直教大地百雜碎將誰字拋向他方世界不須提起做一箇孤逈逈峭巍巍底漢子說禪亦得說淨土亦得說底與如來摩肩擦掌亦得不留箇佛字亦得何以故若將佛字証詮佛辜負當年古佛心珍重

茶話百千法門同居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定門慧門悉自具足神通妙用悉自具足四果四向悉自具足十二因緣流轉還滅悉自具足五根五力乃至三十七品助道因緣悉自具足六度萬行悉自具足十力十八不共法悉自具足三賢十聖悉自具足乃至成佛極果悉自具足降皇宮出母胎至雪山行苦行覩明星開道眼乃至說法利生悉自具足諸昆仲既悉自具足佛殿東南因甚麼缺了一角

普參

黎太冲居士請茶話染緣易就道業難成不了目前萬緣差別一切境緣作麼生了山河大地作麼生了草木叢林作麼生了森羅萬象作麼生了人蹤鳥跡作麼生了四大五陰作麼生了根塵識等作麼生了根本無明作麼生了縱使流注作麼生了諸昆仲了得也在目前包裹了不得也在目前包裹者包裹親迸破親迸破誰是我墻外榴花不是火

普說

世尊拈花迦葉微笑博山嘗有頌云瑞獸靈枝劫外春拈來攪動海山雲婆心況是如天遠那肯拖泥帶水行此頌世尊蘊藉將來有此一段眞風信手拈來當此之際落草求人惟迦葉尊者一鈎便上遞代相傳至二十八祖航海而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得二祖安心斷臂血流而見髓三祖懺罪風顚病瘥作頁模盧行者于杵臼之間頓明大法磨磚作鏡南嶽廐裏跳出馬駒來隶命尋思青原山中笑看麟角露巍巍堂堂從百丈印子上脫去三遭痛棒在

黃蘗拄杖下活來踢倒淨瓶往大溈之山而直往親
影大悟著寶鏡三昧以無疑夾斷脚跟直入祖師堂
奧現成片石頓開法眼全機自唐宋元至我國朝二
百餘年綿綿至我壽昌先和尚向大好山中入興善
之門徑博山在藏身沒蹤跡處躍船子之芳塵此事
誠難豈是容易因憶博山初發心時順流而下直抵
京都于瓦棺寺中三大師座下得聞法華經云假使
有人登須彌頂為人宣說十二部經典未足為難于
我滅後暫讀此經是則為難彼時博山咨詢諸講者
云此法華經在十二部經之外耶講者曰維是圓頓
教門亦是大方廣所攝蓋為佛滅度後弘揚此法者
是為難矣博山潛思云求之在我豈可循文逐句哉
遂留參五臺山靜菴通和尚蒙示三觀之旨先修空
觀一空一切空彼時于蒲團上當下不知血肉身心
前境不知有山河大地如此五年于光澤白雲峰頂
住靜遇印宗師兄舉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
身問博山彼時應答如流彼亦歎喜及彼下山復將
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吾在藥山二十餘

年方明此事公案連舉數遍不覺如在銀山鐵壁相
似疑情頓發晝夜提撕行不知行坐不知坐衣不知
寒食不知味擇菜而不知有菜摘茶而不知有茶挑
擔一站站定兩箇時辰擔墜方復行如此年半未有
省發一日因閱傳燈見趙州囑僧云有佛處不得住
無佛處急走過便打失布袋走見寶方先師問答之
際如方木逗圓孔在彼兩月面黃如紙皮僅包骨蒙
先師痛之惜之一日先師受玉山菴請命侍者邀余
同行余云天熱不去先師云路上有人為汝說佛法
余云活佛放光也是鬧先師再三呼喚不得已而同
行路論君臣五位之旨其中多然余說將至菴下問
余佛印大師云蟻子解尋腥處走青蠅偏向臭邊飛
是君位事臣位事余云臣邊事先師呵云大有人笑
汝去在余云先所論者皆是到者裏因甚麼不是先
師云此一不是彼一切都不是上菴先師與客坐次
余至後園磐石上跏趺經一食頃聞護法神倒地心
下洞然即呈偈于先師有玉山誘一言心灰語路絕
之句先師云子一到多門又到門余云也不消得到

此雖則解心頓寂其柰疑團不破何復至宗乘堂又住靜年半一日登厠見人上樹不覺身心踴躍如放下千斤擔子提衣便行下寶方五十餘里亦不知有路亦不知有脚步動移也纔進門便禮拜先師問云子近日如何余云有條活路只是不許人知先師云因甚不許人知余云不知不知先師云這子具甚麼手眼便燒菴趂出僧去余云黃金增色耳先師復擧僧問古則禪師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公案命余頌之余引筆疾書殺活爭雄各有奇模糊肉眼曷能知吐光不遂時流意依舊春風逐馬蹄先師笑云子今日方信吾不汝欺也余即問云向後還有事也無先師云老僧祇知二時粥飯亦不知有向後事余云和尙豈無方便先師云汝後得坐披衣幸無籌筴足矣余卽禮拜是冬命首衆贈余偈有五宗極則機齊貫三藏精微理共圓之句復囑云當以無心相續正用盡法行持報無報之慈恩利有緣之正信諸昆仲所以云此事誠難豈是容易今日因高麗國晦雲上座請普說此上座履凶蹈險不憚萬里之程博山鼓舌搖唇漏逗一生之事釋迦大師迦葉尊者拈置之勿論且道壽昌先師遷化卽今向甚麼處去也擧拂子云白毫光照紫微宮無限天人淚如雨珍重

問答

僧問斷簡殘篇卽不問斬新條令一句請和尙道師云裂破裁重淸世界倒騎玉象趂麒麟進云此猶是斷簡殘篇師便打進云恁麼則天下大平萬民樂業師云吸盡南山霧長存北嶺松僧禮拜

僧問夾山大師云截斷天下人舌頭卽不無爭教無舌人解語敢問和尙如何是無舌人語師擧拂子云會麼進云此猶是有舌人語畢竟如何是無舌人語師云白雲彌世界虛空無去留進云如是則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也師云汝向甚麼處見老僧進云中興曹洞之宗除是和尙始得師云也是閑言語僧禮拜

僧問古人有言有物先天地未審是甚麼物師云空中書梵字進云無形本寂寥獨鐶遷還有氣息也無師云撲破不成文進云能爲萬象主未審是同是別

師拈拄杖云者箇不可喚作拄杖子進云不逐四時凋究竟將來相去幾許師云者箇喚作拄杖子始得進云正當恁麼時普天之下蘭膏繼晷佳景呈祥如何是博山境師云堦下苔錢砌就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鼻梁向下垂

僧問釋迦老子四十九年說法正眼看來總是無風起浪敢問和尚說法還有爲人處也無師云此去江西半月程進云倘遇箇六根不具底漢和尚又作麼生師云氷谿水底清如鏡進云向上還有事也無師云楊子江頭浪潑天進云恁麼則和尚恩大難酬師云禮拜了退

卓居士問諸佛國土亦復皆空畢竟向甚麼處莊嚴淨土師云青龍山上鹿兒肥士無語師云會麼士云不會師云流鶯雖有語天籟聽無人

張輿公居士問和尚言學人須全身入理乃可問向上事即今請問如何是理師云橫身當宇宙大地沒遮攔進云如何即得全身入師云盡力推簾向裏頭進云未全身入者過在甚處師云珍藏燕石不辯金光進云全身入時以何爲驗師云十方消殞左右逢源進云全身入理後如何師云跳出千層浪方誇稱意魚

六雪首座問學遐入室知乃通方入室且置通方一句作麼生道師云斷貫索却用得

問入室事作麼生師云稚子敲針

問如何是坐斷毗盧底人受用境界師云敗葉成堆

問倒跨師子底人向甚麼處行履師云羊腸鳥道

問橫行四海底人未審具甚麼手段師云小伎倆

問懸崖撒手底人命根還斷也未師云待闍黎命根斷即道

問八卦正位如何排得師云不得錯下點畫

問路逢猛虎時如何迴避師云叉手當胸

問鐵樹珊瑚因甚麼被泥牛衝破師云阿誰證據

問無蒂曇花阿誰拈得師云無手者

問金剛際水如何汲得師云何勞太攘

問和尚籌室中有多少弟子師云心字不加點

問祖祖相傳衣鉢未審和尚傳箇甚麼師云案山石

上共汝商量

問千問萬問不消咳嗽一聲都已答竟未審和尙如何答話師云知時節卽退

僧問昨夜見一箇莽漢殺却毗盧遮那如來未審識法者如何判斷師云盡情斷却

問如何是白椎下事師云瀑布有聲雲不掩

問如何是白椎前事師云深潤無魚水自淸

問如何是白椎事師云無事度朝日黃昏暗點頭

問古人教人及盡今時只如及盡後又作麼生師云懶梳蓬亂髮喜遇當來賓

問樓閣門中遊容打瞌睡漢也無師云待汝醒後卽向你道

問善財五十三參未審如今還行脚也未師云洗脚上牀眠一夜三千里

問楞伽山既不可往爲甚麼被夜叉王所攝師云手親眼便脚頭脚底

問鱉鼻蛇撞著赤眼人作何躱閃師云恰好恰好

問五家宗旨俱明因甚麼輪迴不息師云發火燒山

有光無餘

問維摩經云除去諸有併諸侍者爲甚麼連侍者不存師云久住令人賤新來語自親

問世尊赤手空拳開已又屈屈已又開未審明那邊事師云祇明者箇事

問一切事究竟堅固不知大佛頂還在裏許否師云暗裏抽橫骨明中坐舌頭

問捧喝如雷還供養得圖鬍子也無師云圖鬍子若來也須喫捧

問從前老和尙髑髏卽今還有眼也無師云布袋裏老鴉雖活如死

問釋迦彌勒還識引滿二業也未師云二業是僮果用說甚麼識與不識

問金剛經云應生無所住心既無所住又作麼生心

師云殿花鋪地高秋異松月啣山報曉晴

問佛之一字吾不喜聞某甲不求佛日用事作麼生師云下咽勒把筋燒火撑乾柴

問古德云渠無生死世人因何又被生死使師云靑

山元不動白日鬼迷人
米日生孝廉問是何面目師云天不蓋地不載進云作何究竟師云地不載天不蓋進云用何修證師云穿衣喫飯待客迎賓
問如何是君師云澄潭水似氷如何是臣師云楊柳拂飛塵如何是君視臣師云古鏡幔白縠如何是臣視君師云纖手撥烏雲如何是君臣道合師云一以貫之進云向上還有事也無師云有進云如何是向上事師云舌頭無骨野馬無韁
問如何是君師云水有筋山有骨如何是臣師云鶴鴿鳥鳴似哭如何是君視臣師云千年老樹挂枯藤如何是臣視君師云樓頭畫鼓正三更如何是君臣道合師云金闕鳳啣丹詔去邊陲人唱凱歌歸僧禮拜師復問僧君位中事作麽生僧云虛突兀師便打
問如何是博山境師云棲鳳崖前雲靉靆浴龍池內浪滔滔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光剃頭淨洗鉢僧云學人不會師云者箇阿師還未會剃頭
問如何是道師云紅綃進云紅綃莫是道否師云不是道進云既不是道因甚答紅綃師云因你問道我答你紅綃
問達磨未來此土還有佛法也無師云有進云如何是未來底佛法師云天不能蓋地不能載進云是何物得恁麽大師云喚作物即不得進云不喚一物時如何師云亦無你開口處進云恁麽則不柰何師云我亦不柰何進云和尚因甚不柰何師云爲汝不柰何僧禮拜師云出去揀得千箇萬箇有甚用處
問如何是某甲安身立命處師云天無蓋地無底進云壽昌老人遷化去即今在甚麽處師云淸談對面祇是不知僧復問師云問話且置天無蓋地無底老僧意旨在甚麽處僧擬議師便打勉云拶出虛空髓有味掀翻宇宙殺無依箇中不見壽昌老獨有狸奴笑展眉
問如何是北斗裏藏身師云掉轉身來僧擬議師便打仍示偈云掉轉身來跚北斗藏身一句絕來由要知大衆嘉州路雪覆深山盡白頭
問寒暑相催時如何師云鑊湯爐炭進云未與料作

時如何師云淨地上一場㦖㦬進云成後如何師云莊嚴妙麗一場㦖㦬進云家裏事如何師云坐底坐臥底臥進云門外事如何師云鄉村險阻車馬爲難進云和尙爲人事如何師云從來不曾費鹽醬進云一歸何處時如何師云却値老僧坐臥

師問六雪首座堂中首座人天眼目如何是人天眼目座云頂門上師云還假鑒照也無座云君不見師云不虛參見作家來座掩耳而出

師問無擇上座賢弟到羅浮要與博山相見時如何擇云徧界不曾藏師云恁麼則不見我也擇云兩彩一賽師云更要親見一回始得擇云無兩箇舌頭師云待汝到羅浮黑夜動不得步時卽有深入師遂示一偈徧界不曾藏青松遮翠壁黑夜步難移深山神鬼泣擇得偈次日入見問云若是鳳凰兒不向那邊討師云若是鳳凰兒卽此堪爲妙擇云此是錯義師云平出也罷擇禮拜

師垂四問殿角風搖樹行人盡解衣時如何自云嘗爾沾嘗清凉徹膽

問淸風翻白羽野老笑相親時如何自云春來花塢蝶收含情

問佛殿東南因甚缺了一角自云一人傳虛萬人傳實

問僧堂中有幾人坐臥自云翻身峯頂六不同謀

陳雲怡文宗問湯鹿越谿如何得獸師云知不是水則了

頌云從來大地黑漫漫畢竟將何作指南識得波澄原是水現成公案不須參

問摩尼珠久埋沒塵土中如何急切覓得師云用覓作麼

頌云剎剎塵塵無價珠何須特地妄分疎著衣喫飯恒常用欠得其中一點無

問一斬一切斷如何得此利劍師云咄誰敢當鋒

頌云求覓多因自擬難未曾出匣斗牛寒寶光爛爛輝天地偏服何須覿面看

問等是水味有品爲第一泉有品爲第二泉作何剖分師云嘗過始得

頌云果到金山絕頂時石頭城外自參差脚跟拌斷紅絲索香水靈源爾合知

問黑夜中認賊為子認子為賊作何判斷師云呼名即應

頌云不須分楚復分秦直下誰為第二人好把一刀都截斷金鍮玉石總家珍

問家親作祟如何處置師云殺盡安居

頌云灰頭土面沒人情殺盡方纔見太平就裏順情通一線天明依舊可憐生

問的的主人翁如何得覿面一見師云求見者不的的

頌云儜似熊羆活似龍何曾暫昧主人翁更於覿面求相見知隔青山路幾重

問堪輿家羅經縱橫移動針必南指是誰作主師云真箇鐵心腸

頌云分明一副鐵心腸撥亂乾坤總不妨忠義藹然勤聖主肯將名姓播諸方

問家宅是諸人生身活計見得甚麼便肯破家蕩產師云解作家方者

頌云破家蕩產逈無依贏得眉間毫相輝不向人前求活計縱橫頭角顯全威

問電光中良驥瞬息千里如何得一往追上攙奪入手師云奪在居士手裏用追作麼

頌云良驥追風顧影稀忘緣人許未行前不須攙奪誇精進脚下驪珠顆顆圓

問大慧云將八識一刀憑甚麼安身立命師云妥妥貼貼

頌云一刀果爾中渠魁顛倒閻浮經幾迴識得徑山親切處木人無舌語如雷

問未開口以前為甚麼便棒便喝師云做賊人心虛

頌云大人用處不尋常捉賊應須驗正贓不似而今盲瞎漢亂拈拄杖作商量

問胡來胡現漢來漢現是鏡體是鏡光師云毋容湊泊用在臨時

頌云誰論胡來與漢來輝天鑑地實優哉更知光體雙忘處妙用縱橫帶活埋

問日昇月沉雷轟電掣山靜雲閒水流花開農歌牧唱婦辞兒嘻莫非是者箇迸現如何得拈向脚跟下要用便用師云居士終日還飲啄也無

頌云識得頭頭是道場高超返擲也尋常氷山雪洞都遊遍始信男兒當自强

問今脩行人多怕去後黑漫漫地不知現前黑漫漫地更苦多口說無常生死事大不知現前剎那死死生生更切此際重關一擊如何下手師云眼上眉毛重七斤

頌云眼上眉毛脚底鞋黑漫漫地莖重開鏌鎁寶劍無情謂擊碎虛空笑滿腮

問高峯云大徹之人本脫生死爲甚命根不斷命根既未斷叫做大徹底何事師云左搓芒繩縛鬼子

頌云生死忙忙不少留命根不斷肯干休一朝血脈通繼處晴對青山笑點頭

問一句當天八萬門永絕生死者一句如何得恁麼有力師云世界賴斯成

頌云一句當天作麼生從來世界賴斯成博山不費些兒力覆雨翻雲好弟兄

無異禪師廣錄卷第八

◎頌古本無舉及拈云三字下同

◎此下頌古本有這僵屍不透且消磨堂喚柰去十二字

◎頭下頌古本有帶不契波江圭鐵七字

◎字下頌古本有如蟻播樣相似復云八字

無異禪師廣錄卷第九

住博山法孫　弘瀚　彙編

首座法孫　弘裕　同集

拈古上

舉世尊一日陞座文殊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下座

拈云世尊拉抹金針文殊橫抽玉線纏縫海嶽要是其人且道未陞座前法王法在甚麼處

舉梁武帝問達磨大師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磨云廓然無聖帝云對朕者誰磨云不識

拈云榔樏棒乾人骨髓泥彈子換人眼睛當機不讓還容得第一義麼雖然即此不識二字也是六月裏嚴霜

舉東印土國王請二十七祖般若多羅齋王問云何

不看經祖云貧道入息不居陰界出息不涉衆緣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

拈云險處錐穩處劄國主探端灑不濕釘不入尊者機辯如是經還轉也未待你脚跟下線斷始知信受奉行

舉世尊於衆行手指地云此處宜建梵剎時賢于長者將一莖草插於地上云建梵剎已竟世尊微笑

拈云插草建精藍長者全身領荷針芥相投啣嚼固然啣嚼要且未能免傍觀者哂

舉僧問青原如何是佛法大意原云廬陵米作麼生價

拈云高低米價環翠色於奇峯吞吐廬陵鍊蟾華於玉樹須知大用無方有感斯應若論青原底佛法三生六十劫未夢見在

舉僧問馬祖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祖云我今日勞倦不能爲汝說問取智藏去僧問藏藏云何不問和尚僧云和尚教來問藏云我今日頭痛不能爲汝說問取海兄去僧問海海云我到者裏却不會僧擧似馬祖祖云藏頭白海頭黑

●云下別古本有拈花瞬妙目老[illegible]難底未嘗十二字

●倅下別古本有大似晴空轟霹白日見星十字

●試等十一字別古本作不是百丈判

拈云藏頭白海頭黑馬祖辯別大有來由離四句絕百非西來大意直令侍者一時按著毋謂博山皮裏陽秋

舉藥山久不陞座院主白云大衆久思示誨請和尚爲衆說法山令打鐘衆方集山陞座良久便下座歸方丈主隨後問云和尚適來許爲衆說法云何不垂一言山云經有經師論有論師爭怪得老僧

拈云接物情捐澹泊爲累與奪相感毋怪其然又豈知希聽亂蛩音素質煩飾彩被院主撈著直得百雜碎

舉百丈上堂常有一老人聽法大衆散去一日不去丈問立者何人老云某甲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有學人問大脩行人還落因果也無對他道不落因果墮野狐身五百生今請和尚代一轉語丈云不昧因果老人言下大悟

拈云不落因果墮野狐須彌山恁麼高不昧因果脫野狐大洋海恁麼濶試問墮脫底畢竟是箇甚麼

[illegible]

舉南泉一日兩堂爭猫泉提起猫云道得卽不斬衆無對泉斬猫爲兩段南泉擧問趙州州脫草鞋戴出泉云子在救得猫兒

拈云生擒活捉王老全機起死回生趙州手段救得救不得總不干他事且道節文在甚麽處

擧臺山路上有一婆子凡有僧問臺山路向甚麽處去婆云驀直去僧纔行婆云好箇阿師又恁麽去僧擧似趙州州云待與勘過州云臺山路向甚麽處去婆云驀直去州便行婆云好箇阿師又恁麽去州回上堂云我與汝勘破婆子了也

拈云飛騰不度趙州關也呼喚不回臺山路也者婆子荊棘滿地塵埃亘天不遇魔王安能捉敗且道勘破後是甚麽時節依舊孟春猶寒

擧雲門大師云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爲法執不忘已見猶存墮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放過卽不可仔細簡點將來有甚氣息亦是病

[illegible]

拈云精造之跡研極之疵非慧目莫能鑑若夫知心體合裁流注之病根達本忘情鏡無已之景象除非向威音那畔翻身十字街前打睡底漢方可診候不然莫將日瘧誤作傷寒

擧地藏問脩山主甚處來脩云南方來藏云南方近日佛法如何脩云商量浩浩地藏云爭如我者裏種田博飯喫脩云爭柰三界何藏云你喚甚麽做三界

拈云者僧稱麽三界帶累他南州禪客俗氣不除如今還有與地藏相見者麽更須拋却犁耙鋤頭始得

擧臨濟將示滅囑三聖云吾遷化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聖云爭敢滅却和尚正法眼藏濟云忽有人問汝作麽生對聖便喝濟云誰知吾正法眼藏向者瞎驢邊滅却

拈云驅耕奪食須是滹沱補網張風還他三聖然要傳持正法眼藏且緩緩

擧廓侍者問德山從上諸聖向甚麽處去山云作麽作麽廓云勅點飛龍馬跛鼈出頭來山便休去來日山浴出廓過茶山撫廓背一下廓云者老漢今日方

◆云下別古本有眼如前耳加警除要宏鳥點不求壹不須二宅行實鐵知復菩盧是王是體見不要識

◆子下別古本有眷丹青者脩具四老與作一圖畫是來第白自然瓦解氷消二十三字

始警地山又休去

拈云德山一條棒尋常血滴滴地到者裏因甚不用暗裏抽橫骨明中坐舌頭

擧潙山問仰山甚處來仰云田中來山云田中多少人仰插下鍬叉手而立山云南山大有人刈茅仰拈鍬便行

拈云父慈子孝夫唱婦隨要是家裏人始好說家裏話不然則索鹽奉馬矣二大士暗機圓合卽不無南山刈茅者未許話會在

擧麻谷持錫到章敬遶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敬云是是雪竇著語云錯谷又到南泉遶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泉云不是不是雪竇著語云錯谷云章敬道是和尙爲甚道不是泉云章敬是是汝不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

拈云章敬道是雪竇道錯南泉道不是有甚麼語話分惟麻谷錫杖頭較些子

擧法眼問脩山主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汝作麼生會脩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眼云恁麼又爭得脩云某

◆云下別古本有問如石大客似電光緣過擬仗同精先問有彷佛井山主久參青擔不能興是三十字

◆道等八字別古本作無字為趙州師有字為趙州創

◆公下別古本有逝靈贊

甲只如此和尙如何眼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脩便禮拜

拈云法眼勾人在不疑之地且道有多少法術王言如絲其出如綸

擧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有僧云既有爲甚撞入者皮袋州云爲他知而故犯又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僧云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狗子因甚却無州云爲伊有業識在

拈云道有道無靈鋒橫握盡大地人向趙州手裏乞命有分惟不跨石橋者不在其限爲甚麼剛刀雖快不斬無罪之人

擧僧問雲門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門云須彌山

拈云不起念橫拈三尺劍須彌山墜下一莖毛博山二十年不著便從者裏識得雲門

擧地藏問法眼上座何往眼云迤邐行脚藏云行脚事作麼生眼云不知藏云不知最親切眼乃豁然大悟

拈云琛公道箇不知果然親切後乃豁然大悟直箇

多山水心思疲槁十字○知下有地叢不費空兒攝謾入字○發等六字作正如畫龍點眼則破壁飛去法眼禮拜

氣噎殺人

舉雲巖掃地次道吾云太區區生巖云須知有不區區者吾云恁麼則有第二月巖提起掃帚云者箇第幾月吾便休去玄沙云正是第二月雲門云奴見婢般勤

拈云糞草堆頭竊覓掃帚柄裏橫身管他第二月第幾月用得著便用玄沙雲門語裏有刺是賞伊罰伊莫嫌霜露冷添得好清香

舉巖頭到德山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山便喝頭禮拜洞山聞云若不是豁公大難承當頭云洞山老漢不識好惡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搦

拈云問不在意裏答預於機先余所謂進得德山門破得巖頭句灼然兩彩一賽洞山雖是善因而招惡果又安知巖頭子爲父隱直在其中耶鼓吹將來三人細作一束始得

舉魯祖凡見僧來便面壁南泉聞云我尋常向他道空劫已前承當佛未出世時會取尚不得一箇半箇他恁麼驢年去

◆魯等六字別古本作空劫已前承當頭頂天佛未出世時會取脚踏地王老師○王老師三字作魯聞○要下有不特答宙贈夾載贈天談十字

◆云下開吾本有[illegible]人之句破[illegible]之[illegible]暫峰父子多蒜落也十六字○鼻下有節舊則三字○宗下有闕亟爲兩毀五字

◆一條二字別古本無○牛下有字過二字○[illegible][illegible]六字作鼻孔樽著犀牛牽過[illegible]入鼻孔○[illegible]下有的的二字○[illegible]等入字作條犀牛來不知從象何拄索

拈云魯祖見僧面壁舌上有龍泉要且不曾傷鋒犯手王老師恁麼道誠爲善說法要噢

舉雪峯示衆云南山有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長慶云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僧舉似玄沙沙云須是稜兄始得然雖如是我即不與麼僧云和尙作麼生沙云用南山作麼雲門以拄杖攛向雪峯面前作怕勢

拈云南山鼈鼻毒氣薰人當時若遇歸宗免使雲門怕怖然雖如是還識今日遭呼者麼

舉鹽官一日喚侍者與我過犀牛扇子來者云扇子破也官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者無對資福畫一圓相於中書一牛字

拈云鹽官一條犀牛侍者欄圈甚密雖得資福牽出繩索總在別人手裏

舉仰山指雪獅子云還有過此色者麼雲門云當時好便與推倒雪竇云雲門只解推倒不解扶起

拈云五色令人眼盲五音令人耳聾既與眼對便成滲漏仰山指獅子示人賣弄太甚只饒推倒扶起總

◆且等二十字別古本無

在獅子上作活計不受聲色者知是阿誰

舉法眼一手指簾二僧同去捲簾眼云一得一失

拈云明鏡當臺明珠在握照心徹膽無有遺餘法眼用在機先者二僧一任指呼且道孰得孰失當衡者鑑取

舉僧問護國鶴立枯松時如何國云地下底一場懡㦬僧云滴水滴凍時如何國云日出時一場懡㦬僧云會昌沙汰護法善神向甚麼處去國云三門頭兩箇一場懡㦬

拈云護國三懡㦬囫圇無縫罅便是具鐵眼銅睛底漢子也分剖不下惟同道者方知且道誰是同道者直饒你知得道得總是一場懡㦬

舉風穴郢州衙內上堂云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只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盧陂長老出問某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穴云慣釣鯨鯢沉巨浸卻嗟蛙步驟泥沙陂佇思穴喝云長老何不進語陂擬議穴打一拂云還記得話頭麼陂擬開口穴又打牧主云佛法與王法一般穴云見箇甚麼主云當斷不斷反招其亂穴下座

拈云風穴泥印子在手印住也得印破也得盧陂不搭印正是鐵牛機可惜乾爆爆地若帶些水頭管取他泥印子爛去

◆去下別古本有者箇印箇甚麼六字

舉僧問大隋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者箇壞不壞隋云壞僧云恁麼則隨他去隋云隨他去僧問龍濟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者箇壞不壞濟云不壞僧云為甚不壞濟云為同大千

拈云大隋龍濟生死同條接物導機隨家豐儉一句則穿花折柳野渡冰消一句則帶霧披雲寒灰發燄畢竟者箇壞不壞參

◆壞下別古本有皮穿骷骨露分明向你道十字

舉雲門垂語云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幾機自代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

拈云古佛在衆生肚裏結冬衆生在古佛肚裏度夏衆生不識古佛古佛不識衆生且道南山起雲北山下雨是甚麼節文拈拄杖云向下文長

舉仰山問僧甚處人僧云幽州人山云汝還思彼中麼僧云常思山云能思是心所思是境彼中山河大

◈續下別古本有運無復此而書解壞心自然十一字○向等十六字作信位人悉罪語也

◈雪竇拈三字別古本無○穴下有乘字

◈更等十二字別古本作拄杖子留宜得用用得看一馬生三寅

地樓臺殿閣人畜等物反思思底心還有幾多般麼

僧云某甲到者裏總不見有山云信位即是人位未

是僧云莫別有指示否山云別有別無即不中據汝

見處只得一玄得坐披衣向後自看

拈云信位即是韶石灘前舟橫野岸人位未是汾陽

浪裏棹入蘆花坐斷兩頭掣開金鎖得坐披衣向後

自看看箇甚麼白日青天切忌說夢

舉三聖問雪峯透網金鱗未審以何爲食峯云待汝

出網來即向汝道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

不識峯云老僧住持事繁

拈云捶打不開屏折不下各各具有隱身之術大似

埋兵索戰也然雖如是透網金鱗畢竟以何爲食問

取高郵定和尚

舉雪竇拈風穴語云若立一塵家國興盛不立一塵

家國喪亡遂拈拄杖云還有同生同死底衲僧麼

師拈拄杖云寒時寒殺熱時熱殺風穴刳心剖膽無

有遺餘雪竇更覓同生同死底噫是何言歟

舉洛浦參夾山山云雞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浦云

◈洛事八字別古本在於象字下前來下更有可惜許瞎齋見孫七字

◈云下別古本有吞不下吐不出六字○院等四字在於毛字下○致問二字鏽○動下有不著便三字○惹作盟

◈云下別古本有飄遍弾三字○勸人二字在於溝字上○鹽下有耳篇僧者寧無憶乎余誉靜云十二字○何下有畫夫實者指食民士而當

自遠趨風乞師一接山云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

浦便喝山云住住且莫草草匆匆須知雲月是同溪

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爭教無舌人解語

浦無對山便打浦於此服膺

拈云覺戸不掩而對月還迷寶殿無人而澄潭散影

洛浦還知痛癢也未不下霹靂手難逢吸浪魚

舉馬祖不安院主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祖云日面

佛月面佛

拈云院主殷勤致問馬師板齒生毛要識者老漢情

謂麼養子方知父慈

舉潙山問仰山忽有人問一切衆生但有業識茫茫

無本可據子作麼生驗仰云若有僧來即召云某甲

僧回首乃云是甚麼待伊擬議向他道非惟業識茫

茫亦乃無本可據山云善哉善哉

拈云潙仰父子勸人誠爲獨醒祇是博山要問伊業

識茫茫與諸佛不動智相去幾何

舉臨濟示衆云有一無位眞人常在面前出入初心

未證據者看看僧問如何是無位眞人濟下禪床擒

◎審擬土成金其塑筋一也浪山畫香正如父千上頭又安知頭敗不繁害掛字耶四十一字◎面前二字別古本作赤肉圖上

◎云下與古本有赤身畫體紙畫麻圖裏是其人方分是白十六字○戲作粘著

◎日驗有

住僧擬議濟托開云無位眞人是甚乾屎橛

拈云臨濟氣薄雲霄固是卓犖丈夫若向面前指示無位眞人余恐衆口鑠金也

擧僧問趙州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云喫粥了也未僧云喫粥了州云洗鉢盂去僧大悟

拈云趙州寐的中拔出者僧拔出中寐的可謂快便難逢若說箇悟字則坑陷殺人

擧雲門問乾峯請師答話峯云到老僧也未門云恁麼則某甲在遲也峯云恁麼那恁麼那門云將謂侯白更有侯黑

拈云非常之問非常之答迅雷不及掩耳良驥不及追風宛轉偏圓各負鉤深索隱底手段然簡點將來好與痛棒何也爲他無事生事放過卽不可

擧洛浦臨終示衆云今日一事問你諸人者箇若是卽頭上安頭若道不是斬頭求活首座云青山常擧足白日不挑燈浦云是什麼時節作者箇說話彥從云去此二途請師不問浦云未在更道從云某甲道不盡浦云我不管你道盡道不盡從云某甲無侍者

◎本字與古本無

◎鹽官二字別古本作[illegible]

◎云下與古本有打草蛇驚故實兎走冠僧如團殊在餘礙歲轉也若會得可調採汲不國施其茶皮下無血車頁三十七字○片作一○血作好○貝等九字箭◎拈云下別古本作念國不切多類羅山天下人跳出這葉白不得益一蛇字殺人不見血

祇對和尚浦休去至晚喚彥上座今日祇對大有來由合體得先師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他不是目前法非耳目所到且道那句是賓那句是主若揀得出分付鉢袋子從云不會浦喝云苦哉苦哉從云和尚尊意如何浦云慈舟不棹淸波上劒峽徒勞放木鵞

拈云將遷化之際託契券於兒孫其妙思天造情懷自別首座彥公大有出身之路奈娛老者難以言句取則若迹解求之未免按圖索馬也

擧僧問鹽官國師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師云與我過淨缾來僧將淨缾到師云却安舊處著僧復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師云古佛過去久矣

拈云國師片片血心不知圖箇甚麼良久云打草要使蛇驚

擧羅山問巖頭起滅不停時如何頭咄云是誰起滅

拈云巖頭雖則善赴來機未免遭人簡點且道過在甚麼處獨守寒巖異草靑坐却白雲宗不妙

擧僧問襄陽剖和尚娑竭出海乾坤震覩面相呈事若何陽云金翅鳥王當宇宙箇中誰是出頭人僧云

靈山涅圓頓亦冥解冰消且道起滅看誰

◆明等五字別古本作寄盧盤不近人情大有圓互○僧下有勝出頭來珠不知七字○來等二十二字作甕此公案如麻歸著水一步驗一步放得下是好手

◆萬松二字別古本作若盡著僞○從等五字作註解一遍

忽遇出頭時又作麼生陽云似鵓鴣君不覺觸髏
前驗始知眞僧云恁麼則叉手當胸退身三步陽云
須彌座下烏龜子莫待重教點額回
拈云興陽明中坐舌頭者僧暗裏抽橫骨衆中還有
識得者麼打麵還他州土麥唱歌須是帝鄉人
舉圓覺經云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
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辯眞實
拈云四箇不字是殺人刀是活人劍點鐵成金天旋
地轉萬松門下卓卓全該若是絕學沙門更須從頭
删過吽
舉德山上堂云及盡去也直得三世諸佛口挂壁上
猶有一人呵呵大笑若識此人參學事畢
拈云孤危不立更用相親法外無身猶欠哮孔鼻孔
與眉毛從來不相識相識去舌頭元在口裏
舉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
拈云龐婆百草頭趙州栢樹子二人向無煙火處鬪
弄天工冷眼看來猶是剪彩耳直饒西來大意露布
庭柯更須吞却門前下馬臺始得

舉維摩詰問文殊師利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殊
云如我意者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
答是爲入不二法門於是文殊問維摩我等各自說
已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維摩默然
拈云明將機道暗度陳倉若語默商量何異鉢盂安
足二大士雖則傳脂付粉水洩不通以不二法門較
之尙睍在

無異禪師廣錄卷第九

◎眞下別古本有雲巖尚擴眞語五字

無異禪師廣錄卷第十

住博山法孫　弘瀚　彙編

首座法孫　弘裕　同集

拈古下

擧洞山供養雲巖眞。僧問洞山雲巖祇者是意旨如何。山云我當時幾錯會先師意。僧云未審雲巖還知有也無。山云若不知有爭解恁麼道。若知有爭肯恁麼道

拈云語步安詳。紐機圓活。三玄五位。盡在其中。肯解二字。披寶鏡之精光。彰彙到之赤幟。洞上宗風。於斯可究矣

擧雪峯住菴。二僧來拜。峯見兩手托門。放身出云是什麼。僧云是什麼。峯低頭歸菴。僧到巖頭。頭問什麼處來。僧云嶺南來。頭云曾到雪峯麼。僧云曾到。頭云有何言句。僧擧前話。頭云他道甚麼。僧云他無語低頭歸菴。頭云噫我當初悔不向他道末後句。若向他道。天下人不柰雪老何。僧至夏末再擧前話請益。頭云何不早問。僧云未敢容易。頭云雪峯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死。要識末後句。祇者是

◎量字別古本作砒

拈云莫道無語。其聲如雷。佛事門中。商量不下。巖頭寶談吐華。雪峯金針露鼻。固是難兄難弟也。若論生死同條。待別時來抹過一著

擧法眼問覺上座船來陸來。覺云船來。眼云船在甚麼處。覺云船在河裏。眼後復問傍僧云你道適來者僧具眼不具眼

◎瀾下別古本有覺上座斬人也此一相見不千著一點佛法打破玄妙高萬露出衲千胸襟法眼掉辣打月面黑段按前心也旨位歸拼有遇宏四十九字

拈云虛空無彩色。大海有波瀾

擧曹山問德上座佛眞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作麼生說箇應底道理。德云如驢覷井。山云道則太煞道。只道得八成。德云和尚又如何。山云如井覷驢

◎嚥字別古本作也

拈云豪士之鋒。詩人之態。貫愶精華。斯無餘蘊。曹山提挈過人。如萬仞巖頭打筋斗下來。扳仰不得。非但三玄五位。直是佛祖髑髏。悉穿下過嚥

擧黃檗示衆云。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與麼行脚。何處有今日。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僧云只如諸方匡徒領衆。又作麼生。檗云不道無禪。只是無師

※品等十六字刪右本在拈云下〇人下有此一示來大似錯狂罷座〇壓下有僧人提起布袋呑七字

拈云大唐國裏果禪師麼品暢淸奇不留朕兆開眼作夢淨地迷人

擧雲巖問道吾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麼吾云如人夜中背手摸枕子巖云我會也吾云汝作麼生會巖云遍身是手眼吾云道卽太煞道只道得八成巖云師兄作麼生吾云通身是手眼

拈云遍身是手眼汎實舟而登彼岸通身是手眼搜要徑而起重玄大丈夫橫身當宇宙要用便用只饒八萬四千沒處安著然雖如是人出是非難

※諱字與古本作歸

擧雪峯在德山作飯頭一日飯遲德山托鉢至法堂峯云者老漢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甚麼處去山便歸方丈峯擧似巖頭頭云大小德山不會末後句山聞令侍者喚巖頭問汝不肯老僧那巖密啓其意山乃休去至明日陞堂果與尋常不同巖撫掌笑云且喜老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柰伊何

拈云權衡在手藻鑑凌空別錙銖分姸醜絲毫隱諱不得德山呵佛罵祖爲快意被巖頭一撈忍氣呑聲密啓底意作麼生道電舌雷聲宣揚不及

※蓮下刪古本有之神衛也師字〇撈等六字在於人字下〇一等六字作達疆佩悟去也甚〇頭下有甚歷蹄處更續戲斷始得十一字

擧密師伯與洞山行見白兎子面前走過密云俊哉山云作麼生密云如白衣拜相山云老老大大作者箇語話密云你作麼生山云積代簪纓暫時落寞

拈云任緣而施隨流得妙雲靄舒卷峯嶽巍然白衣拜相雖則異地生苗猶是功勳邊事簪纓落寞之談不無補於密師也

擧嚴陽尊者問趙州一物不將來如何州云放下著巖云一物不將來放下箇甚麼州云恁麼則擔取去

拈云一言安邦一機破的乃趙州之通變提得起放得下尊者固是果位中人一往看來灼然靴裏動指頭

※者等四字刪古本作此段經文〇人下有此段經文四字

擧金剛經云若爲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爲消滅

拈云者般說話縛殺多少人解脫多少人象離帶黃滅胡種族若以因果評入地獄如箭射

擧僧問青林虔禪師學人徑往時如何林云死蛇當大路勸子莫當頭僧云當頭時如何林云喪子性命僧云不當頭時如何林云亦無回避僧云正當恁麼

時如何。林云。失却了也。僧云。未審向甚麼處去。林云。草深無覓處。僧云。和尚也須隄防始得。林撫掌云。一等是箇毒氣

拈云。青林棒喝不施。針錐在舌根上。何曾放過。者僧爛泥中有刺。縱得便宜。不知早入行鋪了也。當時若問博山。但喝云。沒去處。看他道箇甚麼。雖然。在今之日。討箇師僧也難得

舉。劉鐵磨到溈山。山云。老牸牛汝來也。磨云。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山放身臥。磨便出

拈云。案山起雲。主山下雨。杓卜聽虛聲。熟睡饒讇語。只饒弓折箭盡。未是作家。要得同氣相求。同聲相應。看者一隊水牯牛。復笑云。鼻頭總在博山手裏

舉。僧問乾峯。十方婆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峯以杖一畫云。在者裏。僧問雲門。門云。扇子𨁝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會麼

拈云。問處太親。智眼成障。傾出雲門七珍八寶。天童喚作返魂香。諸人還嗅著也未。乾峯者一畫。大地百

◆華下別古本有向闕鼻頭五字○張下有武字○虎下脚五字○匠等十三字作宗家霜大理既明如憲秀姓行人於此當究心頭

◆舊等四字別古本無○水下有奔舊州郎投子非投子郎趙州也知曾嫌著香見數著之先嚴在臨機自然條要要知二老落處歷三十八字○但等七字舊○來下有十字苟頭字汝相見入與○方作昭字

雜碎。非但路頭。者僧脚跟下。七華八裂了也

舉。米胡和尚令僧問仰山。今時人還假悟否。山云。悟即不無。爭奈落第二頭。何。胡深肯之

拈云。米胡酌其菁華。仰山碎彼瓊玳。自非大方家。問答不及此。祇如肯諾不得全。米胡又且如何

舉。趙州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子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拈云。趙州投子。果能跨逐日之蹄。截奔滙之水。但要與博山相見。尚須向鐵圍城裏。穿下過來

舉。子方上座問法眼和尚。開堂承嗣何人。眼云。地藏。方云。太辜負長慶先師。眼云。某甲不會長慶一轉語。方云。何不問。眼云。萬象之中獨露身。意作麼生。方豎拂子。眼云。此是長慶學得底。上座分上作麼生。方無對。眼云。只如萬象之中獨露身。是撥萬象。不撥萬象。方云。不撥。眼云。兩箇。參隨左右皆云。撥萬象。眼云。萬象之中獨露身聻

拈云。法眼嗣地藏。冤有頭。債有主。子方為長慶。風不動。浪不移。豈可以人情汚佛事耶。當時待問。獨露身

◈佛字附古本作此○雙等十三字在於云字下而首等四字在於兵字下○較等四字作赴挑不上也七個字如○矣下有道人書據諸五字

◈事下則古本有從昔去圓取九峯七字

◈塞等十三字開古本作吾得徹師姑元是女人做大丈夫雖不知友及問著則宗何不下何急祗節篤

與萬象撥不撥但云是何言歟管取法眼如瘂子作
通使吐露不出
擧僧問首山如何是佛山云新婦騎驢阿家牽
拈云首山佛話雖俚語猶堪入俗然老將不談兵較
之似乎眞金璞玉烹之刻之則喪淳矣
擧僧問九峯如何是頭峯云開眼不覺曉僧云如何
是尾峯云不坐萬年床僧云有頭無尾時如何峯云
終是不貴僧云有尾無頭時如何峯云雖飽無力僧
云頭尾相稱時如何峯云兒孫得力室內不知
拈云指活路于靨中舌頭不粘著肉披全提於向上
額顱不挂著天九峯口齒若梭腸自有巧婦針線也
所貴者兒孫得力室內不知且道不知底是何事
擧華嚴經云我今普見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
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
拈云根本無明卽是諸佛不動智不動智卽是根本
無明者裏別具一隻眼老瞿曇氷消瓦解
擧僧問夾山撥塵見佛時如何山云直須揮劍若不
揮劍漁父棲巢僧問石霜撥塵見佛時如何霜云渠
無國土何處逢渠僧後擧似夾山山乃上堂擧了云
門庭施設不如老僧入理深談猶較石霜百步
拈云門庭施設入理深談孤鴈羣飛缺一不可一句
則玄景未移而天機獨運一句則神柯未伐而靈樹
絕依二大士氣宇如王識得渠語者便好作罷參齋
擧南泉示衆云三世諸佛不知有貍奴白牯却知有
拈云手把地尾連天王老師異類中行也三世諸佛
不知有掬明月於無影樹頭貍奴白牯却知有剪白
雲于不應山谷何人知此意除是長嘯者
擧進山主問脩山主云明知生是不生性爲甚麼爲
生死流轉脩云笋畢竟成竹如今作筏使還得麼進
云汝向後自悟去在脩云某只如此上座如何進云
這箇是監院房那箇是典座房脩禮拜
拈云拈轉鼻頭披翻唇齒裁長補短自有機宜此語
非但爲脩公截舌亦爲後人點眼可謂絆斷葛藤而
遊象徑芟除荊棘以露瓊枝其活句如此
擧翠巖示衆云一夏已來爲兄弟說話看翠巖眉毛
在麼保福云作賊人心虛長慶云生也雲門云關

◆理下別古本有猴山白毫相光獮燈於今但也十二字○師下有玄路旁提四字○且等八字作要知黎斅遣歷

◆云下別古本有聲中天千塞外將軍大用業與勾嘗不鼻十六字

◆云下別古本[illegible]無[illegible]青於須[illegible]等認[illegible]九字

◆云下別古本有諸錫主

拈云吐經絲于春蠶豐毳毛于冬狸諸大師各出隻手且道當得甚麼邊事惜取眉毛好

舉仰山問中邑如何是佛性義邑云我與你說箇譬喻如室有六窻中安一獼猴外獼猴從東邊喚猩猩獼猴即應如是六窻俱喚俱應仰云只如內獼猴睡著外獼猴欲與相見又且如何邑下禪床把仰山手作舞云猩猩與汝相見了

拈云中邑鋪文演義譬喻得精仰山讓老推尊何曾放過且道還有佛性義也無滿頭霜雪棲岩谷半夜穿靴入市鄽

舉僧問曹山靈衣不挂時如何山云曹山今日孝滿僧云孝滿後如何山云曹山好顛酒

拈云松同千古之風靈衣脫體露濕中宵之月散步狂歌須是者顛酒翁乃解若夫混沌乾坤逢人不認曹山脚跟猶沾泥水在

舉僧問法眼承教有言從無住本立一切法如何是無住本眼云形興未質名起未名

拈云形未興名未起且道森羅萬象從何處得來者

壞理經悉求旨領集先儀非行進唯法毗匠心國妙○二十四字不起下有擬六閑權不聚字

◆不等三十八字別古本作音也若泛祇柄非也如登喚仍瑞嚴佛孫州蹤彷撥化鯤頗不轡神帚乃宗門之辣餘也

裏放過即不可

舉瑞巖問巖頭如何是本常理頭云動也巖云動時如何頭云不識本常理巖佇思頭云肯即未脫根塵不肯永沉生死

拈云德音震響土裂河分不勞神用變化鯤鯨則不無巖頭但博山要問伊既是本常理因甚有肯不肯依稀越國彷彿楊州

舉首山示衆云第一句薦得與佛祖爲師第二句薦得與人天爲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僧云和尚是第幾句薦得山云月落三更穿市過

拈云吞聲佛祖佛祖爲師號令人天人天作則向沒蹤跡處立名題分數目喚作第一第二早是蛇足矣然其鋪舒展演與奪臨時首山舌上有鋒咽喉若海也還知月落三更句麼無爲無事人則有閒家具

舉僧問仰山和尚還識字否山云隨分僧乃右旋一匝云是什麼字山於地上書一十字僧左旋一匝云是什麼字山改十字爲卍字僧畫一箇圓相以兩手托如脩羅掌日月勢云是什麼字山畫一圓相圍却

卍字僧作樓至勢山云如是如是善自護持
拈云者僧旋身擬無煙之火仰山畫地挑海底之燈
義天燦爛彼此作家六書中收不住且道是甚麼字
大地無盲人誰是賞鑑者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門云餬餅
拈云運劫外之香麼輿現前之供養餬餅之談塞斷
人口也其清音如玉只饒辯似懸河話會不下何也
如野饑麥飯一飽即休若論超佛越祖之談待別時
來與汝註解始得
舉長沙令僧問會和尚未見南泉時如何會良久僧
云見後如何會云不可別有僧問舉似長沙沙云百
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得入未爲眞百尺竿頭須進步
十方沙界是全身僧云百尺竿頭如何進步沙云朗
州山澧州水僧云不會沙云四海五湖王化裏
拈云會公坐殺法身不通凡聖岑老碧天雲外更聞
精華白牛牯觸牧多方死猫兒解弄也活與盲人點
眼聾者開聰會公還識痛癢麼
舉龍牙問翠微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微云與我過禪

◆云下明古本有二大師一有多舊二無福般實內枯木上舉在寒岩中發頌貫在舉關閑壁也三十字○著等五字作如幾贊○底等三字作的轉山與伽鐘一同參

◆宋下明古本有邁儀二字

板來牙取禪板與微微接得便打牙云打即任打要
且無祖師西來意又問臨濟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濟
云與我過蒲團來牙取蒲團與濟濟接得便打牙云
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
拈云龍牙者漢一副鐵脊梁直硬到底打破大唐國
討箇頭正尾正底難得
舉玄沙到蒲田百戲迎之次日問小塘長老昨日許
多喧鬧向甚麼處去小塘提起袈裟角沙云料掉沒
交涉
拈云人將語探水將杖探烈火裏辯眞金鬧市裏識
天子袈裟下認取老僧玄沙小塘斯人也縱然蓋覆
將來口苦心甜更有事在
舉雲門云聞聲悟道見色明心觀音菩薩將錢來買
餬餅放下却是饅頭
拈云聞聲悟道虛空藏不響又作麼生見色明心淸
風無形質又作麼生胡言漢語即不無觀音菩薩入
普門三昧雲門者漢向甚處摸索
舉溈山問道吾甚處來吾云看病來山云有幾人病

◆開下別古本有也則乾坤失色論海凝乾十字○張下有也則萬籲嘻鳴六字○且等十一字作人八一耐指順他困莫疑等會用○祇下者各見不同

吾云有病者有不病者山云不病者莫是智頭陀麼吾云病與不病總不干他事山曰不干一句速道速道吾云道得也與他沒交涉

拈云潙山懷仁道吾尙義二老雖則不露針鋒也太煞傍偷且道誰是病者誰是不病者誰是不干者試指出看

擧俱胝和尙凡有所問只竪一指

拈云藏而愈露把而愈巧放開揑聚虛空遍塞且道是箇甚麼復竪一指云十目所視

擧肅宗問忠國師百年後所須何物師云與老僧作箇無縫塔帝曰請師塔樣師良久云會麼帝曰不會師云吾有付法弟子躭源却諳此事請詔問之師化後帝詔躭源問此意如何源云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瑠璃殿上無知識

拈云古殿苔封逢人不到白雲深鎖有路猶迷靑山遍近見巍峩萬仞崖頭不露頂古今多少人向塔影邊描寫不出惟天童奪竇較些子

擧臨濟問黃蘗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蘗便打如是三度乃辭蘗見大愚愚問什麼處來濟云黃蘗來愚云黃蘗有何言句濟云某三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喫棒不知有過無過愚云黃蘗恁麼老婆爲你得徹困在更來問有過無過濟於言下大悟

◆化下異古本有只具一董經五字○且等十五字作牢背牢不背衣黃山水粘牛佐董豐聲逐隊具喫作句隣笑喫播履如子具之理易則叙

拈云三年不開口毒氣噴人三遭喫痛棒拂萬枝相似黃蘗處喫交大愚邊拔本末後逢人胡喝亂喝是何道理不向紫羅帳裏撒眞珠畢竟是蝦跳不出斗

擧疎山到潙山便問承師有言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忽然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山呵呵大笑疎云某四千里賣布單來和尙何得相弄潙喚侍者取錢還者上座囑云向後有獨眼龍爲子點破去在後到明招擧前話招云潙山可謂頭正尾正只是不遇知音疎復問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招云更使潙山笑轉新疎方有悟云潙山元來笑裏有刀

拈云獨眼龍共資玄化矮師叔撞破疑團且道畢竟句歸何處謾使潙山笑轉新

擧楞嚴經云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

◆一著三字與古本作[illegible]

物云何非汝

拈云盡大地是箇釋迦阿難塑著釋迦鼻孔盡大地是箇阿難世尊裂破阿難胸襟且道向甚麼處見甚麼處不見若裏著得一隻眼黃面瞿曇非但瞞人亦乃自瞞

舉洞山解夏上堂云初秋夏末兄弟或東或西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良久云祗如萬里無寸草處又作麼生顧視左右云欲知此事直須枯木上生花方與他合石霜云出門便是草明安云直得不出門亦是草漫漫

拈云洞山一員牙齒敲得鳴打得響胡言漢語撒得開收得聚可謂曖曖玄提也二老漢騎虎頭把虎尾口似蜜甜心如鴆毒還知彼落處麼

舉仰山夢往彌勒所居第二座尊者白云今日當第二座說法山起白椎云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謹白

拈云仰山夢裏惺惺驚羣動衆說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會透徹也未快須拋却楗椎始得

◆師下與古本有[illegible]字○[illegible]四字在於[illegible]字下○[illegible]

◆大夫二字別古本作[illegible]

◆師字與古本作舉

◆拈云等一段別古本作[illegible]

舉陸亘大夫語南泉云肇法師也甚奇怪解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泉指庭前牡丹花云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

拈云大夫溯流窮源南泉雲行雨施正眼觀來總是夢中說夢

舉雲門垂語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拈燈籠來佛殿裏將三門來燈籠上

拈云歷諸心指諸掌顯諸仁藏諸用開發性源其至矣夫拈燈籠來佛殿裏將三門來燈籠上雲門大師來也放過一著

舉師祖問南泉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藏泉云王老師與汝往來者是祖云不往來者如何泉云亦是藏祖云如何是珠泉召祖祖應諾泉云去汝不會我語

拈云南泉老漢幸遇師祖博山當時若在待伊召聲未絕卽應云瓦礫不勞拈出管教南泉結舌有分

舉洞山不安僧問和尚病還有不病者麼山云有僧云不病者還看和尚否山云老僧看他有分僧云和

尙看他時如何山云則不見病

拈云不二門開日面月面總不似洞山辯病混之弗得類之弗齊病中善看病也者僧眼裏有筋皮下有血要見洞山也不難

舉臨濟問院主甚處來主云州中糶黃米來濟云糶得盡麼主云糶得盡濟以拄杖一畫云還糶得者箇麼主便喝濟便打次典座至濟舉前話座云院主不會和尙意濟云你又作麼生座便禮拜濟亦打

拈云臨濟棒頭有眼善察來機不是不知來處要院主識痛棒始得院主便喝典座禮拜門裏出身剛柔相濟若徹困去可謂一點水墨兩處成龍矣

舉石霜遷化衆請堂中首座接續住持九峯不肯乃云待某問過若會先師意如先師侍奉問首座云先師道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爐去一條白練去且道明什麼邊事座云明一色邊事峯云恁麼則未會先師意在座云你不肯我那裝香來座乃燒香云我若不會先師意香煙起處脫去不得言訖便坐脫峯乃撫背云坐脫立亡則不無先師

⊕[illegible]七字古本作[illegible]一[illegible]白[illegible]去[illegible]破始得

⊕[illegible]六字古本[illegible]三十二〇[illegible]乃[illegible]

意未會在

拈云善建者不拔善辯者若訥首座損其花塡其實潔其操楷其式住持事業豈其然乎九峯太煞劉拙不近人情還會石霜意也未總好與三十苕帚

舉同光帝謂興化云寡人收得中原一寶只是無人酬價化云借陛下寶看帝以兩手捧幞頭化云君王之寶誰敢酬價

拈云徑寸之璧照乘之珠望中原光影萬一不得爲此文殊寶冠隱諱不得淨名方丈說示不來興化舉竟酬價不可得然雖如是誰道黃金如糞土

舉僧問洞山三身中那身不墮諸數山云吾嘗於此切

拈云近不得倚遠不得携推之弗前約之弗後洞山於此若鐵橛也若失辯奇貨探驪珠求華璞追藍瑛安可以語於此哉離乎言句親之可矣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塵塵三昧門云鉢裏飯桶裏水

拈云博山尋常受用腐柴爲爨野菜和羹或有問如何是塵塵三昧但向道切忌鉢裏尋飯桶裏覓水且

無但常受用家私耳若論[illegible][illegible]三昧向七顛八倒處撞取大師[illegible]室法門斯異[illegible]者也

道與雲門相去多少

舉僧問瑯琊覺和尚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

覺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

拈云清淨本然山河大地從甚處得來云何忽生又一重也有盲者不可以語其純素碧眼者不可以眩其玄黃天童所謂見有不有也於瑯琊答處便恁麼悟去不知誰是其人

無異禪師廣錄卷第十

無異禪師廣錄卷第十一

住博山法孫　弘瀚　彙編

首座法孫　弘裕　同集

頌古

拈花微笑

瑞獅靈枝劫外春拈來攪動海山雲婆心况是如天遠誰是拖泥帶水人

乾闥婆王獻樂迦葉起舞

袈裟角上帶些些撒向閻浮布種芽最喜琴聲清入骨山川隨處綻曇花

世尊因五通仙人問六通義

應諾聲消那一通山崩海竭絕形蹤仙人有口難分剖雙耳聰聰却似聾

普眼欲見普賢

三度殷勤遍界觀大千祇在一毫端六牙白象原非遠不見多因被眼瞞

女子出定

出定設云彈指間空勞神力不相關而今慣喫和羅飯一日三餐飽便閑

阿難尊者問金襴外別傳甚麼

披得金襴早是遲聲音相應合知時門前倒却剎竿子吹落空花第幾枝

二祖乞達磨大士安心

覓心不得與心安月印澄潭徹底寒莫逐根塵生下劣金毛獅子大家看

三祖懺罪

萬里天開一陣風雲推桂轂出煙籠秋深秋浦那清
影露滴芙蓉兩岸紅

打牛打車

人道車行只打牛我圖牛運打車休忽朝車破牛亡
處迥地遮天祇一頭

南嶽遣僧問馬祖祖云自從胡亂後

掃盡狼煙志未休晴空白日使人愁太平不挂將軍
印鏽刃懸戈始徹頭

龐居士問馬祖不昧本來人

山為圖畫水為琴誰解其中發妙音箇是馬師彈得
出宮商清慘痛難禁

馬祖不安次

玉回珠轉發眞機混不得分類不齊莫謂老儀無氣
力倒騎石虎過遼西

百丈再參馬祖

豎拂當陽振祖威雖將此際話離微灼然突出燎空
燄箇是金毛獅子兒

百丈野狐

燒卻百千萬億身誰為我也孰為人若將落昧通消
息曠劫無明理不伸

南泉問僧夜來好風

試問松風逆順訓護將得失豁雙眸毒龍未肯輕開
口塞在機先始徹頭

僧問南泉百年後向甚麼處去

披耙拖犁異類中崢嶸頭角出羅籠溪南溪北無蹤
跡莖草啣來孰與同

鹽官喚侍者

灼然扇破索牛來掛子無根石上栽當時圓相如拋
出多少英雄被活埋

歸宗剗草次

一鋤兩段血淋漓大地山河乞命時識得此翁眞面
目難將蟲細與君知

趙州問大慈般若以何為體

相逢特地一重關大笑呵呵豈等閒置箭護言今日
事清機歷掌逼人寒

臨濟訪平田遇饅使牛

路途不識棒加牛。使得終須是對頭。行過平田長岸
也。耙犂未動合知休

趙州勘婆子。臺山路話

脚跟之下臺山路。今古無人辯是非。勘過依前驀直
去。却來平地捉盲龜

婆子送錢。趙州轉藏經

不受人間不施錢。趙州多書一番題。旁渠四大和風
轉。惹得阿婆道未全

僧問趙州如何是道。州云。牆外底

從來大道透長安。牆外謝渠話轉。難會得若爲眞實
語。現前一日飯三餐

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
樹子

庭前栢子惠西來。眼上眉毛脚底鞋。嘗記江南三月
裏。鷓鴣啼處百花開

靑州布衫重七斤

七斤衫子眞歸處。何必尋渠較異同。更問其中端的
旨。趙州牙齒不關風

僧問趙州。如何是出家。州云。不履高名。不求
苟得

三途逈絕出家兒。身不寒兮腹不饑。竹杖敲殘山頂
月。倒吹鐵笛詠新詩

三次喫茶話

南北東西四路通。議將曾未話形容。醍醐滴入焦腸
裏。靜水無波看活龍

婆子燒菴逐僧

萬花叢裏不沾身。陷殺閻浮多少人。識得者僧行履
處。軟綿團內有剛鍼

丹霞參忠國師。侍者被打逐出

耳提面命貴當機。大哭還思大笑時。果是南陽門裏
漢。皮穿骨露不饒伊

僧問大隋。投子劫火洞然時。壞不壞義

壞不壞兮較大千。骶髏言句不勝錢。衲僧眉下如閑
眼。笑指虛空缺半邊

臨濟兩堂首座齊下喝。濟云。賓主歷然

未喝應須驗主賓。衲僧肯向句中親。若於喝下通消

息木馬嘶風過漢秦

德山托鉢

家門興盛子強爺。密啓臨機路轉賒。說法不同昨日語。鉢盂柄上較些些

三玄三要

言中有響句藏鋒。血染山花別樣紅。聊爾與君通一線。眼光如瞎耳如聾

五位君臣

正偏兼帶驗重玄。君義臣忠事事便。獨蹈大方消息盡。話冷應兆未生前

僧參雪峯低頭歸菴。至見巖頭。指末後句

低頭無語便歸菴。今古將何作指南。祇者是時猶不會。青山如翠水如藍

學上座訪瑯瑘

相逢聊爾敘寒暄。何必區區吐妙玄。淡飯粗茶隨分足。莫教重起竈頭煙

雪峯南山鼈鼻蛇

鼈鼻當軒好看來。喪身失命話全該。一棚傀儡都抛出。何似玄沙帶活埋

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門云。體露金風

樹凋葉落露金風。澗水山花處處同。普字法門親警地。不須擬議話從容

僧問雲門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甚麼處懺悔。門云。露

殺佛還如殺父時。懺無懺處顯全機。負慚懶向人前語。笑逐清風倚杖藜

玄沙三種病人

刳腸吐膽老婆心。擬議纖毫自陸沉。要得現前眞受用。六根不具始知音

大顚趁首座

數珠提起問端由。晝夜難將百八酬。趁出座元誇好手。泰山難掩大顚羞

興化打維那

宗師一片毒心腸。痛棒維那頗廝當。鬼哭神號留不住。至今千古姓名香

夾山答法身句。見船子後。亦如前答

雪前風勢侵空急。雪後寒光照眼明。黃葉紛紛如剪
綴。臘餘松栢映山青

六祖遷化云來時無口

香煙直灌曹溪路石女猶眠錦帳中。仍問歸期何日
月。案山風起落花紅

鼓山聖節

九重宮裏路通霄。隨處稱尊舌更饒。何似鳳啣丹詔
出。邊鄙萬里盡歸朝

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

厥頭土面稱知識。踢破毗盧額頂紅。多劫不能成正
覺。祇條身在道場中

南院上堂舉啐啄同時語

子母渾融氣未分。只須啐啄乃相親。一朝鑿破情忘
處。倒跨橫趨不辯人

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
上行

水上山行能信否。誠然諸佛下生時。而今不許雲門
語。電捲風馳祇自知

法眼問脩山主毫釐有差

權衡掌握重輕分。毫髮無欺說似君。用得熟時稱好
手。公平須是當家人

趙州鬬劣不鬬勝

義勝絲輪理一如。橫張赤幟道情殊。趙州不是閑相
識。驢糞逢人換眼珠

虔侍者不肯首座

香煙斷處辯聱訛。肯信峯頭語更多。首座當時如出
定。管教人唱太平歌

興化獎在太覺為院主。一日覺勘驗化連喝。
覺連打

販賓鬻主頻施喝。痛棒如風不順情。酸澀肚腸都嘔
盡。衲衣脫下便惺惺

雪峯古澗寒泉話

萬丈深潭徹底清。隨緣飲啜不關情。趙州言句從來
辣。雨後青山眼倍明

世尊陞座迦葉白椎

清白門庭無賸法。從來一道絕遐邇。飲光不合重敷

演擊碎虛空路轉賒

迦葉尊者因外道問如何是我我

瞖盲手段不尋常撥翳金針別有方烜赤太陽重益火眞誠一片熱心腸

蜀僧爲六祖塑像

三十二相憑君塑就裏何曾有梵音佛性分明親指示莫教辜負老婆心

馬師令人送書上徑山山發緘於圓相中著一點

欽師猶被馬師惑殺得人兮活得人虎視諸方格外旨圈圚一點是關津

馬大師西堂百丈南泉翫月次

窮源的是一家親倜儻丰標壓四鄰拽斷傀儡棚上索驀然鶻鵰過西秦

陸亘大夫向南泉道肇法師也甚奇怪

指花破夢南泉事天地同根陸大夫當下不知花是夢至今流落滿江湖

鷲湖義禪師麟德殿與衆法師論義

捏轉鼻頭行古路撤開鄽市往山阿不知幾度淸風起無柰禪師一點何

僧問興善如何是道師曰大好山

滿目靑山雖是道居然知道不知山閉門作活何多事擕採歸來鎭日閑

僧問楊岐叔禪師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提起數珠

露濕雲凝曉不收暮霞猶挂樹稍頭西風夜半猿啼後笑看蟾光海面浮

僧辭趙州乃竪拂子云有佛處不得住

不行鳥道不居鄽醉眼摩挲白晝眠認道逢人莫錯舉摘楊花是季春天

雪峯問靈雲前三三後三三意旨如何雲云水中魚天上鳥

前三三與後三三魚鳥何緣作指南因見桃花發一笑而今觸處放癡憨

石梯見侍者托鉢赴堂乃喚侍者侍者應諾

穿耳胡僧拍掌回尋常問答語如雷莫言此外無多

事踢破須彌頂上苔

僧問多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

煙雲鋪地起重層斜曲縱橫指似僧古殿不嫌車馬
跡淸風啓戶雨如繩

靑原問石頭遷禪師曰有人道嶺南有消息

家國無人寄信來客途何事苦徘徊春風吹入名園
裏無蒂曇花一夜開

丹霞訪龐居士見女子洗菜

東隣翠鈿映娥眉俊俏如今更是誰却被箭鋒施冷
地驪龍忍痛虎傷肢

丹霞問僧甚麼處宿

食有因緣宿有由緇衣端不向人求雲山蹬蹬淸如
許一夜霜風盡白頭

道吾智禪師指佛桑花問僧

禪心隱隱露春規酒未沾脣覆玉巵更向花源辯眞
假一雙空手夜歸遲

香嚴擊竹悟道

一擊有聲聾兩耳動容不墮眼初開未生面目渾如
此無限行人被活埋

趙州庭前栢樹子

庭前栢子西來意流布叢林是與非盡把乾柴當猛
火阿誰於此絕思惟

雲門餅

特地來伸佛祖談咽喉塞斷莫顢頇若將斯語重加
註十擔油麻樹上攤

南泉斬猫

利刃當陽作者知何人救得此猫兒若無起死同生
術空向沿途自泣岐

德山棒

截斷衆流沒氣息隨波逐浪話從容而今作賊偷心
漢瞎棒盲枷效此翁

洞山麻三斤

端嚴妙相難描摸何似當陽指出來一夜西風侵骨
冷天明滿地是乾柴

洞山五位頌

正中偏一輪古鏡照衰顏淸風吹起蓬鬆髮回首猶

驚兩鬢刪

偏中。正赤肉團中全慧命。倒騎石虎踞層氷。根塵永處那伽定

正中來。澹澹澄江月印苔。枯逢莫怪無回互。誰道當機貴活埋

兼中至。捧劒書紳恒順利。堂堂妙用古今輝。互換鬚機稱至治

兼中到。夜明簾外沉清照。大千沙界絕纖埃。不許時人開口道

無異禪師廣錄卷第十一

無異禪師廣錄卷第十二

住博山法孫　弘瀚　彙編

首座法孫　弘裕　同集

佛事

為鷲湖和尚封龕

我大和尚。示有去來。體非離卽。悲願弘深。化儀權息。暗兮如日之光。明兮如漆之黑。今朝封固見端倪。九九元來八十一。諸昆仲助揚法化。無礙興哀

奠鷲湖和尚茶

住錫鷲湖四十年。清光法雨滿人間。而今南邁分身去。拄杖縱橫列祖先。諸昆仲還聞得無聲三昧麼。好將龍口噴來水。烹茗和雲奠座前

為壽昌和尚入塔

靈運遍山川。莖草化金光之聚。音容存梵宇。微塵彰法界之身。從來白浪滔天。今日清風滿地。分身南邁。他方境界殊常。携履西來。此處慈祥更顯。掀翻西竺窠臼。澄潭不許龍蟠。重脩古佛安居。寶砌還須龍護。雖然。且道先師就位一句。又作麼生舉揚。良久云。石鼓元無縫。山頭縱有雲

為壽昌和尚掩塔

如何是佛。大好山。白毫如練氣如藍。慈雲化作乾坤眼。留與人天永遠看

拱臺上座火

古稀之外重添八。僧臘叢中最占先。何必往生期淨

士今朝親見火中蓮

光敷禪人火

二千里外圖何事拋却家鄉囊直行今日火中看變態蓮花陸地帶雲生

遍慈禪人火

緣上座一心彌亘三界爲家紫芝孕秀皓玉無瑕今日靈苗縱發佇看火裏蓮花

心恒禪人火

如何是心青山高處白雲深如何是恒堂堂古路坦然平而今撤向孤峯頂烈火燄中怎麼行以火把打一圓相曰恒心何處是遍界放光明

禪人祝髮

米必成飯僧原是俗釋迦由此而弘經馬祖傾斯而相撲三千里外喜汝脚下有筋五百年後笑我舌頭無骨咦芟除無始妄因緣且向梵王宮裏宿

佛祖贊

阿彌陀佛贊二

行大願大悲深智深然莊嚴於化境實淨土於凡心須知念佛終成佛未聞無址忽成岑

乘願力來償衆生債曰此娑婆卽極樂界都云點鐵成金其中有利有害何以故若於紙上見彌陀輸我當行好買賣

釋迦文佛贊

者箇慈尊乘悲願力化有緣衆正信調直彼不知我我不彼識穿過髑髏分明是賊若還錯過此時辰直待當來問彌勒

觀音大士贊二

稽首大悲踞盤陀石覩面斯彰今胡云昔衆生淨心諸佛妙智玉齒琅琅不識普字見性非照聞性非聰旋佛旋生寶鏡芳容厥號大悲亦曰大慈孰云普門妙用在茲

華藏世界總瀰圓間貧不了償藉衆生還興慈而運悲援苦以需安現身五道何多事目擊晴空鎮日閑覊紫竹之林而懷深悲踞盤陀之石以默深慈援衆生之苦惱代諸佛之行儀或曰普門示現而不捨風濤湧之中者咦今正是時

西方境贊

佛在瑠璃地上花開八德池中欄楯樓臺逈逈珠林寶網重重切不可作境諱却既不作境諱卽今彌陀在甚麼處咄

浮山舍利塔贊有序

佛昔闍維十斛餘八王分請舍利入震旦者蓋無幾也耶舍尊者始從西域將舍利安奉于廬山者有二其一在歸宗之金輪峯自晉歷今千有餘載放光瓢彌山谷屢現祥異不可殫述果清滿上座紫柏老人子也以因緣力積歲葺治啓視得金銀瑠璃滿三缾其餘眷屬舍利不可稱計分布諸善信人願力堅者輒得之吳太史觀我得二十有二顆久復開視滿三十顆衆人聚觀各隨所見大小色相種種不一其他神變盡智思量所不能測太史爰以歡心合于悲智欲使見聞讚歎禮拜悉植勝因乃謀于浮山之巔建窣堵波以擬于金輪昔有人入地獄見地藏菩薩曰汝罪惡深重應墮地獄急往鄮山禮舍利塔可脫此苦觀夫一禮一拜卽脫地獄則太史所植勝因與諸善信速成無上菩提無疑也余游浮渡因得瞻禮合掌讚歎而說偈言

諸佛闍維時廣流布舍利散滿閻浮提皆從因緣有放光開幽暗絕滅一切苦普使見聞者悉發菩提心廣修衆妙行圓滿波羅密功德不思議盡迴向佛智

達磨大師贊四

喚汝是箇達磨受人博換喚汝是箇博山觀面迷亂我今識得渠原是秦時鍍鑠鑽咄如幻如幻

老臊胡面壁九剜人心截人肘幾遭毒害而地轉天旋一片眞機而作象獅吼依然隻履又西歸眞箇鷂跳不出斗

擡頭不見有天低頭不見有地一雙大耳連環兩箇鼻孔出氣滔滔白浪踢長蘆識得渠儂非小事咄

紫氣祥雲旋覆江岸折蘆者誰是鐵面漢近傍誠難胡爲而贊兩條墨跡逈思惟一顆明珠光燦爛

老子贊

覿面是條青牛四蹄蹋地覿面是箇老子鬚髮皓然我記得你生于李樹下母腹曾經八十年惱釋迦涅

槃太早。吐玄津混沌之先。而今渾化成圖。去顛倒人間。承遠傳

羅漢贊四

從來三事衲。知是幾千春。今日草拈綴。當陽見素心。碧桃盤累累。瑤草影沉沉。更有西來旨。山高莫浪尋

缽從何處來。勞彼鼓雙翅。尊者窺碧漢。預作捧缽計。大道元磊落。三昧貴遊戲。不逐見聞緣。超然登十地

貝葉靈文珢珢。玉齒讀誦者誰。踞地獅子。雲兮竹兮。高山仰止。經了月明。終而復始

分身南邁。神龜捧足。布袋全收。指頭獨蠢。直下明珠。遠山叢木。至理彌綸。阿誰相續

十八羅漢圖贊

象譚和跨步武。降得龍兮伏得虎。塵沙結使未乾枯。傀儡一棚誰作主。飛錫懸光倚杖藜。分明撒出駭雞犀。欲知佛法深深處。山淨雲收聽鳥啼

雲棲大師贊

生在杭城。蘇州有老。在杭城常州有。三十年前孔子之徒。三十年後釋氏之友。八德池中。喜種蓮。彌陀室

破諸人口。觀面不知渠是誰。七七遐渠四十九

又

頭顱拄天。袈裟著地。此是阿誰。彌陀再世

題優曇華圖

誰將紅絲現優曇。數遍前三及後三。譲道法華親指示。而今觀面是司南

壽昌和尚贊四

義峯老漢。篤行可佳。形之非形。丹青難畫。灰頭土面。笑神光拜雪。鋼心鐵膽。罰世尊拈花。欄蒲團而為坐具。破衰衣以當袈裟。枕石漱泉。粘雲帶霞。風流吝不堪誇。大好山中三十載。鋤頭柄有活生涯

稽首吾師。四生慈父。語入重玄。機貫回互。七處道場。千指圍繞。擲如意珠。傾出栲栳。者一句子。終朝賣弄。將是曰非。以輕為重。我探虎穴。親遭毒手。絕後再甦。如飲醇酒。壯齡至老。惟一不二。泊焉辭眾。分明指示。天下聞之。稱甘露滅。眷屬雲仍。芳塵凜烈

者箇和尚。半隱半顯。指下為高。將深作淺。有時慈辯。與條羅聾息嗔。有時槃發。將佛祖也褒貶。今日被人

寫上畫圖大似美玉遭幾點瑕。玷博山不解含容。代為諸人聊通一線。通一線。米中有飯。麥中有麵。咄此似吾師眞箇。是丟却把鋤看株。樹蒲團覆地絕纖塵。蠢動含靈皆得度。咄。切忌道著

圓相贊

啊是輪月麼。多兩耳朶。是腔水麼。少幾重波。想是世尊遺愛。仰山傳訛。幾人尋不著。于般籌算。及至相會處。一場懡㦬。令予笑不徹。只得稽首再拜。南無佛陀

峯頂和尚贊

者和尚。祖非好。緇混素。寅作卯。汲水擔。折巳見。辯翁烹茶銚。側而逢。蘭老供母下視長。蘆弘戒多言。護草。惟不可說向上機。鋒何以。故道理玄談渾不曉

洪濟山天安律師贊有序

余挂錫博山有年矣。每慮梓里開化。無人往來。衲子傳有天安法主。闡揚教乘。作羯磨師。余心儀之。未得緣晤。丁卯春。余旋故。丘則安公遷化巳久。入山見那塯龕。然因述贊。以誌夙心

世界無依。根塵空寂。悲智成身。而爽慧。登戒德難思。

行非有巳。慈緣廣。譜先余鄉。梓說法。雲興誨人。緋瀉施利不沾。遠邇咸化。化緣云畢。而塔此。山法音。奇演鳥語喃喃

雲陽耆宿贊

雲散于長空。陽回于大地。蘊華藏含。靈拄杖頭出氣

空印法師贊

者老凍儂寒威凜。烈忽死忽生。是何時節。酌古該今。雷轟電掣。滲漏行藏。與人各別。不各別。贏得人傳甘露滅

杲禪座贊

此是何人。是我杲兄。蘊之藏之。慧日慈風。有餘錢而瞻叢席。無牘法以導蓁蒙。千年不改青松色。湛水流雲徹太空

一菴法主贊

一亦不可得。菴跡何所留。寶池澄巨浸。橫架採蓮舟

古心法主贊

古佛傳燈久。心師續燄長。欲知渠去處。芳草臥斜陽

拙如贊

覓巧不得拙自何來如摩尼珠投石火胎頗訾地時何所據𤇍雲深處姑蘇臺

解深贊

解甚深法碎頻儐鑿鐵壁虛通銀山突屼萬仞崖頭眨眼看緊著脚跟休恍忽

龍峯八十一眞贊

生緣八十餘誰人寫上紙根塵旣本淨何必染青紫戒行若虛空華藏爲棲址別號號龍峯啓予親贊此咦忽然覿面頭邊珠滄海直教枯到底

趙豫齋眞贊

豫齋老翁者等形狀髭鬢白而不白和尙相而非相十卷楞嚴任你週流一脈菩提從人譽謗似者等沒用底老頭陀貶在閻浮極惡世中留與人天作榜樣

宛陵王玄石影贊

扶疎松與竹淸適茶彙酒中有得意人面南看北斗今日相逢山水間素縑未展竟何有髑髏石畔芝蘭香風雲筆底龍蛇走道服樵巾岸眉海口雅句新裁奇文立就烹泉倩童採芝借手箇中無限風流不落時人窠臼五湖之內都識得玄石先生千古之下悉稱爲博山社友

劉龍田居士影贊

大圓光中惟公明哲松風烏語代公之舌演微妙音宣第一義趯世出世往來遊戲何以知之山川草木日月星辰而爲眷屬釋迦不會彌勒再來香雲海衆讚嘆奇哉

查汝定居士影贊二

一二三四五急急連忙數不弄鬼魔叉解打禾山鼓更欲覓言詮和聲當面吐是誰安作窩大千無寸土幸有上頭關淵大堪步武斬却雪峯蛇笑殺玄沙虎我今贊此題留作閻浮譜

那裏來三一窩似認得較不多從來無有面目今朝戴髮頭陀更將水墨傳眞假笑殺當年指路婆

自贊

余集生居士寫師像與自像相視而坐請贊時居士五十壽且有　內召故末句云云

博山余居士眞箇熟因緣促膝摳衣坐知是幾千年

悟性空彰毫楮緣生法上。親眉宇。活似龍兮獰似虎。箇中元不分賓主。一輪明月照金沙。大千隨處茂叢芽。刹刹塵塵轉法華。雪巢癯隺噉晴霞。鍛身須辯婆心切。紅爐談裏寒氷冽。徹底無依笑點頭。眼中愼勿沾金屑。五十方知四九非。生擒兎象顯全威。般動國事猶佛事。一片丹心捧日暉

者箇漢。清淨眼。昂藏眉。最惡毒。假慈悲。凡說法不思惟。罵諸方痛針錐。扯人萬丈崖頭立。盡力將身祇一推。咦。必也是誰陳是昭居士請

生平不就他學。祇向自心捫摸。忽然打破漆桶。隨處令人驚愕。某禪和。毋自錯。者斷不異常流。討甚超方出格

江北生。江南長。卓有來由。全無伎倆。口裏終朝漉漉。心中全無靜想。隨方多結歡喜緣。留與諸人作清賞。紙上畫我不像。眞是他難近傍。有渾身。無五臟。佛法抖擻沒纖毫。敢受諸人之供養傳實禪人請

著老子。多揑空。貪睡眠。常做夢。入市廛。過麟鳳。近著他。眉毛痛。泛泛端如五兩輕。堆堆何啻千斤重

者斷兒。無得失。了一椽。萬事畢。少矯詐。最朴實。愛與人宣祕密。有時獨坐亂峯巔。指點風雲欬響築咄

者老凍儂。自謂英傑。無些子長。爲法門切。舌根謙讓如線。脊梁剛硬若鐵。終日叨叨千萬言。添得頭顱幾點雪

者漢無長。祇肯認非。逢剛則柔。遇慈則威。挾帶挾路。知顯知微。肚裏了無些子物。一生贏得口頭肥

咦。通身狠狠。滿面塵埃。喜而不咪。怒而不嗔。罵盤山無面目。笑船子解藏身。流雲古木深深處。纂刻奇花耀眼新。咦。汝是何人

生成眉宇。是何標格。從本無家。隨方作客。或時被有識者呼爲瞎驢。或時被無知者尊爲禪伯。巖兮如月之清。慈兮如日之赫。行藏不與衆同流。善惡難教分皂白。茲因疊晦禪人勸逼將來。不免書此。權爲之塞責

者漢子。沒來繇。擔閻浮重担。結衆生深仇。破鵞湖戒律。滅壽昌宗猷。心毒如砒。口甜如蜜。獰惡若虎。暴躁若猴。且道是博山耶。非博山耶。依稀越國。彷彿揚州」

者箇和尙生平。無狀花擘佛祖之家私。敢受人天之供養。更問宗乘事若何。是聖是凡祇一棒

朱雲鶴居士寫者漢。作麼說彼解談禪。開口便成墮錯錯。溫州橘皮不是火

者箇臭乞兒。從來沒計較。舉步似安詳。開口便胡道。有時一喝。大海水忽著乾。有時一腳。須彌山也著倒。今日寫上畫圖。一任傍人取笑。咄

素紙條。墨山重水重。邈無蹤跡。點綴虛空。一腔秋色。八面春風。葵誠徹見衷腸事。鼓打三更日正紅

鐵面老人。堪寫上紙。本是無形。長眉穿耳。弄假成眞。逢嗔作喜。無端平地浪滔天。都把他鄉當故里

獨坐蒲團。想箇甚麼。瓶瀉雲興。說亦不破。有時喚作栢樹子。有時喚作訝郞當。有時喚作破竈墮。從緣返復百千名。地轄天旋祇者箇

此是博山。我是阿誰。我猶是我。用彼何爲。識得斯人眞面目。山頭敗葉疊成堆

者老禿奴。原非本像。坐破蒲團。是甚模樣。默默無言許自知。醜惡形骸誰比。況從來巾侍渠儂。識得昴藏去。向雖然忍受不與人。傳切莫認作本師和尙

兩條墨痕。那堪供養。眞不似。眞像亦非像。若要的見博山眉毛。祇在眼上

者漢癡獃。槁木死灰。箕踞若塑。怒發若雷。彌勒先生。釋迦後來。趂亦不去。喚亦不回。三尺絹子。活埋活埋」

蔡閣脩公錯寫了。者漢有甚好。生平與佛祖似箇生寃家。開口何曾談著句禪道。假說從廣南帶來鎭海明珠。元是江北盛爲盈底栲栳。你見他鑑眉大眼。便被渠瞞。要見他臭爛肚腸。揑聽鼻頭。但向虛空討

此是何人。博山老朽。靜默無言。曰獅子吼。三心莫得。以建法幢。十指不干。而稱抖擻。內外搜尋蹤跡。無引得禪人顚倒走

面潤腮紅。眉纖眼大。別想機緣。悉皆迸破。觀身心等陽燄之騰。視富貴如空花之墮。冥少峯寫渠儂。休錯過。箇中一線之微。閒取知非首座

無異禪師廣錄卷第十二

無異禪師廣錄卷第十三之十九

住博山法孫　弘瀚　彙編

首座法孫　弘裕　同集

參禪警語上中下

（參見「禪宗全書」第三四冊所收「博山和尚參禪警語」）

※刪參禪警語中所載偈

開示偈一

示無踰禪人參念佛是誰有序

無踰禪者領雲棲師翁念佛公案於雙徑峰頭目視雲漢有年矣。而誰字尚未及破。謁余乞偈。助其發機。余不辭蕪陋以偈記之

雲棲師翁。淨土宗旨。雙解重圍。夢幻生死。念佛者誰。痛劄深追。高懸祖印。順機適時。誰字不明。疑情忍勇。力竭氣絕。始破漆桶。漆桶既破。毋容怠惰。脚步擬緩。非關即關。萬仞懸崖。只須親到。石幔雲幢。風清月皎。清皎眼開。當面活埋。轟天裂地。其聲如雷

示水齋道遵參沒蹤跡

船子廿餘年。藏身無蹤跡。一棹入華亭。兩岸花狼藉。今人但逐句。熟讀竟何益。水齋志於禪。苦行非所適。專提句話頭。堅硬逾金石。疑情成片去。只教一縫坼。遠不在天涯。近非是咫尺。吸乾滄海浪。長空淨如碧。擊碎珊瑚枝。梵語從唐譯。不親釋迦文。勘破維摩詰。街坊等箇人。相將飲瓊液。

示觀恒禪人看普字

雲從龍風從虎。千里遠行跨步武。不辭涉水與登山。矢心迸破雲門普。雲門普字古今傳。剔起眉毛反覆看。本命元辰著落處。衣袋皮囊見不難。皮囊包裹眞消息。現成不費些兒力。纔生擬議隔天涯。肯向禪門空白日。只須竪起鐵脊梁。直下明明達本鄉。故園田地都抛却。始信男兒當自强

示如是禪人參無字

趙州無古今。有伶俐衲僧顛倒走。若於二處見根源。大似面南看北斗。破無字兩重關。重步高登萬仞山。縱饒絕頂橫身過。吸霧披雲未可閑。筆直路行將去。誰管途中住不住。只教倒跨紫金毛。反側始能張露布。海底塵山頭浪。與語玄機都不向。月皎風清夜靜

時沾著纖毫成滯淆反覆看不較多泥牛解吼木人
歌油瓶丟向籃筐裏笑殺當年洩行婆

示懷照禪人參沒蹤跡

一句話頭如鐵橛雄心莫教根基劣太阿橫按絕用
遮眉睫交橫流汗血密究深栽絕動搖臥薪嘗膽莫
辭勞鍼錐劄入偷心死奪得如來向上攝藏身之處
沒蹤跡醉舞狂歌人不識斷臂安心誑小兒雪庭那
得眞消息沒蹤跡處莫藏身吸盡澄江曬涙鱗紅爛
身遊荊棘裏不尋歸去可憐生一喝耳聾稱大悟何
如返擲解回互舍利八萬四千顆何曾夢見娘生褲
香象截流彼岸登迦陵破卵即飛騰衲僧果具通天
眼抹過峯頭第幾層入理愼防休太早狸奴不厭叢
林饒若于動處便旋機依舊全身入荒草直下縱橫
六不收江水無心競夜流更問祖師端的旨溪雲輕
日正淸秋

示鷲屏禪人省親幷參無字

一箇無字倚天長劍瞥爾情生搖空閃電三千里外
直如弦只教覿見親爺面見後如何切忌道著

示參父母未生前

父母未生前面目已生之後又如何一朝踢著來時
路雨具雲衣事更多

示淸隱禪人九帶語

浮山九帶償衆生債爛翻舌頭衆生頗柰入佛法藏
揭盡家私事貫理貫和贓捉敗佛正法眼眞不掩僞
妙叶象通順風逆載事理縱橫明暗互融屈曲垂慈
機感自在金針雙鎖當面活埋平懷常實貴買賤賣
更有一帶同條死同條生勘破此帶有利有害淸隱
禪人請說破輸我當行好買賣偈曰一句話頭如鐵
橛浮山九帶沒來由須知塞却通天竅突出娘生箇
指頭

示林埜禪人參沒蹤跡

沒蹤跡莫藏身釣盡華亭曬涙鱗藏身處沒蹤跡三
歲獅兒解返擲緊把繩頭勇力參太虛迸出黃金汁
男兒漢須性燥摕轉鼻頭何處討好於痛處下鍼錐
只待冷灰看豆爆不破疑團誓不休放出溈山水牯
牛五字到今諱不得戴角披毛者一頭親磕著得便

宜敢問皮囊知不知倒吹鐵笛音擊別正是塵勞解脫時

示可上禪座

一句話頭如鐵橛從前活計湯澆雪譬如抒海討明珠勇心直教滄溟竭不得明珠誓不休到手方纔得自繇通身汗下清風起白浪滔天迸出頭險道先須辯通塞要以前人為軌則長慶蒲團鞔子撓用處將心意測管他烈火與寒氷斷臂焚身似不曾若箇皮囊真實聚好將清操續傳燈

示慈門禪人

一句話頭如鐵橛眉毛不與眼相參究心自古無多事勞破疑團是指南疑團破處無涯岸突出衣珠光燦爛從他八萬四千門門門撞著是者漢臨濟當年赤肉團至今鮮血尚漫漫眞人裏向袈裟裏鼓掌難教覿面看只須揣出虛空骨徹底無依休恍忽順流筆直到江西匡廬深處蛟龍窟五老峯前翠作堆劫風幾變尚崔嵬江濤響入遊人耳莫錯呼為脚底雷

示恒見禪人

一句話頭如鐵橛千年故紙不須鑽德山不入魔軍隊大地衆生被眼瞞莫道宗門路勁捷大丈夫兒須自省二祖雪庭斷臂時震旦何人不引頜只須坐斷葛藤窠佛法塵勞柰爾何點心不向言前薦笑殺當年賣餅婆休向山林恣懶惰石火電光容易過縱然入定不聞雷箇點將來都是錯生成不怕紫金毛鐵壁銀山走一遭果是老胡親的子隔溪何用手相招

無異禪師廣錄卷第十五

無異禪師廣錄卷第十六

住博山法孫　弘瀚　彙編

首座法孫　弘裕　同集

開示偈二

示吳觀我宮諭

一口氣不來畢竟甚處去血肉身心非常住勘破緣生緣不生根塵即是大寶聚鬧市叢中景物披何須山塢與江湄負薪樵子機頭婦渴飲饑餐步不移百

草頭邊親祖意。毋拘路滑恣遊戲。護將佛法當眞參。沾著些兒成垢膩。本來無古亦無今。肉髻明珠豈外尋。黃鶴樓前伸轉語。方知居士問頭深。

示何芝岳尙書

一口氣不來畢竟甚處去。靈山古佛親分付。回頭石馬出紗籠。肯就家庭守珍御。淨几明窻自在時。花香雲照碧羅衣。夜深月下翻淸影。無帶珊瑚露幾枝。折杖行兮途路杳。旋身愈覺乾坤小。不須別處問通津。萬事無如出處好。眼動眉舒曰妙存。鴉鳴知是變黃昏。依正報中親瞥地。迥然無佛處稱尊。

示方廣野居士

一口氣不來畢竟甚處去。急著娘生雙眼。覷洞然無物飽齁齁。冨塞虛空何處住。既無住處肯干休。鐵壁銀山迸出頭。護道腰纏十萬貫。翩然屋裏販楊州。世緣那更分淸濁。亦肉團中光閃爍。撿箇柴頭品字煨。風流何啻三禪樂。撫掌捫空意灑然。浮山湖畔草芊芊。倒騎驢子都遊遍。破霧披雲不記年。

示吳九濤居士

一口氣不來畢竟甚處去。百年光景從頭數。忙忙三萬六千朝。莫待臨時申苦楚。長安大道痛加鞭。行不前兮亦奮然。直待九重宮殿裏。金鑪應有暗香傳。翻雲覆雨曾山墮。活潑機輪無不可。纔欲將心度量來。溫州橘皮不是火。世間無水護云波。吸盡西江奈爾何。酬累祖意山頭。有業霧紅霞映碧蘿。

示吳石生居士

一口氣不來畢竟甚處去。四方八面大火聚。動即燒兮靜亦然。出離肯別生疑慮。不生疑處直趨前。覓火還須先見煙。臭爛不堪皮袋子。灼然雲外是同年。同條生不同條死。瞥地噴兮瞥地嚏。顚倒場中識得渠。原來少箇當門齒。同門出入自優游。傑出叢林是趙州。略彴橋邊㾦驢馬。不風流處也風流。

示趙元振居士

一口氣不來畢竟甚處去。雲從龍兮風從虎。旋風八字打將來。大地山河如目覩。香樹雲幡處處周。蓮花朶朶湛蓊流。善財不用南詢遍。彈指豁開彌勒樓。彌勒樓臺燦珠玉。寶几明窻淸可掬。鶴唳鶯啼處舍。那

時人何必棲幽谷解開布袋放癡憨包納虛空甘不甘轉位就功親去就舌頭無骨定司南

示盛子惠居士

一口氣不來畢竟甚處去一千七百閑言語交亂棒喝祖師爲蝶夢南華方栩栩鳴椎歸位話幽微四句離兮絕百非却笑仰山淸夢裏無錢博得口頭肥好就風雲看變動眞機不與時人共本無一物獻尊堂堆堆何啻千斤重掉轉乾坤別樣新從來依法不依人參禪道者渾無事靜聽枝頭鳥語頻

示范以都居士

一口氣不來畢竟甚處去明眼衲僧難共語管甚鬧忙靜鬧時四威儀內頻頻擧話頭綿密絕屑還實印親懸驗正邪淸淨界中纔動念無端病眼見空花一念不生俱解脫芥孔鍼鋒誇廣博攪亂乾坤不識人旋風八字無棲泊只須掉轉拄杖頭絕無煙火不干休通身汗下通身冷笑展家風得自由

示吳蓮舟居士

一口氣不來畢竟甚處去幻化皮囊誰是汝險懸塲中走一迴靜蹉平原應自許一步高來一步低高低無處見端倪法身爛潔何相似白雪淸風類不齊話頭一句如饑渴山自崩兮海自竭迸破疑團廓然時却笑香塗與刀割少林無故把心安不識心兮毛骨寒突出娘生眞面目了知生死不相干

示盛蓮生孝廉

一口氣不來畢竟甚處去過水搴舟方自渡到岸逢人話短長即忙覓取來時路異種靈苗說似君從來赫鬢不干人解開布袋頻頻看臟有山頭一帶雲靈子落地成七片聊與時人通一線無礙光明徹幻無根塵界是摩尼殿雲頭撥下太生生妙用臨機不順情斫却中心一樹子四方八面任縱橫

示胡永徵縣尹

一口氣不來畢竟甚處去白日靑天誰不親還鄉蠢道是兒孫就裏無容誇佛祖箇中原不立階梯土面灰頭孰與儕欲問故鄉晴雨候須知腳下有黃泥驅耕奪食男兒漢步不移兮登彼岸何必區區藉世燈額上明珠光燦爛夜無惡夢日無驚大地山河一掌

平好把虛空百雜碎不期華藏宛然成

示潘次魯貢元

一口氣不來畢竟甚處去五蘊山頭張霧布百萬軍中取勝時覿面那容更回互重圍力破不爲難轉位旋機直下看纔起一絲分別想脚跟早隔萬重山智人當下知端的至理無分今與昔百劫千生擡出頭掃地焚香全利益逢人笑展佛家風血染山河朶朶紅參遍閻浮諸善友文殊祇在福城東

示宋太山孝廉

一口氣不來畢竟甚處去晴是日兮陰是雨翻來覆去見根源裂破胸襟誇步武毋拘坐臥及經行展似眉毛作麼生雨後花香人發笑霜前葉熟鳥相爭道人顯與分時節囫圇不用頻饒舌鐵馬嘶殘劫外風大圓覺裏無豪傑你既無心我也休兩忘何必强追求趙州可煞添鹽醋傾出當年枚子油

示方庸之館元

一口氣不來畢竟甚處去毋問三千七百祖公案交橫眉目間無心理會閒家具法身淸淨則抗籌沒來由處有來由一朝拶出通身汗始覺從前满面羞着衣喫飯隨時好何自謾遲不自了抹轉娘生惡面皮蒯著通身都是實開不成單合不雙後園雞子葉枯椿翻他覷井眞三昧隨處逢人樹法幢

示劉雁先居士

一口氣不來畢竟甚處去即此不明是家務譬如大路到長安前行更不生疑慮直入重門與未休夜明簾外更淸幽庭前瑞草和根拔淨白無依始徹頭徹頭格外知端的男兒肯向他尋覓饒言鍋子過新羅捉活原來在咫尺拄杖頭邊眼顛開橫拈倒卓不須栽家庭懶論耕耘事膝有江風帶雨來

示胡鼎甫居士

一口氣不來畢竟甚處去萬仞懸巖誰作主觔斗翻空經幾遇敗葉堆頭親眉宇當知父母未生前氣不來兮理亦然勘破箇中些子事層巖石虎抱兒眠哮吼一聲山嶽動金鱗背別醯雞甕候爾風雲際會時朧曨威稜看大用萬象森羅聽指呼緣生幻法總然徒靈山別有拈花意笑殺當年碧眼胡

示張欽之居士

一口氣不來。畢竟甚處去。生死輪迴無伴侶。五蘊根塵盡屬魔。降魔須獲金剛杵。金剛本體露堂堂。賊魔難與共商量。自古護生須是殺。殺盡安居達本鄉。諸祖相傳正法眼。獅兒不是野狐產。殘篇斷索盡家珍。烈漢從來無料揀。萬象森羅指顧間。高揮大抹得安閒。逢人不洩眞消息。笑把芙蓉鎮日看

示倪璦圃侍講

一口氣不來。畢竟甚處去。大千斂在毫端聚。堂堂古路絕周遮。誰敢當陽曰住處。棨雲峯下四藤條。坐斷春風不放高。百草頭邊親薦得。萬花叢裏任逍遙。空非大兮廓非小。品彙無如出處好。十字街頭等箇人。饑餐渴飲隨溫飽。攪碎寒爐火一星。迥無情識不迺曇。脚跟踏著來時路。始信澄潭徹底淸

示孫明都進士

一口氣不來。畢竟甚處去。智人勿以明相親。豁開霄漢露霏峯。得意飄然如鳳翥。翺翔萬里見方圓。淸光不與市闠鄽。業山老宿曾親說。木在餅兮月在天。大用堂堂絕分齊。動止還同春富麗。大方獨蹈境唯心。誰向虛空誇巨細。拈花端不涉離微。勘破靈山老古錐。無縫塔邊多水草。龍眠深處鹿兒肥

示林下石居士

一口氣不來。畢竟甚處去。劈頭認取最初步。縱橫萬里不離天。莫待臨時泣岐路。欲知淮甸與江干。連絡斛觀車馬殘。散盡浮雲開眼看。洞庭無蓋法身寒。凍殺法身成底事。隔岸無分他與自。塵塵剎剎絕纖蹤。雖道婬房并酒肆。峭壁層巖不可攀。遐期陸地見波瀾。風聲鳥語宣眞諦。都在龍眠煙水間

示楊蘭似居士

一口氣不來。畢竟甚處去。自古慈門無阻拒。實所非遙趯進時。縱橫原不循規矩。明中有暗暗中明。明暗相參罷問程。拗折驪龍頭上角。珊瑚枝畔水痕腥。抖擻通身虛揑怪。眼耳鼻舌分疆界。撲碎挪圓總不妨。自買應須還自賣。運水搬柴識得渠。從來就裏絕親疎。深山佛法依何住。烏宿雲藏月上初

示胡禾胤居士

一口氣不來畢竟甚處去話頭好教頻頻舉隨緣透徹未生前澗水松風解法語橫趯倒跨不為難剎海須彌指顧間靈芝瑞草和雲秀綺餘仙葩帶露寒鬪拈竹杖敲空響肯向人前呈伎倆二時粥飯自家常實個明珠俱不倘我嘗行遍不欺人腳底風雲說似君果得箇中消息淨根塵界裏活如神

示謝中聰居士

一口氣不來畢竟甚處去倒卓眉毛別有路鋪地一聲猛省來人在嶺雲最深處心如古井不生波笑殺靈山指路婆豎起拳頭明歷歷放開布袋奈渠何覿面縱橫無忌諱當機那論剎那際十方三世絕周遮虛塞誰分心境異塵勞堆裏妙蓮香東土西天讓舉揚更有一言吐不出無人處所為商量

示夏廣生元甫生生三居士

一口氣不來畢竟甚處去放得開時捏得聚腳下泥深水亦深水泥深處無遮攔只須豎起鐵脊梁撞破藩籬還本鄉識得未生前面目通身白汗絕商量流通白汗清風古敢道山河無寸土縱橫不墮悄然機烈漢從來跨步武金牛飯趙州茶春到園林綉樹花更問西來端的旨白雲流水渙生涯

示余任甫居士

一口氣不來畢竟甚處去沙裏淘金休著箇五蘊山頭認得真從來不出渠門戶譬如捉賊須見贓攘得賊時還度量分析現前贓與賊空門端的好兒郎幻化塵勞續慧命須知業果性清淨十方坐斷不遮風地轉天旋稱大定鐘熱清香試返魂香煙盤結繞頭雲倒騎石虎歸家晚拍掌徉徜笑語新

示支照鐙禪人

一口氣不來畢竟甚處去踢著頭頭皆實所灼然明月照金沙無量光明誰不覩只須開眼見光明策杖尋蹊覓路平擔著長犢黑面老方知烈漢不通情翻身蹋上毗盧頂直捷無依還自省不問程途深夜歸須知露濕衣裳冷當門缺齒不關風肯向人前論異同纔起一絲分別想山重重又水重重

示一如澗禪人

一口氣不來畢竟甚處去推不前兮留不住眉下眼

生眼忽開肉團元是明珠庫明珠庫內實成堆地動天翻響若雷不是吾家親眷屬方纔趯入又驚回那箇人無皮下血自心冷煖向誰說何勞特地立階梯一念無生頓超越祖師崖岸滑如苔片語投機稱本懷讓道分身無量億一塵端有一如來

示淨休珍禪人

一口氣不來畢竟甚處去提起如穿荊棘架推不開時進步難解脫還須善調御萬花叢裏不粘身眼底無筋一世貧逼到岸邊行不去端然過水見長人鐵非硬牙綿非軟入門先自防家犬提轉繩頭契祖機萬八程途不記遠社飲村歌春日和翠微深處白雲多若將語默通消息輸却當年夜行婆

示岑伯濠禪人

一口氣不來畢竟甚處去直入橫趯帶角虎瑞草靈芝香晴傳層巖峭壁清風古受用家私色色然眞情端不向人言忽朗団地一聲子始信宗門有則傳男兒不借他人力肯逐因循消白日閑雲流水遲相交古路一條如箏直識得孃生枯粹套瑩光皎潔若琉璃何用多生勵善業風流應出當家兒

示夢雲禪人

一口氣不來畢竟甚處去直入無容生怕怖若是吾家種草兒英靈自有娘生袴娘生袴子不尋常貼肉連皮護忖量從他孔竅分疏密別有鍼鋒一線長會得將身藏北斗萬派千流皆授首纔生擬議隔天涯野干雖同獅子吼綠楊深處一聲鳩喚醒渠儂得自由山中水草隨緣足笑放溈山水牯牛

示慈菴禪人

一口氣不來畢竟甚處去淨白地上休染汙直蹄橫趯逹本鄉莫來攔我毬門路要笑謳歌識得渠從來萬法本如如宗乘無限風流事獨羨楊岐三腳驢眞珠撒向紫羅帳陳爛葛藤俱不尙別有通天路一條活句淸機如歷掌沾著通身似蜜甜利生端不涉慈嚴三家村裏商量遍菱角如錐尖更尖

示發光禪人

一口氣不來畢竟甚處去萬里程從初步起撥雲見日未爲難妙用堂堂須返已返已毋勞替眼看霜淸

露冷髑髏寒忽然擊竹聲消盡髓有千竿與萬竿

示念如禪人

一口氣不來畢竟甚處去重玄奧義從斯起閻浮走遍萬千遭歷劫何曾離自己識得自己是何顏義衲橫披露半斑峭壁懸巖穿下過方知峯頂有層巒

示太初法師

華嚴山中太初老雙眸倒覷乾坤小條眉舒放不尋常丈六金身一莖草一莖草上有瓊樓體露金風得自由解脫還期眞實相鉢囊不挂一絲頭與我同鄉復同縣非故非親非覿面離俗還知相約來機緣頓異諸人見諸人不識兩行藏多笑鄰家稚子狂三昧百千誰指註權時贏得額頭光淨脩三業浮囊渡戒德清明人仰慕愧我塵緣擺不開何日龍眠重會晤不須問路不分岐壽量恒沙報爾知倒跨泥牛吹鐵笛白毫光射幾須彌

示壽鼓上座

識得吾家眞寶藏兢兢肯把纖頭放了生脫死大因緣要在當人能擇上身心世界等空花露地白牛長者車逝衛入面清風起無底籃兒盛活蛇逢緣不把眞機洩硬似胡鄉軟似鐵拄杖縱橫得自由分明兩口一無舌須信懸巖絕後甦突然狀出山海圖掉轉乾坤何境界三更初夜曬金烏

示子朴上座

識得吾家眞寶藏嚴頭萬仞須親上拌得娘生一箇身好與諸人作榜樣登山涉水是尋常攫浪拏雲當自強透過老僧無味句幾多玄妙盡糟糠不滯法身實轉位從他花雨呈祥瑞萬象都來一口吞等閒擲出燎天燧一陣胡風劈面來優鉢羅花舌上栽脚跟步步須親到謾言南嶽與天台

示我空上座

不住山阿住市鄽喜與檀那結善緣菴前車馬自闐闐月救生靈幾萬千多生値遇余居士濟生菴子從斯起壯麗弘開不二門曜淵繼踵無窮已不惜娘生一箇身何妨州縣往來頻毫釐升合非私畜鐵額銅頭見主人如斯不愧爲僧相三德六和眞可尙始終無改舊行藏好去叢林作榜樣更須徹究未生前不

明之處痛加鞭掀翻碟子如天大覷破從來不值錢

送無擇禪座上羅浮山

緬想當年景泰師芟茅搆室海之湄羅浮絕頂恣遨遊鐵橋峯畔連瑤池石門方廣容几席三更日上海水赤旋覆乾坤辯故新吞吐風雲度朝夕上人今往亦何求縱步勤登二石樓倒覗滄溟如涓滴一千瀑布稱雄流明月壇邊戒臘有殺佛焚經誇抖擻錫杖源清浴活龍玉鷲峯巉逢華首七十二洞奏天樂百千草木成瓊闌夜深險極轉身難踢破指頭親見腳我亦將來步此山入林端不問人間折桂茹芝朋歲月時濾清碧照衰顏

示靜休禪人葚母

恩愛相牽拋數長只須驀地見親娘若將骨肉分真假管取多生手腳忙者一回莫錯過識鑿觸髏誰是我今日親逢知識緣快須努力痛加鞭愛水情山消不盡輪迴知是幾千年道人心不失照額上珠光明皎皎還將折杖攪長河觸著泥沙都是實塵緣何處是吾心赤肉掀翻莫外尋

示恒一禪人

曠劫不變謂之恒散步披襟入棘林羅諸名數謂之一萬仞峯頭獨足立動足揚眉落二三無身領荷非端的只須古路不逢僧地轉天旋似不曾草鞋裹向袈裟角水底時挑白日燈檻外閒人分曙色虛空昌塞如漆黑豁開兩眼若銅鈴何待當來問彌勒此是恒常不變心從來不向外邊尋春風吹入毅阿裏靜聽枝頭報好音

示棲壑靜主之浙

棲禪嶺表稱耆舊鎮海明珠誰不有栲栳相傳古及今誰是拏雲攫浪手肉髻深藏知幾秋光明普照四神洲旋聞返見辯端的喫飯穿衣得自由果若沾嘗些子味躋蹬如痴亦如醉逢人懶話目前機正好隨羣與逐隊何緣跋涉博山來浙水潮聲莫浪猜腳跟踏著家鄉路白汗通身帶活埋

示擴安禪人

洞徹無依謂之擴廓充錯盡塵緣障心空境寂謂之安唯境唯心難比況只須豎起鐵脊梁撞破虛空是

本鄉雲門胡餅金牛飯喫過始知滋味長千重百匝無遮互赤肉團邊彰露布趙州略彴古今同截斷不容驢馬度圓融混合顯全機士面灰頭絕悟迷有問誵訛成底事淸風明月滿前谿此是禪人眞受用聖凡鼻孔從來共大抹高揮五兩輕端居拱默千斤重佛法塵勞一担擔無煙火炙骨毛寒一朝運擔都抛却撮土成金總不難

無異禪師廣錄卷第十六

無異禪師廣錄卷第十七

住博山法孫　弘瀚　彙編

首座法孫　弘裕　同集

開示偈三

示汪省菴居士

叚心地主汪居士今日相逢有甚奇解道聖凡同一體夙緣密行少人知疑情隱隱天機現華藏光明祇一線洞徹曹源滴水時夜叉心即菩薩面早知父母未生前不妨痛處更加鞭山頭雲霧都收盡潭水澄淸月正圓月圓不許將心會實埝無形入也未六窗虛靜絕纖塵兒女團圞非分外

示黃心鏡居士

從來大隱隱鄽市居士今朝身便是塵勞堆裏發靈苗眞俗何嘗有二致高原陸地不生蓮沙水淤泥花始鮮選官選佛選君選佛法何妨兒女邊翻思昔日維摩士毗奈耶城弘大智推倒文殊不二門笑携竿木恣遊戲誰云恩愛障修行無生原不礙生生但知生理元無性何慮菩提道不成分明今日老龐家山海藏氷來羨茶撒手那邊千聖外須彌頂上浪生花世間恩愛妄疎親白日靑天鬼繫人看破傀儡棚上索莫教辜負好時辰銀山鐵壁丈夫志明月淸風道者心世界從他滄海變佛聲終不愧東林

送盛雅吾居士

曾自吳山越水來而今復過姑蘇臺故鄉景色堪徘徊幻化場中隻眼開木蘭亭下人如電縹緲霓裳今罕見海湧峯頭虎亦潛北畝南阡經幾變此身即是

眞法聚莫逐根塵生怖懼木人花鳥本無情宦途榮顯閒家具我將此語餞君行越水吳山一掌平更有太湖流不輟待將淸湛濯塵纓

示本宗禪人

如何是本古路崚嶒蹋得穩如何是宗澄江水底日頭紅麻三斤與乾屎撅蹭蹬如吞栗棘蓬識得此心無二法動容不待眉毛眨破爛袈裟撩亂遮崢嶸蹄角恣騰蹋不學諸方五味禪淸風過耳自悠然蝨凡家業都拋却撒手徉徜笑製顛旋身不蹈無明草佛法塵緣都潦倒本源靈湛絕週遮海底珊瑚和日皎

示林野禪人

眞修行辦己事願與釋迦爲嫡子逈脫塵勞大丈夫好將名字標僧史住深山棲巖谷那管春花秋草綠一箇閒人天地間饑寒能燒隨緣足鋤爲枕草爲氈睡眼摩挲白晝眠西來大意山頭有何必臨機更豎拳不勞心枉費力華藏莊嚴在咫尺大千沙界絕遮攔煩惱無明都解釋不動步是眞修體露金風得自由看破世間顚倒事靑林深處一聲鳩

示白齋禪人

爲僧難爲僧難喫盡人間苦與酸是非憎愛風穿耳度量還同海樣寬華藏界護盤桓無邊刹海一毫端覷破緣生無實性了知生死不相干心外境亦何繫流水靑山鎮日看三十年來知是錯分明月照髑髏寒覓不得始心安徹底無根見肺肝祖佛相傳祕密旨大似將空挪作丸直教生鐵流金汁湧沸都來掌上觀會得者些關棙子不妨隨處種旃檀

示碧輝禪人

爲僧易爲僧易要在男兒有大智雪山眞實囊衣中烈燄何須更迴避任毀謗從罵詈恩愛冤家都遠離孤標獨立絕親疎濁惡世間恣翫戲逢人化敷妙義譬如大鵬輕展翅又如鉛汞與眞金入火始能辯眞僞不求師不斷臂不圖名兮不愛利了無一物挂心懷饑來喫飯困打睡胡張三黑李四從來不問渠名字空花落盡見靑天敢道頓然超十地

示順涯禪人

入僧數非難易蹈矩循規理不違韜光混俗渾閒事

動止無非振祖風。棲巖鑿住棠屏。朧朧養得肚皮肥。就中一種眞三昧。猛火叢中片雪飛。知也未黙幾黴。晴空白日雨霏霏。光明八萬四千士。士士皆作黃金輝。袈裟裟業禫衣緋。蕎地逢人拄杖揮。三餐茶飯隨時度。渴飲清泉饑食薇。男兒到此恣豪放。更當勇力破重圍。都城祖意須親。薦淨白途中芳草菲

示古杭闕主

君不見天目山頭石作船。高峯大士居其巔。三十餘年瓔珞飯。至今人把清名傳。吾徒靜室亦何有。口不開兮足不走。赤身惟剩兩條眉。白手空拳誇抖擻。又不見朗公。禪鋤爲枕子草爲氈。佛法世緣何所似。磐石多恣白晝眠。吾徒不閑鋤與草。磐石藤蘿何處討。開窓祇可見青天。一道靈明光皜皜。莫將此際當尋常。光非照境境非光。倏然廓徹通無礙。便是心空及第郎

示李希仁居士

君不見此事不與教乘合。敢將外典分優劣。坐斷虛空逼塞時。大千沙界無遺子。是途中非考轍。只須吐出廣長舌。無情敷演妙伽陀。塵說刹說衆生說。山可傾。海可竭。日可冷兮月可熱。獨有禪門不動尊。笑看紅爐飛白雪。爆得斷。本得折。旋機轉位誇豪傑。四方八面任縱橫。何妨弄巧翻成拙。鼓是非。稱奇絕。金毛跳入野狐穴。擒虎搏龍與未闌。泥人肋下三條鐵。大因緣。好時節。爲君細解同心結。列翠叢中向上關。熟讀斯文眞口訣

示禪人

人生天壤間。幻質若浮漚。虛脆無眞實。苦向身外求。譬如朝露花。又如塗地油。須臾便斂跡。胡爲不知休。人身優曇開。芥子針鋒投。赤肉明珠窟。青山碧玉樓。披襟彌實色。動步遂清幽。肯逐塵緣使。鈴孀空白頭

示方赤城侍御

紅光彌雉堞。清瘦晏居中。鬚髮皤然白。衣冠興愈濃。名言蘇困厄。門第鼓祥風。燕雀高眉宇。圖書飽幼童。寂住添靈翠。浮山起彥隆。溪聲清遍樂。雲勢活如龍。他日重遊處。相將看嶺松

示六義禪人

雖云有六義寧知一字無審身如浮雲經世一須臾
男兒氣浩然眉宇動天樞灼然設巴鼻迥與生死殊
打開大散關壯哉始自娛莫學班白人喃喃讀梵書
論義如流水究竟若菱蘆眞是獅子兒生成鐵額顱
又如猛丈夫抒海求明珠只教親當地裂破祖師圖

示陳□□居士

遍界不曾藏眼根豈能見險是悟心人當下討方便
單提句話頭深追與力究纔欲涉思惟圓明成過咎
譬如破重關力與萬人敵通身都是膽輸贏在咫尺
那復論危亡亦不分彼我抹轉上頭關無可無不可
果是獅子兒不向那邊討力就解翻身根塵光皎皎
清風拂夜月旭日蟲朝露萬象咸點頭森羅盡回互
喚作無事人喚作羅列漢更擬問如何水浸石頭爛

示李借假居士

念佛與參禪法門最直路鎮海傾明珠樂邦宣淨土
和盤盡托出覿面絕差互遠祖蓮花開趙州驢馬度
抑揚兼教源高下辯宗譜塵界毫端析法身全體露
花開德水清酒醒衣珠悟讒言佛土佛須識主中主
念佛與參禪祥雲和紫霧隨方布德澤切莫生猶豫
付囑應弘通化儀非小補果得兼行之眞如帶角虎

示詹智安居士

實相毋容寄足虛空豈是眞心坐斷十方窠臼頂門
痛下金針掉轉乾坤何境界拈來沙土盡黃金

示古輝維那

提起話頭倚天長劍斷生死流碎魔軍殿不斷驚叔
豈肯放手直破重圍先須知有知有體玄如臨深淵
約不退後推不向前勇不顧身命根始斷絕後再甦
救得一半一半倔强拗折拄杖絕思惟時來喫痛棒

示殊常二禪人

一歸何處是擎天柱抹轉額顱笑破了去別子江上
浪花飛分明月照珊瑚樹只饒坐斷滿虛解活也須
回互雙雙行也雙雙行須知一住一不住

示智和禪人

過午一餐過晚一宿此是何緣無非順俗忽朝踢破
指頭敢道玄沙受屈屈不屈聽叮囑藍田片玉本來
輝殿鑪烏龜火裏浴

示玄機禪人

癡癡獃獃好去還蘇。昨日南嶽。今朝天台。兩瓢熱水。一束乾柴。梅子熟也。還我核來。若將持呪爲禪。要天下禪人盡活埋

示徐六嶽宮保元勳

不忘靈山親付囑。長安大道行人速。一鞭木馬躍花飛。九重宮殿爐煙馥。閑拈拄杖攪虛空。遍塞離分心境同。到得還家花未老。白雲依舊故山中

示方心實徹侯

不忘靈山親付囑。大鵬久住金剛窟。但問歸家歸未曾。休將古德商遲速。虛樓百尺倚晴空。門閉梯捐路自通。不動步時彈指入。樓前木馬夜嘶風

示詹見五勛卿

不忘靈山親付囑。紅塵豈障參禪骨。雲衣不挂忽然睹。滿目桃花春簇簇。春風吹樹看春來。露柱生兒笑滿腮。識得無生親的子。任君掩耳過經臺

示顧醒石鴻臚

不忘靈山親付囑。者箇都非心佛物。爲爾通身熱汗流。一味之膺百味足。百味誰嘗一味非。旅中無累自知歸。解道澄江淨如練。令人常憶謝玄暉

示徐南高冏卿

不忘靈山親付囑。紅藕池邊波可掬。通身獨露放光明。萬里山河清淨目。庭生瑞草未爲奇。覺裏醍醐變紫芝。碧眼胡師吞未盡。酸甜鹹貫大家知

示何天玉冏卿

不忘靈山親付囑。識取未生前面目。柳風梧月主人醒。掃花閑殺樵青僕。春到黃鶯語亦親。半塘遙隔見涌津。還他寶劍金雞子。任我穿衣喫飯人

示俞容自勛卿

不忘靈山親付囑。學道先教無厭足。假饒已悟更加鞭。管取千魔俱殄沒。護持須護自心玉。冰雪中間別有香。大著眼睛看仔細。丈夫眉宇奮昂藏

示徐孟麟侍御

不忘靈山親付囑。光明智火燒殘燭。逢人何處著商量。盡日芙蓉看未足。芙蓉霜刃向雲磨。魔佛由來奈爾何。露布已聞鐃吹奏。太平端許臥山阿

示任文升侍御

不忘靈山親付囑。緣生世諦多林麓。剖開慧眼顯全機。肯向塵緣空碌碌。突出衣中無價珍。從來見處不依人。大圓覺體光明藏。淨白元無一點塵。

示吳黃嶽侍御

不忘靈山親付囑。淸光靄靄彌山谷。舉頭誰不見青天。男兒肯向他尋逐。待客迎賓事事長。趾步何曾離本鄉。了知動轉非他物。優鉢羅花遍界香。

示朱鍾青民部

不忘靈山親付囑。回頭紙穴癡蠅出。疑情舉處要分明。莫把心量重卜度。大千經卷一塵微。只貴當人剖出之。會向洛陽宮裏過。春花春鳥總宜詩。

示蔡聖龍祠部

不忘靈山親付囑。慧燈好向風前續。青天白雲驚峯明。更從何處分眞佛。無分無別阿誰知。當下知歸我是誰。猛火燈成淸淨土。一聲孤雁夜飛遲。

示龐序皇司馬

不忘靈山親付囑。春氣非傳紅與綠。一念擧緣眼底花。片言玄妙脣中物。空諸所有實諸無。活殺從來是丈夫。山色溪聲遠跳出。關囊風雨對屠沽。

示曹安祖司馬

不忘靈山親付囑。浩然氣宇參天祿。堂堂妙用絕肩遮。百匝千重光晃昱。底事分明說似君。碧空花雨亂紛紜。飯餘柳岸經行慣。淸風微動水成紋。

示吳泊如繕部

不忘靈山親付囑。海外波斯雙赤足。夜來龍藏掌中生。鏡碎休教添碌碌。俊鶻摩天秋氣高。虛空無物見纖毫。事耕奪食男兒事。一任西風爽布袍。

示王季常繕部

不忘靈山親付囑。雪冷須彌徧突兀。拈來青棗大如瓜。見後桃花淸似菊。蒸油鎔鐵大方饋。莫使重留貼肉衫。到得感恩知愧日。許君親見老香嚴。

示白燧衛廣部

不忘靈山親付囑。社舞村歌堪屬入。歌聲鼓節遣誰聞。耳中供當觀音佛。虛空消殞一人邊。草淨湖南萬里天。一句相逢重道當。石人雙耳聽經前。

示周敏山水部

不忘靈山親付囑珊瑚影映澄江綠荷風明月兩相知蓮花水面如車輪石頭城外草芊芊踏月穿雲知幾年一自洞庭歌罷後至今花雨尚霏霏

示金靈石田曹

不忘靈山親付囑禪牀直竪蒼山骨迥然一念射當人此是吾家真種族空花輪轉本來無迷悟俱非井觀驢諦得鑊頭些子昧臥雲嘯月種松株

示吳壱齋田曹

不忘靈山親付囑刻刻須教深入木和身迸透頂門開六六原來三十六鐵船無恙海潮通月落沙寒釣已窮若向此中親薦得竹篙吹過斷蘆中

示丁蓮侶關博

不忘靈山親付囑寶華淨界無涯促眉睫之下鼻頭垂何人解把舟行陸方舟渡子不曾迷親著河源却未知雪滿短蓑寒夢破自驚身是釣魚師

示林如冲孝常

不忘靈山親付囑熟處當生生處熟却將生熟一鑪煎鍛鍊盲龜稱萬廻出門何地不青山傍晚征夫開未開徹曜花供醉眼磨成磚鏡照衰顏

示吳文孫中翰

不忘靈山親付囑頭頭法法光明城虛堂無事一聲雷野狐跳入金毛窟金毛獅子解翻身者裏分明不昧因吐却狐涎入狐隊出山人是住山人

示汪叔度進士

不忘靈山親付囑康莊車馬偏難忽黃塵冉冉遍天涯憑君拭洗青山俗青山無況著秋煙鹿草龍芝種玉田獨有一年敗朱得祖珍拋散禁城邊

示沈得一孝廉

不忘靈山親付囑得意肆驢風趁足奔騰蹴踏見分明萬里空山尋古宿尋人花影落繽紛玉帶誰教報衲裙合有臨行饒舌處鍾山雲似博山雲

示陳貢生孝廉

不忘靈山親付囑白石蒼松堪擊筑豎出針鋒一線通千流萬派看瀧瀨山頭白浪海中塵囊裏無錢臘買春月滿珊瑚枝自露幽趺應笑劫前身

示徐六虛孝廉

不忘靈山親付囑。宗門豈傍他人。入英雄眼底笑男兒。清風古路無迂曲。參禪先令識心閑。錦鯉成龍一躍。閒皮袋生光情愛肅淡將言句寫溪山

示曹清之奉常

不忘靈山親付囑。參禪莫就禪中宿。當日惟知劍柄長。而今始覺毬門複。枯椿未始是枯椿。觸處風搖白玉幢。萬里泥牛奔影去。碧雲無賴滿春江

示陳允嘉廣文

不忘靈山親付囑。斷崖峰頂黃茅屋。十方坐斷見春風。撥雲夜看千花谷。蹉著楊岐三脚驢。不逢渠處也逢渠。解開布袋湣人看。妙用臨機果不殊

示張時華參軍

不忘靈山親付囑。十年豫造征人服。征人未免桂征鞍。會免臨期多倉卒。繡幢煙影碧油車。放出南山鼈鼻。蛇若道葛藤猶未斷。一杯清供趙州茶

示周元執參軍

不忘靈山親付囑。牧童明月騎歸犢。未到人牛不見時。休隨草色平川綠。雨餘芳草是前村。牧笛無端欲斷魂。却向古鄰荒寺去。大家扶起破沙盆

示劉斗樞司馬

不忘靈山親付囑。縱橫出沒無拘束。閒雲蹤跡渺天壞。魔佛從來皆眷屬。放生容易殺生難。火宅之中卧野干。露地白牛車上坐。寶鈴珠網夜天寒

示吳淳太光祿

不忘靈山親付囑。鉢盂中是千鍾粟。橫吞一粒齒牙香。却笑饑人果空腹。一粒原來何處生。大千心畝廓然。平夜來贏有栽秧雨。好向綠楊聽曉鶯

示葉翼所典謁

不忘靈山親付囑。花蜂豈就空枝宿。鑽向銀山鐵壁中。他家好似無情物。場開選佛看登壇。莫遵心空及第。難踢殺猢猻縛殺鬼。不知菩薩是何官

示丘言思宮端

不忘靈山親付囑。彌陀一句無眞俗。數珠繩斷佛豎。滑卞和剖破荊山玉。分明寶鏡映千燈。擇葉尋枝我未。曾識得孃巃眞供。養泥牛搖尾過窗欞

示李在璞孝廉

不忘靈山親付囑脩幢拗折瀟湘竹實相門開聲悄然短衣破笠黃金域江風淡蕩法身寒江雨淒清夜未幾休把鵠啼比鶯語萬花叢裏現優曇

示葉白於中翰

不忘靈山親付囑期君試聽無生曲無手人彈無耳聽衆合從前親骨肉團圞何處問他方一片空心選佛場打鼓却看誰作主釣魚原是謝三郎

示余集生冏卿

不忘靈山親付囑齋自彈絲我吹竹合成一調供衆生梵天花雨成禾穀攪不淸兮燒不香捉賊須教有正贓溺器踢翻淸夜曉傳燈名字間僧行

示余周生都閫

不忘靈山親付囑日午虛窻別明燭廚前巧婦細思量自笑能炊無米粥諸天同器不同餐肘後金符近已剋馬足似雲弓似月將軍今夜下三韓

示方士雄太學

不忘靈山親付囑靑山滿目原非物荊棘叢中穿過時何論橫趨與直入旋風八字打將來寶網金繩觸處開萬壑千巖春自暖兎光和靈護珠胎

示汪吉所居士

不忘靈山親付囑加鞭倒跨泥牛犢牛背頻將鐵笛吹聲聲韻出無生曲無生曲子孰賡和石人解拍木人歌遊遍支那歸去晚衣裓之下古彌陀

示陳旻昭文學

不忘靈山親付囑瓊苗還發瀏陽佛揚吾家醜遍吾忙曾保千生受塗毒千生祇在一朝圓毒鼓聲騰萬馬先廓爾子韶明物格紫雲金殿暗香傳

示余得之居士

不忘靈山親付囑日用何妨耕與讀書中全露聖賢心大似良田穫嘉穀聖賢俱自道場來儒釋源流莫浪猜會得拈花微笑旨龜毛拂子舞三台

示劉水禪人

不忘靈山親付囑波澄三昧銀鱗浴自從不解倒跨牛石人淚墮相思曲相思難寫夢初分半是思君半恨君若使琵琶能訴出指端應現博山雲

無異禪師廣錄卷第十八

住博山法孫　弘瀚　彙編
首座法孫　弘裕　同集

開示偈四

示劉自度居士

沒蹤跡處莫藏身。釣盡滄江躍浪鱗。藏身之處沒蹤跡。華亭兩岸花狠籍。迸破虛空別有天。綠楊深處草芊芊。更須簡點家常事。跛脚驢兒在後園。

示智璘居士

衆生心佛無差別。大理不明誓不輟。一朝識得本來人。頓悟無生方欣悅。兒女團圝古道場。動步先須達本鄉。父母未生前面目。著衣喫飯是家常。

示悟言禪座

立志脩行須犖卓。還如美玉重雕琢。雕到玲瓏八面時。功成始得稱無學。放下塵緣郎便休。背山何事使人愁。牧鞭收向明珠庫。放出潙山水牯牛。

示吳觀我宮諭

鑿尾縱横劫外春。一番拈弄一番新。油餅勘破投明客。茶話輸他返拜人。孝滿酒顚欣逆子。劍揮巢破驗忠臣。不辭犖盡重栽竹。喜得華亭躍浪鱗。

示蔣燃臺居士

聖道無依不揀人。入門何必斷貪嗔。月盛銀盌含秋碧。露浸松濤帶曉雲。淸淨界中纔一念。輪迴路上幾生身。話頭頓破閻浮夢。瑞草靈苗說似君。

示湛如禪人

圓明湛湛妙無垠。如涉纖毫卽是塵。大地都來銀世界。更於何處覓金身。休云妄莫分眞祇。知一馬生三寅。匝地淸風何所有。笑看鸚鵡過西秦。

示江憶州居士

摩尼江岸若何求。直向驪龍頷下搜。喝轉迅流須勇決。吸乾滄海任遨遊。拏雲曦浪憑雙手。倒嶽傾湫祇一睫。眉底頓開無礙眼。光明普照四神洲。

示張輿公居士

横身宇宙沒遮攔。盡力推翻山外山。不辯金光珍燕石。十方滑殞設追攀。脫筌網躍靈源。變化風雲頃刻閒。此是洞曹兼帶旨。爲君款款露全斑。

示蕭若拙郡伯

不逐形儀觀實相玄機獨露面門餘忘言實藏流千古爍夢眞光徹太虛石女繡空花有果木人敲火發生魚本源妙粹離非即待客迎賓體自如

待客迎賓體自如何勞緣木復求魚靈心洞燭山河影慧眼旋觀物象虛拈草欣投當指地拈花偏向笑顏餘而今務破娘生面眉目依然不是渠

示黃玄石居士

出塵無染毒龍腥世道鴻毛一樣輕幻化場中誰是我電光影裏孰爲情楞嚴讀罷知空須實所登時愛路平自古圓通門大啓想君足下紫雲生

贈契玄上座

圓契拈花意重研寶鏡玄弘施彰正令妙挾驗眞傳峭壁深春翠靈花帶晚煙當軒持萬象印破水中天

示孤月禪人

講席都遊遍來參沒味禪鋤雲栽紫芋引水種青蓮邃谷嵐浮樹乾柴火少煙松風與夜月相向不須錢

示金燦宇居士

日用事無別避喧轉覺難飯餘歌盡永燭盡笑更殘一切但仍舊萬般都是閑纔生分別想知隔幾重山

示魁約居士二

信心功德聚凡聖莫岐分放出唯三要收來祇一塵不從他變態毋用自紛紜識得衣中寶何愁徹骨貧

信心功德聚眞箇火中蓮曠劫元無異今生幸有緣揭開塵界網印破水中天最喜金剛寶光明照大千

示龔可濟居士

苦海何爲檝誠心可濟然慈風淸性水慧日麗中天華藏嚴身相靈山在目前須知塵界裏烈火綻青蓮

示李虛雲居士

話頭一句如弦直岸柳嚴花露法身幾向綠楊深處看端然一點不沾塵

示劉自度居士

話頭一句如弦直多少行人步不前趨入便須著眼看香雲深處徹重玄

示李何事居士

話頭一句如弦直釣盡長江穫赤鱗步下葛藤都絆

斷，超然無累逐時新

示王元淳居士

話頭一句如弦直。耀日精金覿面看，行過水晶宮殿
去，門前尚有玉欄干

示卓無量居士

話頭一句如弦直，珠若澄兮水自淸，徹見本來眞面
目。方知人我不關情

示陳旻昭居士

話頭一句如弦直。香象奔波失却威。截斷狂瀾覿自
在，旃檀林裏鳳凰飛

示張輿公居士

話波一句如弦直，滴水高輿幾丈波。出沒雲煙無限
量，空花陽燄奈渠何

示楊仲宣居士

話頭一句如弦直。行遍閻浮不識人。拄杖頭邊親磕
著，深知痛癢是關津

示顧長卿居士

話頭一句如弦直。甘露還從天上來。八角磨盤親撥

轉。無限樹子倚雲栽

示馬文先居士

話頭一句如弦直。不是牛兮不是驢，蹄角皮毛消得
盡。灼然露出頂門珠

示何允量居士

話頭一句如弦直，敲脚貓兒睡正鼾，夜半遥行誰共
語，月光花影恣淸談

示姚鄰卿居士

話頭一句如弦直，進步寧知行路難，稍得順風催客
便。蕭然無意過三灘

示陳非白居士

話頭一句如弦直。入處應從侍者邊，定動更知將智
拔，門庭高峻古今傳

示范爾培居士

話頭一句如弦直。急水灘中下足難，行過夜明宮殿
裏。嚴霜六月透心寒

示鄭直卿居士

話頭一句如弦直。水底游魚樹上鴉。眉下頓開淸白

眼笑看塵境亂如麻

示余未也居士

話頭一句如弦直鳥道羊腸路可行行到水窮山盡處廓然天地是同庚

示齊纂玉太守

話頭一句如弦直奮翻香雲眼裏花透過冰山并雪洞相逢且喫趙州茶

示方時生貢元

話頭一句如弦直似吼春雷起蟄龍情解那容些子在善行須信轍無蹤

示姚純甫貢元

話頭一句如弦直機發靈樞應不窮知是自家真現量四方八面起清風

示張述之貢元

話頭一句如弦直凡聖量情不礙靡獨踏大方何境界倒騎鐵馬向空行

示齊理侯居士

話頭一句如弦直業識消磨六月霜煩惱叢中開眼看皮囊盡放紫金光

示齊季儀居士

話頭一句如弦直生邁魚蛇化活龍大地山河成粉末眉毛血濺梵天紅

示胡康生居士

話頭一句如弦直捷疾雄奔木馬嘶萬壑千峯都踏遍珊瑚枝上摘摩尼

示胡濩生居士

話頭一句如弦直祖令全提向上玄不向意言生卜度路頭筆直到家園

示方奕予居士

話頭一句如弦直人在冰山雪洞來時節不同塵世界桃花九月滿園開

示戴式其居士

話頭一句如弦直栢子庭前語最親略約橋邊行下過通人那肯問關津

示盛集陶居士

話頭一句如弦直甄瀉雲爽也是個佛法若從知解

入少林端不把心安

示姚申甫居士

話頭一句如弦直混入方知不夜天路截碧雲雲截月無身人坐案山前

示劉胤平狀元

話頭一句如弦直飯後頻斟趙老茶策杖喜隨流水去深林無伴看飛鴉

示劉君合居士

話頭一句如弦直行遍三千及大千掉轉身來何境界夜明簾外月當天

示劉六合居士

話頭一句如弦直混入靈源不記年識得自心元是佛更於何處覓金仙

示劉爾敏居士

話頭一句如弦直梵語唐言義不殊撥盡世間閑骨董清風明月滿庭除

示劉爾靜居士

話頭一句如弦直水底紅塵山上魚布袋都來收拾盡珊瑚枝上喜蹁跹

示澗如禪人

話頭一句如弦直六月炎天火裏霜須信目前無別法溪深杓柄自然長

示徹密禪人

話頭一句如弦直狹路相逢鬧問程脚下原無勾絞索橫牽直絆不須驚

示蕪林禪人

話頭一句如弦直度盡衆生佛是魔魔佛兩關都透過陽春白雪和巴歌

示慈水禪人

話頭一句如弦直夢醒忻看劫外春遍野牛羊足水草莫教踢破嶺頭雲

示宗伯禪人

話頭一句如弦直開眼須知合眼時明暗兩頭無著處倒吹鐵笛咏新詩

示水澄禪人

話頭一句如弦直策杖尋溪得自由擡著木人開口

問無言笑指水東流

示玄燦禪人

話頭一句如弦直。喝水成冰當等閒。拄杖纔行三兩步。幾多花雨落人間

示云知禪人

話頭一句如弦直。直入重樓最上層。公案萬千成粉碎。阿誰敢日續傳燈

示鞠山禪人

話頭一句如弦直。喫飯穿衣最上乘。就裏不生分別想。道人行處火消冰

示中和禪人

話頭一句如弦直。山自青兮水自鑒。活計不從人處得。清風明月是同參

示道菴禪人

話頭一句如弦直。你既無心我也休。華藏莊嚴原具足。貫珠寶網不他求

示弘覲禪人

話頭一句如弦直。誰是緣生誰是真。坐斷兩頭無點事。庭前應笑看花人

示□□禪人

話頭一句如弦直。世道紛紜作麼生。直入萬花叢裏過。不沾些子始通身

示寂常禪人

話頭一句如弦直。勿論他家短與長。生死岸頭何捷徑。疑情粉碎罷商量

示智華禪人

話頭一句如弦直。無位真人倒著靴。行到水窮山盡處。通身渾是佛陀耶

示慧生禪人

話頭一句如弦直。討甚閒心鼓是非。迸破疑團清夢裏。相逢難與話幽微

示滿之禪人

話頭一句如弦直。梅熟何勞更索核。吐盡口中酸澀味。留牙應有暗香來

示小枝禪人

話頭一句如弦直。幽谷芝蘭分外香。湛靜水平人不

鷺鷥鳧鳥自成行

示小止禪人

話頭一句如弦直直下承當早是遲父母未生前面
目不勞開口費先知

示曹印禪人

話頭一句如弦直佛是靈山老比丘以手自家頭上
摸不須螺髻逞風流

示玄京禪人

話頭一句如弦直博得靈源活水長分派不生高下
想成渠何必細參詳

示瑞雲禪人

話頭一句如弦直勸破塵勞語最親撿得乾柴烹活
水自斟自酌不干人

示恒如禪人

話頭一句如弦直風雨無停竟到家却笑後園驢喫
草夕陽西照影偏斜

示葛皖伯居士

話頭一句如弦直雪夜安心不是心好看當年千木

客石頭路上水泥深

示純素禪人

話頭一句如弦直水面燈毬火裏蓮雪洞氷山穿下
過長安盡處更加鞭

示江達所居士

話頭一句如弦直脚下黃泥知幾深垢膩汗衫都脫
盡從他撩亂不關心

示許圓倚居士

話頭一句如弦直日不勞兮夜不眠自古鼻端無點
氣何須特地慕腥羶

示程君鑒居士

話頭一句如弦直就路還家太鈍生曠劫本無些變
易何須特地越規行

示芮含實居士

話頭一句如弦直十八兒郎笑未休撿得糞頭無價
寶幾多歡喜幾多愁

示覺海菴主

話頭一句如弦直不落思量第二籌推倒須彌穿屐

走毗盧頂上滑如油

示衆禪人

話頭一句如弦直。空裏浮雲鏡裏花。看罷莫生奇特想。從來黑豆不生芽

話頭一句如弦直。當下無心見本來。千木更須牢把定。衡山路上滑如苔

話頭一句如弦直。地覆天翻不動心。祇有一條生活計。隨緣愈入愈知深

話頭一句如弦直。無耳人聞說法聲。雲水盡時歌舞罷。長安大道坦然平

話頭一句如弦直。底事分明不許知。動著些兒遭藥忌。離言誰肯辯深慈

話頭一句如弦直。聞說何如見面親。縱是風括閉不徹。還憐活水躍金鱗

一句話頭如鐵橛。碧雲深處有家傳。相逢不必重宣說。處處春風楊柳天

一句話頭如鐵橛。死中要箇活人來。六根粉碎成團去。優鉢羅花遍界開

一句話頭如鐵橛。縱橫萬境也教閑。脚跟不帶些泥水。收拾行囊過故山

一句話頭如鐵橛。三千里外步如初。從來心法無前境。大地欣來一草廬

一句話頭如鐵橛。動中消息是如何。纖毫不盡隨生滅。笑殺當年渡行婆

一句話頭如鐵橛。驪龍頷下挾珠時。只須不顧危亡也。入手方知出世奇

一句話頭如鐵橛。紛紜境界體如如。只消識取來時路。倒跨楊岐三脚驢

一句話頭如鐵橛。多年故紙不須鑽。一朝家當都拋却。始覺從前被眼瞞

一句話頭如鐵橛。眉毛動處卽須知。消得氣宇天然大。莫只因循十二時

示五葉侍者

一句話頭如鐵橛。三玄五位不須論。千經萬典都拋却。掃地焚香是甚人

示融愚禪人

一句話頭如鐵橛活中要箇死人來相逢為報鄉關事紫莖金腰帶露開

無異禪師廣錄卷第十八

無異禪師廣錄卷第十九

住博山法孫　弘瀚　彙編

首座法孫　弘裕　同集

開示偈五

示李虛雲居士

頓悟心源開寶藏萬花叢裏樂優游春風也解禪那意吹盡殘紅伴水流

示劉自度居士

頓悟心源開寶藏鐘鳴鼓響驗聲塵自從識得緣心法一箇無心閒道人

示齊寶明居士

頓悟心源開寶藏從他煩惱與菩提三餐茶飯隨時過無事深山聽鳥啼

示鄧九如居士

頓悟心源開寶藏灼然笑點馬師圈頂門果具摩醯眼黑白終歸句下圓

示李何事居士

頓悟心源開寶藏摩挲睡眼見青天現成公案重拈出三箇猢猻夜簸錢

示傅遂度居士

頓悟心源開寶藏衲衣底事有來由囫圇吞箇青州棗直至而今飽不休

示方士雄居士

頓悟心源開寶藏雞鳴犬吠演真乘雖然逐日忉忉底喫飯穿衣似不曾

示劉今度居士

頓悟心源開寶藏庭前栢子話偏長道人不踏西來旨一陣涼風一陣涼

示楊仲宣居士

頓悟心源開寶藏黃金沙石不須論展開兩手無依摸萬象森羅一口吞

示姚鄰卿居士

頓悟心源開寶藏。雖家兒女是知音。超方不許留些子。拋却家園自陸沉。

示鄧直卿居士

頓悟心源開寶藏。家風不與世人同。百千萬種諸三昧。祇在尋常語默中。

示劉文長居士

頓悟心源開寶藏。全身領荷亦遲遲。更思吸盡滔天浪。笑倒江西馬大師。

示王元淳居士

頓悟心源開寶藏。祖翁田地不曾移。若將計較從他覓。大似傾盃灌漏巵。

示茹無儔居士

頓悟心源開寶藏。箇中原不立纖塵。誰云珍玩過沙石。還笑從前徹骨貧。

示陳非白居士

頓悟心源開寶藏。珊瑚枝上月溶溶。清虛不是人間境。吹去浮雲晚樹風。

示熊飛卿居士

頓悟心源開寶藏。黃花翠竹總真如。若將花竹生知解。笑殺當年碧眼胡。

示葉對育居士

頓悟心源開寶藏。肘後靈符衣裏珠。幾多玄妙都拋却。認取楊岐三腳驢。

示余得之居士

頓悟心源開寶藏。通衢倒跨白牛車。角頭無限莊嚴具。都在深慈長者家。

示余未也居士

頓悟心源開寶藏。大千經卷不他尋。分明一箇真獃子。肚量從來海樣深。

示鞠嚴長居士

頓悟心源開寶藏。逢人懶論口頭禪。珍珠敗向皮囊裏。棒喝交馳總不然。

示鄧登生居士

頓悟心源開寶藏。好山好水一時收。從來不出門庭外。古佛家風得自由。

示張訥所居士

頓悟心源開寶藏。髑髏無識眼初明。更知心境如如處。花鳥逢人亦不驚

示王夢蘭居士

頓悟心源開寶藏。多年古路滑如苔。淨瓶撲破重拈起。歸去閻浮又再來

示姚亘卿居士

頓悟心源開寶藏。西江吸盡不爲奇。當陽打箇翻斤斗。鐵笛橫吹劫外詩

示吳叔達居士

頓悟心源開寶藏。隨聲逐色過朝昏。一條拄杖穿雲走。得失親疎總不論

示王君諭居士

頓悟心源開寶藏。落花流水盡家珍。臺山婆子空勞力。到岸毋容更問津

示王閔卿居士

頓悟心源開寶藏。何勞特地問風幡。獵人驚破三更夢。始覺從前事事煩

示徐貞可居士

頓悟心源開寶藏。大唐國裏沒禪師。虛空打箇翻身轉。拍手徉徜我是誰

示鄭謙臣居士

頓悟心源開寶藏。拈香擇火當尋常。而今識得儞些子。却笑從前手脚忙

示蔡玉源居士

頓悟心源開寶藏。揚眉瞬目顯全機。幾多鹽醋都傾却。收拾深山住草扉

示□白生居士

頓悟心源開寶藏。白雲深處有家傳。灼然伸出拏雲手。好向虛空駕鐵船

示羅元清居士

頓悟心源開寶藏。著衣喫飯見如來。不須更問南山路。笑指庭前石上苔

示任徵生居士

頓悟心源開寶藏。珊瑚枝上海風清。現前何事爲遮障。纔涉思惟萬八程

示碧輝禪人

頓悟心源開寳藏。驪龍頷下抉珠來。而今懶論光明聚。包裹皮囊且學獃。

示瑞崖禪人

頓悟心源開寳藏。扶桑元在海門東。衲衣時藉雲霞補。剪尺無煩問誌公。

示葉飛生居士

頓悟心源開寳藏。更須笑展佛家風。娘生面目從緣識。水鳥山花處處同。

示魁吾居士

頓悟心源開寳藏。金陵原是石頭城。萬年不更長江水。一任諸人自濯纓。

示華宇居士

頓悟心源開寳藏。脚頭踢著盡黃金。更知錦帳春消息。石女穿花不用針。

示洪宇居士

頓悟心源開寳藏。錢塘江上弄潮來。同途不顧衣衫濕。驀地逢人笑滿腮。

示振宇居士

頓悟心源開寳藏。相逢眉動便知音。現前休問無生境。深澗流泉太古琴。

示蓮溪居士

頓悟心源開寳藏。腰纏十萬下揚州。從來嬾慣無他意。風自清兮水自流。

示沖玄禪人

頓悟心源開寳藏。魔王眷屬盡家親。當軒明鏡難逃影。畢竟無容一點塵。

示陳豪濮居士

頓悟心源開寳藏。寳光原與世光同。華嚴無限香雲蓋。旋復都歸指顧中。

示方季康居士

頓悟心源開寳藏。毗耶城裏是吾家。大千掌內輕拈出。毫相輝煌塲影斜。

示卓無量居士

頓悟心源開寳藏。金針透穴不為難。夜深懶聽漁家樂。帶月乘雲下碧灘。

示熊□□居士

頓悟心源開寶藏。無榮無辱道人家。一條白練隨他去。動著些兒亂似麻。

示徐□□居士

頓悟心源開寶藏。脚頭何地不青山。肯將佛法生知解。迸破塵勞且學閒。

示郭玄朗居士

頓悟心源開寶藏。飯餘策杖喜經行。溪邊折盡垂楊柳。展似眉毛作麼生。

示余愼爾居士

頓悟心源開寶藏。緣生識得本來身。蓮花根發淤泥裏。却笑居塵不染塵。

示端宇上座

頓悟心源開寶藏。江南江北不須分。溪聲山色西來意。萬里靑天萬里雲。

示應時上座

頓悟心源開寶藏。淸風凜凜自江來。從緣薦得相應句。蹋破須彌頂上苔。

示三藏殿以監院

頓悟心源開寶藏。拈來瓦礫勝黃金。閻浮遊遍尋知己。得意終歸祇樹林。

示樓霞一監院

頓悟心源開寶藏。木樨香後菊花香。天明對鏡窮顏色。原是東村趙大郎。

爲六雪禪人入關

翻思昔日雲門老。關字相酬最上機。分付博山關道者。莫教辜負翠巖眉。

爲六雪禪人出關

始行大事六年雪。頓入圓明一片氷。今日幸親無縫塔。擊開關鎻萬千層。

四公案拈示六雪座元

沒蹤跡莫藏身。藏身處沒蹤跡。吞乾海水曬金鱗。澄江始見花狼籍。

什麼物恁麼來。曹溪路滑如雷。說似一物即不中。大庾嶺上謾張迴。

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摘楊花。逢

人莫論淵圖破

屙三斤乾屎橛，纔拈著，心路絕，簸破闍黎鐵面皮，禪牀敲敲三更月

示方士雄居士三首

千賢萬聖說惟心，識得應歌樂道吟，就裏了然無一物，山河大地盡黃金

非佛非心非是物，謾誇皮袋喫酸辛，現前境色清如洗，一一爲君細指陳

一滴靈源無變色，非今非古亦非新，十方坐斷重移步，不是瀟湘不是秦

示謝在之居士

識得雲門一字禪，衆生諸佛本同鄉，當機更問西來旨，陸地蓮花朵朵鮮

示汪心鏡居士

來機即赴未爲難，背觸俱非肯綮間，大火聚中看變態，眞文不欲露全斑

示吳鼎甫居士

脚頭無地不靑山，祖意還期顧盼間，識得未拈花去處，是非不到飲光顏

示玄京沙彌刲股愈母二首

父精母血得生身，須信從前徹骨貧，者箇皮囊都割盡，孰爲我也孰爲人

世間大孝無如佛，童子心腸亦效之，幻化門頭開隻眼，也須記取下刀時

示何芝嶽宗伯二首

道得溪深杓柄長，空花陽燄罷思量，東拋西擲衣中寶，舌遍三千謾舉揚

世諦寧彌出世緣，追風逐日箭離弦，當機覿面如親薦，訂約輪盟不記年

示阮澹宇鄉伯

秋時落盡閻浮葉，何故黃花九月開，推識肯隨渠變異，冷看瀧液去還來

示雪航禪人

行盡千山與萬山，逢人特地放癡憨，一朝看破枝頭月，始覺澄潭徹底寒

示常菴禪人

識得眞常便住菴袈裟從教破鬖鬆橘皮湯作三更點甑月歌盃下碧潭

示智鑰禪人

一片閒雲歸嶺去三間茆屋秀山限乾坤裏向袈裟裹今日分明付大梅

示彬穎禪人

三間茆屋隨緣住兩朶眉毛要自伸好把偷心都死盡始知布袋活如神

示超塵禪人二首

滔滔滾水送行舟剩有江南結勝遊蹋遍故鄉田地日歸來應笑亂峯頭

脚跟一段眞奇事抖擻塵緣作麼超禪者果知燈是火烏窠何必用吹毛

示照浮禪人行脚二首

問君曾讀五車書擒管成文似有餘我已搖鞭君信否歸家應笑倒騎驢

倒騎驢子上楊州却勝當年跨鶴遊邵泊河邊何境界煙雲深處水悠悠

示成涵禪人

幾回夢入故家鄉麥飯葱湯謾忖量蹋遍山川圖甚事只須親見本爺孃

示志西禪人三首

宗門底事皎如雪軟似金剛硬似泥無事夜行剛把火須知脚下有高低

分明兩口一無舌簸土揚塵無間歇突出海門大日輪元來却是新羅月

倒跨泥牛自在時橫吹鐵笛詠新詩雖然撈出通身汗下載清風付與誰

示恒一禪人省親

恒年一片切心腸不問程途到上方今日還從原路去歸來親見本爺孃

示九如監院

荷擔監院不尋常鐵額銅頭煩斯當喫盡幾多酸苦味而今始覺菜根香

示知止禪人送師回浙

殷勤特地送師回此去還期此日來莫謂江頭風景

別年年九月菊花開

示剖密禪人

錫杖橫挑入徑山風霜肯信髑髏寒千峯頂上牢收拾若謂崎嶇步轉難

示親一禪人

入嶺還知出嶺時袈裟裹肚皮饑今朝不辦山頭供雲樹依依任所之

示寶嚴禪人

奔馳何獨豫章西錫杖無辭脚下泥別子江邊高著眼紅輪盤湧一聲雞

示自綠禪人

聽到天花撩亂時宗門底事實親知翻身抹過毗盧頂箇箇是金毛獅子兒

示印文禪人三首

覿面當機識印文肯將世念自紛紜只教霜雪消融後自有靈枝一帶春

至寶從來六不收根塵界裏自優游一朝和架都翻轉迸斷中間與兩頭

夢幻溫花人易會溫花夢幻莫生疑世情徹底融通處軟似金剛硬似泥

示石隱等現侍者

蒼石重巖挂碧霞妙嚴錦上復添花回頭忽見匡山路五老峯前有活蛇

示曉宇禪人

護更連漏頗相當眨眼還成孟八郎一覺天明無別事法身元是臭皮囊

示石泯禪人

長江石壁泯滔天岸柳巖花亦眩然最喜澄潭潭底月開眸不費草鞋錢

示穆禪人

逢緣不肯讓云休細看溈山五字牛肯信虛空成粉末劫外無身何處遊

示玄詮禪人

玄猷端不涉言詮過渡還乘沒底船彼岸豈容些子法逢人祇只敘寒暄

示道開禪人三首

行脚年來路轉多。白雲冉冉莫蹉跎。大虞衣鉢今猶在。盡力荷擔動得麼

行盡千山與萬山。脚皮多笑口皮頑。渾身不見些兒煖。火把分明覿面看

侍者三年尚未勞。脚跟多被惡風搖。此間佛法無人識。肯向而今動布毛

示筵禪人落髮

當機剃去娘生髮。露出摩尼頂上珠。分付時人高著眼。此回親見赤鬚胡

示甫中禪人

甫中知見盡叟除。烈漢從來不害書。隻字片言都吐出。翻身却笑趙州無

示印宗禪人

印破宗乘壯鐵牛。溪南溪北恣優游。忽朝驀鼻穿歸也。逈地遮天者一頭

示捷初禪人

雲從谷聚谷生雲。變態祇園別有春。寶篆香消僧定起。階前花雨幾繽紛

示陳之望居士

自家田地要耕耘。勤牧牛羊莫亂羣。就裏靈苗須早種。及時花雨幾繽紛

示去非禪人

自是不貪香餌味。三餐茶飯淡如飴。舌根血盡經光現。好向深山種紫芝

示僧

當軒寶鏡若爲容。影象全消顧眄中。妙挾渾然無滲漏。護將珍御雜頑空

示印空禪人

空知因大元非我。印破娘生鐵面皮。講到天花撩亂處。巖前石女夜生兒

示沈東華使君

一餐齋罷一杯茶。掃地焚香誦法華。幸得箇中無別事。莫教黑豆又生芽

示智瑤居士

饑時喫飯冷添衣。正是維摩杜默時。莫謂朔風吹不入。天寒也貴大家知

示古邦居士

剔起眉毛休懶惰法門底事勤擔荷一朝撞破指頭時始覺從前都是錯

示樵陽居士

少室宗風無別法從來澗水碧如藍五臺山頂金毛現看破前三與後三

無異禪師廣錄卷第十九

無異禪師廣錄卷第二十

住博山法孫　弘瀚　彙編

首座法孫　弘裕　同集

開示偈六

劉和鶴居士赴試春官以草履送之彙示四偈

昔聞赤脚下桐城居士今朝慈屨行草履緊包雙指露管教平地聽雷聲

桂花香處露眞機正是心空及第時燕北風高如有雁信傳早寄博山詩

草鞋踢破長安道直入金鑾殿上層雲上有僧爲著眼好將佛法繼傳燈

脚跟點地瑞蓮開萬仞峯頭得意回有問草鞋何處覺報言曾到博山來

示簡肯成居士

苦海中流弄釣竿從渠驚渡不相參西江涓滴如吞盡沙界都盧一坐龕

示胡法野居士

抖擻身無些子法野情偏結世緣多當初大道如親覩笑殺臺山指路婆

示平宰居士

平心待物恒常事高宰乾坤越樣新突出衣珠如瓦礫不妨隨處是通津

示余鐵崦太守

鶴長鳧短自天然何似君家白晝眠盡世諸人尋不著星辰印破月中天

送彭賓先學博二首

一法空時萬法空。萬緣空處體皆同。堂堂日用無他
事。指點全彰顧盼中
帶雨山頭經步時。心空及第報君知。現前佛法誰擔
荷。琪樹瓊花映綠蘿

示寫照寶林居士

握管精神分外奇。此情惟有自心知。宛然寫出娘生
面。千載人思上古時

示黃子義居士請經回

爲求半偈捨全身。居士今朝恁麼行。踢破指頭誰證
據。萬餘紙上話無生

示素眞居士請經回

剜肉燃燈爲法來。腳跟踢破幾蒼苔。牢把柁時急水
去。鞋山頂山頂上瑞蓮開
生成一片鐵心腸。猛浪狂風頗耐當。今日回觀山頂
月。逍遙誰謂腳跟忙
剖塵直欲見全經。舟楫何辭泛遠溟。惟石狂風穿下
過。此回始道佛家事
水陸兼行意頗安。石頭城外走長干。無邊塔影光明
匯。今日方知會遇難

示越山禪人

不從途路分階級。只欲須彌頂上行。倘與迦文親覿
面。問渠何處是緣生

建安江岸示青林諸弟子三首

相逢饒爾半年餘。丱角丫環妙挾初。寶篆久沉宮漏
冷。爾攜香水灌毗盧
逆水重重疊瀨灘。相逢千里別離難。迴途石馬如斯
撲。窺壑幽林指顧間
來時清冷去炎蒸。惹得山嫌膩臭名。今日江濱何所
適。剩餘一葉扁舟輕

示衆禪人二首

一莖草上現瓊樓。吸盡支那四百州。贏得清風敗白
汗。何須特施使人愁
天高地厚問端由。棒喝交馳卒未休。換骨洗腸猶不
是。誰知屋裏販揚州

示楊蘭似居士

投子山頭不記年。趙州翻弄老婆禪。夜行不許須親

到公案而今始得圓

示伏虎寺龍泉禪人二首

一蛇一虎每隨身劈面當機不順人放不下時擔取去袈裟贏得嶺頭雲

金錫當年格鬪時畜生靈性更粗知而今識得驚湖事千載風規步不移

示劉水船居

馬跡驢蹤豈不能喜從水面伴禪僧纜牀安向驪龍角細柳長隄紹祖燈

示自空禪人

捨却菴居雲水遊腰包瓢笠寄千休雖然指出當陽道岐路須防滑石頭

示蔣一个居士萬舟二首

叱去泥牛木馬橫拈玉線金針刺出眞空錦繡何須向外追尋

從來不是衆生何用更求活佛放光動地者誰喚作天眞一物

示連茂宇居士四首

人生一百歲造化若浮雲衣裏珠無價分明指似君

世界何期久塵緣仔細看昇沉無了日輪替骨毛寒

慾寡神怡靜無嗔氣自淸修行知此意何必問長生

要緊惟慈恕慈心即佛心了知慈是佛不向外邊尋

示道開禪人

相聚喫茶去斯人超一等不須徹夜行露濕衣裳冷

示放生者二首

想彼飛潛意貪生與我同仍無寃對業何事陷羅籠

水上同頭日空中鼓翅時豈圖榮貴作悲運報君知

示黃海岸司理四首

民財已財民肉已肉不飲不葷是中丞祿

行無緣慈運同體悲畜之伐之必也其誰

齊之以刑待之以禮善惡賢愚如出諸已

應緣海岸樹大法幢遍身毛孔吐旃檀香

四答

咨爾庫頭正信因果一米不私毋存彼我七粟地獄

兩餅餓鬼毫釐侵欺過蠱毒水一絹一錢豬頭驢脚

知罪福相守如來約買實蘇薑燃石蜜燈千年辛辣

萬古光明

咨爾化主。衆生福田。法輪未轉。飲食須先。粒米寸紗。智者可噓。報錢瓦錢。古今稱訝。持臨濟鉢。勾大慧簿。相隨來也。笑倒圓悟。古鏡未磨。汝當下語。黃鶴樓前。翱翔絕侶

咨爾監院。持顯持微。勤儉辛苦。給汝而誰。以禮交賓。以和慰衆。先人後已。法門梁棟。指甲許鹽。龜毛許利。倏忽有差。陷身于地。古楊岐叟。終慈明代。清光匪磨。傳燈永載

咨爾典座。變生爲熟。惟法相應。米中有粥。張石鞏弓。牧懶安牛。一回入草。牽轉鼻頭。遵如來言。信獅子吼。徧衆一湯。烊銅灌口。乃聖乃賢。多務斯役。踢倒淨瓶。橫趨而出

淨土偈有序

雲棲師翁。將一句彌陀。簧鼓天下。人競謂古彌陀再世。余弱冠。心切歸依。及行脚。被惡風吹入閩中。蹈宗乘閫域。念佛法門。束之高閣矣。已亥。驚湖圓戒。歸與緇素。談及祖師巴鼻。因無可與語。復憶吾師翁慈恩大難酬。嗣後亦時將彌陀六字。結西方十萬緣。間有議之曰。師宗門下客。何以搬此閒家具。余曰。噫。是何言歟。蓮花淨域。諸祖咸趨。余何敢諱。緣引毫書一百八偈。以醒緇素。若喚作禪。喚作淨土。一任諸人。强生節目。自不干老僧事。旹天啓辛酉夏浴佛後五日識

淨心卽是西方土。行遍西方步不移。無影樹頭非色相。瞥然起念便支離

淨心卽是西方土。念佛聲消我是誰。徹底掀翻誰字窟。三家村裏活阿彌

淨心卽是西方土。何必羅鑿萬卷書。霹靂一聲雙耳聾。全身撈入趙州無

淨心卽是西方土。裂破閻浮歸去來。使得時辰顚倒走。金沙水面妙蓮開

淨心卽是西方土。倒嶽傾湫我是誰。少室山前親撞入。紅爐猛燄雪花飛

淨心卽是西方土。帶累同緣禍及身。五蘊六根成粉末。伶仃好笑又驚人

淨心卽是西方土。親到方能歸祖宗。吸盡澄江高著眼。鏡滴水底日頭紅。

淨心卽是西方土。點鐵成金喻不齊。細抹將來渾小事。莫教辜負老僧兮。

淨心卽是西方土。拄杖橫挑布袋行。賣買得來仍賤賣。慈門無價不須爭。

淨心卽是西方土。倒跨崑崙入海門。行到水窮山盡處。灼然別是一乾坤。

淨心卽是西方土。千聖同登沒底船。石壁丹崖都撞過。而今始覺脚皮穿。

淨心卽是西方土。掃地焚香事事宜。兩口不開生白醭。此情惟有木人知。

淨心卽是西方土。澄不清兮攪不渾。更問樂邦何處是。好將此語教兒孫。

淨心卽是西方土。海底紅塵湧瑞花。萬億劫來成底事。今朝特地獻袈裟。

淨心卽是西方土。楚水秦山路坦平。禪客莫生高下想。脚跟點地最分明。

淨心卽是西方土。赤脚波斯入大唐。突出衣中無價寶。者回不做採花郎。

淨心卽是西方土。錦繡乾坤淨業成。一句彌陀纔吐出。昇藏皮袋廓然清。

淨心卽是西方土。一句彌陀一佛成。大地咸成銀世界。更於何處覷明星。

淨心卽是西方土。燒盡閻浮栗棘蓬。貼肉汗衫都卸却。堂堂獨露主人公。

淨心卽是西方土。肉髻明珠不用親。萬八程途彈指到。莫教辜負好時辰。

淨心卽是西方土。鋼鋼毫光劫外春。作佛尚嫌忙世界。那得閒情趁鹿羣。

淨心卽是西方土。蘊界元空極樂邦。萬境無人誰會得。一輪明月照澄江。

淨心卽是西方土。妙理玄談總不論。寶鴨香消簾倒卷。却於無佛處稱尊。

淨心卽是西方土。碧眼胡僧笑點頭。順色摩尼如瓦礫。誰云寶閣及瓊樓。

淨心卽是西方土。月老氷枯冀正臨。一帶晴空無限樂。分明底事不相饒。

淨心卽是西方土。一念無生喚不回。好把兩頭都坐斷。春風吹起劫前灰。

淨心卽是西方土。口說無憑步最親。瀾擽木魚輕擊著。幾多花雨亂繽紛。

淨心卽是西方土。待客迎賓似不曾。光剃頭兮淨洗鉢。渾然天地一閑僧。

淨心卽是西方土。直饒原來重七斤。只教鞋襪成片去。不須禮拜復殷勤。

淨心卽是西方土。三昧塵勞總不知。野菜和羹消日子。無生一念越僧祇。

淨心卽是西方土。昕睡須知被底穿。一覺天明無別事。三餐茶飯又依然。

淨心卽是西方土。打破畫瓶歸去來。無影樹逢臘月火。春風偏向百花開。

淨心卽是西方土。極樂都無衆苦侵。一句彌陀光爍爍。花開見佛不須尋。

淨心卽是西方土。六月嚴霜遍地鋪。突曉途中人不諱。氷懷爛爛道情孤。

淨心卽是西方土。突出孃生雙眼睛。四聖六凡都坐斷。胸襟鐵鑄沒人情。

淨心卽是西方土。行樹常開白玉花。長者倚門終日望。兒孫何事不歸家。

淨心卽是西方土。業無風浪打翻。透網金鱗諸水勢。而今觸處是癡頑。

淨心卽是西方土。雨灑雲蒸分外奇。一具骨頭鳴歷歷。振聲也要大家知。

淨心卽是西方土。德水常清七寶池。佛法要從何處入。微風纔動念聲時。

淨心卽是西方土。水月松風徹底清。覿面不知眞趣向。臨終何用佛來迎。

淨心卽是西方土。奕葉相承鏡裏花。非樹非臺如會得。本源無地長靈芽。

淨心卽是西方土。樹倒藤枯句裏親。大笑一場人不委。相隨來也是關津。

淨心卽是西方土水鳥時常演妙音。黃面瞿曇慈太煞都緣一片老婆心。

淨心卽是西方土石上縱橫萬古存。拄杖頭邊親摸著了然無事大沙門。

淨心卽是西方土廓徹無依絕異同。鼓掌狂歌經幾劫眉毛血濺梵天紅。

淨心卽是西方土踢斷橋梁見古村。觸爾常光穿腦過優游三界獨稱尊。

淨心卽是西方土淨土不聞寒暑侵。幾陣香風來木面無邊化鳥盡歸林。

淨心卽是西方土一句彌陀言路頭。家破人亡何處去慈門無餌不須鈎。

淨心卽是西方土狼籍團圝總不成。肯信彌陀居濁界空中惟聽散花聲。

淨心卽是西方土官不容鍼車馬通。古木鴉聲纔歇得一輪明月出煙籠。

淨心卽是西方土明月當空照膽寒。百歲老人分夜火剩搖木鐸笑更殘。

淨心卽是西方土木馬嘶風過漢秦。踢破髑髏誰是主多年故舊一時新。

淨心卽是西方土包納虛空干不干。獨有貍奴精古怪破顏微笑兩三翻。

淨心卽是西方土捏死猢猻迸出頭。萬億劫中彈指到彌陀無量有來由。

淨心卽是西方土古澗寒泉吞吐難。徹見趙州眞面目橫行直撞不相干。

淨心卽是西方土瓶裏鶯兒喚出來。自已主人長夜夢一聲佛號不須猜。

淨心卽是西方土孝滿曹山好酒顚。吸盡樂邦消息子笑看烈火綻靑蓮。

淨心卽是西方土無相光中有相身。心境牽纏成鬼戲誰爲我也孰爲人。

淨心卽是西方土向上傳燈語亦非。幻化圖中開隻眼何須更欲問玄微。

淨心卽是西方土開口何曾道得來。獨許通玄峯絕頂萬年石上長靑苔。

淨心即是西方土。下載清風付與誰。白汗流通濺滴
滴。壁堆贏得一身肥
淨心即是西方土。露柱燈籠笑未休。喫盡世間酸苦
味。蒲團剩有暗香浮
淨心即是西方土。琴懸無絃太古音。韻出海潮無限
意。徽猷永絕去來今
淨心即是西方土。狹路逢人話短長。兩耳聾時聽愈
好。鄉音誰與辯宮商
淨心即是西方土。彩筆將來畫不成。深夜石牀無伴
侶。軒然一覺已天明
淨心即是西方土。獨宿孤峯境更賒。萬仞巖前親管
地。袈裟角上帶些些
淨心即是西方土。教外須知別路行。若是祖師門下
客。破頭端不論無生
淨心即是西方土。優鉢無根滿樹花。不許老胡閒太
慣。龜毛景色亂如麻
淨心即是西方土。古曲無音和者稀。昔日溈山親囑
付。大書五字載毛皮

淨心即是西方土。擁義訓機花藥盌。更問此間多少
衆。前三三與後三三
淨心即是西方土。餅瀉何曾夢見來。缺齒老翁惟面
壁。一花五葉至今開
淨心即是西方土。皮袋還知痛癢無。掉轉乾坤何境
界。夜明簾外夜明珠
淨心即是西方土。仙菓奇葩帶露看。金色頭陀纔覷
見。倚天長劍逼人寒
淨心即是西方土。翻著襴衫倒著鞾。若是韶陽親的
子。可擒可縱雪峯蛇
淨心即是西方土。入水烏龜陸地行。撲盡皮毛并骨
髓。而今特地可憐生。
淨心即是西方土。撲碎擲丸總不妨。本性彌陀無向
背。廣長舌上妙蓮香
淨心即是西方土。措大拳頭認得麼。者裏不曾分勝
負。臨機何用動干戈
淨心即是西方土。峻急灘頭下脚難。石深坑親歷
過。彌陀覿面莫顢頇

淨心卽是西方土。奪食驅耕事太繁。何似嬾殘無用漢。逢人含笑竪空拳

淨心卽是西方土。三歲孩兒盡白頭。讀罷世間經史後。洞然無物飽齁齁

淨心卽是西方土。爛盡多燒破紙錢。拍掌又逢新日月。萬花堆裏看龍眠

淨心卽是西方土。相見揚眉落二三。古道不存車馬迹。舌頭無骨定司南

淨心卽是西方土。帶髮留鬚表丈夫。赤尾金鱗鱗躍出。澄潭無水濺花瀧

淨心卽是西方土。魔界空時佛界空。世界閙雲收拾盡。一輪迸出海天紅

淨心卽是西方土。穿市波斯讀梵書。百丈當年開大口。至今稱謂赤鬚鬍

淨心卽是西方土。空裏狂花鏡裏頭。看破兩般奇異事。端然屋裏販楊州

淨心卽是西方土。逐隊隨羣粥飯僧。一飽饑瘡無別事。慇懃紙奉佛前燈

淨心卽是西方土。古寺淸幽月到窗。夜半捉來牀畔鼠。天明飛出繡鴛鴦

淨心卽是西方土。眼裏瞳人築繡毬。撒弄世情渾不了。廓然無事且千休

淨心卽是西方土。海底珊瑚望月生。獨角龍王開眼看。嶮巇古路少人行

淨心卽是西方土。毒藥醍醐一器盛。殺活從來都在我。放開捏聚不須驚

淨心卽是西方土。罔象玄珠不足稱。要會老僧無味句。破驢脊上走蒼蠅

淨心卽是西方土。呼遣南山鱉鼻蛇。弄罷渾成閒笑話。樹頭無影亂啼鴉

淨心卽是西方土。浩浩塵中射鹿回。祇箇隨流人不栗。禪門無句語如雷

淨心卽是西方土。撥盡寒灰火一爐。不用吹紅并潑殺。三餐茶飯紫盧都

淨心卽是西方土。破爛袈裟撩亂遮。莫道老僧無氣力。囊中藏箇赤斑蛇

淨心卽是西方土。磐石無根筍未抽。大海不驚連夜雨。木人歌舞妙蓮舟。

淨心卽是西方土。生則生兮步不移。打破大唐國裏看。須知脚下有高低。

淨心卽是西方土。火裏蝍蟟吞大蟲。纔起一絲分別想。山重重又水重重。

淨心卽是西方土。斫額西方萬八千。彈指頓開無礙眼。西方端不費盤纏。

淨心卽是西方土。苦海無波一掌平。世界三千挑不起。全身放下夢初醒。

淨心卽是西方土。托鉢空回肚不饑。沙米淘來成底事。蓋因衣裏有摩尼。

淨心卽是西方土。竪起眉毛嚇殺人。禪客相逢彈指去。丹霞輸却破頭巾。

淨心卽是西方土。出世韜光任所之。無始業緣都吐盡。莫教換却好毛皮。

淨心卽是西方土。足下煙生腦後光。苦海久迷安養國。一枝蘆葉當慈航。

淨心卽是西方土。活計從來天樣寬。箇裏本無元字脚。千年故紙不須鑽。

淨心卽是西方土。悟了還同未悟時。濁惡界中無揀擇。多因脚下絕參差。

淨心卽是西方土。猛虎喉中活雀兒。邋遢老僧無管帶。越閑多寫樂邦詩。

無異禪師廣錄卷第二十

無異禪師廣錄卷第二十一

住博山法孫　弘瀚　彙編

首座法孫　弘褚　同集

宗教答響一

參悟品第一

劉觀平弘昞太史問。宗教二門。是一是二。今云參悟是第一義。一切教乘。可盡廢耶。大疑大悟。不疑不悟。有不疑者作何開發。終不悟者作何究竟。又復一種熟讀公案。諳記當機。此云證否。更復教中多明了者。

此於悟門爲有差別爲無差別

師云釋迦大師坐道場四十九載末後拈花示衆故有教外別傳之旨果教外別有傳乎宗乃教之綱教乃宗之目舉一綱則衆目張祇知理目而不識其綱者是不知宗教之道合一之旨所謂岐路中又有岐路也肯就岐路徑循其綱者諸教中皆有宗旨得其旨則一言一字皆最上之機如不識其旨泥於文字則宗亦教矣

華嚴經云如日當空照童稚閉其目自言何不覩多聞亦如是又云如貧數他實自無半錢分法華經云棄捨所習誦廢忘不通利貪著於名利多遊族姓家楞嚴經云縱能宣說十二部經不如一日脩無漏業圓覺經云以思惟心測度如來圓覺境界如將螢火燒須彌山終不能著以此數自料揀而不知宗者在人非在教也良以教有千差宗歸一致教在博通文義宗貴直下眞參博通非一日之功眞參無頃刻之間非一日之功尋其流也無頃刻之間得其源也尋流而得其源者有之得源而棄其流者亦有之此又在人不在教也楞伽經云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又須云如世有良醫以妙藥救病諸佛亦如是爲物說惟心既是以心爲宗當勘破文字楞嚴經云闡明了知不因心念大凡地前衆生日用中無非心念如不眞參實究其心念何能了之動止思惟莫非心念究竟堅固終不得矣是故當知宗衍於教一而二也教歸於宗二而一也其眞參實究捷經名第一義教中具載非廢教也高峯大師云無量妙法門參禪第一義若眞獅子兒不入他羣隊法華未開口時入無量義定無量義者非第一而何至舍利弗三請說法佛云吾今爲汝分別說法文中云一大事因緣開示悟入佛之知見本文翻案云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卽此非思量九箇字作麼生領會若不眞參實究是謂入海算沙非究竟也繇此觀之教不可廢要在得其綱領果得其綱領教則爲指爲筏爲導引爲開關爲助緣又安可廢乎

又謂大疑大悟不疑不悟有不疑者作何開發若果爲生死心切者安得不疑如不疑是生死心不切耳

如云一口氣不來。畢竟向甚麼處去。不究心時。被善惡業牽引去。既不隨善惡業牽引。畢竟向甚麼處去。既不知去處。安得不疑。如不疑者。是不堪共語人。又何必別求開發耶。若果發眞疑者。縱不悟。站定脚跟。不起第二念。此卽成佛作祖底基本。如別求究竟。卽非究竟也。熟讀公案。謬認當機者。千聖出頭。救渠不得。安敢曰證。譬如平人妄號帝王。自取誅滅。非細事也。近時妄稱知識者。行棒行喝。入門便打。入門便罵。不論初心晚進。妄立箇門庭。皆是竊號之徒。鼓動學者一片識心。妄與問答。豎指擎拳。翻筋斗。踢飛脚。大似弄傀儡。相似。使旁觀者相襲成風。殊不知古之所是。今之所非。將來鑊湯爐炭。決定少他不得。是謂之善因惡果。良可痛歎。若於教中多明了者。與悟門中。較其優劣。實霄壤也。雖不能與悟門較其優劣。而代佛揚化。非世間功德之可比。書寫讀誦。尚不可思議。況說法乎。此皆臨實之語。學者可善而擇之

淨土品第二

問。念佛參禪。近分二機。能兼修否。旣云念佛。恐以觀門爲第一義。臨終往生。作何指引。念時修觀。作何攝受

師云。禪淨無二也。而機自二。初進者似不可會通。當求一門深入。如上帝都也。維揚至東兗亦到也。荊楚至中州亦到也。豈以維揚會荊楚。爲一道乎。若尋維揚而會通荊楚。尋荊楚而會通維揚。豈但不能會通。余恐頭白齒黃。終滯於維揚荊楚。而不能到帝都也。是故求一門深入。不可滯祖師權語。又不可滯抑揚之說也。如永明料揀云。有禪無淨土。十人九錯路。無禪有淨土。十人九得度。此多於淨土。非多於淨土。是揚教也。是適機也。永明意總不在此。若以此見永明。是謂之癡人面前不得說夢。是謂之邏賊人喫棒也。祖師亦云。佛之一字。吾不喜聞。又云。念佛一聲。三日漱口。祖師意總不在此。若以此見祖師。是謂之癡人面前不得說夢。是謂之邏賊人喫棒也。然禪淨二門非別立標幟。求一門深入者。似不得不二也。如會通之說。亦權語耳。果發明大理。不妨念佛。世緣尚不礙道。況念佛乎。濁界尚不礙生。況樂邦乎。如專意淨土

當發大心其大心者即菩提心菩提心者不為自求故不為一人得生淨土故不為一人得成佛道故如上品上生章云一者至誠心起信論云直心直心者無委曲故欲生淨土萬牛而不可挽也北宗云直心眞實菩提道場又云至誠為入道基本六祖亦云行直不用參禪亦此意也二者深心謂心與境冥境與神會惟心惟境而互攝互融故云無邊刹海自他不隔於毫端故知十萬億刹之外不出一心果心外別有淨土耶然行人念佛正當發願往生不可執目前淨土大方之家安可滯一隅謂之心淨土淨正所謂棄大海認浮漚為全潮者不亦迷乎雲棲師翁云執事而背理類蒙童讀古聖之書執理而背事比貧士獲豪家之券據此則多於事士而昧於理士蒙童讀書雖不解義而終有開曉之時貧士獲券縱堆積如山終無管業之理果將一句彌陀念教不念自念究竟到一心不亂則惟心之理不言可喻又何妨發願往生乎淨土訣云生則決定生去則實不去斯達惟心之境終日生而不妨無生終日無生而不妨往生也又何況念空眞念生徹無生乎

夫觀門者亦淨土一義耳據彌陀一經祇教一心不亂專持名號雖言西方種種妙境未明示其觀相也無量壽經出十六種觀門首日日輪懸鼓乃至佛菩薩寶池樓閣及花開九品總雜等觀則隨脩一觀即得往生也惟楞嚴經大勢菩薩云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憶者觀也此觀念相繼自得心開不待往生又不妨往生亦攝念佛者往生斯菩薩化儀為彌陀輔弼自利利他不妨彙舉也此淨土一門仗果位中佛發大弘誓廣攝念佛行人比於諸法門中似省力也如畢提一句彌陀當以信行願為資糧信者信自心有成佛底種子信有彌陀可見信有淨土可生信我念佛將來畢竟見佛畢竟成佛更無疑慮也行者念念無間如人行路直至到家乃可願者願生淨土將我念佛功德發願回向大地衆生同生淨土同成佛道斯亦菩提之心此為已生者日劫相倍也祇念佛決得往生況有果位中佛接引攝受耶

止觀品第三

問止觀二義。諸經備具。惟種種法繁漫難緒。有一二門當總持否。即如觀持準提呪者。觀鏡觀像。觀諸梵字。法更繁衍。以何為的。其不知者。誤認假相。不宜攝觀。是耶非耶。

師云。惡世有情。生無慧目。從無始已來。根本煩惱俱生。無明從劫至劫。不能暫捨。其不思議熏。不思議變。業轉現識。發六麤境。招因帶果。吸引眾生。輪迴世間。生死相續。無有窮已。所以諸佛世尊。以大慈故。緣於眾生。以大悲故。救於眾生。險惡道中。為衛護。為導師。苦海岸邊。為援引。為舟筏。於黑暗長夜。為炬。為明。於意墮深坑。為警。為策。說濁惡之過患。示淨界之莊嚴。演無量之法門。開三觀之妙旨。單複圓脩。隨機利鈍。但從一門深入。如登彌勒樓閣。諸門頓開。此止觀一法。是不可思議之要徑也。智者大師云。止者乃伏結之初門。觀者是斷惑之至要。止者則愛養心識之善資。觀者策發神解之妙術。止則禪定之勝因。觀是智慧之繇藉。成就定慧二法。斯乃自利利人。以此則知不脩止觀。法無以成。自尚不利。云何利他。又當知止觀攝一大藏教。一大藏教不出止觀二法。若人精修止觀。可謂尋流而得其源也。若修止觀者。第一要三歸五戒。如增受菩薩戒者。其法最易成就。名上品行人也。第二要持戒清淨。無諸毀犯。第三要明信因果。熟爛教乘。第四要懺悔已作眾惡。不更覆藏。第五要發菩提心。永無退轉。志求大乘。欲度人故。更當訶欲。澄心止緣。入觀。又如智者大師云。方便行中。當具五法。一者欲。欲離世間一切妄想顛倒。故欲得一切諸禪智慧法門。故亦名為志。亦名為願。亦名為好。亦名為樂。是人志願好樂一切諸深法門。故故名為欲。如佛言曰。一切善法。欲為其本。故二者精進。堅持戒禁。棄於五蓋（五蓋者。一貪欲蓋。即貪毒。二瞋恚蓋。即瞋毒。三睡眠。四疑。此二法即癡毒。五掉悔。即是等分攝。合為四分煩惱。具八萬四千惡法故）初夜後夜。專精不廢。譬如鑽火未熱。終不休息。是名精進善道法。三者念。念世間為欺誑可賤。念禪定為尊重可貴。若得禪定。即能具足發諸無漏智。一切神通道力。成等正覺。廣度眾生。是為可貴。故名為念。四者巧慧。籌量世間樂。禪定智慧樂。得失輕重。所以者何。世間之樂。樂少苦多。虛誑

不實。是失是輕禪定智慧之樂。無漏無爲寂然閑曠。
永離生死。與苦長別。是得是證。如是分別。故名巧慧。
五者一心。分明明見世間可患可惡。善識定慧功德
可尊可貴。爾時應當一心決定修行止觀。心如金剛。
天魔外道不能沮壞。設使空無所獲。終不回易。是名
一心。據此則止觀定慧。無不開發也。又當觀諸法念
念不住。此名體眞止。如上體眞止。妄念不息。當返觀
所起之心。過去已滅。現在不住。未來未至。三際窮之
了不可得。不可得法。則無有心。若無有心。則一切法
皆無。行者雖觀心不住。皆無所有。而非無剎那任運
覺知念起。又觀此心念內有六根。外有六塵。根塵相
對。故有識生。識本無生。觀生如是。觀滅亦然。生滅名
生。但是假立。生滅心滅。寂滅現前。了無所得。是所謂
涅槃空寂之理。其心自止。如更昏散。當以對治法治
之。如不淨觀對治貪欲。慈心觀對治嗔恚。界分別觀
對治著我。數息觀對治多尋思等。此不分別也。二者
正觀。觀諸法無相。並是因緣所生。因緣無性。即是實
相。先了所觀之境。一切皆空。能觀之心。自然不起。能

所雙泯。斯即還源。此據智者小止觀。略引之。倘偏修
者。當看全文。更有摩訶止觀。具載藏乘。此不繁引。如
三觀中隨修一觀。即攝諸觀。既攝諸觀。隨修一觀。即
名總持法門也

如持準提呪者。當觀諸法無性。蘊界無我。法界理成。
渾成一大圓鏡智。又名一心。然後觀鏡。觀像觀諸梵
字。如寶鏡當臺。隨念隨現。似無繫衍。像現呪聲。如空
谷響。應此爲的也。其不知者。誤認假相。當以前義導
之。如不攝觀。雖持日事。不名入理。當深思之。倘欲深
入法性。如顯密圓通□法界觀法。又不可不以彼爲
的。據華嚴經云。若有欲識佛境界。標也。當淨其意如
虛空。示也。遠離妄想及諸取。止也。令心所向皆無礙。
觀也。此四句亦標示止觀之大綱也

清涼大師疏云。聽許說中分二。一誡識勸修。淨意如
空。總以喻顯。下二句別顯。一離妄取。如彼淨空無雲
霧。故斯即眞止。二觸境無滯。如彼淨空無障礙。故斯
即眞觀。此觀不作意以照境。則所照無涯。此止體性
離而息妄。故諸取皆寂。斯猶不拂不瑩而自淨矣。無

淨之淨則闇蹈佛境矣此爲心要謂後學思行操淸凉深入止觀法要修行者如體會斯意大得便宜也

戒律品第四

問念佛參禪俱精戒律諸如沙彌比丘等戒斷不宜犯律有開條至有在家諸優婆塞及優婆夷發心持戒當受何品恐於世緣不無干礙作何通融爲廣示義

師云識心熾盛猶如奔馬無暫停息造諸惡業遍法界故凡欲修行翻前惡境並起善心其斷惡修善以戒爲基本若無戒律一切善法悉無以成南山大師云戒德難思冠超衆象爲五粱之軌道實三寶之舟航禪定智慧以戒爲基菩提涅槃以戒爲本發趣萬行戒爲宗主戒爲却惡之前陣戒爲入道之初章譬如世間造樓閣相似必先造其基址若無基址徒架虛空必不能成就也

遺教經云當尊重珍敬波羅提木叉如暗遇明如貧人得寶戒是正順解脫之本若人能持淨戒則諸善功德皆悉能生是故修道者當持淨戒東坡云禪律並行不相留礙如念佛無戒有慧無福縱得爲人福慧淺薄輪迴諸有亦未可知參禪不持戒者斯謂之狂人將持戒束身藉以口實以祖師門下破執之談都作箇實法會去殊不知洗鉢水傾地亦施主物猶爲過犯況其他乎淸凉大師九歲出家十一歲背誦三藏十四歲發明南宗大理猶以十戒嚴身六祖親傳衣鉢亦登壇受戒是故當深信戒法疾得出世華嚴經云信爲道源功德母若不信戒而得禪定而明佛理無有是處是知必發信心乃能得戒如得戒者世出世法悉皆成就故云莊嚴法身戒爲瓔珞破除熱惱戒作淸凉戒經云戒如明日月亦如瓔珞珠微塵菩薩衆繇是成正覺尼乾子經云如來功德身以受戒爲本若不受戒尙不能得狝猴野干之身況功德法身耶然戒有多種五戒八戒名近住解脫又名近事戒爲在家優婆塞優婆夷受此二戒以親近出家二衆故沙彌受十戒爲策悲心行故二百五十戒名別相解脫謂條相多故若受此戒但超小乘阿羅漢果不得常住佛性廣化衆生如菩薩三聚淨戒若

受之者報圓佛果。相好無邊。三達五眼十力無畏。一切功德。無不具足。斯戒具權實二門。以五戒八戒謂之權。三聚淨戒謂之實。權無實而不名權。實無權而不名實。如在家居士初入門者。當以五戒導之。此五戒者。在儒名五常。在釋名五戒。乃名別體同。故曰仁者不殺。義者不盜。禮者不邪婬。信者不妄語。智者不飲酒。佛言。五戒不持。人天路絕。宋儒云。天堂有君子登。地獄有小人入。其君子小人。貴有常理。不在衣冠也。如位執權衡。秦檜李林甫之類。皆曰小人。販夫竈婦。果具常理。名曰君子。又不可執有常理。而不受五戒。如不受五戒者。雖念佛參禪。止名白衣。不名法子。若堅持五種淨戒。念佛一聲。則滅無量罪。參禪一日。則開無量慧門也。又有一等。塵緣紛雜。婚嫁之間。未能圓備於此五戒。似未能全持者。先以戒殺一戒。為之初因。次以八關齋為之增長。八關者。謂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此八日精持八戒。五戒外加不著香花鬘。不香塗身。不歌舞倡伎故往觀聽。不坐高廣大牀。此名八關。更加過午不食。謂之齋也。以此植因。待世緣稍脫。必欲常持五戒。或增上菩薩戒者。為之極善。念佛必超常寂光土上品上生。或頓悟自心。報圓佛果也。豈以塵緣間隔。有在家出家。要知了生死入佛乘。僧俗一致。何分別之有也。是故當發大心。以期出世。幸勿以世緣汩沒。甘心下賤。宿門外草菴也。大心者。必欲成就三聚淨戒。故三聚者。一者誓斷一切惡。所謂婬殺盜妄身口非為。一切過失。皆悉止斷。因斷成功。名為斷德。將來果上證法身佛。二者誓修一切善。所謂世出世間一切善法。習行方便。無善不修。善繇智修。因善成功。名為智德。將來果上證報身佛。三者誓度一切眾生。前之二願是自利行。今者普度含識。皆悉令得無上佛果菩提。是利他行。以恩及物。名為恩德。將來果上證應身佛。又當緣境發心。同虛空量。故心緣於境。境從心現。境即戒體。體即戒因。以體起用。方發無作。到此則無持戒之名。又安有犯。故云戒性如虛空。持者為迷。到此不持不犯。非初學者所及。如云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以便初心開發慧命。更為穩便也

布施品第五

問布施一門爲六度首金剛經云不住於相此最勝義又復破除慳貪種子或復不能隨心如願廣作功德量力而行非慳惜耶

師云觀心如幻觀法亦然四大假緣無實主宰身心尙不我有況身外乎豈以世人認定箇色身堅著我相貪圖利樂貲養無明長慳貪業從劫至劫不能暫捨縱其貪染吸引衆生墮於地獄卽此貪心本無休止故地獄有不息之機因果歷然深爲可懼若是智者肯以有限之身造無窮之業耶是故諸菩薩藉此而行妙行破衆生慳業無有窮已般若云若菩薩住於法而行布施如人入闇卽無所見若菩薩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是故諸菩薩內施外施內外施一切施無盡施無猒施從劫至劫廣行妙行圓滿菩提內施者捨頭目髓腦如棄涕唾外施者國城妻子象馬七珍內外施者施上二種無所悋惜無盡施者施心不竭無滿足故無猒施者心無疲倦常行精進故此菩薩達諸法性本來空寂非內非外內外搜求本無所有內不見有能施之人外不見有所施之物無施者無受者三輪體空以此妙慧而行布施然後爲一切有情說諸妙法利益衆生諸供養中法供養最諸布施中法布施最華嚴十行品中功德林菩薩說十種布施文云佛子何等爲菩薩摩訶薩施藏此菩薩行十種施所謂分減施竭盡施內施外施內外施一切施過去施未來施現在施究竟施分減施者謂菩薩稟性仁慈好行惠施若得美味先與衆生然後方食若受食時預作念言施自身中八萬四千尸蟲等又以此食惠施衆生願我於身永斷貪著是名分減施竭盡施者飮食香華資生之具一切皆捨乃至盡命亦無所悋是名竭盡施內施者謂菩薩年方少盛端正美好乃至頭目髓腦以濟衆生念已施之心無所悔是名內施外施者名華上服乃至王位我今宜應隨彼所求充滿其意卽便與之是名外施內外施者如上所說悉皆施之是名內外施一切施者假使十方人來求上所欲悉皆施與是名一切施過去施者聞過去諸佛菩薩所有功

德聞已不著了達非有不起分別不貪不味亦不求取無所依倚見法如夢無有堅固但為教化所著眾生成熟佛法而為演說又復觀察過去諸佛十方推求都不可得作是念已於過去法畢竟皆捨是名過去施未來施謂此菩薩聞未來諸佛之所脩行了達有非不取於相乃至作念若法非有不可不捨是名未來施現在施者謂此菩薩聞諸天乃至聲聞緣覺具足功德其心不迷無有貪著又觀諸行如夢不實為令眾生捨離惡趣心無分別修菩薩道成就佛法而為開演是名現在施究竟施者謂諸菩薩捨一切所有滿足眾生已然後開導一切眾生令於眾生不生貪愛悉得成就清淨智身是名究竟施此名施藏是得忍菩薩所行妙行非初心者能行凡在有情分中不可不知不可不學不可不行但功力不及當隨分行之如一色一香一摶之食悉名布施增而廣之有所餘畜悉行布施成解脫心破慳貪業不可以小善小施而不行也如不行者則失無量利益又施者心有優劣教中載一長者施一檳榔與病僧得九十一劫如意報貧婦施一衣現感王與供養此謂之施心勝故田亦勝故田有二種一者敬田二者悲田敬田者供養三寶國主天地及父母師僧人所易發凡諸所有不生悋惜於有情分中則生分別矣二者悲田見病者老者貧窮者殘疾者乃至貧命之者當起同體大悲資其所欲而行布施謂之悲田其福勝故用此幻化之財作真實無相功德以世間利樂千分萬分百千萬億分不足為比也其或有無厭之求者不與者不得罪何以故縱彼貪心陷彼慧命故又或自身本無所有而區區乞醯於鄰里者似不可以布施解脫之心而較其優劣也大凡施者當隨分而無悋心體上三輪空意及菩薩無盡藏施成就檀波羅密門又不可不學也

無異禪師廣錄卷第二十一

無異禪師廣錄卷第二十二

住博山法孫　弘瀚　彙編
首座法孫　弘裕　同集

宗教答響二

願力品第六

問發菩提心最勝功德利他自利為菩薩行如諸比丘對佛菩薩發大誓願為是義故其如宰官當權任世一切易辦至或卑微分力歉薄作何願力而為功德

師云法門無量願為先導世出世法無願不成願者好也欲也欲捨離一切惡法故欲破除無明結使故欲入諸菩薩甚深法門故欲廣行善法饒益有情故欲化諸衆生同成佛道故若無有願如畫無膠如馬無轡如陶家器雖成其坏未經火煆終不堪用是故初心學者及諸菩薩以願為基本故更以弘誓堅之弘者廣也誓者制也以弘誓願廣制其心令無退墮釋迦大師因地中發四弘誓願謂衆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然發願度生必能自度入此法門煩惱自斷法門自深佛道自成矣發此誓願須以勇猛智力資以自強如有力人無有怯弱無有退轉徑入佛道斯誓願最為有力也是故金剛藏菩薩於華嚴會上令諸菩薩憶念本所誓願皆大饒益一切衆生皆令得入不思議智慧之門又諸菩薩因地有大智力發大誓願謂能摧怨敵故不可屈折故知是處非處無因惡因等佛云終日乾乾此亦剛毅之象以自強不息而入道故初心者勇猛智力降伏魔外入深法門故若無願力者譬如種子無陽悉爛壞故此願力非但比丘能發諸宰官亦當發豈但宰官有權位能發即一切長者居士乃至鰥卑微無勢者皆悉當發此誓願自度度人將所修功德悉皆回向大地衆生同成佛道此即覺心覺心者即菩提心也此心不可分發當全發又不可間發當時時發數數發對佛發對菩薩發對衆僧發對善知識亦發對一切僧友及有情一切衆生前悉當發以此大心直至成佛皆願力故故知願力乃佛法先導如有一人我欲參禪決不退墮即

願力故豈但善願即世間所欲皆以願力成故昔有
一推車人不信佛法一日推車至壚邊過見火燒寶
壚心不忍壞嚴飾故進前救之已戲發願言佛說有
果報法我救此寶壚願我來世爲一最長大有力者
捨此身已即生阿修羅道其身最長大而有力此戲
發願亦滿足不虛況眞實心至誠心而發願無有不
滿足者如初心發願愼不可生卑劣想當發菩提心
凡所修最微善根及最殊功德悉皆發願回向於大
地衆生同成佛道縱於其中顚倒退墮亦藉願力相
資如無目人有牽引者能前進故修淨土者以信行
願爲資糧參禪者安得不以願力爲導引耶在家欲
捨塵勞欲離火宅欲出生死欲免輪迴非願力堅強
則不能也是故當發大願豈以卑劣而不發大心乎
若達平等實相一微細衆生與毗盧遮那佛等無有
異華嚴疏謂遮那如來入一微細衆生身中入定全
身不散此衆生不覺不知謂佛生同體故理無分齊
故維摩經謂供養難勝如來與最下乞者等斯達實
相之理無所分別以此觀人有貴賤位有尊卑而心
無高下也是故當發大心以願力維持直成佛道似
不可須臾有間然也

懺悔品第七

問懺悔二義槩括過未衆生惡業宜於自心皆悉懺
悔今如繭僧禮拜求懺或復持般若諸經皆懺悔義
又復自心朝夕懺悔此於法中是一是二有淺深否
師云業繫之身衆苦逼迫五陰熾盛六賊交侵心識
奔馳無暫停息起十惡之業因償無窮之苦果貪瞋
癡愛猶如猛火妄言綺語疾於迅流造殺盜婬無底
畔之深坑著見慢眠沒涯岸之苦海起六十二種邪
見成八萬四千障門障菩提心障菩提道障菩提行
障菩提願輪迴三有不聞佛法僧之洪名汨沒四生
那識過現未之報應殊不知因遵於果果徵於因因
果相酬絲毫不爽因徵果熾愼身分造十惡之愆作
少償多故地獄有六交之報若不痛申懺悔懷慚前
非互造互償無有窮已夫懺者梵語懺摩此云悔過
懺謂永斷未來非悔謂恥心於往犯故云已作之罪
願乞消除未來之非更不敢造齊心懺悔者有二種

義一者理懺二者事懺理懺者如云罪從心起將心懺心若滅時罪亦亡罪亡心滅兩俱空是則名爲眞懺悔又云若欲懺悔者端坐念實相衆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如云罪從業起業從心起心既無生罪將安寄良以衆生業累深厚剎那靜念倏忽萬端若不深達實相之理難以去除不究緣生之法何能滅罪永嘉大師云觀實相無人法剎那滅卻阿鼻業若眞實究理惟參禪一門最爲確當單提一句話頭大理不明如喪考妣果有如喪考妣之心自然識渠不生業不能繫不然則遏捺妄心令妄不起謂之心亡謂之罪滅大似隔韡抓癢欲滅罪愆欲了生死欲出輪迴無有是處又如一心念佛并修止觀法門深達實相皆可滅罪推參禪一門最爲超拔似滅罪疾又不可以諸法門爲比對也二者事懺謂端對聖容廣陳供養散花行道稱佛洪名五體投地如大山崩發露披陳求哀懺悔或禮梁皇法華等懺或禮千佛名經皆懺悔意或七日乃至四十九日百日三年現諸瑞像乃能滅罪此在自己力行或自身德薄行淺請戒

德名僧二十四位至四十八位一百八位鋪設齋筵亦當滅罪如目連尊者自不能救母佛令於僧自恣日供養衆僧及禮衆僧足其母當日滅罪脫餓鬼苦此仗修行之力懺主敬衆僧當作佛想卽得滅罪不可生忌惰心輕慢心如生此等心者豈但不滅罪只恐反得罪如請無戒行赴應演教之僧斯卽捨財功德倘得罪非能與懺主滅罪也又此懺悔一門思地獄苦發菩提心生大恐懼生大慚愧念地獄餓鬼畜生道無邊衆生之苦當爲彼等同求懺悔脫惡道苦發佛乘樂使地獄空不爲我一人得出離故此卽菩提心若發此心刀山劍樹變作香林爐炭鑊湯皆爲淨土則無惡不去無罪不消也又懺悔者思生死無常苦空無我一息不來剎那異世設墮惡道苦不可言懼惡道苦發菩提心深心懺悔如彼怖王懼死則無罪不滅也怖王者佛滅度一百年波吒梨城有王名阿育此云無憂深信佛法有弟名毗多輪此云除憂深著邪見信諸外道無憂王愍弟邪故遂設方便語大臣言我今洗浴入彼浴室脫天冠衣服等汝

嘗以我服飾莊嚴我弟令登王位臣如教已弟方登座王出見弟即命殺之大臣等白王言是王親弟願王息怒捨過王言是我親弟於七日中暫與國事令其作王待七日滿即當殺之即以種種妓樂及諸綵女供給侍衛一切臣民皆往問訊行殺之人執刀門立日日白王一日已過六日當死如是乃至六日已過餘一日在至第七日竟大臣諸人將王弟共往阿育王所問弟言汝七日爲王百種妓樂皆恣汝意無數衆人日日問訊呪願於汝汝好見聞否弟答云我爲畏死心怖懼故都不見聞復以偈答曰我於七日中不見不聞聲不嗅不嘗味亦不覺諸觸我身莊嚴具及諸綵女等思惟懼死故不知如此事妓女歌舞聲宮殿及臥具大地諸珍寶初無歡喜心以見行殺者執刀門外立又聞搖鈴聲令我懷死畏死槪釘我心不知妙五欲既著畏死病不得安穩眠思惟死將至不覺夜已過我今歸依佛佛面如蓮花天人所歸依無漏法及僧時王見弟回心歸向三寶心大歡喜種種軟語安存其弟若懺悔者有如此怖死之心於世間境緣五欲妙樂心不貪染又觀緣生之法畢竟無我誰爲造者誰爲受者心本不有罪性自空斯謂眞懺矣又當翻前惡境斷相續心自愧尅責將已作之罪發露披陳不復覆藏稱十方諸佛洪名觀罪性空不於幻化場中復造惡業而明信因果守護正法如此則無惡不消無罪不滅自懺他懺一二淺深俱不可得也

福報品第八

問作福求報此最劣根然不作福復何望報今如罪福皆繇自心種種報定差耶

師云福罪報應如影隨身如空答響如人挑擔重者先墜求其絲毫遠離了不可得又安可求報耶然諸佛悉具二嚴謂福足慧足而因地必當先布福田以資慧種福緣深厚自得心開非求報也佛開六度而啓萬行檀波羅密者此云施而施者達三輪體空斯不望報報自隨之尸波羅密此云戒羼提波羅密此云忍辱毗梨耶波羅密此云精進教中謂此四者悉修福後二度云慧謂禪與般若前四度皆含智慧若

無智慧安肯行布施及精進耶然諸佛以此而證涅槃菩薩以此而行萬行非求報也實莊嚴法身資養性地祇施之一法直至菩提況餘度乎良以行人廣行六度必以願力相資悉皆回向無上菩提不求餘果如布施一法諸佛因地莫不皆然後得淨佛國土富有法財非求報也昔摩訶迦葉尊者為鍛金師善明金性使其柔伏付法傳云嘗於久遠劫中毗婆尸佛涅槃後四衆起塔塔中像面金色有缺壞時有貧女將金珠往金師所請飾佛面既而因共發願願我二人為無姻夫婦以是因緣九十一劫身皆金色後生梵天天壽盡生中天摩竭陀國婆羅門家名曰迦葉波此云飲光勝尊蓋以金色為號也繇是志求出家冀度諸有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除袈裟著體常於衆中稱歎第一乃至付法傳衣為西天初祖此因果豎然以嚴飾金故而得身有金光以願力相資而證極果此不求報而報自至非求報也余嘗評之菩提心如種子福如雨露良田惡如火燄刀斧假如種苗生發之時必得其雨露水土方可成就或遭其火

燒刀斫又安可植耶如成棟梁之材刀斧俱非水土亦無用矣七佛偈曰起諸善法本是幻造諸惡業亦是幻身如聚沫心如風幻出無根無實性愚者謂善惡俱幻造諸惡業似不相妨殊不知幻人相織幻輪圍幻業能招幻所治又云一切衆生性清淨從本無生無可滅即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無罪福如成棟梁則不用刀斧水土如佛成道時無邊剎土萬德莊嚴皆自心現量悉無始巳來善根之所成就故云報圓極果豈非報但因地中無求報之心耳世間人所行善惡毫髮不爽昔西域一樵夫賣柴於市中逢一僧將賣錢悉皆施與遂此施心歡喜無量行廿餘里捨此報身後生人道為大富長者其廿餘里金銀寶藏自然湧出斯施利甚微而施心勝故感報亦勝以此觀之不求福報不可不作福如不作福生世貧窮為人役使良可悲夫或有引達磨大師初見武帝時帝問曰朕即位巳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祖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祖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

是眞功德祖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斯皆深達法性入理之談豈可以修行分中而廢其因果耶如未成佛時人天小果而不修者是智耶愚耶國王大臣人小果也梵王帝釋天小果也此無殊因爲有勝報但隨業緣受之非求報也然自心之因自心之果如貪報地獄瞋報餓鬼癡報畜生善惡相雜報以修羅五戒人身十善天道財施者捨慳貪而得富法施者適機感以傳燈此種種報緣而有差別非心外之境也

釋疑品第九

問信心不具大愚癡暗近復始信終成破毀此何義耶莫由業識易發現故以何熏習而種善根卽如上所陳諸義能堅行之永不壞否

師云不發信心爲障緣深故如住世間者自言我得安身法不必天地之蓋載陰陽所運行非癡暗而何佛統華藏世界如日月照臨十二類衆生皆生於此長於此佛以慈光照衆生故佛以悲心及衆生故而不信有佛是報恩乎是背恩乎直饒不生信不信因果不信報應不信有佛墮地獄生餓鬼於畜生道中千萬億劫既出不可思不可議世界之外又何得出得世尊化育中耶或始信者藉少善因終毀者惡緣障故欲濯而偏染欲進而偏退非淨白心體有染退義是熏習障緣出種種邪見以邪見故而生退毀退毀有二種義一者因退失信心自慚自愧自羞自恥遇同法門行道者不欲見之二者無慚愧故遮掩羞恥而生毀謗或云王道渺茫無所見故或云諸佛菩薩過去已久今歸向者是虛設故或云主法者不清淨自不淸淨云何教人或云淸廉之士應見富饒而貧窮故行善之人應見順適而轗軻故貪婪之徒應見貧窮而富饒故行惡之者應見轗軻而順適故以此四種生疑生謗使惡法流行善門掩閉殊不知道不遠人而人自遠非渺茫故又當知人人具有佛性六根門頭放光動地又云菩薩淸涼月常遊畢竟空衆生心水淨菩提影現中傅大士偈云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鎭相隨語默同居止終日不曾離如身影相似欲識佛去處祇者語聲是以此觀之佛

菩薩現在非久滅度故主法者自不清淨皆自不清淨而見他人不清淨故豈不見六祖大師云若眞修道人不見世間過又云他非我不非我非却是左若果是道人如同學百人中以最善慧者爲師故如同輩中無人以住持法門爲師故如住持無人以天下善知識爲師故如天下善知識中無人以釋迦老子爲師故釋迦佛是主法者是淸淨者當無疑惑思之可見又廉者貧而善者轗軻貪者富而惡者順適以三世推之絲髮不爽豈但三世千萬劫之上下亦有報也

昔阿難尊者病癰疽大衆驚疑佛命醫者剖開以藥敷治仍說多劫中因緣示之以偈曰假使經百劫所造業不忘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又五通僊人受報偈曰非空非海中非入山石間無有地方所脫之不受報以此則知淸廉受貧前生多慳悋故善者不如意前生多惡因故貪者受富前生多惠人故惡者得順適前生多和合人故今生善惡貧廉報之以將來知是幾多劫數也自退者雖墮地獄非罪猶輕生毀謗而傷於法門者生十方阿鼻地獄世界壞復寄他方地獄受苦深可憐愍悲夫又云業識易發現以何熏習而種善根者以信向法門是捨惡趣樂最捷最徑而種善根信向三寶有大慈故愛惜衆生有大悲故救護衆生而種善根信善惡因果如影隨形必酬償故而種善根信諸大乘經典必脫苦海必到彼岸而運善根信念佛一門必見佛必成佛如下種喩因眞果眞必生淨土故而種善根信參禪必悟大理必了生死必脫輪迴說法度人無有窮已諸善知識大有樣子故而種善根又果能具行上來所陳諸義永不退輪此現世卽名肉身菩薩諸天善神常爲之擁護諸佛菩薩常爲之加庇爲人天眼目爲苦海舟師凡有一言一句偈投入有情八識田中如食金剛喩肚腸穿壞金剛不壞況自有壞乎凡有疑者教中喩曰猶豫其猶豫之心疑自疑他能障道故疑自者謂根機劣弱難以入道殊不知衣中之寶肘後之符彼既丈夫我胡不爾疑他者當信諸佛法教皆眞實語見聞思者深入法趣以四攝法廣度衆生達法性

空無衆生可度者是入金剛三昧也

迴向品第十

問萬法歸一是大總持以上諸門方便究竟淺深大小爲不同耶併乞慈旨說迴向義

師云萬法歸一是大總持謂一法總持一大藏教如佛所說八萬四千法門當求一門深入以一門故攝一切法故云一字法門海墨書而不盡也以上諸門雖方便究竟淺深大小不等只將一句話頭眞參實究一切法門無不收盡參禪徹法身眞理法身理者無分齊故欲生淨土而淨土居法身之外乎欲究向上一事知毗盧有師法身有主離佛而求師主者是大不然念佛而求見佛亦觀機之說殊不知通身是佛舊佛新成念佛見佛之義顯矣而不名念佛意在向上一路也坐斷十方而不名淨土者意在密移一步也如究理之人念不分散不但不分散而遍攝入理念不生故諸念不生豈非止耶全身入理心境曠然豈非觀耶具足止觀二法而不名止觀意在禪那也又諸念不生惡無繇起惡既不起豈非戒乎全身是戒而不名戒者謂無所犯而曰持是好肉剜瘡也身不我有求其根塵器界了不可得將誰爲能施執爲所施既無能所亦無身外衆生而受施者而來乞者又云見色非干色眼布施也聞聲不是聲耳布施也香臭不交鼻布施也嚐不知味舌布施也無男女之分無澀滑之相身布施也理無明徹心不外緣意布施也廢寢忘餐不惜身命全正報布施也心外無境法戒理成全依報布施也然不名布施者謂諸法實相無能所施之心也發大勇猛苦樂不受寒暑不遷直究根源以期大悟期者願也勇者力也其願者雖百千障而不能退屈也其勇者雖魔外侵擾而不能折伏也自非願力堅持安能成箇銅頭鐵額底漢子而不名願力者是居正法而不彰導引赤幟也如肯心力究是大福人非世間福可比也不求天樂非梵王福可比也通身福緣過三禪天樂如入大海者通身是水而不別求水參禪者通身是福所資持而不別求福謂其福利廣也大也而不名福報者如宴居者忘情絕念不見有身又豈曰身調適參禪人是

大福報又豈別曰福報也信此一句話頭是出生死關鍵破塵勞利器而諸疑盡釋又豈待別釋疑乎將此一字法不爲己求總皆回向大地中幻化有情同登覺岸此禪正意也行願品中說回向意經云從初禮拜乃至隨順所有功德皆悉回向盡法界虛空界一切衆生願令衆生常得安樂無諸病苦欲行惡法皆悉不成所修善法皆速成就關閉一切諸惡趣門開示人天涅槃正路此回向願力則橫遍竪窮同志者當勇猛以所修善根回向於大地衆生不可生懈惰想諸菩薩見衆生苦惱以身代受況惜自己善根耶經云若諸衆生因其積集諸惡業故所感一切極重苦果我皆代受令彼衆生悉得解脫究竟成就無上菩提代受者與物爲增上緣或留惑潤生受有苦身爲物說法令不造惡因亡果喪即名爲代是菩薩以善根回向利有情故使彼離苦趣樂非以現身代衆生受苦縱代之又安能普利耶若菩薩爲衆生說法了蘊界空寂惡無繇生求其生相亦不可得或願入圓明遠離地獄餓鬼等菩薩有大願力故即名普代衆生苦也又回向者必須先有所修善根將自已所修善根回向於大地有情同離苦趣同生淨土同成佛道也或但願自利之事似不必回向我自未種善根欲利生亦當以願力相資願與回向合一之道無分別也復以此流布居士所問博山所答悉如夢幻無能所故以無能所善根普皆回向大地中夢幻有情同成佛道同入無餘涅槃十類衆生滅度盡而不見有滅度之者方入斯羅陀尼法門無盡藏三昧也

無異禪師廣錄卷第二十二

無異禪師廣錄卷第二十三

住博山法孫　弘瀚　彙編

首座法孫　弘褚　同集

宗教答響三

吳觀我太史問廣潘於過去世種少善根得聞向上一路無柰障緣深厚念力羸浮雖有疑情不能相續

又恨病魔羈絆。未遑參請諸方。親覲過量大人。不思議用。獨憨山朗目兩唱導師。大費婆心。曲垂鞭影。終是數他珍寶。不救饑貧。二六時中。欲求少分相應。了不可得。何幸未充耳根。遙諮博山玄化。卒業警語。不覺神馳。再嘆奇哉。飲光尊者。猶有嫡骨兒孫。以文字解脫。傳佛心印。身無羽翼。不能奮飛。將無失之剎那。恨之永劫。敢因現空上首飛錫之便。焚盥勤恪。敬問巾缾。願大師放額顧眼光。照我神髓。如所應作。而提獎之。小刻二種。皆心意識卜度。依通非實境界。而就中滲漏。亦不無和尚下鉗鎚處矣。南望翹心。悲仰悲仰

師云。艤初遊石頭城。聞憨達朗三大師。心切歸依。為侍受業師南詢。得入壽昌先和尚室。蒙示以船子公案。祁寒溽暑。廢寢忘餐者幾六年。三大師淨其意識。殊不能記。辭先和尚住博山。今二十五載。數年禪者憧憧。獲居士頌古并諸傳記。讀之灑然。始知有菩薩現居士身說法。歡喜無量。恨未得面晤教言為歉耳。五月八日。於信州橋菴。見空持居士翰教。至如旱逢甘雨。大慰未見之懷。三復竭思。不能釋手。此亦希世之緣也。來翰謂向上一路。雖有疑情。不能相續。又云如所應作而提獎之。艤於此疑信相半。謂居士通身佛法。而復求應作之語。大似居海者向人覓水。人所難信。又如埋兵索戰。將謂彼不能勝。而自必勝之。又謂居士是菩薩示現。其謙退虛懷。為眾請法。應如是乎。然向上一路。雖以措辭纔開口。時白雲萬里。惟疑情一事。頗為能入。果不能相續。是生死心不切耳。其切之一字。是如所應作。此是為居士無夢說夢。好肉剜瘡。諒不以實法會去。不免就身打劫。將夢中境界不妨一一剖析。使未知者知。已知者亦何妨助法喜也。悟解二種。開有多門。具在別柬。希居士審察之。不以煩瀆為咎。若論著向上一路。只須大喝一聲。以火燼之。揚向他方世界。毋使淨白地上受此塵滓穢壞耳。聊此復言。餘容緣晤不宣

悟之一字。祖師門下。呼為毒藥。迹尚不留。況其悟耶。今不避犯諱藉言之。使智愚有所料揀。宗教有所分疏。行者不陷於險阻岐徑。實途中助耳

復次論禪者有二種悟門一者從文字語言中得解悟二者從已分上參究得徹悟夫解悟者力弱徹悟者力強解悟者如聞人說物徹悟者如親眼見物聞見雖一疑與不疑實霄壤之遠也

復次從文字中解未得徹悟者有二種障一者文字障二者理障文字障者如人食蜜愈食愈甜於十二分教深求諦理生死分中了無交涉是謂之障理障者於實際理地相似了了如通身是實不得實用於生死分中亦無交涉是謂之障

復次從文字中解未得徹悟者有二種慢一者我慢二者增上慢我慢者謂我今已悟衆生在迷如我見處人所不知由此起慢增上慢者謂我已入聖位上無佛可求下無衆生可度佛之一字吾不喜聞由此起慢

復次從文字中解未得徹悟者有二種怯弱心一者我見理已極行不能逮賢聖位中未得親履實踐由此起怯弱心二者我見地已與佛同實不得佛之果用神通光明於我何有由此起怯弱心

復次從文字中解未得徹悟者有二種安隱想一者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山河大地不礙眼光又云圓同大虛無欠無餘大圓體中求其生死去來了不可得由此起安隱想二者見理雖明不能親證諸教乘中多於淨土惟念佛往生甚爲妥當由此起安隱想

已上俱爲障病

復次果徹悟不爲文字作解者有二種實受用一者得諸佛化儀二者得諸佛果用化儀者謂諸佛淨穢土中菩薩眷屬聲聞眷屬香雲花雲幢旛寶蓋雲及天龍八部與我同等無二無別如不爾者是未徹悟故是理有分劑故二者得諸佛果用謂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乃至九十七種及清淨法身幷神通光明說法等與我同等無二無別如不爾者是未徹悟故是理有分劑故

復次果徹悟不爲文字作解者具足諸菩薩無作妙行謂過去諸菩薩未來諸菩薩現在諸菩薩不可說不可說劫數所行妙行謂時同處同身同行同於一剎那頃一微塵許悉皆具足如不爾者是未徹悟故

是理有分劑故

復次果徹悟不爲文字作解者與十二類衆生同一體性自身入他身他身入自身一身入多身多身入一身彼世界入此世界此世界入彼世界世界入自身自身入世界入自身不見有世界入世界不見有自身互攝互融無壞無雜復於衆生分中同一悲仰又於衆生分中起同體大悲謂善與惡悉無自性皆自心現量既無心外之境以無作用與慈運悲不妨於無性體中而解脫無性衆生也如不爾者是未徹悟故是理有分劑故

復次果徹悟不爲文字作解者與十二類衆生同一幻化故謂緣生無性生本無生無性緣生衆生何有實如幻化吾與之居如不爾者是未徹悟故是理有分劑故已上是悟心者實受用非解者能知也

復次從語言中作解未得徹悟者流出無邊狂解有以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借而生狂解有以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而生狂解有以神通幷妙用運水及搬柴而生狂解有以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而生狂解有以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而生狂解有以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而生狂解有以無明實性卽佛性幻化空身卽法身而生狂解有以入門便打而生狂解有以答問機緣口頭快便而生狂解有以不必參究直下承當而生狂解有以入門便罵而生狂解有以習學詩賦詞章工巧技業而生狂解有以放下又放下開口卽錯而生狂解嗟呼醍醐上味爲世所珍遇斯等人反成毒藥良以正法傾頹邪魔熾盛相續眷屬彌滿世間於生死分中留心者不可不先燭破此虛妄境界也更有三句葛藤不可不爲居士說破古德云如何是禪猢猻上樹尾連顚如何是禪猛火著油煎如何是禪碌甎卽此是祖師傳的葛藤然雖如是分明向汝道相續也大難

余集生問卿問先覺云五宗自潙山而下取人甚嚴於是潙仰法眼先絕絕乎否耶洞山數傳至太陽法不輕授年且八十矣嘆無可繼遂以衣履別寄浮山遠求法器而僅得投子一人當此之時洞下不絕如綫及投子得芙蓉而玄風再振弘衍至今今之師雲

門臨濟而未至者皆翻然舍而宗之儘所稱取之嚴者得之必精得之精者傳之必遠非耶夫曹洞一脈愈微而愈不泯有如此豈臨濟一脈轉捷而轉失傳乎邇來修忌三祇覺希一宿翕習成風至有纔著袈裟便行棒喝者聞之則曰臨濟宗也臨濟宗固如是乎坡公云借君拍板與門槌我也逢場作戲至目錯認爲戲劇學人之過與抑亦其師之過耶請師昌言之

師云吾宗遡自達磨大師傳佛心印觀我東震旦有大乘氣象受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讖云震旦雖濶無別路要假兒孫脚下行特特航海而來初見梁武問答時便不顧些子人情如用一把鐵掃帚相似乃至九年面壁爲法求人神光立雪齊腰豈可爲輕心慢心欲冀眞乘徒勞勤苦耳以師嚴則道尊因眞則果正是以斷臂安心忘身爲法以及負舂槽廠不避陞沉方得大法流行能衆競出然六祖雖曰得道者如林其正傳者惟青原南嶽二大士耳馬大師一足踏殺天下一口吸盡西江是何等根性行棄而印心後尙侍嶽師一十五載日益玄奧及至開堂繼命借驗過曰三十年不曾少鹽醬嶽始然之古人如此嚴密載在方册者歷歷可考豈敢畏絕嗣而授諸非器乎潙仰雲門傳燈列譜雖稱斷絕而流裔受派者至今猶存法眼一宗至永明壽大師高麗嗣法者三十六人其德澤滋盛流溢遐遠又不可以識心測之謂其斷續也洞山五傳至太陽玄玄寄直裰皮履於遠公處而得投子青青得芙蓉楷楷得丹霞淳淳得長蘆了了得天童珏珏得雪竇鑑乃至　國初萬松秀雪庭裕展轉相傳至我壽昌先和尙實曹洞正傳其源深流遠如此臨濟至風穴將墜於地而得首山念念得汾陽昭昭得石霜圓中興於世乃至　國初天如則楚石琦光明烜赫至於天奇絕以四家頌古悉皆詮釋宗風由此一變識者惜焉蓋宗乘中事貴在心髓相符不獨在門庭相紹故論其絕者五宗皆絕論其存者五宗皆存果得其人則見知聞知先後一揆絕何嘗絕苟非其人則乳添水而味薄烏三寫而成焉存豈眞存如居士所問取之嚴者得之必精

得之精者傳之必還余意正然不意居士亦見及此所以寧不得人勿授非器不得人者嗣雖絕而道眞自無傷於大法授非器者名雖傳而實僞欺於心欺於佛欺於天下一盲引衆盲相牽入火坑將來鑊湯爐炭劍樹刀山知是幾多劫數有智之士寧可碎身如微塵決不肯造此無間業也今行棒行喝豈但曰初披袈裟即白衣居士例皆如此殊不知古之所是乃今之所非如德山入門便棒傳燈所載曾打雞人又如臨濟大師一語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四料揀四賓主皆於言句中勘人未嘗以棒盲加且一語中具三玄三要則一棒一喝悉當具三玄三要之旨既一喝可分五教一棒須具三玄正應用時必有差別其殺活縱奪責在當機豈沿街遍戶皆以棒喝爲應用耶若不審來機一槩用打是妄立門庭便成戲論引動一班狂妄學人墮落意坑見塹硬作主宰錯下承當圖彼冬瓜印子貪人禮拜供養誑惑無識各各自謂成無上道報終決沉生死苦海正所謂邪師過謬非衆生咎然在眞爲生死之人具眼參方必不被其所瞞嗚呼時丁末世責在辯正邪別眞僞須向本分中商量徹底莫向法嗣上較論斷續也

劉心城大參問千里馨風連宵遍拶大師大慈石人墮淚無奈迷雲展轉濃重衆性全抒狂聽以當發露懺悔惟師慈父容此癡子不惜慘懾逐欵批答令玄立地轉關頓破葛藤絡索豈愛剝皮析骨訓此法乳深恩

師云宗衆冷落舉眼無親今天下稱知識者莫不云秉達磨大師單傳之旨交馳棒喝彌滿世間豈但叢林即街頭傭竪悉妄言悟入皆邪師過謬非衆生咎余謂暇及此髮豎心寒恨不能以智鋒慧刃掃除魔黨以報佛恩非敢以生滅心造地獄業因破夏往還幸金陵諸宰官居士護持正法方解制緣遇居士以法門爲問心甚快然然宗教殊途皆歸一致都城建入道遠不同非敢以宗抑教以教抑宗眞有所抑即是魔人且達磨何人耶智者何人耶敢妄加穿鑿爲分優劣乎所趨向者就審初機爲其指迷不由迂徑當隨問隨答不辜居士來意耳責在格外相訓希勿

以言句取則領略在未問之先則居士無問博山無答大圓覺中不挂一元字脚居士信斯語否

問蒙大師垂示一口氣不來向甚麼處去言思路絕難咬難嚼囫圇地一聲虛空粉碎此誠最上極則玄雖凡下戊午己未曾亦兩年著脚庚申劇病竟入地獄一句彌陀如湯沃雪何至今日轉打之遶此段機緣亦非孟浪似於夙劫曾作佛隴(即天台)兒孫每讀妙宗鈔所云取舍之極與無取捨同覺得實實可作生西拄杖實不妨與宗門向上極則谿山各別雲月是同蓋台教全以葛藤掃葛藤以解路絕解路四教六即十乘四弘才提一句動成二十七萬一千餘句而宗旨只一心三觀然非二十七萬一千餘句此一心三觀一句不得分明所以多句不離一句併此一句亦無名字相貌可得不待樹倒藤枯早已句歸何處玄如未死五六年後與乾三先生圓頂方袍手捧三大部向博山堂下遶佛三匝禮師足已叉手而立惟望大師另出手眼俯爲接待

師云居士於宗乘中既兩年著脚仍以一句彌陀鏟除地獄如湯沃雪似非孟浪前後參差果志慕空宗何不以金剛猛燄爍之仍待一句彌陀不得實用於斯可見居士既全是知解與佛隴密契不問可知謂妙宗所云取捨之極與無取捨同居士即今有取捨耶無取捨耶若有取捨同之一字即是妄言縱硬作主宰謂其不礙其奈取捨何雖百劫千生不能脫此窠臼自云淨潔亦不作淨潔想譬如著白衣人入墨池中自云我不染墨豈但誑人實自誑耳生西要旨貴在一心不亂居士即今果不亂乎如未究竟生死纖然縱許十念往生此亦初心方便假有毫釐繫念是究竟法耶非究竟法耶如不究竟則拄杖子折矣不可不知若謂台教以葛藤掃葛藤者與不絆葛藤優劣若何果是智人自當料揀多句不離一句以一句入多句可乎若可者譬如尋水允得其源如得其源枝派蔓流不愁不到若向枝蔓上尋去雖心中了了余保終其身而不能到也妄云早已句歸何處是見卵而求時夜不亦太早計乎

問蒙大師垂示云一念識心即不思議境非證法專

三昧莫望循取。又云。智者大師妙悟處。不在三大部。在禮法華時。卓哉我師。誰謂大宗師。非即大教主耶。玄叢凡愚。則妄據智者大師所云圓頓者。初緣實相。造境即中。無不眞實。繫緣法界。一念法界。一色一香。無非中道。便確信得過。不思議境。非但凡愚有分。即爛然婬殺盜妄。其事相不得不攝於一戒。而即此婬殺盜妄一念。當體即煩惱。即菩提。即生死。即涅槃。實信得過。實把得牢。依此圓教。修此圓行。而不了生死。智者大師欺人賺人。恐無是處。

師云。余謂一念識心。即不思議境。智大師妙悟。不在三大部。此即實語。誠非臆見。如一念具三千。是思大師親證處。非從學問中來。如云即空即假即中。是因緣所生法。并一色一香等語。乃從學問中來。實非大師悟處。縱上雖信得過。皆是識心領略。既非悟入。識解障心。如油入麵。永無出期。不可不審。謂殺盜婬妄性惡。即眞殊不知。即眞體中。無殺盜婬妄。當體煩惱。當體空寂。緣生無性。等於空花。菩提涅槃。皆為牒語。非作。故無本性。無故。而復云依此圓教。修此圓行。正所謂無夢說夢。不識大師行布而非行布。圓融而非圓融。過在學人。非在教也。吾宗門中。非不看教。祇不滯斯解。如單刀直入。直斬顱頁。為快意耳。

憫蒙大師垂示云。才開解路。便落生死。敢不服膺。然所云不思議境者。即空即解。即中也。此三諦只在現前一念識心。一念最劣。三諦一心最頓最圓最尊貴。無上。雖復證入甚難。而性惡法門。全性起修。全修在性。修性不二。直斷無明。至於見思塵沙。譬如冶鐵。粗垢先去。非本所期。自然先落。此一念直超三阿僧祇。當生便可證圓住位。直截頓頓。品位彌超。似又不獨輕輕便便。了一生死而已。大師大慈。願不有慮。

師云。才開解路。便落生死。如永明大師云。圓宗所示。皆是未了文字性離。始名解脫。看宗鏡錄者。誰肯謂性離。也皆識上生。識心上求。心愈生愈求。轉覓轉遠。圓覺云。以思惟心。測度如來圓覺境界。如取螢火燒須彌山。終不能著。如不思惟者。以何法門。謂之捷徑。少林云。心如牆壁。乃可入道。亦不論性善性惡。全性全修。祇將一句話頭。深追力究。如喪考妣。識解何生。

果得迸開光明煥發如紅爐烈燄見思塵沙豁爾氷消若斫樹去根枝葉復生無有是處況向上一路及盡玄微去粗存細似多箸一翻心力也極細根苗本難頓盡直超品位非行莫齊言解相應無有是處台教學人似不可以圓教自負不求妙悟蒸沙之語豈欺我哉

問藏通別圓四教智師雖立四教有五頌位次分明又不墮明白裏後四頌則且置只首一頌云七賢七位藏初機通教位中一二齊別信并圓五品位見思初伏在凡居凡居者凡聖同居土四淨土之一也七賢者五停心別念處總念處四加行共七位也四加行位則且置只總別念處中一觀身不淨五停心中一數息觀便開出八背捨六妙門十六特勝觀練熏修等世出世禪門妙訣一經開會一一無非不思議圓妙法門的的當當穩穩貼貼保得一念識心眼光落地時決無失脚又何況即漸即頓即藏即通即別即圓廉纖葛藤無一可取無一可捨所謂太虛空中之手者也將錯就錯西方極樂大師大慈願不有庸師云四教五頌位次分明等語乃至一經開會一一無非不思議圓妙法門具在三大部中此不繁引而云的的當當穩穩貼貼此是智者大師見非學人見也居士謂保得一念識心眼光落地決不失脚居士用那箇心保得若用識心識心隔陰則不能知宿命具通恐一生雜辦臨終善惡如人負債強者先牽毫釐念起豈但說即如寒拾見溈山那事都不記了西方極樂亦是寐語也

問蒙大師垂示有大居士問云只提話頭三乘十二部可盡廢耶答何作恁麼見地三乘自為三乘人說豈不見圓覺經云惟除頓覺人併法不隨順玄峯此示豈復疑云只提話頭三大部可盡廢耶然而三大部中併三乘人一總收為圓人頓覺併四教十乘六即四弘雖復的的當當不許一字誵訛而實無一法可容隨順所以荊溪一部金剛錍總托一夢懸符我師昨解制上堂所云一一皆夢中事而金剛錍末後一句云忽然夢覺問者答者所問所答都無所得然則宗耶教耶誰非一夢耶然而三大部及金剛錍畢

竟與三乘十二部俱不可廢大師亦復何嘗欲廢三乘十二部及三大部金剛錍耶凡愚護玄一口氣未斷時願以三大部金剛錍作廣額屠兒一把殺豬刀臨終放下特有大師加被在即未放下時亦有凡愚願力在

師云一句話頭聰明學人卒難領略謂識解多故猿騰雀躍無暫停息欲收爲假人稱頓覺者譬如妄號帝王非敢向人說也實無一法可容隨順大似掩耳偷鈴倘放下一言一字如食美味念念不忘況教理耶思之可見不待博山重加註脚古人所謂不得水精珠難澄濁水不得宗門中慧炬實難破千萬劫之重昏況夢中之夢金剛錍三大部恐未易與居士作屠刀也

問台宗圓頓尊貴無上則且置縱使廉纖落索實不如禪宗直截透脫而夙業深重之護玄終不妨舍易從難甘受苦何以故請先借世緣自忖自卜玄實生性薄劣初叨第力辭館選甫作令亟從寒氈所至無不骯髒重圍笑拌頭顱一生從喫辛喫苦中自歌自舞乃至生死大事法門豈同兒戲而於時所從尙參究極則既有我大師全提正令何須凡下兒曹趨風惟念達磨既闢少室之宗智師始擬佛隴之統而五家宗派烈日中天三觀密藏方沉闇室一炎一冷不可同年而語遂於辟炎趨冷千辛萬苦之護玄不覺痴嗜偏投每慨大蘇妙悟以後荊溪四明一燈孤燈寒燄僅不絕於幽溪即中一綫師資擧許有懷魂銷色黯持此願王泥犁不避無心擇便有分奔波牛順羊逆佇師殺奪

師云台宗圓頓最尊無上敢問台宗所宗者何爲最尊無上也若謂一心圓極之理當求之在心非求教也我達磨大師傳佛心印航海而來斥諸名相故云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其機感契悟如人飲水冷煖自知離入不思議境而心行處滅向上一路千聖不傳設著箇佛字猶爲贓語非同教家自生難易有圓有頓有依傍也有識性者孰不能習教惟宗門下實難得人居士何不念祖師命脈繫如懸絲正要得深入教乘者了明大法傳祖師心印開衆生慧眼實博山

之至望也

問離心意識參。既離心意識將甚麼參。參箇甚麼

師云。心意識作麼生。離只將一句話頭。眞參實究。如喪考妣相似。心意識要起起不得。何用離耶。即此心意識。豈但要離。如紅爐點雪。求其蹤跡了不可得。且道參箇甚麼。居士就將此是箇甚麼便好討箇下落如不會。者不妨疑著。良久云。散盡閒雲淸野壑。海天大燎亮月明中

問何物凡愚。蒙師不棄殷勤答問。析剝難訓。柰凡愚既非格外人。安得領在末問。先大師答而無答。凡愚問而復問。惟我大慈。幸卒教之。一蒙示云。即今若有取捨。同之一字。即是妄言。玄復疑妙宗宗旨。正謂取捨。愈有愈無。斯爲圓妙。若無之始。無不落小乘耶

師云。愈有愈無。斯爲圓妙。殊不知天台借路還家。終不墮有無窠臼。有無二字。實眞妙中影響。非始無也若膠柱鼓瑟。豈但小乘而凡夫。纔然心行。欲擬之圓妙。大似捫空追響。縱經多劫。終無得理。有智之士。寧不痛思者歟

問一蒙示。以葛藤掃葛藤。與不絆葛藤者。優劣若何。玄復疑不絆葛藤。豈非向上極則。若以較台宗二而不二。不二而二。正爭此葛藤之有。無惟我大師。實云非敢以宗抑教。以教抑宗。豈復置一優劣耶。若謂劣在人不在教。教理則不廢葛藤。咎豈獨在人耶

師云。不絆葛藤者。實在人非在敎也。譬如生在王家。天然之貴。不假他營。若以功能較之。優劣實霄壤也。楞嚴經云。阿難縱能宣說十二部經典。不如一日修無漏業。華嚴又云。如日當空。照童稚閉其目。自言何不覩。多聞亦如是。此是教家料揀教與人。優劣不待擬議而泮然氷釋矣。今時習教理者。何不提綱挈領。而楷定法。則經之過歟。人之過歟

問一蒙示云。多句不離一句。須得水源。若尋枝蔓。妄云句歸何處。不太早計耶。玄竊聞台宗專用六識。謂之去丈就尺。去尺就寸。又謂伐樹得根。尋水得源。豈不懸合我師宗旨。溯水源而掃枝蔓耶。既得其本。即蔓是本。既尋其源。即流是源。一句多句。多句一句。似無復遲早之可判也

師云台宗專用六識正類吾宗門中騎賊馬趁賊謂以馬爲根也爲源也可乎若以馬爲根源是謂之昧却主人翁可謂叛即不辯也圭峯云識如幻夢但是一心八識嘗與一刀況其餘耶若論圓極之理嘗得其根毋尋枝葉嘗得其源毋滯漫流也得其根者一枝葉木得其源者一滴皆水若以枝葉漫流爲根本源流者何啻據淮泗而曰即阿耨達池不亦太早計乎

問一蒙示云一念識心保無失脚用那箇心保得若用識心識心隔陰即不能知宿命具通恐一生難辦大師慈悲警策至此可容凡愚未得謂得以地獄爲兒戲乎然台宗專用六識既是一家宗旨止觀懸合首楞嚴云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即謂憶念亦用六識確爲無過故圓人雖極圓頓而至何位斷何惑證何理往判諸教諸位無不通達學人分中正不必宿命神通即教中明用六識六識明知位次若能依教修行學人縱必不能自保而教理可作保人凡愚人作凡愚朴實語惟望大師哀憐攝受而卒教之

師云台宗借用猶如日星自是居士錯會耳豈不聞念空眞念生即無生若以六識爲主宰譬如蒸沙作飯沙非飯本楞嚴斥能推者爲心又令微細揣摩居士認定六識不待別求寂常心性正類乎認賊爲子不亦謬乎如止觀圓頓義者初緣實相造境即中無不眞實從實相中出止觀二義云法性寂然曰止寂而常照曰觀貴在起行不滯解門如南嶽大師九旬常坐一時圓證非解也又如法性經云滅非眞諦因滅會眞滅尚非眞況意識耶所引憶佛念佛等語念空眞念與自得心開還存得意識也無若以解心判教便爲究竟天台不必觀心南嶽何勞常坐惑終不斷理豈入圓縱經多劫修行止是說心說性之人道火何曾燒口說食豈能充饑勿自瞞預思之可見也

無異禪師廣錄卷第二十三

無異禪師廣錄卷第二十四

住博山法孫　弘瀚　彙編
首座法孫　弘裕　同集

宗教答響四

卓發之文學問華嚴會中二乘如盲如聾然亦彙攝聲聞以包含無量乘故此經雖云二乘種不生乃所宣道品大小互通正與華嚴四聖諦品不異故有生彼經劫方證小果者如大智度論言彌陀亦以三乘度生自懸二藏五教總攝何云不攝小乘且既通雜華復不能通雜華所攝無量乘耶

師云居士既知華嚴攝無量乘豈上德聲聞如身子目連杜視絕聽悉是如來勝方便力故為導引一類小機發起深信信於一乘如法華云佛以無數方便引導衆生其實皆為一佛乘故此經云二乘種不生者正為化導二乘執空不修淨土者鈔云豈獨凡夫亦度二乘聖人二乘既生況菩薩不生彌陀以三乘度生當無疑惑既以三乘化導亦攝無量乘二經互通不言可喻涅槃云闡提不入非闡提不入涅槃也

問餘門學道名豎出三界念佛往生名橫出三界所謂餘門正指教中觀行故參禪稱為別傳淨土亦云徑路皆以超越觀行故今云觀即是念念即是觀直以台觀當之不反鈍置念佛耶

師云橫豎等論鈔云如蟲在竹豎則歷節難通橫則一時解脫謂樂邦與苦域並峙故曰橫也此是一往之說論一心者橫豎皆遍獨淨土不具豎而止曰橫彌陀經云其佛光明無量照十方國無所障礙觀經云是心作佛心即佛故淨土惟心以界曰橫論心豈不圓具耶餘門非單指觀行實乃具一切法門參禪稱為別傳者非五教之所詮淨土亦云徑路豈三觀之所及今謂觀即是念念即是觀舉一念即具觀行以一念超越即便往生非觀行成就然後乃生故知念不妨攝觀非觀行能鈍置念佛也

問觀經疏以十六觀通三諦今以此經旁通觀經則入台觀門庭以此經分屬圓教則入事事無礙法界然台宗以圓教獨歸法華而第四法界惟華嚴有之未知台宗三觀得攝法界觀否此天台賢首差別處

若爲會同

師云觀經疏以十六觀通三諦今以此經旁通觀經亦不妨以十六觀旁通此經何以故彌陀經云寶網行樹蓮池階道悉以金銀琉璃玻瓈合成其佛光明無量聲聞菩薩無數復以西方攝懸鼓豈不具足一十六觀似不必入台教門庭台教當入我之一念爲徑中之徑不亦宜乎謂此經分屬圓教天台以圓教獨歸法華鈔云事事無礙惟華嚴有之既云圓教豈不攝事事無礙以事事無礙標法界觀名豈不攝圓彌陀分屬如掬海之一滴不妨同於全潮天台賢首與此經疏鈔別而不別不別而別非此之謂歟

問合論判彌陀淨土是權非實淨名惟心淨土是實淨土然淨名言菩薩成佛時直心等衆生來生其國是明言攝受衆生死此生彼之事與彌陀無二無別正指往生事相論中何以分作兩橛疏言此指事一心者豈事一心便不名惟心耶

師云合論云彌陀淨土是權如云一念至一心不亂是權實淨名淨土是實如云隨其心淨即佛土淨菩薩成佛時如云直心等衆生來生其國是實中權如指門必入其室如入室必出其門二經大意不妨互擧非分兩橛也疏指事一心者重在持鈔云若達此心四性不生與空慧相應名理一心此即事而理安得不名惟心也

問此經言衆生生者其中多有一生補處大本乃言生彼國者皆當一生遂補佛處皆當之義不止多有然則中不胎生等皆是補處皆爲等覺菩薩耶

師云此經言衆生生者多有一生補處此多字從近而言大本云皆當一生遂補佛處此當字藉遠而言此經云其國生者皆是阿鞞跋致華言不退轉豈非當來遂補佛位即中下胎生遂補佛處益明非是現稱等覺菩薩艮以延促同時所謂徑中之徑於斯益信矣

問單念佛人不修助因所謂但得本莫愁末故云不修餘行得波羅密亦云即是多善多福乃諸佛以萬行因華莊嚴法身今念佛所證止可云素法身抑已具足萬行莊嚴耶

師云單念佛人不修助因古人淨業中知識般勤化人念佛同生淨土豈非助因不修餘行惟念佛得到彼岸故信此一門即是多善化彼同類即是多福又夙具種性即是多善夙修餘行即是多福即此已具萬行莊嚴非素法身也

問宗門教人參念佛底是誰似與別則公案無二未嘗回向西方鈔云體究念佛與尊宿教人舉話頭下疑情意極相似此只相似還是直參誰字教分四種念佛未列體究一門今以攝持名中却似經文本無此意不應以此入淨業門庭若謂參此話頭悟則心開不悟亦不失往生此為禪宗留一退步正墮偷心耳若謂此疑不破便不得生是反不如一直念去不起疑情者雖不開悟尚得往生也乃智徹禪師直以此作淨土正行慈照天奇毒峯皆教人參究念佛此諸師又何所本耶雲棲若祖諸師疏鈔何不直抹誰字若只相似又更有差別否其相似不全是處何不道破

師云宗門教人參究貴在以期大悟更不回向西方何得言留一退步不失往生是居士註脚非宗門意鈔中謂體究念佛參與體者不容無說參謂參破體謂體貼體貼亦有佇思之義宗門必不用少林云心如牆壁乃可入道又不與一直念去較其優劣雲棲祖諸師亦是淨土一門收此一類之機放開一線道又何辯相似不相似也

問一切國土惟想所持故以淨想換却妄想如子憶母必善想容儀歷歷可觀今持名一門但令念聲相續不取相貌只與讀誦無二心易馳散故稱名方便或依出入諸息以為藉氣束心乃禪經中攝心調息諸法似屬小乘未為第一義諦將非大心凡夫所當行持耶

師云楞嚴云憶佛念佛謂憶念相繼自得心開非比單持名號至一心不亂夫讀誦者惟記惟解持名者只欲往生如負重擔只欲到家馳散何有乃至一心不亂非藉氣束心比也生極樂國如彈指頃與法華其疾如風相類大心凡夫豈捨此捷徑法門而別求乎

問大本云若有衆生發一念心念無量壽定生彼國疏中尅期止及十念而不及一念何耶又念性刹那生滅此經七日定力乃生則未得禪定者無分若此一念如一稱成佛釋作歸命一心則大本不應繫十念之後若止如經文作一念喜愛之心則與化經言不動如來佛刹不以愛戀之心遂得往者難易不同此則全無定力亦得往生其勝方便又當超越小本耶

師云十念與此本相互通故何分優劣以一念具一切念故一念未必爲優以十念即一念故未必爲劣是故說一念不妨十念說十念不妨一念又刹那際不妨七日七日不妨刹那隱經云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或說一念或說十念或說七日或說多劫皆如來勝方便故亦不論定不定喜愛不喜愛但一心念佛無事不辦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更無疑慮又何必以難易較其超越也

問此七日若平時姑置待臨終方念已爲天如所呵今既屬平時者爲是七日之後盡此形壽更不復亂耶爲復此後雖亂終得往生耶若永不復亂不應止名七日若更亂者則已經退何能感佛現前

師云經中云一日乃至七日是剋期往生不論臨終平時一聞佛名便發猛銳七日往生者故不論若未生者在無間斷念念相續豈可七日得定再不念佛名其執持二字何以消文疏中云執者聞名受之勇猛果決不搖奪故持者受斯守之常永貞固不遺忘故何云七日復隨散亂行者一心正念更加猛利以終身如初發念頃何愁佛不感乎耶

問鈔中明理一心爲觀力成就則體究全屬觀門但前言妙觀難成故顯持名殊勝今乃復通觀法仍是定觀勝於持名矣若云參誰字是體究則又全屬宗門且當參話時不應有念如知不二寂照難思等幾許理路可傍未免兩處負匱義云何通

師云前言妙觀難成顯持名殊勝良以娑婆之衆心多散亂故持名攝念勝乎觀門今乃復通觀法以觀法是淨土法門故如持一念不妨具足諸觀讀彌陀經者西方勝境孰不冥契但以執持顯勝故以觀境

殊勝不妨速於持名以持名徑捷不妨超於觀法兩處義成何得言墮若宗門參究是遏機之法似不必與淨土和會如參念佛者是誰即屬宗門言語道斷又不可以理路為依傍也

問一部疏鈔大意全重理持則所明持法最為要害今既是持名復云理觀既是理觀復拈話頭禪淨止觀三法混淆雖復義理圓融而行人念不歸一將何為宗此與一門深入專修無間之旨何復不侔

師云疏鈔一部雖則全歸理觀如玄談守約則惟事持名文云舉其名兮彙眾德而俱備專乎持也統百行以無遺以此則知專貴持名不妨發明理觀觀理明徹如膏益火則更增猛熾也若單提參究單論觀理如華嚴大部攝無量乘上根利智條條是路亦不名混淆但以根器相投亦吾師善之善巧耳

問疏言一心即達磨直指之禪又云六祖斥無乃門庭施設不同假使縱弘直指復讚西方則直指之意終無由明既言即是直指復云為門不同是少林與曹溪亦復不同耶

師云疏言一心者豈但直指之禪一大藏教無不收盡即歸之直指之禪者此是為參究念佛者說非為持名者發機門庭設施不同者正符合直指之道亦非為持名者發機雲棲以參究念佛收之淨土一門此是廣被機宜看疏鈔者不妨求一門深入譬夫入海者而責之淮濟汪河深淺廣狹更較其同異不亦愚乎

問疏指至心念佛一聲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屬理一心若事一心者多念止滅少愆乃又引佛名經言一聞佛名滅無量劫生死之罪釋云一聞則不待憶念無量則不但八十億劫然則何必獨指理一心也覺於此中自相違礙又此經亦言聞經聞名皆得不退則一切等聞發願散亂稱名者咸不退耶

師云果得一心則不論理事疏鈔謂多念止滅少愆者此是就散亂而藉一心者說也聞名滅罪眾生在迷亦復不知如地獄聞名即得究竟并護往生者何止滅罪甚論眾生心力之勤怠耳大凡教中論事論理論定論散如用兵之法式臨陣決勝實在當人必

不以法式楷定然後爲正論者矣

問棗柏言華嚴一乘大道非往生菩薩境界何故華嚴長子乃以十願導歸極樂如生公說闡提有佛性則後出涅槃爲證今行願全與棗柏不符則一論宗旨竟將安歸乃雲棲但拈出導歸之文亦不能折棗柏之誤當知棗柏未易輕詆今欲和會兩義其說云何

師云棗柏謂華嚴非往生菩薩境界爲顯一乘不妨抑彼揚此普賢導歸極樂正謂攝無量乘故棗柏爲化大心凡夫頓入華藏故普賢是華藏中菩薩以十願導歸極樂者爲三根普利故如觀方入一隅則十方普現故亘以大心難發極樂易生究竟旨歸彼此符合以此則知棗柏原非錯誤雲棲安得以是爲非耶

問因戒生定因定生慧則一心者自制心始此中自當發慧所爲不假方便自得心開也天台念佛五門次第亦復如是今以事持屬定門攝理持屬慧門攝而云事持未能破妄利根徑就理持將慧不由定一切理路遍明便可當覺路耶

師云因戒生定乃至天台次第此是教家法則然亦有先慧而後定者如云事持名號即得往生自非慧根深發莫能信也雲棲以事持爲定門攝理持爲慧門攝者此亦教家法則然事非慧而不持理非定而不發事持既能發慧安得不破妄耶又可將一句彌陀具戒定慧爲事持萬德洪名不生諸惡豈非戒也至一心不亂豈非定也自得心開豈非慧也念空眞念緣起無生豈非理也深入至理淨土惟心生彼不離生此是正覺地何必捨事持而入理解謂之覺路可乎

問觀雖十六言佛便周如經所言觀佛身故見佛心觀佛身者從一相好入則眉間白毫可攝念佛三昧何故慈雲但教人作蓮花開合想鈔中亦止通普觀爲助因耶

師云觀經言佛便周者佛以法界爲身故觀佛身故亦見佛心者謂緣勝境入實相理故既從一相好入毋論眉間白毫蓮花開合以十六觀門隨緣一觀悉

是助因鈔中以普觀為助因者猶為確當

問諸經多言念佛行人現前見佛如遠公三覩聖相等所謂能念佛人佛住其頂古德教人決志求驗正在平時今經止言臨終佛現豈七日功成未能現見僅感臨終耶抑必現前見已然後臨終得見耶

師云諸經多言行人現前見佛亦有當來見佛之語楞嚴云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其必定二字深有旨趣如種穀得穀必無虛棄之功也遠公三覩聖像現前見佛也淨土諸師臨終感佛來迎當來見佛也由此觀之只愁不念佛不愁行人不見佛也毋論平時七日但一心不亂專持名號喚醒自性彌陀一切佛菩薩像皆影現其中也

問往生菩薩心不顛倒故能預知時至與本願相應然則坐脫立亡庶幾來往自由能識死從何去者何為古宿全不以此勘驗至云死時何若欲先知耶

師云淨土菩薩與宗門坐脫立亡識得死從何去者大不相類淨業行人尅期往生預知時至宜矣宗門中人知亦可不知亦可發明大理視死生如夢幻安得於夢幻中著腳以生死為實事耶又當知化儀既畢來去自由此等不思議解脫惟同道者方知又何得與淨業較同異耶

問觀經十念論明臨終心力猛利能勝終身行力乃大本十念不言臨終此與觀經為同為別若此七日不必定是臨終則此十念亦屬平時既非最後大心何能化往寶王論反以一念為正是義何居

師云大本十念克十念往生而不克往生者乃日日十念雖不言臨終以至臨終明矣論明臨終心力猛利此為一等猶豫行人說恐臨終障重不克往生以猛利勝之能勝終身行力者此加勉之義使行人以遂往生假如平日猛利大事已辦者十念七日俱不出一念故何緣自生疑難

問觀音勢至同侍彌陀為西方三聖觀音反聞自性與今持名一心總以音聞為教體正應同屬耳根圓通又文殊亦發願往生何反揀去勢至鈔言耳根不攝念佛念佛能攝耳根是勢至能攝觀音而觀音不攝勢至將持名不屬音聞而觀音不補彌陀為安養

教主耶

師云耳根以聲塵旋入念佛以舌上稱揚然俱屬音聞出入義別文殊取一根深入安得不揀雲棲判根塵同異豈可言觀音不攝勢至耶如論往生行業亦不取耳根圓通豈勢至復不攝觀音耶正所謂打鼓弄琵琶非以諸法門迹上較衆聖之所行處也

問世尊言諸修行人用攀緣心爲自性者猶如蒸沙欲成嘉饌今此念佛心是攀緣心耶非攀緣心耶若用攀緣心者一切覺觀思惟皆是生死根本若非攀緣心者何言念性生滅因果殊感若云此生滅心即不生滅心者何云蒸沙此與波水之旨當自不倫波即是水沙非是飯大覺立喩應不雷同乃法華所云若人散亂心一稱南無佛南能所云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者又非即用此生滅心耶

師云世尊斥世間人認攀緣心爲自性非斥用攀緣心入自性豈不聞圓覺云以幻修幻天台專用六識阿難云供養如來亦因此心永退善根亦因此心以此推之此心亦不惡可以爲入道之玄徑論乎眞性何用念爲論乎樂土非念莫生文殊云念性生滅此爲選耳根圓通淨業智人安得隨文殊脚跟轉文殊如修般舟三昧又當以我念佛爲良導法華一稱塵勞起而佛道成南能不斷妄想異而涅槃現又當留待別時向居士一一道破

問經末先言不退後云往生正以現生取辦超乎餘教鈔中反開少審多障不克往生一路云于來世得生此墮慈照所云其人自不知我當生淨土却要來後世再得生人中也乃引禪門纔出頭來現成受用語爲證則何以永明揀去有禪無淨一流明淨業之諦當於宗門耶

師云經中先言不退後云往生者謂先說淨土已生者後云念佛必定往生非現生取證也鈔中開少審多障爲多障行人不信決定往生如信者則不障矣來世得生者謂不信聞名亦種下來世種子顯聞名殊勝超乎餘教故不墮慈照之語永明抑揚之說單扶淨土一路將宗門推向萬丈深坑亦不爲分外禪門有三生打徹故云纔出頭來現成受用又何勞逐

句與淨土合轍

問準提密圓與華嚴顯圓並屬第一疏云持名功德猶勝準提今念佛人盡此報身方得往生所證極果僅至上品何以不如準提所開不轉肉身便得往詣十方淨土只于此生得證佛果耶

師云佛所設教爲當機者極成如此土釋經者亦復如是天台闡圓法華李長者亦多料揀李長者必看天台三大部天台未見李長者合論若見時又不知當何如華嚴準提及淨土法門各有所主不可逐一比況古德云一兎橫身當古路蒼鷹纔見便生擒似不必向迹上追尋夙具靈根者纔聞著一言一句便有出身路所謂大藏小藏從自心中流出豈可以部帙較優劣耶

無異禪師廣錄卷第二十四

無異禪師廣錄卷第二十五

住博山法孫　弘瀚　彙編

首座法孫　弘裕　同集

宗教答響五

六雪關主問參話頭眞切不落楞嚴五蘊魔外云云

師云細觀楞嚴五十種魔事不出一箇著字如色陰明白銷落諸念乃至是人則能超越劫濁觀其所由堅固妄想以爲其本即此堅固妄想便不能融化於妄想中精研見希奇之事便作聖解豈非著耶如不作聖解名善境界不作即不著耳又五蘊中總以妄想二字結之最初一著便不能破即此妄想便是魔之根蔕其根本不除挫其枝葉令其不生可乎甚乃利其虛明食彼精氣悉妄想牽合非魔從外來苟涉于愼護正所謂雪上加霜火上益油耳如受陰中虛明妄想虛明亦妄想蓋最初未到求心不有之地非妄而何如想陰中融通妄想最初章云心愛圓明即前妄根與境融通便生愛著十種悉云心愛等蓋天魔從圓境中來與愛心偶合作無邊魔業安可救也

良以行人最先坐斷此一念無心即無愛無愛則著之一字何有耶只如第九章云心愛入滅貪求深空空悉是魔業亦最初妄心不破正所謂蒸沙作飯沙非飯本也如行陰中幽隱妄想蓋行陰乃遷流不止爲性故云生滅根元從此披露爲想陰盡徹見行陰中根元悉是生滅念念不停行人不隨生滅遷流故得凝明正心爾時天魔不得其便但於圓元中起計度故窮其始末有因無因等既有計度亡正徧知計之一字從幽隱中來文云觀彼幽淸不能徹見源底也如識陰中顚倒妄想謂同分生機倏然隳裂六根虛靜無復馳逸虛靜爲不馳逸不馳逸爲行陰盡耳行陰既盡見聞通鄰互用淸淨故云窮諸行空尙依識元乃至精妙未圓便生勝解此十種悉以識心而生勝解既作勝解違遠圓通生諸種類矣禪門中善用心者俱不相涉思大云十方諸佛被我一口吞盡何處更有衆生可度此是佛祖位中留滯不住邪魔外種其奈爾何欲得不受其蝕但全身入理不待遣不待護妄想念盡則魔業自盡矣古德云使好和根

下一斧免教節外又生枝

問不執修證不廢修證云云

師云吾宗門下毋論利鈍賢愚但以信而入既發起猛利心如坐在鐵壁銀山祇求迸出諸妄想心悉不能入觀照功行安將寄乎果得一念迸開如披雲見天如獲故物觀照功行亦何所施祇貴參究之念甚切其參究亦涉于功行但不以功行立名如看破世緣切究至道亦涉于觀照但不以觀照立名如圓覺云惟除頓覺人幷法不隨順若以觀照爲事則有能觀能照之心必有所觀所照之境能所對立非妄而何所以禪宗云獨踏大方心外無境將十方世界泊父母身心融成一箇坐斷兩頭始得箇入門向上一路更須自看不然盡是鬼家活計安可以修證同日而語耶果巓頂不到此地即名自欺此輩名爲可憐愍者寧堪齒錄南嶽云修證即不無汙染即不得即此不汙染之修可謂圓修還著得箇修字麼即此不汙染之證可謂圓證還著得箇證字麼如此則終日修而無修掃地焚香悉無量之佛事又安可廢但不

著修證耳。九地尚無功用行。況十地乎。乃至等覺說法如雨如雲。猶被南泉呵斥。與道全乖。況十地觀照。與宗門而較其優劣可乎

智祖禪人問。諸方尊宿每教人以一則公案頓置面前。念念繫緣。名爲參究。此於台宗止觀專注一境。同耶異耶。若言其同。仍是教下工夫。非教外別傳。若言其異。彼則專注一境。此則繫緣一處。名雖異而實同。似是而非。乞求一決

師云。宗門一則非與諸法門爲比。公案者如公府之案牘。一句子不明處。只欲發明。貴在深追方究。非繫緣也。天台止觀似不可以宗門較其優劣。止觀意在與法相應。如人行路漸入佳境。參究意在力破重關。如披雲見天。推門入臼。天台以觀破惑。智德頓圓。窮之則有惑可破也。宗門以參從緣。心境俱寂。釋之則無緣可棄也。若以境緣同異較其非是。實霄壤也

問。達磨西來。頓翻窠臼。惟一心地法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嗣後五宗迭出。門庭種種不同。曰五位。三玄。四賓主。乃至四料揀。爲復法應如是耶。爲復羣機差別耶。若謂法應如是。則教中云惟此一事實。餘皆方便。直指門中不應有方便。若謂機有千差。逗機之法應爾。則楞嚴二十五圓通逗機之法已悉。何必另爲贅枝駢拇之法。初祖東來多此一番跋涉

師云。達磨西來。頓翻窠臼。授受之際。實無二法。何以曰五。主法者有五。不得不曰五宗也。豈以五宗者塞礙一心地之法門乎。乃至三玄五位賓主等語。皆屬名言。悉單傳之註脚耳。果得千聖不傳之道。三玄五位賓主君臣。如指諸掌。法如是故。非差別逗機也。若在三玄五位上印證心地法門者。大似就枝餘而索其本。非即非離。即枝餘非得其本也。離枝餘亦非得其本也。若本者枝餘之本。枝餘者本之枝餘。果是智人思之可見。教中謂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非眞者權之謂也。非權無以導其實。非實無以開其權。雖是謂權歸實。又何妨權實並彰耶。教中之權各種岐徑。宗中之相惟據本參。本參破如月印千江。岐徑通若風號萬竅。似不可以圓通差別之法與玄位同日而語也。初祖之來。法門尚矣。豈曰贅乎

問從聞思修入三摩提大小乘法爾如然似不可廢卽古德亦有云三藏十二分教某甲粗知又云先以聞解證入後以無思契同是知聞教然後參禪千聖不易之規奈何近時尊宿不覩學人曾否聽教一例示以無滋味話令彼早晚穿鑿不落妄想便墮無記又溈山云此之一學最妙最玄又云若有中流之士未能頓超且於教法留心當溈山之時正像法隆盛之秋猶然若是分別而當今之世正值末法衰殘豈得人皆利根一槩以上乘法投之況覩機逗教應病與藥似不可廢

師云余答劉居士問謂宗乃教之綱教乃宗之目如依教修行當以證入契同爲究家也聞解似易無思誠難惟吾祖師門下以思無思之妙又云心如牆壁乃可入道亦不以聞教不聞教爲不易之規也如教中謂一句伽陀忽然大悟又云一音之下心地開通豈待遍涉名言方稱悟入參究者非涉於穿鑿穿鑿二字法門大害教中或有之而宗門實無也此之一學最妙最玄當人人期於頓超豈可甘心中下法不論像末人不論智愚惟辦肯心是爲上智反末法爲正法翻中下爲上根似亦不難耳

問三無漏學因戒生定因定發慧我佛誠言而妙喜則云他人先定而後慧老漢先慧而後定大與佛經相違若以時事驗之如人酒迷慧性顚狂錯亂酒醒則狂性自息則慧先定後妙喜之言愈爲有理大師於佛經祖訓若爲會通

師云先定而後慧佛之誠言先慧而後定祖師慈訓二俱略之非定論也如人修定若無慧爲先導則不能修慧不妨在先也有慧而戒立戒立而定生定生而慧明如環上尋輪求其始末了不可得以此觀之大慧亦爲膾語也實佛祖符合又何待會通

問永嘉云了則業障本來空見道語也而西土師子尊者此方可大師俱了了人也何業障不空必待訓償而後已若謂償處正業障空義則造十惡人念佛帶業往生亦必向娑婆償宿業始得若往生者宿障不訓則大了之人反不及念佛者多矣若謂大了之人業障實空能超念佛十倍則師子可師仍居末了

之科師何以會通之

師云業障空是不易知也若謂遭王難是償夙債實不達業障空非正論也豈不識水月道場空花萬行鏡裏魔軍夢中佛事汝以夢中爲實事是不空也若達斯空義償不償皆夢語耳十惡念佛帶業往生諸惡頓釋趣果忘因非同償也下品下生見佛尚遠歷胎既久始得花開非不償也與宗乘中較其優劣不亦愚乎

問雲門請益睦州悟道因緣傳燈會元載之甚悉其見雪峯居然知識矣並無請益語盡皆問答語續後出世何故不嗣睦州反嗣雪峯爲復以人盛衰易其心耶則非祖師所爲何能取法後世且嗣法昧心韋䭾明加其杵若謂錄語有略則授受之際千古慧命來源所繫豈可妄自筆削諒必有說乞師補之庶免後世嗣法之譏

師云雲門見睦州夾斷一足即有悟入非大徹也初見雪峯即命衆迎五百人知識是雪峯以法眼印之次日上雪峯峯纔見便曰因甚麼得到與麼地門乃低頭從茲契合且從茲二字非借辭也況後溫研積稔以印心宗乎非敢以盛衰易其心也今時人以玉彼之師爲寃家以印彼之師爲恩故殊不知印彼者未必是玉彼者未必非以非爲非者不失法會之正因以非爲是者終陷泥犂之惡報事可千生不悟不可一日著邪滴血之語豈欺我哉當悉審詳毋容輕忽

剡水禪人問教外別傳者禪也淨因禪師以一喝而敗五教然則五教皆禪教外者何謂乎

師云淨因以一喝圓收五教以解講華嚴者之惑豈不聞一喝不作一喝用縱古佛與大菩薩到此亦歛袵矣況其聰敏及機智者乎所以云一喝能敗五教五教所不能敗者禪也

問禪不外教教不外禪唯字與聲實無二相別傳者又何謂乎

師云禪稱教外者非教中所列之禪實乃世尊拈花非字與聲所載者彼時百萬人天悉皆罔措若論聲教所詮者又何待迦葉微笑世尊印定有教外別傳

之旨故知四十九年未曾吐露者箇消息實是教所
不能言者故曰教外實是教中綱領故云離文字相
及言說相貴在悟徹故稱教外果教外而別有傳乎
問清涼大師以禪爲頓似依六祖壇經判若錯俱錯
若非頓是圓也亦教若非圓亦頓禪自禪非但一不
能收五即五亦不能入一也展轉合明增長迷悶惟
冀慈音宣流開示
師云清涼以禪爲頓者是抑禪而揚教也六祖謂開
示頓教大乘是借路經過正爲宗門稱頓悟者言之
若云非頓是圓其圓之一字吾宗門中亦不立也苟
立其圓則不圓矣如云大方廣亦是顯果德之相其
法身之理理絕對待何大之可立也諸法緣起應變
無窮至體無外卷舒自在其方廣二字亦是借言大
方廣對世間言說故爾標宗頓入不思議者亦臆語
也況五教云乎哉吾佛以禪稱教外愈明也如人生
在王家不說貴相又如九品至一品者品品可收惟
生在儲宮者豈品級可收也禪在教外不言可喻也

無異禪師廣錄卷第二十五

無異禪師廣錄卷第二十六

住博山法孫　弘瀚　彙編
首座法孫　弘褚　同集

宗說等錫上

示金庭蔡坦如居士

居士欲成辦箇事於祖師門下當發深信速了生死
再有一法過於此法者無有是處此一句話頭是換
骨靈丹是返魂妙藥是伐生死稠林底利斧也所謂
無量法門百千見刺一切計執五陰魔怨纏沾著此
一句子則瓦解氷消更不起第二念何以故謂離諸
念故如看一口氣不來畢竟向甚麼處去即此去處
不明如坐在烈火燄中祇欲奔出以此則知妄不用
止心不用觀定不用習慧不用生見不用斷魔不用
伏則自然帖帖地謂心猛利如烈火故能燎一切如
迅流故能漂一切如猛風故能埽一切如神箭故能
穿一切如射石虎纔生擬議豈但沒羽則箭頭斷矣
故云道人行處如火消氷箭既離弦無返遇勢玄沙
可謂得法門之徑路入法門之標的也若如此參去

忽朝打翻筋斗絕後再甦便乃斬新條發新令高低一顧萬象齊彰截斷衆流不通凡聖如佛印大師云一到多門又到門分明眥眼照乾坤以須彌聚筆滄海爲墨不能書其少分故云大藏小藏從者裏流出非强言也若未到此田地下語如雲興偈頌如瓶瀉義成顚倒知見如近時假稱知識者將古人公案逐句下語悉以義路符之識者一見則知宗風掃地謂痛哭流涕者不亦宜乎予到敝鄉見吳太史頌古其辭章藻麗近時作頌者罕能倫匹一日太史問曰大師曾見弟子頌古否予曰見太史曰何如予曰居士是解非悟門也太史曰何以見之予曰居士頌婆子燒菴謂寒巖枯木太僧生豈不是不肯者僧麼太史曰然予曰豈不是解耶太史言下如脫桶箍相似渠是箇久用心底人於一言之下便爾知非近時假知識論此公案萬一未曾夢見在嗚呼祖庭秋晚魔風熾盛紛紛曰參禪蠢入在魔邪網中曾有一人能跳得出否若有緇素得分明不沾著此等魔氣予則以靖衣覆之可謂報佛之深恩也

祖庭秋晚　賴有智人　遍界魔風　孰害孰嗔
紛馳瞎喝　加諸盲者　斷手折足　謂應機也
遍體流血　不知痛癢　大笑猖狂　是何[illegible]
謂不領會　目爾裁抑　苦哉痛哉　神號鬼泣
三千七百　大有樣子　奪食驅耕　決無此理
下語偈頌　學語之流　是生死本　肯自干休
我書此語　居士勉之　置心一處　今正是時

示璧如禪人

夫爲學者父母生成一具髏骨如黃金鑄就只須深生正信發大機知佛所說一代時教不求妙悟盡逐虛聲雖是多聞與不聞等如象陷於泥雖有全力不能跳出良可愍也如仁者生於大族幼爲貴介公子復從科第中來及出仕做官時供養法師殷勤請益於教乘中無不通達及問著巳分上事則無可奈何故知名言數句非究竟法惟吾祖師門下不起知解直探本源故云心如墻壁乃可入道良以衆生皆以識心分別計度瑜伽論云阿賴耶識於一切時無有間斷器世間相譬如燈燄生時內執膏炷外發光

明緣內執受而生堅七轉識為最有力緣外器相而生取五塵境助發不停逐境生心從緣成熟與現行互為因果與明了遍為所依展轉生燒起滅無間窮之而無始成種子之名言熏之而無涯生現行之果法俱時現有豈待新熏如唯識論云一切種子皆本性有不從熏生楞伽經云大慧不思議熏不思議變是現識因取種種塵及無始妄想熏是分別事識因以此則知本有新熏合生現行增長本識此以無明熏眞如故淨法亦爾准此例知若取其正義眞如亦不受熏眞如無為非心之因亦非種子能有果法如虛空等故非有漏心性是無漏名本性淨何以故若常住法不成種子一切時無差別故就淨邊說亦具種子之名涅槃四德是四大種子從本覺起而熏無明論四德本來是有不從種子生從因作名故稱種子能侵損本識故緣是行人信樂大乘以大智慧入虛空器三昧運大悲行以毗盧果德用成因位熏無明故又當知本識極劣無記非能熏也唯七轉識及相應一分能緣慮心力最强勝故有力自熏此無明無體本覺斯起純成四德爍盡無明故云四德圓時本識蕪況無明耶如千年闇室一燈能破則彌滿清淨中不容他即十界緣起悉成淨用故云大小鱗毛普現色身三昧也果入得此一步則塵塵剎剎悉皆普入便好蹈祖師門求向上事只待脚跟線斷撲轉鼻頭別為通氣始是到家時節不然只饒及盡玄微總是他門活計非當家種草也

一具黃金骨　深生於正信　浚發大機用
通佛所說教　當求妙悟門　若滯名數句
聞與不聞等　惟吾祖師禪　端不存知解
直探於本源　心如墻壁入　阿賴耶執受
而堅於現行　展轉生燒相　數數無間然
淨法亦如是　以佛果德相　成行人因位
本覺熏無明　如沸湯澆雪　四德純圓時
識想從何起　清淨不容他　十界用無礙
待了本因緣　再為仁者說

示證之禪人

夫為學者熟爛聖經凡一言一字須消歸自己所謂

佛已具知見何用更開謂開衆生佛之知見耳如貧家伏藏若獲其藏更不復貧圓覺云如來大光明藏是衆生淸淨覺地既稱淸淨何有衆生下文云永斷無明方成佛道復云此無明者非實有體果知無體大光明藏覿體全彰故云如來因地修圓覺者知是空花卽無輪轉斷云非作故無本性無故至普賢章云知幻卽離不作方便離幻卽覺亦無漸次中峯大師云此二章宛有衲僧氣象至於以幻脩幻皆吾佛不得已而言之非佛之本意也若云理徹圓融何妨行布殊不知一念具三千一心融萬行絕去來之跡延促同時泯遠近之殊遐邇一致當下無我法界理成八相成道於殊方理無分判萬行圓脩於當念事不他求觀彼久遠猶若今日獲大寶車行步平正其疾如風所謂圓融而不礙行布事事斯成行布而不礙圓融心心靡間以此則知纔聞名字觀行斯起無明斯斷六根斯淨究竟斯成說箇佛字猶爲膽語也若乃求三乘之行跡楷六卽之是非便乃斷三惑成三智證三德乃至莊嚴國土教化衆生則吾不得預其數亦當緘口以待三僧祇劫再與諸昆仲別峯相見也

佛以佛知見　化一切衆生　衆生受佛化
佛生不可得　知無明無體　猶如空中花
如來因地中　卽了於生死　知幻卽云離
離幻卽云覺　覺了斯實際　知亦不可立
於不可立中　而興大悲心　一念具萬行
一時圓多劫　恒沙界微塵　理無分判故
卽此稱圓證　證此曰眞知　果證便知非
證對因人說　了因證不立　斯稱大圓覺
最勝脩多羅　悉宗乘註脚　欲覓祖師禪
而生大勇猛　譬如獅子兒　懸空翻筋斗
哮吼不思議　羣獸皆腦裂　待了本因緣
再爲仁者說

示象先禪人

夫爲學者聞慧彌彰生諸實智故云不離文字不執文字而爲道用華嚴謂成就無邊之慧先賴多聞佛藏說速入涅槃之門皆因聽法果究心之者烏鳴花

笑尙乃發機況佛金口親宣而不潤心田靈苗智種耶當知衆生心內佛爲佛心中衆生說法佛心中衆生聽衆生心內佛說法又當知佛心中衆生無聽者衆生心中佛無說者兩俱雙寂二相頓空經云如來不說法亦不度衆生楞伽經中表離言說名不思議良以學人不達自心執諸名相覓果佛妙嚴之位昧因心實智之緣故達磨大師遣其執滯直指人心攝三祇之修行圓於當念開生盲之慧眼妙在刹那揭露衣珠頓呈家寶息跉跰之苦不假嘗求入利濟之門廣延行度菩提無樹明鏡非臺作衆生之眞依爲菩薩之智母意消能所情斷是非如大集云不待莊嚴了知諸法以得一總得餘故所以云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乘此寶乘遊於四方嬉戲快樂不亦宜乎或云行布位次教有明文何乃執心頓廢斯旨曰是何言歟當知位次無盡心無盡故若能了此眞如一心無盡之理則一切六度四攝萬行皆無有盡轉示他心亦同無盡如一燈燃百千燈冥者皆明悉無盡故初祖達磨以無盡之旨傳無盡之燈燎萬劫昏暗之迷途成一時光明之佛事須從悟入不假言詮果發明大理如烈火沸湯不容片雪無明不待斷而自斷果位不待成而自成如祖師門下單提一句話頭看一口氣不來畢竟向甚麼處去如在萬丈坑中祇欲跳出縱八境交加於前亦不暇顧若一刻中不尋出路則喪身失命了也故云如一人與萬人敵覿面那容眨眼看如此用心眞切則囫地一聲桶子底脫矣依然舊時人不是舊時行履處佛法尙不留些子朕跡況人我世緣曰脩與不脩者乎

總持無文字　文字顯總持　不離文字緣
而爲道者用　成就無邊慧　速入涅槃門
水鳥與樹林　尙乃談實相　何況佛所說
而不滋智種　心佛及衆生　互說無間歇
亦無能說者　亦無所聽衆　遠離於言說
是名不思議　若不識自心　云何覓佛果
國土妙莊嚴　豈離自心有　長遠三大劫
一念悉圓成　珠寶本具足　更不向他求
廣開利濟門　綿綿用無竭　了此一心法

遊行於四方　慧燈破幽暗　冥者悉皆明
如香象渡河　截流直到底　倏然登彼岸
更不論先後　一斷一切斷　一成一切成
教理通無礙　當樂祖師禪　一口氣不來
畢竟甚處去　如在萬丈坑　祇要親跳出
入境交於前　亦不生瞻顧　如人破大敵
那容眨眼看　如此切用心　倏然桶子脫
不是舊時人　世緣何處有　不於世生心
便是好時節　待了本因緣　再為仁者說

示超乘禪人

夫為學者。最先要具擇法眼。將如來一大藏教。疏通理本。徹究行緣。心絕狐疑。成辦箇事。永明大師云。備一乘之基地。堅萬行之垣牆。始能架高造實。不妨向吾祖師門下。求箇徹頭。不然。盡掠虛聲。非關究竟。須知宗之一字。是教綱綱維。如起信論云。止者止一切相。乃至心不可得。為止。而觀因緣生滅。為觀。永明云。或以理觀對於事止。謂契理妄息也。或以事觀對于理寂。謂無念知境也。當知參禪之者。纔提起一句話頭。妄想心不待息而自息。豈非止耶。何止之可言。大理不待明而自明。豈非觀耶。何觀之可說。纔方念起。便落意思分別。始萌。即犯禁忌。二祖搜心不可得。當下心安。故知無心之旨。眾妙之門。若了無心。觸途無滯。絕一塵而作對。何勞遣蕩之功。無一念而生情。不假忘緣之力。以此則知無心於事。則萬機齊起而不撓其神。無事於心。則千難殊對而不干其慮。豈待永明叮嚀告誡。學者就路還家。則得便宜多矣。若乃窮宗乘之極致。究祖道之玄微。只須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故云命根斷後。方得言證。不然。蠢落今時。永沉苦海。無量億之邪見。根於斷常。百千種之傍門。生乎情想。惟吾祖道。最極深玄。契一道以圓收。會千途而共轍。不涉三乘之漸次。因果同時。豈干五教之參差。佛生頓泯。剎那徹於多劫。法界入於毫端。猶是第二之籌。未遂拈花之旨。臨濟大師云。沿流不止問如何。真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理徹寰中。見超物表。了吹毛之利。慎勿遲疑。廓照用之機。毋容佇足。豈淺根劣解者

之所能知非守株抱愚者之所能到果深信於教外
別傳之者觸目逢緣當以斯意自勉也

若了生死源　先具擇法眼　行理俱通徹
亦不涉狐疑　具此淨白心　始求無上道
譬如架樓閣　先當築基址　又如琉璃瓶
能盛獅子乳　教理通無礙　作宗乘助緣
欲究向上事　單提一句話　不起分別想
是名眞止觀　五百安心門　無心頓超越
不涉於三乘　何關於五教　果絕後再甦
當體離心念　心念遠離故　邪見無緣生
剎那入多劫　法界歛毫端　猶是第二籌
未遂拈花旨　吹毛用了時　愼勿懷遲疑
頓入不思議　始名甘露滅　待了本因緣
再爲仁者說

示寓中禪人

夫爲學者徹究根原無煩枝葉何謂根者三界惟心何謂原者萬法惟識故云未達境惟心起種種分別達境惟心巳分別卽不生祖師云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良以聽學之人誦得名相齊文作解心眼不開全無理觀習禪之者惟尙理觀觸處心融暗于名相二俱互闕或忘緣趣解脫之門或執妄取究竟之果攬波求水卽泥是瓶不了唯心妄生執著不了唯識妄意有無永明大師云阿賴耶識廣容周遍爲萬法之根原此體不可說微細最難思周遍法界而無住心任持一切而不現相入唯識之正受破計執之邪心楞嚴圓通章彌勒云我從燈王如來修習唯心識定入三摩地乃得成無上妙圓識心三昧盡空如來國土淨穢有無皆是我心變化所現世尊我了如是唯心識故識性流出無量如來結云識心圓明入圓成實遠離依他及遍計執得無生忍頓入圓明之際恒沙如來從我流出無自無他恒沙染淨之緣從此發生絕思絕慮如磁石無覺而轉移周迴六趣似摩尼無思而雨寶廣濟羣生號衆生之源卽如來之藏從凡而入聖位位殊分以聖而照凡重重洞徹聖凡雙泯一道齊彰心識互融千途共濟是以文殊以理印行差別之道無虧普賢以行會理根本之門不

廢果因互用非計因中有果也因果同時非計果中有因也無容計度不屬思惟體用相含心境交徹空具德而徹萬有之表事無礙而全一理之中方可入祖師之門求向上之路藏身處沒蹤跡抖碎虛空沒蹤跡莫藏身掀翻大地果然生鐵流金汁便好將身帶活埋

究竟根原人　無煩於枝葉　唯識與唯心
不生分別想　誦文尙理觀　習禪了名相
二者交互通　是名佛出世　解脫非忘緣
究竟無妄取　識體最微細　深密不思議
遍界無住心　任持不現像　成無上妙圓
淨穢唯心變　了此唯識性　流出諸如來
入圓成實故　離依他遍計　似磁石引針
如摩尼雨寶　理與行交徹　行與理俱濟
心境雙融處　入此無礙門　藏身沒蹤跡
抖出虛空髓　沒跡莫藏身　掀翻大地藪
藉寓法界垣　中道不須論　生鐵流金汁
禪道從斯暫　待了本因緣　再爲仁者說

示道揆禪人

夫爲學者圓頓之教了義之詮廣博精研窮源極數一一得其實用愼勿執名相階級升遷表文字障諸佛之光明翳衆生之慧目執持行位遼遠圓通不識方便之詮盡落止啼之說當知吾佛的指生心是心作因是心成果是心立位是心標名於無名位中而安名位不離跬步法爾如然于無因果中而建果因豈待報緣而遶念具足華嚴經頌云若以威德色種族而見人中調御師是爲病眼顚倒見彼不能知最勝法良以衆生自生劣想昧本勝緣不識果顯之法身是因隱之本覺非他佛智遍自是自佛智遍他非自因趣他果本是他果極承我因以此則知因果同時聖凡一道了無二相卽過擧魔直部純圓豈存漸次不得一法安住佛乘果然一道齊平則萬差俱泯古頌云千尋滄海底萬仞碧峯頭日出當中夜花開値九秋若不如是盡是背覺合塵捨已循物華嚴論云滯名卽名立廢說卽言生指鹿作馬期悟遭迷執影是眞以病爲法錯解佛意謬滯生緣如來說名可

憐憫著不亦宜乎惟吾祖師門中一句話頭挫鋒破敵譬如窮海到底方休看一口氣不來畢竟向甚麼處去非思議之可知豈情識之能解四相離而命根頓斷四病了而慧性純消如日照秋霜似箭穿石鼓其話頭功力百千萬種脩證之門不能較其少分也故三千七百祖師非此門無繇出路如六祖問南嶽大師汝在甚麼處來曰嵩山來祖曰甚麼物與麼來嶽無對遂經八載忽爾開悟曰說似一物即不中祖曰還假脩證否曰修證即不無汙染即不得汝看他悟底人開言吐語不犯纖毫忌諱可謂透網金鱗也如看一口氣不來當與斯案為表裏果知去處則知來處如去處不明當疑情頓發針劄不入水灑不濕盡大地黑漆漆地擅不入頭要得箇入頭既得箇入頭要得箇出頭須信有千聖不傳底道理如德山吹滅油燈條孚座主聞鼓角聲便省得從前過咎豈但將娘生底鼻孔扭捏便云窮諸玄辯如毫末擲于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于巨壑乃至上堂云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為幻色汝欲求之谷無累

乎及其默之返成大患以此則知功門行位上著脚大似隔靴抓癢也

圓頓了義教　廣博窮其源　一一得實用
慎勿執名相　雖說功行位　心具悉無遺
勝劣若生心　病眼顛倒見　果顯之法身
是因隱本覺　因果同時故　不生遠近想
了無二相者　即過魔境界　不知此一法
末乃稱佛乘　滯名即名生　癡說更言說
期悟復遭迷　不解於佛意　惟吾祖師禪
單提一句話　譬如窮海者　到底始方休
工夫非作意　止滅任俱離　我人衆生相
命根斷何起　百千脩證門　不能喻少分
果知甚處去　卽會與麼來　道心絕遮攔
聖撥無纖滯　動念屬染汚　生情即藥忌
一口氣不來　疑情須頓發　大地黑漆漆
信有向上路　是諸祖行徑　不得此路時
情想終不甞　有志丈夫兒　豈肯暫休歇
待了本因緣　再為仁者說

示同水禪人

夫為學者凡經律論三藏文字大小偏圓靡不遍涉清涼大師云以聖教為明鏡照明自心以自心為智燈燭經幽旨如鷲王擇乳如日照高山大心圓信係此深入切不可高推聖境自生下劣經云若聞是經不驚不怖者當知此人非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百千萬億佛所種諸善根矣華嚴經云如來初成正覺嘆云奇哉奇哉一切衆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此卽凡聖同源正類法華開示衆生佛之知見耳聞斯而發圓信者稱諸佛之本懷了群經之妙義下文云只因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謂凡夫妄想二乘執著不達斯源如妄想本空則圓融無礙執著何有當知一心之旨隨機設教殊途同歸海慧禪師云森羅萬象至空而極百川衆派至海而極一切聖賢至佛而極一切教法至圓而極如大華嚴事事無礙頓絕凡情法法全收無存聖解清涼亦云含衆妙而有餘超言思而逈出經云若人欲得如來智應離一切妄分別有無通達皆平等疾作天人大導師如來智慧含靈本具無明本淨妄想本空淨則智故空則如故無有智外之如為智所入亦無如外之智能證於如約偏計而妄空卽凡心而圓聖智如偏計而眞有卽聖智以化凡心觸物皆中無他無自舉體觀具非聖非凡理無脩證行絕參差若云無作無脩定受落空之禍若云有求有證終遭蹈有之譏約理故說無漏智性不假他書約事則無所求中吾故求之耳萬行並起一性圓明一多互融小大遍入一剎入一切剎一佛入一切佛一切身入一身一切劫入一劫是以初心便成正覺不壞本相因果同時如十信攝於諸位諸位十信歷然如十住攝於諸位諸位十住不亂不亂卽行布互具卽圓融故有相卽相入非自非他如乳投水廢已同水彼成已成故得一多無礙大小相融恒沙斂於微塵多劫彰於頃刻假使有人縱經多劫脩六波羅蜜菩提分法未聞此如來不思議大威德法門或復聞已不信不解不順不入不得名為眞實菩薩以不能生如來家故若聞卽便信受隨順悟入當知此人卽如來眞子矣清涼大師

云剖微塵之經卷則念念果成盡衆生之願門則塵塵行滿如於一塵中脩一切行一切塵亦然一刹那際度一切生一切劫亦然以此無行之行無生之生終日無化其行度大爲若不了此圓妙之旨未免有亡羊喪眞之嘆經之過歟人之過歟

佛以一音聲　對機種種說　衆生妄分別
不能測佛智　聞經不驚怖　斯人多善本
凡聖本同源　莫生優劣想　聞斯發圓信
了諸經妙義　亦不執聖解　亦不生凡情
凡聖了然故　是名大導師　一身入多身
多劫入一際　因該於果海　果徹於因源
因果同時故　勿生分別想　萬法歸自己
已亦不可得　萬法本如如　如亦不可立
譬如乳投水　廢已即同水　彼成已亦成
大小互無礙　最妙最深玄　是禪門註脚
若覺祖師禪　心如墻壁入　更問西來意
庭前栢樹子　纔生分別想　灼然沒交涉
待了本因緣　再爲仁者說

示雪巖禪人

夫爲學者以一大藏教開自己清淨眼目自眼本淨何用更開爲不了者說圓覺經云皆以圓照清淨永斷無明方成佛道知無明本無識性虛妄猶若交蘆則山河不礙於眼光根塵何傷於覺體照破恒沙四天下似不難矣今時學人孰不知妄心無體及乎微妄妄念紛然則以妄印心縱脩阿僧祇終無了底日子何以故以沙作飯故錯亂脩習知妄空而認有斷妄何期知即佛而背眞求心安在以直道而迂之以無體而斷之以即眞而棄之以現因而遠之所謂泉眼不通則被沙礙道眼不通則被眼礙也楞嚴經云有三摩提名大佛頂首楞嚴王具足萬行十方如來一門超出妙莊嚴路當知此路即衆生本源流出如來故云超出既云路者的指因心因徵行緣始稱具足若於此題中了辨全身擔荷不待別求矣勞如來重重逐破乃至七處徵心俱不可得始知眞心無住淨體無依圓明了知不因心念塵非亭主客義斯成妄意脩求悉名顚倒認漚爲海迷中倍人眞性無還

便能了月得指見性周徧何妨即物明心物體本虛心非我見故云見與見緣并所想相如空中花復云此見及緣元是菩提妙淨明體云何是中有是非是則因緣和合及非和合等皆成戲論陰根塵識緣生無性則鏡中之影像俄消七大十虛無性緣生則水面之漚花倏起究竟無體妄徹真源如來之寶藏全開饑虛普濟窮子之衣珠頓獲永絕塵求實王刹現於毫端大法輪轉於塵界便好安水月之道場脩空花之萬行報無報之慈恩豈待歷僧祇之劫也不然王等覺猶乃被呵南泉之惡口可據成佛果尚云擔糞德山之痛棒堪加汝既發心當生深信只此一門決了生死看一口氣不來畢竟向甚麼處去忽朝疑團迸破眉毛祇在眼上一口氣演出一大藏教一一毛孔中悉得究竟堅固無位真人在汝面門出入六根門頭則放光動地也如疑情不破誓不休心直須切上加切疑上加疑慎勿向人涎唾下刷求開示也若知到不到者大慧黃楊木高峯不夢不惺時識得自己主人翁便好長伸兩脚臥

性本自清淨　非佛亦非生　十方諸如來
一門頓超出　的指因地心　具足果中行
如具得圓脩　了脩即圓證　不起脩證想
是名真解脫　如幻三摩地　彈指超無學
亭主無來去　旅客義斯成　計果求菩提
是名顛倒見　見性元周遍　物體本虛無
斯見與見緣　悉妙淨明體　云何於是中
有是及非是　因緣和合非　皆成戲論想
識藏如來藏　真性了然故　毫端寶王剎
微塵轉法輪　是名報佛恩　豈待僧祇劫
欲究覷師禪　當提一句話　一口氣不來
畢竟甚處去　切上更加切　疑上更加疑
如坐鐵壁間　祇欲親迸出　一朝疑團破
捉賊驗真贓　雨打石人頭　剝剝論實事
世間出世間　如紅爐片雪　便好放癡憨
更不多饒舌　待了本因緣　再為仁者說

宗說等錫上

無異禪師廣錄卷第二十六

無異禪師廣錄卷第二十七

住博山法孫　弘瀚　彙編

首座法孫　弘裕　同集

宗說等錫下

示弘傳禪人

夫為學者。發大信心。成大力勢。於大乘圓頓法門。成辦大事。如覓諸味。先飲醍醐。復得餘食。知苦澀。故不。然於衆味中而生足想。聞醍醐味。不生好樂之心也。大涅槃經云。我今當令一切衆生。悉皆安住祕密藏中。入於涅槃。何等名為祕密之藏。具三德。故如∴字三點。若並則不成。∴縱亦不成。乃至解脫之法亦非涅槃。如來之身亦非涅槃。摩訶般若亦非涅槃。我今安住如是三法。為諸衆生。名入涅槃。以此則知如來涅槃即衆生心。是佛說我者。即是覺義。以自心覺。故常樂淨義。悉備自心。故為衆生安住。非為佛安住也。如觀一微。無體真如。性遍觀者。即般若。無體即解脫。性遍即法身。一塵中即具三德。即入涅槃。非縱非橫。圓融無礙。以此則知一事一行。一一皆入法界。具無邊德。是無盡宗趣。性起法門。無礙圓通。實不思議。清涼大師云。凡聖交徹。即凡心而見佛心。理事雙脩。依本智而求佛智。或執理而迷事。或執事而迷理。而不知約圓明之智。成此事緣。又不知起行布之緣。求此理佛。當知即事之理。念念果成。即理之事。心心行起。不明斯旨。俱墮偏枯。約理始日圓修。融事方成圓行。如亡情則染分自淨。真體自明。無事則淨分自清。妙用斯起。如剎那際亡情。則剎那際染分淨。則三祇染分俱淨也。豈剎那際忽染忽淨。忽脩忽不脩耶。非此禪門失意之徒。縱情恣意。以染作淨。認妄為真。以不脩為不修也。故曰道人者。不可須臾失照。若須臾動念。即受羣魔。真倘不為。況諸餘行者乎。若不達此意。不諳圓脩。以不諳圓脩。不陷於脩證。則計無脩無證。俱落斷常。永沉邪見。故云修與不脩。自知時節矣。又當知曠劫圓於剎那際。剎那際證即曠劫證。剎那脩即曠劫脩。一斷一切斷。一證一切證。一脩一切脩。故云彈指圓成八萬門。剎那滅却阿鼻業。非與執三祇而輕一念。執一念而廢三祇者。同日而語也。當知吾

祖師門下。一語中須見血。如看一口氣不來。畢竟向甚麼處去。果知去處。則三祇果滿。萬德因圓。穿過荊棘林。打破琉璃碗。說因說果。說脩說證。說成佛不成佛。三十棒。越出三門外。何以故。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

欲究圓頓教　須發大信心　譬如飲醍醐
更不思餘食　無上大涅槃　一切衆生入
如來有密語　決定無密藏　三德一心具
縱橫悉不成　解脫即法身　法身即般若
圓融互無礙　即入涅槃城　如觀一微空
三德悉具足　一事與一行　不離法界性
悉具無邊德　亦名無盡藏　凡聖交互遍
事事融無礙　亡情染分淨　一念即三祇
脩與不脩行　俱是兩頭語　惟吾祖師門
一語須見血　何妨荊棘林　不實琉璃碗
二途俱不涉　弘揚深妙法　頓入不思議
傳燈永不絕　待了本因緣　再爲仁者說

示夢西禪人

夫爲學者。看如來一大藏教。爲了生死大事。故譬如入海取寶。先求如意之珠。如上山採藥。首得阿伽陀。能療衆疾。如來一大藏教。唯說一心。若得一心。一切佛法無不具足。馬大師云。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知無門爲門者。運大悲心。說法無盡。楞伽經云。世間離生滅。猶如虛空華。智不得有無。而興大悲心。又云。一切法如幻。遠離於心識。智不得有無。而興大悲心。據此二偈。五法三自性皆空。八識二無我都遣。何以故。謂生滅之法。如空華故。謂心識之緣。如幻化故。圭峯亦云。識如幻夢。但是一心。知如夢者。夢不實故。知如幻者。幻性離故。知如花者。揑目成故。亦不可詰夢之有無。幻之眞假。華之生緣。何以故。若將妄窮妄。無有了期。故我世尊於楞伽會上。以一非字法門。譏一百八問。於此脩學頓悟自心。何待劬勞肯綮脩證。譬如泥團微塵。非異非不異。亦如金莊嚴具。非異非不異。知是泥團。即了微塵性。故知是眞金。即了莊嚴性。故眞心識藏。亦復如是。何以故。一切妄想性自離故。經云。若見離自性。浮雲火輪。揵闥婆城。無生。幻燄水

月及夢內外心現妄想無始虛僞不離自心妄想因緣滅盡離妄想說所說觀所觀受用建立身之藏識於識境界攝受及攝受者不相應無所有境界離生住滅自心起隨入分別大慧彼菩薩不久當得生死涅槃平等大悲巧方便無開發方便果知七種喻中見離自性生死涅槃豈但平等等如空華云何不成無上寶覺如知自覺聖智知一切虛妄法者即得如幻三昧以一切法無我故若知緣生無性破常見故無性緣生破斷見故即此二句超出外道一切見故矧以末法邪魔熾盛正法澆漓用識心妄擬禪宗縱無明咸稱悟道如吹水尋火掘地覓天坑陷無知墮無間獄當知宗門妙悟悉合聖經不落言詮離諸名相不了斯旨謂宗是別傳非關於教殊不知拈花微笑是四十九年吐露不出底一大事因緣也一大藏教是宗門中一條徑路貴在直到故不打之遶耳如看一口氣不來畢竟向甚麼處去一朝打破疑團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況如來親行親到親證法門也

如來一藏教　爲了於生死　譬如入海者
先求如意珠　藥得阿伽陀　能療衆生病
若了唯心法　具足亦如是　心宗無盡藏
更不向他求　世間生滅法　猶如空中華
如幻亦如夢　智不得有無　如人夢村落
亦不識方隅　夢醒醒然故　不作東西想
何於夢境中　分別夢中事　一非字法門
百八問俱息　如疑團發塵　非異非不異
又如金莊嚴　瓶盤釵釧等　但了金性故
一切悉假名　大悲巧方便　如七種喻說
得自覺聖智　入如幻三昧　緣生無自性
超諸外道見　宗是教之樞　滿口吐不出
一條最徑路　更不打之遶　一口氣不來
畢竟甚處去　迸破疑團者　世間法常住
無有世間法　無出世寂滅　待了本因緣
再爲仁者說

示有文禪人

夫爲學者知諸佛立教有無量法門惟參禪及修淨

士是兩條徑路亦不可兼之良以行人力量微薄若兼之則心意雜亂當求一門深入譬如射的不施餘藝也若脩淨土先當發菩提心然菩提心以大悲為種子故云我今發心不為自求惟依最上乘願與法界衆生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如上品上生章中一者至誠心起信論曰直心謂直質無諂此心乃萬行之本二者深心謂樹心種德深固難拔三者迴向發願起信論曰大乘心謂兼載天下不遺一人此之三心乃脩行初心之要行經云不發菩提心脩行一切善法悉是魔所攝持然菩提心豈但一發要念念發數數發一切時念佛迴向即當發此心也彌陀經云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即得往生極樂國土當知此娑婆世界人心濁惡身口意業念念發生如單持一句阿彌陀佛萬德洪名似明珠投於濁水濁水不得不清念佛投於亂心亂心不得不佛所以雲棲師翁謂換骨靈丹者不亦宜乎若脩此念佛法門亦不必重於理觀如脩理觀心稍動念則觀不成祇將一句彌陀流水念去念教不念自念究竟到一心不亂則理淨土得矣正當發願往生十萬億剎不在一心之外又云其佛光明無量照十方國無所障礙當知生此一土即生無量土念此一佛即念無量佛何以故理無分劑故若達此義即會圓脩一心念佛初中後善念念增長念空眞念則生佛道交純是一心則佛生俱泯知一心具足萬德是名初善具行萬善是名中善即圓萬果是名後善以此則知彌陀國土去此不遠彈指即生何妨願往也豈但不遠即衆生心中念念有佛出世念念有佛涅槃出世涅槃悉是假名知是假名即當體離念若離念者即見常住法身則土佛斯顯矣涅槃經云若有衆生謂佛常住不變不異者當知是家則為有佛何以故佛者覺義覺知此理性清淨故一切衆惡無能壞者故名極樂體無生滅故云無量壽此土此佛深生信向速願往生克期而入不可緩也若云淨土之旨已蒙開發參禪妙訣其意云何曰先不云乎但求一門深入孰與較其優劣也若論禪之一字三世諸佛滿口道不出況管楮能罄之待汝向淨土中打箇筋斗來即問

汝一口氣不來。畢竟向甚麼處去。纔生擬議。則古佛過去久矣。麻三斤。乾屎橛。商量不著。便且留待別時。另為道破。未為晚也

無量妙法門　禪淨最徑路　求一門深入
而得速成就　先發菩提心　潤大悲種子
自他俱兼利　端不為已求　不發此大心
是魔攝持故　專持彌陀佛　萬德之洪名
譬如投明珠　能清於濁水　又如換骨丹
轉凡而入聖　果一心不亂　是名理淨土
圓融互無礙　光明照十方　一土一切土
一佛一切佛　初中并後善　念念圓增長
彈指即往生　當體離諸念　即見常住佛
是名生佛家　性本清淨故　衆惡無能壞
至體離生滅　是名無量壽　永離惡道名
往生極樂國　更問祖師禪　滿口道不出
有禪有淨土　猶如帶角虎　文字及語言
莫能宣少分　纔云向上路　便留唇齒結
待了本因緣　再為仁者說

示無遷禪人

性海本無際。淨穢交互通。但隨業用。見各得自受用。彌陀因地中。廣發大願力。現清淨土。相化彼念佛人。若人專意念。如子憶其母。想念心不移。分得心境淨。或觀妙色。像種種莊嚴。具憶觀悉成就。而得生安養。或於一剎那。即得念不退。念空得見佛。彈指即往生。解此一佛名。三根皆普利。譬如摩尼珠。能雨一切寶。一佛名如是。成就一切。懸心淨即土淨。佛生了然。故一佛一切佛。一切土一。土心外本無土。剎剎唯心現。若了唯心。土生彼即生此。無生無不生。無不生生。無不生不生。無生生不生。若了無生者。緣起互無礙。生則決定生。去則實不去。淨土妙蓮花。皆從自心有。淨心即是佛。不可得思議。一稱南無佛。皆共成佛道

附或問

示鑒如禪人

或問。華嚴是毗盧根本佛門。理事行相。輪圓具足。顯佛果位中智悲德。相具足無量乘。故無量乘者。無不收盡。不知禪宗稱頓悟者。何教所攝。豈非清涼判頓

教攝歟抑亦未及圓教者歟曰華嚴具無量乘者以
佛果德相普示衆生用成因位使大心衆生緣此頓
入如水一滴卽同大海頓發圓機卽衆生心中具足
如來智慧德相此是教家極則非比禪宗悟門也如
教家所能攝者吾佛四十九年所說妙法判教者無
不該盡何故復於靈山會上拈花示衆百萬人天悉
皆罔措人天會中豈無圓頓之機又何待迦葉一人
破顏微笑者歟故世尊印定以教外別傳之旨付囑
摩訶迦葉以此則知五教所不能攝唯禪門能攝五
教如淨因禪師一喝中能分五教豈但一喝卽一語
一偈一動一靜皆純圓之旨非悟入者可能彷彿萬
一也或禪宗稱頓者是頓悟之頓非判教之頓也且
以教者貴在衆生以期悟入如獲悟者豈教之能攝
也當知宗門中別有長處古德云此事不與教乘合
惟到者乃能知之非諍言也

或問華嚴乃性起法門衆生悟入者於一塵中徹見
無邊法界知心體合遂本忘情徹諸佛之本源洞衆
生之本際故華嚴論云其爲本者不可以功成其爲
源者不可以行得如生在王家天然之貴豈禪宗稱
頓悟曰教外別傳者過此而別有長處耶不涉此大
教而別有長處耶曰是何言歟經中分明向汝道如
來顯此果位德相使大心衆生以期悟入其悟入二
字與言說之相何啻霄壤之遠也如言說之相卽是
而不期妙悟者經不云乎如貧數他寶自無半錢分
縱知如來無邊法實之藏還如窮子猶在門外止宿
草菴非已有分也只饒頓入圓明入不思議法界未
稱悟門須知法身向上更有事在所以云向上一路
千聖不傳如疎山仁禪師問潙山云法身之理理絕
玄微不奪是非之境猶是法身邊事如何是法身向
上事潙竪起拂子師曰此猶是法身邊事潙曰如何
是法身向上事師奪拂子摺折擲向地上便歸衆潙
曰龍蛇易辯衲子難瞞此猶是未悟底時節便有如
是作略非跳出教家窠臼何能得此利便耶後聞明
招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招曰却使潙山笑轉新師於
言下大悟曰原來潙山笑裏有刀當知宗門中句不
落言詮只此一句子一大藏教註不破不與教乘合

者。愈明所以稱別傳長處者不亦宜乎

或問禪宗中以悟入二字超出教乘。法華經中開示悟入佛之知見。已具悟入。何待宗門以悟入爲標的耶。曰法華經中世尊入無量義定。放白毫相光。緣是天雨四花。已印證說法華竟。其會中大衆不解。不知豈但悟入之者。如予淨土緣起中謂法華是開示中一大事因緣。拈花微笑。是悟入中一大事因緣也。故世尊從三昧安詳而起。及乎三請。復云吾今爲汝分別說法。始說一大事因緣開示悟入佛之知見。文云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且以教乘非思量分別則無可言說。是以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智不能知。識不能識。非大悟門。無繇契會。故吾宗門中妙悟不在言詮。其悟之一字。如龍得水。似虎靠山。又如海船稍遇順風。則倏忽千里。非比教家終日說悟入而不求妙悟者哉。果能思經中深義。以思入於無思而悟入者。此人三乘圓極教綱。所不能羈。復從自心中能演出一大藏教。如天台智者圭峯大師即是宗門非教家人也。於法華中豁然大悟。向圓覺經一言之下。心地開通。妙悟者在法華圓覺。非在三大部及大小疏鈔者也。吾宗門中人。豈但圓覺法華即犬吠雞鳴。鳥啼花笑。觸處逢緣。皆能悟入。如臨濟大師問黃蘗佛法的的大意。三次俱不領會。復於大愚灘頭看破。黃蘗用處便云原來黃蘗佛法無多子者。便是宗門中長處。非教乘所能載也

或問如師所云知無明無體。便云本無。又指非作故無本性無故。復引知幻即離等語。便不假脩證。如楞嚴謂理則頓悟。乘悟併銷。事非頓除。因次第盡。何以云一入理者。便不用脩耶。曰若如此說。豈但楞嚴圓覺。即云以幻脩幻。汝豈不聞中峯大師曰。文殊普賢二章。宛有衲僧氣象。如楞嚴經七處徵心。心不可得乃至地水火風空見識七大圓融之旨。根根塵塵皆發明妙明眞體。有志丈夫向者裏全身擔荷。又何待劬勞肯綮脩證。故吾祖師云。脩與不脩。是兩頭語。又云脩證即不無。汚染即不得。即此不汚染。是諸佛之所護念。不比教家楷定法則。眞發明大理悟之一字亦須吐却。況其脩之與證。還留得纖毫蹤跡也。無此

與
故
巫
山
峰
與
此
成
之
八
凡
摩
受
華
相
意
菩
根

語者如洞山大師偈云如荎草味如金剛杵正中妙挾敲唱雙舉又云通宗通塗挾帶挾路錯然則吉不可犯忤天眞而妙不屬迷悟可謂悟之一字亦沾染不得況三乘教理肯留些子朕迹故宗門入處掀翻世界掉轉乾坤最極深玄所以云一大藏註不破法眼大師云理極亡情謂如何有喩齊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當知初心卽能超過一切法門諸悟入者長處豈毫楮能罄之者哉

佛指生因心　是諸佛果德　復示佛果德
是衆生因心　因果交互通　佛生了然故
法界性緣起　頓入不思議　不以此爲因
安得常住果　縱脩於多劫　不名生佛家
故說妙蓮花　開示佛知見　執果德行相
不能曉了此　凡聖懸隔故　自生優劣想
唯吾祖師禪　以此期悟入　教乘不能攝
能攝於教乘　超出法界量　逈離言說想
三千七百祖　展轉相授受　傳燈永不滅
行於異類中　頭角灼然露　咳嗽與拈臂
應機無等倫　是宗門長處　智者求妙悟
愼勿懷遲疑

示蔣月船居士

若人欲出於生死淨土法門爲第一彼佛號阿彌陀曠發四十八大願若能稱其名號者決定往生安樂國彼土莊嚴最淸淨水鳥樹林皆念佛七寶池開四色花八功德水隨意渠七重寶闌逈諸天寶楯寶網光交映行樹咸敷衆寶花天諸音樂無間然得生彼土何因緣自心具足佛種子彼佛願力能加持使我行人易成就彼佛如母憶念子子若逃逝母何爲子若憶母便相見卽得往生安樂土

示等鍵行者

若人誦般若智慧如金剛最勝最堅利能斷攀緣若光燄爍世間破諸無明暗廣度羣生類實無滅度者六塵本淸淨不以塵生心根塵亦復然亦不依識住應知住無所智慧了然故聞經不驚怖四相皆遠離初中幷後善漸入漸增長不卽亦不離不常亦不斷三心不可得萬行悉圓滿世界非世界衆生非衆生

莊嚴非莊嚴果知非非者成就種種名不住相布施
如日光普照不久獲佛智成就大悲心

示吶然上座

性天清徹塵雲而逐于陰晴慧月孤明識雨而遷于晦朔味所以情生智隔想變體殊示寂毗耶況病馬祖夫病者萬異略而有三何謂三有不病而病病中病病中不病不病者謂世欲籠罩苦樂憂煎使優淨體者是也病中病者謂汝現所染更懼生死者是也病中不病者謂徹理知命出生死者是也昔有僧問古德云和尚今日病還有不病者麼曰有僧云不病者還來看和尚否曰老僧看他有分者便是病中不病底樣也又云病後始知身是苦健時多為別人忙老僧自有安閑法八苦交煎總不妨汝當觀察病是假緣從業有故業從妄起妄從心生心既無生病將安寄唉

示衰夫人

嗟此閻浮極惡世界無一可樂縱有樂者皆無常苦空畢竟無我有智之者豈肯坐視百年不求出離乎當知諸佛有入道康衢八萬四千法門唯末後拈花示衆乃指出教外別傳之旨是徑中之徑故唐宋以來三千七百祖師非此門而無出路良以此門實發眞信信自己淨白心與諸佛同體圓同太虛無欠無餘無男無女無勝劣想發起猛利頓明此心不從外得於十二時中將一句沒意味公案蘊在八識田中為入道種子如看萬法歸一畢竟一歸何處行裏坐裏著衣喫飯裏念念提撕如坐在銀山鐵壁之中祇求出離不隨第二念故不起思惟故不生度量故不將經書引證不求人說破但恁麼參去只教一念純眞祇欲迸破時節到來磕著撞著千了百當日用中當以此自勉偈曰一念純眞處大方獨蹈時機微宜密運古道貴親知白雪蘆鐵架清風品玉篾通身都是眼旋見始為奇

示不畏禪人

閻浮惡世大可畏人五陰覆心貪嗽甚命有識者皆憚之子獨覺不畏可乎但能以金剛杵碎煩惱窟以智慧火燒無明薪單提一句本參話頭拶破疑團通

身是眼橫行三界無敢當其鋒者始不負此號也不然動步則荊棘滿地塵埃亘天謂無有所畏是自欺耳又不可不驚也偈曰不從諸聖求眞諦畏向凡情聽道心直使兩頭都坐斷袈裟角上水泥深渾無一物可當情實屑金沙礙眼睛鐵壁銀山親迸出來時古路坦然平

示何惺谷居士

古德云門裏出身易身裏出門難以此觀之直下無身那容住足向空權稱終沒收成只須坐斷兩頭向威音那畔翻身十字街頭進取一步方可與博山痛棒若論宗門大意總不出古人行徑但向本參話頭上著切不可以卜度猶豫之心自障道眼如一生不了悟縱百劫千生祇向外打之遶遊遍閻浮世界脚跟下厚得幾重皮亦濟得甚麼邊事若待倚了無明去沙澄水直饒到澄潭月影夜靜鐘聲未免猶是生死岸頭事耳偈曰大丈夫須自了學道不學文做疑莫做巧讀盡百王書未免受拷捶無義味話頭宗門第一要豎起白汗流藏身孤月皎鐵壁與銀山只教都盡倒會者則逐浪隨流不會則白蘋芳草滿高不上古人墳昂藏何似而門好

示惟岳禪人

祖師云毫釐繫念三途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既不許別生異念則單提一句話頭頓發疑情疑情果發得起則千萬人中鬧市叢裏孤歷歷峭巍巍祇此話頭上疑情不解始是工夫得力忽朝撞破疑團摸著鼻孔始可與博山話會偈曰話頭一句如弦直譬如調象須全力倒跨橫趨任所之不與禪門存軌則堂堂大路坦然行大海淵源徹底清拗折驪龍頭上角珠光閃爍不關情

示量如禪人

如來一大藏教是箇切脚且道切箇甚麼字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既然切不出當看一口氣不來畢竟向甚處處去將此一句子如持金剛王寶劍誰敢當其鋒者又如臨大敵毋容眨眼只欲決勝始能破生死之牢關斷根塵之識浪也不然豈但一生空過即百劫千生未得了底日子有志之人豈甘心自棄六祖

祇是箇挑柴漢放下柴擔便乃知歸彼既丈夫我胡不爾但在自之肯心非干人利鈍也當知肯之一字如換骨靈丹其猛利究心者可不勉乎偈曰話頭一句如兹直覺死超生過反仄不於此際見根源只待當來問彌勒去處不知肯自休水冷霜枯迸出頭羸得腰纏十萬貫忻然騎鶴上楊州

宗說等錫下

無異禪師廣錄卷第二十七

無異禪師廣錄卷第二十八

住博山法孫　弘瀚　彙編

首座法孫　弘裕　同集

書一

與鄭方水大宗伯

頃在樵陽聞德星光臨棲鳳及拜領佳什珠璣滿案鏗鏘作聲至講經座本以無舌證一章賞稱甚喜大居士不易到此田地必有大發明處非彼常情潤飾詞華供詩料者也昔夾山大師嘱洛浦云且莫草草匆匆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怎教無舌人解語彼時赤尾金鱗早向鑿甕裏醃殺矣仰山偈云一二三三子平目復仰視兩口一無舌此是吾宗旨伶俐衲僧二三十年做工夫到此未免結舌芙蓉云無舌兒童能繼和正所謂向上一路滑如苔大居士何以得之便利若此賞稱恨未親接台顏徒于言下揲勺蠡以測無涯倘再借清光照臨薛蘿共談海印三昧使靈源幾片石咸爲點頭乃佛法之靈驗耳

與詹定齋廉憲

自去歲辛謁奇遇欣瞻覇禪與淨土居士彙有之矣喻教遠頒若獨有意于愚師弟者何謙抑亦至於此竊謂毗盧性海人人具有從上諸聖語言及諸家公案無非發明兹義總在學者見解何如居士書中超脫之見即是此境現前一了百了更無二語若曰明于此或昧于彼恐尚是意識中得來非性地上徹悟耳雖然大善知識種福田植慧根何難于此道也即以居士勳業較量之閫中品士尺幅證心塞外閱兵

一鼓作氣。文經武緯。用無不宜。第令持此向最上乘中。直是玄鑑洞觀。單刀直入。氣象。貧衲將翹首居士。了一大事因緣也

與鄭雲梅司理

別傳之道。自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二十七祖傳之菩提達磨。觀其宗旨深奧。非大聖無由開化。趣用整密。非圓機無以領略。大士航海而來。直接上根。每遭眦斥。故面壁九年。俟時揚化。至二祖安心。斷臂流血而見骨髓。三祖懺罪。瘋顛病差。作頁模。信大師。徵詰明佛性于少年。盧行者風幡。烹眞金於大冶。自後金雞銜粟。南嶽厩裏跳出馬駒。而衆命尋思。青原山中笑看麟角。江西一踢。四十八員斷命根于彼時。捏轉鼻頭。盡大地人頷全機于此際。及乎五家派出。或揚眉瞬目。豎指擎拳。打鼓吹篇。揮戈舞劍。無非助揚一大事而已。豈有他哉。五宗則首出溈山父子。唱和暗機圓合。據茶則體用雙彰。耕田則事理俱顯。臨濟則直下妙用。活中要箇死人。一語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有照有用。立主立賓。非上根利智。孰能究其涯量哉。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粟棘蓬從此渾吞。有時一喝。如踞地獅子。金剛圈遝斯返擲。仍觀法眼一派。則何止惟心。全提正令。耳色眼聲。六用互施矣。雲門則高低一顧。萬象齊彰。擬議之間。則橫屍萬里。故云顧盼猶倍。句揚眉落二三。獨洞下宗旨。不附物。不立玄。以實鏡三昧。照學者之肺肝。君臣五位。以辯金鍮。雲水交參。而分玉石。不犯當頭。不居正位。若機紐銜于樞口。轉處幽微。以絲紗吐于梭腸。用時綿密。大理本無二。一致門庭。施設萬端。豈非雲月是同。溪山各異耶。如上所言者。居士本自具足。又何待貧衲葛藤如此。知居士是箇中人。必證箇中話。敢惜乎口業也。居士欲要大安樂處。須向者葛藤裏。一一透過。始得。還肯麼。此時若不究根源。且待當來問彌勒

與趙□□司理

貧衲草野疎陋。承獎借過分。且詔以靈光獨露之旨。使振百丈家聲。自愧何堪。誠知大居士得此光明幢相三昧久矣。故能以此光。回照一切。每惟末法中士大夫不罵佛謗法。幸矣。如臺下深心力護。如已眼目。

非徹照佛乘廣行慈願。孰肯擔荷如此耶。然知大居士雖作如是廣大佛事。亦不作佛事之想。雖發露此光。而光非存照。故盤山祖師云。心月孤圓。光呑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此正與大居士機理相契處。然下文云。光境俱忘。復是何物。着裏到得。便知云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學道人得此箇境界。自然生死心破。智不能知。識不能識。如來禪。祖師禪。一併打徹矣。教中所謂絕心生死。伐心稠林。浣心垢濁。解心執著。塵勞佛事。皆爲遊戲。出世入世云乎哉。大抵貴在一念生死心破。自肯承當。而一切處自然法身獨露。如青天白日。一毫遮障不得。若有絲毫疑情未盡。即障道眼。古人云。一翳在眼。空花亂墜。昔長慶稜禪師坐破七箇蒲團。因捲簾廓然大悟。乃作偈云。萬象之中獨露身。惟人自肯乃方親。多年謬向途中覓。今日看來火裏氷。此即生死心破。承當自肯樣子也。古人深山二三十年。草衣木食。眞參力究。蓋爲此耳。賚請自幼出家。參尋頗力。情關理路。百揭千翻。直得伎倆自窮。所謂獨露者。雖欲隱而彌彰。不知其然而然。至今喫粥飯。始知甜耳。以臺下家裏人。說家常話。非敢馳騁機解。自揚家醜。蓋承以靈光下照。故爾借光放光。然亦自知不揣其量。溈山云。此宗最妙。難得其人。末法宗風。掃地久矣。僧中寥寥。不意縉紳先生。猶見居士。所謂清獻公再來。非耶。承大教辯明實際無物。不有無物。不空眞俗二諦。於中影現。無法也而假名爲法。無身也而假名爲身。此眞性一段光明。開發顯露。清淨無翳。如朗月處空。無不現者。至云潛思于暮年。根力純熟。如此則十二時中。固不待提撕話頭。如香象渡河。截流而過。一超直入。已是漸言耳。第禪宗向上。不說法身邊事。要在機用迴互深舍。獨占古人云。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豬左膊上。此語亦不可作道理會。亦不可作機鋒契。要知十二時中。潛行密用。築著磕著。不差毫髮。徹見佛祖骨髓命脈。則如居士所云。縱橫自在。御風而行者也。若然者。不把繩頭而繩頭自把。即此繩頭。復是何物。上堂洵口而道。爲好事者錄而成集。忽被居士覷破。又添一重公案也。第拂讀

佳製。霍然忘暑。所謂薰風自南來。殿角生微涼。倘因
合刻。永戴法雲

上憨山大師乞壽昌塔銘

恭惟大師。最大圓悲。無上善聚。覩慈容而入道。聆謦
欬以銷煩。末世法幢。昏衢慧炬。某於髫稚。便耳鴻名。
幾欲向往。未遂瞻光。雖私淑慧燈。而衷心竟結。丙申
年。參見先師壽昌和尚。把茅之下。量兎角之短長。覩
拳之閒。捋虎鬚之返復。稍知去就。便爾樵牧之閒。于
茲二十餘年矣。去歲為先師入塔。得覩師讚章。悲喜
交集。哀哉。切心自忻。謂先師大光明藏。于斯透露。不
泯。即欲趨領教益。借慧潤以展遐思。多歷障緣。行行
中止。今春縉紳先生。輩乞銘靈塔。某謂非大師筆力。
不能傳先師之神。衆咸默然。悉從末議。敢遣小徒輩
登山丐請。伏惟慈允。以慰渴思。豈但不肖等。得沾濡
法恩。即先師于大寂光中。致謝無已耳

與沈東華廉憲三

春日得聞報。知福星照氷谿也。此非小緣。皆湖東子
民善因所致。惟林下人。鄙蹶不敢前蓋公門。中非僧
家行處。祇焚香遙祝而已。承諭教豐儀。仍問及宗乘
中事。豈但為僧者。得沾惠澤。即三千七百祖師公案。
亦復重宣也。臨濟大師云。一語中具三玄。一玄中具
三要。此善知識。臨機慧辯。三玄三要未兆之先。已通
身突露。非臨時湊泊。如旃檀本香。借火爇則分外香。
若以火論香。則辜負旃檀。若以言句中討玄要。大可
笑也。諸家錄中。皆下語。大似以鶴粉喩雪。雖色相似。
去雪實霄壤。惟汾陽頌云。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
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月菊花新。灼有
眞旨。大居士切欲發明斯道。在臨濟喫棒因緣上會
去。則待客迎賓。拈匙把筯。三玄三要。不問可知。其或
未然。父母未生前。那箇是我本來面目。烏紗蓋頂。黃
金束腰。傀儡一棚。不加線索。則生死暗然無寄。本來
面目。是甚麽碗脫丘。三玄三要。留待台駕入山時。再
作箇話會也

讀諭教。不能釋手。知居士靈機波發。皆夙生般若慧
之所成就。非常情可及也。惟祖師門下。言句如糞木
札。糞如炊鐵釘飯。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惟悟與

悟乃能明了若謂某爲三玄句某爲三要句某爲先照而後用句某爲照用不同時句正所謂以管窺天以蠡測海多見其不知量也大居士決欲發明此一件大事赤肉團上無位眞人在六根門頭放光動地不得當面錯過若錯過時百劫千生未有了底日子將前解路如斬一握絲一斷一切斷更不相續無位眞人是甚麽乾屎橛但恁麽究去一朝知痛癢時向大愚肋下築三拳是大丈夫作略非分外也若依韋附木東引西證說心說性者可請一善學沙門將三經五論細說一遍譚之一字拋向萬丈深坑過不可說不可說劫後再可談不了之緣未爲晚也不識大居士於此寧甘心乎

昨承諭入道貴在眞實眞實二字誠入道基本也不識居士於眞實處曾入道乎少林大師云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乃可入道果得心如墻壁則眞實二字不言可喻若心中揣摩生諸解路早是不眞實欲得心如墻壁安可得乎果得心如墻壁正堪入道若以心如墻壁使欲住足祇是箇心如墻壁漢不堪與語道也然心如墻壁不容易到有一等人將妄心過捺令心不起謂之心如墻壁大似水上按葫蘆從少至壯從壯至老欲得心如墻壁無有是處眞是箇究心人將一句話頭纔方提起如吹毛利劍觸其鋒者卽喪身失命欲其別生一念了不可得遠眞實二字安亦不住斯二字誠爲入道之基本也大居士日用以此可坐進斯道不然則彈指一生可謂錯過了也眞實云乎哉

與林季翀大宗伯二

隙駒易流與大居士兩易寒暑以慧照觀之靡隔朝夕矣適捧翰教忭躍無量經世出世一大因緣撞破從前關棙自是有力大人也居士當一肩擔荷又何慮誤墮落哉夫性命者宜直下會去如會去則眼見耳聞與法界體同無纖毫滲漏圓覺疏云德用無邊皆同一性性起爲相境智歷然相得性融身心廓爾居士於斯見徹憂慮不能縈生死不能繫遊戲世間京都鄰都浩浩皆菩提道場也更徹見淨土宗旨白太傅須要讓居士一籌耳其或未然但看念佛者是

誰行裏坐裏一切事物裏只要看破此誰字忽朝摸著鼻孔阿彌陀佛不向別求也

舊冬承諭教謂人生五十不知性命所在此爲誠言非套子語也當知此事萬劫難逢千生罕遇既知有此關棙若不發明肯甘心耶祖師答見性偈云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齅香在舌談論又云遍現該遍沙界收攝在一微塵大居士可將此偈細看一遍眼所見耳所聞不落聲色畢竟是何物也世人都被聲色所轉輪迴六道無有了期一失人身萬劫不復可驚可怖可懼可畏如有智者當于此著忙世間功名富貴決定羈絆不得何也身非我有況身外乎看破此境界十二時中深追力究念念不移決欲發明而後已若能返照直下無第二人動轉施爲無斷實相視生死如夢幻觀世界等空花永嘉云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如此做一箇凡輩不拘底大快活人世間之樂事百千萬倍胡足爲比他日向樓鳳嶺頭拍掌一笑何也笑此老婆心葛藤語耳

與余藏瞻郡丞

逢人即問知居士貴恙未瘥甚是挂意夏以生此軀惡世界有身即有苦不待病時是苦從少至壯乃至出仕做官種種運爲莫不悉是苦境公曾在苦中穿下過來何云今日方纔是苦要知法身苦不能及劫火洞然我土安隱居士當確實正念不以此苦退菩提心不以此苦生退墮心當看此身如弊垢衣如夢中像生歡喜心管他今日去明日去如船子和尚水喪降魔和尚火化是謂之捨苦趣樂如此拌得壽亦可延病亦可愈古云外其身而身存斯之謂也縱是便行當撒掌莞笑做箇倔強底漢子使後人發心不可畏首縮項退他人信心公之福也我忝知識不得不盡情向公道破

與沈□□孝子

接來書知居士操履不羣三十年前酒色場中就聞半世三十年後始發清淨心看即隨即臭即懶頓起疑情即陳眉公啓廸也余每看眉公書似挫抑禪門此開示學者又似傍禪家門戸孔子顏曾思孟決無此等語此語似初心禪者口氣但使人在色身上作

活計不能深入性地何但死了便臭爛即今色身水火稍不通流即臭爛又何足疑閻僧又云髮毛爪齒不知痛癢此是箇眉公脚跡走底漢子即今幻妄色身還知痛癢麼爛壞底是甚麼臨濟大師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汝等諸人好看又云無位眞人是甚麼乾屎橛此是出生死底要津斷知解底利器此無位眞人還爛壞得麼一朝病來手忙脚亂便是認定箇色身不肯放下生平行履總不究竟正所謂擔佛傍家走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居士將平生所知所解底盡情放下但看箇無位眞人是甚麼乾屎橛深追力究頓發疑情行裏坐裏著衣喫飯裏只討箇下落忽朝打失鼻孔始知爛壞臭爛底是場笑具耳余曾說板在蘇州是余生平行履居士請一本可以坐進斯道他日漆桶脫時還幾雙草鞋錢未晚也

與余文台居士

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來諭最爲肯綮但要發明生死二字將此二字做箇貼肉汗衫行住坐臥看生從何來死從何去或單提一句亦可若一句上徹去千句萬句一時徹去無邊佛法自然通曉毗盧遮那佛華藏世界悉自心受用大小二藏從自心流出非外來境也心外既無境可得生死二字安放甚處居士決明此事但恁麼看去決不可圖箇小歇場亦不可攙雜世緣守著靜處亦不可從人語句上生出解路亦不可作聰悧解會自生滿足想只教生從何來一句子撲得粉碎始是大安樂田地也不然盡是落草落水題著能講能談底喚作一靈眞性正所謂認賊作子即今賣境稱善知識指示於人如是師如是徒以燕石而寶之以瓦礫而珍之他時生死到來自然七顚八倒胡思亂量閻羅野鬼撥弄將去鑊湯爐炭劍樹刀山饒他不得爲伊平日稱口頭快便破佛毀法謗善知識坑陷人家男女也居士但如貧衲所示或看禪關策進博山警語及徑山阿書悉能助發機緣也

與吳觀我太史二

往返生生社與居士淸談將半月如坐毗耶城正所謂被上人者難以淵對然不二門向上更有事在故

云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譬如入都城四會之衢。非行到不能親歷諸境。嗟夫此道閼之久矣。投子遠錄。公將五百餘載。其間提唱者。罕得其人。生死分中。似不可以解心敵。如南嶽見六祖。德山見龍潭。大有樣子。居士於此。但當盡心單提一句話頭。孜孜不捨。以期大悟。若徹見根源。即無明結使。不斷而自消。根識境緣。不澄而自殞。可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自不與諸法門較優劣。縱不悟。站定脚跟。終有到家日子。如不信斯道。三阿僧祇劫。始能成就。古德云。拌此一生乃至三生。必能打徹。豈欺我哉。如看一口氣不來。畢竟向甚麼處去。此處字上要切要緊。切不可將經書引證。如教中謂無去無來等。斯是毒藥。不可沾著一點。但貴深追力究。決定要討箇下落。如前教乘中有相應法。急須吐却。或澄心瞑目。寂照相治。虛靈不昧。觀法無我。乃至究竟不即不離。及事事無礙等語。在佛法中。謂之入理深談。在參禪人分上。謂之野狐涎。所以云。鳳棲金網。趙甞漢以何期。居士不可不慎。貧衲不得不盡情吐露也。

貧衲生少智慧。唯參究一念子。蓋切今與居士論及宗乘中事。譬如居海者。不問江河淮泗。惟以海印印之耳。所謂看話頭。六代相傳未之有。問答之際。一語中放不過。便頓發疑情。如能大師問南嶽。大有樣子。自後諸家激勵。皆曹溪一箇印子上來。居士于此須發起大信心。要徹生死。決從斯門而入。捨此別求。是岐路。非禪門捷徑。于此事上。決不可生疑。決不可以教乘中印證。所云散位獨頭。倏起倏滅者。祇須切之一字。是破意識利斧也。禪警語。大慧回書。禪關策進。悉能助發。如參究一日。得一日實用。縱一生不明。亦不妨具成佛作祖底基本。古所謂但辦肯心。必不相賺。承諭浮山聖道場。處自有天龍擁護。貧衲似不能應命。山居人事叢雜。年臘漸長。兼以病魔日至。每欲捨衆入深山窟谷。以度餘年。說法境緣。付囑於大地有情。待時節發生耳。齊璧玉居士。纔發信心。須臾即沒。無奈死魔壞毒。提心印大可嘆息。唯居士體認自己本命元辰。莫管他世界成壞。永嘉云。大千沙界海中漚。況漚中一瞬。虛起滅耶

無異禪師廣錄卷第二十九

住博山法孫　弘瀚　彙編
首座法孫　弘𥙿　同集

書二

與何芝岳相國

人生緣遇不易得歸向三寶倍復為難惟居士深入佛乘靈苗智種天性帶來而究竟一念子肯心自許其肯心二字誠進道之基本也昔人云我得百丈一句語做宰相此話一行使天下人皆知有佛法利益甚大非世間功德可比希居士燮理之日毋忘此一句話頭十二時中幸以大法為念直欲進陪上古洞鑒今時日應萬機不壞不雜觸境遇緣若臨大敵欲勝重門欲開猛浪中欲登彼岸大旱時欲得甘霖思到思不及處忽然摸著鼻頭原是舊時面孔端不借別人纖毫力若以世智辯聰揣度道理定信不及唯有力大人一担擔更不搖頭轉腦也此事誠難決不可將經書上印證不可遏捺妄念不可使自心空寂凡諸動心皆成藥忌諒居士已深鑑此意不待贅諸贅語耳

與蔣一个文學

泥途警境勞往返三百里而作衛護法害之親過于骨肉第此心難發果能發起即菩薩行利他行非恆常人也然利人者必當自利藉塵勞業識中提起一句話頭以期悟徹居士當決定發此心若不發此心是謂之脩福非脫生死此心一發塵勞業累自不能繫決不可避喧向寂以塵勞為障道此是小機非有力大人昔趙清獻公青衿時便參究至做官始悟道張無盡就仕路參訪做運使親見兜率此二公大可為人眼目居士又不可不學以貧諸意謂單提一句話頭只管盡情讀書話頭在念根塵不偶境緣不入書亦當有深進自然華文麗藻不與世間讀書為比若曰參究妨讀書讀書妨參究此非上根利智幸留神勿忽

復□□□侍御

華嚴疏云一夕之夢翱翔百年居士肯信百年之夢在一夕否若能知此則延促同時遐邇一致無邊剎

海全在一塵豎窮橫遍則無間然如此則與居士一會則一切時一切處悉會又豈但語言相親根塵相偶然後爲會晤哉于此倘未能會地可將一口氣不來畢竟向甚麼處去單提此一句話頭行裏坐裏著衣喫飯裏不可須臾間斷忽日撞破疑團以破此百年夢境則世間之寵辱自不關心世間之樂事自不能爲礙也貧衲遊浮渡時得聞居士上荊楚不知急水灘頭曾吸盡否百草頭邊曾會意否若吸得盡會得意不可以龐家兒女爲軌則不妨乘小艇蹐齋陽而上博山與道人相見烹活水聽松音又是一番清境也他日宰執權衡爲護法金湯不待貧衲多囑耳

與何惺谷居士

居士生平操履余甚愛之但知見太傅恐悟門妨于進益世間因緣等事似不必太勞攘只須按下雲頭睜開隻眼提金剛之利劍懸肘後之靈符發諸人未發之心到祖佛不到之地不然恐眈著解路未免有算沙數寶之譏紅紫亂朱之誚居士具大力量但爲人太勁挺初心者難得親近大凡與縉紳及始發心者相見時以法啓廸之以慈攝之以悲救之以方便導引始得機感交孚乃法門要徑耳

與徐止觀居士

承論末法下衰魔風熾盛宗門冷落主法無人余嘗于此撫几長嘆可謂襟期不隔千里同風但不識于此事中曾瞥地否若此瞥地不妨向祖師門下拋磚引玉撮土成金垂手將來與物作則盡大地是魔直從魔隊裏穿下過盡大地是佛直從佛頂𩕳上行然後向佛魔不到處解三玄戈甲碎五位鎗旗黑漆桶裏鑒貌辯色無影樹下嘯月吟風脚跟下動步觀體與博山相見倘未得如是禪警語不可不細嚼一遍提一箇無義味話頭做一場沒巴鼻勾當一朝迸出頭來渾身富宇宙求其一衆生相了不可得何物在迷何人在悟居士與博山長太息悉屬寱也貧衲掃一坐具地與居士作不動軒不識居士以爲何如也

上樊山王

殿下天然貴胤乘願力來遊此堪忍世界導引群生然行海重重須懷彙利交互融徹與法相應又至理

深玄非參莫透疑心絕待實證親知知與行符名之曰智紹隆佛種其利溥哉殿下是過量人已入密印三昧不待贅詞贅語耳小徒歸承瑤章寵賜知殿下有夙世之緣倘春水漲高不妨乘舟舞棹向博山浴龍池逢場作戲登衲命侍者別甑炊香水鳥樹林當為殿下談實相也

與陳熙塘方伯

疑情不起是生死心不切似與前論中不相符合果生死心切是誰二字不明安得不疑疑情頓發心意識尚不起況解路乎雖兼淨土決不可生自足想安隱想斯二種是究心人大病居士不可不知識得是病終不蹈此二途祖不云乎不斷驚奴誓不休彼既丈夫我胡不爾是誰二字是斷心意識底利斧截解路底垣牆出生死底要津也參此二字法門如韓信背水陣不顧危亡始得相應耳只此一生判百劫千生不了底公案有智者當以日代歲身可寒肚可饑不可使話頭有間斷只須迸破疑團心意識及解路冰消瓦解始得大安樂是大得便宜人百千萬倍不足為此也何如

復余集生居士兩請書

大法之東流江左也自康僧會始於是趾其後者代有隆替而佛會之廣厲禪宗之編集於以不負付囑國王之慈旨則自我 明皇帝二祖始而一時從龍之臣如沈翰林黃侍郎一流人皆毅然以弘護為已任此建業故事之可尋者是故毒鼓不震於 帝都多邁遠死法輪不轉自王臣半遏小機和尚一國之師人天之眼而三十年來若將有避焉以偏處於江之右抑亦與言及此乎日者弟子[illegible]不甘作門外漢自遠嚮風一往入室分鷲王之臏乳竊獅子之片毛掉鞅而歸便自稱尊無佛處稱漉漉如稗販然冀以化此一方之九印而都人士之羣為雄者自是而效拙秀才之所為於慧業中知有丈夫事也而王孫公族之號最貴顯者自是而效邵陵之所為知有七處九會四諦五時事也而進賢冠之日支月支不萬羊不屬厭者自是而效殷清臣裴公美之所為稍稍不諱浮屠法

知有四依十地及流水實勝事也夫弟子褚而分臍乳竊片毛也者以試之同類之攝入上求下化斯既然矣況在和尙眞獅子眞鸞王來此鼯羣鶻類之中諸所攝入又何似夫弟子褚而不忍同類之愈墜愈沉尙不靳小慈思一引手況在和尙普觀大地有一衆生不佛若已推而納之泥犁此之爲興慈運悲又何似而時至化起機熟緣生意者今玆適遇其期乎此自和尙意中事又何假弟子褚喋喋爲哉和尙其惠然肯來矣鄉先進自儀臺僕大夫以下若而人宦陪京者六曹以下若而人世守則元勳以下若而人實有問心謹用疏列名狀攅香遙禮拜使而行自是翹勤西望日日以冀如歷饑渴和尙其來矣弟子褚一番拮据頗費手口總之從佛法起見何敢告勩萬期憫我專愚且無使我不誠於初發意之俗漢而因以阻若輩後來之轉機則幸甚幸甚菩薩戒弟子道裕再稽首旻昭陳居士爲弟子褚無師社中善友之一今爲南中四衆捧刺跋涉不辭勞勩此亦其猛利之一端矣所期和尙莫輕放過先與三十痛棒遣歸以爲和尙前茅可也裕又白

又

自參和尙後覺向來胸臆間雜毒被少分醒翻洗發頓盡歸來筆研付之祖龍書籍付之蠹懷丈室而外一物不將獨是坐斷十方密移一步粗知奉教而行而長安甚鬧我國晏然且喜歸源有路中間自信得力處是去冬解組而歸於涷舟中結八十日不語之期所謂佛也沒柰何艮然艮然若問某甲見箇甚麼纔開口便自肉麻了也初春接慈札極承護念不翅方外毛裏擬致報書請發迫於王程遠邸舍人裝北上職此阻濶時虞失乳之思今玆啓請肇自夙懷寔從僉議因念九到洞山三上投子舍身求法應非居士所饒爲而西遊三十國遠届五天爲法求人則有奘師之風在況復懶道人宴坐石室四祖自來牛頭不往秣陵往事大底如斯惟和尙念之邇者鐘阜間大有道人氣聚勿失可也不著一枝橫出荊調風吹徒使曹洞

印文久成刓敝而假年五十法嗣未弘甚無謂也弟子稀方以詩偈為戒聊取襲休語為和尚誦之曰一千龍象隨高步萬里香花結勝因擬欲事師為弟子不知將法付何人弟子道稀再白

曩日法席之盛無越於　帝都雖代有隆替悉係因緣非智力所能強也惟我　明聖祖神宗受靈山付囑建立三寶弘通大乘是以天雨寶華壇呈奇瑞宰官開士傾心法藍實千載一遇應斯嘉運也二百年餘芳規未替戴德愈新林下山僧朝暮祝誦未能報其萬一豈敢效懶瓚輩不思弘法深益且念正法將沉魔風熾盛稱悟稱證者已遍域中付拂付券者幾盡大地痛思古格為法重人寧以身陷泥犁不將佛法作人情是何心腸今時急於法嗣忘其遠憂是何意謂獨掌不浪鳴隻輪無單運擬欲遁逃深山不忍見此荼毒而居士復以慈心三昧見召將令不慧復為馮婦乎宗通說通內護外護居士似無愧公美印高敝刓心孤嗣乏某實忝晞運耳旻昭橫遏老人出山殊乏丈夫氣象剛刀雖快不斬無罪三十棒遠寄白門擒賊必先渠魁未知集生果能赤體承當與否百年曠茲盛舉何異慣刽快覩肥牲兩載疲於津梁猶如羸夫睨彼巨鼎且浮山雙徑先達已到諸執事人攀轅恐後今年決不出山語已在前意欲踐後偷違初心以赴徵命難辭衆口進退維谷居士其代我商之一芥臨天毫端含剎邊隅都會孰劣孰優今古異局彼此殊勢易地未必相為睽合同異未可一轍而論若必按圖索馬恐劍去久矣高明如居士諒必不爾或是為法心深意圓而語滯耶

諸大檀護未及偏復幸宣鄙懷統希炤亮不盡

與余集生冏卿

舊冬與居士熟曉昔之緣雖爛翻舌根痛加激勵實無他念只教透徹向上一路方稱貧衲本懷別後甚為悵然及度嶺閩地善信歸心如雲諸祖芳塵清芬如烈似不減吾鄉也頃聞恩擢法門幸甚正好藉此時節贊益佛乘大凡諸修行人多被二風所觸逆境中能發人道意如見危思安順境中多打失正念為情想所溺諒居士具大智慧畢竟二途不涉然不可

不知禪警語不可不熟讀功深力到忽朝摸著鼻孔祇在面上始信吾言不謬矣應事接物之時來則赴去不留以寛恕二字作座右銘亦可爲助道光明幢子幸居士留神焉

與陳若來使君二

叛錫過貴郡方登岸卽蒙台駕枉顧談及宗乘中事大發肯心歎怍無量別後六日登鼓山讀蒞孝善果二錄足見居士一片悲孝婆心超出常情萬萬也然人生如芭蕉無堅實相又如作客寄住旅亭雖有旨酒嘉餚安隱快樂自非久長惟智者必尋歸家計耳視此四大色身如幻如化一氣不來作何究竟此是吾人一件最要緊事於此不忙溫飽之餘悉爲別人忙卽溫飽亦是分外事況其他乎希居士慧發當機毋容暫息將一口氣不來畢竟向甚麼處去一句子孜孜切切只教覷破者一著始是大安樂處切不可從人言句上討分曉不可將經書上印證不可默照澄思以爲得意不可因循循虛度日子二六時中祇是一口氣不來畢竟向甚麼處去忽朝迸破疑團如駕輕車而遊熟路不亦樂乎放生業悉能助發機緣若得其所廣其悲願是賛禱至望

聞實恙心甚懸懸恨不能縮地一晤想居士世間境緣不能動念一出世時悉是順境惟此現前身心珍愛護惜從護惜中水火不能交濟便成病苦欲治斯病者先當看破此身悉是假緣無實主宰如夢如幻病自可救良以從業有故業從妄起妄從心生心卽無生病將安寄十二時中常此諦觀則病不待藥而自愈也善養者不知有身不見有世界對境逢緣如木石相似但看父母未生前那箇是我本來面目將此一句話頭切切看去毋容起第二念是名善調治矣居士具大智慧似不待贅語黍在方外之交不得不盡情說破也

與徐濟初孝廉

蓮縣話別倏忽一紀頃與門下晤對緣不易耳參究一事幸深留意不可忽不可忽想吾人生此閻浮如漚如沫聚散不常一氣不來身非已有就此不實境界中當尋箇大安樂處一口氣不來畢竟向甚麼處

去此去處不明則生死暗然不可不著忙耳如參究一事切不可先下註解不可思惟卜度若註解卜度是謂之業忌于參究分中了無交涉只將一句話頭著衣喫飯處動轉施為處畢竟向甚麼處去一朝衣線下迸開自然七通八達三千七百祖師言句皆一場笑具耳

與陳四游中丞

貧衲行業無補主持宗門無甚長處惟一肯心自許謬為先師印可自謂藏身幽壑以保餘年不意往來禪者以情量推之遂使水漲船高名過于實愧也何如實境鼓山聖道場處如以玄沙黃蘗長慶雪峯每欲登攀無由克就何幸檀越乘願力來城塹法門輿揚三寶況以楨榦宏猷廟堂遠略為出世間畫一籌策頹風復振于今日氣象更新于此時其功德熾然非毫楮能罄然依正互融真俗雙顯外管佛剎內護心城暇使無價寶珠輝天鑑地不知居士肯瞥然否古德云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見山河萬朵由此觀之世界不在身外道場毋

論他方鼓山博山似不勞動步也承召敢不趨命第寒山色色有礙殊不如願諒擺衣有時但不敢以年月期限為約耳

與葉童真居士

會徐澹老知居士在恙中千里之緣一水之隔悵恨無已丙辰別後不識於生死分中曾留意否古德云病後始知身是苦健時多為別人忙此語為頂門針破世念利刀智者專不覺乎真欲究心不須理會古人別種公案恐生出意路更不穩便只就已躬下看一口氣不來畢竟向甚麼處去此去處不明則生死暗然更不瞻前顧後只恁麼還撈將去如勇士臨大敵直解重圍居士肯諦信此語病不問藥醫不問命使得此地水火風轉定不被五行之所拘束耳

與泉州諸禪人

泉南佛地列位上人生于此出家于此皆夙世善根遭此緣遇當發猛利心徹已躬下事接續祖師慧命此博山之至望承道愛論山野無有不適者奈鼓山之隔博山之遙如著絮從荊棘中行東扯西牽不遑

安住做箇沒傷㑊忙漢子。大可發一笑耳。浴佛後挂杖頭巳北向速速回山。擲去瓢囊。喝散大衆。灑灑落落然後向佛國中。與列位上人。箇枯柴煮活水。唱箇古今不二底還鄉曲子

無異禪師廣錄卷第二十九

無異禪師廣錄卷第三十

住博山法孫　弘瀚　彙編
首座法孫　弘裕　同集

書三

復邢梅陽孝廉

貧衲方息慈時。即聞令先師居京邸說法。服膺豪傑摧折慢幢。如雷如霆。可喜可懼。因侍受業師南詢。不追親聆教益。迄今渴慕之懷。歷歷猶在。庚申冬接翰教。始知居士入令先師籌室。味無上法乳。業夢幻功名。自非深有所得。安得如此行履。今獲居士長篇高論。歡喜無量。實以慰未見令先師之夙心也。復承來諭。謂時當叔季。大法平沉。魔外說法。不啻河沙。讀之至此。則撫几長嘆。足見居士一片大慈悲心腸。雖未面晤。可曰神交。況古稀之年。乾乾若是。使懶惰比丘不無慚愧矣。貧衲久廢簡編。承居士般勤致問。不敢不竭思。以訓來意

一問狗子佛性之語。似不可以識量卜度。又不可在有無上作活計。貴在眞參實究。果然當下絕親疏。如風捲塵。不留朕跡。若在有無上捉摸。何啻捫空論太陽遠近耶。有角無角。二種語翻。趙州兩重公案。思之可見非泛論也

二問謂妙明體盡。正墮頑空。此是居士錯會綱宗之旨。不但見錯。彙義亦謬。解文中云。妙明體盡。謂理極情忘。力在逐緣。有轉身活句。況知傷觸。不借中。自非知有不知有者。如寐語相似。安能識其來源也。此正是曹洞血脉。如靈珠在握。又如瘂子喫蜜。心口俱甜不能向人吐露。若以頑空擇正所謂黑白相反也

與劉胤平太史二

吾宗寥寥。不易得人。幸昆玉趨向斯道。如饑如渴

余實愛之但不卜別後於參究分中有進益否世諦境緣得解脫否財色名實不動心否果不動心則有解脫果解脫則近道矣頃在建寧閱殿試錄始知居士臚傳第一此從三寶中乘願力來藉世間之高名廣法門之善行諒居士先已勘破浮塵境象必不以此介意惟巳分上一著子不可須臾放下一時不在則錯過了一時大理不明肯隨境緣中搬弄做箇癡呆底漢子耶然參究一念子須要福緣助發譬如苗稼發生若無水土雨露則不能成就居士巳深知貴在力行凡作福田惟三寶中最勝故不可以諸善門為比近時有一等人祇云行善不必崇於佛門當知此人無善提種子教中不發菩提心行諸善事是謂魔業居士不可不料揀當以三寶為正世間善助之可矣居士魁天下不必以賀他日心空及第余則合掌賀之耳途次倚阻會晤難期用此切囑

佛祖之道貴在得人如彌勒菴與諸昆仲初會時祇欲居士深生信解世諦有為之法非山野所望今科名巍赫係因緣和合偶爾成就亦乃夙世靈苗之所發生當思之未兆之先所謂寤寐勤劬思報佛恩切不可自生怯弱孰為有力孰為無力孰為大根弘願孰為淺根劣器居塵出塵全身擔荷者捨居士其誰歟又當念生死事大無常老病不與人期失之剎那悔之永劫參究一念不可須臾忘卻警語作箇策身符子遠離諸過以期大悟凡在佛門一切善事盡其力量皆可為助道因緣若半進半擔即同流俗非佛門弟子博山有一頌不免學似居士若向此頌子上徹去不須動步與山野大笑一場可謂老胡今日有望也頌曰博山事香燈居士援毫管千里塞跬步兩人缺一半惟有過量漢不被時辰轉果知分寸長却笑丈尺短楚水吳山霧一團森然雲樹護旁攢梅花無意枝頭放爛熳枝頭綸的傳後二句是山野昔所和偈語居士高發時不知曾記之否撒以點破可發千載一笑

與阮濬宇鄉伯三

瓶錫任緣本非處所萍蹤鳥跡致使見者易而定者難耳居士權衡在手瀟灑自由現宰官身行菩薩行

當以公堂為丘壑城市作山林起同體大悲不見有心外之境可矣倘於簿案下錯過日用事祇恐拄杖子笑人忙耳辱錫報章明晨當躡趺清几以竢晤言拙偈奉復希郢政之杖頭凛凛沐清風漩澓都歸掌握中千里不離跬步下謾將傾瀉較缾空

昨於緣幻場中與居士論及佛乘俱無詮文即同體大悲亦是未了底公案吾人果於日用知同體大悲則步步踏著實地非心外之境耳古德云樵子貧薪歸機婦連宵織管他家事忙且道承誰力知恩報恩只此一偈不知居士折旋俯仰曾薦之否果薦得則山頭之白雪清冷凍殺法身脚跟之流水潺湲侵損漁父駢闐車馬鱗躍子民不須格外訓機最喜塵中見佛狂歌醉舞誇本具之神通淨几明窗樂現前之三昧不礙恒居火宅何妨倒誇白牛弄窮子珠奪饑人食剖微塵卷閱大千經世間之樂事百千萬倍不足為比也貧衲以此訓居士枉駕之勞惟同體大悲訂今晚向華嚴寺中以償斯債希示的音其或未然明早則遠征之念已動接淅之行也

滄海一滴也世界一塵也貧衲近在石頭城大作一場佛事究竟如幻大居士還見聞也無若見聞者作座生是親切一句試拈出似貧衲使參禪作見聞種子也既接論教請投芥未合茛以宗門中事自非親到古人田地所有議論悉夢寐中語閱九帶敘煥然出奇所謂三止三觀乃至無上無向無一無著而一非無者斯即向上著此論至精至極無人能到但以貧衲觀之祇是教中底藏亦是教中向上似非宗門中向上語吾祖師門下貴在轉位旋機底一條活路居士肯向著衣喫飯處轆轆翻破大笑一場始嘗地耳然大章不妨流通與天下人作點眼藥非文字也慧命中實受用也貧衲意謂宗門中長處只欲居士親到耳詩酒二事故乃陶情然詩能勞思酒乃傷脾台下高年幸清損之慰所懷也

與徐六岳元勳

貧衲曩年遊金陵屈指四十載登岸恍如夢中閣下格外深慈作法門擁護使見者聞者生希有想域中第一長者發此樂善之心感人人種下成佛作祖根

本悉大居士導引慈力風行草偃之德化也常不輕菩薩見捶打罵詈皆曰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況至誠禮拜讚歎者乎以此則知凡動善之地皆爲助道緣譬主人有良田佃與人耆田之蕪即我之蕪田之熟即我之熟其導引功德思之可見也江山曠如肅此裁謝

與王維新郡伯

貧衲不憚番易八百長江千里爲法求人雖則托鉢空回惟與大居士夙緣深重而殷勤護念過於骨肉蓋以法爲親非世諦比也向蒙問及楞嚴深旨若窮其始終雖釋迦老人雲興瓶瀉亦吐露不出況其他乎若云清淨本然云何復生諸念此就衆生界中未達清等四字而言果知得清淨本然山河大地向甚麼處得來緣生諸念從識而起識如夢幻但是一心斯即從凡入聖又不當以覺復生迷爲難惟吾祖師門下一句話頭全身入理徹處如紅爐烈燄乾柴濕草無不燒盡還源如人到家決不被諸岐爲障貧衲以此期大居士斯爲出世正緣似不可別生疑慮耳

與俞容自勳卿

蒙問及曹洞宗旨此之一學最妙最玄拈穴細金針穿芒長玉線彩空中色相織劫外花紋若非家裏人竟不識家裏事非功力能到非智識能知惟沒巴鼻道人始全身擔荷辯董草之味似不難耳想居士天資近道當深留意莫錯過此一段大事因緣此生不打徹他時後日定悔恨在莫言貧衲不爲居士說破決欲發明此事不妨以衆善助之譬如雨露滋嘉苗也

與余未也昆季

昆玉深入法趣生此善家此非小緣皆多生願力得以法爲親也貴在心如境如心如者無心外之境境如者無境外之心處世界如虛空似蓮花不著水始可云居塵出塵即事離事不然與世諦中人則無二也不識昆玉曾與此相應否此事要在境緣上驗若安閒無事謂不見有世法嘗心者即名自欺不可不審察眞僞稍遇境緣則有念起不得將心遏心只提起本參話頭自然氷消瓦解不費纖毫力耳假如大

有省發不可便謂之悟門吾法中以悟爲不悟無過惟不悟而稱悟者大妄語成昆玉已深知之似不待貧衲贅語也悟不稱悟決不再迷不悟稱悟決然退墮昆玉可將高峯語錄大慧荅書細讀之可見耳

復方士雄太學

道學淵邃而勵參究者吾于居士見之也客歲同舟入皖得遂揮麈淸談知見無不與聖賢脗合但向上一路非功力到安能有絕後再甦底日子趙州三十年不雜用心果得不雜用心於鬧市叢中打成一片一切世間貪嗔情愛針劄不入始是大丈夫行徑也來論云深自警策不敢自誑亦不敢自屈此三句蓋愜鄙懷果如此用心切切提起本參話頭決到古人田地縱未得大悟門即此便是成佛作祖底基本譬如種穀耕之耘之安得不成熟收穫居士深自諦信不加疑惑忽日磕著撞著始知飯是米做更不向外馳求耳世緣濃淡夢幻空花居士已知諒不蹈此籠檻也海門先生證學錄說道理不沾著纖毫第不曾與眞善知識話會然于生死分中亦得其受用力處

淺深又不可槩與悟門論也錄序一章極力贊揚居士細研之倘可存存之不然希燼之耳

復居士

博山近日漸覺衰殘掖于津梁凡諸方寄書問道者任浮沉之意不以一字訓復也接居士書讀之其中眞實操履于境緣中較量曾不欺心不荅有負來意所論向朱晦菴教中體認天理只饒到正心誠意處凡所作爲一一合乎中道祇做得世間君子非出世間法也何以故皆六識之心故復看父母未生前第不曾見徹本來面目在影響中生安隱想今時假善知識例皆如是如居士在病中覺察舊是習根深重者有一等人熟病退後又當作尋常活佛出世亦不能救果眞實參究提一句話頭孜孜不捨縱不能悟管取現業貼貼地倘然打破疑團親到古人田地亦不必向境緣中較量如夢中作得主與白日不差纖毫更向不醒不做夢時主人公在甚麼處者裏打徹可與高峯大師把手同行更不向人問如何若何也

復沈得一居士

前於稠人中。與居士一面。知留神於法門。而未及深談。不能竊其來意。爲耿耿。嘗謂學業不礙於參究。然居塵出塵。即事離事。要有大力量者。始能擔荷。貴在切上加箇切字。如失重寶。必欲獲之。豈但讀書。乃至一切事緣中。放亦不下。趂亦不去。何以故。此一念子重。故趙清獻公青衿時。即參究。至于做官。聞雷聲豁然大悟。豈非平日切意於斯道者。得有此時節因緣耶。來論謂還恩現養。不能報其念恩。謂以世緣報恩者。雖肝腦塗地。不能報其萬一。惟釋迦大師看破恩愛。出世後。爲父母說法。使父母頓超三界。故稱大孝。聖人居士發一念眞實信向。決欲明衣線下一件大事。豈但一生父母。即百劫千生能生所生底父母。悉受其法利。以世間之孝較之。何啻天壤。更當勸令尊堂一心念佛。消多生罪累。作現世津梁。則居士之孝。世出世法。兩得之矣。冗中草草。肅此裁復。餘容緣晤不旣

與顧石癲人

余出家來。初歷講肆。便知有此事。因求出世心愈切。于經教中。非不留意。知在識見中用事。如經云。以知解心。入佛境界。如將螢火燒須彌山。終不能着。又云。如日當空照。童稚閉其目。自言何不覩。多聞亦如是。故知知解愈多。非但不悟道。且爲障道緣也。因拂袖別。參初修空觀五年。雖則塵緣淨盡。于入理實未得力。後于船子公案上。又六年。始瞥然也。總不似賢弟寂而常照。照而常寂。謂之工夫。欲將此心用。非但一生。窮劫至劫。似不能了。何以故。以能寂能照之心爲根本故。又以此心念慮不起爲本體獨露。豈待少時只饒從生至老。總不起念。此念之根會瞥然否。若果無根性。于境緣上。自不別生心。觸目遇緣。如木石相似。于本體上。亦沒交涉也。況在念佛作觀之間耶。不知賢弟將何爲本體。又將何爲獨露。若以念慮不起時爲本體。自是念慮不起。非本體也。若以常寂爲本體。即是常寂。非本體也。若日用行事爲獨露。正所謂業識茫茫。非獨露也。若將常照爲獨露。自是常照。非獨露也。如賢弟本意。恐在教上揣摩。即在八識田中。認作本體。故曰朦朦朧朧。如在燈影裏行。此是實

供非妄語也去歲予與賢弟坐松陰聞鳥聲堂上論現量取境如一一明了祇是教家事與宗門中悟入大似隔靴抓癢也三喚侍者非容易會去若作容易會國師彼時只消叫一聲便好云將謂吾辜負汝却是汝辜負吾何必三呼三應然後乃耳須知別有深深意豈是體即認得聲便作悟門也蓋時行履枯置之勿論果到不疑之地當時便得實用又何待病後爲然睡夢不得自由此又據款結案大可笑耳復云岑大蟲示人太孤渠往往見人陷此塗轍非是遲捺學者故留爲之乎當知岑師如吹毛利劍擬其鋒者即喪身失命可謂婆心太切也佛云眞非眞恐迷豈但掀翻識情窠臼即眞之一字亦不知寘之何地況以外書平旦之氣似之乎大似夢中說夢又可發千載一笑耳大珠和尙問馬祖祖曰即此便是大珠故爲有力者負之而趨恐亦未知日用行履若向者裏認其太險不但未會大珠恐亦未見馬祖也又云識者知是佛性不識認作精魂折中且寘賢弟還識也未只須日用中是佛也須吐却興化云老僧未曾向

紫羅帳裏撒眞珠與汝諸人胡喝亂喝作麼如不向紫羅帳裏穿下過來未免有紅紫之誚非宗門得力之句也又用心曰無事時不怕不明白惟防念慮起時若知一念緣起無生即化了此是將緣起無生化念慮宗門中還容得此等說話麼三十棒教誰喫又云應物時不怕念慮起只怕不明白明白時即有念慮有現照此又以明白治念慮宗門中還容得此等說話麼三十棒教誰喫又云本體本具照而寂也宗門中還容得此等說話麼三十棒教誰喫此即是教家老婆舌頭非悟門也又云不必工夫又云如是保任又云勿忘勿助種種皆顛倒度量之心非參究也即前爲賢弟說只是似不是眞即此似字亦權巧也安慰也如果似不待此體會動著便脫捺著便轉不必引經引教轉引轉遠不相應何也蓋爲從來不曾參究悉以知解心印定正所謂認奴作郎認賊爲子也古德云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僧問九峯云如何是頭曰只須知有進云如何是尾曰盡却今時其知有二字豈是揣摩識情以日用爲知有

耶予曾拈云三世諸佛不知有擲明月於無影樹頭狸奴白牯却知有剪白雲於不應山谷誰能知此意除是長嘯者與賢弟知有是同是別又云宗門中一切奇恠言句無非要人知此事只此見賢弟悟處若作恁麼知解宗門掃地而盡知有二字何曾夢見者乎只此知有賢弟便可用心直要徹見古人幽隱深奧所以云若要知此事直須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向威音那畔翻身十字街頭打睡更須白汗交流喫痛棒始得不然則照而寂寂而照終日保任終日不起念無事於心無心於事體悉此意未為真證也

與善來禪人

迢遞三千里因循十二時支那都走遍可惜脚跟皮汝纔入門時便識汝了也東走西擴圖箇甚麼若是皮下有血底漢子自當擇一本分宗師三二十年搬柴運水舉土掘地未為分外今時有一等假知識魔魅人家男女開口便云有甚麼禪可參有甚麼工夫可做直下承當蚤是遲了八刻由此謂之俊捷謂之英靈謂之天然謂之超拔於本分上既不用心將者些業識銷磨不去噇了施主飯學詩學字學頌古學開示只饒學得口頭便利詩過李杜字壓鍾王頌古如雲興開示如瓶瀉祇喚作業識茫茫縱饒得人信向禮拜供養祇裝束得一箇皮袋子一朝敗壞時手忙脚亂閻王老子放他不過鑊湯鑪炭劍樹刀山百劫千生未有了底日子出得頭來知是幾多劫數以清淨眼觀此等假知識如厠中蟲如淨地上荊棘如清風裏臭鵄又喚作無慚媿人無廉耻人汝還知麼汝還辯得麼若具參學眼向者裏辯得眞僞便好于衲衣下抖擻幾根肋巴骨四大子假合便鼓兩片皮能講能言一口氣不來向甚麼處去莫承當箇事便休去莫將經書上印證去莫隨善惡業牽將去莫將盡十方世界都盧是箇自已本無來去若如此見解將來飲烊銅吞熱鐵管取有分在既不如此又作麼生得的當一口氣不來畢竟向甚麼處去如坐在銀山鐵壁之中祇求迸開還容得第二念起麼還容得思惟分別麼到恁麼田地只須因地一聲向威音那畔又那畔翻箇筋斗來始可向博山者裏喫痛棒不

然且就千巖萬壑之中打野榸消日子總不干老僧事偈曰學道如牛毛發明如兎角人人喜平易那肯窺山嶽積翠與重巖終是難描邈名言幷奇句情想亂穿鑿撞著黑面老未免遭貶剝有志丈夫兒趂時須早覺打破生死關始可稱絕學

無異禪師廣錄卷第三十

無異禪師廣錄卷第三十一

住博山法孫 弘瀚 彙編
首座法孫 弘裕 同集

啓

復何菲莪大司寇

插草論誠大地無過嶺表芳慶聯接中天獨讓閩南標佛國名從來有種續祖燈燄光亘無窮恭惟閣下揭露衣珠重披慧鏡現宰官而爲領袖作地主以衛金湯頴悟于雷不驚于虎誰過楊李之門碑文刻白字敢曰慈明之謁當道種青松弄雪嶺靈蛇聰偃溪潑水生擒活捉僧俗不分果熟香飄聖凡一揆某挂錫嚴阿不循情于蠟屐載舟山水愧拭涕于泥封速度嶺以規僧林敢跨舫而登祖席輒辭高誼希鑒愚情

復張中丞

寶樹吐煙熏戒香于遍野慈門返照麗慧日于中天乘一極悲心慶多生願力恭惟閣下付囑靈山範圍塵世嗅木樨而無隱晦堂活句驚人悟物格以致知妙喜微言在耳古既如是今胡不然徹萬劫因緣成一時佛事攬長河酥酪還他淨梵天人變大地黃金須是達多長者某惟圖溫飽山門底事不知久脫世緣物外煙霞頗適頃承諭教進止徬徨愧不暇于編延實有違于台命

復黃孝廉

福地珠林藉縉紳而興賫社泉南佛國仗緇素以扇慈風發蘭若眞乘結菩提善願恭惟門下儒門砥柱法藪金湯揭壁上高僧點塵中俗眼一呼而應從來聲裏有人再犯不容那箇衣中無寶駕三車誘諸子

頓響白牛具四攝化同流高標赤幟象龍蹴蹋凡聖通融某素就丘壑不諳市廛硜硜惟拾枯柴熠熠難調野馬度嶺之期已定搖空之錫不回愁命斯違通身汗下

復

金繩界道蓮開八德之池寶網舒光樂響七重之樹儒釋慶多佛國人天交集珠林恭惟臺下半偈心空三生緣邁聞雷悟道何妨抱子懷孫指雪傳心不礙男婚女嫁即事離事居塵出塵喚來瓶裏之鵝放出雲中之鶴某慣熟鑿㸑時疑梵字聞囀鶯而衛語拜領教以厚顏希恕耑忽無煩齒頰

復

明鏡非臺在無心而可鑑菩提有種誠諦信以抽芽藉願力金繩動樞機屏翰恭惟臺下靈源皎潔道樹敷榮斂法界于毫端運絲綸于掌上深談不二須知金粟重來摶聚大千喜見曇花再現枝枝珊瑚帶月行行欄楯披雲履諸宿芳塵洞擊迷實所某鹿苑委身叢蠁人戒個禪門寄跡愧鼻祖燈傳急旋錫以驚遲敢攀緣而應命援毫悚慄安住不遑

復陳

大居士天王碩輔菩薩宰官印毗耶眞乘妙契風規不二踵太丘德業爭高月日無雙節旄望重江潘屏翰功高法苑稽祖燈半籍僧牽多閩海鱗龍拈聖箭一枝公實作鼓山城塹接起要祖道脈皆可悟不跨石門之禪挽迴雪嶠慈風喜復覩當年喝水之勝蹋神騎拝猛虎豈圖熱鬧門庭聲法鼓竪慈幢所貫翻騰龍象貧衲未瞻光霽先仰星雲物之格矣想子韶頌月夜蛙聲吾無隱乎喜山谷聞木樨香氣深承折簡尚候摳衣傳法入閩南雖不效背觸竹篦問答賞音逢太傅遂商量打翻茶銚機緣把臂雖遲馳神不遠

復黃惺源諸居士二

羨黃梅負舂妙悟心非臺樹笑金粟戴髮超然品逾風塵示有家而修梵不壞俗以談眞莫問陸和泥皆可產青蓮辮無分鍮與石總是點黃金賁瑩戒珠于五濁是水可清擅善道于八關有情皆佛妙在回頭

得岸不妨就路還鄉攜竿木遊鄽逢場作戲摔整草
建剎吹火因風甘贊設供勾南泉打破粥鍋驪公興
交惹靈照從傍倒地團圞頭說不生話須是作家糞
掃堆拾無價珠還他好漢所望衆居士信手揭開衣
裏寶驀頭截取尾中人不惟石鼓金湯且解曇纏聖
箭

碧水倒流一喝當年信采青雲得路羣公此處通霄
竅心粲筆底之花秀色攬峯尖之紫驚人活句從鑿
箭穿下過耒諫耳法音在氷消語中流出昔之典型
未遠于今豪傑無難力責擔當道親履踐況八閩擅
雄才之地品爭誇虎史麟經即諸祖續照世之燈代
不乏支證僧寶緣遇投乎鍼芥法興賴于金湯伏願
衣珠晃耀眉底法眼頓開寶鏡高懸照內眞光不昧
倘不負名山約徑跨野鶴凌空尚冀聯異日光暫對
飛鴻辭命溪山有異雲月是同藏此人行謝虛左席

復魏國徐六岳居士附請啓

伏以一乘大法單提震旦總持千里舊畿願聽白
椎振響敢申尺素遙布腹心緬惟無異大師五印
乘天一花表異婆心濟世現比丘菩薩身佛手療
人作廣大教化主人人待如怙恃在在倚爲津梁
法席聳西江宗旨振即心即佛鴻名鏘東土歸依
滿世出世間弘儲愧塵氣斬聆謦欬願封疆之
脩阻致悃素之鬱陶頂禮有緣瞻依敢後頃因宰
官居士之拭目振錫竊役管城毛穎以稽首颺言
祈一飼以南來正法眼藏應須有付搖雙旌而西
望金毛聲吼端匪異人弘儲臨啓曷勝願邇仲春
朔日弘儲再稽首

伏以天王碩輔勳猷望重八夷菩薩陪臣屏翰功高
五寺運悲華而播揚大教瞻毫相而悃協素心祇樹
非遙金湯有賴恭惟六翁大居士閣下肘後懸符示
居塵而不染衣中揭寶信即俗以原眞秀結慈林光
彌覺海優曇有種佛照無私趨盲龜鞭跛鱉爲求法
海津龍圖快鴿放俊鷹登彈林間野雀遍界吐紫磨
金色滿城嗅青蓮瓣香不讓金粟支機喜見明公偉
勳耀心光於五蘊在欲行禪振祖道於四衢何生不
佛花雨再沾鍾阜浮杯必躍江濱蹤跡可尋法緣在

過蕭此裁謝不盡瞻依

復南都見任衆居士附請啓

伏以萬滙歸源玉瀝作全潮之用五都列市金衡為衆肆之宗故歸頂者法必尊其王而垂手者地亦占其勝遙香悚注空錫歎瞻恭惟無異大師雲開鑿劫露沃今天續曹洞之燈慈羅畢而普賜烏性嗣壽昌之鉢慧鏡懸而頓拔蓬心賓中主主中賓衲僧眼幾回遭換牛非牛馬非馬古佛口到此難開煙迥楚峯麒麟息處巳居花界霜澄饒水師子遊時即現金燈幡飄慕化之田雨下聞壁之種麴依實蓋乃在金陵道鼓久震於重雷幸　高皇之弘護義紅常明于薄夜頌初祖之遙臨但皮髓難分誰下吹毛之劍即象牛交集那調轂帝之輪二千里思佛日之再中百萬人望優曇之一現某等紅緣方斷黑障未消奉三尺而拜手　君恩拈一拂以盟心佛爾用是具陳花水整飭幡幢遠迎微妙之毫先淨莊嚴之界千雲禮座吳峯堪抵雙林一士當機淮水俱成五味某等曷勝翹首以過

謹啓時仲春朔日護法弟子任偎朱葵袁楷王永吉程策嚴衛珪龐承寵曹應秋曾化龍陳爰謀王維新周光夏吳國模林欲梧周孕袠等再稽首

伏以慈洽靈山大臣獨善於囑累派分鷲嶺名儒多載於傳燈點開水面印文喚醒域中長者弘張勝軌高建妙幢恭惟列位大居士閣下心蘊經綸直諳天王華屋望巍柱石毋忘大事因緣匪藉禪鋒雲呈五色不攝毒鼓天雨四花指頭觸而處處逢渠化城過而行行會所萬境燁　熙朝之景遐方之僧舍流輝羣生沐造就之恩古剎之香雲結綵梵音未衍祖道斯弘倘杖錫之從緣約缽花為代語溪山有異雲月是同肅此八行謝虔左席

復南都衆鄉紳居士附請啓

伏以雜花分雨羅海渧以弘詮靈葉彌天妙曦曄而偏德鯨鐘鼉鼓須大震於霄衢寶筏金繩定高馳於日轂毋念覺途之不廣弁先覺之聖生悲竊傷護法之無人弁問法之人易阻江之左湘之右衆同妙淨之黯此非親彼非疎緣現廣長之舌故

翹誠傾注者居衢字之半觀面親承者弘果地之因眾愫虔宣積丹歸命恭惟博山大師龍流曹洞鍼施頂門將池八味而注多方戒月三空而澄此土亘古來拈花指栢都付木叉之童尋常見陷虎牽猿穿翻泥關之鼻揮鋒如月靈錫可飛垂手若雲慈航不繫性相妙嚴華藏海因緣具集王舍城正須幻示準繩聊一掀翻骨董蓋金陵首善 高帝盛明佛法以作金湯而玉筍隗隄康僧先感舍利以隆緣起南國之風期未謝 累朝之芘蘋斯弘著斛赤颮所共居亟須慧炬璞金鑰石而同集應借洪爐大乘法中樹最勝一幢誰許他分宗判教菩薩地上現普隨三昧正在此通國大都某等既把臂以同林因矢心而為法可知讀幾萬卷不免猶作鈍中人又道不挂一絲如何尚稱堵下漢幸今長者居士共悲日夜是盲人又衆宰官大臣自憫風波與窮客一番汗出盡日心融付囑衡負老瞿曇慈悲全賴善知識解空起有曾聞寶地迦陵應供轉輪仰祝珠林香象猛動眾忱之注豈非因緣堅挑素志之盟實勞饑渴即願燈王移座不煩香國借廚但現周身煙帶六朝非濕宕總堪善世雨花千載說繽紛雖大地蒼蒼難訓六月松風之價而諸天涌涌欲發萬井火蓮之香崇豎深祈遠瞻如結某等可任飄遡願仰之至護法弟子顧起鳳徐揚先俞彥丁明登吳家周汪偉蔡屏周陳元慶李琳善歷戒弟子余大成等再稽首

伏以都城浩浩時被花雨毫光巨刹巍巍嚴有獅猊曲盡斬新條發新令佛法仗有力大人藉斯日現斯祥唱和在因緣時節恭惟列位大居士閣下廊廟鼎鉉就世法而興出世寰宇山斗居塵界而樂超塵碑文白字可觀當道齊松堪種眞儀有像呼來璧上高僧活句驚人喚出缾中鷺子緝為純嘏助此滿芬湛若氷鑑無心隨方隅而映色暖過陽春有脚即溝壑以沾濡不世希逢大因盛舉某賴同瞿老瞿知探波不虛跡類融師那辯嚴花之墜懷鄉雲占瑞兆 君恩水土難訓運慧日靜邊陲佛教金湯有賴布慈雲灑甘露翠公悲願交敷懸亦幟豎妙幢萬劫津梁普

度具營馳謝曷任瞻光

序

重刻五燈會元序

釋迦不出世祖師不西來佛法遍大地談玄口不開當此時也語言文字蹤跡不來棒喝機緣鋒芒不露逮夫拈花示衆牽起陳爛葛藤立雪安心突出現前公案遂使宗風廣衍慧日高懸燃長夜之燈塞昏頓睹拈一莖之草法界齊觀駕車須是打牛磨磚豈能作鏡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成聖六代破水中之影觸目皆眞五宗競空裏之花通身是膽橫擔而出笑木杈以何堪拈起便行悟佛法無多子覩水影不從他覓處處逢渠斷脚脛痛見巳非頭頭是道若論佛法一切現成諸審玄猷千燈互照龍蛇分於棒下凡聖辨以喝通機發于未兆之先用施乎形聲之外乃至一言褒貶一棒縱奪以非為是口似甜而意甚苦之以是為非心實允而辭無洽矣雖久參耆宿不敢以正眼覷况識情解路能通之乎所以道狂機旁解不可以大法示不可以宗乘聞譬夫美食置諸穢器祖不云乎醍醐上味為世所珍遇斯等人翻成毒藥惟大心衆生始能擔荷入斯乘者不可不自愼也會五燈為一書者宋靈隱大川禪師未蒙入藏雖一二處刊行安能廣布自性禪人頓發大心謀於觀察曹君為之首倡募諸同信工過半矣余初上鼓山聞其事歡喜樂成復徵余為序因援毫以書其大槩云爾

重刻禪警語序

少林大師云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乃可入道只此心如墻壁四箇字是宗門中第一關鍵今時禪者作何公幹始與渠合若以心意識思惟卜度欲與少林宗旨相應大似捫空捺響豈但徒然心力縱億萬劫求其音聞了不可得殊不知從上諸祖向不思議中流出一言半句如塗毒鼓如伽陀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豈可以棒喝言句妄加穿鑿一一學相似模樣謂之悟門耶問彼眞參實究做工夫暗然無知如欲行百里未曾動著一步良可憫矣是故禪警語不得不出其中一言一字悉余親履實踐非敢出

胸臆之見此書刊行十有餘載學者多有不獲見之嘆莆田黃居士發心重刊欲廣其傳斯亦大菩薩之所用心也嗚呼朝聞夕死豈無深功立地成佛是何行度隔江招手值曇花結勝之時撩倒便行正玉線穿針之際若無從前操履安能遇此奇構學者只須做到徹頭處然後積功累行果入不思議法門說箇成佛猶膸語耳況其他乎

萬佛名經壇儀序

衆生淨覺諸佛慧門由熏變而成凡隨淨緣而見佛旣隨緣染緣實無生聖凡迷悟悉强名也圓覺經云知幻卽離不作方便離幻卽覺亦無漸次如此領略不假漸修非作故無本性無故更以衆生情生智隔想變體殊趣暗背明捨安投險縱無明之爝火燎功德之稠林沉業識之愛源漲眞常之覺海戒乘路塞人我山高衆妄起而邪見生諸器成而金體昧隨情逐境破四棄之淸規動念乖眞結八重之障罪根本繫乎七衆無論是俗是僧結業失於一時豈分在此在彼受六交之苦報雖千萬劫必償造十習之惡因縱億萬生不返是以羣靈競出大聖垂休駕苦海之慈航開覺城之鎖鑰說難思之懺法彰諸佛之洪名設壇結界獻供懸幡燒種種香散種種華興大悲念發菩提心禮佛一拜借壯士臂以折慢幢念佛一聲擲如意珠以澄濁水空諸我相徹彼眞源如滌淨器以見純金似揭晴空而淸智眼貴在力行毋容忽念瑞凝相現罪滅福生若能諦信不疑定許超凡入聖斯經自某朝翻譯載於藏典人所罕聞茲因某禪人化某居士運大乘心廣諸佛行嚴涅槃山拔衆生苦消黑業于當念財法二施投智慧於悲田賢愚一致或云我本宗門禪客毋容瑣瑣事諸壇儀當知彼卽地獄罪人莫耐饒舌願賜流通

維摩經折衷疏序

藥山儼師本教乘中之義虎也初參石頭和尙云三乘十二分教某甲麤知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宗與教果何如哉教也者卽文字之宗也宗也者離文字之教也卽其旨者一言一字皆爲最上乘之機離其旨者一草一葉皆入不思議之境離

之與卽離一而較其迷之與悟實霄壤之遠也某晉年時深於參究未涉教乘將謂葛藤絆倒獨不入斯徑及乎向壽昌險穽中跳過回觀一大藏教皆吾家之恆產至閱維摩詰不思議之經者如看家券如遊歷寶藏雖觸處皆珍亦不傷鋒犯手始信老瞿曇及三千七百祖師婆心斷斷不我欺也此經自秦譯以來始出肇師註而多引什師之語其文簡其旨深文簡也含章而不發旨深也美利而不施使探玄之士猶若望瓊樓而不得其門者未免有懷深之嘆也近時無盡法師疏之印天台四教六卽四悉三觀等語其文浩繁義旨重疊如文句玄義稍貫誠難矣吾兄古德法師新出斯解義乃折中喞實佩華探奇抉異而實有深旨如炎蒸絺綌凍冷貂裘寒暑適時清爽人意大有補於教乘使後之學者就事事無礙之門入不思議之境無邊刹海悉我室中燈王之座毋勞遠借香積之飯豈假化人耶若乃粟須彌于芥子之孔網魚龍於毫髮之端者龐居士有言山海坦然平敲氷來羨茶此話大行予亦不諱請留待別時是爲

序

地理統一全書序

夫眞源未闢至曠渾然朕兆肇分爻象定位金藏雲鋪成世界聚沫聳須彌之高毗嵐風撼動虛空輪際蒸滄海之潤風金摩而火光上起水土適而草木抽肥蓋以能造因心華藏于茲幻立所緣成境法界從此區分七金山內阿耨池四水漫流四大部洲諸國土羣峯仰止是故須彌有逆吞滄海之勢滄海有旋漑須彌之雄子母互生恩情離合星宿海蟲崑崙之巔人人懷赤水之珠黃河源揷摩漢之峯各各具擎天之柱一本三幹龍行結南北中枝五嶽百川輿圖分京畿郡縣自非天眼孰辯眞蹤的具仙才方探正穴九九八十一變如水脈巨細緩急之流六六三十六奇盡洞壑深帶遠邇之狀郭景純錦囊竊見義靑烏亂說鑿陳接木倒杖墊必乘生氣之機透地穿山數巧合分金之妙典型代有識者欽憑惜乎僞書出而星卦惑人邪說行而災祥倒置後學失稽膺流沿書惟 國朝劉青田以堪輿實鏡力闢邪宗使僞撰

時師稍知返正可謂明眼之眞傳來學之赤幟者也譚錫余文台居士酷耽山水冠邇玄經歷代名篇悉能究其源而知其委八寶祕訣莫不得其兎而忘其蹏故集此新帙彙作全書如丸大千界為菴羅果指掌可觀似捧摩尼寶出娑竭宮五方頓現樹偉續洩天機造化以之參贊闡微言崇正論古今益以洞明斯實仁人孝子之所用心亦乃報本造福之所急務妥先靈血骨安煖抹翻棺水蟻無侵可謂濟世之眞詮救貧之至寶藏諸名山以垂不朽云

重刻醒翻集序

夫善知識者如優曇鉢花時一現耳豈但難見亦復難遇所以釋迦不現長年促為短壽惟十二分教開衆生眼目色香美味舐之則滿口生津大小偏圓荷之則通身汗出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成聖可謂救貧之至寶奪命之靈符也斗峯寺古音琴禪師者秉世緣如脫敝屣參知識如侍所親歷盡支那不憚百城重覔揭開寶藏直追古佛家風大法既明襟懷豁露開言吐語不涉思惟短偈長篇隨聲吐露攪長河為一味揭重霧于千山自覺覺他無門門啓深契釋迦拈花之妙無慙迦葉忍俊之時致使一人傳虛萬人傳實集之曰醒翻開之如鎖鑰履之過氷刃服之若丹砂結世諦良緣洞衆生機感惜乎字傳焉馬文雜自宅如不删定于斯時安可繩墨於後世是以懷中禪人發心就予取正并乞序篇端因略書大槩以示諸同志焉

無異禪師廣錄卷第三十一

無異禪師廣錄卷第三十二

住博山法孫　弘瀚　彙編

首座法孫　弘豁　同集

序二

重刻圓覺經序

夫緣生無性生佛之迹本虛無性緣生聖凡之形宛爾隨業感而報分優劣逐境遷而識變精粗如來大光明藏是衆生淨覺之本源衆生最清淨心是諸佛

重刻蓮宗寶鑑序

本起之因地當知無明無體皆是空花實際非塵妄念輪轉究竟圓滿體常寂以遍十方平等道成心恒遍而含剎土不妨以幻修幻肯信居塵出塵開總持之門絕去來之相登涅槃之岸忘得失之心虛空何更生花真金不重爲鑛貪欲斷而生死斷愛渴除而理障除非植二乘頓超五性無取無證眼不自是眼非智非愚心不自生心植衆德本成就道源悟圓覺以淨覺心取靜行而澄行證客塵永滅妙體方遍聞在剎那悟通曠劫二十五種輪觀隨順縣人百千萬種法門樞機在我執凶相而生顛倒二妄相依了六情以契圓明一心匪礙作止任滅伎知識以銷融儲慢愛憎觀衆生而同體期限成純淨之樂懺悔斷結習之根悉備上機頓圓種智是爲十二分經清淨眼目三千七百祖師密傳之要領也茲因顧居士發心重刊使一切衆生入文殊智海普賢行門履圓覺妙場坐華嚴法界徵予序引予不敢以宗乘中較其優劣大抵就斯經旁通箇消息耳

重刻蓮宗寶鑑序

優曇大師徹證禪宗專心淨土自利早圓悲孫未悟將念佛一門集成十卷闡諸佛轉末轉之機輪開衆生信不信之障礙其引據確其總攝周其設教融其指歸捷可謂大有功于後學者也慨末法我相自高淺見分執貶淨土爲小乘指念佛爲權行甚者向人涎唾下覓尖新語句蘊在八識田中以爲究竟極則及乎到頭一毫無用是之謂業楚璧而實燕石反鑑而索照也其亦不辯甚矣夫我釋迦文佛不妄語者不異語者彌陀經云一心不亂專持名號乃至七日即得往生法華經云若人散亂心入於塔廟中一稱南無佛皆共成佛道此其披心瀝膽徹底爲人此言不信誰爲可信此言可信又何疑于淨土念佛之門乎要而言之七日不亂爲何等心入塔廟稱南無佛之時又何等心能者得之禪道如是而已若是真師子兒哮吼一聲百獸腦裂說淨土亦得說禪亦得說淨土即禪禪即淨土亦得雙是亦得雙非亦得終日念未嘗念終日生未嘗生終日無念不妨說念終日無生不妨說生圓陀如摩尼珠求其住足處了不可

得何禪何淨土而乃二之然雖如是更有一句彌陀未曾道著欲盡情吐露柰舌根短也噫掣電之機留待哲者

建州弘釋錄序

余作嶴島䁥嘗遊閩中知建州爲理學淵藪後閱傳燈諸書又知建州爲禪學淵藪每見建州僧必詢其鄉之先正然往往不能對因爲悒悒久之丁巳春吾弟永覺師初棄儒入釋從壽昌先師學枯禪因與道其鄉之先正甚悉皆粹若珙璧逸若鳳鸞多余所未及知者余喜甚指其胸曰此是一部僧史記師曰吾將志而傳之無何先師沒師來博山同居者五載余間索其舊諸師曰俟識鼻孔後爲之後歸閩隱山末通消息戊辰春余自鼓山還博山道經建州師迎於開元寺余一見而識之曰今可志建州僧也師笑而不答余乃問曰壽昌塯掃也未師曰掃即不廢祇是不許人知余曰汝偷掃去也師曰和尚又作麼生余曰掃即不廢祇是不曾動著師曰和尚似不曾掃遂相笑而別至己巳冬以書來博山則建州僧志成寄以相示且徵序爲余閱其所集凡分之爲四科首曰建本重明宗也次曰顯化彰禍應也三曰崇德錄衆行也四曰輔教備金湯也合之命名曰弘釋崇法化也其議正其論確其採訪博其分界嚴非袁史也耶昔者道宣作僧史於唐弗長於文且不知有別傳之事齊建康一宗於枯寂之輩識何關也贊寧作僧史於宋學富而才疎且列黃檗於感通列嵓頭於遺身列永明於興福至於雲門僧中傑也反舍之而弗死則其謬爲尤甚覺範繼贊而有述高華秀朗登作者之壇然止傳禪宗諸彥可以稱全史乎今師所志雖僅僅一州而宣寧讓其雅當覺範推其完備迥然獨出前無作者即此可以窺師之一班矣嗣千載之上藉師而傳之千載之下藉師而知之是師之功固在千載之上下也建州稱弘釋者非師而誰歟余故樂覩厥成不辭而爲之序抑又聞師撰述甚富蠢當殺青以傳若然則天下後世有大造焉非獨一建州也余請拭目以俟之

送老父還鄉序

佛以一音說法衆生隨類得解衆生以隨類說法亦以隨類得解不肯憶出家時順流抵石城聞瓦官寺有法華講席心甚慕之逢一親知逼令歸去時以權語得脫三月後更逢一人遽相謂曰汝父有變拱木將成不肯追念罔極撫顧大慟幾至殞絕復省前法華云八子皆師妙光又見淨藏淨眼化父出家此出世之孝非世孝可比因矢志出家如箭離弦無返迴勢矣迄今三十餘載未通鄉信天啟四年五月豕豐少尹汪君知不肯同里來訪不肯自出家時諱其姓氏慮恐牽動世情茂才楊淳之汪君同行友也詢叩不已不肯偈示之曰欲知家住處陋巷世情迴過水知吾姓尋城識故址旋身依社稷開眼見春秋舊日閒遊慣金雞嗷上頭初憶叔父或在冀尙一見發彼勝心淳之持偈歸問則先叔已殂於不肯出家之次年而老父反康善無恙前之親友徒以讒語相詒耳老父一聞不肯住博山不遠千里操舟而來時一見面恍如夢中悲喜交集意謂再生也不肯王父以上皆未能望五老父今七十有三尙矍鑠善飯以脩短較之豈非再生乎何意垂老得奉慈顏豈有天幸非思所及因思彼親友善說法要即不肯導引師也茲因老父思歸計不能終養嘆離之罪擢髮莫數敬述生緣以誌始末云爾

八關戒序

衆生受佛戒即入諸佛位位同大覺已眞是諸佛子此菩薩戒非八關戒也然戒有大小體非異同戒有廣略理無分析戒有斷續性絕開遮自非利生大士不無犯于塵勞有力行人何難行于頃刻隨緣生之道岸一日之齋通累劫之津梁一日之戒譏言瑣細具得全功不論短促頓同全戒譬如飲海一滴味同全海又如一滴投海同海全波須知戒淺功深因微果徹興聖人之方便悲開詣實之權標大士之指歸喜見從權之實清山主攝其簡要吳太史敍其攸同收圓行于一時植殊因于永劫不揀貴賤勿論智愚但辦堅實心腸定入華嚴藏海

生生社戒殺放生序

語云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此勇猛丈夫決定志

也。良以衆生恣無明。窟養爛壞身。祇辭殺他不知自殺。五魔熾盛。六賊戕害。四蛇毒攻。二鼠交嚙。從劫至劫。殺吾慧命。劫吾法財。可謂大寃家大怨敵。而且親之愛之。從而結之。殺一切衆生。噉其肉血。恣養四大。一氣不來。盡成灰壞。因有限身。造無窮罪。根性曚劣。迷福不返。三途報至。誰當代受。若能返照。是大不然。當披堅固鎧。仗金剛劍。斬魔賊于五蘊叢林中。逐蛇鼠于無陰陽地上。廣法身之慈。恕起同體之大悲。見一切衆生。如一子想。無彼我相。以無緣慈化無相衆生。此雲棲老人。深達法相也。湛上座與悲運慈悉儆雲棲軌則而擱之。諸上善人互相鼓導。生社緣此而興。殺業緣此而斷。豈但戒殺而且放生。豈但救衆生命。實乃續諸佛慧命。廣一切衆生慧命也。何以故。以同體故。其無功之功。無德之德。所謂以殺爲生。吾不得以筆舌名之也

報恩品序

聞夫苦海無邊。慈恩匪一。情想局于限量。識性迷于無知。限量則灼有親疎。無知則妄分彼我。輪迴于生死。三途之業報何窮。旅泊于人天。九有之昇沉不息。改頭換面。多生父母結寃賊之寃。戴角披毛。歷劫宗親償兒女之債。大師興慈悲念。說四難報之法。施長者現衰邁年。諭一惡性之逆子。胸前而履膝上而遊。眞情普矣。男爲慈父。女爲悲母。親愛彌乎。以世界爲殿堂。以人民爲根本。　國主之深恩莫報。以神通爲利樂。以度行爲修因。諸佛之慈德無休。捨幻化財。植人天福身命。頓超業有漏。絕堅固想。傳心爲嚴。解法義而流通。法義還他。三界智人。知深恩而報答深恩。須是九濤居士。不辭饒舌。願入斯乘

題趙湛虛居士七萃序

嘗予讀淨名經云。塵勞之儔。爲如來種。又云。高原陸地。不生蓮花。卑濕汚泥。乃生此花。則知佛法非專談眞如。獨說無生。以醉人於忘情泯識之鄉。使賊驢心智。自困於灰稿也。蓋佛示出家。以明眞諦非有爲。破凡夫著家。使出三界二十五有之籠罩也。淨明示現居家。以明世諦非無爲。破二乘。越俗使不淪於斷空寂滅之坑塹也。既曰示現。各有儀。則豈彼釋迦無能

逃位皇宮淨名好事嗜痴毗耶耶觀彼曼殊叩室競談不二之時而維摩僅當一空牀除諸他有則此老雖示有家而風味澹然宛爾一禿居士耳佛則示居華藏法輒森嚴不壞世間而熾談實相正顯眞俗非殊淨穢何異誰謂世法分疆裂界徒與虛空畫痕爪也余初至董嚴時卽與趙湛虛公爲法喜交公之爲號豫齋居士高才碩德爲建谿第一流人物且深通佛法以楞嚴爲室廬以宗乘作茶飯故公篤信斯道於此二法亦具有昌獨之好且世世佩爲庭訓冀子若孫輩咸方舟並駕遊於法海覺苑也道貌和衷氣味如春風蘭品物善行若飴德聲遐布且能卽塵勞爲佛事踞欲界作禪牀其際董嚴叢席如急已家政然凡院務職事有缺典者莫不悉心調理多方周贍今董嚴千指麟萃英髦鳳翔人咸目爲薝蔔之叢皆公弘護力也若爾卽謂淨名再來示現有家亦可矣以孝友爲儀刑以詩禮爲章服故其令胤傳芳森森然如瑤枝邃砌玉樹敵風公雖未展垂天之翼以鷹珍於廟廊吾知公天性合道固以浮雲軒冕然而積厚流光造物亦不能更斬於來哲公何以此自多爲哉吾意公之觀身心世界水中漚花也家緣眷屬一戲劇場也壽相延促塵劫抹點也其襟度曠邈心量高明且欲搏挖大千不啻倒擲鶻履令撲地作笑弄聲耳今春秋揆度正欲不踰矩之辰余忝方外道誼不能獻度索之桃斟椒花之醴聊裁短偈以當優曇一枝爲公期頤之祝偈曰有美人兮履道素慧光燦然渾不露饑餐渴飲更奚爲語必追隨熏同處拄杖撩天那復高滄溟倒跨石爲橋丈六金身作莖草大千頫視掌中桃世波盡道蕩人性魚龍返以水爲命逆洄順遡得其情業流灣環風送艇芥城劫石許多秋懸覽須臾一瞬周有問只今還算事眉毛剔起笑夷猶

壽黃心鏡居士五袠序

夫脩行者於相不住壽者相百年等空華如理得常住若執於百年壽命祇得百年悉被明暗二境遷變非得常住法也傳大士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云萬象主者卽常住法金

藏雲起而非成。毗嵐風吹而非壞。劫火洞然。我土樂隱。纔達此理。悟不由師。稱此理而曰壽。非劫運也。稱此理而曰命。非生滅也。稱此理而曰常。非斷續也。稱此理而曰住。非去來也。其劫運生滅斷續去來。悉鏡中花。祖於實際理地。求其纖毫實迹。了不可得。於不可得中。聖功獨照。曰壽曰命曰常曰住。皆贅語也。余以此壽居士曰。無量壽。無上壽。無等壽。無等等壽。磨塵點墨。不足以較其優劣也。偈曰。識得金剛不壞身。眼中童子面前人。讖言桃實三千載。牕有靈枝劫外春

引

題顧醒翁居士園菴齋亭引

昔維摩居士。居毗耶城。播揚大教。今醒老居士。居石頭城。護持大法。古之世界。今之世界。古之天地。今之天地。古之日月。今之日月。古之人物。今之人物。維摩即醒老。醒老即維摩。闡揚正法。光顯末運。無二無別。故以醒老之菴。扁之曰金粟。善財童子五十三參。百城重疊。而醒老不離跬步。默究斯道。故以閣曰南詢。以娑婆穢淨土十萬億剎。悉以蓮為標的。居士現前寶池沸湧。菡萏開敷。故以亭曰樂邦。居士世族名家。望隆朝野。英賢疊出。科第蟬綿。故以館曰甲秀。居士焚香晏坐。注意禪那。履列祖芳塵。啓今人慧鑑。故以堂曰鏡心。居士襟懷豁達。塵境不侵。故以齋曰澹然。居士百務紛紜。心空澄湛。故以齋曰純一。林泉掩映。竹樹交蒨。故以亭曰挹翠。斯園也。銷塵坌之宿緣。融古今之一致。入金粟菴。談不二語。登南詢閣。悟書提心。憩樂邦亭。注西方境。讀甲秀館。生夢筆華。坐鏡心堂。翻竺乾案。範模純一。心地澹然。挹翠色于深林。瞰竹香于嘉樹。居士幽致之樂。禪悅之趣。逈出尋常萬萬。揮筆及此。爽心怡神。不啻置身園中。想居士時覽斯語。貧衲雖隔千里。未必不朝夕左右也

跋

正觀禪人刺血書華嚴諸經跋

夫大法難逢。眞乘罕遇。千燈供佛。酧半偈以何辭。四句潤心。捨全身而不悋。況破塵至寶。法界全經。大士因門。如來果海。塞滿龍宮之藏。具在一塵。播揚鷲嶺

之奇縱横萬象自非曠劫植菩提之因地安能手捧目覩偶此勝緣哉正覩禪人夙熏種智修假多方出娑竭之湧泉繡貫花之妙品加利刃不見當機之痛流鮮血無慚捐體之施書報恩金剛華嚴共計一百有餘卷以弘寶筏庶渡迷津蔓衍不二之雄文舌根流出騰躍難思之義海筆底翻來反觀法軼得成肌膚無損勝妙廣博幻質何乖得浮世之便宜履法門之徑路妙緣斯在道岸非遙

記

惟德禪人血書經記

教中云施者有四謂財法身命較之則財法尙易而身命爲難身尙易而命猶難故我釋迦大師諦觀大地無微塵許不是捨身命處今之人身外之財尙堅守無纖毫解脫況身命乎吾徒道容者刺血寫五大部逕博山與藏經同處使展閱者知有不惜身命而重大法人各效之解脫法門不待寘宜其意而功德美行可與輪藏幷峙而無盡不亦善乎仍發心寫華嚴三品日爲課誦作如意寶返魂藥渡海囊余因焚香述偈以記之云爾

稽首無上法　甚深脩多羅　受持疾成佛　故不惜身命
剝皮可爲紙　析骨當爲筆　刺血以爲墨　何況於舌根
譬如破鏨囊　而盛無價寶　祇欲貴寶故　何惜囊破壞
又如淤泥中　而生妙蓮花　見者皆愛樂　終不惜泥土
此身等土囊　能生無上法　昔人捨全身　爲求四句偈
惟捐一根故　成此若干卷　是大得便宜　是名眞解脫
是破此慳囊　是成諸佛智　願法界衆生　同遊華藏海
廣行衆善行　皆共成佛道

文

念佛文爲棲霞一門禪人說

夫淨土者乃一切衆生究竟安身立命處也念佛者乃一切衆生第一背塵合覺門也寂光眞淨惟是佛居從此垂作實報淨方便淨及同居淨以接引彼菩薩人二乘人及凡夫人旣從實以施權則無權而非實旣隨義以立名應顧名而得義惟淨土之致不明故念佛之理亦昧但謂自性卽是彌陀而不知彌陀不外自性但謂無念乃爲眞念而不知淨念卽是無

念是以究極於一心不亂則諸佛心內衆生時時成
道托修於執持名號則衆生心內諸佛念念證眞念
惟是佛如百川朝宗大海佛全在念如瑠璃內含寶
月不惟感應道交亦且自他不二但令諦信不疑決
定無諸岐曲也余幼慕禪宗得入壽昌之室謬承記
莂三十餘年寥寥海內有唱莫和刁刀魚魯轉見參
差方知祖師西來事出非常有大利者必有大害功
高易進無如淨土一門念佛得度今正是時之語非
欺我也一門禪友結蓮社於棲霞禪室攝念佛人同
歸淨土可謂末世津梁人天標榜乞余一言以作警
策余嘗謂一切行者須信自心有成佛種子信如來
有接引大願信有淨土可生信有彌陀可見將一句
佛號蓋直念去念到一念不生則凡心卽是佛心更
何生死不了眞可謂直捷穩當者矣勢至圓通文殊
三昧誰有智者而肯捨置弗修習哉

放生文爲報恩自觀以之二禪人說

五濁惡世缺陷衆生舉足動步無不是業招因帶果
無不是苦而殺生一事則猶業中之業苦中之苦也
止惡行善莫急於戒殺轉毒爲慈莫善於放生故五
戒十戒具足三聚莫不以此爲初基果位聖人因中
大士履眞上賢出假菩薩莫不以此爲首務初果鋤
地而蟲離四寸道共戒也聲聞入定而刀杖變花定
共戒也菩薩以自在力現三塗爲淨土慈成力也如
來以佛眼觀大地衆生同成正覺悲無礙也好生之
德普涵於九界放生之功直圓於佛果而世人每易
視之者良由同體之理不明故也蓋性爲生理識爲
生基生機蘊於意地生緣熾於六情遍觀三界無非
受生之場備閱六道咸稟妄生之氣達無性者方了
緣生悟無生者乃能護物以無緣慈運同體悲能會
萬物爲自己故拔苦與樂根於心現於事不期然而
自然也若未明斯致形跡爲礙物我成敵在彼既有
必償之果在我仍造必報之因因果相訓循環無際
苦口良藥如水投石則奈之何然奔濤狂瀾勿忘中
流之砥移山抒海弗替初心之誠難行能行亦在當
人之自奮耳苟能斷殺業除殺法離滅殺因忘殺機
於根塵識界益生理於依正自他則菩提涅槃使可

向放生一事中薦取豈世間功德所能彷彿哉自觀以之二禪者率諸善友創此社於報恩大刹予爲申明其義以告同仁俾能放所放咸契無生緣生之理庶地獄可以頓空佛性可以頓了謂放生社即寂滅場可也

無異禪師廣錄卷第三十二

無異禪師廣錄卷第三十三

住博山法孫 弘瀚 彙編

首座法孫 弘裕 同集

文二

奠壽昌和尙二

某年月日得法弟子某謹以瓣香素饈致奠于壽昌先師大和尙法座前而言曰於戲先師身獨立于宇宙神周遊于寰海遊戲大火聚裏飮珠帶水欲生寒出沒生死浪頭古岸漁竿垂渡晩住山五十餘白大似指花破夢應緣三處道場渾如揷草成功推倒大好山入興善門不動寸步出應西竺識住壽昌院放出金牛植多福竹而勾引淸風碎黃龍關而疏通萬里然後布漫天網提金剛劒殺佛活祖捋虎搏龍四海衲子聞風而至及乎見師如一田夫耳往往望崖而退竟莫窺其端倪蓋師見道甚密行道甚力自磬稚之年貌骨瘁立荷一兩具而肩幾腫突入山躬自作務力田飯僧凡鼎建梵刹大小十餘所皆吾師一钁之功嗚呼先師薄聲位不干豪權不營利養撐持佛祖之道于頹波末流之頃作本色道人使洞上宗風復振于今日斯功也不歸重于吾師復何歸哉不肖某三十年前卽壽室遭險觸鋒至二十六年冬方命首衆大綱一擧衆目齊張持奮戒尺于空諸有處號令人天拈爛拄杖向沒蹤跡邊開展門戶橫拈豎卓倒廩傾倉伏藏家珍和盤托出嗚呼拈花微笑勢破面門者幾人覩影知形捏轉鼻頭者孰是顧不肖謬當其印是就無用中而求有用及師遊少林登五臺不肖始離叢席三經寒燠逮師居寶方復命首座寮秉拂其知遇之隆出乎常格之外舊春二月覲師

于壽昌爲師壽甫閱昪歲而忽訃至嗚呼吾師生耶死耶法輪雖折法燈愈朗豈以生滅去來視吾師者不啻門外漢詎足與語嗚呼尙饗

慈容粹美十年若隔宿之期古寺輝煌群木動遐思之色法音宛爾杖屨蕭然銷俗諦餘塵豈斷懸河之辯入常光三昧毋辭織錦之勞深悲脚下兒孫誰爲克肖刮去眼中膜翳灼有師承點鐵成金煅凡育聖擧盛銀盌露濕禪裾銘先師格外宏慈棒下吐驚人之句愧不肖治中鈍器當陽洩正位之機方開一線之曉遂醒千秋之夢縱肝膽塗地而莫報洪恩藉山海幪雲而敬伸薄奠

奠鷲湖和尙

某年月日弟子某謹以素饈香燭之儀致奠于鷲湖堂上示寂先大師養菴和尙之靈龕而言曰於戲先師靈心湛寂道性貞醇幻化八十春秋渾無起滅成熟千生善聚示有去來梅花枝上笑拈不夜之春茶銚爐邊贈得活人之句見野發而知起處境量消融封鎖鑰以驗万來眞機獨露不起日旋三昧大施無礙鉗鎚悲花法雨灑人寰慈意戒雷轟碧漢不謂化儀告畢緣應已週金棺掩耀俄驚白樹以與哀鷲水藏珠不覩玉毫之散彩白雲慘乎無色瀑布凄以斷流顧法門之華棟四衆何依竭覺海之靈波群生失潤某等夙承洪鑄仰戴玄猷瞻模範以步趨風高莫及藉聲光而提命恩大難酬叨霑法乳之深徒戀雙趺之跡溪毛潤水聊爲最後之純陀海月山雲永作吾師之供養至痛無文眞炤靡隔

祭文

嗚呼哀哉言念父兮廓落坦夷儼行仙之高蹈實直模實追懷葛之醇風慕善道而嗜從如嫌脯之適口厭世網而思脫比澤雉之樊籠視塵勞而爲夢幻兮轉成智度借恩愛而作道緣兮實生兒昭早遊方外志慕空宗奉戒律而爲孝順兮訓飭勞之罔極弘道法以資恩有兮冀樂利以無窮顧不肖雖悖德於一時菽水遣養乎雲水賴老父終歸心於三寶蓮胎高步乎花宮山川秀邈兮疑復覩於再世桑梓旋歸兮俄捐館於西風指忽瞻而心慟音雖隔而夢通登坵

罷以噂願兮澗藻陳其忱惕攀楸檟以雪涕兮颪木感其哀衷願來歆於法喜兮山雲海月聊申兒之供養期早證於樂邦兮水鳥林樹皆演佛之圓通惟靈不昧鑒此哀悰

祭萬融上座

仁者發心尋師浙水吳山往返年餘遍參哲匠無有可其意者已亥與余邂逅鷲湖峯頂一言相契若針鋒投于芥子如飴如蜜似蓮花開于夜分愈湛愈鮮相別二載仁者腰包抵閩復會予于武夷虎嘯崖同出嶺住西巖祖印及博山三寒暑始分居衢之招慶讀越廣憲詹公講嗚呼隙駒易流倏忽間一十七載余召仁者歸仁者無時不願歸甲子二月十八日聞仁者棄我而先仆事不痛哉嗚呼仁者心何必耶行可行耶情悲智有餘而世緣未了而今而後不復與仁者論立言談世諦略以數語記其歲月爲再世緣偈曰浮生虛幻縱壽百年電光石火孰爲後先汝逢斯理棄余長往一非云隻二不成兩人見汝死我知汝必慧光渾全不向外尋十有七年宛如夢幻行美模綠可謂通貫今日實際山瀞海雲松聲鳥韻觸目皆眞建宰堵波藏諸所有天覆地載傳之不朽我以法供密示汝前汝其領會密在汝邊

祭趙湛虛居士

靈木潛輝樹變銳河之色眞光掩曜僧含岡嶺之悲設案供據嗚已躬雖輪誠鮮難盡意勘破人間大夢帶來劫外靈明伏枕多金粟不二之談理圓鮮妙披緇效馮公再生之願事實果彰諄諄戒酒囑嗣君念念脩行策道友示病纔于七日快活何止千言開顏含笑而無墮容頓項舉生且有明驗心莫守而頓超諸有言不盡而舉理衆心幻化七十三年齋戒三十九載拂衣善逝拍掌歸家別衆若赴請之期黨容如再生之日片言隻字雖無鄙懷澗水山花聊伸薄薦

疏

廣福菴化藏經疏

箇中不立元字脚一大藏教向甚麼處得來隨方建立總持門七百函經從自心中流出覩明星而悟道瞿曇之鼻孔頓開拈莖草以投機帝釋之面門豁破

一片白雲彌漫幾多歸鳥迷蹤山河大地作寒聲到處花飛蝶舞水鳥樹林談實相何須鳥跡蟲文得兔方捨於筌羅盈倉儲始忘乎田地剝千燈而供養信知大法難逢捨四大以訓心祇為恩歸有在周廉溪發弘誓以相資衆居士乞片言而為引續佛慧命而壽命無疆努已色身而法身始顯佛緣克就世道遐昌

覺慧寺化藏經疏

法輪高豎人天之白衆禀成寶藏遙頒緇素之玄風始著捨金輪而談真諦拴回帶雨泥牛剝赤肉以博真詮倒跨嘶風木馬豎眼雲興二百問人人衣縫綻開普賢瓶瀉二千訓箇箇鉢囊盛滿抉驪龍之至寶須探覺慧奇蹤躍伏龍之芳塵要入普聞玄徑天垂寶蓋千餘年之靈運重來地界金繩四大海之真源復湧打開瞿曇寶藏大家乞我一文豎起慈氏層樓普願同拈片瓦緣生之實相有操誰申較量之功性地之靈苗再生好下有情之種

峯頂和尚壽塔疏

淨白無依平地湧七層之塔妙嚴非相靈光通一線之天破大夢於紅芍藥邊一文二文三文遐渠料揀顯圓機於碧梧桐裏千座萬座億座散滿閻浮本無一切之身法輪轉於塵界竟分一切之塔眷屬等於河沙是以隨緣即應應本無生非思量分別之所能及也我大和尚托質斯時全該大法宿機勤善慶無不宜雖云有去來拍破木人之掌渠本非國土展開石女之眉釋迦文揭露於當時倒跨泥牛迎曉霧阿育王覆藏於此際横拈鐵鋒振春雲紅光爍破地皮白浪點開巨眼雖則規模畫一料理在我兒孫笑看宰堵千層蓋截迸他宇宙稽首昆季同樹厥功

護生社募緣疏

真心彌亘寧有六道之殊形妄念隨緣遂感多生之異質如來大光明藏是衆生淨覺之本源有情最靈暗根含諸佛妙明之因地雖報緣聽聽靈靈然覺性完完全全蛛結網機械可知鵲營巢靈心愈巧蟮解鑽泥而隱虱惟嚙暗而奔蠕蠕動咸自貪生雖傷殘而猶戀貪甜兒之嗥涕泣而腸斷幻囊護子之蟲命

壞而身環舊穴。䴏乳捨將烹之鱉。投珠醫未死之蛇。何忍剝皮剔骨。活潑潑以入鑊湯。劈腹剜心。魂飄飄而驚爐炭。淚未乾而皮毛脫落。肉尚動而廚竈喧嘩。可憐頃刻下咽喉。誰識神號鬼泣。肯信無端被燒炙。須知果入因淵。三途之業報無休。萬劫之羈縻不息。豈可恣情悖理。烹鮮擇肥。惻隱忘大聖之眞慈。食噉導凡愚之惡習。無纖毫好生之念。藉口曰萬物養人。與殘傷造業之心。又豈知三途在我。不爽絲髮。如影隨形。誓告遠觀。長者大發慈心。劝解網之仁。啓放生之會。救頭之寄。蚨不惜。囊中之故。鈔何慳。脫籠檻如出囹圄。好看理羽毛而愉快。免砧几如離屠肆。灼然全幻體之靈知。鼓翅空中。現黃衣而拜主。昂頭水面。旋印紐以淵恩。果報無差。循環不息。莫嗬饒舌。願賜登名

阿育王寺募脩舍利殿疏

靈光飛彩。閻浮分無量之身。空谷傳聲。海岸湧五層之墖。毫相瞻於七衆。隨定業以現殊形。功德佈於多生。遂塵緣而興異報。允矣法門之驗。自金棺掩曜之時。奇哉覺樹之春。亘青帝熙和之景。眞身兩八斛四斗。翻塵勞業網。可知悲願造八萬四千。盡天上人間俱有。光彌覺海。秀結慈林。寧堵波終古不遷。世莊嚴緣生有壞。雲門老欲衆生之機感。就眉毛睫上樹大法幢。諸善人發自性之靈知。向香水海邊爭先佛種。喜聞地理。淨破慳囊。願賜抽毫。同圓聖智

天心寺募飯僧田疏

蘭若發眞乘。闍園宛嚴佛國。涅槃無異路。市鄽儼有僧園。豁心境于一如。融古今于當念。婬房酒肆。彌勒之布袋橫拖。獵隊樵羣。能祖之風幡直指。破格非關乎淺識。絲毫爽。猶過蟲毒之鄉。超拔要在乎智人。道諦成似飲醍醐之味。從凡心而入聖。先嚴潔淨之壇場。擯魔衆以淸修。必假資財而助發。乞檀那之兩露涓滴。幸灌于天心。種自性之菩提根株。必榮于佛地。僧田有賴。報果無差。慨賜眞慈。弘恢聖域

壽言

上壽昌和尚七十

壽昌一片閒田地。荊棘剗翻。行樹植。玉葉金莖遍世

聞祥雲五色如綺織。霧靄毫光亘十方。白乳香糜意味長。沾著唇吻生白醭。鐵額銅頭頗斷。當五十年前親麗造。翠靄山中窮大好。自言連著赤珊瑚。元是峨峯地上草。我曾忙向箇中。親撮摩如錦。復如雲。屋梨不是閑相識。始信寒巖別有春。龍象蹴蹋環麟鳳。俊鶻天駒非稗種。後園獨羨老驢鳴。嚙草攢蹄不受控。一聲犍椎法門開。衲子如雲輻輳來。玉鑰金匙挑不出。大海須彌祇一埃。今年七十懸弧度。通衢獨踞白牛。略招手揚聲。換不回。伏藏家珍胡足數。觸處開山非聚。穫峻嶺平原盡。寶方叢林贈有金銀氣。法界惟聞優鉢香

上峯頂和尚七十

鷲湖山高雲艶奕。如蓋如幢金蓮色。照世明燈坐道場。一道靈光燭天北。獨步寰中意自殊。南方知識適頁模。推開辯老門前臼。奪得蘭公肘後符。梅花枝上露消息。倒跨燕都神駿逸。金鈎海底釣鯨。飛天目峯頭銀浪激。歸來占斷白雲春。飯糗羹藜紀四鄰。德比黃梅躬餉母。詩同慈覺勸尊親。天生純孝既如此。等視衆生猶一子。開堂法乳潤枯松。說戒金鱗躍芳渚。英標衲子競瞻光。三尺黑蚖鞭四方。未過黃龍關可否。先知伯樂馬驪黃。今年七十從心度。半倍趙州花甲數。使得時辰珠走盤。吞乾日月垂縣樹。眉毛似雪畫難傳。萬仞須彌聳亘川。擬同萬少追芳躅。笑與支那較大千

壽懷白禪人

襟懷清白佛家風。器界情深境象同。一帶晴嵐無限樂。彩雲斜罩妙高峯。劈破妙高峯頂色。靈源倒吸黃河竭。明暗交參互換機。分明兩口一無舌。春來都放一般花。遍界渾敷智慧芽。莫道出關行路險。嶺頭足破有玄沙。佛祿自古闈中有。明月光含獅子吼。要識靈山老比丘。也須格外翻筋斗。禪者忻逢不惑年。鼻頭慵拭俗人前。生平祇解居山好。佛法應知在鑊邊。鍘頭豎起知輕重。鍘聲驚破居山夢。醒來不似舊時人。纔方舉起眉毛痛。我將此語祝長生。東土西天路坦平。佛祖場中戈不展。傳燈永載丈夫名

壽清溪居士

瓶盂幾入樵陽城入境早聞居士名居士慧風拂人面邀逅始舒眉上衡我嘗說與修行要立源不向別人討根境門頭著眼看衣中奪出傳家寶慣放潙山大白牛溪南溪北恣優遊家常田地都耕遍塍有煙雲一帶秋去年七十懸弧度海上仙來誇步武愧我不嘗預法筵為君重說雲門普鑿開混沌露空青兩手慇勤握曜靈真珠收向皮囊裏誰道山河礙眼睛他人賀十我賀一我賀八十人賀七待君百歲作長篇再把真詮通祕密

壽東湖居士

水分流聚閻浮東湖光蕩漾吞蒼穹終朝雲氣騰霄漢瑞日祥風啓太蒙居士蟲髮仙掌露愛向禪門聽法語皓然鬚髻尚乾乾夢幻身心方栩栩一聲佛號震如雷識境根塵當下際不問娑婆及淨土何妨城市與山隈今年八十復有一拄杖橫挑消白日逢人多說聚沙緣貝葉曇花俱備悉我為居士祝長生雪嶺雲山路坦平頂門突出金剛眼萬仞巖頭撒手行脚跟不蹋無明草旋身始覺虛空小無邊刹海一毫端水底珊瑚和月皎

壽舒城芝泉孔君

芝翁是我鄰家伯三十餘年彈指隔鄉國天涯自古愁清歡那記身為客偶得鄉人音信通逢人先問老年翁曲指纔方一二過忽然如對芝翁容翁年八十懸弧度德澤如春滋雨露我本隱山旁水僧勞書千里來相顧讀翁書麗瑞雲開雲裏仙人度索來合掌般勤乞我語不辭鄙句為翁裁願翁愈壽愈矍鑠如崗如陵復如嶽挑雲拄杖一身閒鶴髮童顏誰可學我卜歸期限十年壽翁九十我居先倘逢他事相違約定是還翁百歲篇

壽廬山印心法師

江浙從來稱法窟象龍生具黃金骨爛翻貝葉亂天花閃爍毫光無自忽凌霄巖畔古今傳養就金毛勢力全倒跨匡廬成底事千尋瀑布注靈源緣生耳順逢初度一周甲子從頭數微塵量盡不思議豁爾山河無寸土幻影漚花視此身圓明根境不沾塵越山吳水呈清供永慶長生不老人

壽余文台居士

三台之上紫雲旋。瑞氣祥光徹大千。露滴化城肥忍草。風生火宅綻青蓮。牛車倒跨通衢坐。塵緣眼底浮雲過。信步經行適野情。隨時粥飯稱功課。今年六十懸弧度。日用堂堂大覺路。徹骨清風透膽寒。如意明珠全體露。世念寥寥冷若灰。森羅萬象競擡頭。喜看三峯月。陰樹幽禽接翅。同美髯朱顏多笑語。煙雲斂向眉端。許不拘眞俗話。無生二諦何妨顚倒。學謾將年臘記長庚。數盡塵沙道愈明。今日與君親說破。來時古路坦然平。

壽方時生居士

我昔親遊桐子嶺。靄靄祥光多碩德。簪纓綿亘萬千秋。陰騭文章相紹。克蹤跡曾登月上菴。傳聞仍得君爲檀。勇力深緣三昧。樂何妨廢寢與忘餐。今年不惑懸弧度。撥塵喜見龍眠路。龍眠路上草芊芊。寂住峯頭不記年。眼底青山多峭壁。脚跟流水盡潺湲。潺湲流水君常奏。長齡應會體中玄。

壽余夫人

洪疇五福先稱壽。眞人無位須親究。根塵界裏見分明。彌滿乾坤非滲漏。一道靈光萬境開。夢回端不是人間。霜清月冷爐煙馥。體有芙蓉帶露寒。今年五十逢初度。嚴淨毗尼秉戒住。不須仙母慶長齡。家庭變作明珠庫。明珠寶藏用無窮。機感臨時觸處通。壽量誰能分甲子。扶桑原在海門東。

壽熊母

洪疇五福先稱壽。遐齡萬善皆成就。不須瑤島祝長生。一句彌陀淸白晝。彌陀一句樂邦成。水鳥風柯吐妙聲。彈指笑看花上品。方知大道坦然平。初度優曇符耳順。更誇土淨惟心淨。百務紛紜事似麻。須知永處那伽定。自是兒孫增上緣。不求天道不求仙。琉璃地面黃金色。臘有丹沙注大年。

贈天顧居士造墖壽母

諸供養中法供養。最攝土聚沙成罣作隊。我大居士欲展孝思。豎剎竿幢爲壽尊。慈令母怡然。惟彩衣子世出世。異不可方比。實非莊嚴而成莊嚴。飾此片地億萬斯年。聞古尊宿禮墖報母。朱冠緋衣空中與語。

從地湧出。自當證知。快說法華。今正是時

壽芝泉翁

記昔鄰居。音容宛然。棋聲入夢。衣帶香煙。時聞庭訓。顏歡心服。塵世識呵。了無一物。我來學道。三十餘載。翁之德業。光明愈大。翁今八十。懸弧大誕。芳闢雲仍。金丹燦爛。令我遐想。莫待壽筵。曾入之門。未兆之先。翁鑒我語。我為翁壽。龍性久馴。鮐齒益厚。拼塵點墨。喩如恒沙。較翁之壽。何啻天涯。翁壽如嶽。非峙可比。翁壽如海。非波可擬。勁挺澄湛。世莫能知。往今來古。今正是時。此偈誰作。誰為賀者。吾由昔人。非昔人也。

壽李元谷居士

竭世樞機世罕知。娘生六十未移時。逢場擧木雞三際。落草曇花吐一枝。不問眞空談至理。喜將俗諦話離微。山僧欲賀無他物。磬幅惟書疊幅詩

壽知非元座六袠三首

從余三十載。瀟灑不隨流。策杖防苔滑。經行壽樹稠。堂中三下板。雲外一聲鳩。今日逢初度。俄驚半白頭。

從余三十載。寒暑不憚行。忍草和雲秀。曇花匝地生。戒光恒皎潔。清課倍修明。道及塵緣事。鴻毛一樣輕。

從余三十載。清範可規僧。懶弄閒家具。寧牽爛葛藤。法幢摧意淨。華藏等身恒。秉拂言親薦。輪機似不曾。

壽闡然法弟

多年瓶錫侍吾師。今日春秋正是時。謾道姓寒訓節序。笑看嘉運綻瓊枝。

壽玄鏡成宗二首

自古禪門無歲月。浪言五十是誰傳。要知劫外眞消息。日照澄江錦一團。

日月星辰談實相。山河大地演圓音。紅爐燄裏重添火。烜赫烹蒸古佛心。

壽萬融上座

相逢爾我方新臘。轉眼韶光已二毛。夢裏不知霜月老。乘杯好弄浙江潮。

壽黃心鏡居士

百歲光陰已半過。晦明遷變奈渠何。維摩昔日曾聞欬。塵劫都來一剎那。

壽智譜禪人

幻化人間五十年放憨山谷種山田白雲明月都耕遍頭角依稀猶未全

钁頭柄上是生涯秋収冬枯春放花歲月盡來渠變易休教雲霧濕袈裟

趙州八十尚勤勞勘驗諸方氣象豪要識古人眞實處莫隨溫飽便逍遙

法華壽量拼微塵拼盡微塵礙眼睛只教須彌翻白浪佛生塵界不關情

無異禪師廣錄卷第三十三

無異禪師廣錄卷第三十四

住博山法孫　弘瀚　彙編

首座法孫　弘裕　同集

輓辭

禮壽昌先和尚塔四首

舊年今日禮師顏今日重來塔已關護道藏身無覓處淡雲疎雨滿人寰

百尺浚霄一夜霜爪瓶猶挂爛藤牀來時古道應無口篆縷曹源一線長

分身南邁步西歸五色毫光徹夜輝舍利好藏無縫塔莫教雙鶴戾天飛

九拜龕前淚落頻慈容何得再相親白雲流水依然在不見靈山演法人

吊憨大師四首

象王跡應瑞蓮開五乳峯頭吼若雷今日樹煙何變鼕紫雲旋入白雲堆

僧中法寶人中豪玉露金莖價倍高靜夜鐘聲藏不住又隨雲水過新韶

南華勝地塔全身脚底猶披五乳雲拄杖攪渾淸世界不知得法幾多人

多年法雨遍寰區幻化何方是住居今古鄱陽湖上月淸光皎皎照匡廬

輓劉和鶴孝廉四首

澄江風細浪花開曾得金鱗上釣來抹嗒不隨煙雨散暮雲幾度夜招徊

訃捷榮哀繫世情恢恢天道豈無平如今不解藏身也遍界都知船子名

芝蘭氣味不尋常幽谷無人他自芳莫謂嚴霜摧國幹清風千載振冠裳

歲寒心有幾人知六月梧凋不近時却憶講經臺上約而今已寫輓君詩

輓齊羣玉郡伯六首

輿滿浮山道徘徊不見君心隨流水駛恐隔故鄉雲

雪風浸骨冷送我過南舒纏綿臨岐意遐誰入畫圖

旋錫生生社翻憐見面稀稍安强櫛沐拖病話離微

自後罕相晤猶呈藥病吟媿予羈問候有負淨名心

倏忽秋風勁金梧已早凋響音和訃至撫几痛無聊

有意描君像無能輟遠思援毫和淚點寫出輓君詩

詩

登鳴水巖有感五言古

雲磴如鱗砌扶筇縱步行水從龍口出松倚石痕生古樹藏嘉羽層山疊翠屏禪那千古寄名利一身輕豁爾非遊境翛然樂道情更窮西祖意天朗遠川明

送老父歸七言律四首

三十餘年今復逢鄉音仍舊異顏容恩情宛似纏身索榮辱還如過耳風菽水彩衣遐客笑曇花毳衲與誰同讒言世事多顛倒撫掌俱投片夢中

寄錫山林意自清塵中雞犬杳無聲春秋門外臨溪月楊柳堤頭挂樹箏舊日浮華皆夢想現前鬢髮博虛名鄉親若問修行事原是當年躡蹬生

日食三餐飽便休飯餘無事喜登樓面前山色隨遷變眼底雲霞任去留以法爲親疎世相視身如寄等浮漚塵寰多少黃粱夢輸與深山枕石頭

不挂從前汗染衣剃除鬢髮著伽黎精神驚破浮生暗素志還期佛道齊骨肉那堪多劫累機緣知是幾生迷而今贏得閒些子放意扶筇步柳堤

偶成七首

山居深羨虎溪蹤有客多從笑裏逢拄杖挑殘紅日影芒鞋踢破紫雲封烹茶鼓筋訓彌勒顛酒狂歌罵誌公稍覺淸風來谷口梳翻松檜若飛龍

衣穿囊破從他笑不問纖塵作墮疵欲水投崖登太

急愛雲出岫勢還遲明明妙體恒如是湛湛忘言理
若斯呑盡十方諸國土看來成佛更由誰
死生空色兩重關好把楞嚴辯入還眼底曾濟雲漢
淨胸中礙脫境緣閒松陰百尺疑芳沼覓水三灣過
竹山困就綠楊枝下臥幾多花雨落人間
是非冷暖無拘及蓬蓽多年縛翠簷檻外花紅疑野
火殿前苔綠鎖寒氷三竿竹影岐山鳳萬里風搏莊
海鵬幾度晩雲歸去後一輪明月上梅稜
識破歷甄造化機大雄山下日初暉斷風木馬粟雲
去飮海泥牛帶霧歸句裏有鋒穿膽入眼前無物逐
塵飛忻然擊碎秦時鏡不挂如來授受衣
實鑑澄明法界淸箇中須辯普賢名涅槃有覺還非
覺般若無生是利生剖破悟迷毋用力揭開眞妄不
關情而今偶識中峯老大地山河一掌平
誰識山中境象培山居助我樂心齋筍芽初出和雲
取荳莢高時帶雨栽枕石忘緣眠古榻杖藜乘便步
新苔經行懶折塘邊柳留與黃鶯飛去來

畬山二首

畬山唱罷紫芝歌幾片煙雲挂綠蘿竹徑有婆偷筍
去橫溪無水看猿過松花帶蕋烹新茗荷葉連絲補
破蓑自是道人知見別萬年一念任消磨
畬山斷斷嶺頭雲歲月都忘總不分忽捲忽舒龍現
影相親相近鳥呼羣祇知珠價三千界管甚毫光萬
八旬透徹禪關無限量從教滄海自沉淪

和程邑令韻二首

攜手相將引鹿耕森然景物自怡情鈴鳴殿閣招歸
鶴錫挂雲根遶鬧鶯松徑有聲堪聽法石門無鎖若
爲程淸風不減攢眉客今日重添蓮社名
高登磐石駐雲耕麈尾輕揮稱野情曾向松風聽宿
鳥重來柳影拂啼鶯旋身華藏窮尋跡信步歸家罷
問程要識箇中眞意趣蕭然那許佛生名

與詹定齋廉憲遊白龍洞

三城重繭屆西峯旣到西峯尋白龍洞裏有泉千澗
綠樹頭無染一山紅時分今古心何異報逐升沉境
自同寄與往來諸上士莫教水底覓魚蹤

答鄭松門太史二首

入門寧問路透迤卉木叢林色色披舊筆肯完梁上
字談經已約嶺東枝有緣自合非衣識無句堪題沒
字碑此事住山人未委德雲相見別峯遲
大千無處不禪堂觸目空兮慧劍霜鴉過有聲流碧
落客來無力下繩牀三拳臨濟機如洗一掬曹溪水
更香果在杖頭開正眼東皐舒嘯又何妨

答粵東李山人

年來瓶錫樂幽林禪寂何嘗事苦吟掬水引魚時上
下穿雲採藥幾晴陰鍋兒撲破何須洗樹子無根懶
去尋纔聽溪邊人有語又隨麋鹿入山深

和曹能始大參韻

聖僧古跡賴君隆梵刹都歸掌握中諸寺倏焉忝社
色羣生無不仰高風甕源祠吸江濤迥甘露松旋石
壁葱蘢作晏師來去想鼓山嘉運實何窮

和陳□□居士韻

何緣策杖鼓山中喝水眠雲卜歲豐有去有來天上
日無形無影杖頭風拈香述贊欣新得揮麈隨聲愧
未工欲識祖師端的旨扶桑元在海門東

和安□□居士韻

騰空木馬夜嘶風知有高人得句工棹入清波沙岸
遠詩聯白雪素心同閒雲片片浮天北流水潺潺望
海東自是不容分去住輕輕收入藕絲中

和林□□居士韻

聖箭凌霄那一通毋分南北與西東石門未跨知迷
悟拄杖纔拈驗色空海上書來招客去江邊杯起入
雲東而今不論神僧跡花雨繽紛兩岸紅

和李□□居士韻

清光萬里畫圖中觸目歸雲鳥道通夾岸青榕遮棹
影冲霄白鶴唳秋風禪那竟許塵緣入解脫還將奧
義窮赤肉團中休放過分明認取自家公

和熊無用居士韻

公案而今幾萬千不知誰會祖師禪庭前栢子清風
遍嶺上松枝皓月懸萬古碧潭澄影瘦一溪活水浪
聲玄時人更問西來旨敢毋勞劬下拳

和□□□居士韻

茫茫世念冷如氷電掣晴空紹祖燈歷劫了知心是

佛幾回寤覺夢爲僧溫花殿道藏蹤跡幻影何緣有
愛憎待客迎賓閒指注三餐飽後更無能

和吳本如司馬韻五言律

湘潭煙水潤攜手便歸家徑入天王屋寧知長者車
有心皆夢境無眚不空花最喜龐居士敲氷來煮茶

和謝中隱居士韻

瓢笠驚風雨腰包獨往還聽綠嫌作客隨處呂居山
水潤雲光逈松深鶴夢閒幸分居士韻裂破祖師關

釣魚臺度歲

臘盡聞親訃孤舟趂夜回平沙無鳥跡深樹有猿哀
江岸何時到家庭少客來長思兩行淚先落釣魚臺

雪夜哭父

親墳在咫尺何事苦羈留夜雪飄無歇寒雞叫不休
非思驚坐寢血淚染溪流天問緇衣孝青山盡白頭

到舒城

迢遙千里外彷彿少年時駐步尋原徑捫心動所思
沙堤新樹密城市故人稀嗟此無常境阿誰願出離

渡河

河下白如練煙雲照淺流近城烏解語紙舍客生愁
骨肉無青眼兒童半白頭荒郊高壘壘盡是故人丘

碧潭禪友

從余歸梓里深雪不知春帶水收寒涕牽衣動曉雲
氷層憐路馬樹倒見樵人誤作多年客家鄉語更親

訪東源晦臺上人

策杖東山上窮源訪故知怪松遮道處細雨濕衣時
石磴淨如洗柴門曲轉遲相逢兩不厭啜茗詠新詩

別黃惺源居士

記得來山日仍思送別時往還千里外條忽半年期
法語無他囑衣珠須自怡尋常親著眼不必問相知

別林衡庭居士

荷擔弘願力徹見道人心實劍應須礪衣珠不用尋
塵緣渾是夢佛法豈爲箴記得山中約相彈挂壁琴

別林優德居士

範圍天地外不見路頭賒彩鵠分流水寒鷗亂聚沙
白毫揮客塵清影吸仙槎最喜江邊景枝圓樹上花

別盧□□居士

樹德誰爲比疎財我羨君交孚知有道擅美盡傳聞
拄杖敲空月芒鞋破嶺雲一雙淸白眼毫髮自區分

次曹能始大參韻示諸同行者

登山須及頂縱步莫移時路險惟憑杖岐分必問師
雲深行越遜暉落悔來遲力盡機忘處堂堂更是誰

初入鼓山見梅花偶成

崎嶇千里道不惜老來身脚下渾無力眼前惟有雲
多逢投宿鳥罕見問津人莫惟梅花笑蹉跎又一春

次韻答阮圓海冏卿七言絕有序

馬大師一口吸盡獅子蟲何地藏身九帶公案從來
不犯纖毫五味粥湯迄今香甜猶在向栢子頭邊突
出無縫塔頂經行要知花果同時不問再來消息石
老向威音前縱行一步然後入博山社火裏另作商
量不妨布袋盛渠須信聲多哮吼狗子卽今在甚麼
處復云看脚下

江月山雲映碧天蘊中底奧不稱玄東君也解知人
意特藉梅花驗別傳

撚花黃葉從人辯黃葉撚花道眼開幻化曾隨朱紫
態須知劫外帶春來

次韻答劉胤眞居士有序

見相非相卽見如來此破相入理之談自非行起解
絕不能親到居士正在解中若以解爲悟豈但見諦
不眞將恐奴郞不辯所以祖師門下貴在眞參實究
一口氣不來旣不知去處從前見處不實可知又安
得不疑果眞疑頓發到大安樂地回觀解路何啻隔
轉抓癢次韻三首非以文字說心爲不辜來意耳

七箇蒲團破見天未掀簾處已深玄梅花無意枝頭
放爛熳枝頭驗的傳

春花秋葉尋常事春葉秋花亦有開却笑靈山親付
囑刹竿頭上應聲來

雲天空處設追尋空處雲天萬古心草色雨聲親嘗
地麗家兒女是知音

次韻答齊員倩居士

從來瓶錫喜居山策杖先防動步艱今日何緣談雪
話淸歡流布縉紳班

鄱湖鞋山二首

魚躍鳶飛白浪間脚頭流水道人閑韶陽不遂風帆
意雲自南山雨北山
蹋蓋鄱湖一帶春細看鞋樣灼然新少林不合驚塵
世隻履歸西可怪人

與吳公艮居士

寒暑撲面話從容道念般勤孰與同細想經庭深雪
裏而今觸處振家風

與蔣一个居士

驅馳百里更何心實網香雲不外尋識得吾家貴徹
骨拈來沙土盡黃金

與吳石生居士

會晤須臾與道交泥途百里不辭勞將何人事訓君
去獨有歸家路一條

與劉雁先居士

深泥飛雪竟何依清水寒氷滿面皮倏爾春空舒化
日願教先奪嶺南枝

寓邵武西墖早粥

粥熱牙疼知老至風寒骨冷識支離流光不遂攀緣
意說與諸方長者知

過紫霞關

何緣策杖紫霞關石磴蹣跌老懼寒不假仙人牀上
寐幾回清夢入浮山

白牯菴四景

洗耳泉

山間不管人間事飯後仍添茶竈煙惡聽松風彙鳥
語也將兩耳掬淸泉

聽經石

大地山河經一卷無文無字最分明有時戳向松邊
石箕踞瞪矚側耳聽

鳥道門

逶迤一線透層峯步入層峯樹幾重自是無岐誰辯
的覆將不二話眞蹤

醉墨蕉

揮毫曾用斯爲紙自後無人復用君分付牕栽三兩
樹蟲書鳥篆自成文

松下行六言絕

旋身石磴參差。轉眼樹頭紅綠。一箇無依道人。自笑非眞非俗。

竹下飲

幾盞清茶解困。策杖毋勞用力。幸有千竿萬竿。不是蹲踞彌勒。

放生池

金鯽樹頭落影。翠翎水底含嚬。顚倒輪迴路上。不知誰是眞人。

野吟六首

飄葉霜風到挺。澄沙寒水氷清。獨坐公堂隱几。惺然喜聽雷聲。

逈逈長安車馬。行行吳越江湄。看盡千紅萬紫。逢人暫話離微。

棲鳳淡雲幾片。浴龍細浪千層。客過不妨携手。臨池倒影看僧。

颯颯涼風西起。皎皎明月東昇。堪笑禪門深旨。破顔春上來蠅。

疎密萍浮綠水。高低桂吐奇葩。策杖峯頭遠眺。前村煙雨人家。

砌下苔錢疊疊。山頭霞幔重重。齋後閒遊池岸。採來九瓣芙蓉。

過水松方丈五言絕

雲勢穿山谷。松聲落澗泉。凭欄問雨候。正値杏花天。

舟次梅溪

水濶覺舟小。雲深見樹低。掀蓬問渡子。說是小梅溪。

屏石上人舟中水觀

慈舟棹水面。寂爾意偏長。遍界琉璃地。毋勞問月光。

歌

如意菴歌贈智公

山路崎嶇遙遙間。石根紫氣彌林泉。青松翠竹含雲煙。境色如心意灑然。溪流瀺灂遍三千。中隱高人不記年。特來問道向我前。皆度爲門慧亦全。英姿秀發眉宇淵。激余法偈染新籒。隨書數語結斯緣。無量法門首曰禪。譬如師子翻峯巓。又如水發成瀾漣。哮吼波瀾事事便。君不見唐宋源流今復啓。還如杲日照晴川。

無異禪師廣錄卷第三十四

博山和尚傳卷第三十五

弟子 智達劉日杲 撰

博山和尚者舒城人也諱大艤字無異人咸稱爲無異禪師云族姓沙其父太公取姚氏生和尚也輒不得食酒肉乳和尚否則不爲食越七月而母死使宅人婦有子者乳之易數人皆不肯食太公日糜棗栗食和尚和尚得不死蓋神異焉少長能飲食更不飲酒及肉食也嘗與鄰兒嬉戲爲一兒所撲仆折齒太公性故嚴毅和尚懼其訴鄰兒也遂嚥血齒而詳告宅故太公得不怒慈惠蓋天性云年十六矢志出家之金陵瓦棺寺聽講法華慨然曰求之在我豈可循文逐句哉遂去之建武禮五臺通法師薙髮受業脩智者止觀之道嘗露坐松下不知晨夜蚊蚋集軀如嘍槁木內焉不知有血肉身心外焉不見有山河大地也如是五年寒暑罔輟已而詣超華山從洪法師受比丘律是時壽昌經大師方居峩峯揚曹洞之法和尚聞其名往謁焉見壽昌荷鋤戴笠狀類田父輒心疑之遂入閩光澤居白雲峯三年以所得著書呈

壽昌壽昌以書報之謂其非第一義和尚始爽然自失也遂焚香禮拜毀其藁不復示人益耆心宗乘閱船子藏身語疑情頓發至忘寢食居歲餘忽見趙州囑僧語恍然有得走見壽昌時壽昌已從峩峯徙寶方矣語次頗難徵不合遂居寶方力求道要幾至委頓面目黧黑膚僅支骨而精進不衰一日壽昌受玉山請欲與和尚偕行和尚不肯往曰暑甚安事僕僕也壽昌曰今日當有人爲女說法令女疾悟遂行途次論君臣五位之旨和尚語剌剌不休壽昌皆然之既而謂和尚曰佛印燈尋腥蠅逐臭語爲君位事臣位事和尚曰臣邊事壽昌呵之曰大有人笑女在至玉山和尚趺坐石上忽聞神像仆地中心豁然急作頌呈壽昌 頌曰玉山詩一言心灰語路絕饒多玄解會如沸湯澆雪沒巴鼻金針好因緣時節毒蛇枯枝梅花開九月觸目如休歇別急水灘頭拋探篙竄殺無數英雄客 壽昌曰子一到多門又到門和尚益自厲歸坐一小樓朝夕不寐復居歲餘一日如廁見人緣木遂悟至道疾走見壽昌和尚所居去寶方寺數十里須臾而至幾不知足之蹈之也入門壽昌方當戶而坐見和尚至狀異乎

日因進問曰子近日如何和尚曰有條活路不許人知壽昌曰因甚不許人知和尚曰不知不知壽昌曰樓子云何燒菴逐僧和尚曰黃金增色耳昌壽因舉龍吟虎嘯語命和尚頌和尚援筆疾書以呈 頌曰殺活爭雄各有奇機糊肉眼爲能知吐光不逢時流意依舊春風逐馬蹄 壽昌笑曰子今日始信吾不女欺也和尚曰向後還有事也無壽昌曰老僧祇知二時粥飯不復知有向後事又問壽昌曰女後得坐披衣幸無籌策足矣遂命秉拂贈之以偈 偈曰本然清淨更如然契證多生值有緣獨日渾融皆至妙通身作用總盧玄五宗極則機齊貫三藏精微理共聞不羅古今凡聖事如來禪合祖師禪 時和尚方二十七歲聞鷺湖心大師以雲棲宏大師滿足授律鷺湖往受菩薩毗尼鷺湖興者十年弟子三百餘人初不置首座也和尚至卽留爲首座作偈贈之 偈曰鷺湖十載虛元位一旦緣何立少年兩個眉毛八個縱須知佛祖不容前 厥後三禮雲棲雲棲遇和尚殊優至因書演暢眞乘數字贈之居鷺湖者六月卽還入閩閩上座與從父廣文君崇慶因于鷺湖見和尚也輒心折之因謀所以致和尚者閩上座遂重繭入閩請和尚和尚乃與照監院正首座等八人至信州初遊西巖

居四十餘日嘗無所得食則采野蔌爲羹怡然甚樂旣而居祖印院者七月乃還博山博山故韶國師道場荒廢日久寺僧皆肉食者流廣文君倡諸縉紳偕寺僧請和尚和尚至則誅茅爲屋僅足容膝而禪律並行厥然興起鷺湖聞和尚居博山卽以授戒儀軌畀之是時沈大參蒸趙司李士禎俱從事佛乘交重和尚也而和尚道日隆旋入邵武韋廣福寶安二蘭若受化者各數百人和尚乃使正首座居廣福而自歸博山闢草建剎漸成精藍居亡何壽昌以應董巖請不暇往遂以書趣和尚爲升座說法和尚乃往大闡宗風辯才無礙趙文學光字歎曰此眞壽昌兒也繼登仰山再轉法輪還博山而弟子益進朝旣燕都南畿交趾望風而至者歲以千計和尚舉四問以驗四方禪那多如納盡又閩首座至和尚見其機器不凡遂令閉關時加警策居六年以偈呈和尚和尚曰是將師子吼者乃令出關以偈贈之 偈曰始行大事六年雪裏入關明一片冰今日季親無縫塔擲開鎖鑰萬千層 靈爲首座 偈曰固扶大法綱吾儕正眼從茲開慶開背信座元一具蒐一花增有一如來 闢是登壇說法時參揚挖如見

微笑之風和尚嘗教從父廣文君參船子藏身語忽病中有得拈唐人詩爲頌和尚笑頷之頌曰雨前初見花間蕊雨後全無葉底花蜂蝶紛紛過牆去却疑春色在鄰家 太末曾觀察在泮聞和尚名請和尚居惠安寺和尚曰予與劉君爲布衣交奈何舍競公乎觀察知不可彊乃請上座居之和尚既出家與太公不相聞及和尚名大著太公始知和尚尚在因至博山相見悲喜交集曰詎意公至是者和尚因孝養備至且宛爲勸諭太公得斷肉食歲餘而歸時郡侯故和尚弟子爲具舟送之至累月而太公卒和尚因歸展墓道懷寧人人焚香導迎贈禮恐後劉太史若宰時方爲諸生偕其兄弟禮和尚爲師求度和尚曰公輩氣凝靜當得上第爲法苑干城出家須異日爾因爲授菩薩戒太史書十問論宗教異同之旨和尚憑几裁答慧辯雲興語具書中明年太史舉進士第一一如和尚語其宅學士大夫文學布衣禮足求戒者動至數萬過桐城幢蓋迎者倍懷寧道路駢闐至有不得見者吳庶子應賓夙參雲棲自負知識來參和尚請益和尚曰觀公所著頌深入禪理第解耳語于悟猶未也庶子曰云何和尚曰燒卷頌云偈頌曰寒巖枯木太僧生說道無情却有情識滅灰飛處靈地開花野草任縱橫 得無不肯是借邪庶子曰然和尚曰吾故謂公乃解也既子始心服願廁弟子列受菩薩戒毗尼爲鞭影頻加絕塵而奔矣是時縉紳先生雲集景附方太史拱乾數十輩皆皈蓮座深饜法喜因請登浮山說法也至舒城謁太公墓吳庶子及其同輩具蔬果爲太公設祭諸文學多從和尚至舒城者舒城人且競奔墓次瞻禮和尚墓前僅餘席地和尚得成禮而已一時蹤蹟墓爲不封和尚歸道桐城懷寧其導迎益倍昔時甚苾芻白衣皈心受戒者無慮千萬人天啓丁卯冬余閣鄉大成來博山參和尚閣鄉固夙窺禪理輒維摩自居初見猶不肯下迫與語信宿閣鄉如醉醒翻然求爲弟子纏綿倍至及去和尚曰此眞具隻眼人也先時國中曹大參學佺數十人請和尚至鼓山和尚謝不行是歲固請乃遣過劍州道路爭爲參禮不殊往舒城時去鼓山三十里許有洲常嘆涸船爲不通必海潮至船始得過和尚乃以冬月行又非潮期水

遠張澄和尚船既度仍溜如故既至揮麈據席音如
潮吼來集者數千餘人歸而博山名益著于天下故
壽昌弟子黃司李端伯久習禪要壽昌入滅即皈禮
和尚也別數年走博山謁和尚與之語幾超乘焉余
閣卿既歸知正法有在欲得和尚之金陵乃糾合徐
魏公弘基及諸薦紳以書幣介陳文學丹衷來迎和
尚道所經處導迎之儀益倍楓城至金陵居天界寺
寺故廣袤數十里可容數百萬人是時冠履相趾寺
爲之小香積之費日至鉅萬人各一蔬一飯而已魏
公初度日禮和尚登座說法是日金陵人皆見白玉
光映天界寺處甚有見四天王現身雲端者姑蘇劉
監軍錫玄棄纂和尚聞和尚在金陵走謁焉謝以台
教辯如懸河和尚爲剖疑義更示以別傳之道監軍
窅然自喪和尚歸還至蕪湖始還余閣卿留連江干
不忍去和尚笑曰此別何足惜明年秋乃別公耳壽
昌入滅者十年和尚往禮塔過董巖趙文學子來謁
請和尚再至董巖和尚低徊良久曰曩非先和尚及
乃公促余說法尚須十年一旦見迫遂至登座往來

吳越江閩間三十年于茲矣出世太早謝世亦應爾
吾其逝乎語訖長笑而別還山則與彭博士份楊太
守聞中謀建浮屠爲身後計結夏著宗教通說一卷
纔抒玄蘊九月初書成遂示疾至十七日有星大如
盤貫方丈隕暢閣中夜和尚召闔首座至榻前反覆
宗乘奧義因相與大笑六首座問疾語已和尚示疾首座問
和尚四大安樂否和尚曰無著豈受用問和尚病後是不病底曰熱大作麼又問來敍一致光明如何學示曰問者事作麼進問和尚去來自在云何和尚索筆大書曰
歷歷分明擲筆趺坐而逝世壽五十有六法臘四十
有一嵩上座集其語爲牘錄若干卷行于世大弟子
智闇飫餐法乳堪稱入室成正德業夙著鈞足爲後
來模範大宏道柔海納道舟等皆洪冶之利器法嚴
之良駒道恒道嵩弘恩群策入道精修禪寂幾幾乎
截流之香象焉同居者七百餘人埜人蠡㴽瓘云
贊曰余小子日果得從諸從兄戚栻樾槩及友人鄭
大球大璧徐檀之濬嵷楊鳳翥鷄聲之屬師事和尚
也見其貌甚偉異如世所圖慈氏少林像豈其後身
與明興二百餘年宗乘寥寥得和尚而丕振猗與盛

哉禪律不相謀宗教不相為也而和尚法嗣壽昌律傳鷲湖殆兼之矣宜其偏坐名剎為世仰止聲且與大鑒爭烈也

博山和尚傳

中興信州博山能仁禪寺無異大師塔銘并序

大法垂東而般若祖翁有卜世之讖少之嫩桂林曰二株去之于有餘祀而我博山無異大師以壽昌鑑頭禪入于洞山寶鏡三昧漆園有言萬世而下知其解者旦暮遇之也嗣黃檗者不妨親見馬祖稟龍樹者復能光啓台宗誰謂壽昌口生定非船子法化耶少林記莿非其地之謂其人之謂也師龍舒沙氏子法諱大艤一諱元來學者稱無異和尚生而白衣重包葷血酒漿不入于口夙稟慈忍兒時匿迹幽于厥舅辟予無恐而蚤為閔氏孤子舍園若僧舍悠若十六遊金陵聞法華于雪浪座下喟然歎曰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聲分別心何有教外別傳天龍之矣遂禮五臺靜菴通和尚為出家兒求智者旋陀羅尼落處觀心露坐身土湛如不知其孰之為嗜屠者酒也如是五年永嘉空相應法暖相現前而師根力自勤使爲壽昌老人作德雲妙高想初至峨峰視貸笠肩蹈入閩止光澤之白雲峯看心經指南洋洋乎幾于兩涯不辨得峨峰報書直待飲光破顏別出相見始信爲過量人炷香遙禮矢志宗乘而船子沒蹤跡話從印宗法友舌端爲師門鼓吹猶未有以難也觀賭俱胝有低頭始見月孤明之句而師更念船子在藥山之門何以二十年始得警地疑情頓發七畫皆迷兀兀騰騰五十旬有半而於趙州有佛無佛機緣如釋重負謁壽昌于寶方多乎呈簡嘗不得其一領居再閱月形色枯瘁望之似木雞矣從赴玉山揚扢祖宗時得印可昌問佛印偈云蟻子解尋腥處走青蠅偏向臭邊飛君耶臣耶師云臣邊事昌呵之曰大有人笑汝在師云前何以是今何以非昌云一非一切非矣既遠辟人蠲居食頃聞護法神倒地不覺心開呈偈云玉山誘一言心灰語路絕幾多玄解會如沸湯澆雪沒巴鼻全鍼好因緣時節梅華綻枯枝

棶花開九月觸目如休辨別急水灘頭拋採篙溺殺無限英雄客昌曰一到多門又到門蓋解心絕矣而命根未斷別居宗乘堂又五十旬有半覩登樹人而悟乃徹源底也趨謁實方入門便拜昌問近日如何師曰有個活路不許人知昌云因甚不許人知師曰不知不知昌舉燒庵趂僧話問婆子作麼生手眼師曰黃金增色爾又舉僧問玄則禪師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公案命頌之師援筆立就曰殺活爭雄各有奇模糊肉眼曷能知吐光不遂時流意依舊春風逐馬啼昌笑云子今日始知吾不汝欺也師問向後還有事也無昌云老僧只知穿衣喫飯師曰豈無方便昌云子後得坐披衣幸無籌策足矣因命秉拂贈以偈言本然清淨亘如然契證多生値有緣觸目混融皆至妙通身作用總虛玄五宗樞則機齊貫三藏精微理共圓不礙古今凡聖事如來禪合祖師禪更囑之曰當以無心相續正用盡法行持詶無報之慈恩利有緣之正信而師自是偏離文字印入正偏知海香幢刹土湧沒毫端多聞總持得大無畏正偏妙挾圓

頓雙銷不得知五位之爲十玄六相之非三墮矣宋萬福本禪師嘗說法于信州博山之能仁寺人亡政熄剎有典刑萬曆壬寅師年二十有八受豐邑劉孝廉崇慶鄭節推維城楊別駕時芳上足萬融圓璽請偕入弟子戒正等玠等融等處焉雖草昧乎禪律威儀居然三代禮樂壽昌度于已事而辦自建陽董巖遺書者三屬以代座師不得已勉爲一眾畢似家珍而博山宗風遂擅天下閩越吳楚間惟一月眞無與等者以故六和廉至四事雲輿久之金碧熒煌園林葱蒨而踞燈王師子稱八百人善知識矣或謂波羅提木叉不爲宗通者說而師自打落鼻孔身心獨磨次第具足性遮皆淨持犯兼忘嘗之卒然竊以聞爾鬼神不得見其隙矣故師於超華經菴洪公驚溺養菴心公皆用和尚禮而驚溺虛座元者十載壺以舉爲師是以三覩雲棲翫爾得其珠目特書演暢眞乘之勝而師念戒爲師故徙五臺之派業籍雲棲其後又以得法因緣彙爲壽昌衍闡故出師門者源一而委二一條鎖則開之眼藏悖麗而茂以香光禪土交參

銷歸不二而一片熱腸貺痳者力負夜趨慨然沸然不啻赤子之將入井悲心普運愛見都忘第二峯頭對緣施攝苟不至一關提則昧谷之於高山蒙茸之於寬博信進念熏得未曾有一也至於就父朝君如奉節度符印乃至無有一刹那際警起傷他余小子瀹亦竊於日用中少分覯著壽昌詣殺佛活祖人尙不敢縱心生滅師可謂拳拳服膺薙染以來正勤匪懈白衣丈室坑塹自遮郡邑宰官來而不往沈觀察蒸季任之義殷勤三請始克遣過禮於招提而蕭使君思似趙節推士禎謝邑令邦鷴輩嚴座白椎先生之門緇執政奚南湧北沒則閩之鼓山諸刹鞭影數垂博山雨笠煙包强半海濱鄒魯宇內名流載自綸扉圭弁泊乎墨綬銅符西面而咨北面而禮多至不可殫述述其先後左右師于一大事者余小子瀹得師親繫衣珠從雲棲優婆塞稱博山菩薩弟子曹山孝滿將不在茲蓋師亢亢於色身之父而皇皇於慧身之母實方一悟自以子職無徵更二十餘年從故鄉人得生父耗亟致之伊蒲之餐以脩法喜而孕珠

九品之臺所需雖鉢鑽之自出必請於衆明年天啓丁卯尋訃而至取道桐鄉慈社法檀厥名錫類壺簪盈缶實蕃有徒小子妄引其端攀附有心步趨無足而浮山密邇桑梓頼師右掌遙擎永言孝思緣熏增上寂光與力庶幾究竟莊嚴崇禎已巳金陵之遊則余開府大成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慕遐微

二祖徧啓羣蒙天界法幢所謂無大無小從公于邁狂奔驩就號爲四輩弟子者指以億萬計而師圓音曲唱乘言會宗不落思惟法爾迴互眞不啻覩影闍黎從涅槃起一時于鳴瓜印之徒往往竊臨濟後架禪作日下孤燈伎倆劍揮巢破露布全彰而歸正一編足使法門五衰頓還喬陽三舍功成名遂意在斯乎師慈容淨滿道骨堅凝眉采燁然春秋在額法筵清衆不嚴而嚴刈麥負薪無不人人委蛇辟叙若有深湛之思者師云吾功令雲楲而未之逮耳初發悟時常坐一小樓日惟一餐手不釋卷脇不置席者累月偶嬰篤疾跏坐終宵矚其室者排闥而投五體蓋那伽之定戒與之俱無作悉檀不住於相酬機應供

可日食三兩金而師滴水同餐寸絲不掛追憶昔者自閩嶠出向鐵山折脚鐺邊飽四旬瓔珞粥香厨狼籍了不作濃淡觀而檀波之別注于師者宿于瀘如時而布皆僧物也壽昌逝三刹雲棲移粟諸方師其二之中手請轉法輪藉手爲壽則氷之投石矣雲棲之役普陀是瞻颶風蕩舟衆乃大恐遊目於斯儼若空生晏坐曰正恁麼時還却皮袋子便休而天界拈椎博山返錫小子聞其度越者兩事不動智無緣慈皆非有心人境界用師家法語忌十成此以知師之能爲主中主也爲法求人婆心徹困有請益者示以一息不來句歸何處猛令提撕不徹不止而師高懸覇印把斷要津相似悟頭推入活埋坑裏痛與鉗鎚登其門者龍象如雲未卜他時阿誰道個何必以故三十年間不少當機罕開付法嘗與余開府澂揚此事大有徑庭苟非向上一路乘悟併鎖事與不可傳者俱往以需後覺或見而知之或聞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終不以如來慧命博禪離手中瓣香佛事矣辯驗龍蛇三垂影草一曰古澗寒泉水作何色

二曰不萌之草爲甚麼能藏香象三曰徹底無依向甚處安身立命洞上之玄全提偏亂之言下何處不是博山歸自金陵輒管窣堵茲獨分乞亦未之前聞也經始子來忽命簡錄方丈寮及秋毫若遠行之戒處守居未幾而大悲之疾示矣慰諭經旬遂有遺教補僧衣線下事嘔心衝口剌剌不休首座智闇問和尚安樂否師曰儘著些子受用問還有不病者無師曰熱大作麼問來去自繇請道一句師爲書歷歷分明四字漏當子夜坐脫翛然崇禎庚午季秋之十有八日也却顧來時萬曆乙亥仲冬之廿有九日僧臘四十有一復更四稔而世壽之甲始周踰年辛未孟冬廿有一日奉全身塔於寺西犢鳳嶺之陽師所筮也天之將喪民之無援法梁崩摧慧日滅沒緇白遑遑搶地籲天而最初代座董巖迫於三命早榮之木未藏後澗師嘗爲建陽檀越趙居士晏如言之矣方網出入一身多身眞性廓然不借而借仰山老子已於千載之上遮得師眞所留言說法身別爲九種同源之餘擧起博山通說之錫實開雙樹闡信地則

毗耶下座作拈古而天童裏機禪警語爲發最上乘者痛處加錐滑時與杖可當換骨神丹淨土偈橫陳淸泰四華再發頭陀一粲永明料揀光影重重而宗教答響所謂三根普被四教均談不壞今時全超古路竺乾四十九年震旦千七百則只者些子師可謂得法自在三昧矣智閻是師尊重弟子箇光心印具體而微諸監院次及于事夾輔門庭咸正無缺博山營動區宇成照爲魁剖治邵武二藍曰廣福曰寶安則成正爲師分身揚化台州道嵩洞明因果勇棄蓋纏苦到禮首楞嚴王得肉眼淨欲明祖意但辦肯心與閻公鞭弭周旋故是博山二妙還觀高足其數甚多了因時至必有與師代興而叶久昌之讖者居士之及門者劉孝廉最爲莫逆初繫念準提陀羅尼機緣僅熟被師以船子公案鈍竄八年忽發輕安借昔人韻語頌之雨前初見花間蘂雨後全無葉底花蜂蝶紛紛過墻去却疑春色在鄰家師擊節稱善臨終感大士現身詰所希望對以成佛度生而沒今也披誓願鎧究涅槃心雄峙金湯必余開府大成徐魏公弘基之爲巨擘劉監軍錫玄以中興台教爲已任勞師就機落草引入曹源彭廣文份楊史君聞中般若根領參求志篤尤師所屬目也至如廣爺無論天下事即書于錫類篇者於治爲鑰於稼爲壽醍醐在握竟作餓夫恩大難酬付在祇劫閻公率先耆舊勒狀徵辭拙指妙音誰當側耳博山拄杖躍出壇廟東頭過百由旬打教髓出有分在銘曰

儒業之統　歷年五百　聞而知之　與見無別
迦文眼藏　一祖無宗　覿面傳心　曰在爾躬
將心與傳　了不可得　不可得中　剎那塵劫
塵劫剎那　非去來今　等無間緣　異世同神
諸識猶爾　況眞如性　古鏡新磨　明明祖印
所以洞宗　集于壽昌　大好山下　五位全彰
即彰即藏　無跡亦跡　黑白交參　綿綿密密
義峯非住　寶方不來　樹頭雲破　泄面天開
不許人知　聊通一線　壽昌所聞　博山所見
殺活縱橫　鳥道不行　全身歸父　退位朝君
從平等慈　流差別智　海墨書空　解脫文字

和寡彌頭　惜得眉毛　盡法行持　令嚴寂寥
到處垂綸　逢場栽竹　長者覩求　醫王付囑
星隕告符　仰此頹山　日面月面　前三後三
不涉虛玄　重談至妙　起坐啜茗　莞爾而笑
師所住處　即名少林　桂子飄香　其聚如雲
迷中倍人　咄哉廣瀹　湛然十虛　徒勞執捉
師無身度　何墖何銘　威音那畔　石女彈琴

崇禎四年歲次辛未十月

賜進士出身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
讀
覃恩進階奉政大夫菩薩十戒弟子皖舒廣瀹奥應
寔謹撰

無異禪師廣錄墖銘卷之三十五終

募刻

祖翁異和尙廣錄序

洞水溯曹溪源深流遠龍峯連鳳嶺山好風高障
迴末法狂瀾直指祖師玄奧驚人活句豁出淸霄
炤世明燈光騰碧漢此
祖翁揭開寶鏡掉盡老婆舌頭者也不謂丙丁奪談
致簽難以彌空溪壑亂流赴海門而失所綱本師
每將舊譜示我弟兄欲展弘慈阻於阿堵或以初
機蓋障遂使方冊缺文[illegible]用是不揣因緣惟覩時
節冀先聲之不墜令後學之有從遠乞諸檀徧聯
法屬捐貲棗梓非但慧炬重明附藏流通且令昏
迷頓起益世多矣厥功偉歟住博山法孫弘[illegible]稽
首百拜謹題